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一六四冊目次

兩同書二卷 （唐）羅隱撰 （明）范欽訂 明天一閣刻本 〇〇一
化書六卷 （五代）譚峭撰 宋刻本 〇一五
白虎通德論十卷 （漢）班固撰 元大德九年刻本 〇四七
獨斷二卷 （漢）蔡邕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一三二
古今註三卷 題（晉）崔豹撰 宋刻本 一四八
中華古今註三卷 （後唐）馬縞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一六八
資暇集三卷 （唐）李匡乂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說本 一九〇
李涪刊誤二卷 （唐）李涪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二一一

寶顔堂訂正兼明書五卷（唐）丘光庭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顔堂秘笈本　二二四
近事會元五卷（宋）李上交撰　清初鈔本　二六七
東觀餘論二卷（宋）黄伯思撰　宋嘉定三年刻本　二九八
寶顔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十卷（宋）黄朝英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顔堂秘笈本　三九八
西溪叢語二卷（宋）姚寬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四四七
芥隱筆記一卷（宋）龔頤正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説本　五一二
蘆浦筆記十卷（宋）劉昌詩撰　清初鈔本　五三三

兩同書二卷

（唐）羅隱撰　（明）范欽訂

明天一閣刻本

兩同書二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羅隱撰。隱字昭諫、新城人。本名橫、以十舉不中第、乃更名。朱溫篡唐、以諫議大夫召、不應。後仕錢鏐爲錢塘令、尋爲鎮海軍掌書記節度判官、鹽鐵發運副使、授著作佐郎、司勳郎中。歷遷諫議大夫給事中。吳越備史載隱所著有淮海寓言讒書、不言有此書。然淮海寓言及讒書陳振孫已訪之未獲。惟此書猶傳於今。凡十篇。上卷五篇、皆終之以老氏之言。下卷五篇、皆終之以孔子之言。崇文總目謂以老子修身之說爲內、孔子治世之道爲外、會其指而同原。然則兩同之名、葢取晉人將無同之義。晁公武以爲取兩者同出而異名、非其旨矣。書錄解題引中興書目以爲唐吳筠撰。考宋史藝文志别有吳筠兩同書二卷、與此書同載之雜家類中、非一書也。

兩同書目錄

唐羅隱昭諫撰
明范欽安卿訂

卷上

貴賤第一
強弱第二
損益第三
敬慢第四
厚薄第五

卷下

理亂第六
得失第七
眞僞第八
同異第九
愛憎第十

兩同書目錄

兩同書卷上

唐羅隱撰
明范欽訂

貴賤第一

夫一氣所化陽尊而陰卑三才肇分天高而地下龜龍爲鱗介之長麟鳳處羽毛之宗金玉乃土石之標芝松則卉木之秀此乃貴賤之理著之於自然也龜龍有神靈之别麟鳳有仁愛之異金玉有鑑潤之奇芝松有貞秀之姿是皆性

稟殊致爲衆物之所重也然則萬物之中唯人爲貴人不自理必有所尊亦以明聖之才而居億兆之上也是故時之所賢者則貴之以爲君長才不應代者則賤之以爲黎庶然處君長之位非不貴矣雖蒞力有餘而無德可稱則其貴不足貴也居黎庶之内非不賤矣雖貧弱不足而有道可採則其賤未爲賤也何以言之昔者殷紂居九五之位孔丘則魯國之逐臣也齊景有千駟之饒伯夷則首陽之餓士也此非不尊

卑道阻飛伏理殊然而百代人君競慕丘夷之義三尺童子羞聞紂景之名是以貴賤之途未可以窮達論也故夫人主所以稱尊者以其有德也苟無其德則何以異於萬物乎是故明君者納陛軫慮旰食興懷勞十起而無疲聽八音而受諫蓋有由矣且崆峒高臥黃軒致順風之請潁水幽居帝堯發時雨之讓夫以縣夫獨善之操猶降萬乘之尊況天子厚載之恩而為百姓所薄者哉蓋不患無位而患德之不修也不

憂其賤而憂道之不篤也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苟無其仁亦何能守位乎是以古之人君乾乾而夕惕豈徒為名而已哉實恐墜聖人之大寶辱先王之餘慶也故貴者榮也非有道而不能居賤者辱也雖有力而不能避也苟以修德不求而貴而貴自求之苟以不仁欲離其賤而賤不離之故昔虞舜處於側陋非不微矣而躬祚肇建終有揖讓之美夏桀親御神器非不盛矣而萬姓莫輔竟罹放逐之辱

古公避賤而遷居豈求其貴也行未輟策邑城岐下胡亥笑堯禹之陋豈樂其賤也死不旋踵地分灞上夫以虞舜之微非有穀帛之利以悅於衆也夏桀之盛非無戈戟之防以禦於敵也古公之興非以一人之力自強於家國也胡亥之滅非以萬乘之尊顧同於黔首也貴者愈賤賤者愈貴求之者不得得之者不求豈皇天之有私惟德佑之而已矣故老氏曰道尊德貴其是之謂乎

強弱第二

夫強不自強因弱以奉強弱不自弱因強以禦弱故弱為強者所伏強為弱者所宗上下相制自然之理也然則所謂強者豈壯勇之謂耶所謂弱者豈怯懦之謂耶蓋在乎有德不在乎多力也何以言之夫金者天下之至剛也水者天下之至柔也金雖剛矣折之而不可以續水雖柔矣斬之而不可以斷則水柔能成其剛金剛不輟其弱也故晏嬰之侏儒耳齊國之宰臣甘

羅之童子耳秦國之良相僑如大人也魯人椿其喉矣長萬壯士也宋華臨其肉矣晏嬰身短不過人此非不懦矣甘羅年未弱冠此非不幼矣僑如大可專車此非不壯矣長萬力能扶輦此非不勇矣然則僑如長萬智不足以全身晏嬰甘羅謀可以制一國豈非德力有異強弱不同者歟由是乾以健剛終有亢極之悔謙以卑下能成光大之尊則其致也然夫所謂德者何唯慈唯仁矣所謂力者何且暴且武耳苟以仁

慈則天地所不違鬼神將來舍而況於邇乎苟以暴武則兄弟所離心六親所側目而況於遠乎是故德者兆庶之所賴也力者一夫之所恃也恃一夫之用故不可得其強乘兆庶之恩故不可得其弱是以紂能索鐵天下懼之如虎狼堯不勝衣天下親之如父母然虎狼雖使人懼之豈可言虎狼強於人耶父母能令子親之豈可言父母弱於子耶則強弱之理固亦明矣是以古之明君道濟天下知衆心不可以力制大

名不可以暴成故盛德以自修柔仁以御下用能不言而信洽垂拱以化行將乃八極歸成四方重譯豈徒一邦從服百姓與能而已哉嗟乎古之暴君驕酷天下捨德而任力忘已而責人壯可行舟不能自制其嗜慾材堪舉鼎不足自全其性靈至今社稷為墟宗廟無主永為後代所笑豈獨當時之弱乎悲夫老氏曰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其是之謂乎

損益第三

夫萬姓所賴在乎一人一人所安資乎萬姓則萬姓為天下之足一人為天下之首也然則萬姓衆矣不能免塗炭之禍一人尊矣不能逃放弒之辱豈失之於足實在於元首也夫以水動萍移風行草偃處唐虞之代則比屋可封居桀紂之朝則比屋可戮夫天下者豈賢於彼而愚於此易於上而難於下哉蓋人君有所損益也然則益莫大於上儉損莫大於君奢奢儉之間乃損益之本也且夫日月者天下之至明也然

猶有不及之處爾其儉主之理則天下無爲天下無爲則萬姓受其賜其於日月亦已大矣豺狼者天下之至害也然猶有不傷之所爾其奢君之理則天下多事天下多事則萬姓受其毒其於豺狼亦已甚矣是故古先聖君務修儉德土堦茅宇綈衣麤裘捨難得之貨捂無用之器薄賦歛省徭役損一人之愛好益萬人之性命故得天下歡娛各悅其生矣古先暴主志在奢淫瑶臺象牀錦衣玉食購難得之貨翫無用之

器厚賦歛煩徭役益一人之愛好損萬人之性命故使天下困窮不畏其死矣夫死且不畏豈可畏其亂乎生且是悅豈不悅其安乎故人安者天子所以得其安也人亂者天子所以懼其亂也人主欲其已安而不念其人安恐其人亂而不思其已亂此不可謂其智也且夫剖腹唱口不足謂其美也溫踵動心不足謂其勞也夫心口所以存者爲其踵腹也腹之且剖豈異口之剖耶踵之且溫豈異心之溫也故人主所以

稱至尊者徒以有其人也人且共益則君孰與其損哉人且共損則君孰與其益哉是故損已以益物者物既益矣而物亦益之堯舜所以成其上聖克保者順之壽也益已以損物者物既損矣而物亦損之癸辛所以陷其下愚自取誅逐之敗也是則彼之自損者豈非自益之道歟此之自益者豈非自損之道歟損益之途固亦明矣嗟夫性命者至重之至也愛好者不急之事也今我捨一身之不急濟萬姓之至重不言

所利廣遂生成永居南嶽之安常有北辰之政則普天率土孰爲我損乎夫以嗜慾無厭貪求莫止士饑糟糠犬馬餘其粱肉人衣皮毛土木榮其錦罽崇虛喪實捨利取危枳棘生於梗途鯨鯢遊於沸海則九州四域孰爲益乎故老氏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其是之謂歟

敬慢第四

遠古之代人心混沌不殊於草木取類於羽毛後代聖人乃導之以禮樂教之以仁義然後君

臣貴賤之制坦然有章矣然則禮之所先莫大乎敬禮之所弊莫甚於慢故以敬事天則神降以敬理國則人和以慢事天則神欺以慢理國則人殆下之不敬則不足以奉君上之不敬則不足以御臣是以地中有山大易發謙尊之旨海下於水老氏著谷王之喻相鼠有體風詩刺其失儀飛鳥能言古人記其無禮則敬慢之間美惡殊致是故明主之於天下也設壇授將側席求賢貢束帛於丘園降玄車於途巷故得真

龍就位振鷺來庭天下樂之願從其化也昧主之於天下也披裘接士露髮朝人視賢良若草芥比黎庶爲豕畜是以白駒投谷飛鴻逝雲天下惡之願逃其恥也然夫敬人者不必自賤蓋欲用其人也慢人者不必增貴適足怨其人也何以言之昔文侯軾干木之閭昭王築郭隗之館故得奇才必至駿足攸歸何則以敬之所致也齊桓有葵丘之驕漢祖輕過趙之罵故有諸侯不附大臣構逆何則以慢之所致也然夫向之所敬者豈徒敬人而已哉蓋以自敬也向之所慢者豈徒慢人而已哉蓋以自慢也故敬一人則千萬人悅慢一人則千萬人怨皆欲知好人之敬而不知行其所以敬皆欲知惡人之慢而不知夫其所以慢此猶南轅以求燕北行以適越誠有不可得也且夫人主者天下之表也行書國策言記史官有一善若慶雲之浮輝天下之所欣賀有一惡若朝日之帶蝕天下之所傷嗟不可類於匹夫不慎其敬慢也故人問田

子方曰富貴者驕人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諸侯而驕人則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道言不合同則去之楚越若脫弊屣奈何同之是以虎豹隱谷頻爲蠢粉螻蟻隨風無傷絲髮輕重之理不同年而語也故周公文王之子握吐爲勞馭者晏嬰之僕驕矜自若豈非君子小人之道敬慢殊途者乎夫尺蠖求伸亦因其屈鷙鳥將擊必先以卑以貴下賤大得人也故老氏曰後其身而身先其是之謂歟

厚薄第五

夫大德曰生至貴唯命故兩儀垂於四海萬物少於一身雖稟精神於天地託質氣於父母然亦因於所養以遂其天理也且夫松栢者有凌雲之操也若壅之以糞壤沃之以鹹流則不及崇朝已見其憔悴矣氷雪者無逾時之堅也若藏之於陰井庇之於幽峯則荷涉盛夏未聞其消解也夫松栢之性非不貞矣終以速朽氷雪之性非不液矣竟以遐延此二者豈天使之然

哉果以養之所致也況夫人者異乎松栢之永矣養之失其所則安可以不朽乎豈徒氷雪之倏忽也養之得其道則安可以不延乎故壽之有長短由養之有厚薄也悲夫飲食男女者人之大欲存焉人皆莫不欲其自厚而不知其厚所以薄也人皆莫不惡其爲薄而不知薄之所以厚也何以言之昔信陵孝惠爲縱長夜之娛淫酒色之樂極情肆志此非不自厚也然卒逆夭折之痛自殞於泉壠之下是則爲薄亦已甚

矣老氏彭公修延年之方遵火食之禁拘魂制魄此非不自薄矣然竟保長久之壽自致於雲霄之上是則爲厚亦已大矣夫外物者養生之具也苟以養過其度則亦爲喪生之源也是故火之所宜者膏也木之所宜者水也今以江湖之水清其尺蘖斛庾之膏沃其尺燭則必見壞滅也故性命之分誠有限也嗜慾之心固無窮也以有限之性命逐無窮之嗜慾亦安何不困苦哉是以易存飲食之節禮誡男女之際蓋有

由矣且夫居九五之尊此天下之至貴也有億兆之衆此天下之至富也苟以養生之不存則五藏四支猶非我有而況身形之外安可有乎夫美玉投蛙明珠彈雀捨所貴而求所賤人即以爲惑矣今以至尊性命之重而自輕於嗜慾之下豈得爲不惑乎是故土能濁河而不能濁海風能拔木而不能拔山嗜慾者適足以亂小人不足以動君子故魯仲尼渴而遇盜泉之水義而不飲鄭子公則染指以求羹柳下惠與女

子同寢終不爲亂宋華父則危身以觴色周公遺酒誥之旨殷紂沈湎而致亡婕妤辭同輦之嬿姜氏遜淫而無恥豈非貞濫有異厚薄不同者與夫神大用則竭形大用則勞神形俱困而求長生者未之聞也爲人主者誠能內實神氣外損嗜慾念馳騁之誡宗順養之言永保神仙之壽常爲聖明之主豈不休哉故老氏曰外其身而身存其是之謂乎

兩同書卷上終

兩同書卷下

唐　羅隱　撰
明　范欽　訂

理亂第六

夫家國之理亂在乎文武之道也昔者聖人之造書契以通隱情剡弓矢以威不伏二者古今之所存焉然則文以致理武以定亂文雖致理不必止其亂武雖定亂不必適其理故防亂在乎用武勸理在乎用文若手足之遞使舟車之更載也是以漢祖矜功陸賈諭以爲學魯公赴會仲尼請其設備蓋有由也然夫文者道之以德德在乎內誠不在乎誇飾者也武者示之以威威在乎自全不在乎強名也苟以強名則吳雖多利兵適足彰其敗也苟以誇飾則魯雖盡儒服不足救其弱也是故始皇築長城修戰伐勞役不休人不堪命遂使陳涉之流坐乘其弊禍起於強名也王莽構靈臺興禮樂賦斂無度人不聊生遂使聖公之徒行收其利敗始於虛

飾也故始皇用武於天下也若陶者之埏器雖
務欲求其大而不知薄者之所以反脆也王莽
用文於天下也若匠者之斲材雖志在矜其妙
而不知細者之所以速折也二者皆以理之終
以爲亂也此未得其大體也且夫文者示人有
章必存乎簡易簡易則易從將有恥且格武者
示人有備必在乎恬淡恬淡則自守恒以逸而
待勞恒以逸而待勞則攻戰無不利有恥且格
則教化無不行化行而衆和戰利而寇息然後

浸之以無事濡之以至仁此聖主所以得其理
也然二子不求之於內而求之於外不撫之以
性而縱之以情煩文以黷下暴武以困衆此不
可得意於天下也雖然猶有其弊何者昔伯益
鑿井燧人鑽木水火之利于今賴之然智伯因
之以灌趙城董卓因之以焚洛宮是乃爲害亦
以甚矣然則文武者理國之利器也而盜竊者
亦何嘗不以文武之道亂天下乎故章邯以軍
旅而分秦地田常以仁義而篡齊國則有理不

能無其亂唯人主之所制也是故牧馬者先去
其害驅羊者亟鞭其後後之不鞭羊之所失也
害之不去馬之所亡也魯不能去三家之害國
之所叛也晉不能鞭六卿之後地之所分也苟
亦不能則雖有簡易之文恬淡之武適足助其
亂也安可得其理乎故聖人不得文武之道不
理賊臣不得文武之道不亂非文武有去就之
私蓋人主失其柄也故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
征伐自天子出其是之謂乎

得失第七

夫騶虞騏驥遠必以四足之力鸞鷟翩翾莫非六
翮之用也是以聖人撫運明主乘時亦以杞梓
之材而爲股肱之任然則地有山川其險可見
天有冬夏其時可知至於凡人之心杳然無所
素王以之不測帝堯猶以爲難將欲用之不無
得失也何以言之夫君者舟也臣者水也水能
浮舟亦能覆舟臣能輔君亦能危君是以三傑
用而漢興六卿強而晉滅陶朱在而越霸田氏

盛而齊亡雖任是同而成敗尤異也夫人者姦宄無端眞僞匪一或貌恭而心慢或言親而行違或賤廉而貴貪或貧貞而富黷或懲大以求變或位高而自疑或見利而忘恩或逃刑而構隙此則蓍蔡不足決鬼神不能定且利器者至重也人心者難知也以至重之利器假難知之人心未明眞僞之情徒信毀譽之口有霍光之才者亦以得矣有王莽之行者亦以失矣是故考之於宗親則管叔周公不無患僻驗之於戚

屬則竇嬰呂祿不無正邪揣之於功臣則王陵黥布不無逆順論之於故交則樊噲盧綰不無去留取以刀筆之能則若張湯之欺詐貴以頰舌之用則厭主父偃之倒行若智策有餘則陳平不可獨任若英謀出衆則韓信慮其難制夫天下之至大也無其人則不可獨守有其人則又恐爲亂亦何不取其才而不制其亂也且夫毛髮植於頭也日以櫛之爪甲冠於指也月以鑷之爪之不鑷長則不便於使也髮之不櫛久

則彌成於亂也夫爪甲毛髮者近在己躬本無情識苟不以理循爲之難況於臣下非同體之物人心有易遷之慮委之以臧否隨之以是非蓋不可以容易也是故逐長路者必在於駿馬之力理天下者必求於賢臣之用然駿馬苟馴由不可以無轡也賢臣雖任終不可以失權也故夫御馬者其轡煩則其馬蹀而不進其轡縱則其馬驕而好逸使夫縱不至逸煩而每進者唯造父之所能也夫御臣者其權峻則其臣懼

而不安其權寬則其臣慢而好亂使夫寬而不至亂峻而能安者唯聖人之所明也恐馬之多逸捨馬而徒行則長路不可濟也懼臣之爲亂捨臣而獨任則天下莫能理也知馬之可乘而不執其轡則不能禁其逸也知臣之可用而不親其權則不能止其亂也是故項羽不用范增是捨馬而徒行漢帝雖有曹操是乘馬而無轡苟欲不敗其可得乎故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於人其是之謂歟

真偽第八

夫主上不能獨化也必資賢輔物心不爲易治也方俟甄議使夫小人退野君子居朝然後可爲得矣然則善惡相生是非交錯形彰而影附聲出而響應苟有其眞不能無其偽也是以歷代帝王統御家國莫不側身馳心以求英乂及所封授則猶是愚小莫不攘臂切齒以疾姦佞及所誅逐則謬加賢良此有識者之所嗟痛也夫山雞無靈買之者謂之鳳野麟嘉瑞傷之者

謂之麕然麟鳳有圖麕雞無識猶復以眞爲偽以偽爲眞況忠逆之情静躁之性愚靖者類直智狂者類賢潔己者不能同人犯顏者短於怍主情狀無形象可見心慮非視聽所知欲使銀鉛不雜淄澠殊味其有得者亦萬代之一遇也是以吳用宰嚭致戮於子胥魯退仲尼委政於季氏秦誅白起以舉應侯趙信郭開而殺李牧卞和獻玉反遇楚刖北郭吹竽濫食齊祿若斯之類實繁有徒然則所是不必眞所非不必偽

也故眞偽之際有數術焉不可不察也何者夫衆之所譽者不可必謂其善也衆之所毀者不可必謂其惡也我之所親者不可必謂其賢也我之所疏者不可必謂其鄙也何以明之昔堯理洪水伯鯀爲衆所舉而洪水莫除魏伐中山樂羊爲衆所慢而中山卒拔鄧通延夢於漢主而非傅說之才屈原見逐於楚王而無共工之罪此則衆議不必是獨見未爲得也是故明主聽咨在位詳省已慮先難而後易考著以究微

使夫登用者不愧其賞有罪者不逃其責然後可爲當矣然則良馬驗之於馳驟則駑駿可分不藉孫陽之舉也柔刃徵之於斷割則利鈍可見不勞風胡之談也苟有難知之人試之以任事則眞偽自辯以塞天下之訟也故先王之用人也遠使之而觀其忠節近使之而察其敬勤令之以謀可識其智慮煩之以務足見其材能雜之以居視以貞濫委之以利詳以貪廉困窮要之以仁危難思之以信尋其行而探其性聽

其辭而別其情蓋呂尚之八徵驗皐陶之九德然後素絲皆涅白璧投泥而不渝黄葉並彫青松凌霜而獨秀則僞者去而眞者得矣故孔子曰衆善者必察焉衆惡者必察焉其是之謂乎

同異第九

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虎異谷風虎嘯而谷風起蛇非山霧蛇踴而山霧興理所同耳夫異類殊聲異情同行雖蛤因雀化而蛤不與雀游鷄自鼠爲而鷄不與鼠匹理所異耳然父子兄

弟非不親矣其心未必同君臣朋友非不疏矣其心未必異故瞽叟愚而重華聖盜蹠貪而柳下廉劉季困而紀信焚伯桃餓而角哀死亦猶煙灰同出飛沉自分膠漆異生而堅固相守也然則情性不等同異難并大易雖云同人於門三爻復云伏戎於莽此則於同不能無異也故有面同而心不同者有外異而內不異者有始同而終異者有初異而末同者有彼不同我而我與之同者有彼不異我而我與之異者何以

明之昔者陳平面向呂后而心歸劉氏程嬰外逆孫臼而內存趙孤張耳陳餘始則刎頸之交終構參商之隙管仲小白初有射鉤之怨末爲魚水之歡田氏懷詐義於齊君齊君猶信亞父盡至忠於項羽項羽猶疑是則同異之心不可以一二而測也是故明者徐視而審聽高居而遠望也隨時之宜唯變所適因其可同而與之同矣因其可異而與之異矣故衛青登用漢武委之以軍旅由余虜耳秦穆授之以國政夫以衛青由余敵於秦漢非不疎矣猶知可同而同

之況於父子兄弟之親而有可同者乎且管叔兄耳姬旦誅之以極刑石厚子矣石碏死之以大義也夫以管叔石厚比於旦碏非不親矣猶知可異而異之況乎君臣朋友之疎而有可同者乎故能同異者爲福不能同異者爲禍虞舜能同八元能異四罪永垂聖哲之名殷紂不同三仁不異二臣故取敗亡之辱是則同異之際不可失其微妙也故孔子曰見幾而作不俟終

曰其是之謂歟

愛憎第十

夫日之明也無幽不燭蔽之以重雲則光輝莫覩水之鑑也有來而斯應混之以埃土則影象俱滅夫以水日之明鑑失其常然者豈不以雲土之異移其性乎是則人有神智之察非不靈矣徒以內存愛尚之情外挾憎惡之事則是非得失不能不惑焉何以明之昔重華孝矣瞽叟病之親行不義寤生賢矣武姜惡之自構其亂

鶴乃賤矣衛君重之載以華軒馬則微矣楚王好之衣以文繡夫以骨肉相親固無間矣而猶憎之禽獸類別誠於分矣而猶愛之況乎明君信臣不如父母之信子耶士媚於主巧於鶴馬之媚人而無愛憎之迷者蓋亦寡矣是故汲黯袁盎以忠諫而屢出籍孺韓嫣以佞倖而益重孫通諛言而受賞賈誼切直而見疎甚矣哉愛憎之惑人也如此若夫忠臣之事君也而評君之惡方欲成君之美而君反以為憎已也佞人之事主也而諛主之善方反長主之過而主反以為愛已也殊不知開惡而遷善求為有道之君悅善而忘惡長為不義之主是則致君於有道者豈得不為大愛乎陷主於不義者豈得不為大憎乎而主不原忠佞之情輕其向背之志以為愛已者已亦愛之則寵光加於三族以為憎已者已亦憎之則夷戮被於五宗遂使剖心納頸之誠棄而莫用舐痔吮癰之類擢以殊級且夫賞以勸善名以爵賢使天下不肖者有名

無功者受賞則何以勸天下乎法以禁非刑以懲惡使夫懷忠者坐法行直者遇刑則何以禁天下乎是以漢憎雍齒張良以為可封隋寵少師伯比以為可伐何則有功者害適為不祥無德是親乎

兩同書卷下終

化書六卷

（五代）譚峭撰

宋刻本

化書六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舊本題曰齊邱子、稱南唐宋齊邱撰。宋張耒跋其書、遂謂齊邱犬鼠之雄、蓋不足道。晁公武亦以齊邱所撰著於錄。然宋碧虛子陳景元跋、稱舊傳陳摶言、譚峭景升在終南著化書。因游三茅、歷建康。見齊邱有道骨、因以授之。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於後世。於是杖靸而去。齊邱遂奪為己有而序之。則此書為峭所撰、稱齊邱子者非也。書凡六篇。曰道化、術化、德化、仁化、食化、儉化。其說多本黃老道德之旨、文筆亦簡勁奧質。元陸友仁研北雜志稱譚景升書世未嘗見。他書言其論書道、鍾王而下一人而已。今考書道一條、見在仁化篇中、而友仁顧未之見。則元世流傳蓋已罕矣。明初代王府嘗為刊行。後復有劉氏申氏諸本。今仍題化書、而以陳景元跋附焉。峭為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師嵩山道士、得辟穀養氣之術。見沈汾續仙傳中。其說神怪、不足深詰。又道家稱峭為紫霄真人。而五代史閩世家稱王昶好巫、拜道士譚紫霄為正一先生。其事與峭同時、不知即為一人否。方外之士、行蹤靡定、亦無從而究詰矣。

化書道化卷第一

吳相宋齊丘述

紫極宮碑　虵雀　鉛丹

耳目　環舞　梟雞

形影　蟄藏　龍虎

四鏡　射虎　大化

遊雲　嚱嘸　大化

正一　天地　稚子

陽燧　死生　爪髮

神道　神交　大含

紫極宮碑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故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爲元精用之爲萬靈含之爲太一放之爲太清是以坎离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謂神化之道也

虵雀

虵化爲龜雀化爲蛤彼忽然忘屈曲而得蹣跚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介甲之體斲削不能加也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悲哉

老楓

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母化爲貞石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土木金石皆有

情性精魂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形無所不類孰爲彼孰爲我孰爲有識孰爲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耳目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器而聞之精神在我視聽在彼蹄指可以割陷吻可以補則是耳目可以妄設形容可以僞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所以知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惟神之奇形由形之有疵苟無其疵何所不可

環舞

作環舞者宮室皆轉瞰迴流者頭目自旋非宮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迴流之改變也而人自變之是以粉巾爲兎藥石爲馬而人不疑甘言巧笑塗臉畫眉而人不知惟清靜者物不能欺

鈆丹

術有火鍊鈆丹以代穀食者其必然也然歲豐則能飽歲儉則能飢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我本不饑而自饑之我本不飽而自飽之饑者大妄飽者大幻蓋不齊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一死生一情性一內外則可以蛻五行脫二光何患乎一日百食何慮乎百日不食

形影

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不變冠劍之狀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

蟄藏

物有善於蟄藏者或可以御大寒或可以去大饑或可以萬歲不死以其心冥冥兮無

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爲萬慮不能惑求死不能得是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吉人之津

梟雞

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梟爲異則謂雞爲同或謂雞爲異則謂梟爲同孰爲梟雞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梟雞乎孰晝夜之同梟雞乎梟雞之

同晝夜乎夫耳中鏧我自聞目中花我自見我之晝夜彼之晝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爲之昏能齊昏明者其惟大人乎

四鏡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璧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盂璧視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盂視者倒觀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知無大小無長短無妍醜無善惡有懼菡萏若增蟒者有愛鮑魚若鳳膏者知此理者可以齊奢儉外榮辱黜是非忘禍福

射虎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虚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虚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鬬而耳

未嘗聞况非見聞者乎

龍虎

龍化虎變可以蹈虚空虚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斃神不可得逝

遊雲

遊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

象焉謂水之含天也必天之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鏡斯爲驗也噫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耀之內無所不見而世人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處虛空寥廓無所間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儼其容則可以游泳寥廓交友神明而無咎也

噦嚥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噦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嚥臭腐了然虛珍羞必然無而噦不能止嚥不能已所以知形氣謟我精竟賊我姧臣責我禮樂尊我是故心不得爲之君王不得爲之主戒之如火防之如虎純儉不可襲清淨不可侮然後可以跡容廣而躋三五

大化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化情情化顧盻顧盻化揖讓揖讓化昇降昇降化尊卑尊卑化分別分別化冠冕冠冕化車輅車輅化宮室宮室化掖衛掖衛化宴享宴享化奢蕩奢蕩化聚斂聚斂化欺罔欺罔化刑戮刑戮化悖亂悖亂化甲兵甲兵化爭奪爭奪化敗亡其來也勢不可遏其去也力不可抜是以大人以道德游泳之以仁義漁獵之以刑禮籠罩之蓋保其國家而護其富貴也故道德有所不實仁義有所不至刑禮有所不足是教民爲姧詐使民爲淫邪化民爲悖逆驅民爲盜賊上昏昏然不知其弊下怳怳然不知其病其何以救之哉

正一

世人皆知莧菹可以活鱉而不知朱草可

以活人小人是知神可以分氣可以泮形可以散散而爲萬萬不謂之有餘聚而爲一不謂之不足若狂風飄髮蒐鬼夢飛蔽蹻斷蚓首尾皆動夫何故太虛一虛也太神一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正一

天地

天地盜太虛生人虫盜天地生蟾虰盜人

虫生蟾虰者腹中之虫也噂我精氣鑠我蒐鬼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所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地之必頹天其頹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蟾將安守所謂姧臣盜國國破家亡蠹虫蝕木木盡虫死是以大人録精氣藏蒐鬼薄滋味禁嗜慾外富貴則天地老而我不傾蟾虰死而我長生姧臣去而國太平

稚子

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爲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爲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爲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爲秦漢之戰爭醉者負醉疥者癩疥其勢弥顛其病弥篤而不返者也

陽燧

陽燧召火方諸召水感激之道斯不遠矣高視者強低視者賊斜視者狡平視者仁張視者怒細視者妄遠視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者身用我者神用神合真可以長存

死生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爲虛虛復化爲神神復化爲氣氣復化爲物化化不間由環之無窮夫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死形可以不生

爪髮

爪髮者我之形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蓋榮衛所不至爾則是我本無害而觔骨爲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爲之痛所以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爲形所昧形爲我所愛達此理者可出生死之外

神道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虫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虛而氣虛語不虛而聲虛覺不

虛而夢虛生不虛而死虛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返清形散返明能知真死者可以遊太上之京

神交

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大其道以含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熙熙民心怡怡心怡怡兮不知其所思形惚惚兮不知其所爲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兵伍斯可以將天威滅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道也

大含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

耳非聽聲也而聲自投之谷非響應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谷大竅也山澤小谷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萬竅皆鳴一谷聞萬谷皆聞聲導氣氣導神神導虛虛含神神含氣氣含聲聲氣神相導相含雖秋蚊之翾翾蒼蠅之營營無所不至也由此知之雖　絲毫之慮必有所察啾嗏之言必有所聞惟大人之機天地莫能見陰陽莫能知鬼神莫能窺夫何故道德仁義之所爲

化書道化卷第一

化書術化卷第二

吳相宋齊丘述

雲龍　猛虎　神用
水竇　魍魎　虛無
虛實　狐狸　轉舟
心變　珠玉　蠮螉
胡夫　陰陽　海魚
礀松　動靜　聲氣
大同　帝師　琥珀

雲龍

雲龍風虎得神氣之道者也神由母也氣由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蕩穢者必召五帝之氣苟召不至穢何以蕩伏魑者必役五星之精苟役不至魑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覆然召之於

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奚所不可

猛虎

猛虎行草木偃毒螫怒土石烈蓋威之所鑠氣之所搏頑嚚爲之作小人由是知鈌可使之飛山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弱萬物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

非弓刀之技蓋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伏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神用

虫之無足虵能屈曲蛭能掬蹙蝸牛能蓄縮小人所以見其機由是得其師可以坐致萬里而不馳是以足行者有所不達翼飛者有所不至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夫何故彼知形而不知神此知

神而不知形以形用神則亡以神用形則康

水竇

水竇可以下溺杵糠可以療噎斯物也始制於人又復用於人法本無祖術本無狀師之於心得之於象陽爲陰所伏男爲女所制剛爲柔所尅智爲愚所得以是用之則鍾鼓可使之啞車轂可使之鬬妻子可

使之改易君臣可使之合離萬物本虛萬法本無得虛無之竅者知法術之要乎

魍魎

魍魎附巫祭言福禍事每來則飲食言語皆神每去則飲食言語皆人不知魍魎之附巫祭也不知巫祭之附魍魎也小人由是知心可以交氣可以易神可以奪魂可以錄形爲神之宮神爲形之容以是論之

何所不可

虛無

鬼之神可以御龍之變可以役虵虺可以不能盩戈矛可以不能擊惟無心者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兵不能加天命不能死其何故志於樂者猶忘飢志於憂者猶忘痛志於虛無者可以忘生死

虛實

方咫之木置之於地之上使人蹈之而有餘方尺之木置之於竿之端使人踞之而不足非物有大小蓋心有虛實是故冒大暑而撓者愈熱受炙爍而懼者愈痛人無常心物無常性小人由是知水可使不濕火可使不燥也

狐狸

狐狸之怪雀鼠之魅不能幻明鏡之鑒者明鏡無心之故也是以空虛無心而無所不知昊天無心而萬象自馳行師無狀而敵不敢欺大人無慮而元精自歸能歸於無者無所不知

轉舟

轉萬斛之舟者由一尋之木發千鈞之弩者因一寸之機一目可以觀大天一人可以君兆民大虛茫茫而無涯太上浩浩而有家得天地之綱知陰陽之房見精神之藪則數可以奪命可以活天地可以返覆

心變

至淫者化爲婦人至暴者化爲猛虎心之所變不得不變是故樂者其形和喜者其形逸怒者其形剛憂者其形戚斯變化之道也小人由是顧六尺之軀可以爲龍虵可以爲金石可以爲草木大哉斯言也

珠玉

悲則雨淚辛則雨涕憤則結癭怒則結疽心之所欲氣之所屬無所不育邪苟爲此正必爲彼是以大人節悲辛誡憤怒得灝氣之門所以收其根知元神之囊所以韜其光若蚌內守若石內藏所以爲珠玉之房

蠐螬

夫蠐螬之虫孕螟蛉之子傳其情交其精混其氣和其神隨物大小俱得其眞蠢動無定情萬物無定形小人由是知馬可使之飛魚可使之馳土木偶可使之有知嬰兒似乳母斯道不遠矣

胡夫

胡夫而越婦其子髯面而銼足蠻夫而羌婦其子拘鼻而昂首棃接桃而本强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强者其實甘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小孕大以圓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黃小人由是知可以爲金石可以爲珠玉可以爲異類可以爲怪狀斯達造化之道也

陰陽

陰陽相薄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蝤蠐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斆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小人由是知淘鍊五行火之道也流行無窮水之道也八卦環轉天地之道也神物乃生變化之道也是以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夫大人之道幽且微則不知其孰是孰非

海魚

海魚有以蝦爲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囊螢爲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

不能馳夜非燭之照則有所敢觀傀儡之
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賢與
愚莫知惟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礀松

礀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
能犯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生靈
而夜録神鬼覺所不覺思所不思可以冬
禦風而不寒夏禦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

氣者可以遠鬼神伏姧佞蓄至精者可以
福生靈保富壽夫何爲哉多少之故也

動靜

動靜相摩所以化火也燥濕相蒸所以化
水也水火相動所以化雲也湯盎投井所
以化雷也飲水向日所以化虹蜺也小人
由是知陰陽可以召五行可以役鬼神天
地可以别構日月可以我作民有聞是言
者必將以爲誕夫民之形頭圓而足方上
動而下靜五行常於內二曜明於外斯亦
别構之道也

聲氣

操琴瑟之音則脩然而閑奏鄭衛之音則
樂然而逸碎琥珀之音則背齊栗森擊鼓
鼙之音則鴻毛躑躅其感激之道也如是
以其和也召陽氣化融風生萬物也其不和

也作陰氣化厲風摧萬物也氣由聲也聲
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氣振則
風行而萬物變化是以風雲可以會雷雹
可以致鳳凰可以歌熊羆可以舞神明可
以友用樂之術也

大同

虛含虛神含神氣含氣明含明物含物達
此理者情可以通形可以同同於火者化

為火同於水者化為水同於日月者化為日月同於金石者化為金石惟大人無所不同無所不化可以與虛皇並駕

帝師

鏡非求鑒於物而物自投之囊非求飽於氣而氣自實之是故鼻以虛受香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物無不知是以大人奪其機藏其微羽符至柱陰液甚奇可以守國可以救時可以坐為帝王之師

琥珀

琥珀不能呼腐芥丹砂不能入燋金磁石不能取慵鐵元氣不能發陶鑪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善奪萬物之靈食天人之祿駕風馬之榮其道也在志其形而求其情

化書術化卷第二

化書德化卷第三

吳相宋　齊丘　述

五常　飛蛾　異心
天子　聰明　有國
黃雀　籠猿　常道
感喜　大醫　讒語
刻畫　酒醴　恩賞
養民

五常

儒有講五常之道者分之為五事屬之為五行散之為五色化之為五聲俯之為五嶽仰之為五星物之為五金族之為五靈配之為五味感之為五情所以聽之者若醯雞之遊太虛如井蛙之浮滄溟莫見其鴻濛之涯莫測其浩渺之程日暮途遠無不倒行殊不知五行之道一也志其名則

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後沐之以清淨捿之以杳冥使混我神氣符我心靈若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間其明是謂奪五行之英盜五帝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齊負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鑒形於是乎變之爲萬象化之爲萬生通之爲陰陽虛之爲神明所以運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也

飛蛾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牕知往不知返知進不知退而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已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臧

異心

虎踞於林虵遊於澤非鷄鳶之讎鷄鳶從而號之以其畜異心之故也牛牧於田豕眠於圃非烏鵲之馭烏鵲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利角衆獸不伏鳳有利觜衆鳥不賓君有奇智天下不臣善馭者終於蹶善鬪者終於敗有數則終有智則窮巧者爲不巧者所使詐者爲不詐者所理

天子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君子有國者好聚斂蓄粟帛具甲兵以禦盜賊盜賊擅甲兵據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以憑何必廣甲兵乎

聰明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夫忘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轡然後知馭之道忘弦匏然後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人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於已

有國

有國之禮享郊廟敬鬼神也釁蓍龜策占吉凶也敬鬼神信禍福之職也占吉凶信興亡之數也柰何有大不信窮民之力以爲城郭奪民之食以爲儲蓄是福可以力取是亡可以力敵是疑二於鬼神是疑惑於龜策是不信天下之人斯道也賞不足勸罰不足懼國不足守

黃雀

黃雀之爲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於人而人撓之玄鳥之爲物也時遊於户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洋洋彼鳴啾啾此鳴鏘鏘彼視瞿瞿此視汪汪彼心戚戚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爲人所疑防人者爲人所防夫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籠猿

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天之垂如地之負無日不怨無人不欺怨不我怨欺不我欺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常道

仁義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術以至于亡國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者不得其術

以至于獲罪廉潔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
其術以至于暴民辯者常御之道御之
不得其術以至于罹禍蓋拙在用於人巧在
用於身使民親稼則怨誡民輕食則怒夫餌
者魚之嗜羶者蟻之慕以餌投魚魚必懼
以羶投蟻蟻必去由不得化之道也

感喜

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
於不感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
多怒感喜在心由物之有毒虫蓬之藏火不
可不慮是以君子之業爵之不貴禮之不
下親之不知疎之不疑辱之不得何感喜
之有

大醫

大醫之道脉和而實者為君子生之道也
撓而浮者為小人死之道也大卜之道榮
平而慢者為君子壽之道也曲而利者為
小人凶之道也以是論之天下之理一也
是故觀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
觀其君則知其興亡臣可擇君而事君可
擇臣而任夫揖讓可作而躁静不可作衣
冠可詐而形氣不可詐言語可文而音聲
不可文

讖語

藏於人者謂之機奇於人者謂之謀殊不
知道德之機衆人所知仁義之謀衆人所
由是故有賞罰之教則邪道進有親疎之
分則小人入弃金於市盜不敢取詢政於
朝讒不敢語天下之至公也

刻畫

畫者不敢易其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
不敢侮於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製作於

我而喪敬於我又冝其禍於我是故張機者困於機設險者死於險建功者辱於功立法者罹於法動一竅則百竅相會舉一事則百事有害所以機貴乎明險貴乎平功貴乎無狀法貴乎無象能出刻畫者可名之為大匠

酒醴

夫酒醴者迫之飲愈不飲怒之飲愈欲飲是故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貸其死者樂其死貸其輸者樂其輸所以民盜君之德君盜民之力能知反覆之盜者可以居兆民之職

恩賞

侯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衆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猶為爭奪之漸其不當即為亂亡之基故我自卑則賞不能大我自儉則恩不得奇歷觀亂世之吏皆驕修恩賞之所以為也

養民

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盜而怨使之防盜是故濟民不如不濟愛民不如不愛天有雨露所以招其怨神有禱祈所以招其謗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盜不如防我盜其養民者如是

化書德化卷第三

化書仁化卷第四

宋　齊丘　述

得一　五行　畋漁
犧牲　大和　墨魚
神弓　救物　書道
鳳鵷　鑒知人　螻蟻
歌舞　躑躅　止鬬
象符　善惡

得一

曠然無為之謂道道能守之謂德德生萬物之謂仁仁救安危之謂義義有去就之謂禮禮有變通之謂智智有誠實之謂信通而用之之謂聖道虛無也無以自守故授之以德德清淨也無以自用故授之以仁仁用而萬物生萬物生必有安危故授之以義義濟安救危必有否臧故授之以禮禮秉規持範必有疑滯故授之以智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也

五行

道德者天地也五常者五行也仁發生之謂也故君於木義救難之謂也故君於金禮明白之謂也故君於火智通變之謂也故君於水信慤然之謂也故君於土仁不足則義濟之金伐木也義不足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則信濟之土伐水也始則五常相濟之業終則五行相伐之道斯大化之道也

畋漁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烏返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

也雖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教之爲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爲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疑非信也夫羶臭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爲貪狼之與封豕鱗介雖無知必狀我爲長鯨之與巨虺胡能自安焉能不恥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犧牲

犧牲之饗羔鴈之薦古之禮也且古之君子非不知情之憂喜聲之哀樂能動天地感鬼神刀机前列則憂喜之情可知之矣鴈犬齊至則哀樂之聲可知之矣以是祭天地以是禱神明天地必不饗苟饗之必有咎神明必不歆苟歆之必有悔所以知神龍見変風雲之象也鳳凰失来尊戴之象也麒麟出亡國之象也觀我之義禽必不義也以彼爲祥禽必不祥也

大和

非兔狡獵狡也非民詐吏詐也慎勿怨盜賊盜賊惟我召慎勿怨叛亂叛亂稟我教不有和睦焉有仇讎不有賞罰焉得鬭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疏無愛無惡是謂大和

墨魚

海魚有吐墨水上庇其身而游者人因墨水而漁之夫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局鑰固盜賊喜忌諱嚴敵國幸禁可以越者號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於山晉敗於馬夫大人之機道德仁義而已

神弓

與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己斯罪人也不報怨斯報怨也所謂神弓鬼矢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得之以假人人得之以假天下

救物

救物而稱義者人不義之行惠而求報者人不報之民之情也讓之則多爭之則少就之則去避之則來與之則輕惜之則奪是故大義無狀大恩無象大義成不知者荷之大恩就不識者報之

書道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其手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強良非勇也神之所浴氣之所沐是故點策蓄血氣顧眄含情性無筆墨之跡無機智之狀無剛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皇帝之道熙熙然若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石思貞人之常也

鳳鵶

鳳不知美鵶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眾人皆知寫人之形而不能寫己之形皆能求人之惡而不能求己之惡皆能知人之禍不能知己之禍是以大人聽我聲察我色候我形伺我氣然後知人之情僞

鑒知人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篆則知其人之情性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教令則知其人之吉凶焉由是

小人知唐堯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熙熙然伯禹之容蕩蕩然殷湯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諤諤然仲尼之容皇皇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

螻蟻

螻蟻之有君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食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咂之一罪之疑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太古之化也

歌舞

能歌者不能者聽之能舞者不能者觀之巧者不巧者辯之賢者不賢者任之夫養木者必將伐之待士者必將死之網之以冠冕釣之以爵祿若馬駕車輅貴不我得食糟糠肥不我有是以大人道不虛行德不虛守貧有所倚退有所恃非樂寒賤而甘委弃

躑躅

躑躅之酒烏喙之脯莨菪之膏冶葛之乳初噉之若芥再噉之若黍復噉之若丸又噉之若餔小人由是知強弩可以漸引巨石可以漸舉水火可以漸習虎兕可以漸狎逆者我所化辱者我所與不應者我所命不臣者我所取所以倍柔萬馬不可馭漸賊不可禦得之以為萬化之母

止鬬

止人之鬬者使其鬬抑人之怨者使其怨善救鬬者務其鬬善解怨者務其怨是故心不可伏而伏之愈亂民不可理而理之愈怨水易動而自清民易變而自平其道也在不逆萬物之情

象符

術有陰符萬物之蘊蓄則爻符可以指象之符是故若夭矯之勢者鱗之符若飛騰之勢者羽之符若偃蹇之勢者毛之符若拳跼之勢者介之符所以知拱折者人之符夫拱手者人必拱之折腰者人必折之禮之本也而疏之為萬象別之為萬態教之蹈舞者非蹈舞也使之禱祝者非禱祝也我既易實彼亦多虛而責人之無情固無情也罪禮之無驗固無驗也

善惡

為惡者畏人識人必識為善者欲人知人不知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物者功不大善博弈者智不遠文綺麗者名不以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化書仁化卷第四

化書食化卷第五

吳相宋齊丘 述

七奪　巫像　養馬
絲綸　奢僭　燔骨
食迷　戰欲　膠竿
庚辛氏　興亡　雀鼠
無為　王者　鴟鳶

七奪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於食而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兵吏奪其一戰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釋老奪其一稔亦奪其一歉亦奪其一所以蠶告終而繰葛苗之衣稼告畢而飯橡櫟之實王者之刑理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義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戚戚之

禮其何以謝之哉

巫像

爲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樂所饗也戎羯之禮事毋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毋而不隨父凡人之情痛呼毋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狼虎不過於噬肉蛟龍不過於噬血而人無所不噬無所不噬所以不足則鬭不與則叛鼓天下之怨激烈士之忿食之道非細也

養馬

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毋而乳之者親君臣非所比而比之者祿也子毋非所愛而愛之者哺也駑馬本無知嬰兒本無機而知由此始機由此起所以有愛惡所以有彼此所以稔鬬爭而蓄姦詭

絲綸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絲取之不已至於欺罔欺罔不已至於鞭撻鞭撻不已至於盜竊盜竊不已至於殺害殺害不已至於刑戮欺罔非民愛而裒斂者教之殺害非民願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覬其生以斯爲類悲哉

奢僭

夫君子不敢告人以飢恥之甚也不肯矜人以飽愧之甚也既起人之恥愧必激人之怨咨食之害也如是金籩玉豆食之飾也鼓鍾戛石食之游也張組設繡食之惑也窮禽竭獸食之暴也滋味厚薄食之怨也貴賤精麤食之爭也欲之愈不止求之愈不已貧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

嗜由茲而起戰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
天下可以理

燔骨

嚼燔骨者燋脣爛舌不以為痛飲醇酎者噦腸嘔胃不以為苦饞嗜者猶忘於痛苦飢寒者必輕其性命痛苦可忘無所不欺性命可欺無所不為是以王者以我欲求人之欲以我飢求人之飢我怒民必怒我怨民必怨能知其道者天下胡為乎叛矣

食迷

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婪食而鯁死者有感食而義死者有奪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鬭死者人或笑之殊不知官以務祿祿所以務食賈以務財財所以務食而官以矯佞護讒而律死賈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若而不知所務之端不知得死之由而遷怨於華流歸咎於江海食之迷也

戰欲

食之欲也思鹽梅之狀則輙有所咽而不能禁見盤饈之盛則若有所吞而不能遏飢思啖牛渴思飲海故欲之於人也如賊人之於欲也如戰當陣之際錦繡珠玉不足為富冠冕旌旗不足為貴金石絲竹不聞其音宮室臺榭不見其麗况民腹常餒民情常迫而喻以仁義其可信乎講以刑政其可畏乎

膠竿

執膠竿捕黃雀黃雀從而噪之捧盤飧享烏鳶烏鳶從而告之是知至暴者無所不異至食者無所不同故蜚豸可以友而群虎兕可以狎而馴四夷可以率而賓異族猶若此况復人之人乎

庚辛氏

庚氏穴池搆竹爲凭檻登之者其聲策策焉辛氏穴池搆木爲凭檻登之者其聲堂堂焉二氏俱牧魚於池中每凭檻投餌魚必踴躍而出他日但聞堂堂策策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則庚氏之魚可名策策辛氏之魚可名堂堂食之化也

興亡

癢者人之痛火者人之急而民喻飢謂之癢比餓謂之火蓋情之所切也夫鮑魚與腐屍無異𩸞𩽴與足垢無殊而人常食之飽猶若是飢則可知苟其飢也無所不食苟其迫也無所不爲斯所以爲興亡之機

雀鼠

人之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攫竊之行雀鼠所以疑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恶下下不得疑上各有所切也夫剜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瘠也猶剜其肌民之餒也猶奪其哺嗚呼惜哉

無爲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蓋食之所感也獼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鴉鳶可使之死鬪螻蟻可使之合戰蓋食之所教也魚可使之吞鉤虎可使之入陷鴈可使之觸網敵國可使之自拔蓋食之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泰神明可使之掖衛高上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伏蓋食之所奉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暨乎万族皆可以食而通之我服布素則民自煖我食葵藿則民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有無爲之化也

王者

獼食者毋分乳者子全生者子觸網若毋毋不知子之所累子不知毋之所苦王者衣纓之貴盤饍之直歲不過乎百萬而封人之土地與人之富貴百萬之百萬如咽王之肌如飲王之血樂在於下怨在於上利歸於衆咎歸於王夫不自貴天下安敢貴不自富天下安敢富

鴟鳶

有智者憫鴟鳶之擊腐鼠嗟螻蟻之駕蠛虫謂其爲虫不若爲人殊不知當歉歲則爭臭斃之屍值嚴圍則食父子之肉斯鴟與虫之所不忍爲而人爲之其爲人不若爲虫是知君無食必不仁臣無食必不義士無食必不禮民無食必不智萬類無食必不信是以食爲五常之本五常爲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讓其食則黔黎相悅仁之至也父子相愛義之至也飢飽相讓禮之至也進退相德智之至也語諾相從信之至也教之善也在於食教之不善也在於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尤細其化尤大是謂無價之寶

化書食化卷第五

化書儉化卷第六

吳相宋齊丘 述

太平 權衡 禮道
食象 民情 慳號
君民 乳童 化柄
御一 三皇 天牧
雕籠 禮要 清靜
損益 解惑

太平

夫水火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至于敗家蓋失於不簡也飲饌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于亡身蓋失於不節也夫禮失於奢樂失於淫奢者淫者水去不復返議欲救之莫過於儉儉者均食之道也均食則仁義生仁義生則禮樂序禮樂序則民不怨民不怨則神不怒太平之業也

權衡

服絺綌者不寒而衣之布帛愈寒食葵藿者不飢而飰之黍稷愈飢是故我之情不可不慮民之心不可不防凡民之心見負石者則樂於負塗見負塗者則樂於負芻飢寒無實狀輕重無必然蓋豐儉相形彼我相平我心重則民心重我務輕則民務輕能至儉者可以與民爲權衡

禮道

禮貴於盛儉貴於不盛禮貴於備儉貴於不備禮貴於簪紱儉貴於布素禮貴於炳煥儉貴於寂寞富而富之愈不樂貴而貴之愈不美賞而賞之愈不足愛而愛之愈不敬金玉者富之常也官爵者貴之常也渴飲則甘饑食則香夫唯儉所以能知非常

食象

覩食象者食牛不足覩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不廉有所始是知王者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一民亦好一王好五民亦好五王好十民亦好十以此論之則是十家爲一家十國爲一國十天下爲一天下何弊之有哉

民情

其夫好酒其妻必貧其子臂鷹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餘甌以一歲計之可以享于兵王者歲率是耳則必告勞而聚怨病在於增不在於損王駕牛車民驕於行王居土陛民恥於平壮之於漸化之於儉所以見葛藟不足者則欣然服布素之衣見麻柸而食者則欣然用陶匏之器民之情也

慳號

世有慳號者人以爲大辱殊不知爲純儉之道也於己無所與於民無所取我耕我食我蠶我衣妻子不寒奴僕不飢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儉則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

君民

君之於民異名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民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名雖異其愛則同所以服布素者則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則愛公卿之劒佩服公卿之劒佩則愛王者之旒冕是故王者居兆民所愛之地不得不慮也況金根玉輅奪其貨高臺崇

搠奪其力是賈民之怨教民之姦所以積薪聚米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儉

乳童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豎折箠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鷄黍可以爲大享豈在乎簫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荊苧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殺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欄檻以遠之蓋有機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己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爲天下之師

化柄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福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闥可以無盜儉於環衛可以無叛儉於職官可以無姦儉於嬪嬙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爲萬化之柄也

御一

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孰爲之一夫萬道皆有一仁亦有一義亦有一禮亦有一智亦有一信亦有一一能貫五五能宗一能得一者天下可以治其道蓋簡而出自簡之其言非玄而入自玄之是故終迷其要竟惑其妙所以論守一之道莫過乎儉儉之所律則仁不蕩義不亂禮不奢智不變信不惑故心有所主用有所本用有所本而民有所賴也

三皇

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

知足民儉則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無貪財無競名無奸蠹無欺罔無驕侒是故禮義自生刑政自寧溝壘自平甲兵自停遊蕩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

天牧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足至儉者常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大其儉可以爲天下之牧

雕籠

懸雕籠事玉粒養黃雀黃雀終不樂垂禮樂設賞罰教生民生民終不泰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道不可守而自守之民不可化而自化之所以儉於臺榭則民力有餘儉於寶貨則民財有餘儉於戰伐則民時有餘不與之猶與之也不取之猶取之也海伯亡黃不出於海國君士馬不出於國

禮要

夫禮者道出於君而君猶不知事出於職而職猶不知儒者棲山林敬師友窮禮樂講本末暨乎見羽葆車輅之狀鍾鼓簫韶之作則矍然若鹿駭然若豕若醉於酒若溺於水莫知道之本莫窮禮之旨謂弓爲弧則民不知矣謂馬爲騶則民不信矣所以數亂於多不亂於少禮惑於大不惑於小能師於儉者可以得乎其要

清靜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繁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

恬淡有保一器畢生無豐者有掛一裘十年不弊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靜之道

損益

夫仁不儉有不仁義不儉有不義禮不儉有非禮智不儉有無智信不儉有不信所以知儉爲五常之本五常爲儉之末夫禮者益之道也儉者損之道也益者損之旨也損者益之理也禮過則淫儉過則朴自古及今未有忘於儉者

解惑

謙者人所尊儉者人所寶使之謙必不謙教之儉必不儉我謙則民自謙我儉則民自儉機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人恐行者惑是故爲斯文

化書儉化卷第六

嘉慶十有七年壬申三月初十日合河
夢笙居士康綸鈞讀
計二冊六卷

是書乃天台隱者譚峭升所撰名曰化書
以投宋齊丘齊丘遂竊之而攘以己名
齊丘乃雞鳴狗盜之雄固不足以語此也
天啟元年題於卷末

白虎通德論十卷

（漢）班固撰

元大德九年刻本

白虎通義四卷通行本

漢班固撰。隋書經籍志載白虎通六卷、不著撰人。唐書藝文志載白虎通義六卷、始題班固之名。崇文總目載白虎通德論十卷、凡十四篇。陳振孫書錄解題亦作十卷、云凡四十四門。今本爲元大德中劉世常所藏、凡四十四篇、與陳氏所言相符。知崇文總目所云十四篇者、乃傳寫脫一四字耳。然稱荀子註引白虎通天子之馬六句、今本無之。然僅分四卷、視諸志所載又不同。朱翌猗覺寮雜記則輾轉傳寫、或亦有所脫佚。翌因是而指其僞撰、則非篤論也。據後漢書固本傳、稱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而楊終傳稱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會終坐事繫獄、博士趙博校書郎班固賈逵等、以終深曉春秋、學多異聞、表請之。即日貰出。丁鴻傳稱肅宗詔鴻與廣平王羨及諸儒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定五經同異於北宮白虎觀、使五官中郎將魏應主承制問難、侍中淳于恭奏上、帝親稱制臨決。時張酺召馴李育皆得與於白虎觀。蓋諸儒可考者十有餘人、其議奏統名白虎通德論、猶不名通義。後漢書儒林傳序言建初中大會諸儒於白虎觀、考詳同異、連月乃罷。肅宗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顧命史臣著爲通義。唐章懷太子賢註云、卽白虎通義、是足證固撰集後乃名其書曰通義。唐志所載、蓋其本名。崇文總目稱白虎通德論、失其實矣。隋志刪去義字、蓋流俗省略、有此一名。故唐劉知幾史通序引白虎通風俗通爲說、實則沿相襲、忘其本始者也。書中徵引六經傳記、而外涉及緯讖、乃東漢習尚使然。又有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則禮之逸篇。方漢時崇尚經學、咸兢兢守其師承、古義舊聞、多存乎是、洵治經者所宜從事也。

國朝任啓運嘗釐正其闕、作白虎通摘說、見所自爲制藝序中。今其書不傳、所糾之當否、不可考矣。

漢唐書籍以通
名者五惟白虎
通與風俗通行
于世乃諸儒之

所討論實爲鉅
典而所至缺此
板余嘗持節七
閩如建安書市

序　一

歸爲群籍所稱
訪求無有也令
錫學得
劉守平父家藏

白虎通善本綉
梓以廣其傳是
亦明經之一助
豈小補哉大德

序　二

乙巳四月望日
中奉大夫雲南
諸路行中書省
參知政事東平
嚴度恪齋題

白虎通序

白虎通之為書其來尚矣羣書中多見其引用然不知出於何代誰氏之手考之載籍始於漢建初中淳于恭作白虎奏議又班固傳作白虎通德論唐藝文志亦載班固等白虎通義六卷此其所自歟乎生晚見其完書未之得而余分水監歷常之無錫郡之耆儒李顯翁晦識余於官舍翌日携是帙來

云

州守劉公家藏舊本公名世常
字平父廼
大元開國之初行省公之子叠齋
許左轄之高弟收書不啻萬卷
其經史子集士夫之家或有
惟此帙世所罕見郡之博士與
二三子請詢之于學將鋟梓以
廣其傳守慨然許之令募匠
矣求余識於卷首余謂是書
韜晦於世何止數百歲而已一
旦顯於是邦殆亦有數而然
耶以郡守之博古廣文暨諸

生之好事俱可嘉尚於是乎書
大德九年四月旦日東平克齋
張楷序

白虎通德論目録

漢玄武司馬臣班固奉　詔纂集

第一卷

爵　號　謚

第二卷

五祀　社稷　禮樂

第三卷

封公侯　京師　五行

第四卷

三軍　誅伐　諫諍

鄉射　致仕　辟雍

災變　耕桑

第五卷

封禪　廵狩　考黜

第六卷

王者不臣　蓍龜　聖人

八風　商賈

第七卷

文質　三政　三教

三綱　六紀

第八卷

情性　壽命　宗族

姓名　天地　日月

四時　衣裳　五刑

五經

第九卷

嫁娶

第十卷

紼冕　喪服　崩薨

白虎通德論目録

謹按後漢章帝紀曰建初四年十一月壬戌詔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注云今白虎通又按班固傳曰天子會諸儒講論五經作白虎通德論令固撰集其事此書所作之因也書肆舊嘗鋟木歲久摩滅竟亡此集學者欲見而不可得遹者

朝廷崇尚實學敝以家藏監本刊行與衆共之

或謂是書中間多有魚魯之嫌如首篇援尚書言迎子劉一事即尚書顧命考之迎本作逆劉本作釗其當時傳寫之誤耶借曰初得舊本如斯今既重刊改而正諸不亦宜乎殊不思大學以尚書堯典俊德作峻德孟子以毛詩烝民秉彝作秉夷誰不知其然千古至今讀誦豈無宗工鉅儒者出豈有一人敢爲改正由是觀之白虎通亦猶是也間有不安盡從其舊蓋棄之者

班固漢時人去古未遠必有所祖假借通用未可盡知後人未得班固之心安可輕議班固之述作儻能知禮記緇衣以君牙爲君雅說命爲兌命之意則能釋魚魯之疑矣昔人有云讀書未到康成處安敢高談議漢儒觀書者試思之

白虎通德論卷第一

臣班　固　纂集

爵

天子者爵稱也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决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於天而王治五千里内也尚書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何以知帝亦稱天子

也以法天下也中候曰天子臣放勛書逸篇曰厥兆天子爵何以言皇亦稱天子也以其言天覆地載俱王天下也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或法三光或法五行何質家者據天故法三光文家者據地故法五行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也王制曰王者之制祿爵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周制也所以名之爲公侯者何公者通公正無私

之意也侯者候也候逆順也春秋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其餘人皆千乘象雷震百里所潤同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也王制曰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伯者百也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男者任也人皆五十里差次功德小者不滿爲附庸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也百里兩爵公侯共之七十里一爵五十里復兩爵何公者加尊二王之後侯者百里之正爵士上可有次下可有第中央

故無二五十里有兩爵者所以加勉進人也小國下爵猶有尊卑亦以勸人也殷爵三等謂公侯伯也所以合子男從伯者何王者受命改文從質無虛退人之義故上就伯也尚書曰侯甸任衛作國伯謂殷也春秋傳曰合伯子男以爲一爵或曰合從子貴中也以春秋名鄭忽忽者鄭伯也此未踰年之君當稱子嫌爲改赴故名之也地有三等不變至爵獨變何地比爵爲質故不變爲質故不變王

者有改道之文無改道之實家所以令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也封賢極於百里其政也不可空退人示優賢之義欲褒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人不過七十里者也曰士上有三等有百里有七十里有五十里其地半者其數倍制地之理體也多少不相配公卿大夫者何謂也內爵稱也曰公卿大夫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公之爲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爲言章善明理也大夫之爲言

大扶進人者也故傳曰進賢達能謂之大夫也士者事也任事之稱也故傳曰古今辯然否謂之士禮曰四十強而士不言爵爲士至五十爵爲大夫何何以知士非爵何以知卿爲爵也以大夫知卿亦爵也何以知公爲爵也春秋傳曰諸侯四佾諸公六佾合而言之以是知公卿爲爵內爵所以三等何亦法三光也所以不變質文何內者爲本故不改內也諸侯所以無公爵者下天子也故王制曰

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此謂諸侯臣也大夫但有上下何明卑者多也爵皆一字也大夫獨兩字何春秋傳曰大夫無遂事以爲大夫職在之適四方受君之法施之於民故獨兩字下之或曰大夫爵之下者也稱大夫明從大夫以上受下施皆大自著也天子之士獨稱元士何士賤不得體君之尊故加元以別諸侯之士也禮經曰士見大夫諸侯之士王制曰王者八十一元士天子

爵連言天子諸侯爵不連言王侯何即言王侯以王者同稱爲衰弱僭差生篡弑猶不能爲天子也故連言天子也或曰王者天爵王者不能生諸侯故不言王侯諸侯人事自着故不着也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莫不由士起是以舜時稱爲天子必先試於士禮士冠經天子之元子士也婦人無爵何陰卑無外事是以有三從之義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夫尊

於朝妻榮於室隨夫之行故禮郊特牲曰婦人無爵坐以夫之齒禮曰生無爵死無謚春秋録夫人皆有謚夫人何以知非爵也論語曰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國人稱之曰君夫人即令是爵君稱之與國人稱之不當異也庶人稱匹夫者匹偶也與其妻爲偶陰陽相成之義也一夫一婦成一室明君人者不當使男女有過時無匹偶也論語曰匹夫匹婦之爲諒也爵人於朝者示不私人以官與

衆共之義也封諸侯於廟者示不自專也明法度皆祖之制也舉事必告焉王制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也詩云王命卿士南仲太祖禮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必於太祖君降立於阼階南面向所命北向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大夫功成未封而死不得追爵賜之者以其未當股肱也春秋穀梁傳曰追賜死者非禮也王制曰葬從死者祭從生者所以追孝繼養也葬從死者何子無爵父之義也禮

中庸記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子爲大夫父爲士祭以大夫葬以士也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小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踰年即位所以繫民臣之心然後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四月丁

巳葬我君僖公韓詩内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世子于首止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或曰諸侯之稱代子則傳曰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代子亦不定也漢制天子稱皇帝其嫡嗣稱皇太子諸侯王之嫡稱代子後代咸因之世子

三年喪畢必上受爵命於天子何明爵士者天子之有也臣無自爵之義童子當受父爵命使大夫就其國命之明王者不與童子爲禮也以春秋魯成公幼少與諸侯會公不見之經不以魯恥明不與童子爲禮也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謙不敢自專也故詩曰韎韐有赩世子始行也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士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王從死後加王也以

尚書言迎子劉不言迎王王者旣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縁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銅明爲繼體君也縁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喪服吉冕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曠年無君故逾年乃即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事君名其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言踰年即位謂

改元位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揔已聽於冢宰三年縁孝子之心則三年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即位踐祚爲主南面

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所以諒陰三年卒孝子之道故論語曰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所以聽於冢宰三年者何以爲冢宰職在制國之用是以由之也故王制曰大冢宰制國用所以名之爲冢宰何冢者大也宰者制也大制事也故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或曰冢宰視卿周官所云也

號

帝王者何號也號者功之表也所以表功明德號令臣下者也德合天地者稱帝仁義合者稱王別優劣也禮記謚法曰德象天地稱帝仁義所生稱王帝者天號王者五行之稱也皇者何謂也亦號也皇君也美也大也天之惣美大稱也時質故惣之也號之為皇者煌煌人莫違也煩一夫擾一士以勞天下不為皇也不擾匹夫匹婦故為皇故黃金弃於山珠玉捐於淵巖居穴處衣皮毛飲泉液吮露英虛無寥廓與天地通靈也號言為帝者何帝者諦也象可承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鈞命决曰三皇步五帝趨三王馳五霸騖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為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尚書曰諮四岳曰裕汝衆或有一人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已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

一人臣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或稱朕何亦王者之謙也朕我也或稱予者予亦我也不以尊稱自也但自我皆謙或稱君子何道德之稱也君之為言群也子者丈夫之通稱也故孝經曰君子之教以孝也下言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何以言知其通稱也以天子至於民故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論語云君子哉若人此謂弟子弟子者民也三皇者何謂也謂伏羲神農燧人也或曰伏羲神農祝融也禮曰伏羲神農祝融三皇也謂之伏羲者何古之時未有三綱六紀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能覆前而不能覆後卧之詓詓起之吁吁飢即求食飽即弃餘茹毛飲血而衣皮葦於是伏羲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因夫婦正五行始定人道畫八卦以治下治下伏而化之故謂之伏羲也謂之神農何古之人民皆食禽獸

肉至於神農人民衆多禽獸不足於是神農因天之時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農作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故謂之神農也謂之燧人何鑽木燧取火教民熟食養人利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也謂之祝融何祝者屬也融者續也言能屬續三皇之道而行之故謂祝融也五帝者何謂也禮曰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五帝也易曰黃帝堯舜氏作書曰帝堯帝舜黃帝中和之色自然之姓萬世不易黃帝

始作制度得其中和萬世常存故稱黃帝也謂之顓頊何顓者專也頊者正也能專正天人之道故謂之顓頊也謂之帝嚳者何也嚳者極也言其能施行窮極道德也謂之堯者何堯猶嶢嶢也至高之貌清妙高遠優游博衍衆聖之主百王之長也謂之舜者何舜猶僢僢也言能推信堯道而行之三王者何謂也夏殷周也故禮士冠經曰周弁殷冔夏收三王共皮弁也所以有夏殷周號何以爲王

者受命必立天下之美號以表功自克明易姓爲子孫制也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號也百王同天下無以相別改制天下之大禮號以自別於前所以表着已之功業也必改號者所以明天命已著欲顯揚已於天下也已復襲先王之號與繼體守文之君無以異也不顯不明非天意也故受命王者必擇天下美號表著已之功業明當致施是也所以預自表克於前也帝王者居天下之尊號也所

以差優號令臣下謚者行之跡也所以別於後代著善惡垂無窮無自推觀施後世皆以勸善著戒惡明不勉也不以姓爲號何姓者一字之稱也尊卑所同也諸侯各稱一國之號而有百姓矣天子至尊即備有天下之號而兼萬國矣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爲中和之道也聞也見也謂當道著見中和之爲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何以知即政立號也詩云命此

文王于周于京此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春秋傳曰王者受命而王必擇天下之美號以自號也五帝無有天下之號何五帝德大能禪以民爲子成于天下無爲立號也或曰唐虞者號也唐蕩蕩也蕩蕩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樂也言天下有道人皆樂也故論語曰唐虞之際帝嚳有天下號高辛顓頊有天下號曰高陽黃帝有天號曰自然者獨宏大道德也高陽者陽猶明也道德高明也高辛

者道德大信也五霸者何謂也昆吾氏大彭氏豕韋氏齊桓公晉文公也昔三王之道衰而五霸存其政率諸侯朝天子正天下之化興復中國攘除夷狄故謂之霸也昔昆吾氏霸於夏者也大彭氏豕韋氏霸於殷者也齊桓晉文霸於周者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楚莊王吳王闔閭也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聖人與之非明王之張法霸猶迫也把也

迫脅諸侯把持其政論語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於是時晉文之霸尚書曰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知秦穆之霸也楚勝鄭而不告從而攻之又令還師而佚晉寇圍宋宋因而與之平引師而去知楚莊之霸也蔡侯無罪而拘於楚吳有憂中國心興師伐楚諸侯莫敢不至知吳之霸也或曰五霸謂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莊王也宋襄伐齊亂齊桓公不擒二毛不鼓

不成列春秋傳曰雖文王之戰不是過知其霸也伯子男臣子於其國中褒其君爲公王者臣子獨不得襃其君謂之爲帝何以爲諸侯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或稱公而尊或稱伯子男而卑爲交接之時不私其臣子之義心俱欲尊其君父故皆令臣子得稱其君爲公也帝王異時無會同之義故無爲同也何以諸侯德公齊侯桓公尚書曰公曰嗟秦伯也詩云覃公惟私覃子也春秋曰葬皆緦

公許男也禮大射經曰則擇獲大射者諸侯之禮也伯子男皆在也

謚

謚者何也謚之為言引也引烈行之跡也所以進勸成德使上務節也故禮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此言生有爵死當有謚也死乃謚之何言人行終始不能若一故據其終始後可知也士冠經曰死而謚之今也所以臨葬而謚之何因衆會欲顯揚之也故春秋

曰公之喪自乾侯昭公死於晉乾侯之地數月歸至急當未有謚也春秋曰丁巳葬戊午日下側乃克葬明祖載而有謚也黃帝先黃後帝何古者順死生之稱各持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世不易名黃自然也後世雖聖莫能與同也後世得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立制作之時故不得復黃也謚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為謚質者以兩言為謚故尚書曰高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為謚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何號者始也為本故不可變也周已後用意尤文以為本生時號令善故有善謚故合文武王也合言之則上其謚明別善惡所以勸人為善戒人為惡也帝者天號也以為堯猶謚顧上世質直死後以其名為號耳所以謚之為堯何為謚有七十二品禮記謚法曰翼善傳聖謚曰堯仁聖盛明謚曰舜慈惠愛民謚曰文強理直謚曰武天子崩

臣下至南郊謚之者何以為人臣之義莫不欲褒大其君掩惡揚善者也故之南郊明不得欺天也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崩臣下之南郊告謚之諸侯薨世子赴告天子天子遣大夫會其葬而謚之何幼不誄長賤不誄貴諸侯相誄非禮也臣當受謚於君也卿大夫老歸死有謚何謚者別尊卑彰有德也卿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夫人無謚者何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

毋修閨門之内群下亦化之故設謚以彰其
善惡春秋傳曰葬宋恭姬傳曰其稱謚何賢
也傳曰哀姜者何莊公夫人也卿大夫妻無
謚何賤也八妾所以無謚何卑賤無所能務
猶士卑小不得有謚也太子夫人無謚何本
婦人隨夫太子無謚其夫人不得有謚也天
子太子元士也士無謚知太子亦無謚也附
庸所以無謚何卑小無爵也王制曰爵祿凡
五等附庸本非爵也後夫人於何所謚之以

為於朝廷朝廷本所以治政之處臣子共審
謚白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大夫故但白君
而已何以知不之南郊也婦人本無外事何
為於郊也禮曾子問曰唯天子稱天以誅之
唯者獨也明天子獨於南郊耳顯號謚何法
法曰未出而明已入有餘光也

白虎通德論卷第一

白虎通德論卷第二

臣班　固　纂集

五祀

五祀者何謂也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所以祭
何人之所處出入所飲食故為神而祭之何
以知五祀謂門戶井竈中霤也月令曰其祀
戶又曰其祀竈其祀中霤其祀門其祀井獨
大夫已上得祭之何士者位卑祿薄但祭其
先祖耳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卿大

夫祭五祀士祭其祖曲禮曰天地四時山川
五祀歲遍諸侯方祀山川五祀歲遍卿大夫
祭五祀士祭其先非所當祭而祭之名曰淫
祀淫祀無福祭五祀所以歲一徧何順五行
也故春即祭戶戶者人所出入亦春萬物始
觸戶而出也夏祭竈者火之主人所以自養
也夏亦火王長養萬物秋祭門門以閉藏自
固也秋亦萬物成熟內備自守也冬祭井井
者水之生藏任地中冬亦水王萬物伏藏六

月祭中霤中霤者象土在中央也六月亦土王也故月令春言其祀户祭先脾夏言其祀竈祭先肺秋言其祀門祭先肝冬言其祀井祭先腎中央言其祀中霤祭先心春祀户祭所以時先脾者何脾者土也春木王煞土故以所勝祭之也是冬腎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得食其所勝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時牲也一説户以羊竈以雉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豕或曰中霤用牛餘不得用豚井以魚

社稷

王者所以有社稷何爲天下求福報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土地廣博不可徧敬也五穀衆多不可一一而祭也故封土立社示有土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孝經曰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稷者得陰陽中和之氣而用尤多故爲長也歲再祭何春求穀之義也故月令仲春之月擇元日命人社援神契曰仲春獲禾報社祭稷以三牲何重功故也尚書曰乃社于新邑羊一牛一豕一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諸侯社稷皆少牢宗廟俱大牢社稷獨少牢何宗廟大牢所以廣孝道也社稷爲報功諸侯一國所報者少故也王者諸侯俱兩社何俱有土之君禮記三正曰王者二社爲天下立禮曰太社自爲立社曰王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自爲立社曰侯社太社爲天下報功王社爲京師報功太社尊於王社土地久故而報之王者諸侯必有誡社何示有存亡也明爲善者得之惡者失之故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之自言與天地絶也在門東明自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皆當着明誡當近君置宗廟之墻南禮曰亡國之社稷必以爲宗廟之屏示賤之也社稷在中門之

外外門之內何尊而親之與先祖同也不置中門內何敬之示不褻瀆也論語曰譬諸宮墻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祭義曰右社稷左宗廟大夫有民其有社稷者亦爲報功也禮祭法曰大夫成群立社曰置在月令曰擇元日命人社論語曰季路使子羔爲費宰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不謂之土何封土爲社故變名謂之社別於衆土也爲社立祀治謂之稷語亦自變有內外或曰

至稷不以稷爲社故不變其名事自可知也不正月祭稷何禮不常存養人爲用故立其神社無屋何達天地氣故郊特牲曰太社稷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社稷所以有樹何尊而識之使民人望見師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故周官曰司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亡篇曰太社唯松東社唯栢南社唯梓西社唯栗北社唯槐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土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

尊重之故自祭也其壇大何如春秋文義曰天子之社稷廣五丈諸侯半之其色如何春秋傳曰天子有太社焉東方青色南方赤色西方白色北方黒色上冒以黄土故將封東方諸侯青土苴以白茅謹敬潔清也祭社有樂樂記曰樂之施於金石絲竹越於聲音用之於宗廟社稷曾子問曰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如之何孔子曰廢臣子哀痛之不敢終於禮也

禮樂

王者所以盛禮樂何節文之喜怒樂以象天禮以法地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故樂所以蕩滌反其邪惡也禮所防淫佚節其侈靡也故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子曰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故樂者所以崇和

順比物飾節節奏合以成文所以合和父子君臣附親萬民也是先王立樂之意也故聽其雅頌之聲志意得廣焉執干戚習俯仰屈信容貌得齊焉其綴兆要其節奏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紀人情之所不能免焉也夫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所以飾怒也故先王之喜怒皆得其齊焉喜則天下和之怒則暴亂者畏之先王之道禮樂可謂盛矣聞角聲莫不

惻隱而慈者聞徵聲莫不喜養好施者聞商聲莫不剛斷而立事者聞羽聲莫不深思而遠慮者聞宮聲莫不溫潤而寬和者也禮所揖讓何所以尊人自損也不爭論語曰揖讓而外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故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謙謙君子利涉大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屈己敬人君子之心故孔子曰爲禮不敬吾何以觀之哉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儐鬼神序上下正人

道也樂所以必歌者何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故尚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禮貴忠何禮者盛不足節有餘使豐年不奢凶年不儉富貧不相懸也樂尚雅雅者古正也所以遠鄭聲也孔子曰鄭聲淫何鄭國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錯雜爲鄭聲以相悅懌故邪僻聲皆淫色之聲也太平乃制禮作樂何夫禮樂所以防奢淫天下人民飢寒何樂之乎功成作樂

治定制禮樂言作禮言制何樂者陽也陽倡始故言作禮者陰也陰制度於陽故言制樂象陽禮法陰也王者始起何用正民以爲且用先王之禮樂天下太平乃更制作焉書曰肇修殷殷禮祀新邑此言太平去殷禮春秋傳曰曷何爲不修乎近而修乎遠同已也可因先以太平也必復更制者示不襲也又天下樂之者樂者所以象德表功殊名禮記曰黃帝樂曰咸池顓頊樂曰六莖帝嚳樂曰五

英堯樂曰大章舜樂曰簫韶禹樂曰大夏湯樂曰大護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黃帝曰咸池者言大施天下之道而行之天之所生地之所載咸蒙德施也顓頊曰六莖者言和律曆以調陰陽莖者著萬物也帝嚳曰五英者言能調和五聲以養萬物調其英華也堯曰大章大明天地人之道也舜曰簫韶者舜能繼堯之道也禹曰大夏者言禹能順二聖之道而行之故曰大夏也湯

曰大護者言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周公曰酌合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武王曰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周室中制象湯樂何殷紂為惡日久其惡最甚斮涉刳胎殘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後舞剋殷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節喜盛天子

八佾諸侯四佾所以別尊卑樂者陽也故以陰數法八風六律四時也八風六律者天氣也助天地成萬物者也亦猶樂所以順氣變化萬民成其性命也故春秋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詩曰大夫士琴瑟御八佾者何謂也佾者列也以八人為行列八八六十四人也諸公六六為行諸侯四四為行諸公謂三公二王後大夫士北面之臣非專事子民者也故但琴瑟而已王者有六

樂者貴公美德也所以作供養傾先王之樂明有法示亡其本興已所以自作樂明作已也樂所以作四夷之樂何德廣及之也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詩云奏鼓簡簡衎我烈祖樂元語曰受命而六樂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與其所自作明有制興四夷之樂明德廣及之也故南夷之樂曰兜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東夷之樂曰離合觀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右

先王所以得之順命重始也此言以人得之先以文謂持羽毛儛也以武得之持干戚儛也樂元語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戟舞助時煞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誰制夷狄之樂以爲先聖王也先王惟行道德和調陰陽覆被夷狄故夷狄安樂來朝中國於是作樂樂之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味之爲言昧也昧者萬物老衰禁者萬物禁藏侏

離者萬物微離地而生一說東方持矛南方歌西方戚北方擊金夷狄質不如中國中國文章但隨物名之耳故百王不易戚二者制夷狄樂不制夷狄禮何以爲禮者身當履而行也夷狄之人不能行禮樂者聖人作爲以樂之耳故有夷狄樂也殊爲舞者以爲使中國人何以言之夷狄之人禮不備恐有過誤也作之門外者何夷在外故就之也夷狄無禮義故不在内明堂記曰九夷之國在東門

之外所以知不在門内也明堂記曰禹納蠻夷之樂於太廟言納明有入也曰四夷之樂者何謂也以爲四夷外無禮義之國數夷狄者從東故舉本以爲之惣名也言夷狄者舉終始也言蠻舉遠也言貉舉惡也則別之東方爲九夷南方爲八蠻西方爲六戎北方爲五狄故曾子問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百姓之難至者也何以知夷在東方禮王制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又曰南方曰蠻雕題交趾

西方曰戎被髮衣皮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東所以九何蓋來者過九之爲言究也德徧究故應德而來亦九也非故爲之道自然也何以名爲夷蠻曰聖人本不治外國非爲制名也因其國名而言之耳一說曰名其短而爲之制名也夷者傳狄無禮義東方者少陽易化故取名也北方太陰鄙郄故少蠻蟲難化執心違邪戎者強惡也狄者易也辟易無別也歌者在堂上舞在堂下何歌者象德舞

者象君子上德而下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論語曰季氏八佾舞於庭書下管鞀鼓笙鏞以間降神之樂在上何爲鬼神舉故書曰戞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何以用鳴球搏拊者何鬼神清虛貴淨賤鏗鏘也故尚書大傳曰搏拊鼓振以秉琴瑟練絲朱絃鳴者貴玉聲也王者食所以有樂何樂食天下之太平富積之饒也明天子至尊非功不食非德不飽故傳曰天子食時舉樂王者所以

曰食者何明有四方之物食四時之功也四方不平四時不順有徹樂之法焉所以明至尊著法戒也王平居中央制御四方平旦食少陽之始也晝食太陽之始也晡食少陰之始也暮食太陰之始也論語曰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諸侯三飯卿大夫再飯尊卑之差也弟子職暮食士偃禮士也食力無數庶人職在耕桑戮力勞役飢即食飽即作故無數禮樂者何謂也禮之爲言履

也可履踐而行樂者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聲者何謂聲鳴也聞其聲即知其所生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尚書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五聲者何謂也宮商角徵羽土謂宮金謂商木謂角火謂徵水謂羽月令曰盛德在木其音角又曰盛德在火其音徵盛德在金其音商盛德在水其音羽所以名之爲角者躍也陽氣動躍徵者止也陽氣止商者張也陰氣開張陽氣始降

也羽者紆也陰氣在上陽氣在下宮者容也含也含容四時者也八音者何謂也樂記曰土曰塤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柷敔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萬物之數也八音萬物之聲也所以用八音何天子承繼萬物當知其數既得其數當知其聲即思其形如此蜎飛蠕動無不樂其音者至德之道也天子樂之故樂用八音樂記曰塤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絃離音

也鐘兊音也柷敔乾音也壎在十一月壎之
爲言勳陽氣於黄泉之下勳蒸而萌𦈢之言
施也在十二月萬物始施而𦒱笙者太蔟之
氣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正之節焉有六
合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鼓震音煩氣
也萬物憤懣震動而生雷以動之溫以煖之
風以散之雨以濡之奮至德之聲感和平之
氣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神明報應天地祐
之其本乃在萬物之始耶故謂鼓也鞀者震

之氣也上應卯星以通王道故謂之鞀也簫
者中之氣萬物生於無聲見於無形僇也簫
也故謂之簫簫者以祿爲本言承天繼物爲
民本人力加地道化然後萬物蓺也故謂之
簫也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忽宮商角則宜
君父有節臣子有義然後四時和四時和然
後萬物生故謂之瑟也琴者禁也所以禁止
淫邪正人心也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
盛也其氣磬故曰磬有貴賤焉有親踈焉有

長幼焉朝廷之禮貴不讓賤所以有尊卑也
鄉黨之禮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宗廟之
禮親不讓踈所以有親也此三者行然後王
道得王道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鐘
之爲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成鐘爲氣用
金聲也鏄者時之氣聲也節度之所生也君
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
昌正相迫故謂之鏄柷敔者終始之聲萬物
之所生也陰陽順而復故曰柷承順天地序

迎萬物天下樂之故樂用柷柷始也敔終也
一說笙柷鼓簫瑟塤鐘磬也如其次笙在北
方柷在東北方鼓在東方琴在南方塤在西
南方鐘在西方磬在北方聲五音八何聲爲
本出於五行音爲末象八風故樂記曰聲成
文謂之音知音而樂之謂之樂也問曰異說
並行則弟子疑焉孔子有言吾聞擇其善者
而從之多見而志之也知之次也文武之道
未墜於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

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據其說述所聞者
亦各傳其所受而已

白虎通德論卷第二

白虎通德論卷第三

臣班　固　纂集

封公侯

王者所以立三公九卿何曰天雖至神必因日月之光地雖至靈必有山川之化聖人雖有萬人之德必須俊賢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順天成其道司馬主兵司徒主人司空主地王者受命爲天地人之職故八職以置三公各主其一以效其功一公置三卿故九卿也天道莫不成於三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故一公三卿佐之一卿三大夫佐之一大夫三元士佐之天有三光然後而能遍照各自有三法物成於三有始有中有終明天道而終之也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官下應十二子別名記曰司徒典民司空主地司馬順天天者施生所以主兵何兵者爲諸除害也所以全其生衛其養

也故兵稱天寇賊猛獸皆爲除害者所主也
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司
馬主兵言馬者馬陽物乾之所爲行兵用焉
不以傷害爲度故言馬也司徒主人不言徒
人者徒衆也重民司空主土不言土言空者
空尚主之何況於實以微見著王者主三公
九卿二十七大夫足以教道照幽隱必復封
諸侯何重民之至也善惡比而易故知擇賢
而封之使治其民以著其德極其才上以尊

天子備蕃輔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開賢
者之路謙不自專故列土封賢因而象之象
賢重民也州伯何謂也伯長也選擇賢良使
長一州故謂之伯也王制曰千里之外設方
伯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率
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
州有伯唐虞謂之牧何尚質使大夫往來牧
諸侯故謂之牧旁立三人凡十二人尚書曰
咨十有二牧何知堯時十有二州也以禹貢

言九州也王者所以有二伯者分職而授政
欲其亟成也王制曰八伯各以其屬屬於天
子之老曰二伯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邵
伯所茇春秋公羊傳曰自陜巳東周公主之
自陜巳西邵公主之不分南比何東方被聖
人化日少西方被聖人化日久故分東西使
聖人主其難者賢者主其易者乃俱到太平
也又欲令同有陰陽寒暑之節共法度也所
分陜者是國中也若言面八百四十國矣諸

侯有三卿者分三事也五大夫者下天子王
制曰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
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一卿
命於其君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大夫悉同
禮王度記曰子男三卿一卿命於天子諸侯
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雨同也雷者
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爲陰南
面賞罰爲陽法雷也七十里五十里差德功
也故王制曰九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建

百里之國二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爲附庸閒田天子所治方千里此平土三千并數邑居山川至五十里名山大澤不以封者與百姓共之不使一國獨專也山木之饒水泉之利千里相通所均有無贍其不足制土三等何因土地有高下中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人之急也故列土爲疆非爲諸侯張官設府非爲卿大夫皆爲民也易曰利建侯此言

因所利故立之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下車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殷人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天下太平乃封親屬者示不私也即不私封之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海內之衆已盡得使之不忍使親屬無短足之居一人使封之親親之義也以尚書封康叔據平安也王者始起封諸父昆弟與己共財之義故可與共土一說諸父不得封諸侯二十國厚有功象

賢以爲民也賢者子孫類多賢又卿不世位爲其不子愛百姓各加一功以虞樂其身也受命不封子者父子手足無分離異財之義至昆弟皮體有分別故封之也以舜封弟象有比之野也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封諸侯盛養賢也封立人君陽德之盛者月令曰孟夏之月行賞封諸侯慶賜無不欣悅何以言諸侯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大夫不世位何股肱之臣任事者也爲其專權擅勢傾

覆國家又曰孫荀中庸不任輔政妨塞賢故不世世故春秋公羊傳曰譏世世非禮也諸侯世位大夫不世安法所以諸侯南面之君體陽而行陽道不絕大夫人臣北面體陰而行陰道絕以男生內嚮有留家之義女生外嚮有從夫之義此陽不絕陰有絕之効也國在立太子者防篡煞壓臣子之亂也春秋之弑太子罪與弑君同春秋曰弑其君之子奚齊明與弑君同也君薨適夫人無子有育遺

腹必待其産立之何尊適重正也曾子問曰立適以長不以賢何以言爲賢不肖不可知也尚書曰惟帝其難之立子以貴不以長防愛憎也春秋曰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也始封諸侯無子死不得與兄弟何古者象賢也弟非賢者子孫春秋傳曰善善及子孫不言及昆弟昆弟尊同無相承養之義以閔公不繼莊公也昆弟不相繼之義至繼體諸侯無子得及親屬者以其俱賢者子孫

也重其先祖之功故得及之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絶同宗則可以爲後爲人作子何明小宗可以絶大宗不可絶故舍己之父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絶大宗也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人子者繼世諸侯無子又無弟但有諸父庶兄當誰庶與兄推親之序也王者受命而作興滅國繼絶世何爲先王無道妄煞無辜及嗣子幼弱爲强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絶重其先人之功故復立之論語

曰興滅國繼絶世誅君之子不立者義無所繼也諸侯世位象賢也今親被誅絶也春秋傳曰誅君之子立君見弑其子得立何所以尊君防簒弑春秋繼經曰齊無知殺其君貴妾子公子糾當立也大夫功成未封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也周公不之魯何爲周公繼武王之業也春秋傳曰周公曷爲不之魯欲天下一于周也詩云王曰叔父建爾無子俾侯于魯周公身薨天爲之變成王以天子之禮葬之命魯郊以明至孝天所與也

京師

王者必即土中者何所以均教道平往來使善易以聞爲惡易以聞明當懼慎損於善惡尚書曰王來紹上帝自服於土中聖人承天而制作尚書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周家始封於何右稷封於邰公劉去邰之邠詩云即有台家室又曰篤公劉于邠斯觀周

家五遷其意一也皆欲成其道也時寧先皇者不以諸侯移必先請從然後行京師者何謂也千里之邑號也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故大衆言之明諸侯法日月之徑千里春秋傳曰京曰天子之居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或曰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王制曰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卿視伯大夫視子男士視附庸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

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以是爲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祿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上大夫祿君十卿祿天子之縣內有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一五十里之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祿士以爲閒田諸侯入爲公卿大夫得食兩家菜

不日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後食其祿所以尊賢重有德也今以盛德人輔佐兩食之何王制曰天子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天子太子食菜者儲君嗣主也當有土以尊之也太子食百里與諸侯封同故禮曰公士大夫子子也無爵而在大夫上故百里也公卿大夫皆食菜者示與民同有無也

五行

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

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謂其位卑卑者親事故自周於一行尊於天也尚書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位在北方北方者陰氣在黃泉之下任養萬物水之爲言准也陰化沾濡任生木木在東方東方者陰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火在南方南方者陽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

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為言禁也土在中央者主吐含萬物土之為言吐也何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地土别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元命包曰土之為位而道在故大不預化人主不任部職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水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可直從革土者最大苞含物將生

者出者將歸者不嫌清濁為萬物尚書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五行所以二陽三陰何土尊尊者配天金木水火陰陽自偶水味所以醎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醎者萬物醎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醎乃堅也木味所以酸者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

西方煞傷成物辛所以煞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尚書曰潤下作醎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北方其臭朽者何北方水萬物所幽藏也又水者受垢濁故臭腐朽也東方者木也萬物新出地中故其臭羶南方者火也盛陽承動故其臭焦西方者金也萬物成熟始復詻故其臭腥中央土也主養故其臭香也月令曰東

方其臭羶南方其臭焦中央其臭香西方其臭腥北方其臭朽所以名之為東方者動方也萬物始動生也南方者任養之方萬物懷任也西方者遷方也萬物遷落也北方者伏方也萬物伏藏也少陽見寅寅者演也律中大蔟律之言率所以率氣令生也卯者茂也律中夾鍾衰於辰辰震也律中姑洗其日甲乙者萬物孚甲也乙者物蕃屈有節欲出時為春春之為言偆偆動也位在東方其色青

其音角角者氣動耀也其帝太皥皥者大起萬物擾也其神勾芒者物之始生其精青龍芒之爲言萌也陰中陽故太陽見於巳巳者物必起律中仲呂壯盛於午午物蒲長律中蕤賓衰於未未味也律中林鍾其日丙丁者其物炳明丁者強也時爲夏夏之言大也位在南方其色赤其音徵徵止也陽度極也其帝炎帝者太陽也其神祝融祝融者屬續其精爲鳥離爲鸞故少陰見於申申者身也律

中夷則壯於酉酉者老物收斂律中南呂衰於戌戌者滅也律中無射無射者無厭也其日庚辛庚者物更也辛者陰始成時爲秋秋之爲言愁亡也其位西方其色白其音商商者強也其帝少皥少皥者少斂也其神蓐收蓐收者縮也其精白虎虎之爲言搏討也故太陰見於亥亥者仰也律中應鍾壯於子於子者孳也律中黃鍾衰於丑丑者紐也律中大呂其日壬癸壬者陰始任癸者揆揆度可

揆度也時爲冬冬之爲言終也其位在北方其音羽羽之爲言舒言萬物始孳其帝顓頊顓頊者寒縮也其神玄冥玄冥者入冥也其精玄武掩起離體泉龜蛟珠蛤土爲中宮其日戊巳戊者茂也巳抑屈起其音宮宮者中也其帝黃帝其神后土月令云十一月律謂之黃鍾何中和之色鍾者動也言陽氣動於黃泉之下動養萬物也十二月律之謂之大呂何大大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不許

也呂之爲言拒者旅抑拒難之也正月律謂之太蔟何太亦大也蔟者湊也言萬物始大湊地而出也二月律謂之夾鍾何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三月謂之姑洗何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皆去故就其新莫不鮮明也四月謂之仲呂何言陽氣極將彼故復中難之也五月謂之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賓敬之也六月謂之林鍾何林者衆也萬物成熟種類衆

多七月謂之夷則何夷傷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八月謂之南呂何南者任也言陽氣尚有任生薺麥也故陰拒之也九月謂之無射何射者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也當復隨陰起無有終巳十月謂之應鍾何鍾動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王所勝老死囚故王者休見王火

相何以知爲臣土所以死者子爲父報仇者也五行之子愼之物歸母木王火相金成其火爍金金生水水滅火報其理火生土土則害水莫能而禦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火陽君之象也水陰臣之義也臣所以勝其君何此謂無道之君也故爲衆陰所害猶紂王也是使水得施行金以盖之土以

應之欲溫則溫欲寒亦何從得害火乎曰五行各自有陰陽木生火所以還燒其母何曰金勝木火欲爲木害金金者堅强難消故母以遜體助火燒金此自欲成子之義又陽道不相離故爲兩盛火死子乃繼之木王所以七十二日何土王四季各十八日合九十日爲一時王九十日土所以王四季何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榮金非土不成水無土不高土扶微助衰歷成其道故五行更王亦須土

也王四季居中央不名時五行何以知同時起丑訖義相生傳曰五行並起赴各以名別陽生陰煞火中無生物水中反有生物何生者以內火陰在內故不生也水火獨一種金木多品何以爲南北陰陽之極也得其極故一也東西非其極也故非一也水木可食金火土不可食何木者陽陽者施生故可食火者陰在內金者陰畜丞故不可食火水所以殺人何水盛氣也故入而殺人火陰在內故

殺人壯於水也金木微氣故不能自殺人也火不可入其中者陰在内也入則殺人矣水土陽在内故可入其中金木微氣也精密不可得入也水火不可加人功爲用金木加人功何火者盛陽水者盛陰者也氣盛不變故不可加人功爲人用金木者不能自成故須人加功以爲人用也五行之性火熱水寒有溫水無寒火何明臣可以爲君君不可更爲臣五行常在火乍亡何水太陰也刑者故常

在金少陰木少陽微氣無變故亦常在火太陽精微人君之象象尊常藏猶天子居九重之内臣下衛之也藏於木者依於仁也木自主金須人取之乃成陰卑不能自成也木所以浮金所以沉何子生於母之義肝所以沉肺所以浮何有知者尊其母也一說木畏金金之妻庚受庚之化木者法其本柔可曲直故浮也肝法其化直故沉五行皆同義天子所以内明而外昧人所以外明而内昧何明

天人欲相嚮而治也行有五時有四何四時爲時五行爲節故木王即謂之春金王即謂之秋土尊不任職君不居部故時有四也子不肯禪何法法四時火不興土而興金也父死子繼何法法木終火王也兄死弟及何法法夏之承春也善善及子孫何法法春生待夏復長也惡惡止其身何法法秋煞不待冬也主幼臣攝政何法法土用事於季孟之間也子之復讎何法法土勝水水勝火也子順

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也君讓臣何法法月三十日名其功也善稱君過稱已何法法陰陽共叙共生陽名生陰名煞臣有功歸於君何法法歸明於日也臣法君何法法金正木也子諫父何法法火揉直木也臣諫君不從則去何法法水潤下達於上也君子遠子近孫何法法木遠火近土

也親屬臣諫不相去何法法水木枝葉不相
離也父爲子隱何法法木之藏火也子爲父
隱何法法水逃金也君有衆民何法法天有
衆星也王者賜先親近後疎遠何法法天雨
高者先得之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
也朋友何法法水合流相承也父母生子養
長子何法法水生木長大也子養父母何法
法夏養長木此火養母也不以父命廢主命
何法法金不畏土而畏火陽舒陰急何法法

日行遲月行疾也有分土無分民何法法四
時各有分而所生者通也若言東東方天下
皆生也君一娶九女何法法九州象天之施
也不娶同姓何法法五行異類乃相生也子
喪父母何法法木不見水則憔悴也喪三年
何法法三年一閏天道終也父喪子夫喪妻
何法法一歲物有終始天氣亦爲之變也年
六十閉房何法法六月陽氣衰也人有五藏
六府何法法五行六合也人目何法法日月

明也日照晝月照夜人目所不更照何法目
亦更用事也王者監二王之後何法法木須
金以正須水以潤也明王先賞後罰何法法
四時先生後煞也

白虎通德論卷第三

白虎通德論卷第四

臣班　固　纂集

三軍

國有三軍何所以戒非常伐無道尊宗廟重社稷安不忘危也何以言有三軍也論語曰子行三軍則誰與詩云周王于邁六師及之三軍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爲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師二千五百人師爲一軍六師一萬五千人也傳

曰一人必死十人不能當百人必死千人不能當千人必死萬人不能當萬人必死横行天下雖有萬人猶謙讓自以爲不足故復加五千人因法月數月者群陰之長也十二足以窮盡陰陽備物成功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義致太平也穀梁傳曰天子有六軍諸侯上國三軍次國二軍下國一軍諸侯所以一軍者何諸侯蕃屏之臣也任兵革之重距一方之難故得有一軍王者征伐所以必皮弁

素幘何伐者凶事素服示有悽愴也伐者質故衣古服禮曰三王共皮弁素幘服亦皮素幘又招虞人亦皮弁知伐亦皮王者將出辭於禰還格祖禰者言子辭面之禮尊親之義也王制曰王者將出類于上帝宜于社造于禰尚書曰歸假于藝祖出所以告天至告祖無二元后廟後告者示不敢留尊者之命也告天何示不敢自專非出辭反面之道也與宗廟異義還不復告天者天道質無内外故

不復告也尚書言歸假于祖禰不見告於天知不告也王者受命質家先伐文家先正何質家之天命已也使已也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又改正朔者文代其質也文者先其文質者先其質故論語曰予小子履敢昭告于皇天上帝此湯伐桀告天用夏家之法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誅伐故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明

天著忠臣孝子之義也湯親北面稱臣而事桀不忍相誅也禮曰湯放桀武伐紂時也王法天誅者天子自出者以為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犯王法使方伯誅之尚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開自出伐有扈也王制曰賜之弓矢乃得專征伐犯王誅者也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大夫也春秋傳

曰此受命于君如伐齊則還何大其不伐喪也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王制曰受命于祖受成於學此言於祖廟命遣之也王法年此受兵何重不絕人嗣也師行不必勝故須其有世嗣年六十歸兵者何不忍並鬬人父子也王制曰六十不預服戎又曰八十一子不從政九十家不從政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齊衰大功三

月不從政廢疾非人不養者一人不從政古者師出不踰時者為怨思也天道一時生一時養人者天之貴物也踰時則內有怨女外有曠夫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春秋曰宋人取長葛傳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王者有三年之喪夷狄有內侵伐之者重天誅為宗廟社稷也春秋傳曰天王居于狄泉傳曰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

誅伐

誅不避親戚何所以尊君卑臣強榦弱枝明善惡善惡之義也春秋傳曰季子煞其母兄何善示誅不避母兄君臣之義尚書曰肆朕誕以爾東征誅弟也諸侯有三年之喪有罪且不誅何君子恕已哀孝子之思慕不忍加刑罰春秋曰晉士丐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旋傳曰大其不伐喪也諸侯之義非天子之命不得動衆起兵誅不義者所以強榦

弱技尊天子卑諸侯論語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出無聖賢方伯諸侯有相滅者力能救者可也論語曰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王者侯之子篡弑其君而立臣下得誅之者廣討賊之義也春秋傳曰臣弑君臣不討賊非臣也又曰蔡世子班弑其君楚子誅之王者受命而起諸侯有臣弑君而立當誅君身死子不得繼者以其逆無所天也

詩云毋封靡于爾邦惟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為諸侯絕之而已父煞其子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春秋傳曰晉侯煞世子申生不出蔡侯人當誅何為其亂善行傾覆國政韓詩內傳孔子為魯司冠先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亂國政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論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得為父

報讎者臣子於君父其義一也忠臣孝子所以不能已以恩義不可奪也故曰父之讎不與共天下兄弟之讎不與共國朋友之讎不與同朝族人之讎不共隣故春秋傳曰子不復讎非子檀弓記子夏問曰居兄弟之讎如之何仕不與同國銜君命遇之不鬭父母以義見煞子不復讎者為往來不止也春秋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誅猶責也誅其人責其罪極其過惡春秋曰楚子虎誘蔡侯班煞之

于申傳曰誅君之子不立討者何謂討猶除也欲言臣當掃除君之賊春秋曰衛人煞州吁于濮傳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曰武王伐紂征者何謂也征猶正也欲言其正也輕重從辭也誕以爾東征誅祿甫也又曰甲戌我惟征徐戎戰者何謂尚書大傳曰戰者憚警之也春秋讖曰戰者延改也弑者試也欲言臣子殺其君父不敢卒候間司事可稍稍弑之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篡者何謂也篡猶奪也取也欲言庶奪嫡孽奪宗引奪取其位春秋傳曰其人何篡辭也稍稍煞之襲者何謂也行不假途掩人不備也春秋傳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人國掩人不備行不假途人銜枚馬繮勒晝伏夜行為襲也諸侯家國入人家宜告主人所以尊敬防并兼也春秋傳曰桓公假途于陳而伐楚禮曰使次介

先假途用束帛即如是諸侯賓王者道禮無往不反非謂所賓者也將入人國先使大夫執幣假道主人亦遣大夫迎於郊為賓主設禮而待之是其相尊敬也防并兼奈何諸侯之行必有師旅恐掩人不備士卒斂取恒遲先假途則預備之矣冬至所以休兵不舉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陽氣微弱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扶助微氣成萬物也故孝經讖曰夏至陰氣始動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始起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

諫諍

臣所以有諫君之義何盡忠納誠也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孝經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諍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諍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諍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

諍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天子置左輔右弼前凝後承以順左輔主修政刺不法右弼主糾周言失傾前凝主糾度定德經後承主匡正常考變天四弼興道率主行仁夫陽變於七以三成故建三公序四諍列七人雖無道不失天下杖羣賢也諸侯諍不從得去何以屈尊申卑孤惡君也去曰某質性頑鈍言愚不任用請退避賢如是之是待以禮臣待放如不以禮待遂去君待之以禮奈何曰予熟思

夫子言未得其道今子不且留聖王之制無
塞賢之路夫子欲何之則遣大夫送至于郊
必三諫者何以爲得君臣之義必得於郊者
忠厚之至也冀君覺悟能用之所以必三年
古者臣下有大喪君子年不呼其門所以復
君恩今已所言不合於禮義君欲罪之可得
也援神契曰三諫待放復三千盡惓惓也所
以言放者臣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所諫
事已行者遂去不留凡待放與君用其言耳

事已行篡各去無爲留也易曰介如石不終
日貞吉論語曰三日不朝孔子行臣待於郊
者君絕其禄者示不欲去也道不合耳禄參
三與之一留與其妻長子使終祭宗廟賜之
環則反賜之玦則去明君子重恥也王度記
曰反之以玦其不待放者亦與之物明有介
主無介民也詩曰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或曰
天子之臣不得言放天子以天下爲家也親
屬諫不待放者骨肉無相去離之義也春秋

傳曰司馬皮曰請㢈乎此臣請歸子皮者楚
公子也時不待放士不得諫者士賤不得預
政事故不得諫也謀及之得固盡其忠耳禮
保傳大夫進諫士傳民語妻得諫夫者夫婦
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
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諫不從不得
去之者本娶妻非爲諫正也故一與齊終身
不改此地無去夫之義也子諫父不去者父
子一體而分無相離之法猶火去木而滅也

論語事父母幾諫下言又敬不違臣之諫君
何取法法金正木也子之諫父法火以揉木
也臣諫君以義故折正之也子諫父以恩故
但揉之也木無毀傷也待放去取法於水火
無金則相離也諫者何諫間也因也更也是
非相間革更其行也人懷五常故有五諫謂
諷諫順諫窺諫指諫伯諫諷者智也患禍之
萌深睹其事未彰而諷告此智性也順諫者
仁也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仁之性也窺諫者

禮也視君顏色不悅且却悅則復前以禮進
退此禮之性也指諫者信也指質相其事也
此信之性也伯諫者義也惻隱發於中直言
國之害勵志忘生爲君不避喪身義之性也
孔子曰諫有五吾從諷之諫事君進思盡忠
退思補過去而不訕諫而不露故曲禮曰爲
人臣不顯諫纖微未見於外如詩所刺也若
過惡已著民蒙毒螫天見災變事白異露作
詩以刺之幸其覺悟也明王所以立諫諍者

皆爲重民而求已失也禮保傅曰於是立進
善之旍懸誹謗之木建招諫之鼓王法立史
記事者以爲臣下之儀樣人之所取法則也
動則當應禮是以必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
禮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禮
保傅曰王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讀
之宰夫徹其膳是以天子不得爲非故史之
義不書則死宰不徹膳亦死所以謂之史何
明王者使爲之也謂之宰何宰制也使制法

度也宰所以徹膳何陰陽不調五穀不熟故
王者爲不盡味而食之禮曰一穀不升不備
鷄鶉二穀不升不備三牲人臣之義當掩惡
揚美所以記君過何各有所緣也掩惡者謂
廣德宣禮之臣所以爲君隱惡何君至尊故
設輔弼置諫官本不當有遺失故論語曰陳
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此爲君隱
也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
無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

衆臣懼若爲畢隱爲不可殆也故尚書曰必
力賞罰以定厥功諸侯臣對天子亦爲隱乎
然本諸侯之臣今來者爲聘問天子無恙非
爲告君之惡來也故孝經曰將順其美匡救
其惡故上下治能相親也君不爲臣隱父獨
爲子隱何以爲父子一體而分榮恥相及故
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兄
弟相爲隱乎曰然與父子同義故周公誅四
國常以祿甫爲主也朋友相爲隱者人本接

朋結友爲欲立身揚名也朋友之道四焉通
財不在其中近則正之遠則稱之樂則思之
患則死之夫妻相爲隱乎傳曰曾去妻梨蒸
不熟問曰婦有七出不蒸亦預乎曰吾聞之
也絶交令可友弃妻令可嫁也梨蒸不熟而
巳何問其故乎此爲隱之也

鄉射

天所以以親射何助陽氣達萬物也春氣微
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達者夫射自內發外

貫堅入剛象物之生故以射達之也含文嘉
曰天子射熊諸侯射麋大夫射虎豹士射鹿
豕天子所以射熊何示服猛巧佞也熊爲獸
猛巧者非但當服猛也示當服天下巧佞之
臣也諸侯射麋者示達迷惑人也麋之言迷
也大夫射虎豹者示服猛也士射鹿豕者示
除害也各取德所能服也大夫士兩射者人
臣示爲君親視事身勞苦也或曰臣陰故數
偶也侯者以布爲之何用人事之始也本正

則末正矣所以名爲侯何明諸侯有不朝者
則射之故禮射祝曰嗟爾不寧候爾不朝于
王所以故天下失業亢而射爾所以不射正
身何君子重同類不忍射之故畫獸而射之
射主何爲乎曰射義非一也夫射者執弓堅
固心平體正然後中也二人爭勝樂以德養
也勝負俱降以崇禮讓可以選士故射選士
大夫勝者發近而制遠也其兵短而害長也
故可以戒難也所以必因射助陽選士者所
以扶助微弱而抑其强和調陰陽戒不虞也

何以知爲戒難也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因射習礼樂射於堂上何示從上制下也礼
曰賔主執弓請升射於兩楹之間天子射百
二十步諸侯九十步大夫七十步士五十步
明尊者所服遠也卑者所服近也所以十月
行鄉飲酒之禮何所復尊卑長幼之義春夏
事急倰并次墻至有子使父弟使兄故以事
閑暇復長幼之序也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

更者何欲陳孝悌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竭忠奉几杖授安車濡輪恭綏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者所以諸侯悌也不正言父兄言五更者何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歷者衆也即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

言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言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既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

致仕

臣七十懸車致仕者臣以執事趨走爲職七十陽道極耳目不聰明跂蹻之屬是以退去避賢者所以長廉恥也懸車示不用也致仕者致其事於君君不使自去者尊賢者也故

曲禮大夫七十而致仕王制曰七十致政鄉大夫老有盛德者留賜之几杖不備之以筋力之禮在家者三分其祿以一與之所以厚賢也人年七十卧非人不温適四方乘安車與婦人俱自稱曰老夫曲禮曰大夫致仕若不得謝則必賜之几杖王記曰臣致仕於君者養之以其祿之半几杖所以扶助衰也故王制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八十杖於朝臣老歸年九十君欲有問則

就其室以珍從明尊賢也故禮祭義曰八十不仕朝於君問就之大夫老歸死以大夫禮葬車馬衣服如之何曰盡如故也

辟雍

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太學何以爲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太學學經術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故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夏曰百工居

肆以致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故礼曰十年曰幼學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又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是以雖有自然之性必立師傅焉論語讖曰五帝立師三王制之傳曰黄帝師力牧帝顓頊師緑圖帝嚳師赤松子帝堯師務成子帝舜師尹壽禹師國先生湯師伊尹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周公師虢叔孔子師老聃天子太子諸侯世子皆就師於外尊師重先生之

道也禮曰有來學者無往教者也易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王制曰小學在公宫南之左太學在郊又曰天子太子群后之太子公卿大夫之元士嫡子皆造焉父所以不自教子何為世瀆也又授之道當極説陰陽夫婦變化之事不可父子相教也師弟子之道有三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朋友之道也又曰回也視予猶父也父子之道以君臣之義教之君臣之道也天子立辟雍何所以行礼樂

宣德化也辟者璧也象璧圓又以法天於雍水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也雍之為言壅也壅天下之殘賊故謂之辟雍也王制曰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宫外圓者欲使觀之平均也又欲言外圓内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不言圓辟何又圓於辟何以知其圓也以其言辟也何以知有外也又詩云思樂泮水薄采其芹詩訓曰水圓如璧諸侯曰泮宫者半於天子宫也明尊卑

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礼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宫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詩云穆穆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宫淮夷攸服鄉曰庠里曰序庠者庠礼義也序者序長幼也礼五帝記曰帝庠序之學則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善如尔舍明令必次外然後前民者也未見於仁故立庠序以導之也教民者皆里中之老而有道德者為右師教

里中之子弟以道藝孝悌行義立五帝之德朝則坐於里之門弟子皆出就農而復罷示如之皆入而復罷其有出入不時早晏不節有過故使語之言心無由生也若既收藏皆入教學立春而就事其有賢才美質如學者足以聞其心頑鈍之民亦足以別於禽獸而知人倫故無不教之民孔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弃之明無不教民也天子所以有靈臺者何所以考天人之心察陰陽之會揆星度

之證驗爲万物獲福無方之元詩云經始靈臺天子立明堂者所以通神靈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宗有德重有道顯有能褒有行者也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闥布政之宮在國之陽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八窻象八風四闥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戸三十六兩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

災變

天所以有災變何所以譴告人君覺悟其行欲令悔過修德深思慮也援神契曰行有玷缺氣逆于天情感變出以戒人也災異者何謂也春秋潛潭巴曰災之言傷也隨事而誅異之言怪先感動之也何以言災有哭也春秋曰新宮火三日哭傳曰必三日哭何禮也災三日哭所以然者宗廟先礼所處鬼神無形體曰今忽得天火得無爲災所中乎故哭也變者何謂變者非常也耀嘉曰禹將受位天意火變迅風靡木雷雨晝冥服乘者何謂

衣服乍大乍小言語非常故尚書大傳曰時則有服乘也孽者何謂也曰介蟲生爲非常尚書大傳曰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龜孽堯遭洪水湯遭大旱示有譴告乎堯遭洪水湯遭大旱命運時然所以或災變或異何各隨其行因其事也霜之爲言亡也陽以散亡雹之爲言合也陰氣專精積合爲雹日食者必殺之何陰侵陽也鼓用牲于社社者衆陰之主以朱絲縈之鳴鼓攻之以陽責陰也故

春秋曰日食鼓用牲于社所以必用牲者社地別神也尊之故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於用牲於社大旱則雩祭求雨非苟虛也勑陽責下求陰道也月食救之者陰失明也故角尾交日月食救之者謂夫人擊鏡傳人擊杖庶人之妻楔搔

耕桑

王者所以親耕后親桑何以率天下農蠶也天子親耕以供郊廟之祭后之親桑以供祭

服祭義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大夫士七推耕於東郊何東方少陽農事始起桑於西郊西方少陰女功所成故曾子問曰天子耕東田而三反之周官曰后親桑率外內婦蠶於北郊礼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外水爲之築周棘墻而外閉之者也

白虎通德論卷第四

白虎通德論卷第五

臣班　固　纂集

封禪

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教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時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所交代之處也必於其上何因高告高順其類也故升封者增高也下禪梁甫之山基廣厚也刻石紀號者著己之功跡也以自效放也天以

高爲尊地以厚爲德故增泰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甫之基以報地明天地之所命功成事遂有益於天地若高者加高厚者加厚矣或曰封者金泥銀繩或曰石泥金繩封以印璽故孔子曰升泰山觀易姓之王可得而數者七十有餘封者廣也言禪者明以成功相傳也梁甫者太山旁山名正於梁甫何以三皇禪於繹繹之山明已成功而去有德者居之繹繹者無窮之意也五帝禪于亭亭者制度

審諟德著明也三王禪于梁甫之山者梁信
也甫輔也輔天地之道而行之也太平乃封
知告于天必也於岱宗何明知易姓也刻石
紀號知自紀于百王也燎祭天報之義也望
祭山川祀群神也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
言周太平封太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
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天下太平符瑞
所以來至者以為王者承統理調和陰陽陰
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臻皆應德

而至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
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太平感德至文
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朱草生木
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騏驎臻白
虎到狐九尾白雉降白鹿見白烏下德至山
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甫山
出器車澤出神鼎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
通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出大貝海出明珠
德至八方則祥風至佳氣時喜鐘律調音度

施四夷化越裳貢孝道至則以蓮甫者樹名
也其葉大於門扇不搖自扇於飲食清涼助
供養也繼嗣平明則賓連生於房戶賓連者
木名連累相承故在於房戶象繼嗣也日曆
得其分度則蓂以莢生於階間蓂莢樹名也
月一日生一莢十五日畢至十六日去莢故
莢階生似日月也賢不肖位不相踰則平路
生于庭平路者樹名也官位得其人則生失
其人則死狐九尾何狐死首丘不忘本也明

安不忘危也必九尾者也九妃得其所子孫
繁息也於尾者何明後當盛也景星者大星
也月或不見景星常見可以夜作有益於人
民也甘露者美露也降則物無不盛者也朱
草者赤草也可以染絳別尊卑也醴泉者美
泉也狀若醴酒可以養老嘉禾者大禾也成
王時有三苗異畝而生同為一穟大幾盈車
長幾充箱民有得而上之者成王訪周公而
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穟天下當和為一乎以

是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來矣

巡狩

王者所以巡狩者何巡者循也狩牧也爲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曆計時月皆爲民也尚書曰遂覲東后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命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不敬

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者黜以爵變禮易樂爲不從不從君流改制度衣服爲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當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尚書曰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岳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狩至于北岳所以五歲巡狩何爲

太頻也過五年爲太疏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三年小備二伯出述職黜陟一年物有終始歲有所成方伯行國時有所生諸侯行邑傳曰周公入爲三公出爲二伯中分天下出黜陟詩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言東征述職周公黜陟而天下皆正也又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言邵公述職親說舍於野樹之下也春秋穀梁傳

曰古之君民以時視民之勤巡狩祭天何本巡狩爲祭天告至尚書曰東巡狩至于岱宗柴也王者出必告廟何孝子出辭反面事死如事生尚書歸假于祖禰曾子問曰王者諸侯出稱告祖禰使祝遍告五廟尊親也王者將出告天者示不專也故王制曰類于上帝宜乎社造于禰類祭以祖配不曰接者尊無二禮尊尊之義造于禰獨見禰何辭從卑不復留尊者之命至禰不謙不至祖即祭告天

爲告事也祖爲出辭也義異告于尊者然後
乃辭出王者諸侯出必將主何示有所尊故
曾子曰王者將出必以遷廟主行載于齋車
示有尊也無遷主以幣帛主告于祖禰廟遂
奉以出每舍奠焉蓋貴命也必以遷主者明
廟不可空也王者巡狩諸侯待于境者何諸
侯以守蕃爲職也禮祭義曰天子巡狩諸侯
待于境也王者巡狩必舍諸侯祖廟何明尊
無二上也故禮坊記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

示不敢有其室也禮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
祖廟王者出一公以其屬守二公以其屬從
也王者巡狩崩于道歸葬何夫太子當爲喪
主天下皆來奔喪京師四方之中也即如是
舜葬蒼梧禹葬會稽于時尚質故死則止葬
不重煩擾也何以知太平乃巡狩以武王不
巡狩至成王乃巡狩岳者何謂也岳之爲言
桷桷功德東方爲岱宗者言萬物更相代於
東方也南方霍山者霍之爲言護也言萬物

護也太陽用事護養萬物也西方爲華山者
華之爲言穫也言萬物成熟可得穫也北方
爲恒山恒者常也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
中央爲嵩山言其後大之也故尚書大傳曰
五岳謂岱山霍山華山恒山嵩山也謂之瀆
何瀆者濁也中國垢濁發源東注海其功著
大故稱瀆也爾雅云江河淮濟爲四瀆也

考黜

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勉賢抑惡重民

之至也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禮記九
錫車馬衣服樂朱戶納陛虎賁鈇鉞弓矢秬
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車馬能安民者賜衣
服能使民和樂者賜以樂民衆多者賜以朱
戶能進善者賜以納陛能退惡者賜以虎賁
能誅有罪者賜以鈇鉞能征不義者賜以弓
矢孝道備者賜以秬鬯以先後與施行之次
自不相踰相爲本末然安民然後富貴而後
樂樂而後衆乃多賢賢乃能進善進善乃能

退惡退惡乃能斷刑内能正已外能正人内外行備孝道乃生能安民故賜車馬以著其功德安其身能使人富足衣食倉廩實故賜衣服以彰其體能使民和樂故賜之樂以事其先也禮曰夫賜樂者不得以時王之樂事其宗廟也朱盛色戶所以紀民數也故民衆多賜朱戶也古者人君下賢降階一等而禮之故進賢賜之納陛以優之也旣能進善當能戒惡故賜虎賁虎賁者所以戒不虞而距

惡距惡當斷刑故賜之鈇鉞鈇鉞所以斷大刑刑罰旣中則能征不義故賜弓矢弓矢所以征不義伐無道也圭瓚秬鬯宗廟之盛禮故孝道備而賜之秬鬯所以極著孝道孝道純備故内和外榮玉以象德金以配情芬香條鬯以通神靈玉飾其本君子之性金飾其中君子之道君子有黃中通理之道美素德金者精和之至也玉者德美之至也鬯者芬香之至也君子有玉瓚秬鬯乎車者以配道

德也其至矣合天下之極美以通其志也其唯玉瓚秬鬯乎車者謂有赤有青之蓋朱輪特能居前左右寢米庶也以其進止有節德綏民路車乘馬以安其身言成章行成規卷龍之衣服表顯其德長於教誨内懷至仁則賜時王樂以化其民尊賢達德動作有禮賜之納陛以安其體居處修治房内節男女時配貴賤有別則賜朱戶以明其德列威武有矜嚴仁堅強賜以虎賁以備非常喜怒有節

誅伐刑賜以鈇鉞使得專殺好惡無私執義不傾賜以弓矢使得專征孝道之美百行之本也故賜以玉瓚得專爲賜也故王制曰賜之弓矢然後專殺又曰賜圭瓚然後爲暢未賜者資暢於天子王度記曰天子鬯諸侯薰大夫芑蘭士蒹庶人艾車馬衣服樂三等者賜與其物禮天子賜諸侯民服車路先設路下四惡之又曰諸公奉選服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柷將之詩曰君子來朝何錫與

之雖無與之路車乘馬又何以與之玄袞及黼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朱户納陛虎賁者皆與之制度而鈇鉞弓矢玉瓚皆與之物各因其宜也秬者黑黍一稃二米鬯者以百草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鬯陽達於墻屋入于淵泉所以灌地降神也玉瓚者器名也所以灌鬯之器也以圭飾其柄灌鬯貴玉器也所以三歲一考績何三年有成故於是賞有功黜不肖尚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何

以知始考輒黜之尚書曰三年一考少黜以地書所言三考黜者謂爵土異也小國考之有功增土進爵後考無功削黜後考有功上而賜之矣五十里不過五賜而進爵土七十里不過七賜而進爵土能有小大行有進退也一說盛德始封百里者賜三等得征伐專殺斷獄七十里伯始封賜二等至虎賁百人後有功賜弓矢復有功賜秬鬯增爵爲侯益土百里復有功入爲三公五十里子男始封

賜一等至樂復有功稍賜至虎賁增爵爲伯復有功稍賜至秬鬯增爵爲侯未賜鈇鉞者從大國連率方伯而斷獄受命之王致太平之主美群臣上下之功故盡封之及中興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著大功盛德之士亦封之所以尊有德也以德封者必試之必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爲附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功成封七十里公功成封百里士有功德遷爲大夫

大夫有功德遷爲卿卿有功德遷爲公故爵主有德封主有功也諸侯有九賜習其賜者何子之能否未可知也或曰得之但未得行其習以專也三年有功則皆得用之矣二考無功則削其地而賜自弁知明本非其身所得也身得之者得以賜當稍黜之爵所以封賢也三公功成當封而死得立其子爲附庸賢者之體能有一也不二矣一削爲七十里侯再削爲七十里伯三削爲寄公七十里伯

一削爲五十里伯一削爲五十里子三削地盡五十里子一削爲三十里子再削爲三十里男三削地盡五十里男一削爲三十里男再削爲三十里附庸三削爵盡所以至三削何禮成於三三三而不改雖反無益也尚書曰三考黜陟先削地後黜爵者何爵者尊號也地者人所任也今不能治廣土衆民故先削其土地也故王制曰宗廟有不順者君黜以爵山川神祇有不舉者君削以地明爵土

不相隨也或曰惡人貪狼重土故先削其所重者以懼之也諸侯始封爵土相隨者何君子重德薄刑賞疑從重詩云三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君幼稚唯考不黜者何君子不備責童子也禮八十曰耄九十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二王後不貶黜者何尊賓客重先王也以其當公也罪惡足以絶之即絶更立其次周公誅祿甫立微子妻父母不削巳昆弟削而不黜何非以賢能得之也

至於老小但令得大夫受其罪而已諸侯喑聾跛躄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春秋曰甲戌巳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日亡巳丑之死而得有狂易之病甚亡而死由不絶也世子有惡疾廢者何以其不可承先祖也故春秋傳曰兄弟何以不立疾也何疾惡疾也

白虎通德論卷第五

白虎通德論卷第六

臣班　固　纂集

王者不臣

王者所以不臣三何也謂三王之後妻之父母夷狄也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尚書曰虞賓在位不臣丹朱也不臣妻父母何妻者與己一體恭承宗廟欲得其歡心上承先祖下繼萬世傳於無窮故不臣

也春秋曰紀季姜歸于京師父母之於子雖為王后尊不加於父母加王何王者不臣也人議宋三世內娶於國中謂無臣也夷狄者與中國絕域異俗非中和氣所生非禮義所能化故不臣也春秋傳曰夷狄相誘君子不疾尚書大傳曰正朔所不加即君子所不臣也王者有蹔不臣者五謂祭尸受授之師將師用兵三老五更不臣祭尸者方與尊者配也不臣受授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

人之意也故禮學記曰當其為師則不臣也當其為尸則不臣也不臣將師用兵者重士衆為敵國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內御欲成其威一其令春秋之義兵不稱使明不可臣也不臣三老五更者欲率天下為人子弟禮曰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土傳子孫世世稱君南面而治凡不臣異朝則迎之於著覲則待之於阼階升降自西階為庭燎設九賓享禮而後

歸是異於衆臣也始封之君不臣諸父弟何不忍以己一日之功德加於諸父兄弟也故禮服傳曰封君之子不臣諸父封君之孫盡臣之禮服傳曰子得為父臣者不遺善之義也詩云文武受命召公雖翰召公文王子也傳曰子不得為父臣者閨門尚和朝廷尚敬人不能無過失為恩傷義也王者臣不得為諸侯臣以其尊當與諸侯同春秋傳曰許公不世待以初或曰王者臣得復為諸侯臣者

爲義世主上不明賢者非其罪而去道不施行百姓不得其所復令得爲諸侯臣施行其道易曰不事王侯此據言王之致仕臣也言不事王可知復言侯者明年少復得仕於諸侯也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尚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德加于百姓者也春秋曰單父不言名傳曰大夫之命于天子者

大也盛德之士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肸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者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禮者何無長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爵祿也故韓詩内傳曰師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爵魯臣者亡不行

蓍龜

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於蓍龜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蓍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蓍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蓍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蓍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

非一獨以灼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言久也蓍之爲言耆也久長意也龜曰卜蓍曰筮何卜赴也爆見兆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尚書卜三龜禮士冠經曰筮于廟門外筮畫卦所以必於廟何託義歸智於先祖至尊故因先祖而問之也卜春秋何方以爲於西方東面蓋蓍之受也卜時西鄉已卜退東向問蓍於東方面以少問老之義皮弁素積求之於質也禮曰皮弁素積筮

子廟門之外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不見吉凶于蓍復以卜何蓍者陽道多變變乃成龜以制火灼之何禮雜記曰龜陰之老也蓍陽之老也龍非水不處龜非火不兆以陽動陰也必以荆者取其究音也禮三正記曰灼龜以荆以火動龜不以水動蓍何以爲嘔則是也蓍龜敗則埋之何重之不欲人襲尊者也周官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

後卜凡卜人君視體大夫視色士視墨凡人卜事視高揚火以作龜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冬時

聖人

聖人者何聖者通也道也聲也道無所不通明無所不照聞聲知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聖人未沒時寧知其

聖乎曰知之論語曰太宰問子貢曰夫子聖者歟孔子曰太宰知我乎聖人亦自知聖乎曰知之孔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何以知帝王聖人也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於是始作八卦又曰聖人之作易也又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沒黄帝堯舜氏作文俱言作明皆聖人也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由病諸何以言禹湯聖人論語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預焉與舜比方巍巍知禹

湯聖人春秋傳曰湯以聖德故放桀何以言文王武王周公皆聖人詩曰文王受命非聖不能受命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湯武與文王比方孝經曰則周公其人也下言夫聖人之德又何以加於孝乎何以言皐陶聖人也以自篇曰若稽古皐陶聖人而能爲舜陳道朕言惠可底行又旁施象刑維明又聖人皆有表異傳曰伏羲祿衡連珠唯大目鼻龍伏作易八卦以應樞黄帝顏得天匡陽上法中

宿取象文昌顓頊戴午是謂清明發節移度
蓋象招搖帝嚳駢齒上法月參康度成紀取
理陰陽堯眉八彩是謂通明曆象日月璇璣
王衡舜重瞳子是謂玄景上應攝提以象三
光禮曰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興利除害決河
疏江皐陶鳥喙是謂至誠決獄明白察於人
情湯臂三肘是謂柳翼攘去不義萬民蕃息
文王四乳是謂至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武
王望羊是謂攝揚盱目陳兵天下富昌周公

背僂是謂強俊成就周道輔於幼主孔子反
宇是謂尼甫立德澤所興藏元通流聖人所
以能獨見前覩與神通精者蓋皆天所生也

八風

風者何謂也風之爲言萌也養物成功所以
象八卦陽立於五極於九五九四十五日變
變以爲風陰合陽以生風距冬至四十五日
條風至條者王也四十五日明庶風至明庶
者迎衆也四十五日清明風至清明者清芒
也四十五日景風至景大風陽氣長養四十
五日凉風至凉寒也行陰氣也四十五日昌
盍風至戒收藏也四十五日不周風至不周
者不交也陰陽未合化也四十五日廣莫風
廣莫者大也同陽氣也故曰條風至地暖明
庶風至萬物產清明風至物形乾景風至棘
造實凉風至黍禾乾昌盍風至生薺麥不周
風至蟄蟲匿廣莫風至則萬物伏是以王者
承順之條風至則出輕刑解稽留明庶風至

則修封疆理田疇清明風至出幣帛使諸侯
景風至則爵有德封有功凉風至報地德化
四鄉昌盍風至則申象刑飾囹圄不周風至
則築宮室修城郭廣莫風至則斷大辟行獄
刑

商賈

商賈何謂也商之爲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亡
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賈之爲言固固有
其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

曰賈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論語曰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即如是尚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方言遠行可知也方言欽厥父母欲留供養之也

白虎通德論卷第六

白虎通德論卷第七

臣班　固　纂集

文質

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尚書輯五瑞覲四嶽謂舜始即位見四方諸侯合符信詩云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言湯王天下大小國諸侯皆來見湯能通達以禮義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方莫敢違夷狄咸率服故也何謂五瑞謂珪璧琮璜璋也禮曰天子珪尺二寸又曰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爲珪爲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身玄外曰琮禮記王度曰王者有象君之德燥不輕溼不重薄不澆廉不傷疵不掩是以人君寶之天子之純玉尺有二寸公侯九寸四玉一石也伯子男俱三玉二石也五玉者各何施蓋以爲璜以徵召

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信質琮以起土功之事也珪以爲信者何珪者兑上象物皆生見於上也信莫著于作見故以珪爲信而見萬物之始莫不自潔珪之爲言潔也上兑陽也下方陰也陽尊故其禮順備也在位東方陽見義於上也璧以聘問何璧者方中圓外象地地道安寧而出財物故以璧聘問也方中陰德方也圓外陰繫於陽也陰德盛於内故見象於内位在中央璧之爲言積也中央

故有天地之象所以據用也内方象地外圓象天也璜所以徵召何璜者半璧位在北方北陰極而陽始起故象半陰陽氣始施徵召萬物故以徵召也不象陰何陽始物微未可見璜者横也質尊之命也陽氣横于黄泉故曰璜璜之爲言光也陽光所及莫不動也象君之威命所加莫敢不從陽之所施無不節也璋以發兵何璋半珪位在南方南方陽極而陰始起兵亦陰也故以發兵也不象其陰

何陰始起物尚凝未可象也璋之爲言明也賞罰之道使臣之禮當章明也南方之時萬物莫不章故謂之璋琮以起土功發聚衆何琮之爲言聖也象萬物之宗聚聖也功之所成故以起土功發衆也位西方西方陽收功於内陰出城於外内圓象陽外直爲陰外牙而内湊象聚會也故謂之琮后夫人之財也五玉所施非一不可勝條略舉大者也合符信者謂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執圭以覲

天子瑁之爲言冒也上有所覆下有所冒故覲禮曰侯氏執圭升堂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又曰諸侯執所受圭與璧朝于天子無過者復得其珪以歸其拜有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還其珪三年珪不復少絀以爵圭所以還何以爲琮信瑞也璧所以留者以財幣盡輙更造何以言之禮曰圭造尺八寸有造圭門得造璧也公圭九寸四玉一石何以知不以玉爲四器石持爲也以尚書

合言五王也臣見君所以有贄何贄者質也
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心以
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公侯以玉爲贄
者玉取其燥不輕濕不重公之德全輕以羔
者取其群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
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列大夫職在
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
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
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守節死義不當移

轉也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爲贄庶
人之贄疋童子委贄而退野外軍中無贄以
纓拾矢可也言必有贄也疋謂鶩也卿大夫
贄古以麑鹿今以羔鴈何以爲古者質取其
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
鴈有行列也禮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
左顧右贄執麑明古以麑鹿今以羔也卿大
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
物以爲贄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

變私相見亦有贄何所以相尊敬長和睦也
朋友之際五常之道有通財之義賑窮救急
之意中心好之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
至意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鴈士
冬以雉夏以腒也婦人之制以棗栗腶脩者
婦人無專制之義御衆之任交接辭讓之禮
職在供養饋食之間其義一也故后夫人以
棗栗腶脩者凡內脩陰也又取其朝早起栗
戰慄自正也腶脩者脯也故春秋傳曰宗婦

覿用幣非禮也然則棗栗云乎腶脩云乎子
見父無贄何至親也見無時故無贄臣之事
君以義合也得親供養故質己之誠副己之
意故有贄也

三正

王者受命必改朔何明易姓示不相襲也明
受之於天不受之於人所以變易民心革其
耳目以助化也故喪服大傳曰王始起改正
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是以舜

禹雖繼太平猶宜改以應天王者改作樂必
得天應而後作何重改制也春秋瑞應傳曰
敬受瑞應而王改正朔易服色易曰湯武革
命順乎天而應乎民也文家先改正質家先
改正質家先伐何改正者文伐者質文者先
其文質者先其質論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
牡敢昭告于皇王后帝此湯伐桀告天以夏
之牲也詩云命此文王于周于京此言文王
改號爲周易邑爲京也又曰清酒既載騂牡

既備言文王之牲周騂周尚赤也正朔有三
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明王者當奉
順而成之故受命各統一正也敬始重本也
朔者蘇也革也言萬物革更於是故統焉禮
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也三微
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黄泉萬物動微而未著
也十一月之時陽氣始養根株黄泉之下萬
物皆赤赤者盛陽之氣也故周爲天正色尚
赤也十二月之時萬物始牙而白白者陰氣

故殷爲地正色尚白也十三月之時萬物始
達孚由而出皆黑人得加功故夏爲人正色
尚黑尚書大傳曰夏以孟春月爲正殷以季
冬月爲正周以仲冬月爲正夏以十三月爲
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
尚白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
以夜半爲朔不以二月後爲正者萬物不齊
莫適所統故必以三微之月也三正之相承
若順連環也孔子承周之弊行夏之時知繼

十一月正者當用十三月也天道左旋改正
者右行何也改正者非改天道也但改日月
耳日月右行故改正亦右行也日尊於月不
言正日言正月何也積日成月物隨月而變
故據物爲正也天質地文質者據質文者據
文周反統天正何也質文再而復正朔三而
改三微質文數不相配故正不隨質文也王
者受命而起或有所不改者何也王者有改
道之文無改道之質如君南面臣北面皮弁

素積聲味不可變哀戚不可改百世不易之道也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事先祖論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春秋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使服其正色行其禮樂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

馬此微子朝周也二王之後若有聖德受命而王當因其改之耶天下之所安得受命耶非其運次者王者必一質一文何以承天地順陰陽陽之道極則陰道受陰之道極則陽道受明二陰二陽不能相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也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下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有質性乃後有文章也

三教

王者設三教何承衰救弊欲民反正道也三正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指受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救野之失莫如敬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救鬼之失莫如文周人之王教以文其失薄救薄之失莫如忠繼周尚黑制與夏同三者如順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樂稽燿嘉曰顏回向三教變虞夏何如曰教

者所以追補敗政靡弊溷濁謂之治也舜之承堯無為易也或曰三教改易夏后氏始高宗亦承弊所以不改教何明子無改父之道也何言知高宗不改之以周之教承以文也三教所以先忠者行之本也三教一體而分不可單行故王者行之有先後何以言三教並施不可單行也以忠敬文無可去者也教所以三何法天地人內忠外敬文飾之故三而備也即法天地人各何施忠法人敬法地

文法天人道主忠人以至道教人忠之至也人以忠教故忠爲人教也地道謙卑天之所生地敬養之以敬爲地教也教者何謂也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民有質朴不教不成故孝經曰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論語曰不教民戰是謂弃之尚書曰以教祗德詩云爾之教矣欲民斯效忠形於悃誠故失野敬形於祭祀故失鬼文形於飾皃故失薄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祭器周人兼用之何謂曰夏

后氏教以忠故先明器以奪孝子之心也殷人教以敬故先祭器敬之至也周人教以文故兼用之周人意至文也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而不可爲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爲也故有死道焉以奪孝子之心也有生道焉使人勿倍也故竹器不成用木器不成斲瓦器不成沫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簴縣示備物而不可用也孔子曰爲明器者善爲俑者不仁塗車

芻靈自古有之言今古皆然也

三綱六紀

三綱者何謂也謂君臣父子夫婦也六紀者謂諸父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友也故君爲臣綱夫爲妻綱又曰敬諸父兄六紀道行諸舅有義族人有序昆弟有親師長有尊朋友有舊何謂綱紀綱者張也紀者理也大者爲綱小者爲紀所以強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紀綱爲化

若羅網之有紀綱而萬目張也詩云亹亹我王綱紀四方君臣父子夫婦六人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謂之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六人爲三綱三綱法天地人六紀法六合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天也父子法地取象五行轉相生也夫婦法人取象六合陰陽有施化端也六紀爲三綱之紀者也師長君臣之紀也以其皆成己也諸父兄弟父子之紀也以其有親恩連

也諸舅朋友夫婦之紀也以其皆有同志爲紀助也君臣者何謂也君群也下之所歸心臣者繵堅也屬志自堅固春秋傳曰君處此臣請歸也父子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子者孳孳無已也故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也婦者服也以禮屈服昏禮曰夫親脫婦之纓傳曰夫婦判合也朋友者何謂也朋者黨也友者有也禮記曰同門曰朋同

志曰友朋友之交近則謗其言遠則不相訕一人有善其心好之一人有惡其心痛之貨則通而不計共憂患而相救生不屬死不託故論語曰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又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死於我乎殯朋友之道親存不得行者二不得許友以其身不得專通財之恩友飢則白之於父兄父兄許之乃稱父兄與之不聽即止故曰友飢爲之減飡大寒爲之不重裘故論語曰有

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也男稱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何以言之禮親屬記曰男子先生稱兄後生稱弟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叔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曰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踈故總言之也至姊妹亦當外適人所以別諸姊妹何以爲事諸姑禮等可以外出又同故稱略也至姊妹雖欲有略之姊尊妹卑其禮異也詩

云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謂之舅姑何舅者舊也姑者故也舊故之者老人之稱也謂之姊妹何姊者恣也妹者末也謂之兄弟何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故稱夫之父母爲舅姑也

白虎通德論卷第七

白虎通德論卷第八

臣班　固　纂集

情性

情性者何謂也性者陽之施情者陰之化也人稟陰陽氣而生故内懷五性六情情者靜也性者生也此人所稟六氣以生者也故鉤命決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理也陽氣者仁陰氣者貪故情有利欲性有仁也五常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

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也智者知也獨見前聞不惑於事見微者也信者誠也專一不移也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爲常仁義禮智信是也六情者何謂也喜怒哀樂愛惡謂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性所以五情所以六者何人本含六律五行氣而生故内有五藏六府此情性之所由出入也樂動聲儀曰官有六府人有五藏五藏者何也謂肝心肺腎脾也

肝之爲言干也肺之爲言費也情動得序心之爲言任也任於恩也腎之爲言寫也以竅寫也脾之爲言辨也所以積精稟氣也五藏肝仁肺義心禮腎智脾信也肝所以仁者何肝木之精也仁者好生東方者陽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爲之候何目能出淚而不能内物木亦能出枝葉不能有所内也肺所以義者何肺者金之精義者斷決西方亦金成萬物也故肺象金色白也鼻

爲之候何鼻出入氣高而有竅山亦有金石累積亦有孔穴出雲布雨以潤天下雨則雲消鼻能出納氣也心所以爲禮何心火之精也南方尊陽在上卑陰在下禮有尊卑故心象火色赤而銳也人有道尊天本在上故心下銳也耳爲之候何耳能遍内外別音語火照有似於禮上下分明腎所以智何腎者水之精智者進而止無所疑惑水亦進而不惑北方水故腎色黑水陰故腎雙竅爲之候何

竅能瀉水亦能流濡脾所以信何脾者土之
精也土尚任養萬物爲之象生物無所私信
之至也故脾象土色黄也口爲之候何口能
啖嘗舌能知味亦能出音聲吐滋液故元命
苞曰目者肝之使肝者木之精蒼龍之位也
鼻者肺之使肺者金之精制割立斷耳者心
之候心者火之精上爲張星陰者腎之寫腎
者水之精上爲虚危口者脾之門戶脾者土
之精上爲北斗主變化者也或曰口者心之

候耳者腎之候或曰肝繫於目肺繫於鼻心
繫於口脾繫於舌腎繫於耳六府者何謂也
謂大腸小腸胃膀胱三焦膽也府者爲藏宮
府也故禮運記曰六情所以扶成五性也胃
者脾之府也脾主稟氣胃者穀之委也故脾
稟氣也膀胱者腎之府也腎者主瀉膀胱常
能有熱故先決難也三焦者包絡府也水穀
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故上焦若竅中焦若
編下焦若瀆膽者肝之府也肝者木之精也

主仁仁者不忍故以膽斷也是以肝膽二者
必有勇也肝膽異趣何以知相爲府也肝者
木之精也木之爲言牧也人怒無不色青目
脤張者是其效也小腸大腸心肺府也主禮
義禮義者有分理腸之大小相承受也腸爲
心肺主心爲皮體主故爲兩府也目爲心視
口爲心談耳爲心聽鼻爲心嗅是其支體主
也喜在西方怒在東方好在北方惡在南方
哀在下樂在上何以西方萬物之成故喜東

方萬物之生故怒北方陽氣始施故好南方
陰氣始起故惡上多樂下多哀也魂魄者何
謂魂猶伝伝也行不休於外也主於情魄者
迫然著人主於性也魂者芸也情以除穢魄
者白也性以治内精神者何謂也精者靜也
太陰施化之氣也象火之化任生也神者恍
惚太陰之氣也間揔云支體萬化之本也

壽命

命者何謂也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命

有三科以記驗有壽命以保度有遭命以遇暴有隨命以應行習壽命者上命也若言文王受命唯中身享國五十年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弃三正天用勦絶其命矣又欲使民務仁立義闕無滔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以弊之遭命者逢世殘賊若上逢亂君下必災變暴至夭絶人命沙鹿崩于受邑是也冉伯牛危言正行而遭惡疾孔子曰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夫子過鄭與弟子相

失獨立郭門外或謂子貢曰東門有一人其頭似堯其頸似皐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儽儽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孔子喟然而笑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哉乎然哉乎

宗族

宗者何謂也宗尊也爲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聖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長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

小宗能率羣弟通於有無所以紀理族人者也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高祖遷於上宗則易於下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以其轉遷別於大宗也別子者自爲其子孫爲祖繼別也各自爲宗小宗有四大宗有一凡有五宗人之親所以備矣諸侯奪宗明尊者宜之大夫

不得奪宗何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也喪服經曰大夫爲宗子不言諸侯爲宗子也族者何也族者湊也聚也謂恩愛相流湊也生相親愛死相哀痛有會聚之道故謂之族尚書曰以親九族族所以九何九之爲言究也親疎恩愛究竟也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者謂父之姓一族也父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二族也身女昆弟適人有子爲三族也身女子適人有

子爲四族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母一族也母之昆弟二族也母昆弟子三族也母昆弟者男女皆在外親故合言之妻族二者妻之父爲一族妻之母爲二族妻之親略故父母各一族禮曰惟氏三族之不虞尚書曰以親九族義同也一說合言九族者欲明堯時俱三也禮所以獨父族四何欲言周承二弊之後民人皆厚於末故與禮母族妻之黨廢禮母族父之族足以貶妻族以附父族也或言九者據有交接之恩也若刑侯之姊譚公惟私也言四者據有服耳不相害所異也

姓名

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故世別類使生相愛死相哀同姓不得相娶皆爲重人倫也姓生也人所稟天氣所以生者也詩云天生烝民尚書曰平章百姓姓所以有百何以爲古者聖人吹律定姓以記其族人含五常而生聲有五音宮

商角徵羽轉而相雜五五二十五轉生四時故百而異也氣殊音悉備故殊百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爲善也或氏王父字何所以別諸侯之後爲興滅國繼絕世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各以其王父字爲氏故魯有仲孫季楚有昭屈原齊有高國崔立氏三以知其爲子孫也王者之後二稱王子兄弟立而皆封也或曰王孫上稱王孫也堯知命表稷契賜生子姓皐陶典刑不表姓言天任德遠刑禹姓姒氏祖以億生殷姓子氏祖以玄鳥子也周姓姬氏祖以履大人跡生也人必有名何所以吐情自紀尊事人者也論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三月名之何天道一時物有變人生三月目煦亦能笑與人相更荅故因其始有知而名之故禮服傳曰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於祖廟於祖廟者謂子之親廟也明當

為宗祖主也一說名之於燕寢名者幼少卑賤之稱也寡略故於燕寢禮內則曰子生君沐浴朝服夫人亦如之立于阼階西南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士適子執其右手庶子撫其首君曰欽有帥夫人曰記有成告於四境四境者所以過絕萌牙禁備未然故曾子問曰世子生三月以名告于祖禰內則記曰以名告于山川社稷四境天子太子使士負子於南郊以桑弧蓬矢六射者何也此男

子之事也故先表其事然後食其祿必桑弧何桑者相逢接之道也保傅曰天子生舉之以禮使士負之者何齋肅端綾之郊見于天韓詩內傳曰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天地四方也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家太甲帝武丁也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巳也何以知諸侯不象王者以生日名子也以

太王名亶甫王季名歷殷之諸侯也易曰帝乙謂成湯帝乙謂六代孫也湯生於夏世何以用甲乙爲名曰湯王後乃更變名子孫法耳本名履故論語曰予小子履履湯名也不以子丑何曰甲乙者幹也子丑者枝也幹爲本本質故以甲乙爲名也名或兼或單何示非一也或聽其聲以律定其名或依事旁其形故名或兼或單也依其事者若后稷是也弃之因名之爲弃也旁其形者孔子首類魯

國尼丘山故名爲丘或旁其名爲之字者聞名即知其字聞字即知其名若名賜字子貢名鯉字伯魚春秋讖二名何所以譏者乃謂其無常者也若乍爲名祿甫元言武庚名不以日月山川爲名者少賤卑巳之稱也臣子當諱爲物示通故避之也曲禮曰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也君前不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郊廟中不諱又曰君前臣名父前子名謂大夫

名卿弟名兄也明不敢諱於尊者前也太古之時所不諱者何尚質也故臣子乎言其君父之名故禮記曰朝日上值不諱正天名也人所以十月而生者何人天子之也經天地之數五故十月而備乃成人也人生所以位何本一幹而分得氣異息故泣重離母之義也尚書曰啓呱呱泣也人拜所以自名者何所以泣號自紀禮拜自後不自名何備陰陽也人所以相拜者何所以表情見意屈節卑

體尊事之者也拜之言服也所以必再拜何法陰陽也尚書曰再拜稽首也必稽首何敬之至也頭至地何以言首謂頭也禮曰首有瘍則沐所以先拜首後稽首何名順其文質也尚書曰周公拜首稽首人所以有字何冠德明功敬成人也故禮士冠經曰賓北面字之曰伯某甫又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所以五十乃稱伯仲者五十知天命思慮定也能順四時長幼之序故以伯仲號之禮檀弓曰

幼名冠字五十乃稱伯仲論語曰五十而知天命稱號所以有四何法四時用事先後長幼兄弟之象也故以時長幼號曰伯仲叔季也伯者長也伯者子最長迫近父也仲者中也叔者少也季者幼也適長稱伯伯禽是也庶長稱孟以魯大夫孟氏男女異長各自有伯仲法陰陽各自有終始也春秋傳曰伯姬者何內女稱也婦人十五稱伯仲何婦人值少變陰陽道促蚤成十五通乎織紝之事思

慮定故許嫁笄而字故禮經曰女子十五許嫁笄禮之稱字之婦姓以配字何明不娶同姓也故春秋曰伯姬歸于宋姬者姓也值字所以於仲春何值者親故近於仲文子尊尊故於伯仲之時物尚值叔之時物失之章即如是周有八士論語曰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季明其無二也文王十子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

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載所以或
上其叔何也管蔡霍成康南皆采也故上置
叔上伯邑叔襲也以獨無采盖以為大夫者
不是采地也

天地

天者何也天之為言鎮也居高理下為人鎮
也地者易也言養萬物懷任交易變化也始
起之天始起先有太初後有太始形兆既成
名曰太素混沌相連視之不見聽之不聞然

後剖判清濁既分精出曜布度物施生精者
為三光號者為五行行生情情生汁中汁中
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故乾鑿度
曰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兆之始也太
素者質之始也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也天道
所以左旋地道右周何以為天地動而不別
行而不離所以左旋右周者猶君臣陰陽相
對之義男女揔名為人天地所以無揔名何
曰天圓地方不相類故無總名也君舒臣疾

卑者宜勞天所以反常行何以為陽不動無
以行其教陰不静無以成其化雖終日乾乾
亦不離其處也故易曰終日乾乾反覆道也

日月

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為
陰故右行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含文嘉曰計
日月右行也刑德放日月東行而日行遲月
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日

為君月為臣也日月所以懸晝夜者何助天
行化照明下地故易曰懸象著明莫大乎日
月日之為言實也常滿有節月之為言闕也
有滿有闕也所以有缺何歸功於日也八日
成光二八十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
復行故援神契曰月三日成魄也所以名之
為星何星者精也據日節言也一日一夜適
行一度一日夜為一日剩復分天為三十六
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月徑

千里也所以必有晝夜何備陰陽也日照晝月照夜日所以有長短何陰陽更相用事也故夏節晝長冬節夜長夏日宿在東井出寅入戌冬日宿在牽牛出辰入申月大小何天道左旋日月東行日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月及日爲一月至二十九日未及七度即三十日者過行七度日不可分故月乍大小明有陰陽故春秋曰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此三十日也又曰七

月甲子朔日有食之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此二十九日也月有閏餘何周天三百六十五日度四分度之一歲十二月日過十二度故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明陰不足陽有餘也故讖曰閏者陽之餘

四時

所以名爲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死故爲一歲也尚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春夏秋冬時者期也陰陽消息之期也四時天異名何天尊各據其盛者爲名也春秋物變盛冬夏氣變盛春曰蒼天夏曰昊天秋曰旻天冬爲上天爾雅曰一說春爲蒼天等是也四時不隨正朔變何以爲四時據物爲名春當生冬當終皆以正爲時也或言歲或言載或言年何言歲者以紀氣物帝王共之據曰爲歲春秋曰元年正月十有二月朔有朔有晦知據月斷爲言年載之言成也載成萬物終始

言之也二帝爲載三王言年皆謂闚闞故尚書曰三載四海遏密八音謂二帝也又曰諒陰三年謂三王也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知闕閏日言夜月言晦月言朔日言朝何朔之言蘇也明消更生故言朔日晝見夜藏有朝夕故言朝也

衣裳

聖人所以制衣服何以爲絺綌蔽形表德勸善別尊卑也所以名爲裳何衣者隱也裳者

郭也所以隱形自郭閉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何以知上爲衣下爲裳以其先言衣也詩曰褰裳涉溱所以合爲衣也弟子職言摳衣而降也名爲衣何上兼下也獨以羔裘何取輕煖因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者取跪乳遜順也故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蒼士羔裘亦因別尊卑也所以必有紳帶示謹敬自約整續繒爲結於前下垂三分身半紳居二焉必有鞶帶者示有事也

所以必有佩者論語曰去喪無所不佩天子佩白玉諸侯佩山玄玉大夫佩水蒼玉士佩瓀珉石佩即象其事若農夫佩其耒耜工匠佩其斧斤婦人佩其鍼鏤何以知婦人亦佩玉詩云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五刑

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勸也設刑罰者明有所懼也刑所以五何法五行也科條三千者應天地人情也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屬二百宮辟之屬三百腓辟之屬五百劓墨辟之屬各千張布羅衆非五刑不見劓墨何其下刑者也腓者其臏宮者女子淫執置宮中不得出也丈夫淫割去其勢也大辟者謂死也刑不上大夫何尊大夫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於士故禮爲有知制刑爲無知設也庶人雖有千金衣弊不得服刑不上大夫

者據禮無大夫刑或曰撻笞之刑也禮不及庶人者謂酬酢之禮也

五經

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爲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凌遲禮義廢壞強陵弱衆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與行其聖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故孔子曰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以爲政也孔子未定

五經如何周衰道失綱散紀亂五教廢壞故五常之經咸失其所象易失理則陰陽萬物失其性而乖設法謗之言並作書三千篇作詩三百篇而歌謠怨誹也已作春秋後作孝經何欲專制正於孝經何夫孝者自天子下至庶人上下通孝經者夫制作禮樂仁之本聖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論語何見夫子遭事異變出之號令失法文王所以演易何文王受王不率仁義之道失爲人法矣已

之調和陰陽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則如易矣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聖法度故仰則觀象於天俯則察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萬物之情也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聖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經

何謂謂易尚書詩禮春秋也禮解曰溫柔寬厚詩教也踈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淨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辞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何常也則黄帝已來何以言之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理萬民以察後世聖人者謂五常也傳曰三王百世計神元書五帝之受錄圖世史記從政錄帝魁已來除禮樂之書三千二百四十篇也

白虎通德論卷第八

白虎通德論卷第九

臣班　固　纂集

嫁娶

人道所以有嫁娶何以爲情性之大莫若男女男女之交人情之始莫若夫婦易曰天地氤氳萬物化淳男女構精萬物化生人承天地施陰陽故設嫁娶之禮者重人倫廣繼嗣也禮保傅記曰謹爲子嫁娶必擇世有仁義者禮男娶女嫁何陰卑不得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倡陰和男行女隨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泆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陽數奇陰數偶男長女幼者陽舒陰促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故禮内則曰男五十壯有室女二十壯而嫁七歲之陽也八歲陰也七八十五陰陽之數備

有相偶之志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禮之稱字陰繫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陽尊無所繫二十五繫者就陰節也陽舒而陰促三十數三終奇陽節也二十數再終偶陰節也陽小成於陰大成於陽故二十而冠三十而娶陰小成於陽大成於陰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也一說春秋穀梁傳曰男二十五繫女十五許嫁感陰陽也陽數七陰數八男八歲毀齒女七歲毀齒陽數奇三三八二十四加一爲五而繫心也陰數偶再成十四四加一爲五故十五許嫁也各加一者明專一繫心所以繫心者何防其淫泆也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以鴈贄納徵曰玄纁故不用鴈贄用鴈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也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又婚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鴈也納徵玄纁束帛離皮玄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

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兩皮也以爲庭
實庭實偶也禮昏經曰納采問名納吉請期
親迎皆用鴈納徵束帛離皮納徵辭曰吾子
有加命貺室某也有先人之禮離皮束帛使
某請納徵上某者聲名也下次某者使人名
也女之父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
辭敢不承命納采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
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
惷愚又不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天子下

至士必親迎授綏者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
歡心示親之心也夫親迎輪三周下車曲顧
者防淫泆也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
爲梁不顯其光禮昏經曰賓升北面奠鴈再
拜拜手稽首降出婦從房中也從降自西階
揖御婦車授綏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
支體也不敢自專故告禰也父母親男女何
親親之至也父曰誡之敬之夙夜無違命女
必有端繡衣若笄之毋施襟結帨曰勉之敬

之夙夜無違宮事父誡於阼階母誡於西階
庶母及門内施鞶祭紬以毋之命命曰敬恭
聽爾父母言夙夜無愆視衿鞶祭去不辭誡
不諾者蓋恥之重去也禮曰嫁女之家不絕
火三日相思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
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禮曰婚禮不賀
人之序也授綏姆辭曰未教未乞與爲禮也
始親迎於辭曰吾子命某以玆初昏使某將
請承命主人曰某故敬具以酒父命醮子遣

之迎命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率以敬先妣
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不堪不敢忘命
娶妻不先告廟到者示不必安也婚禮請期
不敢必也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舅姑既沒亦
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
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曾
子曰女未廟見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
成婦也嫁娶必以春者春天地交通萬物始
生陰陽交接之時也詩云士如歸妻迨冰未

泮周官曰仲春之月合會男女令男三十娶女二十嫁夏小正曰二月冠子娶婦之時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夫雖有惡不得去也故禮郊特牲曰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悖逆人倫殺妻父母廢絕綱亂之大者義絕乃得去也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廣繼嗣也適也者何法地有九州承天之施無所不生也娶九女亦足以成君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子一娶九

女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之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女弟也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為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為其必不相嫉妬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已生之不娶兩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雖少猶從適人者明人者明人君無

再娶之義也還待年於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詩云姪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公羊傳曰叔姬歸于紀明待年也二國來媵誰為尊者大國為尊國等以德德同以色質家法天尊左文家法地尊右所以不聘妾何人有子孫欲尊之義義不可求人以為賤也春秋傳曰二國來媵可求人為士不可求人為妾何士即尊之漸賢不止於士妾雖賢不得為適娶妻卜之何卜女之德知相

宜否昏禮經曰將加諸卜敢問女為誰氏也人君及宗子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昏禮經曰親皆沒已聘命之詩云文定厥祥親迎于渭大夫功成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廣繼嗣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適也故禮曰納女於諸侯曰備掃灑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王者之娶必先選于大國之女禮儀備所見多詩云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

定厥祥親迎于渭明王者必娶大國也春秋曰紀侯來朝紀子以嫁女於天子故增爵稱侯至數十年之間紀侯無他功但以子爲天王后故爵稱侯知雖小國者必封以大國明其尊所不臣也王者娶及庶人者何開天下之賢示不遺善也故春秋曰紀侯來朝交加爲侯明封之也先封之明不與聖人交禮也女行虧缺而去其國如之何以封爲諸侯比例矣諸侯所以不得自娶國中何諸侯不得專封義不可臣其父母春秋傳曰宋三代無大夫惡其內娶也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曲禮曰買妾不知姓則卜之外屬小功已上亦不得娶也以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婚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春秋傳曰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

大夫使大夫同姓者主之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也故使攝父事不使同姓卿主之何尊加諸侯爲威厭不得舒也不使同姓諸侯就京師主之何諸侯親迎入京師當朝天子爲禮不兼春秋傳曰筑王姬觀于外明不往京師也所以必更築觀者何尊之也不於路寢路寢本所以行政處非婦人之居也小寢則嫌群公之舍則已卑矣故必改築於城郭之內傳曰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卿大夫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臣賤不足盡執人骨肉之親禮服經曰貴臣貴妾明有卑賤妾也士一妻何下卿大夫禮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則爲之緦娉嫡夫往而死媵當往否乎人君不再娶之義也天命不可保故一娶九女以春秋伯姬卒時娣季姬更嫁鄫春秋譏之適夫人死後更立夫人者不敢以卑賤承宗廟自立其娣者尊大國也春秋傳曰叔姬歸于紀叔姬者伯姬之

娣也伯姬卒叔姬升于嫡經不譏也或曰嫡死不復更立明嫡無二防篡煞也祭宗廟攝而已以禮不聘爲妾明不升曾子問曰昏禮旣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何如孔子曰壻使人吊之如壻之父母死女亦使人吊之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尊壻已葬壻之伯父叔父使人致命女氏曰某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父使人請壻

不娶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詩云言告師氏言告言歸禮昏經曰告于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無親者各教於宗廟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者而明於婦道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春秋傳曰傅至矣姆未至婦人學事舅姑不學事必父母者示婦

與夫一體也禮內則曰妾事夫人如事舅姑尊嫡絕妬嫉之原禮服傳曰妾事女君與事舅姑同也婦事夫有四禮焉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而朝君臣之道也惻隱之恩父子之道也會計有無兄弟之道也閨閫之內衽席之上朋友之道也聞見異辭故設此也有五不娶亂家之子不娶逆家之子世有刑人惡疾喪婦長子此不娶也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于小人之交詩云

薄送我畿天子妃謂之后何后君也天下尊之故謂之后明海內小人之君子也天下尊之故繫王言之春秋傳曰迎王后于紀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入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已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他國稱之謙之辭也妻者何謂妻

者齊也與夫齊體自天子下至庶人其義一也妾者接也以時接見也嫁娶者何謂也嫁者家也婦人外成以出適人爲嫁娶者取也男女謂男者任也任功業也女者如也從如人也在家從父母既嫁從夫夫没從子也傳曰婦人有三從之義也夫婦者何謂也夫者扶也扶以人道者也婦者服也服於家事事人者也配疋者何謂相與偶也婚姻者何謂也昏時行禮故謂之婚也婦人因夫而成故

曰姻詩云不惟舊因謂夫也又曰燕爾新婚謂婦也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婚亦陰陽交時也男子六十閉房何所以輔衰也故重性命也又曰父子不同椸爲亂長幼之序也禮内則曰妾雖老未滿五十必預五日之御滿五十不御俱爲助衰也至七十大衰食非肉不飽寢非人不暖故七十復開房也

白虎通德論卷第九

白虎通德論卷第十

臣班　固　纂集

紼冕

紼者何謂也紼者蔽也行以蔽前紼蔽者小有事因以別尊卑彰有德也天子朱紼諸侯赤紼詩云朱紼斯皇室家君王又赤紼金舄會同有繹又云赤紼在股皆謂諸侯也書曰黼黻衣黄朱紼亦謂諸侯也並見衣服之制故遠別之謂黄朱亦赤矣大夫怱衡別於君

矣天子大夫赤紱怱衡士韎韐朱赤者或盛色也是以聖人塗法之用爲紼服爲百王不易也紼以韋爲之者反古不忘本也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天一地二也長三尺法天地人也所以有冠者惓也所以惓持其髮也人懷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修飾首別成人也士冠經曰冠而字之敬其名也論語曰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禮所以十九見正者而冠何漸三十之人耳男子陽也成於陰故二

十而冠曲禮曰二十弱冠言見正何以知不謂正月也以禮士冠經曰夏葛屨冬皮屨明非歲之正月也皮弁者何謂也所以法古至質冠名也弁之言樊也所以樊持其髮也上古之時質先加服皮以鹿皮者取其文章也禮曰三王共皮弁素積裳也腰中辟積至質不易之服反古不忘本也戰伐田獵此皆服之麻冕者何周宗廟之冠也禮曰周冕而祭又曰殷冔夏收而祭此三代宗廟之冠也十

一月之時陽氣冕仰黃泉之下萬物被施前冕而後仰故謂之冕謂之詡者十二月之時施氣受化詡張而後得牙故謂之詡謂之收者十三月之時氣收本舉生萬物而達出之故謂之收冕仰不同故前後乖也詡張故萌大時物亦牙萌大也收而達故前俗大者在後時物亦前俗也紱所以用麻為之者女功之始亦不忘本也即不忘本不用皮皮乃太古未有禮文之服故論語曰麻冕禮也尚書

王麻冕冕所以前後邃延者何示進賢退不能也垂旒者示不現邪纊塞耳示不聽讒也故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尚極知下故禮王藻曰十有二旒前後邃延禮器曰天子麻冕朱綠藻垂十有二旒者法四時十二月也諸侯九旒大夫七旒士爵弁無旒委皃者何謂也周朝廷理政事行道德之冠名士冠經曰委皃周道章甫殷道毋追夏后氏之道所以謂之委皃何周統十一月為正萬物萌小

故為冠飾最小故曰委貌委貌者委曲有貌也殷統十二月為正其飾微大故曰章甫章甫者尚未與極其本相當也夏者統十三月為正其飾最大故曰毋追毋追者言其追大也爵弁者周人宗廟之冠也禮郊特牲曰周弁士冠經曰周弁殷冔夏收爵何以知指謂其色又乍言爵弁乍但言弁周之冠色所以爵何為周尚赤所以不純赤但如爵頭何以本制冠者法天天色玄者不失其質故周加

赤殷加白夏之冠色純玄何以知殷加白也周加赤知殷加白也夏殷士冠不異何古質也以士冠禮知之

喪服

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非王臣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明至尊臣子之義也喪服經曰諸侯為天子斬衰三年天子為諸侯絕其何示同愛百姓明不獨親也故禮中庸曰朞之喪達乎諸

侯三年之喪達乎天子卿大夫降緦重公正也禮庶人國君服齊衰三月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故恩淺故三月而已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者則民始哭素服先葬三月成齊衰朞月以成禮葬君也禮不下庶人所以為民制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為之制也王者崩臣下服之有先後何恩有深淺遠近故制有日月檀弓記曰天子崩三日祝先服五日官長服七日國中男女服三月天下服三年之喪何二十五月以為古民質痛於死者不封不樹喪期無數亡之則除後代聖人因天地萬物有終始而為之制以朞斷之父至尊母至親故為於隆以盡孝子恩恩愛至深加之則倍故再朞二十五月也禮有取於三故謂之三年緣其漸三年之氣也故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也三年之喪不以閏月數何以其言朞也朞者復其時也大功已

下月數故以閏月除禮士虞經曰言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故吉凶不同服歌哭不同聲所以表中誠也布衰裳麻絰蕭笄繩纓苴杖為略反本經者亦示也故總而載之示有喪也腰絰者以代紳帶也所以結之何思慕腸若結也必再結之何明思慕無已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

也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禮曰斬衰三日不食齊衰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緦麻一日不食再不食可也以竹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爲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削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爲陰也故禮曰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不在

門外何戒不虞故也故禮大傳曰父母之葬居倚廬於中門外東墻下戶北面練而居堊室無餘之室又曰婦人不居倚廬又曰天子七日又曰公諸侯五日卿大夫三日而服成居外門內赤壁下爲廬寢苫塊哭晝無夜時不脫絰帶既虞寢有席疏食飲水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居堊室始食菜果及素食哭無時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喪

禮不言者何思慕盡情也言不文者指謂士民不言而事成者國君卿大夫杖而諭賓財少恃力面垢作身不言而事具者故號哭盡情喪有病得飲酒食肉何所以輔人生已重先祖遺支體也故曲禮曰居喪之禮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毀七十唯衰麻在身飲酒食肉又曰父母有疾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琴瑟不御曾子問曰三年之喪練不群立不旅行禮以飾

情三年之喪而吊哭不亦虛乎禮檀弓曰曾子有母之喪吊子張子張者朋友有服雖重服吊之可也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祭乎孔子曰斬衰已下與祭禮也此謂君喪然也子夏問三年之喪既卒哭金革之事無避者禮與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曰魯公伯禽則有爲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不知也婦人不出境吊者婦人無外事防淫佚也禮雜記曰婦人越疆而吊非禮也而有三年喪君與夫人俱往禮妻爲父母服

夫亦當服有不吊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今乃畏厭溺死用爲不義故不吊也檀弓曰不吊三畏厭溺也畏者兵死也禮曾子記曰大辱加於身皮體毀傷即君不臣士不交祭不得爲昭穆之尸食不得昭穆之牲死不得葬昭穆之域也弟子爲師服者弟子有臣君父子朋友之道也故生則尊敬而親之死則哀痛之恩深義重故爲之隆服入則絰出則否檀弓曰昔夫子之喪顏

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天子若喪父而無服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于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曰君既歛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哭而反于君殷事則歸朝夕否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夫内子有殷事則亦如之君所朝夕否諸侯有親喪聞天子崩奔喪者何屈已親親猶尊尊之義也春秋傳曰天子記崩不記葬者

必其時葬也諸侯記葬不必有時諸侯爲有天子喪奔不得必以其時葬也大夫使受命而出聞父母之喪非君命不反者盖重君也故春秋傳曰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不反諸侯朝而有私喪得還何凶服不入公門君不呼之義也凶服不敢入公門者明尊朝廷吉凶不相干故周官曰凶服不入公門曲禮曰居喪不言樂祭事不言凶公庭不言婦女論語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臣下有大喪不

呼其門者使得終其孝道成其大禮春秋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聞哀哭而後行何盡哀餙纉然後行望國境則哭過市朝則否君子自抑小人勉以及禮見星則止日行百里惻怛之心但欲見尸柩汲汲故禮奔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遂行曾子曰師三十里者行五十里奔喪百里既除喪乃歸哭於墓何明死者不可見痛傷之至也謂喪不得追服者也哭於墓而已故禮奔喪記

曰之墓西向哭止此謂遠出歸後葬喪服以禮除曾子與客立於門其徒趨而出曾子曰爾將何之曰吾父死將出哭於巷曾子曰反哭於爾次曾子北面而弔焉檀弓記曰孔子曰吾惡乎哭諸兄弟吾哭諸廟門之外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外所知吾哭諸野養從生葬從死周公以王禮葬何以爲周公踐祚理政與天同志展與周道顯天度數萬物咸得休氣允寒原天之意子愛周公與文

武無異故以王禮葬使得郊祭尚書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下言禮亦宜之

崩薨

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爲言崩伏強天下撫擊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凉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言奄也奄然亡也大夫曰卒精耀終卒卒之爲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失其忠節不忠煞君之綠綠之言消也身消名彰庶

人曰死魂去亡死之爲言澌精氣窮也崩薨紀於國何以爲有尊卑之禮謚號之制即有矣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復者據遂也書殂落死者矣各自見義堯皆憯痛之舜見終各一也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見也不直言喪何爲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喪喪終曰死爲適室知據死者稱喪也生者喪痛之亦稱喪禮曰喪服斬衰易曰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孝

經曰孝子之喪親也是施生者也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天子崩訃告諸侯何緣臣子喪君哀痛憤懣無能不告語人者也諸侯欲聞之又當持土地所出以供喪事故禮曰天子崩遣使者訃諸侯王者崩諸侯悉奔喪何臣子悲哀慟怛莫不欲觀君父之棺柩盡悲哀者也又爲天子守蕃不可頓空也故分爲三部有始死先奔者有得中來盡其哀者有得會

喪奉送君者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也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哭痛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是四海之內咸悲臣下若喪考妣之義也葬有會者親疏遠近盡至親親之義也童諸侯不朝而來奔喪者何明臣子於其君父非有老少也亦因喪質無般旋之禮但盡悲哀而已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加賻賵之禮故春秋曰蔡侯考父卒傳曰卒赴而葬禮也諸侯薨赴告隣國何緣隣國欲有禮也春秋傳曰桓母喪告於諸侯桓母賤尚告於諸侯諸侯薨告隣國明矣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子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貴妾也何況於夫人乎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何諸侯以瑞珪爲信今死矣嗣子諒闇三年之後當乃更爵命故歸之推讓之義也禮曰

諸侯薨使臣歸瑞珪於天子天子聞諸侯薨哭之何慘怛發中哀痛之至也使大夫弔之追遠重終之義也故禮檀弓曰天子哭諸侯爵弁純衣又曰遣大夫弔詞曰皇天降災子遭離之難嗚呼哀哉大王使臣某弔臣子死君往弔之何親與之共治民恩深義重厚欲躬見之故禮雜記曰君弔臣主人待于門外見馬首不哭君至主人先入君升自阼階西向哭主人居中庭從哭或曰大夫疾君問之無數士疾一問之而大夫卒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士比殯不舉樂玄冠不以弔者不以吉服臨人凶示助哀也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崩薨三日乃小斂何尊孝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於口上以候絕氣二日之時尚冀其生三日之時魂氣不還終不可奈何故禮士喪經曰御者四人皆坐持禮屬纊以候絕氣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屬纊於口者孝子欲生其親

也人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禮檀弓曰死於牖下沐浴於中霤飯唅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奪孝子之恩以漸也所以有飯唅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唅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也贈襚何謂也贈之爲言稱也玩好曰贈襚之爲言遺也衣被曰襚知死者則贈襚所以助生送死追

恩重終副至意也賻賵者何謂也賻者助也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吊辭曰知生則賻貨財曰賻車馬曰賵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事有小大所供者不等故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而殯卿大夫三日而殯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何夏后氏教以忠忠者厚也曰生吾親也死亦吾親也主人宜在阼殷人教以敬曰死者將去又不敢容也故置之兩

楹之間周人共夾而敬之周人教以文曰死者將去不可又得故賓客之也檀弓記曰夏后氏殯於阼階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稽命徵曰天子舟車殯何爲避水火災也故棺在車上車在舟中臣子更執紼晝夜常百二十二人紼者所以掌持棺也故禮曰天子舟車殯諸侯車殯大夫倚塗士壍尊卑之差也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於庭也乘軸車辭祖禰故名爲祖載

也禮曰祖於庭葬於墓又曰適祖昪自西階所以有棺槨何所以掩藏形惡也不欲令孝子見其毀壞也棺之爲言之皃所以藏尸令皃全也槨之爲言廓所以開廓辟土無令迫棺也禮王制曰天子棺槨九重衣衾百二十稱于領大度曰公侯五重衣衾九十稱士再重禮曰大夫有大棺三重衣衾五十稱士無大棺二重衣衾三十稱單袷備爲一稱禮檀弓曰天子棺四重水光草棺被之其厚三寸

地棺一梓棺二柏椁以端長六尺有虞氏瓦棺今以木何虞尚質故用瓦夏后氏益文故易之以堲周謂堲木相周無膠漆之周也殷人棺椁有膠漆之用周人浸文墻置翣加巧飾喪葬之禮緣生以事死生時無死亦不敢造太古之時穴居野處衣皮帶革故死衣之以薪内藏不飾中古之時有宮室衣服故衣之幣帛藏以棺椁封樹識表體以象生夏殷彌文齊之以器械至周大文緣夫婦生時同

室死同葬之尸柩者何謂也尸之爲言失也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柩之爲言究也久也不復章也曲禮曰在床曰尸在棺曰柩崩薨別號至墓同何也時臣子藏其君父安厝之義貴賤同葬之爲言下藏之也所以入地何人時於陰含陽光死始入地歸所與也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何尊卑有差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必至諸侯五月而葬同會必至所以慎終重喪也禮曰家人奉圖先

君之葬君居以中昭穆爲左右群臣從葬以貴賤序合葬者所以固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又禮檀弓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已來未之有改也葬於城郭外何死生別處終始異居易曰葬之中野所以絶孝子之思慕也傳曰作樂於廟不聞於墓哭泣於墓不聞於廟所以於北方何就陰也檀弓曰孔子卒所以受魯君之璜玉葬魯城北又曰於邑北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封樹者所

以爲識故檀弓曰古也墓而不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春秋含文嘉曰天子墳高三仞樹以松諸侯半之樹以柏大夫八尺樹以欒士四尺樹以槐庶人無墳樹以楊柳

白虎通德論卷第十

獨斷二卷

（漢）蔡邕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獨斷二卷（通行本）

漢蔡邕撰。王應麟玉海謂是書間有顛錯，嘉祐中余擇中更爲次序，釋以己說，故別本題新定獨斷。擇中之本今不傳。然今書中序歷代帝系，末云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三百一十年。壬子爲靈帝建寧五年。而靈帝世系末行小註乃有二十三年之事，又有獻帝之諡，則決非邕之本文，蓋後人亦有所竄亂也。是書於禮制多信禮記，不從周官。若五等封爵全與大司徒異，而各條解義與鄭元禮註合者甚多。其釋大祝一條與康成大祝註字句全符。則其所根據當同出一書。又續漢書輿服志樊噲冠廣九寸，高七寸，前後出各四寸。是書則謂廣七寸，前出四寸。其詞小異。劉昭輿服志註引獨斷曰，三公諸侯九旒，卿七旒。今本則作三公九，諸侯卿七。建華冠註引獨斷曰，其狀若婦人縷鹿。今本並無此文。又初學記引獨斷曰，乘輿之車皆副轄者，施轄於外，乃復設轄者也。與今本亦全異。此或諸家援引偶譌，或今本傳寫脫誤，均未可知。然全書條理統貫，雖小有參錯，固不害其宏旨，究考證家之淵藪也。

獨斷卷上

漢左中郎將陳留蔡　邕撰

漢天子正號曰皇帝自稱曰朕臣民稱之曰陛下其言曰制詔史官記事曰上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所在曰行在所所居曰禁中後曰省中印曰璽所至曰幸所進曰御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

皇帝皇王后帝皆君也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皇堯舜稱帝夏殷周稱王秦承周末爲漢驅除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并以爲號漢高祖受命功德宜之因而不改也

王者至尊四號之別名

王畿内之所稱王有天下故稱王

天王諸夏之所稱天下之所歸往故稱天王

天子夷狄之所稱父天母地故稱天子

天家百官小吏之所稱天子無外以天下爲家故稱天家

天子正號之別名

皇帝至尊之稱皇者煌也盛德煌煌無所不照帝者諦也能行天道事天審諦故稱皇帝

朕我也古者尊卑共之貴賤不嫌則可同號之義也堯曰朕在位七十載臯陶與帝舜言曰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此其義也至秦天子獨以爲稱漢因而不改也

陛下者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執兵陳於陛側以戒不虞謂之陛下者羣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上書亦如之及羣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閤下執事之屬皆此類也

上者尊位所在也太史令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但言上不敢渫瀆言尊號尊王之義也

乘輿出於律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或謂之車駕

天子自謂曰行在所猶言今雖在京師行所至耳巡狩天下所奏事處皆爲宮在京師曰奏長安宮在泰山則曰奏奉高宮唯當時所在或曰朝廷亦依違尊者所都連舉朝廷以言之也親近侍從官稱曰大家百官小吏稱曰天家

禁中者門户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孝元皇后父大司馬陽平侯名禁當時避之故曰省中今宜改後遂無言之者

璽者印也印者信也天子璽以玉螭虎紐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者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龍虎紐唯其

所好然則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羣臣莫敢用也

幸者宜幸也世俗謂幸爲僥倖車駕所至民臣被其德澤以僥倖故曰幸也先帝故事所至見長吏三老官屬親臨軒作樂賜食皁帛越巾刀珮帶民爵有級數或賜田租之半是故謂之幸皆非其所當必而得之王仲任曰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春秋傳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言民之得所不當得故謂之幸然則人主必慎所幸也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親愛者皆曰幸幸說從上章

策書策者簡也禮曰不滿百文不書於策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曰以命諸侯王三公其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書誄謚其行而賜之如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賜策文體如上策而隸書以尺一木兩行唯此爲異者也

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赦令贖令之屬是也刺史太守相劾奏申下土遷書文亦如之其徵爲九卿若遷京師近官則言官具言姓名其免若得罪無姓凡制書有印使符下遠近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唯赦令贖令召三公詣朝堂受制書司徒印封露布下州郡

詔書者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羣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制曰天子荅之曰可若下某官云云亦曰詔書羣臣有所奏請無尚書令奏制之字則荅曰已奏如書本官下所當至亦曰詔

戒書戒勑刺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勑文曰有詔勑某官是爲戒勑也世皆名此爲策書失之遠矣

凡羣臣上書於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

章者需頭稱稽首上書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

奏者亦需頭其京師官但言稽首下言稽首以聞其中者所請若罪法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公卿校尉送謁者臺也

表者不需頭上言臣某言下言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附曰某官臣某甲上文多用編兩行文少以五行詣尚書通者也公卿校尉諸將不言姓大夫以下有同姓官別者言姓章口報聞公卿使謁者將大夫以下至吏民尚書左丞奏聞報可表文報已奏如書凡章表皆啓封其言密事得帛囊盛

其有疑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所正處而獨執異意者曰駁議駁議曰某官某甲議以爲如是下言臣愚戇議異其非駁議不言議異其合於上意者文報曰某官某甲議可

漢承秦法羣臣上書皆言昧死言王莽盜位慕古法

去昧死曰稽首光武因而不改朝臣曰稽首頓首非
朝臣曰稽首再拜公卿侍中尚書衣帛而朝曰朝臣
諸營校尉將大夫以下亦為朝臣

王者臨撫之別名

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之令長古之諸侯百乘之家曰百
姓百乘之家子男之國也

天子所都曰京師京水也地下之衆者莫過於水地
上之衆者莫過於人京大師衆也故曰京師也
京師天子之畿內千里象日月日月躔次千里

天子命令之別名

命出君下臣名曰命
令奉而行之名曰令
政著之竹帛名曰政

天子父事天母事地兄事日姊事月常以春分朝日
於東門之外示有所尊訓人民事君之道也秋夕夕
月於西門之外別陰陽之義也

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
於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
己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
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九卿
正履使者安車輭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于屏
其明旦三老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為
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

三代建正之別名

夏以十三月為正十寸為尺律中大蔟言萬物始蔟
而生故以為正也
殷以十二月為正九寸為尺律中大呂言陰氣大勝
助黃鍾宣氣而萬物生故以為正也
周以十一月為正八寸為尺律中黃鍾言陽氣踵黃
泉而出故以為正也

三代年歲之別名

唐虞曰載載歲也言一歲莫不覆載故曰載也夏曰
歲一曰稔也商曰祀周曰年
閏月者所以補小月之減日以正歲數故三年一閏
五年再閏

天子諸侯后妃夫人之別名

天子之妃曰后后之言後也諸侯之妃曰夫人夫人
之言扶也大夫曰孺人孺之言屬也士曰婦人婦之
言服也庶人曰妻妻之言齊也公侯有夫人有世婦
有妻有妾皇后赤綬玉璽貴人緺綟金印緺綟色似
綠

天子后立六宮之別名

三夫人帝嚳有四妃以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
妃三者為次妃也九嬪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
二人春秋天子取十二夏制也二十七世婦殷人又
增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八十一御女周人上法
帝嚳正妃又九九為八十一增之合百二十人也天
子一取十二女象十二月三夫人九嬪諸侯一取九

女象九州一妻八妾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

王者子女封邑之差

帝之女曰公主儀比諸侯帝之姊妹曰長公主儀比諸侯王異姓婦女以恩澤封者曰君比長公主

天子諸侯宗廟之別名

左宗廟東曰左帝牲牢三月在外牢一月在中牢一月在明牢一月謂近明堂也三月一時已足肥矣徙之三月示其潔也

右社稷西曰右宗廟社稷皆有庫門之內雉門之外

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皆月祭之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

大夫以下廟之別名

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三三廟一壇考廟王廟四時祭之也士一廟降大夫二也上士二廟一壇考廟王考廟亦四時祭之而已自立二祀曰門曰行下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所謂祖稱曰廟者也亦立二祀與上士同府史以下未有爵命號為庶人及庶人皆無廟四時祭於寢也

周祧文武為祧四時祭之而已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壇謂築土起堂墠謂築土而無屋者也

薦考妣於適寢之所祭

春薦韭卵夏薦麥魚秋薦黍豚冬薦稻鴈制無常牲取與新物相宜而已

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所為群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以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諸侯之社曰侯社　亡國之社古者天子亦取亡國之社以分諸侯使為社以自儆戒屋之奄其上使不通天柴其下使不通地自與天地絕也面北向陰示滅亡也

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大夫不得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姓已上則共一社今之里社是也

天子社稷土壇方廣五丈諸侯半之

天子社稷皆太牢諸侯社稷皆少牢

天子為群姓立七祀之別名

曰司命曰中霤曰國行曰國門曰泰厲曰戶曰竈

諸侯為國立五祀之別名

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

大夫以下自立三祀之別名

曰族厲曰門曰行

五祀之別名

門秋為少陰其氣收成祀之於門祀門之禮北面設主于門左樞戶春為少陽其氣始出生養祀之於戶祀戶之禮南面設主於門內之西行冬為太陰盛寒為水祀之於行在廟門外之西拔壤厚二尺廣五尺

輪四尺北面設主於拔上一作軷壤竈亨竈太陽其
氣長養祀之於竈祀竈之禮在廟門外之東先席于
門奥西東設主于竈陘也中霤季夏之月土氣始盛
其祀中霤霤神在室祀中霤設主于牖下也

五方正神之别名

東方之神其帝太昊其神句芒南方之神其帝神農
其神祝融西方之神其帝少昊其神蓐收北方之神
其帝顓頊其神玄冥中央之神其帝黄帝其神后土

六神之别名

風伯神箕星也其象在天能興風雨師神畢星也其
象在天能興雨明星神一曰靈星其象在天舊説曰
靈星火星也一曰龍星火為天田厲山氏之子柱及
后稷能殖百穀以利天下故祠此三神以報其功也
漢書稱高帝五年初置靈星祠后土祠位在壬地社
神蓋共工氏之子句龍也能平水土帝顓頊之世舉
以為土正天下賴其功堯祠以為社凡樹社者欲令
萬民加肅敬也各以其野所宜之木以名其社及其
野位在未地稷神蓋厲山氏之子柱也柱能殖百穀
帝顓頊之世舉以為田正天下賴其功周棄亦播殖
百穀以稷五穀之長也因以稷名其神也社稷二神
功同故同堂别壇俱在未位土地廣博不可徧覆故
封社稷露之者必受霜露以達天地之氣樹之者尊
而表之使人望見則加畏敬也先農神先農者蓋神
農之神神農作耒耜教民耕農至少昊之世置九農
之官如左

春扈氏(鳻鶞)農正趣民耕種(鴳鴳)夏扈氏農正趣民芸
除(兹切)秋扈氏農正趣民收斂(藍切)冬扈氏農正趣民蓋
茂(黄切)棘扈氏農正常謂茅氏一曰掌人百果(丹切)行扈
氏農正晝為民驅鳥(晉昔)宵扈氏農正夜為民驅獸(嘖嘖)
桑扈氏農正趣民養蠶(脂切)老扈氏農正趣民收麥(鷃鷃)

疫神帝顓頊有三子生而亡去為鬼其一者居江水
是為瘟鬼其一者居若水是為魍魎其一者居人宫
室樞隅處善驚小兒於是命方相氏黄金四目蒙以
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楯常以歲竟十二月從百隸
及童兒而時儺以索宫中敺疫鬼也桃弧棘矢土鼓
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灑之以除疾殃已而立桃
人葦索儋牙虎神荼鬱壘以執之儋牙虎神荼鬱壘
二神海中有度朔之山上有桃木蟠屈三千里卑枝
東北有鬼門萬鬼所出入也神荼與鬱壘二神居其
門主閱領諸鬼其惡害之鬼執以葦索食虎故十二
月歲竟常以先臘之夜逐除之也乃畫荼壘并懸葦
索於門戶以禦凶也

四代臘之别名

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

五帝臘祖之别名

青帝以未臘卯祖(青帝大昊木行)赤帝以戌臘午祖(赤帝炎帝火行)
白帝以丑臘酉祖(白帝少昊金行)黑帝以辰臘子祖(黑帝顓頊水行)
黄帝以辰臘未祖(黄帝軒轅后土土行)

天子大蜡八神之別名
蜡之言索也祭曰索此八神而祭之也大同小異為
位相對向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豐年
若土歲取千百
先嗇　司嗇　農
郵表畷　貓虎（貓食田鼠虎食田豕迎其神而祭之）坊
水庸　昆蟲
五祀之別名（祀臣五義）
法施於民則祀以死勤事則祀以勞定國則祀能禦
大災則祀能扞大患則祀
六號之別名
神號尊其名更為美稱若曰皇天上帝也鬼號若曰
皇祖伯某祇號若曰后土地祇也牲號牛曰一元大
武羊曰柔毛之屬也齋號黍曰薌合粱曰香萁之屬
也幣號玉曰嘉玉幣曰量幣之屬也
凡祭宗廟禮牲之別名
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羊曰柔毛雞曰
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兎曰明視
凡祭號牲物異於人者所以尊鬼神也脯曰尹祭槀
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
合粱曰香萁稻曰嘉蔬鹽曰鹹鹺玉曰嘉玉幣曰量
幣
太祝掌六祝之辭
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告祝祈福祥也化祝

弭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病也
宗廟所歌詩之別名
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
歌也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於文王之所歌
也　維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歌也　烈文一章十
三句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所歌也　天作一章七
句祀先王公之所歌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郊
祀天地之所歌也　我將一章十句祀文王於明堂
之所歌也　時邁一章十五句巡守告祭柴望之所
歌也　執競一章十四句祀武王之所歌也　思文
一章八句祀后稷配天之所歌也　臣工一章十句
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所歌也　噫嘻一章八句春
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　振鷺一章八句二王之
後來助祭之所歌也　豐年一章七句烝嘗秋冬之
所歌也　有瞽一章十三句始作樂合諸樂而奏之
所歌也　潛一章六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所歌也
雍一章十六句禘大祖之所歌也　載見一章十四
句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之所歌也　有客一章十三
句微子來見祖廟之所歌也　武一章七句奏大武
周武所定一代之樂所歌也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
句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之所歌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成王謀政於廟之所歌也　敬之
一章十二句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　小毖一章
八句嗣王求忠臣助己之所歌也　載芟一章三十

一句春耤田祈社稷之所歌也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秋報社稷之所歌也　絲衣一章九句繹賓尸之所歌也　酌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所歌也　桓一章九句師祭講武類禡之所歌也　賚一章六句大封於廟賜有德之所歌也　般一章七句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

右詩三十一章皆天子之禮樂也

五等爵之别名　周制也

三公者天子之相相助也助理天下其地封百里侯者候也候逆順也其地方百里伯者白也明白於德其地方七十里子者滋也奉天王之恩德其地方五十里男者任也立功業以化民其地方五十里

守者秦置也秦兼天下置三川守伊河洛也漢改曰河南守武帝更曰太守世祖都洛陽改曰正

諸侯大小之差

諸侯王皇子封爲王者稱曰諸侯王徹侯羣臣異姓有功封者稱曰徹侯武帝諱改曰通侯或曰列侯也

朝侯諸侯有功德者天子特命爲朝侯位次諸卿

王者耕耤田之别名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三代學校之别名

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天子曰辟雍謂流水四面如璧以節觀者諸侯曰頖宮頖言半也義亦如上

五帝三代樂之别名

黄帝曰雲門顓頊曰六莖帝嚳曰五英堯曰咸池舜曰大韶一曰大招夏曰大夏殷曰大濩周曰大武天子八佾八八六十四人八者象八風所以風化天下也公之樂六佾象六律也侯之樂四佾象四時也

朝士卿朝之法

左九棘孤卿大夫位也羣臣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也羣吏在其後三槐三公之位也州長衆庶在其後

四代獄之别名

唐虞曰士官史記曰皋陶爲理尚書曰皋陶作士夏曰均臺周曰囹圄漢曰獄

四夷樂之别名

王者必作四夷之樂以定天下之歡心祭神明和而歌之以管樂爲之聲

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株離（一作禁）北方曰禁（一作昧）

獨斷卷上

獨斷卷下

漢左中郎將陳留蔡　邕撰

易曰帝出乎震震者木也言宓犧氏始以木德王天下也木生火故宓犧氏沒神農氏以火德繼之火生土故神農氏沒黃帝以土德繼之土生金故黃帝沒少昊氏以金德繼之金生水故少昊氏沒顓頊氏以水德繼之水生木故顓頊氏沒帝嚳氏以木德繼之木生火故帝嚳氏沒帝堯氏以火德繼之火生土故帝舜氏以土德繼之土生金故夏禹氏以金德繼之金生水故殷湯氏以水德繼之水生木故周武以木德繼之木生火故高祖以火德繼之

伏犧為太昊氏炎帝為神農氏黃帝為軒轅氏少昊為金天氏顓頊為高陽氏帝嚳為高辛氏帝堯為陶唐氏帝舜為有虞氏夏禹為夏后氏湯為殷商氏

武王為周

高祖為漢

高帝 在位十二年生惠帝

惠帝 七年無後

呂后攝政 八年立惠帝弟代王為文帝

文帝 二十三年生景帝

景帝 十六年生武帝

武帝 五十四年生昭帝

昭帝 十三年無後立兄衛太子孫為宣帝

宣帝 二十五年生元帝

元帝 十六年生成帝

成帝 二十六年無後立弟定陶王子為哀帝

哀帝 五年無後立弟中山王子為平帝

平帝 五年王莽簒

王莽 十八年劉聖公殺之

聖公 二年光武殺之

光武 三十三年生明帝

明帝 十八年生章帝

章帝 十三年生和帝

和帝 十七年生殤帝

殤帝 一年無後取清河王子為安

安帝 十九年生順帝

順帝 十九年生沖帝

沖帝 一年無後取和帝孫樂安王子鴻為質帝

質帝 一年無後取河閒孝王孫蠡吾侯子為桓帝

桓帝 二十一年無後取解瀆侯子立為靈帝

靈帝 二十二年生史侯董卓殺之立史侯弟陳留王為帝

從高帝至桓帝三百八十六年除王莽劉聖公三百六十六年從高祖乙未至今壬子歲四百一十年呂后王莽不入數高帝以甲午歲即位以乙未為元

帝嫡妃曰皇后帝母曰皇太后帝祖母曰太皇太后其衆號皆如帝之稱秦漢已來少帝即位后代而攝政稱皇太后詔不言制漢興惠帝崩少帝弘立太后攝政哀帝崩平帝幼孝元王皇后以太皇太后攝政

和帝崩殤帝崩安帝幼和熹鄧皇后攝政孝順崩沖帝質帝桓帝皆幼順烈梁后攝政桓帝崩今上即位桓思竇后攝政后攝政則后臨前殿朝羣臣后東面少帝西面羣臣奏事上書皆為兩通一詣太后一詣少帝

世							
一世	高帝						
二世	文帝						
三世	景帝						
四世	武帝		長沙定王				
五世	昭帝	戾太子	舂陵節侯				
六世		史皇孫	鬱林太守				
七世		宣帝	鉅鹿都尉				
八世		元帝	南頓令				
九世	成帝	定陶共王 中山孝王	光武				
十世		哀帝 平帝	明帝				
十一世			章帝				
十二世			和帝	清河孝王	千乘貞王	河間孝王	
十三世			殤帝	安帝	樂安夷王	蠡吾侯	解瀆亭侯
十四世				順帝	渤海孝王	桓帝	
十五世				沖帝	質帝		靈帝
十六世							帝

文帝弟雖在三禮兄弟不相為後文帝即高祖子於惠帝兄弟也故不為惠帝後而為第二宣帝弟次昭帝史皇孫之子於昭帝為兄孫以孫祖不得上與父齊故為七世光武雖在十二於父子之次於成帝為兄弟於哀帝為諸父於平帝為父祖皆不可為之後上至元帝於光武為父故上繼元帝而為九世故河圖曰赤九世會昌謂光武也十世以光謂孝明也十一以興謂孝章也成雖在九哀雖在十平雖在十一不稱次

宗廟之制古學以為人君之居前有朝後有寢終則前制廟以象朝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藏主列昭穆寢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揔謂之宫月令曰先薦寢廟詩云公侯之宫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是皆其文也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寢起之於墓側漢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稱寢殿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備皆古寢之意也居西都時高帝以下每帝各別立廟月備法駕遊衣冠又未定迭毀之禮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乃以經義處正罷遊衣冠毀先帝親盡之廟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祖宗廟皆世世奉祠其餘惠景以下皆毀五年而稱殷祭猶古之禘祫也殷祭則及諸毀廟非殷祭則祖宗而已光武中興都洛陽乃合高祖已下至平帝為一廟藏十一帝主於其中元帝於光武為禰故雖非宗而不毀也後嗣遵承遂常奉祀光武舉天下以再受命復漢祚更起廟稱世祖孝明臨崩遺詔遵儉毋起寢廟藏主於世祖廟孝章不敢違是後遵承藏主於世祖廟皆如孝明之禮而園陵皆自起寢廟孝明曰顯宗孝章曰肅宗是後踵前孝和曰穆宗孝安曰恭宗孝順曰敬宗孝桓曰威宗唯殤沖質三少帝皆以未踰年而崩不列於宗廟四時就陵上祭寢而已今洛陽諸陵皆以晦望二十四氣伏社臘及四時上飯太官送用園令食監典省其親陵所宫人隨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陳嚴具天子以正月五日畢供

後上原陵以次周徧公卿百官皆從四姓小侯諸侯家婦凡與先帝先后有瓜葛者及諸侯王大夫郡國計吏匈奴朝者西國侍子皆會尚書官屬陛西除下先帝神座後大夫計吏皆當軒下占其郡穀價四方災異欲皆使先帝魂神具聞之遂於親陵各賜計吏而遣之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祖廟世祖廟謂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也四時宗廟用牲十八太牢皆有副倅西廟五主高帝文帝武帝宣帝元帝也高帝為高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宣帝為中宗其廟皆不毀孝元功薄當毀光武復天下屬弟於元帝為子以元帝為禰廟故列於祖宗後嗣因承遂不毀也

東廟七主光武明帝章帝和帝安帝順帝桓帝也光武為世祖明帝為顯宗章帝為肅宗和帝為穆宗安帝為恭宗順帝為敬宗桓帝為威宗廟皆不毀少帝未踰年而崩皆不入廟以陵寢為廟者三殤帝康陵沖帝懷陵質帝靜陵是也追號為后者三章帝宋貴人曰敬隱后葬敬北陵安帝祖母也清河孝德皇后安帝母也章帝梁貴人曰恭懷后葬西陵和帝母也安帝張貴人曰恭敏后葬北陵順帝母也

西廟十二主三少帝三后故用十八太牢也

漢家不言禘祫五年而再殷祭則西廟惠帝景昭皆別祠成哀平三帝以非光武所後藏主長安故高廟四時祠於東廟京兆尹侍祠衣冠車服如太常祠行陵廟之禮順帝母故云姓李或姓張高祖得天下而父在上尊號曰太上皇不言帝非天子也孝宣繼孝昭帝其父曰史皇孫祖父曰衛太子太子以罪廢及皇孫皆死宣帝但起園陵長承奉守不敢加尊號於祖父也光武繼孝元亦不敢加尊號於父祖也世祖父南頓君曰皇考祖鉅鹿都尉曰皇祖曾祖鬱林太守曰皇曾祖高祖舂陵節侯曰皇高祖起陵廟置章陵以奉祠之而已至殤帝崩無子弟安帝以和帝兄子從清河王子即尊號依高帝尊父為太上皇之義追號父清河王曰孝德皇順帝崩沖帝無子弟立樂安王子是為質帝帝偪於順烈梁后父大將軍梁冀未得尊其父而崩桓帝以蠡吾侯子即尊位追尊父蠡吾先侯曰孝崇皇母匽太夫人曰孝崇后祖父河間孝王曰孝穆皇祖母妃曰孝穆后桓帝崩無子今上即位追尊父解犢侯曰孝仁皇母董夫人曰孝仁后祖父河間敬王曰孝元皇祖母夏妃曰孝元后

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皇子封為王者受天子之社土以所封之方色東方受青南方受赤他如其方色苴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之色歸國以立社故謂之受茅土漢興以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功臣及鄉亭他姓公侯各以其戶數租入為限不受茅土亦不立社也

漢制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末諸侯或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諸

侯王子弟封爲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有功封者
謂之徹侯後避武帝諱改曰通侯法律家皆曰列侯
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下其次
朝侯位次九卿下皆平冕文衣侍祠郊廟稱侍祠侯
其次下士但侍祠無朝位次小國侯以肺腑宿衞親
公主子孫奉墳墓在京者亦隨時見會謂之猥朝侯
也
巡狩校獵還公卿以下陳洛陽都亭前街上乘輿到
公卿下拜天子下車公卿親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
曰在車則下惟此時施行
正月朝賀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座北面太常贊曰皇
帝爲君興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古語曰御坐則起
此之謂也舊儀三公以下月朝後省常以六月朔十
月朔旦朝後又以盛暑省六月朝故今獨以爲正月
十月朔朝也冬至陽氣始起麋鹿解角故寢兵鼓身
欲寧志欲靜不聽事送迎五日臘者歲終大祭縱吏
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
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
鼓以動衆鍾以止衆夜漏盡鼓鳴則起晝漏盡鍾鳴
則息也
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有大駕有小駕有法駕
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參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
乘備千乘萬騎在長安時出祠天於甘泉備之百官
有其儀注名曰甘泉鹵簿中興以來希用之先帝時

時備大駕上原陵他不常用唯遭大喪乃施之法駕
公卿不在鹵簿中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
中參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北郊明堂則省諸
副車小駕祠宗廟用之每出太僕奉駕上鹵簿於尚
書中中常侍侍御史主者郎令史皆執注以督整諸
軍車騎春秋上陵令又省於小駕直事尚書一人從
令以下皆先行
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有五色安車五色立
車各一皆駕四馬是爲五時副車俗人名之曰五帝
車非也又有戎立車以征伐三蓋車名耕根車一名
芝車親耕耤田乘之又有蹋猪車慢輪有畫田獵乘
之緑車名曰皇孫車天子孫乘之以從
凡乘輿車皆羽蓋金華爪黃屋左纛金鍐方釳繁纓
重轂副牽
黃屋者蓋以黃爲裏也
左纛者以氂牛尾爲之大如斗在最後左騑馬騣上
金鍐者馬冠也高廣各四寸如玉華形在馬騣前方
釳者鐵廣數寸在騣後有三孔插翟尾其中繁纓在
馬膺前如索帬者是也
重轂者轂外復有一轂施牽其外乃復設牽施銅金
鑮形如緹亞飛軨以緹油廣八寸長注地左畫蒼龍
右白虎繫軸頭今二千石亦然但無畫耳
前驅有九斿雲罕闟戟皮軒鑾旗車皆大夫載鑾旗
者編羽毛引繫橦旁俗人名之曰雞翹車非也後有

金鉦黃越黃門鼓車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也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車懸豹尾以前皆皮軒虎皮為之也

永安七年建金根耕根諸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根箱輪皆以金鎛正黃兩臂前後刻金以作龍虎鳥龜形上但以青縑為蓋羽毛無後戶

冕冠周曰爵弁殷曰冔夏曰收皆以三十升漆布為殼廣八寸長尺二寸加爵冕其上周黑而赤如爵頭之色前小後大殷黑而微白前大後小夏純黑而赤前小後大皆有收以持笄詩曰常服黼冔禮朱干玉戚冔而舞大武周書曰王與大夫盡弁古皆以布中古以絲孔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漢興顯冠祭祠天地五郊舞者服之冕冠垂旒周禮天子冕前後垂延朱綠藻有十二旒公侯大夫各有差別漢興至孝明帝永平二年詔有司採尚書皋陶篇及周官禮記定而制焉皆廣七寸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而玄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于其端是為十二旒組纓如其綬之色三公及諸侯之祠者朱綠九旒青玉珠卿大夫七旒黑玉珠皆有前無後組纓各視其綬之色旁垂黈纊當耳郊天地祠宗廟祀明堂則冠之衣黼衣佩玉珮履絇履孔子曰服周之冕鄙人不識謂之平天冠

天子冠通天冠諸侯王冠遠遊冠公侯冠進賢冠公王三梁卿大夫尚書二千石博士冠兩梁千石六百石以下至小吏冠一梁天子公卿特進朝侯祀天地明堂皆冠平冕

天子十二旒三公九諸侯卿七其纓與組各如其綬之色衣玄上纁下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相宗廟則長冠裼玄其武官太尉以下及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冠侍中常侍加貂蟬御史冠法冠謁者冠高山冠其鄉射行禮公卿冠委貌衣玄端執事者皮弁服宮門僕射冠却非大樂郊社祝舞者冠建華其狀如婦人縷鹿迎氣五郊舞者所冠亦為冕車加出後有巧士冠其冠似高山冠而小

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孝武帝幸館陶公主家召見董偃偃傅青褠綠幘主贊曰主家庖人臣偃昧死再拜謁上為之起乃賜衣冠引上殿董仲舒武帝時人其上西書曰執事者皆赤幘知皆不冠者之所服也元帝額有壯髮不欲使人見始進幘服之群臣皆隨焉然尚無巾如今半幘而已王莽無髮乃施巾故語曰王莽禿幘施屋冠進賢者宜長耳冠惠文者宜短耳各隨所宜

通天冠天子常服漢服受之秦禮無文遠遊冠諸侯王所服展筩無山禮無文高山冠齊冠也一曰側注高九寸鐵為卷梁不展筩無山秦制行人使官所冠今謁者服之禮無文太傅胡公說曰高山冠蓋齊王冠也秦滅齊以其君冠賜謁者

進賢冠文官服之前高七寸後三寸長八寸公侯三

梁卿大夫尚書博士兩梁千石六百石以下一梁漢制禮無文

法冠楚冠也一曰柱後惠文冠高五寸以纚裏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之今御史廷尉監平服之謂之獬豸獬豸獸名蓋一角今冠兩角以獬豸為名非也太傅胡公說曰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國語曰南冠以如夏姬是知南冠蓋楚之冠秦滅楚以其君冠賜御史

武冠或曰繁冠今謂之大冠武官服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附貂蟬鼠尾飾之太傅胡公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始施貂蟬之飾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中

齋冠或曰長冠竹裏以纚高七寸廣三寸形制如板高祖冠以竹皮為之謂之劉氏冠楚制禮無文鄙人不識謂之鵲尾冠

建華冠以鐵為柱卷貫大珠九枚今以銅為珠形制似縷鹿記曰知天文者服之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前圜（一作特）以為此則是也天地五郊明堂月令舞者服之

方山冠以五采縠為之漢祀宗廟大享八佾樂五行舞人服之衣冠各從其行之色如其方色而舞焉

術士冠前圓吳制邐迤四重趙武靈王好服之今者不用其說未聞

巧士冠高五寸要後相通埽除從官服之禮無文

却非冠宮門僕射者服之禮無文

樊噲冠漢將軍樊噲造次所冠以入項籍營廣七寸前出四寸司馬殿門大護衛士服之

却敵冠前高四寸通長四寸後高三寸監門衛士服之禮無文

珠冕爵冔收通天冠進賢冠長冠緇布冠委貌冠皮弁惠文冠古者天子冠所加者其次在漢禮

帝謚

違拂不成曰隱　靖民則法曰黃
翼善傳聖曰堯　仁聖盛明曰舜
殘人多壘曰桀　殘義損善曰紂
慈惠愛親曰孝　愛民好與曰惠
聖善同文曰宣　聲聞宣遠曰昭
克定禍亂曰武　聰明睿智曰獻
溫柔聖善曰懿　布德執義曰穆
仁義說民曰元　安仁立政曰神
布綱治紀曰平　亂而不損曰靈
保民耆艾曰明　辟土有德曰襄
貞心大度曰匡　大慮慈民曰定
知過能改曰恭　不生其國曰聲
一德不懈曰簡　夙興夜寐曰敬
清白自守曰貞　柔德好衆曰靖
安樂治民曰康　小心畏忌曰僖
中身早折曰悼　慈仁和民曰順（一曰頃）
好勇致力曰莊　恭人短折曰哀
在國逢難曰愍　名實過爽曰繆（繆並）

雍遏不通曰幽　暴虐無親曰厲
致志大圖曰景　辟土兼國曰桓
經緯天地曰文　執義揚善曰懷
短折不成曰殤　去禮遠衆曰煬
息政外交曰攜　治典不敷曰祈一曰震

獨斷卷下

右蔡氏獨斷一編古之制度文爲類於此乎考録本多舛今稍是正而刻之觕類淳熙庚子六月初吉江都呂宗孟書

古今註三卷

題（晉）崔豹撰

宋刻本

古今注三卷附中華古今注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古今注三卷，舊本題晉崔豹撰。中華古今注三卷，舊本題後唐太學博士馬縞撰。豹書無序。縞書前有自序，稱晉崔豹古今注博識雖廣，殆有闕文。洎乎漢初，莫之聞見。今添其注，以釋其義。然今互勘二書，自宋齊以後事二十九條外，其魏晉以前之事，豹書惟草木一類及鳥獸類吐綬鳥一名功曹七字為縞書所無，縞書惟服飾一類及開卷宮室一條，封部兵隊二條，馬騎犬二條為豹書所闕。其餘所載並皆相同，不過次序稍有後先，字句偶有加減。縞所謂增注釋義，絕無其事。又縞書中卷云，棒揠正熊注車輻也。使全襲豹語，不應此條獨著豹名。考太平御覽所引書名，有豹書而無縞書。文獻通考雜家類又祗有縞書而無豹書。知豹書久亡，縞書晚出，後人摭其中魏以前事，贗為豹作。又檢校永樂大典所載蘇鶚演義與二書相同者十之五六，則不特豹書出於依託，即縞書亦不免於勦襲。特以相傳既久，姑存以備一家耳。考劉孝標世說注，載豹字正能，晉惠帝時官至太傅。馬縞稱為正熊，二字相近，蓋有一誤。新舊五代史均有縞傳，載其明經及第，登拔萃科，仕梁為太常修撰，累歷尚書郎、參知理院事，遷太常少卿。唐莊宗時為中書舍人、刑部侍郎，權判太常卿。明宗時貶綏州司馬，復為太子賓客，遷戶部兵部侍郎，終於國子祭酒。今本題唐太學博士，蓋據書錄解題。然稱為太學博士，實振孫之誤。至其時代，則振孫亦稱後唐，不專稱唐，實明人刊本以意改之也。

古今註卷目

卷上

輿服第一

都邑第二

卷中

音樂第三

鳥獸第四

魚蟲第五

卷下

草木第六

雜註第七

問答釋義第八

古今註上

晋大傅丞崔 豹 字正熊

輿服第一

大駕指南車起於黃帝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士皆迷四方於是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帝位故後常建焉

大駕指南車舊說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裳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雉一象牙一使者迷其歸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爲司南之制越裳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使大夫[redacted]將送至國而旋亦乘司南而背其所指亦朞年而還至始製車轄轊皆以鐵及還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收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遠人而正四方也車轝具在尚方故事漢末喪亂其轝中絕馬先生紹而作焉今指南車是其遺轝也（馬鈞曹魏時人）

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

記里車車上為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鐲尚方故事有作車灋

辟惡車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祓除不祥

豹尾車周制也所以象君子豹變尾言謙也古軍正建之今唯乘輿得建之

金斧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相用之斷斬黃鉞乘輿建之以純金為飾玄鉞諸侯王公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故王者以為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為戒漢制諸公亦建玄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斷斬故為公之飾焉大將軍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為之以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則斬持節諸侯王公建之

鍠秦改鐵鉞作鍠秦制也今乘輿諸侯王公妃主通建焉

麾所以指麾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

五輅衡上金爵者朱雀也口銜鈴鈴謂鑾所謂和鑾也禮記云行前朱鳥鸞也前有鸞鳥故謂之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鑾鈴或為鑾或為鸞事一而義異也

車輻棒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為之黃金塗兩末謂為金吾御史大夫司隸校尉亦得執焉御史校尉郡守都尉縣長之類皆以木為吾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曰形似輻故謂之車輻也

棨戟殳之遺象也詩所謂伯也執殳為王前驅殳前驅之器也以木為之後世滋偽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

信幡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為符信故謂信幡乘輿則畫為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鳥幡玄武幡白虎幡黃龍幡五以詔四方東方郡國以青龍幡南方郡國以朱

爲幡西方郡國以白虎幡北方郡國以玄武幡朝廷畿內以黃龍幡亦以騏驎幡高貴鄉公討晉文王自秉黃龍幡以麾是也今晉朝唯用白虎幡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曰以鴻雁燕鳦者去來之信也

重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重較在軍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云重較耳

唱上所以促行徒也上鼓而行節也

伺風鳥夏禹所作也

帢魏武帝所制初以章身服之輕便又作五色帢以表方面也

白筆古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兩漢京兆河南尹及執金吾司隸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皆持角弓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闕者亦射之魏晉設角弩而不用

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而制曲蓋焉戰國嘗以賜將帥自漢乘輿用四謂爲䡓軏蓋有軍號者賜一焉

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爲王后夫人之車服輿輦有翣卽緝雉羽爲扇翣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用爲常准諸王皆得用之

障扇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而製長扇也

金根車秦制也秦幷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曰金根故因作爲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漢因不改焉

漢舊制乘輿黃赤綬四采黃赤紺縹淳黃圭長二丈九尺九寸五百首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皆與乘輿同諸侯王赤綬四采赤黃縹紺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綬者特加也諸國貴人相國皆綠綬三采綠紫紺淳綠圭長二丈一尺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

長丈七尺百八十首公主封君服紫綬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綬三采青白紅淳青圭長丈七尺百二十首自青綬以上縌皆長三尺二寸與綬同采而首半之千石六百石黑綬三采青赤紺淳青圭長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長同）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綬一采淳黃圭長丈五尺六十首自黑綬以下縌綬皆長三尺與綬同采而首半之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圭長丈二尺

凡先合單紡為一絲四絲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為一圭皆廣一尺六寸也（首多者絲細首少者絲麤）

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紫綬以上縌綬之間得施玉環鐍云

玉佩之瓔漢末喪亂絕而不傳魏侍中王粲識古佩瓔更而製焉

攘衣廝徒之服也取其便於取用乘輿進食者服攘衣前漢董偃綠幘青鞲加攘衣以見武帝廚人之服也

五伯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五長為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戶竈置一伯故戶伯亦曰火伯以為一竈之主也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戶伯服赤幘纁衣素韎弁之遺法也

警蹕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至漢朝梁孝王王出稱警入稱蹕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

華蓋黃帝所作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也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取其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青囊所以盛印也奏劾者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奏劾日

則以青緗爲囊盛印於後也謂劾尚質
直故用布非奏劾者尚文明故用緗自
晉朝以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劾
奏之官專以印居後
文官冠進賢冠古委貌冠之遺象也武
官冠惠文冠古緇布冠之遺象也緇布
冠上古之法武人質木故取法焉
舄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
赤舄凡舄色皆象於裳
屐屧之不帶者不借草屐也以其輕賤

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漢文履不
借以視朝是也
五明扇舜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
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也漢公卿士
大夫皆得用之晉非乘輿不得用也
孫文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衢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高祖自
稱提三尺劒而取天下有客問於予予
告之曰高祖爲泗水亭長送徒驪山所
提劒理當三尺耳後富貴當别得七尺

寶劒捨舊而佩之後世唯聞高祖以佩
劒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劒便謂此劒
即斬蛇之劒也
吳大帝有寶刀三寶劒六寶劒六一曰
白蛇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流星五
曰青冥六曰百里寶刀三一曰百錬二
曰青犢三曰漏影

都邑第二

封疆畫界者封土爲臺以表識疆境畫
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爲壝埒以畫分界

域也
闤者市之垣也
闠者市之門也
肆所以陳貨鬻之物也肆陳也
店所以置貨鬻之物也店置也
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謂植高楊於其上
也又曰羊溝謂羊喜能觸牆垣故爲溝
以隔之故曰羊溝
枸欄漢成帝顧成廟有三玉鼎二眞金
鑪槐樹悉爲扶老枸欄畫飛雲龍角虛

於其上
廟者貌也所以髣髴先人之靈貌也
罘罳屏之遺象也塾門外之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衣熟詳所應對之事塾之言熟也行至門內屏外復應思惟罘罳言復思也漢西京罘罳合版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前皆有焉于今郡國廳前亦樹之
城門皆築土爲之累土曰臺亦謂之臺門也

闕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標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多少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四方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上有朱雀二枚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
隍城池之無水者也
秦所築長城土色皆紫漢亦然故云紫塞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夷狄也
南方徼色赤故謂之丹徼徼繞也所以繞逆蠻夷使不得侵入中國也

古今註上

晉太傅丞崔　豹　字正熊

音樂第三

雉朝飛者犢木子所作也齊處士泯宣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而飛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之操以自傷焉其聲中絕魏武帝時有盧女者故將軍陰升（一本云冉）之子年七歲入漢宮學琴琴特鳴異於餘伎善爲新聲能傳此曲盧女至明帝崩後出嫁爲尹更生妻

別鶴操高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爲之改娶妻聞之中夜起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衾不寐食忘餐後人因以爲樂章焉

走馬引樗里牧恭所作也爲父報怨殺人而亡匿於山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聲以爲吏追乃奔而亡去明旦視之乃天馬跡也因惕然而悟曰吾所處之地將危乎遂荷糧而去入于沂澤中援琴而鼓之而爲天馬聲曰走馬引也

武溪深馬援爲南征之所作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度獸不能臨嗟哉武溪兮多毒淫

淮南王淮南小山之作也王服食求仙徧禮方士遂與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往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小山之曲焉

箜篌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高晨起刺船而濯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河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而鼓之作公無渡河之曲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語其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之曰箜篌引

吳趨曲吳人歌其地也

平陵東翟義門人所作也王莽殺義義
門人作歌以怨之
薤露蒿里並哀歌也出田横門人横自
殺門人傷之為作悲歌言人命薤上露
易晞滅也亦謂人死䰟魄歸于蒿里故
有二章其一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
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
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魄無賢愚鬼伯一
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至孝武時
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薤露送王公

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
之世亦呼為挽歌亦謂之長短歌言人
壽命長短定分不可妄求也
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
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人妻王人後為
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
臺見而悦之因飲酒欲奪之羅敷乃彈
箏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焉
杞梁妻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植戰
死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

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
之而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其姊之貞
操乃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
釣竿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
濱為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側作釣竿
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之詩今傳為
古曲
董逃歌後漢游童所作也後漢有董卓
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以為歌章樂
府奏之以為儆戒焉

短簫鐃歌軍樂也黃帝使岐伯所以建
武揚盛德風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
捷則令凱樂軍大捷則令凱歌者也漢
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也
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亦以賜有功諸
侯
上畱田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不自
白其孤弟者鄰人為其弟作悲歌以風
其兄故曰上畱田曲
日重光月重輪羣臣為漢明帝作也明

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一曰日重光二曰月重輪三曰星重暉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暉如星霑潤如海太子皆比德故云重也

橫吹胡樂也博望侯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進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軍和帝時萬人將

軍得用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俱存見世用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覃子赤之陽望行人十曲

後漢蔡邕益琴爲九絃

鳥獸第四

楊白鷂也似鷹而尾上白

扶老禿鶖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頭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啗蛇

鴈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嘗銜長蘆可數寸以防繒繳

鳧鴈在江邊沙上食沙石悉皆消化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糞出用以爲藥倍勝常者

鶴千歲化爲蒼又千歲變爲黑所謂玄鶴是也

猿五百歲爲玃

馬自識其駒非其駒則齧殺之

驢爲牡馬爲牝則生騾馬爲牡驢爲牝

則生駏

南山有鳥名鷓鴣自呼其名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飛則以樹葉覆背吳都賦曰鶱翥而翔言飛向南也

吐綬鳥一名功曹

秦始皇有名馬七一曰追風二曰白兎三曰躡景四曰犇電五曰飛翮六曰銅爵七曰晨鳧

鴛鴦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

其一一思而死故謂之乏鳥也

麞有牙而不能噬鹿有角而不能觸麞
一名麕青州人謂麕爲麞

兎口有闕尾有九孔

雀一名嘉賓言常棲集人家如賓客也

鷰一名天女又名曰鷙鳥

鵲一名神女

雞一名燭夜

鳲鳩一名尸鳩

烏一名孝烏一名玄鳥

豬一名長喙參軍

羊一名髯鬚主簿

狗一名黃耳

魚蟲第五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
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燐一名丹良鳥
腐草化之食蚊蚋

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乃鳴一云
濟南謂之懶婦

蠅虎蠅狐也形若蜘蛛而色灰白善捕
蠅一名蠅蝗一名豹子

莎雞一名絡緯一名蟋蟀謂其鳴如紡
緯也

促織一名投機謂其聲如急織也

蚯蚓一名蜿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
中江東謂之歌女或曰吟砌

蜻蛉一曰蜻蜓一名蝴蝶色青而大者
是也小而黃者曰胡黎一曰胡離小而
赤者曰赤卒一名絳騶一名赤衣使者
好集水上亦名赤弁丈人

蛺蝶一名野蛾一名風蝶江東人謂爲
撻末色白背青者是其有大於蝙蝠者
或黑色或青斑大者曰鳳子一名鳳車
亦曰鬼車生江南柑橘園中

紺蝶一名蜻蛉似蜻蛉而色玄紺遼東
人謂之紺幡亦曰童幡亦曰天雞好以
七月連飛闇天海邊蠻夷食之謂海中
青鰕化爲之也

魚子一曰鯤亦曰鮞亦曰鮇言如散稻
米也

蜣蜋一名轉丸一名弄丸能以土包屎轉而成丸圓正無斜角莊周所謂蛣蜣之智於轉丸者也故一名蛣蜣

蝸牛尉螺也形如蝓蝓

𩷕子一名魚子好羣浮水上曰白萍

蝦蟇子一名玄針一名科斗一曰玄魚形圓而尾大尾脫而脚生

烏賊一名河伯度事小吏

鼉一名玄衣督郵

鼈一名河伯從事

兗州謂赤鯉爲赤𩼻謂青鯉爲青馬謂黑鯉爲玄駒謂白鯉爲白騏謂黃鯉爲黃雉江東謂青衣魚爲婢𡡉謂童子魚爲土父謂𪚥鼉爲河伯使者

結草蟲一名結葦好於草上折屈草葉爲窠窟處處有之

螻蛄一名天螻一名𣪠一名鼫鼠有五能而不能成其伎一飛不能過屋二緣不能窮木三泅不能渡谷四穴不能覆身五走不能絕人

蝙蝠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歲則色白而腦重集物則頭垂故謂倒挂蝙蝠食之成仙

蟚蜞小蟹也生海邊食土一名長卿其有一螯偏大謂之擁劒亦名執火以其螯赤故謂執火也

蟏蛸蟰蛸也身小而足長故謂長蚑

飛蛾善拂燈燭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蝘於㬎切蜓大典反又音廷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五色長大者名爲蜥蜴其短而大者名爲蠑螈一曰蛇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一曰綠螈在壁曰蝘蜓在草曰蜥蜴

鯉之大者曰鱣

鱣之大者曰鮪

鯨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一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千里眼爲明月珠

水君狀如人乘馬衆魚導從一名魚伯大水有之漢末有人於河際見之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目鼻與人不異視人良久乃入水

古今註中

古今註下

晉太傅丞崔 豹 字正熊

草木第六

甘實形如石榴者謂之壺甘

山中有木葉似豫章皮多瘤皴名爲六駮

白楊葉圓 青楊葉長 柳葉細長

移楊圓葉弱蔕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

蒲柳水邊生葉似青楊亦曰蒲楊

移蒲一曰移柳亦曰移楊

水楊蒲楊也枝勁細紉任矢用

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

合歡樹似梧桐枝弱葉繁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自相解了不相絆綴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嵇康種之舍前

杜仲皮中有絲折之則見

木蜜生南方合體皆甜軟皮及葉皆可生啗味如蜜解煩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叉可食細碎煑之以爲蜜味倍甘美

穤棗葉如柿實似柿而小味亦甘美
蘇方木出扶南林邑外國取細碎煑之
以染
豎木出交州林邑色黑而有文亦謂之
文木
紫栴木出扶南而色紫亦曰紫檀
䔲豆葉似葛實長尺餘可蒸食一名䔲
斗
貍豆一名貍沙一名獵涉葉似葛而藤
大實大如李核可煬食

虎豆一名虎沙似貍豆而大實如小兒
拳亦可食
馬豆一名馬沙似虎豆而枯亦可食
荊葵一名茙葵一名芘芣似木槿而光
色奪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黃莖葉
不殊但花色有異耳一曰蜀葵
芙蓉一名荷花生池澤中實曰蓮花之
最秀異者一名水目一名水芝一名水
華色有紅白青黃紅白二色差多花大
者至百葉

芡雞頭也一名雁頭一名芡葉似荷而
大葉上蹙皺如沸實有芒刺其中如米
可以度饑
萬連葉如鳥翅一名鳥羽一名鳳翼花
大者其色多紅綠紅者紫點綠者紺點
俗呼為仙人花一名連纈花
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
如梧桐實花堅皆可以酌酒自有文章
暎徹可愛實大如指味如荳蔲香美消
酒土人提酒至藤下摘花酌酒仍以實
消醒國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至大宛

得之
漆樹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汁
滴管中即成漆也
烏孫國有青田核莫測其樹實之形至
中國者但得其核耳核大如六升瓠空
之以盛水俄而成酒味甚醇美劉章得
兩核集賓客設之常供二十人之飲一
核盡一核所盛復飲飲盡隨更注水隨
盡隨盛不可久置久置則苦不可飲名

曰青田酒
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餳實形卷曲
核在實外味甘美如餳蜜一名白石一
名木實一名枳椇
棘實曰棗　梓實曰豫樟
桑實曰椹　柘實曰隹
匏瓠也壺盧瓠之無柄者也瓠有柄者
曰懸瓠可爲笙曲沃者尤善秋乃可用
用則漆其裏
瓢亦瓠也瓠其總瓢其別也

空室中無人行則生苔蘚或紫或青名
曰圓蘚又曰綠蘚亦曰綠錢
稻之黏者爲秫
禾之黏者爲黍亦謂之穄亦曰黃黍
九穀者黍稷稻粱三豆二麥是也
茶蓼也茶紫色蓼青色其味辛且苦食
之明目或謂紫葉者爲香茶或謂青葉
者爲青茶亦以紫色者爲紫蓼青色者
爲青蓼其長大而不苦者爲馬蓼
蒜卵蒜也俗謂之爲小蒜胡國子有蒜
十許子共一株二籜幕裹之爲名胡蒜
尤辛於小蒜俗亦呼之爲大蒜
揚州土人謂蒻爲斑杖不知食之
荆州人謂葅爲蕺
蘘荷似蘠苴而白
蘠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久
置則銷爛不爲實矣葉似薑宜陰翳地
種之
燕支葉似薊花似捕公出西方土人以
染名爲燕支中國亦謂爲紅藍以染粉

爲婦人色謂爲燕支粉今人以重絳爲
胭肢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自爲紅
藍耳舊謂赤白之間爲紅即今所謂紅
藍也
苦蔵一名苦蘵子有裹形如皮弁始生
青熟則赤裹正圓如珠子亦隨裹青赤
長安兒童謂爲洛神珠亦曰王母珠亦
曰皮弁草
沈釀者漢鄭弘爲靈帝文鄉嗇夫行官
京洛未至宿一埭埭名沈釀於埭逢故

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絶遠酤酒無處
情抱不伸乃以錢投井中依評飲盡多
酣暢皆得大醉因更爲沈釀川明旦分
首而去

羊躑躅黄花羊食即死見即躑躅不前
進

雜註第七

孫亮作瑠璃屏風鏤作瑞應圖凡一百
二十種

魏武帝以瑪瑙石爲馬勒以車渠石爲

酒杯

莫難珠一名木難色黄出東夷

陽燧以銅爲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
日則火生以艾炷之則得火

長安婦人好盤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絶

隋馬髻今無復作者

綏隋髻一云隋馬之餘形也

盤龍釵梁冀所製也冀婦改驚翠眉爲
愁眉

魏宮人好畫長眉

今人多作蛾眉驚鶴髻

孫權名舸爲赤馬言其飛馳如馬之走
陸也又以舟名馳馬

曹眞有馬名驚帆取其馳驟如烈風之
帆舉之疾也

魏文帝宮人有絶所寵者有莫瓊樹薛
夜來陳尚衣段巧笑四人日夕在側瓊
樹乃制蟬鬢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巧
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
歌舞夜來善爲衣裳一時冠絶

問答釋義第八

程雅問董仲舒曰自古何謂稱三皇五
帝對曰三皇三才也五帝五常也三王
三明也五霸五嶽也

牛亨問曰將離相贈之以芍藥者何也
答曰芍藥一名可離故將别以贈之亦
猶相招召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
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
忘其憂草使人忘其憂也欲蠲人之忿
則贈之青堂青堂一名合懽合懽則忘

忩
程雅問拾櫨木一名無患者昔有神巫
名曰寶（一本作寶）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
此爲棒投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爲衆鬼
所畏競取爲器用以却厭邪鬼故號曰
無患也
牛亨問曰自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
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蒙恬始造即
秦筆耳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毫爲
被所謂蒼毫非兔毫竹管也又問形管

何也曰形者赤漆耳史官載事故以形
管用赤心記事也
孫興公問曰世稱黃帝鍊丹於鑿硯山
乃得仙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鬚墜而
生草曰龍鬚有之乎答曰無也有龍鬚
草一名縉雲草故世人爲之妄傳至如
今有虎鬚草江東亦織以爲席號曰西
王母席可復是西王母乘虎而墮其鬚
也
牛亨問曰冕旒以繁露者何也答曰綴

玉而下垂如繁露也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答曰今
之華表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若花也
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
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也
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
午木
牛亨問曰籍者何也答曰籍者尺二竹
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
相應乃得入也

程雅問曰凡傳者何也答曰凡傳皆以
木爲之長尺五寸書符信於上又以一
版封之階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爲信也
如今之過所也
牛亨問曰草木生類乎答曰生類也又
曰有識乎答曰無識也又曰無識寧得
爲生類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
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
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蟲類也生而無
識者草木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也不

生而有識者鬼神也
牛亨問曰蟻名玄駒者何也答曰河内人並河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以火燒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爲黍民名蟻曰玄駒也
牛亨問曰蟬名齊女者何也答曰齊王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曰齊女也

古今註下 終

題崔豹古今註後

古今註三卷晉太傅丞崔豹正熊撰其書七篇雜取古今名物各爲考釋頗爲該極又多異聞孔子曰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兹固學者之事有志於博物者於是書宜有取焉豹雖晉文史不著其名氏行事然以族系考之知其爲瑗寔之後也曩時文昌錫山尤公守當塗刻唐武功蘇鶚衍義十卷後四卷乃誤剿入豹今書然予

在冊府得本書四卷與豹今所著絕不類嘗以遺同年本郡學錢子敬俾改而正之庶兩書并行不相殺亂予尋歸蜀不知子敬能從予言否堨濯寧居多暇日因爲檢校抵牾頗爲精善夫昔人著書雖則小道亦無爲無意豈可遽使因循泯滅命工鋟木庶以永其傳云眉山李燾題

左史李公守銅梁日刻崔豹古今註是正已備予在上饒得郡學本再三

參訂於第四篇以下頗多增改故又
刻之夔門云嘉定庚辰四月望日東
徐丁黼謹書

中華古今註三卷

（後唐）馬縞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中華古今注序

國子監太學博士馬　縞集

昔崔豹古今注博識雖廣治有闕文洎乎廣初莫之聞見今添其注以釋其義目之爲中華古今注勒成三卷稍資後學請益前言云尔

總目

卷上

帝王宮闕都邑羽儀冕服州縣儀仗軍器等部注凡六十六門

宮闕　城
城隍　秦始築長城
長安御溝　封疆
闤闠　罘罳屏
宗廟　漢成帝廟
堯誹謗木　方徼
關塞　孫亮金琉璃屏風
孫權舸船　漢高祖斬白蛇劒
魏武帝軍幰　吳大帝寶刀
孫文臺青玉馬鞍　魏武帝馬勒酒桃
大駕指南車　金根車　辟邪車附
記里鼓　街鼓附　華蓋　曲蓋附
雉尾扇　鄣扇　五明扇附
警蹕　唱附　冕服
金斧　公王建鍠
信幡　豹尾
馬前弓箭　貍頭白首
龍虎節　軍容袜額
櫜鞬三仗　戈戟
矛殳　刀劒
伽棒　車輻附　旌旃
麾旄　文武
車耳　青印囊
簪白筆　文武冠
鑾輅　貂蟬
部兵伍陣　文武鈌胯襖子
文武品階腰帶　鞾笏
鵝鳥　厨人服褸衣
伺風鳥　玉佩
天子乘輿赤綬　侯王大將紫綬

卷中

皇后冠帶士庶衣裳文籍書契草木荅問釋義部注凡四十四門

皇后太后印綬　羃䍦
宮人長眉蟬鬢　頭髻
冠子朶子扇子　釵子
梁冀盤桓釵　粉
燕脂　花子
衫子背子　裙襯裙

宮人披襖子　鞋子
靸鞋　女人披帛
麻鞋 襪附　席帽
大帽子　搭耳帽子
汗衫　幞頭巾子
半臂　袜肚
裩袴　布衫
袍衫　燧銅鏡
莫難珠　程雅問三皇五帝
牛亭問將離草名　程雅問拾瀘鬼木
牛亭問書契所起　孫興公稱皇帝龍鬚草
牛亭問籀者何云　程雅問傳者何云
牛亭問草木有生類否

卷下

古今音樂鳥獸魚虫龜鱉等部凡八十門

雉朝飛　別鶴操
走馬引　南女王歌
武溪深歌　吳趍曲
箜篌引　悲歌
薤露蒿里歌　長歌
短歌　陌上桑歌
杞梁妻歌　董逃歌
短簫鐃歌　橫吹
上雷　日重光月重輪
鞞鼓　問大琴大瑟
問女媧笙簧　釣竿歌
楊烏　扶老
鴈　鳧
鸛　馬
猿　鵜鶘
驢　秦始皇馬
鴛鴦　兎
獐　鹿
鵲　曹眞駃馬
雀　鷺
鵁鶄　烏
雞　狗
厖犬　猫
鴝鵒　羊
螢火　蟪蛄
蟋蟀　蝙蝠
蛒蚚　長跂
蠅虎　莎雞
蚯蚓　飛蛾
蝘蜓　蜻蛉
蛺蝶　魚子
鯉魚　鱣魚
蜣蜋　蝸牛

白魚　蝦蟇
烏鰂　鯨魚
水居　鳥名
蟹名　鵁鶄
草虫　程雅問蠶
程雅問龜　牛亨問蟬
牛亨問蟻　咨安先生問屑

中華古今注總目

中華古今注卷上

國子監太學博士馬　縞集

帝王宮闕都邑羽儀冕服州縣儀仗軍器等部

注凡六十六門

宮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皆所以通古今之語明同實而兩名之也秦始皇造阿房宮闕五百步南北千丈上可坐萬人下可建五丈旗燉咸陽二百里內為宮觀二百七十所皆複道相連

闕

闕者觀也古每門樹兩觀於其前所以摽表宮門也其上可居登之則可遠觀故謂之觀人臣將朝至此則思其所闕故謂之闕其上皆丹堊其下皆畫雲氣仙靈奇禽怪獸以昭示萬民焉蒼龍闕畫蒼龍白虎闕畫白虎玄武闕畫玄武朱雀闕上有朱雀二枚

城

城者盛也所以盛受人物也城門皆築土為之累土曰臺故亦謂之臺門也

城隍

隍者城池之無水者也

秦所築長城

秦始皇三十二年得讖書云亡秦者胡也乃使蒙恬築長城以備之蓋秦終於二世帝胡亥也非為胡人所患秦所築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者焉

長安御溝

謂之楊溝植高楊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觝觸垣墻故爲溝以隔之故曰羊溝亦曰禁溝引終南山水從宮内過所謂御溝

封壃

畫界者封土為臺以表識壃境也畫界者於二封之間又為壝埒以畫界分域也

闤闠

闤者市墻也闠者市門也

肆店

肆者所以陳貨鬻之物也店者所以置貨鬻之物也

罘罳屛

屛之遺象也塾門外之舍也臣來朝君至門外當就舍更詳其所應對之事也塾之者言塾也行至門内屛外復應思惟也罘罳復思也漢西京罘罳合板爲之亦築土爲之每門闕殿舍皆有焉如今郡國廳前亦樹之也

宗廟

宗者宗祀也廟者皃也所以髣髴先人之靈皃也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庶人無廟四時之享也

漢成帝廟

頽成廟有三玉鼎二眞金鑪槐樹悉爲扶老鉤欄畫雲龍角虛於其上也

堯誹謗木

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荅曰今之華木也以橫木交柱頭狀如華也形如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也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修焉今西京謂之交午柱也

方徼

徼者繞也所以繞逆蠻夷使不得侵入中國也方者方面也南方徼色赤故稱丹徼焉

關塞

關者長安之關門也函谷關潼關之屬也塞者塞也所以擁塞夷狄不侵中國也

孫亮金螭屛風

孫亮吳主權之子也作金螭屛風鏤作瑞應圖一百二十種之祥物也

孫權舸船

孫權吳之主也時號舸爲赤龍小船爲䮤馬言如龍之飛于天如馬之走陸地也

漢高祖斬白蛇劍

漢世傳高祖斬白蛇劍長七尺漢高祖自稱提三尺劍而取天下有問余者余告之曰美高爲泗上亭長送徒驪山所提劒理應三尺耳後富貴別得七尺寶劍捨舊而服之漢之後世唯聞高祖以所佩劍斬白蛇而高祖常佩此劍即斬蛇之劒也

魏武帝軍幰

魏武所制也以軍中服之輕便有作五色幰以表方
面也
吳大帝寶刀
吳大帝有寶刀三其一曰百鍊二曰青犢三曰漏影
孫文臺青玉馬鞍
孫文臺獲青玉馬鞍其光照於衢路也
魏武帝馬勒酒杭
魏武帝以馬勒車渠石爲酒杭
大駕指南車
起於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皆迷
四方於是乃作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而即位
故後漢但建舊說云周公所作也周公治致太平越
常氏重譯來獻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歸
路周公錫以文錦二疋軿車五乘皆為司南之制使
越常氏載之以南緣扶南林邑海際朞年而至其國
使大夫宴將送至國而還至始制車轄轊皆以鐵還
至鐵亦銷盡以屬巾車氏攻而載之常爲先導示服
遠人而正四方也車法在尚方故事漢末喪亂其法
中絕馬先生鈞紹而作爲今指南車馬先生之遺法
也
金根車
秦制也秦併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得瑞山車一
曰金根故因作爲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焉漢
因而不改

辟惡車
秦制也桃弓葦矢所以禳除不祥也春秋云桃弓棘
矢以除其災所謂辟惡也
記里鼓
所以識道里也謂之大章車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
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焉行一里下一
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鐘尚方故事有作車法
街鼓
唐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請置
六街鼓號之曰鼕鼕鼓
華蓋
黃帝所作也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雲氣
金枝玉葉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華蓋焉
曲蓋
太公所作也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之形
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帥自漢朝乘輿用謂曰轓
輗蓋有軍號者賜其一焉
雉尾扇
起於殷世高宗有雊雉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
爲王后夫人之車服輦車有翣即緝雉羽爲扇翣以
鄣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已
來以爲常准諸王皆得用之
鄣扇
長扇也漢世多豪俠象雉尾而制長扇也

五明扇

舜所作也舜授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士大夫皆得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之也

警蹕

所以戒行徒也周禮蹕而不警秦制出警入蹕謂出軍者皆警戒入國者皆蹕止也故曰出警入蹕也至漢朝梁孝王稱警稱蹕降天子一等焉一曰蹕路也謂行者皆警於塗路也

唱

上所以促行徒也上故爲行節也

冕服

牛亨問冕者繁露何也荅曰假玉而下垂如露而繁也文選云袞冕垂旒所以蔽明黈纊塞耳所以閉聦尚書云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也所謂天子袞冕之服也

金斧

黃鉞也鐵斧玄鉞也三代通用之以斷斬今以黃鉞爲乘輿之飾玄鉞諸公王得建之武王以黃鉞斬紂故王者以爲戒太公以玄鉞斬妲己故婦人以爲戒漢制諸公亦建玄鉞以太公秉之助武王斷斬故爲諸公之飾焉大將出征特加黃鉞者以銅爲之黃金塗刃及柄不得純金也得賜黃鉞則斬持節

公主建鍠

秦改鐵作皇制也一本云鍠秦制也今諸王妃公主與乘輿通建之

信幡

古之徽號也所以題表官號以爲符信故謂之信幡乘輿則畫爲白虎取其義而有威信之德也魏朝有青龍幡朱雀幡玄武白虎幡黃龍幡而五色以詔東方郡國以青龍信南方郡國以朱雀信西方郡國以白虎信北方郡國以玄武信朝廷畿內則以黃龍信亦以麒麟幡高貴鄉公討晉文王自秉黃龍幡以麾是今晉朝唯用白虎幡書信幡用鳥書取其飛騰輕疾也一曰以鴻鴈燕鳦有去來之信也

豹尾

周制也所以象君子之豹變也尾言謙也右軍征建之今惟乘輿行建焉

馬前弓箭

兩漢京兆及河南尹執金吾司隷校尉皆使人導引傳呼使行者止坐者起四人持弓矢違者則射之有乘高窺闞者亦射之魏晉已來則用角弓設而不用焉

貍頭白首

昔秦始皇東巡狩有猛獸突於帝前有武士戴貍皮白首獸畏而遁遂軍仗儀服皆戴作貍頭白首以威不虞也

龍虎節

孝經云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唐節制皆從太府寺准三禮定之周禮云山國用虎節紅纛開影龍節紫檀木畫其形象御親金書以賜重臣碧油龍之殁而不用則倒進之漢蘇武使單于不拜單于怒令武北海窖中牧羊擁聚節食至卧節旄落還漢仗節而迴旄落盡也

軍容袜額

昔禹王集諸侯於塗山之夕忽大風雷震雲中甲馬及九十一千餘人中有服金甲及鐵甲不被甲者以紅絹袜其首額禹王問之對曰此袜額蓋武士之首服皆佩刀以爲衛從乃是海神來朝也一云風伯雨師自此爲用後至秦始皇巡狩至海濱亦有海神來朝皆戴袜額緋衫大口袴以爲軍容禮至今不易其制

櫜鞬三仗

起自周武王之制也武王伐紂散鹿臺之財發巨橋之粟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鑄劍戟以爲農器示天下不復用兵武王以安必防危理必防亂故韜弓匣劍以軍儀示不忘武也舊儀韜鞬二仗首袜額紅謂之櫜鞬三仗也

戈戟

魯陽以長戈指日日爲之退舍戈由戈也戟以木爲之後世刻爲無復典刑亦油漆之亦謂之油戟亦謂之棨戟公王已下通用以爲前驅唐五品已上皆施棨戟於門

矛殳

矛亦楯也殳亦戟之象也詩云伯也執殳爲王前驅其器也以木爲之

刀劍

河圖云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蚩尤遂不敵黃帝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授黃帝兵法符制以服蚩尤吳大帝有寶三見上注中吳大帝有寶劍六其一曰白蛇二曰紫電三曰辟邪四曰奔星五曰青冥六曰百里晉朝武帝時武庫火焚有智伯一云王莽頭孔子屐高祖斬蛇劍二物皆爲火焚之唯劍飛上天而去也又晉時牛斗間常有紫氣張華知非王者之氣乃是劍氣乃以雷煥爲豐城令張華知煥博識到縣乃掘縣獄深得劍兩枚一送與張華一煥自佩後華卒子韙佩過延平津躍入水使人尋之乃見化爲龍也雷煥卒子亦佩之於延平津亦躍入水化爲龍矣高祖斬白蛇劍見上注中

枷棒

易云荷校滅耳凶禮云去桎梏桎梏亦枷杻也六月盛夏宜去囚火枷杻決斷刑獄放宥之也唐時則天朝

周輿來俊臣羅告吳下衣冠遇族者不可勝數俊臣特制刑獄造十枚大枷一曰定百脉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臣（棒號即臣）五曰失魂魄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猪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遭此枷者宛轉于地斯須悶絶別有一枷名曰𪘀（槽也）尾揄見即臣復有鐵圈籠頭名號數十又招集告事者常數百人造立密羅織經一卷每拷訊囚人先設枷棒破平人家不知其數

棒

棒者崔正熊注車輻也漢朝執金吾金吾亦棒也以銅爲之黃金塗兩足以謂之金吾金吾亦棒也御史大夫司隷校尉亦得執焉用以夾車故謂之車輻一曰形似輻故曰車輻魏曹操爲洛陽北部尉乃懸五色棒於門以威豪猾也

車輻

棒形如車輻見上注中

旌旂

旌者旌也旌表賢人之德旂者善也以彰善人之德旌類旗之象旂類白旄之制書云旌別淑慝

麾旄

麾者所以指麾也武王執白旄以麾是也乘輿以黃諸公以朱刺史二千石以纁也

文武車耳

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亦耳或曰重較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

青布囊

所以盛印也劾奏之日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也非劾奏之日則以青繒爲囊盛印於後謂劾奏尚其質直故用布非劾奏曰文明故用繒自晉朝已來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前非劾奏之官專以印居後

簪白筆

古珥筆之遺象也腰帶劒珥筆示君子有文武之備焉

文武冠

文官進賢冠古緇布冠之遺象也武官冠古緇布冠之遺象也緇布冠上古之法武人質木故須法焉

鑾輅

鑾者所謂和鑾也禮云行前朱雀或謂朱鳥也鑾輅衡上金爵者朱鳥口銜鈴鈴謂之鑾所謂和鑾者也前有鸞鳥故謂鸞鸞口銜鈴故謂之鑾或謂爲鑾事一而異義也

五輅

禮云春乘青輅駕蒼龍戴青旂衣青衣服倉玉夏乘朱輅駕赤騮戴赤旂衣朱衣服赤玉秋乘白輅駕白駱戴白旂衣白衣服白玉冬乘玄輅駕鐵驪戴玄旂衣玄衣服玄玉其制見三禮圖

貂蟬

胡服也貂者須其交而不煥炳外柔易而内剛勁也蟬者清虛識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也

部伍兵陣

部伍者一伍之伯也五人曰伍長爲伯故稱伍伯一曰户伯漢制兵吏五人一户一竈四竈一伯故云户伯亦曰大伯以爲一竈之主也漢諸王公行户伯各率其伍以道引也古兵士服韋弁今户伯服亦績纏衣常韎弁之遺法也

部者

封部之蜀也語云千乘之邑百乘之家可使治其賦也

兵陣

左傳云兵由火也不戢將自焚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是以上將軍居右偏將軍居左言喪禮處之

陣

陣者勝拒敵也類常山之蛇然擊其首則尾應擊其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俱應蛇然者常山之長蛇也唐朝高宗踐阼策問員半千曰兵書言天陣地陣人陣何也半千對曰天陣者星辰孤虛地陣者是山川向背人陣者是偏裨彌縫以臣所見則不然夫師出以義有若時雨得天之時此天陣也兵在足食且戰且耕得地之利此地陣也卒乘輕利將師和睦此人陣也高宗大賞策爲上第

武臣缺胯襖子

隋文帝征遼詔武官服缺胯襖子取軍用如服有所妨也其三品已上皆紫至武德元年高祖詔其諸衛將軍每至十月一日皆服缺胯襖子織成紫瑞獸襖子左右武衛將軍服豹文襖子左右翊衛將軍服瑞鷹文襖子其七品已上陪位散員官等皆服綠無文綾襖子至今不易其制又侍中馬周請於汗衫等上常以立冬日加服小缺襖子詔從之永以爲式

文武品階腰帶

蓋古革帶也自三代已來降至秦漢皆庶人服之而貴賤通以銅爲銙以革爲鞓六品已上用銀爲銙九品已上及庶人以鐵爲銙沿至貞觀二年高祖三品已上以金爲銙服綠庶人以鐵爲銙服白向下插垂頭而取順合呼撻尾漢中興每以端午賜百僚烏犀腰帶魏武帝賜宮人金隱起師子銙腰帶以助將軍之勇也高祖貞觀中端午賜文官黑玳瑁腰帶武官黑銀腰帶示色不改更故也

九環帶

唐革隋政天子用九環帶百官士庶皆同

靴笏

靴者蓋古西胡也昔趙武靈王好胡服常服之其制短靿黃皮閑居之服至馬周改制長靿以殺之加之以氈及絛得著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騎也文武百僚

咸服之至貞觀三年安西國進緋韋短靿靴詔內侍省分給諸司至大暦二年宮人錦靿靴侍於左右笏者記其忽忘之心禮云天子以圭諸侯以球大夫以魚須一品至五品以象為之六品至九品以木為之禮云端畢紳搢笏唐德宗朝太尉段秀實以笏擊逆臣朱泚不忠反遭其禍

履舄

履者屨之不帶也不借草履也以其輕賤易得故人人自有不假借也漢文帝履不借以視朝是也舄若以木置履下乾腊不畏泥濕也天子赤舄凡舄色皆象裳也禮云解履不敢當階就履跪而舉之春申君客三千皆珠履也漢制功臣閣老四賜曰入朝不趍贊拜不名劒履上殿有輿入宮淳于髠諫楚王曰若堂上燭滅男女雜坐履舄交錯臣當此之時一飲一石晏子諫齊王曰今履賤而踊貴也言齊王好刖人之足微諫之也

厨人禳衣

厨人禳衣厮徒之服也取其便於用耳乗輿進食者有服禳衣前漢董偃綠幘青褠加禳衣以見武帝厨人之服也

伺風烏

夏禹所作也禁中置之以為恒式

玉佩

玉佩之法漢末喪亂而不傳至魏侍中王粲識古佩之法更制焉

天子乘輿赤綬

天子乘輿之制赤綬四采黃赤縹紺黃為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諸侯赤綬四采赤黃縹淳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

公侯大將軍紫綬

紫綬二采紫白淳紫圭長一丈七尺一百八十首公王封君服紫綬九卿中二千石綠綬三采青白紅青圭長一丈七尺一百二十首一千石六百石墨綬二采青紺淳青圭長一丈六尺八十首四百石五百石之長同前制也三百石二百石黃綬淳黃一采圭長一丈五尺六十首一百石青綬青紺綸一采婉轉繆織長一丈二尺自青綬巳上皆長三尺二寸綠綬同采而首半之縌者古佩璲也佩綬相迎受故曰縌紫綬巳上縌綬之閒施玉環玦白墨綬巳下縌皆長三尺與黃綬同采而首半之凡先合單方為一絲四絲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成一文文采淳為一圭皆廣一尺六寸

中華古今注卷上

中華古今注卷中

國子監太學博士馬　縞集

皇后冠帶士庶衣裳文籍書契章木杏閤釋義部注凡四十四門

皇后太后印綬

太皇太后皇太后綬其制與天子乘輿同赤綬四采黄赤縹紺淳黄爲圭長二丈九尺五百首長公主天子貴人與諸侯王同制其赤綬四采赤黄縹紺赤圭長二丈一尺三百首諸國貴人相國皆緑綬三采緑紫紺淳緑圭長二丈一尺三百四十首紐綬玉環玦等已在天子乘輿綬門中見上卷注中

冪䍦

冪䍦者唐武德貞觀年中宮人騎馬多著冪䍦而全身障蔽至永徽年中後皆用帷帽施裙到頸漸爲淺露至明慶年百官家口若不乘車便坐檐子至神龍末冪䍦殆絶其冪䍦之象類今之方巾全身障蔽繒帛爲之若便於事非乘車轝及坐檐子即此制誠非便於時也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粧露面士庶咸効之至天寶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體也

魏宮人長眉蟬鬢

魏宮人好畫長眉令作蛾眉驚鶴髻魏文帝宮人絶所愛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衣段巧笑皆日夜在帝側瓊樹始制爲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巧笑始以錦衣絲履作紫粉拂面尚衣能歌舞夜來善爲衣裳皆爲一時之冠絶

頭髻

自古之有髻而吉者繫也女子十五而笄許嫁於人以繫他族故曰髻而吉榛木爲笄笄以約髮也居喪以桑木爲笄表變孝也皆長尺有二寸沿至夏后以銅爲笄於兩旁約髮也爲之髮笄殷后服盤龍步搖梳流蘇珠翠三服服龍盤步搖若侍去梳蘇以其步步而搖故曰步搖周文王又制平頭髻昭帝又制小髻雙裙髻始皇詔后梳凌雲髻三妃梳望仙九鬟髻九嬪梳參鸞髻至漢高祖又令宮人梳奉聖髻武帝又令梳十二鬟髻又梳墮馬髻靈帝又令梳瑶臺髻魏文帝令宮人梳百花髻芙蓉歸雲髻梁天監中武帝詔宮人梳迴心髻歸真髻作白粧青黛眉有忽鬢髻隋有凌虚髻祥雲髻隋大業中令宮人梳朝雲近香髻歸秦髻奉仙髻節暈粧貞觀中梳歸順髻又太真偏梳朶子作啼粧又有愁來髻又飛髻又百合髻作白粧黒眉

冠子朶子扇子

冠子者秦始皇之制也令三妃九嬪當暑戴芙蓉冠子以碧羅爲之插五色通草蘇朶子披淺黄叢羅衫把雲母小扇子靸蹲鳳頭履以侍從令宮人當暑戴黄羅髻蟬冠子五花朶子披淺黄銀泥飛雲帔把五色羅小扇子靸金泥飛頭鞋至隋帝於江都宮水精

殿令宮人戴通天百葉冠子揷瑟瑟鈿朶皆垂珠翠披紫羅帔把半月雉尾扇子靸瑞鳩頭履子謂之仙飛其後改更實繁不可具紀

釵子

蓋古笄之遺象也至秦穆公以象牙爲之敬王以玳瑁爲之始皇又金銀作鳳頭以玳瑁爲脚號曰鳳釵又至東晉有童謡言織女死時人揷白骨釵子白粧爲織女作孝至隋煬帝宮人揷鈿頭釵子常以端午日賜百僚玳瑁釵冠後漢書貴人助蠶玳瑁釵

梁冀盤桓釵

盤桓釵梁冀婦之所制也梁冀妻改翠眉爲愁眉長安婦女好爲盤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絶墮馬髻今無復作者倭墮髻一云墮馬之餘形也

粉

自三代以鉛爲粉秦穆公女弄玉有容德感仙人蕭史爲燒水銀作粉與塗亦名飛雲丹傳以簫曲終而同上昇

燕脂

蓋起自紂以紅藍花汁凝作燕脂以燕國所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花粧

花子

秦始皇好神仙常令宮人梳仙髻帖五色花子畫爲雲鳳虎飛昇至東晉有童謡云織女死時人帖草油花子爲織女作孝至後周又詔宮人帖五色雲母花子作碎粧以侍宴如供奉者帖勝花子作桃花粧揷通草朶子著短袖衫子

衫子背子

衫子自黃帝無衣裳而女人有尊一之義故衣裳相連始皇元年詔宮人及近侍宮人皆服衫子亦曰半衣蓋取便於侍奉背子隋大業末煬帝宮人百官母妻等綵羅服金飛鳳背子以爲朝服及禮見賓客舅姑之長服也天寶年中西川貢五色織成背子玄宗詔曰觀此一服費用百金其往金玉珍異並不許貢

裙襯裙

古之前制衣裳相連至周文王令女人服裙裙上加翟衣皆以絹爲之始皇元年宮人令服五色花羅裙至今禮席有短裙爲襯裙隋大業中煬帝制五色夾纈花羅裙以賜宮人及百僚母妻又制單絲羅以爲花籠裙常侍宴供奉宮人所服後又於裙上剪綵鳳綴於縫上取象古之褕翟至開元中猶有制焉

宮人披襖子

蓋袍之遺象也漢文帝以立冬日賜宮侍承恩者及百官披襖子多以五色綵羅爲之或以錦爲之始有其名煬帝宮中有雲鶴金銀泥披襖子則天以赭黃羅上銀泥襖子以燕居

鞋子

自古即皆有謂之履絇繶皆畫五色至漢有伏虎頭始以布鞔繶上脫下加以錦爲飾至東晉以草木織

成即有鳳頭之履聚雲履五朵履宋有重臺履梁有笏頭履分梢履立鳳履又有五色雲霞履漢有綉鴛鴦履昭帝令冬至日上舅姑

靸鞋

蓋古之履也秦始皇常靸望仙鞋衣聚雲短褐以對隱逸求神仙至梁天監年中武帝解脫靸鞋以絲爲之今天子所履也

女人披帛

古無其制開元中詔令二十七世婦及寶林御女良人等尋常宴參侍令披畫披帛至今然矣至端午日宮人相傳謂之奉聖巾亦曰續壽巾續聖巾蓋非參從見之服

麻鞋

起自伊尹以草爲之草屩周文王以麻爲之名曰麻鞋至秦以絲爲之令宮人侍從著之庶人不可至東晉又加其好公主及宮貴皆絲爲之凡娶婦之家先下絲麻鞋一緉取其和鞋之義

襪

三代及周著角襪以帶繫於踝至魏文帝吳妃乃改樣以羅爲之後加以綵綉畫至今不易至隋煬帝宮人織成五色立鳳朱錦襪靿

席帽

本古之圍帽也男女通服之以韋之四周垂絲網之施以朱翠丈夫去飾至煬帝淫後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帽戴幞頭巾子帽也以皁羅爲之丈夫藤席爲之骨鞔以繒乃名席帽至馬周以席帽油御雨從事

大帽子

本岩叟草野之服也至魏文帝詔百官常以立冬日貴賤通戴謂之溫帽

搭耳帽

本胡服以韋爲之以羔毛絡縫趙武靈王更以綾絹皁色爲之始並立其名爪牙帽子蓋軍戎之服也又隱太子常以花搭耳帽子以畋獵遊宴後賜武臣及內侍從

烏紗帽

武德九年十一月太宗詔曰自今已後天子服烏紗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

幞頭

本名上巾亦名折上巾但以三尺皁羅後裹髮蓋庶人之常服沿至後周武帝裁爲四脚名曰幞頭以至唐侍中馬周更與羅代絹又令重繫前後以象二儀兩邊各爲三撮取法三才百官及士庶爲常服

巾子

隋大業十年禮官上疏裹頭者宜裹巾子與桐木爲之內外皆漆在外及庶人常服沿至登明二年則天賜羣臣絲葛巾子呼爲武家高巾子亦曰武氏內様

汗衫

蓋三代之襯衣也禮曰中單漢高祖與楚交戰歸帳

中汗適後改名汗衫至今亦有中單但不緶而不開
耳

半臂

尚書上僕射馬周上疏云士庶服章有所未通者臣
請中單上加半臂以爲得禮其武官等諸服長衫亦
請之判餘以別文武詔從之

袜肚

蓋文王所制也謂之腰巾但以繒爲之宮女以綵爲
之名曰腰綵至漢武帝以四帶名曰袜肚至靈帝賜
宮人蹙金絲合勝袜肚亦名齊襠

裩

裩三代不見所述周文王所製裩長至膝謂之弊衣
賤人不可服曰良衣蓋良人之服也至魏文帝賜宮
人緋交襠即今之裩也

袴

蓋古之衮也周武王以布爲之名曰褶敬王以繒爲
之名曰袴但不縫口而已庶人衣服也至漢章帝以
綾爲之加下緣名曰口常以端午日賜百官水紋綾
袴蓋取清慢而理人若百官母及妻妾等有身者則
別賜羅紋勝袴取其曰勝令太常二人服紫綺袴褶
緋衣執求籥以舞之又時黃帝講武之臣近侍者朱
韋袴褶已下屬於鞋

布衫

三五皇及周末庶人服短褐襦服深衣秦始皇以布開
胯名曰衫用布者尊女工之尚不忘本也侍中馬周
取深衣之造加襴衫爲庶人之禮見之表至仕官
服之

袍衫

袍者自有虞氏即有之故國語曰袍以朝見也秦始
皇三品已上綠袍深衣庶人白袍皆以絹爲之至貞
觀年中左右尋常供奉賜袍丞相長孫無忌上儀
於袍上加襴取象於緣詔從之

緋綾袍

舊北齊則長帽短靴合胯襖子朱紫玄黃各從所好
天子多著緋袍百官士庶同服隋改江南天子則曰
恰帽公卿則中褐襦北朝雜以戎狄之制北齊貴臣
多著黃文綾袍百官士庶同服之

被

語云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

燧銅鏡

以銅爲之形如鏡照物則影倒向日則火生與艾承
之則火出矣

莫難珠

一名木難珠色黃出東夷國也

程雅問三皇五帝

程雅問董仲舒曰曷爲稱三皇五帝對曰三皇者三
才也五帝者五土也三王者三明也五霸者五亦也

朱亭問將雞字名

牛亭問曰將離相贈與芍藥一名可離故曰相贈與芍藥相招召則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也欲忘人之憂則贈丹棘丹棘一名忘思使人忘憂也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裳青裳一名歡合則忘忿也

程雅問拾櫨鬼木

程雅問拾櫨鬼木曰無患何也答曰昔有神巫曰瑤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木為棒棒殺之世人傳以此木為衆鬼所畏取此木為器用以厭却邪鬼故曰無患也

牛亭問書契所起

牛亭問曰自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世稱蒙恬作秦筆耳以柘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所謂蒼毫非為兎毫竹管筆也

孫興公稱皇帝龍鬚草

孫綽字興公也作天台賦擲地作金聲孫興公問曰世稱皇帝鑿峴山得仙乘龍上天羣臣援龍鬚鬚墜地而生草世名曰龍鬚有之乎答曰非也有龍鬚草一名縉雲草故世人為之傳非也今草有龍鬚者江東亦織為席曰西皇母席可復是西王母騎虎而墮其鬚乎

牛亭問籍者何云

答曰籍者一尺二寸竹牒記人之年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

程雅問口傳者何云

答曰傳者以木為之長一尺五寸書符信於其上又一板封以御史印章所以為期信即如今之過所也言經過所在為證也

牛亭問草木

牛亭問曰草木生類乎答曰生類也有識乎曰亡識問亡識寧為生類也答曰物有生而有識者有生而無識者有不生而有識者有不生而亡識者夫生而有識者虫類是也生而無識者草木是也不生而有識者神鬼是也不生而無識者水土是也

中華古今注卷中

古今音樂鳥獸魚蟲龜鼈等部凡六十八門

國子監太學博士馬　縞集

雉朝飛

犢木子所作也齊處士湣宣王時人年五十無妻出薪於野見雉雌雄相隨意動心悲乃作雉朝飛曲以自傷焉其聲中絕魏武帝宮人有盧女者故冠軍陰升之妹年七歲入漢宮學鼓琴琴特鳴異於餘妓善為新聲能傳此曲盧女至明帝崩後出嫁為尹更生妻

別鶴操

商陵牧子所作也娶妻五年無子父兄將為改娶妻聞之中夜倚戶而悲嘯牧子聞之愴然而悲乃歌曰將乖比翼隔天端山川悠遠路漫漫攬衣不寢食忘飡後人因為樂章

走馬引

樗里牧恭所作也為父報讎殺人而亡藏於山谷之下有天馬夜降圍其室而鳴夜覺聞其走聲以為吏追乃奔而亡明朝視之乃天馬跡也遂惕然而悟曰豈吾所處之將危矣遂荷衣糧而去入于沂澤援琴而鼓之為天馬聲故曰走馬引

安南王歌

安南小山所作也南王食求仙遍禮方士遂以八公相攜俱去莫知所在小山之徒思戀不已乃作南王歌焉

武溪深

馬援南征所作也援門生爰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曰武溪深其曲曰滔滔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嗟我武溪多毒淫

吳趍曲

吳人以歌其地

箜篌引

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刺船而櫂有一白首狂夫披髮提壺亂河流而渡其妻隨而止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援箜篌鼓之作公無渡河聲音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高還以其聲授妻麗玉麗玉傷之乃引箜篌而寫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曲傳鄰女麗容名曰箜篌引

悲歌

平陵東翟義門人之所作也王莽殺義門人作此歌以怨也

薤露蒿里歌

並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精歸乎蒿里故有二章其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復落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章曰蒿里誰家地聚斂精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至孝武帝時李延年乃分二章為二曲薤露送公卿貴人蒿

里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挽歌

長歌　短歌

言人壽命長短不可妄求

陌上桑歌

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人妻王氏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之羅敷行彈箏乃作陌上桑歌以自明焉

杞梁妻歌

杞植妻妹朝日之所作也杞植戰死妻曰上無考中無夫下無子人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長城感之頹遂投水而死其妹悲姊之貞操乃為作歌名曰杞梁妻焉梁植字也

董逃歌

後漢遊童所作也後有董卓作亂卒以逃亡後人習之以為歌章樂府奏之以為規戒

短簫鐃歌

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建武揚德風勸戰士也周禮所謂王大捷則令凱樂歌也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也

上留田

地名也其地人有父母死兄弟不字孤弟者鄰人為其弟作悲歌以諷其兄故曰上留田曲也

日重光月重輪

羣臣為漢明帝所作也明帝為太子樂人以歌詩四首以贊太子之德其一曰日重光其二曰月重輪其三曰星重耀其四曰海重潤漢末喪亂後二章亡舊說云天子之德光明如日規輪如月衆耀如星沾潤如海光明皆比太子德賢故曰重耳

橫吹

胡樂也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二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用之魏晉已來二十八解不復俱存世用者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揚望行人一十四曲

後漢蔡邕益琴為九絃

鞞鼓

高辛氏娶于陳豐氏女制鞞鼓鍾磬塤篪

問大琴大瑟

答曰古者伏羲氏造二十五絃瑟不聞二十絃之瑟廣雅云瑟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琴之所造有琴即有瑟云

女媧問笙簧

問曰上古音樂未和而獨制笙簧其義云何答曰女媧伏羲妹蛇身人首斷鼇足而立四極欲人之生而制其樂以為發生之象其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也

釣竿歌

伯常子妻所作也伯常子避仇河濵為漁父其妻思之每至河則作釣竿之歌後司馬相如作釣竿歌詩今傳為古曲

揚鳥

白鷺也似鷹而尾上白

扶老

禿鶖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鬭好啖蛇

鴈

自河北渡江南瘠瘦能高飛不畏矰繳江南澇饒每至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有虞人所獲常銜蘆長數寸以防矰繳

鳧

常在海邊沙上食砂石皆消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矢出用為藥倍勝者也

鶴

千歲則變蒼又千歲變黑所謂玄鶴也

馬

自識其駒非其駒則齧煞之

猿

五百年化為玃

鷓鴣

南方有鳥曰鷓鴣其名自呼常向日而飛畏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飛則以樹葉覆其背上

驢

為牡則馬為牝則駏

秦始皇馬

有七名馬一曰追風二曰白兎三曰躡景四曰追電五曰飛翮六曰銅雀七曰神鳧

曹眞駃馬

曹眞有駃馬名為驚帆言其馳驟烈風舉帆之疾也

鴛鴦

水鳥鳧類也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其一思而死故謂之匹鳥也

兎

口有闕尻有九孔

獐

有牙而不噬一名麕獐見人懼謂之章慴

鹿

青州人謂鹿為獐也

鵲

一名神女俗云七月塡河成橋詩云維鵲有巢而鳩居之言其鳩拙假鵲而成巢也

雀

一名佳賓言常棲宿人家如賓客也詩云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

鷰

一名神女一名天女一名鷙鳥詩云燕燕于飛差池

其羽齊人呼為觳也

鴶鵴

一名鳲鳩一名鵠鵴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為穫穀也

烏

一名孝烏一名玄烏燕白脰烏也脰烏子須食母亦能自食其子也

雉

一名鷂雉禮云雉曰翰音鷩雉赤羽送周禮曰文翰若采雜周成王時蜀入獻也

狗

一名黃羊犬曰羹獻

獥犬

周成王時渠搜國獻獥犬能飛食虎豹

猪

一名參軍一名豕豕曰剛鬣禮云豚曰腯肥亦曰彘江東呼為豨皆通名也豕生子多謂之豵

羊

一名髯鬚參軍禮云羊曰柔毛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進不能退蓋羊好能觝觸墻垣

鵜鶘

似鳧腳高毛冠江東人家養之以厭水灾

螢火

一名燿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一名丹良腐草為之食蚊蚋

螻蛄 此名鼫鼠當作五技鼠又名鼫鼠石鼠

一名天螻一名螜一名石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其一曰飛不過屋其二曰緣不過木其三曰泅不度谷其四曰掘不能覆其身其五曰走不能絕人

蟋蟀

一名秋吟蛬秋初生得寒則鳴濟南人謂之嬾婦一名青蛚今之促織也

蝙蝠

一名仙鼠一名飛鼠五百歲色白脛重集物則頭垂故謂為倒掛蝙蝠食之神仙

蟛蚏

小蟹也生海邊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有一螯大者名為擁劍一名執火

長跂

蟏蛸也身小足長故謂長跂小蜘蛛長脚也俗呼為蟢子

蠅虎

蠅狐也形似蜘蛛而色灰白善捕蠅蝗一曰蠅虎子

莎雞

一名梃織一名絡緯一名蟋蟀促織謂其鳴聲如急一曰促機絡緯一曰紡緯

蚯蚓

一名蜜蟺一名曲蟺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女或謂鳴砌亦呼為寒蚓

飛蛾

善拂燈一名火化一名慕光

蝘蜓

一曰守宮一曰龍子善於樹上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曰蜥蜴其長大者名曰蠑螈蠑螈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魅人一曰玄螈一名綠螈

蜻蛉

一名青亭一名蝴蝶色青而大是也小而黃者曰胡梨一曰胡離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曰赤衣使者好集大水上亦名為赤弁丈人

蛺蝶

一名野蛾一名鳳蝶江東人為之撻末色白而背青者也其有大如蝙蝠者或青班名曰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甘橘園中

紺蝶

一曰青令似蜻蛉而色玄紺江東人為紺幡亦曰童幡皆曰天雞好以七月羣飛暗天海邊夷貊食之謂海中青蝦化為之也

魚子

魚子曰鯤亦曰鮞言如散稻米凡魚子總名鯤也

鯉魚

鯉魚之大者曰鱣鱣魚即今之赤鯉魚也兗州人謂赤鯉為赤驥謂青鯉為青馬謂黑鯉為玄駒謂白鯉為白騏謂黃鯉為黃雉

鱣魚

鱣之大者曰鮪鮪鱣屬也大者名王鮪小者名叔鮪今宜都郡自京門已上江中通出鱏鱣之魚有一魚狀如鱣小而平人謂之鮥子即此魚也

蜣蜋

能以土苞糞轉而成丸圓正無邪角莊周所謂蛣蜣之智在於轉丸者也蜣蜋一名蛣蜣一名丸一名弄丸

蝸牛

陵螺也形如螔蝓殼如小螺熱則自懸葉下野人為圓舍如蝸牛故曰蝸舍亦曰蝸牛之子含蝸殼蜿轉有文章紋縛為結似螺殼文故曰螺縛童子結髮亦作結髻亦謂其形似螺殼也

白魚

赤尾曰魫一曰魭或曰魟雄又曰魧魚子好羣浮水上者曰白萍

蝦蟇子

一名科斗一名玄針一名玄魚形圓而尾大而星脫腳生也

烏賊

一名河伯度事小吏

鯨魚

海魚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千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八月導從其子還大海中

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畏懸逃匿無敢當者其
雌曰鯢大亦長千里眼爲明月珠

水居

狀如人乘馬衆魚導從一名魚伯大水乃有之漢末有
人河際見之馬人皆有鱗甲如大鯉魚但手足耳鼻
似人不異視之良久乃入水

龜名

玄衣督郵又龜名十號一曰神龜二曰靈龜三曰攝
龜四曰寶龜五曰文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澤
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大凡物含靈炁不可以常理
推耳火龜由火鼠耳千歲之龜常有白氣而起耳

鼈名

河伯從事江東人謂去 衣魚爲婢鰣魚爲童子魚私
士父鼈一名河伯使者

草虫

結草虫一名結葦好於草末折屈草葉以爲巢窠
處處有之

鸂鶒

國語云海鳥曰爰居漢元帝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
之爰居出即凶也

程雅問蠶

蠶爲天駟星化何云女兒答曰大古時人遠征家有
一女并馬一疋女思父乃戲馬曰爾能爲我迎得父
歸吾將嫁汝馬乃絕韁而去之父所父疑家有故乘
之而還騐馬見女輒怒而奮父怪而密問其
女女具以實答父乃射煞馬曝皮於庭而女以足蹙
之曰爾馬也欲人爲婦自取屠剝何如言未竟皮歘
然起抱女而行父逐失女後大樹之間得乃盡化爲
繢蠶於樹其繭厚大於常蠶鄰婦取養之其收一倍
今世人爲蠶爲女兒蓋古之遺語也

程雅問龜

問曰靈龜五色知吉凶何也答曰靈龜五色似玉背
陰向陽知存亡吉凶千歲遊於蓮之上五色具焉其
額上兩骨起骨起似角解人言浮於叢著下南方人
以龜支床足經二十餘歲老人死移床龜尚生不死
能行氣導引至神若此

牛亨問蟬

問蟬曰齊女何也答曰昔齊后忿而死尸變爲蟬登
庭樹嘒唳而鳴王悔恨故世名蟬爲齊女焉

牛亨問蟻

玄駒何也答曰昔河內人見有人馬數千萬皆如黍
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與火燒之人皆蚊蚋馬
皆成大蟻故呼蚊蚋曰黍民蟻玄駒也

玄晏先生問鳳

問曰鳳爲羣鳥之下有之乎答曰非也鳳瑞應之鳥
也其雌曰凰雞頭蛇頸燕頷龜背魚尾五色具采其
高六尺與鳥之異也出則爲祥非常見之鳥也人自
徵之與鳥別也

中華古今注卷下

資暇集三卷

（唐）李匡乂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説本

資暇集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李匡乂撰。舊本或題李濟翁，蓋宋刻避太祖諱，故書其字。如唐修晉書，稱石虎爲石季龍；或作李乂，亦避諱刊除一字。如唐修隋書，稱韓擒虎爲韓擒，實一人也。文獻通考一入小說家，引讀書志作李匡文；一入雜家，引書錄解題作李匡義，而字濟翁則同。陸游集有此書跋，亦作李匡文。王楙野客叢書作李正文。然讀書志實作匡乂，諸書傳寫自誤耳。匡乂始末未詳。書中稱再從叔翁汧公知爲李勉從孫。又稱宗人翰作蒙求，載蘇武鄉泉事云云，則嘗爲翰林學士李翰之族。其人當在唐末。唐書藝文志有李匡文兩漢至唐年紀一卷，註曰昭宗時宗正少卿，蓋卽匡乂。書中但自稱守南漳，蓋所歷之官，非所終之官也。讀書志載是書有匡乂自序曰：世俗之談類多譌誤，雖有見聞，嘿不敢證，故著此書。上篇正誤，中篇談原，下篇本物。此本前有虞山錢遵王氏藏書印，蓋也是園舊物。末題琹川顧氏家塾梓行。中間貞字徵字完字皆闕筆，蓋南宋所刊，殷字亦偶闕筆，則猶刻於理宗以前，宣祖未祧之時，較近本爲善。然無自序，疑裝輯者佚之。書中亦不標三篇之目。其所說之事，則皆與目應。疑自序乃檃括之詞，原未標目也。其書大抵考訂舊文。黃伯思東觀餘論嘗駁其茶託一條，黃朝英緗素雜記嘗駁其傀儡一條，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嘗駁其藥欄一條，王楙野客叢書嘗駁其急急如律令一條。今觀所辨，如千里不唾井事，云本因南朝宋之計吏，不知玉臺新詠舊本載曹植代劉勳出妻王氏詩已有千里不唾井，況乃昔所奉句，則宋計吏之說爲誤。又蜀妓薛濤見於唐人詩集者無不作濤，此書獨作薛陶，頗爲譌字。又解龍鍾爲龍所蹤處，亦涉穿鑿。又全書均考證之文，而穆寧啗熊白一條忽雜嘲謔雜事，於體例尤爲不倫。然如謂荀悅漢紀防將來之誤，角里直書祿里，足驗用字上加一拂別作甪字之非。謂論語宰予晝寢作畫寢乃梁武帝之說，傷人乎不問馬不字斷句乃經典釋文之說，均不始於韓愈筆解。謂五臣註文選竊據李善之本，謂韓愈諱辨誤以杜度爲名。謂有母之人不可稱舅氏爲渭陽，謂作詩疏之陸璣名從玉傍，非士衡，謂萬幾字譌作機由漢王嘉封事，謂除授二字有分，以至座前閣下之別，竹甲

題籤門杖之始、皆引證分明、足爲典據。其中鄭侯音鹺一條、明焦竑作筆乘據爲異聞。不知屬沛國者音鹺、屬南陽者音贊。臣等案已引鄒氏史記註駁讀鹺之非。竑殆未見此書也歟。

資暇集卷上

隴西李　濟翁編

車馬有行色 今見將首途者多云車馬有行色按莊子稱栁下季逢夫子自盜跖所回云此也意者以其車有塵而馬意殆今有涉遠而來者用此宜矣南華既非僻經咸所覩習奚不根其文意而正其譌歟（其一本無歟）

不拜單于 近代浩虛舟作蘇武不拜單于賦爾來童稚時便熱諷詠至於垂白莫悟賦題之誤抑皆詮爲昇在甲第何不詳史漢正傳不拜單于是鄭衆非蘇武也余宗人翰蒙求亦明言蘇武持節鄭衆不拜況梁元帝亦著論曰漢世銜命匈奴困而不辱者二人而已子卿手持旄節卧伏氷霜仲師固無下拜隔絕區外學者豈能尚醉而不解醒耶（一本無解字）

行李 李字除菓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杜不研窮意理遂注云行李使人也遂俾今見遠行結束次第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爾按舊文使字作𠓨傳寫之誤誤作李焉（舊文使字山下人人下子）

禄里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禄今多以覺音呼乖也是以魏子及孔氏祕記荀氏漢紀慮將來之誤直書禄里可得而明也兼玉篇等字書皆云東方爲角音録禄或作角字亦音禄魏子祕記漢紀不書録而作禄者以其字僻又慮誤音故也以愚所見角是當東方何者案陳留志稱京師亦號爲灞上儒生灞既在京之東則角星爲東方不疑矣字書言角宜作録爾然録字亦音角角音覺者樂聲也或亦通作腭角之角字是以今人多亂其音呼之稍留心爲學者則妄穿鑿云音禄之角字與音覺之角字點畫有分別處又不知角録各有二音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又禮記君夫人鬊爪實于綠中鄭司農注云綠當爲角聲之誤也既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爲禄中禄與綠是雙聲若讀角爲覺覺是腭際聲綠是舌頭之聲何以破聲誤之說也注復云角中謂棺内四隅也據此則又似音禄之角與音覺之角義略同矣陸氏釋文孔公正疏不能窮聲盡義亦但云綠當爲角何忽後學之甚故愚自讀漢之角里禮之綠中皆作禄音

亦豈敢正諸君子耶然好學者幸試詳之

客散今見賓旅出主人之門必曰客散孟嘗門但風聞便用不尋其源使主人知其源必惡而不樂矣寔爲客去就不可不知也此是王右丞維悲府主已沒之句上句云秋風正蕭索盖痛其主人殁後同僚皆散其可用乎

蟲霜旱潦曲子名并辭飲坐令作有不悟而飲罰爵者皆曰蝗傷旱潦或云蟲傷水旱且以爲薄命不偶萬口一音未嘗究四字之意何也蝗傷宜爲蟲霜蓋言田農水旱之外抑有蟲蝕霜損此

四者田農之大害六典言之數矣呼曲子名則下兵爲下平閣羅鳳爲閤羅鳳著辭則河內王爲何李王檣竿上爲長竿上如斯之語豈可辯

給字給俗生男必給云女女給云男意者以其形新覡而怯慮覡物知而逼攝不欲誠告當由高齊斛律皇后誕女後王尚欲悅后兒先意詐稱生男而大赦後大臣家效之因主失德不道或以此戲漸至成風今爲忌諱乖歟

戲源驛京兆昭應縣東有戲源驛案其地在戲水之傍漢書陳涉將周章所入關至戲蘇林云

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小顏又云今有戲源驛音平聲人所知也何爲舉世皆以去聲呼此驛號彼從徒爾我輩其可終誤哉

梅槐叢有似薔薇而異其花葉稍大者時人謂之枚櫰櫰音寅語訛彞名也當呼爲梅槐在灰部韻音回案江陵記云洪亭村下有梅槐樹當因梅與槐合生遂以名之今似薔薇者得非分枝條而演亂哉至今葉形尚處梅槐之間取此爲證不乃近乎且未見梅櫰之義也直使便爲玫瑰字豈百花中獨珍是耶取象於玫瑰耶玫瑰

瑰亦音回不音瓌其瑰字音瓌者是瓊瑰音回者是玫瑰字書有證也

藥欄今園廷中藥欄欄即藥藥即欄猶言圍援非花藥之欄也有不悟者以爲藤架蔬圃堪作切對是不知其由乖之矣按漢宣帝詔曰池藥未御幸者假與貧民蘇林注云以竹繩連綿爲禁藥使人不得往來爾漢書闌入宮禁字多作草下闌則藥欄作藥蘭尤分明易悟也一本無作藥蘭三字

月令禮記之月令者今人咸依陸德明所說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合爲之誤也蓋

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兩篇蔡邕玉篇云周公所作是也呂紀自采於周書則不得言戴禮取諸呂紀明矣

晝寢 論語宰予晝寢鄭司農云寢卧息也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爲畫字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嘆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圬然則曲爲穿鑿也今人罕知其由咸以爲韓文公愈所訓解也

問馬 傷人乎不問馬今亦爲韓文公讀不爲否言仁者聖之亞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然而乎字下豈更有助詞斯亦曲矣況又非韓公所訓按陸氏釋文已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爲否其來尚矣誠以不爲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爲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問馬又別爲一讀豈不愈於陸云乎

字辨 稷不有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夫發平聲即爲其字發上聲變爲其字去入又改爲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爲難

不可盡條舉之今略推一隅至如亡字無字毋字並是正無非借音也今見點書每遇亡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遇毋有亦然是不知亡字亾字毋字母字點畫各有區分亡字之亡從一點一畫丁觀篆文當知矣是以無字正體作亾失之亾毋中有人毋有字其畫盡通也父母字中有兩點劉伯莊音義云凡非父母字之毋皆呼爲無字是也義見字書其无旡下上无旣今多混書陸德明巳有論矣學者幸以三隅反焉可不起予乎

非五臣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人之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興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續之雖宜殷勤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覆注者有三注四注者當時旋被傳寫之其絕筆之本皆釋音訓義注解甚多余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唯注之贍

略有異至於科段乎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此而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中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引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游獵云詩少施巧秦成力折李氏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昔之捷人壯士搏格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又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大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其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不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繫駮亦略指其所改字曹植樂府云寒鱉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為韓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臇胎鰕因注詩曰炰鱉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鱉為炰鱉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鱠西海之

飛鱗五臣亦改寒為搴搴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耶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搴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既改寒為搴即下句亦宜改膾為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為炰搴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乃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諸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也至有翩翩對恍惚則獨改翩翩為翩翩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依舊本不避國朝廟諱五臣易而避之宜矣其有李本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貫有異同改其字却犯國諱豈惟矛楯而已哉

杜度世徵名與姓音同者必稱杜度愚或非之曰杜不名度其人則冷哂曰韓文公諱辨亦引之予獨不然妄也愚見其信韓文公如信周孔故不敢與之言歸而自紀曰按篤論云杜伯度名操字伯度善草書曹魏時以其名同武帝故隱而舉字禮滿通名帝字諱稱并通是也犯漢後人見其姓杜字伯度遂又削去伯字呼為杜度明知度非名也且篤論是杜恕所著恕亦曹魏時人也與伯度實為一家豈可不信杜篤論之本真而從韓

文公之末誤也

初學記對 初學記月門中以吳牛對魏鶻吳牛以不耐熱見月亦喘然魏鶻者引魏武帝歌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爲據斯甚踈闊如此則古言魏烏乎漢武帝秋風詞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鴈南歸今月門既云魏鵲則風事亦用漢鴈矣若是採掇文字何所不可東海徐公碩儒也何乖之甚

七步 陳思王七步之捷用事首移於常人宜矣若褒今朝諸王則大不佳何者七步所成詩即燃萁煑豆之二十字也細而思之其可當諸王所用哉梁代任昉褒竟陵王行狀云淮南取貴於食時陳思見稱於七步雖梁人褒王固無忌諱然欠審爾若以諸王爲捷幸有十步事相當而新何不採於後魏耶

渭陽 徵舅氏事必用渭陽前輩名公往往亦然茲失於識豈可輕相承耶蓋詩文當悟皆不可偁用矣是以齊楊愔幼時其舅源子恭問讀詩至渭陽未愔便號泣子恭亦對之欷歔又有思戀二字亦不可輕用其義類此故附說之亦見

詩矣

方寸亂 今見他人稱惑撓未決則戲云方寸亂矣此不獨誤也何失言甚歟按蜀志潁川人徐庶從昭烈王率兵南行被曹公追破而庶母爲其所虜庶將辭昭烈以詣曹公乃自指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地耳今母爲彼獲方寸亂矣無益於事遂弃蜀入魏荀事不相類其可輕用耶若撰節行倡娃傳引用雖非正文其爲此事則云善矣

綠竹猗猗 詩衛淇澳篇云綠竹猗猗按陸璣草木疏稱郭璞云綠竹王芻也今呼爲白脚蘋或云即鹿蓐草又云篇竹似小藜赤莖節韓詩作藩騎亦云藩篇竹則明知非笋竹矣今爲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猗猗便襲其謬殊乖爾按謝贊若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明之弃也故盡引陸郭之注跡云陸璣字從玉旁非士衡也愚宗人大著作祝嘗有顯論今祕閣西南廊新碑古人姓名若此參誤多矣故愚撰十四代甌疑史目以別白也

【萬幾】萬幾字出於尚書皐陶謨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也案孔安國云幾微也言當戒萬事之微也史以晉太宗爲丞相時於事動每經年桓溫患其稽遲而問對之曰萬幾那得速耶斯對眞得書義近者改爲樞機之機蓋尚書之前別有所見姑未聞也當由漢王嘉奏封事引用誤從木旁也顏氏不引孔注以證又後人不根其本遂相承錯謬且曰漢書尚爾豈不知班顏亦自誤後學也

【終軍】終軍請長纓今多云將係單于分門書策亦然所未喻也按漢書本傳云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斯文甚明何其相承而吳正史耶蓋由終軍傳內有當發匈奴使軍自請行之處旋又敘請纓事讀者誤合爲一段遂此乖謬矣終軍自請使于匈奴曰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匈奴之前今將說者宜云終軍請畫吉凶於虜廷不則言請長纓以羈南越王若係單于乃賈誼之事非終軍也按班贊云誼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且非以長纓係之也又按陳思王表云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占其王羈致北闕斷可知矣

【酇侯】漢相蕭何封爲酇侯舉代呼爲酇有呼贊者則反掩口而咥深可訝也鄒氏分明云屬沛郡者音嵯屬南陽者音贊又茂陵書云蕭何國在南陽合二家之說音贊不音嵯明矣司馬貞誠知音贊不能痛爲指撝將來而但云字當音贊今多呼爲嵯遂使後學兒今呼爲嵯字咸曰

且宜從衆是誤也可歸罪於司馬氏學家自文穎孫檢裴駰及小顏之徒皆作贊音何不得云今多呼爲嵯矣所以爽學之者貴好學知司馬公之失矣

【烏臺】御史臺有柏及烏國在朱博之前也漢書敘朱博請罷大司農復置御史大夫云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蓋史言御史大夫之職休廢也井竭烏去後二年朱博爲大司空慮又廢御史大夫職業無以典正法度固請罷所任大司空得爲大夫願盡力爲百僚率衣

帝從之正史甚明今多以爲栢自博裁烏自博集職由蒙求朱博烏集而復白家六帖注引不審然也

除授除授二字當路分明今多不能窮審厥義俗吏非調選得官者皆曰大曰我乃堂除而亦有隨俗語新拜官者曰某乙除某官至有濫賀書題之云送上新除某官以除故乃以詛新官但除去之也案漢書凡言除其官以除故官就新官而晉宋已降史書既非班馬之筆多不根義理或以拜授爲除及載本語則義旨宛在今

聊舉其一如晉王導讓中書監請爲三師表云臣乞得除中書監竭誠保傅是也又漢王彭祖每二千石至其國則迎之除舍注云初除所至之舍此注亦須細味之若以初到之舍乃州宅也蓋初除贊移出之館亭爾以臨歧路故迎之於此除之義明如皎日其可不悟哉今授代無新拜之官者云有除無授唯此語允當其有謂之除書者乃除去前人傳官與新人也

謝恩近有因覽授之說問予曰今新拜官非恩薦之地僉申謝禮無乃不誠乎斯甚無謂予曰

陽山顧氏文房

卻是故事劉歆拜黃門侍郎其父向戒曰今若年少得顯處新拜宜皆謝貴人叩頭謹慎戰戰慄慄乃可免也今之徧謝其猶合耶當行學家之教也

資暇集卷上

資暇集卷中

隴西李　濟翁編

【甘羅】世咸云甘羅十二爲秦相大誤也案史記云羅事相呂不韋戰（國策云爲不韋燕子）因說趙有功始封爲上卿不曾爲丞相也相秦者是羅祖名茂

【押牙】武職令有押衙之目衙宜作牙此職名非押其衙府也蓋押牙旗者今又有押節者之類是也案兵書云牙旗者將軍之旌故必竪牙旗於門是以史傳咸作牙門字今者押牙既作押衙而牙門亦爲衙門乎

【揚州】揚州者以其風俗輕揚故號其州今作楊柳之楊謬也

【星貨】肆有以筐以筥或倚或垂鏻其物以鬻者曰星貨鋪言其列貨叢雜如星之繁今俗呼爲星火鋪誤也

【合醬】人間多取正月晦日合醬是日偶不暇爲之者則云時巳失大誤也案昔者王政趨民正月作醬是日以農事未興之時俾民乘此閑隙備一歲調鼎之用故紿云雷鳴不作醬腹中當鳴所貴令民不於三二月作醬恐奪農事也今不躬耕之家何必以正晦爲限亦不須避雷但問數趨得法否耳

【座前】身卑致書於宗屬近戚必曰座前降几前之一等案座者座於牀也言卑末之使不當授受置其書於所座牀之前俟隙而發不敢直進之意今或貽書中外言座前則以重空前則以極遠緘坐前無義也其字既不居下是使前人坐於地非禮之甚歟不爾直云座宇空前可矣（至如閣下字案禮云凡諸侯朝覲會遇儐介將文書不指斥是以天子則曰陛下太子曰命下公將已下曰閣下亦云執事足下侍者應殿云此蓋進漸之辭也今無貴賤通書皆云閣下其執事足下不施用矣侍者二字移於道者階從山人處士之儕總豈獨斯一二字相借與行路之人留其名貴王有下慈者之字斯不肖謙宗禮何）

【起居】又卑致書將結其語云附狀起居狀字下宜加候字也案王肅云起居猶動靜也若不加候字其可但言附狀動靜乎語既不了理遂有乖末吏短啓亦然也

【不僅】又今尺題多云不僅人情僅字訓劣不劣人情是何言歟苟云僅句僅別則如此之類可用矣不爾文不近人情也

【彭原公】今代多稱故丞相彭原李公謂其子㵾

陽山顧氏文房

陽山顧氏文房

曰吾不如爾有令子蓋言廓子晝蚤修辭賦而
鄙不辨包毛案劉氏代說張憑父不才憑祖鎮
謂憑父曰我不如汝有佳兒時憑僅數歲斂手
對曰阿翁詎宜以子戲父好事者見彭原公尚
談諧遂移之以資一時之噱而不知小虧丞相
之甚其誣辱矣不然者彭原公豈不見張憑之
語耶或云是彭原公引舊事以勉廓

朝祥今俗釋服多用昏時斯頗非禮按戴記魯
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其是日便歌夫子
雖抑子路云三年之喪亦已久矣而復曰踰月
則其善明知月晦之朝去縞從吉也明日則踰
月矣故夫子許其不待明日而歌斯久是以傷
云又多乎哉今之免服準式給晦日假者蓋以
朝既從吉使竟是日吉服盡與親賓相見偏示
禮終至明日復忝公務無樂不為之義又禮書
皆云前一夕除其物又曰夙興云云足知前夕
除廢以為明晨之漸凡曰釋服悉宜從朝矣今在
脫服假內反不見賓友也禮云大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者言
既不行求見人人來見之不避涕泣以表至哀
無飾今見卒哭之後月旦月半以朔望為詞不

見親賓還節復如是出何典歟至有尊高居喪
弔者以是日客多不敢求見遽自告退宜矣若
以為辭未敢問命春功之服朔望冬至俗禮外罕安縞素而又公除之後官
人責此服既盡襆多似為中惜哉

辰日辰日不哭前哲非之切矣國朝又有故事
誠為不能明矣今抑有孤辰不哭其何云耶

成服三日成服之制聖人斷決著在不刊之經
無敢踰之矣今或見不詳典禮取信巫師有至
五日之僭者夫禮等於天實崇大之事也非小
生所宜該但以前序從朝故略舉此見禮記第十八卷

出城儀寒食拜埽案開元禮第七十八云昔者
宗子去在他國庶子無廟孔子許望墓為壇以
時祭祀今之上墓或有憑焉又云主人去塋百
步下馬公服無者常服則是吉禮分明矣其上
饌與時饗何殊今多白衫麻鞋者衣冠在野與
黎庶雷同大錯大誤也且春秋二仲月公卿拜
陵並具公服則曰時之例矣又案唐禮凡參辭
並是公服故松柏非遠之家每新政授皆見所
以示仕祿朱紫之榮釋褐結綬抑亦如之其四
時之享布素暫去欄板即可矣若悉白衫麻鞋

何以表軒冕耶必申哀敬豈在如斯今式往往仍有自宅便麻衣縗絰而去尤爲不可或曰今有復在後或有巾縞行上墓余辭禮余謹不敢且又新婦綵飾異花釵襦袖夫見郎鮮彩鞋即須新婦素色淡粧大乖宜也

忌日 忌日必哀又曰不樂今或其日匿訃不聞哀停喪不成服不面親戚不留尺題抑有前一日晩便絕賓者未知出於何典也代說云前輩人忌日唯不飲酒作樂近之矣然加以不出齋閤飯不軍之蔬晨受親戚慰早見不唯別異外賓抑客畫得滿事暮當賓昳弔不必黃昏客遠者回也其晝也尺題留而不

復親戚來而不拒言不近娛志不離戚斯可謂中禮矣若乃送客抜彈訪人辭酒立時之輩攝祭之流固無足言者至如子就三日之不飧叔治七歲之至性豈唯不樂必哀所可抑制耶或譏近代有其日焚紙錢既非典禮所載余未之信

豹直 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迸之字余常膺閱莫究其端近見惠郎中寔云合作武豹字曾有得處偶忘之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污其身自貽所聞每嗟所未見因覽列女傳見陶答子妻所云南山有文豹

陽山顧氏文房

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乃知惠說自此爾小謝詩云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是也南華亦云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則併宿公署雅是豹伏之義宜作豹直固不疑也

引從 常憶幼時見在事或三五人同行其巾筒笏囊位下卑行者俾前行呵逐開路位高行尊者得以默而近馬其高尊之殿乘亦不離馬後蓋饒謙之去就也意者偏遂便於高尊處今則反是筒笏前引以爲尊殿乘訖而無序何耶

拜禮 夫拜者禮之特所以申敬恭之儀故周禮有稽首頓首振動吉凶奇褒肅九等之拜以示威靈而觀容止也其非至親行卑者拜則接捧示止之不敢當之意今卑謙太過反不敢接捧而鞠躬側立惕受翻令前人得以盡禮深拜又書狀弔慶辭謁並削去拜字以敬尊官都乖古風

卜則嫗 非卜筮者必話來道茂之行有嫗一無所知大開小肆自來而卜回者必白嫗於來門賣卜其神乎俾來覆之來言休則嫗言答來言答則嫗言休循後中否來嫗各半或有折話者

陽山顧氏文房

曰斯管公明門前媪也咸誤矣案符了云府有好卜者十而中五鄰人不好卜常反之亦十中五與不卜等耳蓋是了家設理之詞後人呼聲而至是愚欲歸實故證之

急急如律令 符祝之類末句急急如律令者人皆以爲如飲酒之律令速去不得滯也一說漢朝每行下文書皆云如律令言非律非令之文書行下當亦如律令故符祝之類末句有如律令之言並非之也案律令之令字宜平聲讀爲零（音若毛詩盧重令之令若人姓令狐氏之令也）律令是雷邊捷鬼學者豈不知之此鬼善走與雷相疾速故云如此鬼之疾走也

永樂冢 永樂坊內古冢今人皆呼爲東王公冢有祠堂加其上俗以祈祀稱造化東王公大謬也案韋氏兩京新記云未知姓名時人誤爲東方朔墓也當時時人已誤今又轉東方朔爲東王公後代必更轉爲東里子產矣（光祿坊內卜有古冢新記不載時人以與永樂者對遂目爲王母臺張郎中謂云常於雜鈔中見光祿者是漢朝王陵母墓以賢呼爲王母所以東呼爲王公故附于注）

蜀馬 成都府出小駟以其便於難路號爲蜀馬

今宣城郡亦有小馬時人皆呼爲宣州蜀馬語皆不悟良可笑焉有以中宗時時人呼姚丞相爲陝州吳兒（同州桂劉亦然）

蹙融 今有奕者取一道人行五棊謂之蹙融融宜作戎此戲生於黃帝蹙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庾元規著座右方所言蹙戎者今之蹙融也學者固已知之

錢戲 錢戲有每以四文爲一列者即史傳云云所意錢是也俗謂之攤錢亦曰攤鋪其錢不使疊映欺惑也疾道之故訛其音音攤爲蚕乾反音鋪爲蒲厥義此耳今人書此錢戲乃作樗蒲字何貶樗蒲之甚耶案樗蒲起自老子今亦爲呼盧者不宜雜其號於錢說攤鋪之義皎然可見

寓直 常見直宿公署咸云寓直從以當直字俗稱貴文言而不究其義也案字書寓寄也寓直二字出於潘岳之爲武賁中郎將晉朝本有將校省故寄直散騎省今百官各當本司而直固是當直安可云寓何異坐自居第而稱僑儆也

端午 端五者案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

義無取爲余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而近見醴泉縣尉廳壁有故光福王相題鄭泉記處云端五日豈三十年端五之義別有所見

俗字 俗字至騣𦐇字已有二草在心今或更加草非也因芻又記得趨走之趍今皆以多居走非也蜡焦下已有火今復更加一火剩也瓜果字皆不假更有加草瓜字已象剖形明矣俗字甚衆不可殫論

俗諱 俗之誤譚不可以證者何限今人呼郡刺史爲刺史謂般涉爲官涉謂茜爲蒨食魚謂鱖爲桂以釁爲訴人振身爲噴涕吐口爲愛富不殊知噴嚏晴嚏者言臨殺府氣意出對酙爲醞煎刀爲箭帽爲幕禮爲里保爲補褒爲逋暴爲步觸類甚多不可悉數

挽歌 代云挽歌始自田横門人非也左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令歌虞殯杜注虞殯送葬歌也如是則已有久矣

坐馬 自便服乘馬已來既無帷蓋乃漸至大裁帽席帽之障蔽近年時態唯修虛事至於致䟽尊尚不敢戴上馬宜矣直有出門猶露首面如之何

資暇集卷中

資暇集卷下

隴西李　濟翁編

非麻胡 俗佈嬰兒曰麻胡來不知其源者以爲多髯之神而驗刺者非也隋將軍麻祜性酷虐煬帝令開汴河威稜既盛至稚童望風而畏互相恐嚇曰麻祜來稚童語不正轉祜爲胡只如憲宗朝涇將郝玼蕃中皆畏憚其國嬰兒啼者以玼佈之則止又武宗朝閭閻孩孺相脅云薛尹來咸類此也況魏志載張文遠遼來之明證乎麻祜廟在睢陽鄜方節度李丕即其後丕爲重建碑

不及剉 諺云千里井不反唾蓋由南朝宋之計吏瀉剉殘草於公館井中且自言相去千里豈當重來及其復至熱渴汲水遽飲不憶前所棄草草結於喉而斃俗因相戒曰千里井不反剉復訛爲唾爾

三臺 令之臛酒臛合作呼呼聲送酒聲音訛以平聲促樂是也故且作臛三臺字當廢易灘近三十拍促曲名三臺何或曰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常爲游宴之地樂工倦怠造此以促飲也一說蔡邕自治書御史累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此曲動

邑心抑希其厚遺亦近之

借書 借借(上子亦反下子亦反)書籍俗曰借一癡借二癡索三癡還四癡又案王府新書杜元凱遺其子書曰書勿借人古人云古諺借書一嗤還書二嗤(嗤笑也)後人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為癡

卷白波 飲酒之卷白波義當何起按東漢既擒白波賊戮之如卷席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

龍鍾 亞有孔文子之徒下問龍鍾之義且未知所自輙以愚見鍾即涔爾涔與鍾並蹄足所賤處則龍之致雨上下所踐之鍾固淋漓濺濺矣義當止此餘俟該通

嚏呪 今人每嚏必自祝所祈云云案邶終風篇注願猶思也言猶我也蓋他人思我我則嚏之也鄭又稱古遺語每嚏云人道我以為他人說我我則嚏此正得其願言者非呪願之願非語言之言今則自祝乃由誤解詩句爾

阿茶 公郡縣主宮禁呼為宅家子蓋以至尊以天下為宅四海為家不敢斥呼故曰宅家亦猶陛下之義至公主已下則加子字亦猶帝子也又為阿宅家子阿助詞也急語乃以宅家子為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或削其子遂曰阿家以宅家子為茶子既而亦云阿茶子削其子字遂曰阿茶一說漢魏已來宮中尊美之呼曰大家子今急訛以大為宅焉

下俚 俗呼下俚家為嘉李家者(秦人乖云)以俚與國姓音同不敢斥下字呼因改為嘉下聲遂近亦以家美故也

揚聲 喪筵之室俾妓婢唱悲切聲以助主人之哀者謂之揚聲不知起自何代案其嘪嘪然宜呼為羊聲義取報羔羊跪爾不唯助也抑用邀之豈不深乎哉

屋頭 俗命如厠為屋頭稱并州人咸鑿土為室側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寶以溷汁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溷因影為沃頭焉

車輊 俚語以車頓前為質者乃由不識輊字故也(輊音致)詩云如輊如軒前重為輊後重為軒俚見輊字似輊字便以支乙音呼(俚語之謬旅此者爾類而思從)(可知矣至如見馬首之低者遂為頭質乃由車質之誤也亦宜云頭輊其義與車同矣)

竹笪 麁篷篠因江東呼為笪今京洛皆呼為竹

笪（今俗字音笪爲但蓋此字音旦又音闥當是有於笪旁書旦闥二音遂誤合二音反謂是但遂以成俗）余嘗因市此呼作闥音爲輕薄所嗤曰眞村裏書生余應之曰聲亦呼作旦音知乎（若是者又多辯悉言）

【衙】代呼驢爲衙於文字未見今衙地出驢義在斯乎或說以其有軸有槽譬如諸衙有胥曹也因目爲衙（自前漢有直盧郎吏居之今則衙士處之至今紫宸宣政殿外皆有盧舍以宿衛士是也）

【邪】呼奴爲邪者蓋舊謂僮僕之未冠者曰竪人不能直言其奴因號奴爲竪高歡東魏用事時相府法曹辛子炎誤犯歡奴杖之歡諱樹而威權傾於鄴下當是郡寮以竪同音因目奴爲邪義取邪君樹塞門以句內有樹字假竪爲樹故歟後爲言令兼刪去君字呼之一說邪字類拜字言奴非唯郎主是賓則拜

【措大】代稱士流爲醋大言其峭醋而冠四人之首一說衣冠儼然黎庶望之有不可犯之色犯必有驗比於醋而更驗故謂之焉或云往有士人貧居新鄭之郊以驢負醋巡邑而賣復落魄不調邑人指其醋馱而號之新鄭多衣冠所居

因緫被斯號亦云鄭有醋溝士流名家其州溝之東尤多甲族以甲乙叙之故曰醋大愚以爲四說皆非也醋宜作措止言其能舉措大事（而已）

【抱木】南土有木以抱爲名者言其輕滿不能成斤亦以造器滿抱如無因以懷抱名之也南土多陂塘多生水松其抱木蹙水沫依松而成似松之疣贅浮繞其株悉去水面三寸原其化機假松之氣爾故其臭方其質輕抱木突輕於赤腳誠哉斯言然余爲南漳守命工爲函匣筒韡抑造清明毬卵輕齎而歸北人莫不稱便而（異焉）

【薛陶箋】松花箋代以爲薛陶箋誤也松花箋其來舊矣元和初薛陶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之（賸長）乃命匠人狹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箋亦如是特名曰薛陶箋今蜀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獨松花一色

【稠桑硯】稠桑硯始因元和初愚之叔翁宰虢之耒陽邑諸季父溫凊之際必訪山水以游一日於澗側見一紫石憇息于上佳其色且欲

隨至遂自勒姓氏年月遂刻成

文復無刓缺乃曰不刓不斲可琢爲硯矣既就

琢一硯而過但惜重大無由出之更行百步許往往有焉又行乃多至有如拳者不可勝紀遂與從僮挈數拳而出就縣第製斲時有脊性巧請斲之形出甚妙季父每與俱之潤所脊父兄稠桒逆肆人也因季父請解脊藉而歸父兄之業於是來斲開席於大路厰利驟肥上客競効各新其意爰臻諸器焉季父大中壬申歲授陜今自元和後往還京洛每至稠桒鐫者相率輒有所獻以報其本迄今不怠季父別業在河南福昌邑下至於弟姪市其器稱福李家則價不我賤（然則其石以爲諸器尤愈於硯）

石鏉餅 石鏉餅本曰喙餅同州人好相喙將投公狀必懷此而去用備狴牢之糧後增以甘辛變其名質以爲貢遺矣

李環餳 蘇乳煎之輕餳成云十年來始有出河中余實知其由此武臣李環家之法也余弱冠前步月洛之綏福里方見夜作問之云乳餳時新開是肆每斤六十文明日市得而歸不三數月滿洛陽盛傳矣開成初余從叔聽之鎭河中自洛招致餳者居於蒲蒲土因有是餳其法寧閉傳得唯博[illegible]軍人竊得法之十八九故今奉天亦出輕餳然而劣於蒲者不盡其妙焉

鳳爐子 以周繞通風也一說形像名烽爐子理亦近焉

相思子 豆有圓而紅其首烏者舉世呼爲相思子即紅豆之異名也其木斜斫之則有文可爲彈博局及琵琶槽其樹也大株而白枝葉似槐其花與皂莢花無殊其子若穠豆處于甲中通身皆紅李善云其實赤如珊瑚是也

甘草 所言甘草非國老之藥者乃南方藤名也其叢似薔薇而無刺其葉似夜合而黃細其花淺紫而蘂黃其實亦居甲中以枝葉俱甜故謂之甘草藤土人異呼爲草而已出在潮陽而南漳亦有故備載之

投子 投子者投擲於盤筵之義今或作頭字言其骨頭所成非也因此兼有作骰字者案諸家之書骰即股字爾不音投（史記蔡澤說博者或欲大投裴駰注曰云投瓊也則知以玉石爲投擲之義矣有頭骰之理哉）

[illegible]白醫 貞元初穆寧爲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書及給事已下尚未分官列侍寧前時穆氏

家法切峻寧命諸子直饌愁不如意則杖之諸子將至直日必探求珍異羅於鼎俎之前競新其味計無不為然而未嘗免笞叱之過者一日給事直饌鼎前有熊白及鹿脩忽曰白肥而脩瘠相滋其宜乎遂同試曰甚異常品即以白裹脩改之而進寧果再飽宛陵與諸季望給事盛形美色曰非唯免笞兼當受賞給事頗亦自得寧飯訖戒使令曰辦直可與杖俱來於是罰如常數給事將拜杖遽命前曰有此味奚進之晚耶於是聞者笑而傳之

肝鏤 今鏤生肝為飯食之一味曰生肝鏤劉言其細切如剛鏤之義一說名生肝膚脯乃似胡虜祭之餘脯聲譌故云鏤劉也凡諸飯食名號字余撰纂王子泉僮約并雜字在集中言之詳矣所未該者今之五味署爚瓜茄及豬肉俗謂之丑甲音者而臆肺臘脥字反是字書内煠字音丑獵者誤呼丑甲反爾此字火旁云下木别有火旁世世下木音士甲反是沸湯渫菜字其音丑獵者義出臑爚也

畢羅 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餛飩以其象渾沌之形不能直書渾沌而食避之從食可矣至如不托言舊未有刀机之時皆掌托烹之刀机既有乃云不托今俗字有餺飥乖之且其此類頗多推理證辨可也元和中有鑒僧虛以廿之大府特造一味傳之于今時人不得其名以其號目之曰鑒虛今往往俗字又加食旁字亦此類也

阮咸 樂器有似琵琶而圓者曰阮咸大曆中愚之冊從叔翁司徒汧公之鎮滑也因與賓客會琴話及斯樂曰往中宗朝元賓客行中為太常少卿時有人於古冢獲其銅鑄成者獻之元日

此阮仲容所造乃命工人木為之音韻清朗頗難為名權以仲容姓名呼焉于今未蒙佳號況阮云昔賢豈可以名氏而號樂器乎其形象月其聲合琴自為月琴宜矣自是知之者不以舊名呼今人以為李崖州在相日所號非也晉書稱阮咸善琵琶此即是也案後周書云武帝彈琵琶後梁宣帝起舞謂武帝曰陛下既彈五絃臣何敢不同百獸則周武所彈乃是今之五絃明知前代凡此之類總號琵琶爾又案風俗通云以手批杷謂之琵琶自撥彈已後唯今四絃始事琵琶之名因依而言則劉餘所云貞觀中裴洛兒始弃撥用[illegible]以搊琵琶足是不知故事之言也又因此而從今之五絃之號即出於後梁宣帝之語也而今阮氏琵琶正以手指反不得古琵琶之名都失本義也

琴甲 今彈琴或削竹為甲以助食指之聲者亦因浙公也嘗患代指而舊甲方墮新甲未完風景廓澄援琴思泛假甲於竹聊為權用名德既崇人爭傚効好事者凡曰司徒甲夫琴韻在乎輕清且竹於自然之甲厚薄剛柔殊矣以求真用假捨清從濁乎蓋靡知其由也予如[illegible]筷之與秦箏猶能去假還真其聲宛美矣論樂中絲不如竹竹不如肉孟嘉此義嘉曰漸近自然故知甲宜從真矣

茶托子 始建中蜀相崔寧之女以茶杯無襯病其熨指取楪子承之既啜而杯傾乃以蠟環楪子之央其杯遂定即命匠以漆環代蠟進於蜀相蜀相奇之為製名而話於賓親人人為便用於代是後傳者更環其底愈新其製以至百狀貞元初青鄆油繒為荷葉形以襯茶碗別為一家之楪今人多云托子始此非也蜀相即今升平崔家訊則知矣〔資暇集〕

拆封刀子 起於郭汾陽吉吏也舊但用刀子小者而汾陽雖大度廓落然而有宿內偏之性動無廢物每收其書皮之有所拆者以為逐日須取文帖餘紙賢每歲終則散於小家吏俾作一年之簿所以益之更多不諳其文甚且又繁積習吏不暇剪正隨曲斜聯糊一日所由帶刀忽折不餘寸許吏乃銛以應急覺愈於全時漸出新意因削木如半環勢如於折刃之上使纔露鋒橫其書而劈之汾陽嘉其用心曰眞郭子儀部吏也言不嫌折刃也每話于外後因傳之益妙其製

書題籤 大僚題上紙籤起於丞相李趙公也元和中趙公權傾天下四方緘翰日滿閽者之袖而潞帥郗士美時有珍獻趙公喜而回章盈幅曲敘殷勤誤卷入振武封內以遣之而振武別紙則附于潞時阿跌光進帥麟覽盈幅手字知誤畫時飛還趙公趙公因命書吏凡有尺題各令籤記以送故于今成風也〔資暇集〕

團狀 文宗朝以前無之自朱崖李相貴盛於武宗朝且近代稀有生一品百官無以希取其意以為舊刺輕之制綱紛相扇留具銜候起居狀而今又益競以善價紙如出印之字巧諂曲媚猶有未臻之遺恨幷丹徽正平生於今日其亦如是乎

[illegible] 醫方云牛膝忌牛肉余好窮物性嘗於冬日以牛肉襄牛膝鍛肉藥俱不敗因知始稍

此論意者徒以名類然也即思本草云莧茨令人臍下常痛斯堪絕倒若爾則王莽末南方餓吒掘食何不東觀書載其多患脖臍氣乎牛膝之忌當由痔疾不宜食雜肉痔風也偶然此肉發動腸風而病名與莧茨同爾

席帽 永貞之前組藤爲蓋曰席帽取其輕也後或以太薄冬則不禦霜寒夏則不障暑氣乃細色罽代藤曰氊帽貴其厚也非崇貴莫戴而人亦未尚元和十年六月裴晉公之爲臺丞自化理第早朝時青鎮一帥拒命朝廷方恭議兵計而晉公預焉二帥俾捷步張晏等俾刃伺便謀害至里東門導炬之下霜刃欻飛時晉公繫帽是賴刃不即及而帽折其簷既脫禍朝貴乃尚之近者布素之士亦皆戴焉（折簷帽尚在裴氏私第中）大和末又染繒而復代罽曰疊絹帽雖示其妙與氊帽之庇懸矣會昌已來吳人衒巧抑有結絲帽若網其巧之淫者織花鳥相廁焉（近又染藤爲紫徵以輕相尚）

被袋 非古製不知孰起也比者遠游行則用大和九年以十家之累者邐迤竄謫人人皆不自期常虞倉卒之遣每出私第咸備四時服用舊

以紐革爲腰囊置於殿乘至是服用既繁乃以被易之成俗于今大中已來吳人亦結絲爲之或有餉遺豪徒玩而不用也

注子偏提 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所以丞相高公有斟酌之譽雖數十人一樽一杓挹酒而散了無遺滴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蓋觜柄皆具大和九年後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目之曰偏提論者亦利其便且言柄有礙而屢傾仄今見行用

承床 近者繩床皆短其倚衡曰折背樣言高不及背之半倚必將仰脊不遑縱亦由中貴人翹意也蓋防至尊賜坐雖居私第不敢傲逸其體常習恭敬之儀士人家不窮其意往往取樣而製不亦乖乎（繩床當作承字言輕齎可隨人來去）

資暇集卷下

埭川顧氏家塾梓行

李涪刊誤二卷

（唐）李涪撰

宋刻百川學海本

刊誤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唐李涪撰。舊本前有結銜稱國子祭酒。郭忠恕佩觿引此書。亦稱李祭酒涪。五代去唐末遠。當得其眞。而陸游渭南集有是書跋曰。王行瑜作亂。宗正卿李涪盛陳其忠必悔過。及行瑜傳首京師。涪亦放死嶺南。疑卽此人。未詳孰是也。前有自序。稱撰成五十篇。此本惟四十九篇。蓋佚其一。其書皆考究典故。引舊制以正唐末之失。又引古制以糾唐制之誤。多可以訂正禮文。下卷間及雜事。如論僅俛勞綴廢爲六字之誤。辨陸法言切韻之謬。解論語不問馬之不非否音。校左傳繕完葺牆之完爲宇字。以及駁李商隱孔子師老聃。老聃師竺乾之妄。正賈耽七曜歷之謬。亦頗資博識。唐末文人日趨佻巧。而涪獨考證舊文。亦可謂學有根柢者矣。

李涪刊誤卷上

唐國子祭酒李涪撰

余嘗於學古問政之暇而究風俗之不正者或未造其理則病之於心爰自秦漢迨于近世凡曰彝藝豈可勝道哉前儒廣學刊正固已多矣然尚多漏略頗惑將來則書傳深旨莫測精微而俗習舛儀得陳愚淺撰成五十篇號曰刊誤雖欲自申專志亦如路瑟以投其譏也

二都不並建

予少讀歷代史每考沿習自夏殷迄于周秦未聞兩都並置東西乎處若夫殷之五遷蓋建國不安之爲也竟都于亳底綏四方武王克殷爲周成王卜洛幽王爲犬戎所敗平王東遷自是不復都豐鎬矣更于秦漢晉魏但處一都隋以奄宅區宇公私殷富恃此繁盛遂創兩都爲巡幸不常用都爲頓息之所洎乎我唐高宗以伊洛勝槩每樂巡幸是時武后殺蕭妃寃出宮室不安竟因登封遂成都洛武氏革唐爲周乃立武氏宗先廟於東都神龍初中宗反正遷出宗先於西京乃以其地爲太廟欲使四海之知我唐復有宗廟矣爾後中宗還京復享太廟時朝廷多事不暇議去東都權廟但閟而勿享玄宗巡狩駐蹕復享洛廟是時君臣安於清泰曾不論及宗廟定制遂使後人皆曰兩都不疑矣夫以出征則載遷廟之主亦有明徵既言載主則郡國豈宜復有廟主耶今之二都並建各立神主都洛則有洛廟還秦則有秦廟則是使於人而不敬其神也以是而言毅然不移以朝萬國不亦宜乎昔隋時有上言者一帝二都實非舊典遂改爲京始創之日已有識者足嗤二都之設可謂不經高祖武德七年正月改東都爲洛州是知稽古之帝必考是非置郡罷都垂法後世貞觀四年詔發卒修洛陽乾元殿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陛下頃平東都之始層樓廣殿皆令撤毀天下翕然同心歸仰豈有初則惡其侈靡後則襲其雕麗每承德音未即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昔漢祖將都洛陽婁敬一言即日西駕豈不知地推中土貢賦所均但以形勢不如關內也太宗遂止玄素與學達識爲魏文貞推重請罷修建是也兩都置宗廟不殊侍御史顏標上議東都宗廟天寶建中兩度賊陷東都神主散失之外臣據見在十一主並已瘞於兩陛之間向來遲疑未去東都之號者蓋以舊廟存焉則顏標所引原廟述漢矣禮理亦至矣旋爲巨寇焚爇廟室悉成煨燼況乎城闕崩壞宮室丘墟發之有時契於至理今請制爲藩鎮以汝洛節度爲名選帥貫兵以遏東夏

春秋仲月巡陵不合擊樹

開元禮春秋二仲月司徒司空巡陵春則掃除枯朽秋則芟薙繁蕪掃除者當發生之時欲使盛茂也芟薙者當秋殺之時除去擁蔽且慮火災也以三公之

任隆位高度力展儀以己率衆令迓陵公卿皆持小斧即其義也近代選任稍輕不達舊禮將及陵關則取縣吏持斧擊樹三發謂之告神其爲不經又何甚也

禮儀使

九卿太常專掌禮樂累代沿習不更其名又春官氏主國之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寺有少卿博士禮部有郎中員外慎選儒學達於典禮者足以咨訪大國儀範豈有闕文而代宗皇帝用顏真卿爲禮儀使真卿博通典式曷不授太常卿禮部尚書而使掌國禮奈何禮儀以使爲名則何異咎因租庸者乎前史所無我唐有之必爲後世之譏宜亟去其名也

開府儀同三司

周制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秦則有太尉司徒司空及安帝以車騎將軍鄧騭爲開府儀同三司謂別開一府得比三公皇唐用開府爲散階今有拜太師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員秩者反以開府儀同三司爲階授受之間莫此商較後代論者曰起自唐得不以乖殊爲愧哉若以疇賞勳伐名數宜繁秩至三公何須以階爲盛

宰相不合受節察防禦團練等使櫜鞬拜禮

今代節度使帶平章者凡經藩鎮節察使必具櫜鞬迎于道左未知禮出何代前史國典並無其文且國初州郡皆以都督敕使理之至景雲二年賀拔延嗣除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自此始有節度之號景雲以後六典會要並無節度使觀察使戎服迎拜使相之禮若宜有之則節度使降麻防禦使制下之日便合具軍容詣中書謁謝在城既無此禮外府何爲行之宰相位雖崇重猶與九品抗禮今則俱是將相豈可倨受戎容于常仰而思之乃悟其事必因元帥都統遂有是儀何者天寶逆胡建中叛臣既陷兩京兵連淮朔此際徵集師旅又假虜騎軍戎繁雜宜以位高威衆者都統而制之哥舒翰郭子儀繼爲元帥都統時諸道節使會兵討叛者必以軍禮導之而淮朔亦不以是爲讓欲使軍中稟大將軍之命也爾後元和十一年裴度授相印充淮西節使兼淮西宣慰使會諸鎮師旅十餘萬衆指揮節制憲宗悉委於度及平逋寇李愬統兵入蔡州屯兵鞠場以待度馬首具櫜鞬度將避之愬曰此方不識上下等威久矣愬今具戎服拜相國於堂下使吏民瞻覩敬畏生焉如此可不勞理矣度然之蔡邦遂清蔡人遂寧愬以度兼宣慰處置使宰相專征不異都統之重故具戎服以申拜敬且以禮示蔡民也爾後爲藩鎮兼平章事者不謂我非元帥都統唯以宰相合當節度防禦等使櫜鞬拜禮舛誤相承所宜改正

副大使

國朝大邦土有以親王或宰相遙領者則副大使知節度事始於貞觀八年以蜀王愔遙領益州都督開

元十五年兵部侍郎河西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蕭嵩中書門下平章事節知故親王宰相遥領自此始也自後率用爲常本以大使在京則一軍之權以副大使主之今正授節度使且無遥領之名亦曰副大使知節度使藩方之選任莫重焉宜正其名以示楷則

都都統

辛丑歲大駕在蜀以巨寇未殄命中書令王鐸仗節鎮滑臺且統關東諸將收復京國時有論曰京西比言統者三四人慮不稟鐸之節制宜立其號曰都都統鐸兩朝丞相三陟台司名位顯著武將莫不望風願受其晝焉須都都方可統制自秦漢已降將相統戎蓋多無有都都統之號所引故事則曰先帝時俳優各恃恩寵願爲都知者咸允其請一日大合樂樂工諠譁上召都知止之三十人並進上曰止召都知何爲畢至梨園使奏曰三十人皆都知職列既等不能相下上乃命李可及爲都都知此則故事也然中令急於殄寇不以是爲辱曷不曰諸軍西南行營都統制帥之號莫過於斯

上事拜廳

朝廷典式出於南宮予亦爲尚書郎陪郎上事多矣見日儐者引上事官面北再拜余乃詰之曰曷拜曰拜廳予曰非也此乃拜恩也蓋京城官署皆在大内之南故先面北再拜然後踐履官常儐者不達乃曰拜廳予嘗爲河南少尹至上事日功曹吏張從玘曰請服雖中吉衫予詢之則曰先拜恩後上事又衆官列位儐者曰面西再拜拜訖成上事之禮既畢予以其有知獎而勉之吏曰非某所知某叔祖嘗爲功曹吏時李相國珏爲河南尹命功曹參軍示之曰先拜恩後上事小人傳之父祖不敢廢闕予喜小吏好善將慕李公得禮故書之以示將來

壁角

兩省官上事日宰相臨焉上事者設床几面南而坐判三道案宰相別施一床連上事官床坐於西隅謂之壁角自常侍而下以南爲上差舛相承實無禮敬曷不爲丞相設位於衆官之南常侍諫議給事舍人循次而坐於丞相之下尊卑有序足以爲儀壁角之來莫究其始開元禮及累朝典故並無其文習俗因循莫近於理今請去壁角用以釋衆疑

曾參不列四科

今人之論皆以孝者人之本也先聖重之不列四科所以曾參不列十哲之次愚謂不然夫德行之特者莫大孝焉是以夫子門人推重顏回及乎講則曾參侍坐是知聖人之旨二子莫有後先曾子不列四科者先述聖人一時列坐門人弟子耳豈是貶曾氏之大孝重宰我之言語蓋不在其席故不盡舉此如太宗文皇帝使王珪品藻李靖魏徵戴胄溫彦博房玄齡時則有若高士廉杜淹岑文本楊師道劉洎李大亮褚遂良才識豈在溫戴之下乎偶不在列故不偏

稱將釋衆疑方今以喻

出土牛

月令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謂於國城之南立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則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後示其農晚也爲國之大計不失農時故聖人急於養民務成東作令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飾以文彩即以綵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豐稔不亦乖乎

侍中僕射官號

宓羲氏以龍名官神農氏以火黃帝以雲少昊氏以鳥自顓頊已降而名以民事又以五行爲官禹作司徒敬敷五教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周則以春夏秋冬配爲官名伏以古者命官以天地四氣五行雲龍爲號者皆上禀天時下達人事見聖人垂意未有不急於惠民者也後代不究深旨率爾命官僕射侍中尤爲不可秦有侍中僕射其初且非官名唯供奉左右是其職業侍中當西漢掌乘輿服御下至褻器虎子之類虎子溺器也武帝以孔安國爲侍中以其儒者特許掌御唾壺朝廷榮之云侍中本丞相吏也五人來往殿內奏事故曰侍中又僕射者射音夜尤寡其義在秦有周青臣孔衍注云僕射小官扶左右者也亦曰主射乃守門之夫在漢爲武士在宮門則曰宮門僕射在永巷則曰永巷僕射蓋言僕御執射之夫也如今官豎之首耳皆因權倖漸峻官名開元元年改左右僕射爲左右丞相是官號之不正也又則天寵侍御者張昌宗其官號曰控鶴監向五王未復唐德則控鶴亦占丞相之名也以是而言皆因權倖漸竊相權我唐分職設官必先舊典苟踵斯弊曷範將來今請遵周故事以司徒司空爲正宰相或無勳德元臣則宜暫虛其位兼置中書而不用

士大夫立私廟不合奏請

禮嫡士立二廟庶人祭於寢累代禮文不易斯義開元十二年勑一品許祭四廟三品許祭三廟五品二廟嫡士亦許祭二廟爾後禮令並無革易古者廟連於家家主之喪則殯於西階之上鄉人儺孔子朝服立於阼階又曰喪不慮居爲無廟也則知居不違廟禮典昭然近代頗居上位率多祭寢亦嘗發問皆曰官品未宜有位至將相者奏請之詞則曰臣官階並及三品準令合立私廟是不知舊制妄有論奏廟貌申敬用展孝思豈於霜露之情合俟朝廷之命蓋以將同列戰先白有司既展哀榮宜遵典故原其奏諸之因蓋立廟不在其家別於坊里吉地乃爲府縣申奏或有官居顯重慎歷是宜營構之初亦自聞奏相習既久遂立廟須奏王則奏

九寺皆爲棘卿

凡言九寺皆曰棘卿周禮三槐九棘槐者懷也上佐天子懷來四夷棘者言其赤心以奉其君皆三公九卿之任也近代唯大理得言棘卿下寺則否九卿皆

樹棘木大理則於棘下訊鞫其罪所謂大司寇聽刑於棘木之下

京尹不合避御史

京尹皇都專理任莫重焉且以刑法財賦統而兼制御史之職糺繆繩愆本爲避嫌不可私謁三司慎守遂絶經過今代京尹逢御史於路必避馬而敬之名分既乖曷爲取則且秩五品不避御史比有事主於理誠然則京尹委用之權豈輕於郎官國子博士者乎漢桓典傳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行者且止尚能記之豈漢制京尹避御史偶不載於正史耶乃知前史不書是無避馬之理必以刑賦爲嫌止於不相過從而已然相值於路但以色勃而返可也

火

論語曰鑽燧改火春榆夏棗秋柞冬槐則是四時皆改其火自春漢已降漸至簡易唯以春是一歲之首止一鑽燧而適當改火之時是爲寒食節之後既曰就新即去其舊今人持新火曰勿與舊火相見即其事也又禮記郊特牲云季春出火爲禁火此則禁火之義昭然可徵俗傳禁火之因皆以介推爲據是不知古故以鑽燧證之

座主當門生拜禮

春官氏每歲選升進士三十人以備將相之任是日自狀元已下同詣座主之宅座主立於庭一一而進曰某外氏某家或曰甥或曰弟又曰某大外氏某家又曰外大外氏某家或曰重表弟或曰表甥孫又有同宗座主宜爲姪而反爲叔言敘既畢拜禮得中子輒議曰春官氏選士得其人止供職業耳而後造之士以經術待聘獲釆拔於有司則朝廷與春官氏皆何恩於舉子今使謝之則與選士之旨豈不異乎有海東之子嶺嶠之人皆與華族敘中表從使拜首而已論諸事體又何有哉

非驗

咸亨三年五月咸陽公主薨于房州公主高宗同母妹也初適杜荷貞觀中坐太子承乾事伏誅公主再行於薛瓘將成婚禮太宗使卜之卜人曰兩火俱食始則同榮末亦同悴若晝日行合巹之禮則終吉焉周以違禮亂常不可用也太宗從之而後瓘爲房刺公主隨焉俱沒於任雙柩而還蘇冕書之曰卜驗矣余曰違禮而行亂也雙柩而還常也若云卜驗則是禮可廢而卜可遵豈曰守正依經之道哉

李涪刊誤卷上

李涪刊誤卷下

唐國子祭酒李　涪撰

封爵

周制五等爵以封諸侯以其有功加地進律以是所封之國固定非處一方近者凡所封邑必取得姓之地所以疇庸進爵有違王度竊以蕭何封酇侯蕭之得姓不在於酇曹參封平陽侯曹之得姓不在平陽國朝房玄齡封梁公房之得姓不在於梁杜如晦封萊公杜之得姓不在於萊古典悉然不可悉數其誤也始於辛蜀之年中書主者不閑舊制故也

祈雨

庚子歲夏旱禾黍不遂又京城米粟日增其價一日達彼九重天子下詔宰臣禱祀所宜承命不過一二日虔誠于郊廟乃下太常擇日太卜署狀宜用來月六日癸亥至是旱苗悉爲枯荄矣

發救兵

夫請濟師者是兵力危殆求之速也不逾一兩日發之足以應其急也主帥問其來由命軍師曰爲擇一日以遂其請翌日師復命曰以後日戊午吉及乎師至軍壘已陷

進獻奇零

戊戌歲閱報狀見潤州節度進應天節白金二千六百五十七兩臣下獻壽國有常儀少曷不曰二千兩多曷不曰三千兩奇零微鮮無異償債豈臣子之禮哉

起居

今代謁見尊崇皆謹祗候起居起居者動止理固不爭近者復云謹祗候起居其官其義何在相承斯誤曾不經心

佳禮

吉凶賓軍嘉是爲五禮婚姻屬之嘉嘉者善也今代每言婚姻則曰佳期者美也婚姻之重所宜依經若用爲佳實傷古義

鵝

夫展禮之夕壻執鴈入奠執贄之義也又以鴈是隨陽之禽隨夫所適鴈是野物非時莫能致故以鵝替之者亦曰奠鴈爾雅云舒鴈鵝鵝亦鴈之屬也其有重於嗣續切於成禮者乃以厚價致之既而獲則曰已有鵝矣何以鴈爲是以鴈爲使代鵝爲禮鴈爲長（除帳反）物典故將廢何不正之

拜客

婚期云來日婦於庭拜舅姑次謁夫之長屬中外故舊皆當婦禮即通謁之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親非舊皆列坐而覿婦容豈其宜哉

拜四

夫郊天祭地止於再拜其禮至重尚不可加今代婦謁姑章其拜必四子輒詳之婦初再拜次則跪獻衣服文史承其筐篚則跪而受之常於此際授受多誤

故四拜相屬因爲疑又婦拜夫家長老長老荅之則又再拜即其事也士林咸儀豈可傚諸下俚耶謁拜姑章宜修典故再申拜地周禮婦拜扱地其儀可觀

婦謁姑不宜表以綃囊

投刺始於儁不疑冠進賢冠帶欙具劒上謁恭勝之上謁如今之投刺也爾後凡言謁見必先以此道其姓名行於婦人即未知其所自然亦不失於禮敬其有違舅姑在於他國者因節序推遷亦以名紙遠申參奉之儀近代皆以綃囊緘之有同尺題重封也至於婦來面謁舅姑合甫投刺之禮豈宜亦以彩帛表之卑敬有無所宜削去

樂論

貞觀十七年太宗文皇帝與太常少卿祖孝孫論樂太宗曰治政善惡豈此之因御史大夫杜淹曰陳之將亡也爲玉樹後庭花隋之將亡也爲伴侶行路難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實自於樂帝曰不然夫音聲豈能感人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悲悅在人非因樂也今玉樹伴侶其聲具存今爲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子曰聖君有所未悟耳禮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斯曲者陳隋二主之所作也二主荒淫自娛不知將亡之音形於曲折矣是知休徵咎徵皆見其兆豈止於歌樂也哉如文皇君人之道與舜禹比隆耆幼欣欣然得其所也雖聞桑間濮上如聞韶濩之音何後庭花伴侶行能感其心哉哀也樂也繫於時君詩不云乎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斯之謂也

釋惟

李商隱爲文曰儒者之師曰魯仲尼仲尼師聃猶龍不知聃師竺乾善入無爲稽首正覺吾師吾師夫老子生於周爲柱下史司馬遷史記與韓非同傳曰老子無爲自化清淨自正韓非揣事情循勢理故作老子韓非同傳此則老子行藏之道盡於是矣既正史不言老子適戎狄師於竺乾未知商隱何爲取信孔宣父於魯襄公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卒當周敬王也聖自天資而能廣學師堯舜文王周公之道以老子老而能熟古事故仲尼師之師之之道謂聖人學無常師主善爲師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非謂幼而師之如堯舜文王周公之聖德也故袁宏後漢書孔融荅李膺曰先君孔子與子先人李耳同德比義而相師友是也孟軻論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言伊尹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論仲尼則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乃所願學史遷直筆述乎聖德以遺後人爾來一千祀歷諸百王行其道者莫敢違其教者君臣亂竺乾者經史無聞併書自言生於周昭王時言後漢明帝夢金人有傳毅對徵

於周漢正史並無此文未知聃師竺乾出於何典近世尚綺靡鄙稽古而商隱詞藻奇麗爲一時之寂所著尺題篇詠少年師之如不及無一言經國無纖意獎善唯逞章句因以知夫爲錦者纖巧萬狀光輝曜目信其美矣首出百工唯是一端得其性也至於君臣長幼之義舉四隅莫反其一也彼商隱者乃一錦工耳豈妨其愚也哉

昭穆

按禮記昭明也穆美也蓋光揚先祖之德著斯美號至晉武帝以其父名昭改爲韶音歷代已遠豈宜爲晉氏之諱而行於我唐哉今請復爲昭穆

洛隨

漢以火德有天下後漢都洛陽字旁有水以水尅火故就隹隨以魏周齊不遑寧處文帝惡之遂去辵單書隋字故今洛字有水有隹隨字有辵無辵夫文字者致理之本豈以漢隋兩朝不經之忌而可法哉今宜依古文去隹書辵

僅甥傍繆既厲

近歲精用文字者反以僅爲遠近之近僅者纔也纔以身免纔得中第爾雅云謂我舅者曰甥近者皆去男穴書生字不原聖人之旨徒欲異於經文旁者旁求諸野旁求儒雅皆是本字近日皆以旁爲傍始傳胥生近逼文史繆者名與實爽曰繆又繩衍紕繆又如織維紕繆近者凡書繆字悉皆從言遂使紕繆變

而不用又五十年來馬㕑字皆書廐字廐字從殳既字從旡經史中且無此廐字殳者戈戟之類馬亦武事故曰㕑庫是以㕑字從殳若從旡即失武事之義薦字經史並從廾不單書廌音豸之爲此而不悟曷曰文人

奉陵

奉陵內官內人固有舊制某自省事六十年來常見報狀云內官某以某過奉陵內人亦時有之伏見士大夫每選兒孫主守塋域必以謹良寡過者處之夫事生尚擇其人奉先尤宜盡敬且禮云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自衣服飲食此無敢視父母所愛聖人垂教誠可企及今以罰過配陵寔乖嚴奉之禮其奉陵內官伏請遵行舊制不用有過之人

宰相合與百官抗禮

宰相權重位尊夷夏瞻敬然與九品抗禮古今謂會昌已前不易斯制咸通已後每謁見丞相必先言中外申拜首乃盡其臣之儀萃庶人保衡爲相既曰外進且非台望當時崇秩宿德競造其門接跡排肩皆被傲然當其拜禮萃於中書命酒執爵揖讓之際師保尚書一時下拜自後羣官謁相府罕有不言中外曲申畢敬者昔汲黯不拜大將軍有揖客爲重豈不信哉

切韻

自周隋已降師資道廢既號傳授遂憑精音切韻始

於後魏校書令李啟撰聲韻十卷游夏侯詠撰四聲韻略十二卷撰集非一不可具載至陸法言採諸家纂述而為已有原其著述之初士人尚多專業經史精練寡有不述之文故切韻未為時人之所急後代學問日淺尤少專經或捨四聲則秉筆多礙自爾已後乃為要切之具然呉音乖舛不亦甚乎上聲為去去聲為上又有字同一聲分為兩韻且國家誠未得術又於聲律求人一何乖闊然有司以一詩一賦而定否臧言匪本音韻非中律於此考覈以定去留以是法言之為行於當代法言平聲以東農非韻以東崇為切上聲以董勇非韻以董動為切去聲以送種非韻以送衆為切入聲以屋燭非韻以屋宿為切又恨怨之恨則在去聲佷戾之佷則在上聲又言辯之辯則在上聲冠弁之弁則在去聲又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又皓白之皓則在上聲號令之號則在去聲又以恐字苦字俱去聲今士君子於上聲呼恨去聲呼恐得不為有知之所笑乎又舊書曰嘉謨嘉猷法言曰嘉予嘉猷詩曰載沉載浮法言曰載沉載浮反伏 予 夫呉民之言如病瘖風而噤每啟其口則語淚喎吶隨聲下筆竟不自悟凡中華音切莫過東都蓋居天地之中稟氣特正予嘗以其音證之必大哂而異焉且國風杕杜篇云有杕其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又雅大東篇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此則不切聲律足為驗矣何須東冬中終妄別聲律詩頌以聲韻流靡貴其易熟人口能遵古韻足以詠歌如法言之非疑其怪矣予今別白去上各歸本音詳較重輕以符古義理盡於此豈無知音其間乖舛既多載述難盡申之後序尚愧周詳

祭物先

禮云爪祭上環又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此則祭物之先謂神農火食德侔造化後人追而敬之今代尚崇佛氏謂之衆生士子儒人宜遵典教

弔者跪

夫為弔者主人當踴弔者跪以手承主人而發弔詞其有主人官高弔者位卑不敢手及尊者但跪而起起而致詞禮也今代不循其義皆先一拜謂之跪禮至有輕服主人無踴客亦先申一拜豈曰經心於喪禮乎

短啓短疏

今代盡敬之禮必有短啓短疏出於晉宋兵革之代時國禁書疏非弔喪問疾不得輒行尺牘故義之書首云死罪是違制令故也且啓事論兵皆短而緘之貴易於隱藏前進士崔烜累世藏鍾王書即有義之啓事一帖折紙常行蓋事出一時沿習不改我唐賢儒接武壞法必修晉宋褊襟焉可行於聖代今啓事弔疏皆同當代書題削去短封以絶紕謬

七曜曆

賁相國躭撰日月五星行曆推擇吉凶無不差繆夫日星行度遲速不常[illegible]撰長曆太陽與水星一年一周天今賁公言一星直一日則是唐堯聖曆甘氏星皆無準憑何所取則是知賁公之作過於率爾復有溺於陰陽曲言其理者曰此是七曜日直非干五星常度所言既有遲速焉可七日之内能致一周賁公好奇而不悟其性妄也遂致高駢慕一公之作誑惑愚淺往往神之

廐焚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注云重人而賤畜也其下曰不問馬是門弟子歎重夫子之言或有論者曰傷人乎否問馬言先問人後問馬且焚廐退朝而問曰傷人乎又問傷馬乎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紀述本以不問馬唯問人弟子美聖人推心足以垂範又傷人乎即是問之之辭

腊日非節

夫節者因天地四時也而為之節非人事推移而能變之禮云腊也歲十二月腊得禽獸為祭百神以相其功夫火德之君以子祖戌腊土德之君以丑祖辰腊各繫五運盛衰推而用之非稟天地四氣是知腊月為節則乖本義今代凡造作百物必取腊日欲其無壞腐之弊也但取腊月中令作自無朽蠹若須腊日豈謂達於事耶

繕完葺牆

左傳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魯喪未之見也子產壞客館之垣以納車馬士文伯讓之曰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何以供命子謂垣壞葺之而已今云繕牆豈古人於文理如此不達耶所疑字誤遂有繁文字輒究其義是繕字葺牆以待賓客此則本書字誤為完書曰峻宇雕牆足以為比況上文云高其閈閎厚其垣牆又曰司空以時平易道路館宮室如此足以待賓客豈徒葺牆而可以崇文諸侯之館哉

論醫

夫醫切脉指下能知生死者非天受其性則因積學而致然始或著能末而寡効論者以紀能命通也末繆數窮也予曰不然其初屢中喜於積財記憶未衰軫理方銳及其久也筋力已疲志怠心勞獲効遂鮮則始能末繆於斯見矣若以數之通塞豈曰知理哉

舅姑服

子夏喪服傳婦為舅姑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素婦服青縑衣以俟夫之終喪習俗以婦之服青縑謂其尚在喪制故因循亦同夫之喪紀再周而後吉禮女子在家以父為天婦人無二天則婦之為舅姑不服齊衰一年著矣貞元十一年河中府倉曹參軍蕭據狀稱堂兄至女子適李氏壻見居喪今時俗婦為舅姑服三年

恐爲非禮請院詳定垂下詳定判官前太常博士李岧議曰謹按大唐開元禮五服制度婦爲舅姑及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不杖周蓋以婦之道以專一不得自達必繫於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降其父母喪服傳曰女子已適人爲父母何以周也婦人不二斬也婦人從人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先聖格言歷代不敢易以此論之父母之喪尚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今之學者不本其義輕重紊亂寖以成俗伏以開元禮玄宗所修上纂累聖旁求禮經其道昭明其文彰著藏之祕府垂之無窮布在有司頒行天下率土之內固宜遵行有違斯文命曰敗法亂紀伏請正牒以明典章此李岧之論可謂正矣凡居士列得不守之

杖周議

準禮父在爲母爲所生母父爲嫡子夫爲妻皆杖周自周禮已降至于開元禮及唐史二百六十年並不易斯議未聞爲兄弟杖者自亂離以後武臣爲兄弟始行杖周之禮是賓佐不能以禮正之致其謬誤也予乾寧三年九月行弔於名士之家覩其弟爲兄杖門人知舊無有言其非禮者賓屬且又寖以爲是自今後士子好禮者於服式之中慎而行之

祭節拜戟

禮曰君有賜則拜而受之賜莫重於九錫衣服朱戶納陛乘輿樂縣虎賁弓矢鈇鉞秬鬯備詳禮文未有拜衣服虎賁者也是物也故不宜拜若拜朱戶渠門宜謂之神禮記祭法累代祭名不聞有戟神是知無拜祭之禮也近代受節置於一室朔望必祭之非也凡戟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今之藩鎮即古之諸侯也在地則施於衙門雖罷守藩閫有爵位崇高亦許列於私第上元元年宰相呂諲立戟有司載戟及門諲方慘服乃更吉服迎而拜之頗爲有識者所嗤則知稱君命拜賜可也拜戟祭節大乖於禮

客卿

按史記春秋之後儒術之士名聞諸侯者既適列國爲客卿乃得陳王霸之道如孟軻在齊樂毅在燕趙西漢鄒陽在梁伍被在吳亦行斯道爾後辯說絕但不復客卿耳自中和已後藩鎮道賓者名曰客卿始則索客之徒時有斯號近者名人朝士不免繼之訛謬相承莫不因此恐誤來者故書之以示兒孫

參謀

秦漢之職在賓幕中籌畫戎機非多學深識者莫居是選自亂離已後每居藩翰必以陰陽伎術者處之仍居將校之末宜重而輕誠可惜也設有文人杖節統戎舉辟名士宜於管記支使之間以正其名不亦善乎

李涪刊誤卷下

寶顏堂訂正兼明書五卷

（唐）丘光庭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兼明書五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五代邱光庭撰。光庭烏程人。官太學博士。陳振孫書錄解題稱光庭爲唐人。錢曾百川學海及秘笈則題曰宋人。考書中世字皆作代。當爲唐人。然羅隱集有贈光庭詩。則當已入五代。其爲唐諱。猶孟昶石經世民等字猶沿舊制闕筆耳。是書皆考證之文。宋史藝文志作十二卷。書錄解題作二卷。此本五卷。疑後人所更定。首爲諸書二十二條。次爲周易五條。尚書四條。毛詩十三條。次爲春秋十條。禮記五條。論語十三條。孝經二條。爾雅三條。次爲文選二十二條。次爲雜說十八條。字書十二條。其字書十二條中。耻字、錄字、明字、朴字四條有錄無書。係傳寫脫佚。起字一條語不相屬。詳其大義。蓋說起字者佚其下段。說朴字者佚其上段。傳寫誤合爲一也。其中如諸書門據山海經鳳凰之文。管子韓詩外傳封禪之記。謂作字不始於蒼頡。不知百氏雜說。不足爲據。春秋門譏劉知幾論春秋諸侯用夏正之非。不知左傳記晉事。經傳皆差兩月。有用夏正之明徵。論語請車爲椁一條。謂毀車爲椁。非賣車市椁。不知一車之材。毀之豈能爲椁。殊不近事理。雜說門七夕一條。尤杜撰。尚書門論周康王當名釗。孝經門謂仲尼之尼當作𡰥。爲古夷字。春秋門謂衛桓公當名皃。更臆斷無所依據。然如論史記誤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名。毛萇誤以垤爲蟻冢。孔安國誤解菁茅。顏師古誤以鳫鴣爲白鷳。孔穎達誤以鵙鴂爲巧婦。又誤以占書爲龜筴同體。公羊穀梁誤以荆人爲貶詞。杜預誤以文馬爲畫馬。趙匡誤以諸侯無兩觀。郭璞誤以豬脂爲盆肉。應劭誤以丘氏爲出左丘明。皆引據辨駁。具有條理。所記社稷諸條。多得禮意。駁五臣文選註諸條。亦皆精核。謂春秋之例。有褒而書者。有貶而書者。有譏而書者。有非褒非貶非譏國之大事法合書者。尤爲卓識。在唐人考證書中。與顏師古匡謬正俗可以齊驅。蘇鶚之演義。李涪之刊誤。李匡乂之資暇集。抑亦其次。封演見聞記頗雜瑣事。又其次矣。

宋　丘光庭著

雲間　仲醇陳繼儒
檇李　君實李日華　校

諸書

三皇

鄭康成以伏羲女媧神農爲三皇宋均以燧人伏羲神農爲三皇白虎通以伏羲神農祝融爲三皇孔安國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明曰女媧燧人祝融事經典未嘗以帝皇言之又不承五行之運蓋霸而不王者也且祝融乃顓頊之代火官之長可列於三皇哉則知諸家之論唯安國爲長

五帝

鄭康成以黃帝少昊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六人而云五帝者以其俱合五帝座星也司

馬遷以黃帝顓頊帝嚳唐堯虞舜爲五帝孔安國以少昊顓頊高辛唐虞爲五帝明曰康成以女媧爲皇軒轅爲帝按軒轅之德不劣女媧何故不爲稱皇而論之入帝仍爲六人哉考其名迹未爲允當者也司馬遷近遺少昊而遠取黃帝其爲疎略一至於斯安國精詳可爲定論

皇帝名義

鄭康成云北斗天皇大帝其精生人凡稱皇者

皆得天皇之氣又云五帝者仰合五帝座星也明曰康成衆其遂未爲通論也今按尚書說皇者天德也皇王人也帝諦也公平通達舉事審諦也人之德同天德故德代者稱之是其次謂之帝然則皇帝者皆法天爲名非取星爲號也或曰子以堯爲皇何故言之明答曰凡名有通有析析而言之則有差於帝通而言之則帝皇一也月令云其帝太昊則伏羲亦謂之

帝也呂刑云皇帝清問下民則堯亦謂之皇也

放勛重華文命非名

司馬遷之記以放勛爲堯名重華爲舜名文命爲禹名則曰皆非也按堯典云若稽古帝堯曰放勛欽明文思安安孔安國曰勛功也欽敬也言堯放上世之功化而欽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也舜典云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叶于帝孔安國曰華謂文德言其文德光華重合於

堯俱聖明也大禹謨云若稽古大禹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孔安國曰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也據安國所言當以放勛重華文命皆謂功業德化不言是其名也或問曰子何知安國之是而司馬之非乎荅曰以尚書經文知之也經文上曰是帝堯之位號下曰是帝堯之功德若放勛是堯之名則經當云若稽古帝[illegible]尚其名[illegible]日之

下逮於欽明文思豈名不屬於位號而乃冠於功業乎又舜典云重華叶于帝若重華爲名將何以叶於帝又大禹謨云文命敷于四海若以文命爲名將何以敷于四海又皐陶謨曰允迪厥德豈允迪爲皐陶之名乎且子生三月而父爲之名今放勛重華文命之義皆謂聖明功業豈此三帝即位之後始爲名乎且舜之父母頑嚚豈知舜之德可繼於堯而名之重華乎若是

舜自作於理固不當如此驗斯枝節即放勛重華文命非堯舜夏禹之名也故知馬遷之非安國之是也

五行神

明曰木神曰勾芒火神曰祝融土神曰后土金神曰蓐收水神曰玄冥土神獨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或問曰據此后土是五行之神

漢代立后土祠於汾陽祀何神也答曰三代已前無此禮蓋出一時之制耳其祀當廣祀地神即如月令所祀皇地祇者也

五行配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少昊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子生爲五

行之官死後以之配祭五行之神也或問曰鄭康成于月令其神后土注云顓頊之子黎兼后土官孔穎達曰句龍初爲后土後轉爲社神后土官闕黎則兼之者何也答曰康成失之于前穎達循之于後皆非也按左傳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句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爲社神也月令土既是五行之神以句龍配之正與左傳文合而康成以黎兼之亦何乖謬又問曰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黎既曾司地故不可配土乎答曰黎之司地兼其職爾非有功於土也若謂黎可配土則重亦可配天乎且黎爲火正而康成猶用兼之配土豈句龍土官乃不可以配土乎今依左氏句龍配于兩祭不亦宜乎又問曰句芒祝融之類皆是五行之名號爲重黎之名皆是人鬼何故與之同稱乎答曰此五子能著其功施于人與鬼

神相似故得與之同稱也亦猶皇帝天神王者德同于天故亦得稱皇帝此其義也

社神

先儒以社祭五土之神五土者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明曰社者所祀土地土之名也凡土之所在人皆賴之故祭之也[illegible]祭[illegible]者則[illegible]之土人不賴之乎且地者土之主今爲五帝之祭無[illegible]地也[illegible]必歷

舉其名乎以此推之知社神所在土地之名也
或問曰五土之名出自周禮非乎答曰按周禮
地官唯云辨五土之名物不云五土爲社也又
問曰社既土神而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又何
神也答曰方丘之祭祭大地之神社之所祭祭
邦國鄉原之土神也

社位

周禮春官小宗伯之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

左宗廟經云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也明曰按
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
階客就西階門向堂爲正即左在西而右在東
也凡堂及門外皆人臣之位故以向堂爲正也
此言右社稷而左宗廟者則社稷在門東宗廟
在門西也所以然者社稷所主之祀東方陽之
發生宗廟祀死人之祭西方爲陰陰主死云者
各從類也閔二年左傳云季友之生卜之曰間
于兩社者周社與亳社也亳社殷社也殷都亳
故謂之亳社即禮記所謂喪國之社屋之不受
天陽者也立之於廟門外以爲後王戒亦從陰
類也然則雉門之外東有周社西有殷社二社
之間朝庭執政之所故曰間于兩社爲公室輔
也

社名

或問曰社既土神不言祇而云社者何也答曰

社以神地之道也蓋以土地人所踐履而無崇
敬之心故合其字從示其音爲社皆所以神明
之也

社配

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共工氏之子句龍爲
后土爲社是句龍生而后土之官死故以之配
祭於社今之祭配社以后土配坐即句龍也

社日

或問曰月令云擇元日命人社注云元日近春分前後戊日鄭特牲云日用甲日之始也與今注月令不同何也荅曰召誥云越翌日戊午乃社于新邑則是今注月令取召誥爲義也不取鄭特牲爲義者以社祭土土畏木甲屬木故不用甲也用戊者戊屬土也召誥周書則周人不用甲也鄭特牲云甲者當是異代之禮也

社始

或問社之始荅曰始於上古穴居之時也故禮記云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者古人掘地而居開中取明而水霤入謂之中霤言土神所在皆得祭之在家爲中霤在國爲社也由此而論社之所始其來尚矣

社樹

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也明曰社所以依神表域也各隨其地所宜而樹之宰我謂欲使人畏敬戰慄失其義也

稷神

先儒皆以稷祭百穀之神鄭康成以稷祭原隰之神明曰鄭義非也且原隰亦土也社既祭土何故更分原隰而別祭之乎又稷之名義不與原隰相侔縱令鄭義有徵亦是不分眞僞諸儒所識可謂不一

稷名

或問曰稷既百穀之神不言穀而云稷者何也荅曰稷屬土而爲諸穀之長故月令謂之首種首種者稷最在前也諸穀不可徧舉故舉其尊而爲言之以統之也若直以穀言之則爲人所褻慢也

稷配

明曰有能播百穀者謂之曰田正正[illegible]也[illegible]周棄

之長死後以配祭于稷謂之后稷后君也謂爲稷之君也左傳曰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已來祀之祭稷配以后稷者周棄也

稷日

或問曰祭稷不別日與社同日者何也荅曰以百穀生于土戊屬土故可與社同日而祭也

稷始

或問稷之始荅曰始有粒食之時也故祭法曰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厲山神農之號則神農之時有稷矣

文字元起

代人多以文字始于黃帝蒼頡者明曰非也自生人以來便有文字何以知之按山海經云鳳凰首文曰德背文曰義膺文曰順脅文曰仁腹文曰信豈鳳凰乃生于蒼頡之後乎韓詩外傳云自古封太山禪梁甫者百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仲對齊威公云古人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刻石記號以識十二而已其首有無懷氏則夷吾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由此而論則文字之興其來遠矣假令蒼頡在黃帝之前亦不始于蒼頡矣蓋廣而論之故尋得其名也

隸書所始

代人多以隸書始于秦時程邈者明曰非也隸書之興興于周代何以知之按左傳史趙筭絳縣人年曰亥有二首六身是其物也士文伯曰然則二萬六千六百有六旬也蓋以亥字之形似布筭之狀按古文亥作㐪全無其狀雖春秋之時文字體別而古亥字有二首六身則是今之亥字下其首之二畫豎置身傍亥作豕此則

一萬六千六百之數也據此亥文則春秋之前有隸書矣又酈善長水經注云臨淄人有發古冢者得銅棺棺外隱起爲文言齊太公代孫胡公之棺也唯三字古文餘同今書此胡公又在春秋之前即隸書興于周代明矣當時未全行猶與古文相參自秦程邈已來乃廢古文全行隸體故程邈等擅其名非創造也

土牛義

禮記月令曰出土牛以示農耕之早晚不云其牛別加彩色今州縣所造春牛或赤或青或黃或黑又以杖扣之而便棄者明曰古人尚質任土所宜後代更文更加彩色而州縣不知本意率意而爲今按開元禮新制篇云其土牛各隨其方則是王城四門各出土牛悉用五行之色天下州縣即如分土之義分土者天子太社之壇用五色土以封東方諸侯則割東方青土以白毛包而賜之令至其國先立社壇全用青土封南方諸侯則割赤土西方則割白土北方則割黑土今土牛之色亦宜効彼社壇或問曰今地主宰官吏以杖打之曰打春牛何也答曰按月令只言示農耕之早晚不言以杖打之此謂人之妄作耳又曰何謂示農耕之早晚荅曰以立春爲候也立春在十二月望即策牛人近前示其農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即

策牛人當中示其農中也立春正月望即策牛人近後示其農晚也又問曰按月令出土牛在十二月今立春方出何也荅曰季冬之月二陽已動土脉已興故用土作牛以彰農事今立春方出興已自知何用策牛之人在前在後以斯自漢紀之大有留爲當按漢書立春之日京都百官青衣立青幡施土牛耕人于門外又云齊絡令立春前二日京兆及諸州縣門外各立土

牛耕人斯皆失其先書示農之義也又問曰幾日而除之荅曰七日而除蓋欲農人之徧見也今人打後便除又乖其理焉

鄉飲酒樂

今州府貢士陳鄉飲酒堂上堂下樂工皆坐亦皆有人歌又皆絲竹明曰如此則尊卑無別何爲分居上下哉按鄉飲酒禮及燕禮皆云升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白華

華黍即是堂上樂有人歌以琴瑟和之並無竹器樂工皆坐堂下無人歌但吹笙播詩亦無琴瑟吹笙者皆立故鄭特牲云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一曰貴重人之聲故令歌者在上輕賤匏竹之器故令在下今州府所行並無等級有司不辨故也

寶顏堂訂正兼明書卷之一

寶顏堂訂正兼明書卷之二

宋　丘光庭著

雲間　仲醇陳繼儒
海鹽　叔祥姚士麟　校

周易

雲從龍

乾文言曰雲從龍風從虎說者以爲龍吟雲起虎嘯風生明曰非也夫風雲者天地陰陽之氣

交感而生安有蟲獸聲以而能興動之哉蓋雲將起而龍吟風欲生而虎嘯故傳曰龍從雲虵從霧梟居知而是也或曰文言仲尼所作何故不知荅曰但取其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先天不違者也

莧陸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王弼云莧陸艸之柔脆者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艸莖剛下柔上

馬鄭王肅皆云莧陸一名章陸明曰如諸儒之意皆以莧陸爲一物直爲上六之象今以莧陸爲二物莧者白莧也陸者商陸也莧象上六陸象九三上六象陰莧亦全柔也九三以陽應陰陸亦剛下柔上也且夬是五陽共決一陰之卦九五以陽處既剛且尊而爲決主親決上六而九三應之亦將被決故曰莧陸夬夬重言之者決莧決陸也由此而論莧陸爲二物亦以明矣

按本艸商陸一名募根（募音枋弦反）一名呼夜一名章陸一名烏椹一名六甲父母殊無莧之號蓋諸儒之誤也或曰九三君子夬夬其義如何答曰九三以陽應陰有違于衆君子能決斷已意與衆陽共決上六則免悔故亦重言夬夬也

窨雲不雨

上彌云凡雲雨者陰氣布于上而陽薄之不得通則蒸而爲雨明曰此說未窮其理何者夫陰陽二氣生于黃泉絪縕交結出地爲雲二氣力均則能爲雨或陰氣少而陽氣多或陰氣多而陽氣少皆不能爲雨也小畜不雨者陰氣少也

䷈（乾下巽上）小畜　小過不雨者陽氣少也　䷽（艮下震上）小過

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陽極則陰也故禮記孔子曰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也者非一氣能生者也譬之于炊或有水而無火有火而無水皆不能生氣必須水火備具方氣生氣生本于

釜中非結成于甑上也由此而論雲必結于地中陰陽相將而出若陰先而陽後尚不能爲雲豈能爲雨乎

天地絪縕

繫辭云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論者以爲絪縕天中之氣明曰絪縕未散之名也其氣結于黃泉非在天之雨也若已在天安能化生萬物直由氣自黃泉而生萬物資之以化萬物者動植之

絪縕也乃精初化未有交接故曰化醇及其交接萬物由此蕃滋故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男女者雌雄牝牡之稱也夫人之精既皆自下而氣血不自下乎按月令建子之月律中黃鍾黃者地中之色也鍾者種也言十一月陽氣種于黃泉也故知渾天之形其半常居地下地之下有水水之下有氣氣之下有天天之元氣自水而昇地自地而昇天自天而廻還水下所謂一

象明書　卷二　四

陰一陽而無窮也故復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震下坤上復天地之心陽氣在下卽知氣血之氣所存焉

樞機

繫辭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孔穎達曰樞戶曰機弩牙不明曰樞是門闔非戶曰也何以知之機是弩牙牙發則前矣遂是門闔開闔之節卽在關則是門之開闔關閉不由戶也且曰非能動轉安得謂之發乎道書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蓋以門闔來去故不蠹敗戶自何謂不蠹乎是知穎達之說謬也

尚書

三江既入

禹貢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孔安國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既入致定爲震澤也鄭玄云江自彭蠡分爲三既入者入海也明曰底

象明書　卷二　五

致也安國之意以爲三江之水入于震澤所以致定也按洪水之時包山處陵震澤不見三江之水既入然後方爲震澤康成以既入爲海可謂得之言三江之水已入于海然後平陸出乎陸出然後震澤致定也

包匭菁茅

禹貢揚州所貢包匭菁茅孔安國曰包橘柚也匭匣也菁以爲菹茅以縮酒僖四年左傳曰齊

伐責楚云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杜元凱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明曰孔失而杜得也何以言之按太史公封禪書云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是知菁茅即三脊之茅也菁者茅之狀貌菁菁然也三脊之茅苗土不生故楚人特貢之也孔云菁可爲菹是謂菁爲蔓菁也且蔓菁常物所在皆生何必須事楚國歷盛而貢之哉故知孔失之矣

血流漂杵

武成云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孔安國曰血流漂杵甚言之也明曰血流舂杵不近人情今以杵當爲杆字之誤也按詩云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左傳郤至舉此云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則是古人讀干爲扞扞一名楯一名櫓漢書云血流漂櫓櫓即扞俗呼爲傍牌此物體輕或可漂也

周人主名

周書顧命云用敬保元子釗孔安國曰釗康王名也諸儒皆讀釗爲昭明曰諸者非也釗當音晁按字書六體一曰諧聲此釗字諧聲字卩邊着斗斗是叫字即金邊着斗當音晁明矣今人依釗從刀者訛也且昭王是康王之子豈有子諡父諱而音同乎是周人本讀爲晁今人誤讀昭字矣或曰禮不諱嫌名何得音同而字異

得非嫌名乎答曰古者之開詩書之內有音同字異者即不爲之諱豈父諱子諡可用嫌名乎直今人讀之非也

毛詩

序

先儒言詩序并小序子夏所作或云毛萇所作明曰非毛萇作也何以知之按鄭風出其東門序云民人思保其室家經曰縞衣綦巾聊樂我

貫毛傳曰願其室家得相樂也據此傳意與序不同是自又一取義也何者以有女如雲者皆可女相棄不能保其室家即縞衣綦巾是作詩者之妻也既不能保其妻乃思念之言願更得聊且與我爲樂也如此則與序合今毛以縞衣綦巾爲他人之女願爲室家得以相樂此與序意相違故知序非毛作也此類實繁不可具舉或曰既非毛作毛爲傳之時何不解其序也荅

曰以序文明白無煩解也

沈朗新添

大中年中毛詩博士沈朗進新添毛詩四篇表云關雎后妃之德不可爲三百篇之首蓋先儒編次不當耳今別撰二篇爲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爲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爲文王詩請以此四詩置關雎之前所以先帝王而後后妃尊卑之義也朝廷嘉之明曰沈朗論詩一何乖謬雖詩之篇次今古或殊其以關雎居先不可易也古人爲文語事莫不從微至著自家形國故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俗本云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經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由此而論則關雎居三百篇之首不亦宜乎語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則孔子以關雎爲首訓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

墻面而立也歟則關雎居周南先矣且詩有四始一曰風二曰小雅三曰大雅四曰頌周南實國風而以帝王之事冠之則失四始之倫也甚矣不知沈朗自謂新添四篇爲風乎爲雅乎爲風也則不宜歌帝王之道爲雅也則不可置關雎之前非惟首尾乖張實謂自相矛楯其爲妄作無乃甚乎

賢嫣

顏氏匡謬云雎鳩白鷢明曰按左傳云雎鳩氏司馬也爾雅云雎鳩王雎郭璞曰今江東呼為鶚毛萇云雎鳩摯而有別然則雎鳩之為鶚不可易也爾雅又揚烏白鷢是白鷢一名揚烏則雎鳩非白鷢明矣

美目揚兮

齊風猗嗟篇云美目揚兮毛傳曰好目揚眉也孔穎達曰眉毛揚起故名眉為揚明曰經無眉

文毛何得以為揚眉孔又以為眉毛揚起是其不顧經文妄為臆說蓋揚者目之開大之貌禮記云揚其目而視之是也

美目清兮

又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毛傳曰目上為明目下為清明曰亦非也清者目中黑白分明如水之清也衛風云美目盼兮若以目下為清盼當復在何所

曷又從止

齊風南山刺襄公鳥獸之行也經云既曰庸止曷又從止孔穎達曰以[illegible]從送與之淫耳非謂從至魯也明曰按左傳桓三年公子翬如齊送姜氏于讙魯地然則詩言曷又從止是謂從送至讙入于魯地則穎達之言失也

碩鼠

魏風碩鼠刺重斂也孔穎達曰碩大也其鼠頭

似兎尾黃色又引許慎云碩鼠有五伎皆不長陸璣蟲魚疏云今河東有大鼠亦有五伎或謂之雀鼠明曰經文坦然義理無隱何為廣引他物自取混淆序云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左傳曰鼠晝伏夜動畏人故也但言畏人則此尋常鼠也言其貪食以致肥大取之以比其君故以大言之可猶如封豕長蛇之類焉亦如碩人閔莊姜也人所尊帶人以其貴庶莊姜故云碩人斯

類甚明不煩多說諸儒所見別是一般不可引以解此耳

生于道左

唐風有杕之杜生于道左箋云道東也日之熱常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故也明曰日中之後樹陰過東杜生道左陰更過東人不可得休息也詩意言武公既已寡特而恩澤不及人故君子不肯適我也

亦如樹既寡特而陰更過東無休息之所故人不來也鄭言人所宜休息于義何安

其帶伊絲

曹風鳲鳩云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弁伊騏箋云刺不稱其服也明曰按下文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序云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即此刺無君子詩人思將君子以其在位故上章言君子之心下章言君子之治此章止言君子之服皆謂今在位無此君子也非謂刺不稱其服且經云淑人君子安得不稱其服耶

鸛鳴于垤

東山云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毛萇云垤蟻冢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明曰據詩之文勢此垤不得為蟻冢蓋是土之隆聳近水者也按左傳云斂及于垤皇謂寢門闕也又云葬于垤皇謂皋門闕也凡闕者聚土為之故知此垤謂土之隆

聳近水者若坻沚之類也鸛水鳥也天將陰雨則鳴于隆土之上婦人聞之憂而思夫故歎于室于垤是蟻上于冢則鸛鳴竟于何處豈文章之體當如是耶且經無蟻文何得鑿空生義

莎雞

豳風云六月莎雞振羽毛萇云莎雞羽成而振訊之孔穎達曰莎雞似蝗而色斑[illegible]正赤六月

以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明曰二說皆非也按諸
蟲之鳴出于口喙者多矣有聲鳴者有翅鳴股
鳴者有羽鳴者聲鳴者蜩蟬也股鳴者蚱蜢也
翅鳴者斯螽也羽鳴者莎雞也若以飛而有聲
爲羽鳴者則蠅蚊之類皆是何獨莎雞也且豳
風所言非偶然也以莎雞斯螽之生皆陽蟲也
陽氣出則此蟲鳴陽氣入則此蟲蟄若其將寒
之有漸勸人早備于寒也今驗莎雞狀如蚱蜢

頭小而身大色青而有鬚其羽晝合不鳴夜則
氣從背出吹其羽振振然其聲有上有下正似
緯車故今人呼爲絡緯者是也如或不信可取
樹枝之上候其鳴者把火燃看即知斯言之不
謬孔云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是其不識莎雞妄
爲此說

鴟鴞

豳風鴟鴞序云周公救亂也經曰鴟鴞鴟鴞既
取我子無毀我室毛萇云鴟鴞鸋鴂也孔穎達
曰鴟鴞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明曰穎
達之妄也按郭璞注爾雅云鴟鴞鴟之類也詩
頌曰翩彼飛鴞集于泮林毛萇傳曰鴞惡聲鳥
也又賈誼鵩鳥賦序云鵩似鴞不祥鳥也又弔
湘賦曰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顏師古注曰鴟
鴞怪鳥也鴞惡聲鳥也據毛萇郭璞顏師古
諸儒之說則鴟鴞土梟之類非巧婦矣無毀我

室非巧婦也然則此詩之內有鴟鴞毀室之言
蓋周公之意以鴟鴞比管蔡巧婦比已言管叔
蔡叔流言致成王疑我罪我屬黨不可更奪其
土地故云既取我子無毀我室如此則當是鴟
鴞欲毀巧婦之室巧婦哀鳴于鴟鴞而祈成穎
達直以鴟鴞爲巧婦非也

新宮

昭二十五年左傳叔孫婼聘于宋宋公享之賦

新宮又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今詩序無此篇蓋孔子返魯之後其詩散逸株之不歸故也三百之篇孔子既已删定于夏從而序之其序不逸諸篇别爲編簡縱其辭亡逸則厥義猶存若南陔白華之類故束晳詩以補之惟此新宮則辭義俱失苟非精考難究根源按新者有舊之辭也新作南門新作延廐是也宮者居處燕遊宗廟之總稱也上爲城絳以深其宮梁伯溝

其公宮居處之宮也逵之章華晉之虒祁燕遊之宮也成三年新宮災禰廟之宮也然則正宮新宮居處之宮也蓋文王作豐之時新建宮室宮室初成而祭之因之以燕賓客謂之爲考考成也若宣王斯干考成室之類是也亦謂之落落者以酒澆落之也若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類是也因此之時時人歌詠其美以成篇章故周公採之爲燕享歌焉必知此新宮

爲文王詩者以燕禮云下管新宮下管者堂下以笙奏詩也鄉飲酒禮云工升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歌訖笙入立于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笙之所奏例皆小雅皆是文王之詩新宮既爲下管所奏正與南陔事同故知爲文王詩也知非天子詩者以天子之詩非宋公所賦下管所奏故也知非諸侯詩者以諸侯之詩不得入雅當在國風故也知非禰廟詩者以禰廟之詩

不可享賓故也知非燕遊之宮詩者以燕遊之宮多不如禮其詩必當規刺規刺之作是爲變雅享宴不用變雅故也由此而論則新宮爲文王之詩亦已明矣或問曰文王既非天子又非諸侯爲何事也答曰周室本爲諸侯文王身有聖德當殷紂之代三分天下之眾二分歸周而文王猶服事紂武王尅殷之後讚之曰文追尊爲王也故有風有周召詩是也有小雅鹿鳴

南陔之類是也有大雅焉大明棫樸之類是也
有頌焉清廟我將之類是也四始之中皆有詩
者以其國爲諸侯身行王道薨後追尊故也新
宮既爲小雅今依其體以補之云爾

小序

新宮落室也宮室畢乃祭而落之又與朝臣賓
客燕饗明之成也與與新宮禮樂其融爾德維
賢[illegible]忠爲忠以公斯筵是同人之醉我與

我延賓與與新宮既與而輪其囷如山其儼如
雲其寢斯安[illegible]分我既考落以燕群臣與
與新宮既祭既延我[illegible]鏞于以酢賢有禮無
愆我有斯宮斯宮以安康後萬年

新宮三章章八句

補茅鴟 并序

襄二十八年左傳齊慶封奔魯叔孫穆子食慶
封慶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爲之誦茅鴟杜元
凱曰茅鴟逸詩刺不敬也是詩先儒所不見者
皆謂之逸不分其舊亡與刪去也臣以茅鴟非
舊亡蓋孔子刪去耳何以明之按襄二十八年
孔子待年八歲記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學書
記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論語曰吾十有五而
志于學則慶封奔魯之日與孔子就學之年其
間相去不遠其詩未至流散況周禮盡在魯國
孔子賢于叔孫豈叔孫尚得見之而孔子反不

得見也由此而論茅鴟之作不合禮又爲依孔
子刪去亦已明矣或曰安知新宮不爲刪去耶
荅曰新宮爲周公所收燕禮所用不與茅鴟同
也曰茅鴟爲風乎爲雅乎非雅也風也何以言
之以叔孫大夫所賦多是國風故也今之所補
亦體風焉

小序

茅鴟刺[illegible]而無禮也臣位之人有[illegible]而無

禮度君子以為茅鴟之不若作詩以刺之茅鴟茅鴟無集我岡汝食汝飽莫我為祥願彈去汝來彼鳳凰來彼鳳凰其儀有章茅鴟茅鴟無啄我雀汝食汝飽莫我肯略願彈去汝來彼瑞鵲來彼瑞鵲其音可樂茅鴟茅鴟無擽鷄鶵汝食汝飽莫我為休願彈去汝來彼鳲鳩來彼鳲鳩食子其周茅鴟茅鴟無蠹我陵汝食汝飽莫我好聲願彈去汝來彼倉鷹來彼倉鷹祭鳥是徵

茅鴟四章章八句

寶顏堂訂正兼明書卷之三

宋　丘光庭著
秀水　太白金　星　校
女吉陳時教

春秋

劉子玄誤說周之諸侯用夏正

劉子玄史通云春秋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儀故獨用周家正朔至如書元年春正月

者年即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考所紀書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妄為解釋明曰古者孟春之月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奉而行之安有周代諸侯而用夏家正朔按文十七年左傳鄭子家與晉趙宣子書云二年六月壬申朝于齊杜注云鄭文公二年六月日即魯莊公二十三年六月二十日也此即諸侯奉行周正之明文也而子玄不精覽史妄斥先儒說經典之

[illegible]以訓或曰春秋後序是杜因見所書[illegible][illegible]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所書是魏國史記魏本周之諸侯何故不用周正也魏國之興在周之末將衝戰國尊不臣周自造史書追書前代稱王改朔周夏正而子玄執戰國之史而論春秋之制以未正本無乃悖乎

善者信矣

隱六年左傳云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植則善者信矣明曰信當讀爲屈伸古者多用信字爲伸易繫辭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此其類焉傳言善者信善者謂嘉穀之苗也惡者當盛則嘉穀之苗屈惡艸除則嘉穀之苗伸故知信即古之伸字也

衛桓公名

隱四年衛州吁殺其君完即桓公也諸侯薨皆如字明曰非也完當作皃何以知之夫名以昭實統將諱之故既葬而爲謚若衛侯名完豈得諱之極乎故知完當作皃按字書容貌之皃從白下人八俗書完作皃與容貌之貌相似是桓公本名皃傳寫誤爲完也

荊敗蔡師于莘

莊十年荊敗蔡師于莘公羊曰荊者州名州不若國氏之若荊州之夷然也穀梁曰荊楚也何爲謂之荊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左氏無此解杜元凱曰荊楚本號也譙趙取公穀爲解明曰杜說是也且一國兩號其國有三殷商唐晉并此楚荊者在經典坦然明白按禮記云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又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荊爲楚之本號亦已明矣故莊四年傳稱荊尸而舉又曰楚武王荊尸皆謂舉

其先代之軍法也必著以其侵伐中國貶曰荊
則狄人猶吳入州來何故不舉州名以貶之乎
況禹跡之內都置九州而執玉帛萬國則是
州大而國小也豈加大于小而爲貶乎且莊二
十三年荊人來聘又何罪而曰荊楚敗徐于婁
林又何功而書楚但當時史官承告而書不以
此爲褒貶也按春秋之例但舉國不稱人即爲
貶未有去其國號而舉州名爲貶者也或曰既

不以荊爲貶經書荊而傳稱楚何也荅曰當此
之時楚國實名荊左氏爲傳之時近書之爲楚
耳推此當文則記事之義爲得其實矣

金鼓以聲氣也

僖二十二年左傳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
氣也杜元凱曰金鼓以佐士衆之聲氣也明曰
非也按上文云三軍以利用下文云聲盛致志
則是金鼓所以佐士衆之氣若謂佐士衆之聲
則於文理乖矣

葛藟庇本根

文七年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
根本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杜注曰
葛之能藟蔓繁茂者以本根庇蔭之多也且庇
蔭者自上及下之辭也此理炳明不注亦得

文馬

宣二年宋人以兵車百乘文馬百駟以贖華元

于鄭杜注曰畫馬爲文四百匹也明曰杜說非
也文馬者馬之毛色自有文彩甚爲難得若畫
爲文乃是常馬何足貴乎

姞吉人

宣五年左傳云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而生穆
公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
后稷之元妃也明曰石癸所言是論姞字之義
義即當將姞從人吉作後代改之從女若當是從

女安得吉人之耦乎故是從女者失其義也

敝邑之幸

成二年齊賓媚人對晉人曰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杜注曰言完全之時尚不敢違晉今若不幸即從命也明曰杜注誤也今尋其辭意言背城一戰若幸勝尚當從晉命若不幸而敗固不敢不服也幸一戰而獲勝非謂完全之時也

兩觀

定二年雉門及兩觀災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趙子曰復作兩觀譏僭也其意言諸侯無兩觀有者僭天子也今因天災宜廢之明曰按左氏及毛詩傳記天子有靈臺諸侯有觀臺靈臺者別地爲之觀臺者因門爲之凡臺望雲物如災祥水旱逆爲之備不可無也左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禮云臺門天子諸侯臺門大夫不臺門此以崇爲貴也臺門即兩觀也此趙子之論諸侯之有兩觀亦以明矣或曰魯以周公之故得有兩觀其餘諸侯不當有也答曰若從魯作是也又何譏乎又曰非譏何以書也答曰春秋之義有褒而書者有貶而書者有緣而書者非褒貶譏而書者有國之大事法合書者即此新作雉門及兩觀及僖二十年新作南門之類也于法自當書非由譏也且兩觀與雉門同文豈雉門亦不當作邪據此諸文則趙子言非也

禮記

宿離不貸

月令云命太史司天曆候日月星辰宿離不貸孔穎達曰離讀爲儷猶配偶也言太史之官使爲馮相氏保章氏常推候不得怠慢不覺天文之變與孔[illegible]之解[illegible]之甚也且經云日月星辰

宿雖不得[illegible]字不當繫於馮相保章也且馮相保章即太史之官何故將牲在星辰之下乎今以星謂二十八宿也辰謂日月之舍也宿留止離經歷言天子命太史之官歷候日月星辰即留止所經歷爲祥爲災無令差貸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書云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以風雨其此之謂乎而穎達以宿離爲馮相保章同宿配偶是其不顧經文妄爲穿鑿

占兆審卦

月令曰命有司釁龜筴占兆審卦吉凶孔穎達曰有司太史之官殺牲以血塗之曰釁使之神也筴蓍也占兆謂卜兆之書也非但釁其兆龜兼釁此占兆之書不言釁占兆者蒙上文也卦筮卦也易有六十四卦或吉或凶但審省之而已以其筮短龜長賤於龜兆故也明曰按周禮龜人上春釁龜筴無釁占兆之文而穎達解月令言兼釁占兆之書非也且兆詞存于竹帛何容以血塗之哉博雅云占驗也爾雅云占視也則是占之爲言繫人不繫兆也正與審字義同以兆卦各有吉凶慮其差謬故因釁龜筴之時占視其兆審省其卦也兆下不言吉凶者以其文繫龜以吉凶結之也云筮短龜長此左傳文也穎達既誤解釁兆不釁卦故引左傳證之按僖五

年左傳云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按易之爲書河圖出文籍之　有天道廣大悉備未有龜卜之書若斯之盛也豈短賤于龜乎或曰既不短于龜何以故立驪姬而筮之吉乎答曰必非應筮亦不吉但卜人不善占筮謂之爲吉耳亦猶穆姜初往東宮而筮之遇艮之隨史曰隨其出也姜氏曰占之曰不然必死于此

不得出矣其後穆姜竟卒于東宮又南蒯將逐季氏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爲大吉也子服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其後南蒯果不克奔齊此皆卦吉之凶而誤占之爲吉非短于龜也

苦菜

月令孟夏苦菜秀孔穎達曰菜似爲蓏而花白其味極苦明曰按夏小正四月王萯秀月令用

小正爲本改王萯爲苦菜也詩豳風四月秀葽鄭康成疑葽爲王萯今驗四月秀者野人呼爲苦葽熟春初取煮去苦味和米粉作餅食之四月中莖如蓬艾花如牛蒡花四月秋氣生故昔葽秀則一歲物成自苦葽始月令所言皆繫時之物其言苦菜即苦葽也所言王萯所見別是一物不可引以解此

月令立夏之日螻蟈鳴孔穎達曰螻蟈蝦蟇也故明[illegible]按蝦蟇一名蟾蜍不能鳴者蛙也故此爾䵷蛙然則螻蟈蛙之類也爾雅云在水者黽黽即蛙也蟾蜍即蝦蟆也郭璞曰蝦蟇非也按蛙形小而長色青而皮光春夏居水邊相對而鳴者也蝦蟇形闊而短色黄而皮如砂疵之汁出如乳醫方用之治甘蟲狗蚤是今人恐呼蝦蟇者相承誤也按蛙鳴始

于二月驗立夏而鳴者其形最小其色微黒好聚淺水而鳴其聲如自呼爲渴于者是螻蟈也

王瓜

月令立夏之後十日王瓜生諸儒及本艸多不詳識明曰王瓜即栝樓也栝樓與王瓜形狀藤葉正相類但栝樓大而土瓜小耳以其大於土瓜故以王字別之爾雅諸言王者皆此類也今[illegible]立夏之後其苗始生正與月令文合故

知先儒之說皆非也

正鵠

射義曰失諸正鵠而反求諸身先儒皆以鵠爲小鳥畫於射侯之上明曰鵠有二音其鳥亦別鴻鵠即胡木反正鵠則古篤反廣雅曰鳱鵠音上干反下古篤反鵲也然則鳱鵠是鵲鵠即是鳱鳱性驚黠射之難中故畫于射侯之上非小鳥也小鳥無名鵠者先儒未之詳也今射垛之上畫鳥珠

者是正面畫鳥鵠也

論語

而好犯上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皇侃曰犯上謂犯顏而諫言孝悌之人必不犯顏而諫明曰犯上謂干犯君上之法令也言人事父母能孝事長兄能悌即事君上能遵法令必不干犯於君上也既不犯上必無作亂之心故下文云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指其掌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包咸曰孔子謂或人言知禘禮之說者於天下之事如指示以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明曰斯此也此掌中也指其掌者孔子以一手指指一手之掌中此三字是當時狀非謂示以掌中之物也

祭如在

祭如在孔安國曰言事死如事生又曰祭神如神在孔安國曰謂祭百神也明曰祭如在者是孔子之前相傳有此言也孔子解之曰祭神如神在耳非謂兩般鬼神也

而有宋朝之美

孔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明曰此孔子歎末世浮薄所尚者

口才與貌耳如此砌得云而不宋朝之美若此而亦當作不傳寫誤也

飯蔬食

皇侃曰蔬食菜食明曰經典言疏食者皆謂麄飯非菜食也音嗣謂飯麄飯者喫麄飯也上飯音扶晚反

唐棣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孔安國曰唐棣栘也明曰爾雅釋木云唐棣栘反常棣郭璞注曰白栘似白楊樹江東呼為扶栘也又云常棣棣郭璞曰今山中有棣樹子如櫻桃可啗則唐棣是栘非棣也常棣是棣

食不厭精

皇侃曰食麄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明曰食音嗣謂飯也言舂米作飯不厭精鑿也

[illegible]

食饐而餲

皇侃曰謂經久味惡如乾魚肉久而味惡也明曰食音嗣謂飯也饐餲也敗餒敗也爾雅云食饐謂之餲郭璞云飯饖臭也則非得其義焉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

皇侃曰食謂他饌明曰音嗣謂飯也言孔子喫肉常令少于飯也

迅雷風烈必變

孔安國注曰敬天之怒明曰怒非也敬天道變也何以知之按雷者陽盛之聲也位在東方發于二月風者發生之氣也在卦屬巽于星屬箕易曰雷風恒風雷益又曰動萬物莫疾乎雷撓萬物莫疾乎風由此觀之風雷非天之怒亦已明矣或云詩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何也答曰怒非風雷之謂也其謂天禍善福淫故無敢戲豫慮其加禍爾蓋以禍淫為怒然而風雷非又

難曰左傳云爲刑罰威獄以類其震曜殺戮此
非天之怒耶答曰此左氏之不通也且震曜殺
戮在夏刑罰威獄在秋若聖人法雷而立刑則
當盛夏而決罪也又難曰雷風不爲天之怒否
秋震夷伯之廟左傳曰展氏有隱慝焉何也答
曰昔杜氏與耳左傳言也若以展氏有罪因爲
天所震則楚子商臣罪于冐頓何不震之蓋夷
伯之廟偶因震而圮耳今人之舍如此者亦不

少矣又難曰今人有震死者何也答曰五行六
氣能生人亦能殺人非獨雷霆也且人之生命
有合兵死者有合水死者有合火死者有合震死
者然則雷之爲物與夫水火無以異也又難曰
今震死之人如鬼神何也答曰古人云蛇從霧
龍從雲雲既興而龍則從之或害物非水之深
蛟蜃居之山之大豺虎宅之所謂方以類聚物
以群分也但人值陰陽之[illegible]罹于平常故

衣服冠帶坐也

顔路請子之車以爲椁

先儒皆言請其車賣之爲椁也明曰經止言爲
椁是欲毀其車作椁耳非將爲之也若爲車買
其爲椁之木可以請之他財何故特請其車也
且經無爲之文何爲妄說

其父攘羊而子證之

明曰視其文勢無子字後人加之耳按上文云

吾黨有直躬者此即攘羊者之子也但云其父
攘羊而證之于文自足如今更加子字翻使不
安必非游夏之文

孝經

仲尼

今人讀仲尼之尼與僧尼之尼音同明曰非也
仲尼之尼當音夷古夷字耳按尚書古文嵎尼
島尼萊尼並作尼今文皆作夷然則夷尼音義

同也又按左傳魯哀公誄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諱晉王衍字夷甫是用今文耳又漢有誄尼晉有潘尼猶用古字按字書仲尼之尼從尸下二僧尼之尼從尸下工文字不同音義亦別代人不能分別乃一槩而呼實乖聖人之音也

曾子侍

明曰孔子之行在孝經可謂不刊之典顏閔無聞荅獨與曾參論者諸儒之說頗有不同且六

親不和有孝慈蓋閔之父和而孝不顯曾參父嚴而孝道著所以孔子與之論孝兼亦慮其心不固因以勗之也或曰何知曾參之父嚴者荅曰孟子云曾參之事父也訓之以小杖則受諭之以大杖則走者恐傷其體非孝之道常鋤瓜誤傷蔓乃以大杖毆之是其嚴也

爾雅

菟字

釋艸云菟兔荄蘩菟奚黃菟瓜之類菟字皆從艸明曰菟字不從艸按艸菜之號多取鳥獸之名以爲之至如葝鼠尾孟狼尾菟雀弁壞烏蘞荓馬帚茭牛蘄蔨鹿藿之類其鼠狼雀烏馬牛鹿等字皆不從艸兔亦獸名何獨從艸蓋後人妄加之耳

蜚蠦蜰

釋蟲云蜚蠦蜰郭璞注云蜰即負盤臭蟲也明曰按春秋書秋有蜚杜注云蜚負蠜也然杜預

以蟲一名蠦蜰而郭以此蟲一名蜚蠦一名蜰以春秋證之即郭解誤也

桑扈竊脂

釋鳥云桑扈竊脂郭璞云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食之因以爲名也明曰非也按下文云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黃棘扈竊丹豈諸扈皆爲盜而偷竊玄黃丹藍者乎蓋竊之言淺也竊玄者淺黑色也竊藍者淺青色也

竊黄者淺黄色也竊丹者淺赤色也竊脂者淺白色也今三四月間採桑之時有小鳥灰色眼下正白俗呼白鵊鳥是也以其採桑時來故謂之桑扈而郭注謂竊脂爲盜脂肉　何謬哉

寶顔堂訂正兼明書卷之三

雲間　仲醇陳繼儒
檇李　聲汝陳　鉉　校

文選

五臣注文選

五臣者不知何許人也所注文選頗謂乖疎蓋以時有王張遂乃盛行于代將欲從首至末搴其蕭稂則必溢帙盈箱徒費殘翰苟蔑而不語則誤後學習是用略舉綱條條可三隅反也

吳都賦

吳都賦曰且有吳之開國造自太伯宣于延陵蓋端委之所彰高節之所興延臣濟曰太伯延陵端其志操委棄其位以存讓禮是興高節也明曰按賦文是使闕覆蒙體以端委所彰覆太伯高節所興覆延陵宣于所彰下注太伯之德解

與季子之事所與下注延陵之德釋高節之文不
當季子二人之事混同而注之且釋端委之意殊
未體經按左傳曰太伯端委以治周禮杜元凱
注曰端委禮服也穎達曰端玄也委者長垂于
地也賦言太伯造成國邑服玄端之衣以行周
禮彰顯先生之風化下吳國也左傳又曰公子
光弑王僚以國讓延陵季子季子曰聖達節次
守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達敢失守乎棄其

室而耕于野遂捨之賦言延陵以此高尚之節
宜播揖讓之風以興從吳國非謂自興高節也
賦又曰建至德以創洪業世無得而顯稱臣延
濟曰言夜吳都俊建立延陵太伯之德以創大
業代無得而稱美者又曰由克讓以立風俗輕
脫屣于千乘[illegible]周翰曰言吳能建太伯延陵讓
節以成風俗益謂讓千乘之重如脫屣也明曰
此文亦[illegible]後闕[illegible]云建至德以創洪業世無得而

顯稱今此獨論太伯之德耳太伯建立至德以
開創吳國之大業其德浩大故代人無可得而
稱論語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三以天下讓民
無德而稱焉是也且延陵非創業之主注不得
兼言延陵之德也其由克讓以立風俗輕脫屣
於千乘此則論延陵之德也言延陵讓國而耕
於野是其克讓輕千乘也注不得兼言太伯之
德以致混淆賦又曰外失輔車脣齒之援臣向

曰輔陪乘也吳蜀相資猶陪乘以脣齒爲內外
明曰按左傳云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先儒皆以
輔謂頰輔車謂牙車此注云陪乘非也或云詩
云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則是車之與輔亦相依
之物有何不可而乎非之其有說乎易云咸其
輔頰舌孔穎達曰輔頰俱爲口旁之肉輔是口
旁之肉別爲牙車脣齒四者同類相依而存闕
一不可以喻二國更相表裏乃得俱全若以輔

爲陪乘則車爲載物之事輔爲御車之人也人之與車非相類不可以喻二國故陪乘非也

雲楶藻棁

靈光殿賦曰雲楶藻棁臣向曰楶梁上柱棁叉手也明曰按爾雅釋宮云栭謂之楶郭璞曰薄櫨也薄音皮碧反薄柱頭也櫨斗也又云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棁郭璞云侏儒柱也臣向不依爾雅之文臆爲其說凡上文枝穿杈枒而邪據

周翰曰枝穿梁上交木叉即叉手也何得更以棁爲叉手違經背義乖謬之甚

濫觴

江賦云初發源乎濫觴周翰曰濫謂泛濫貌觴酒盃也謂江之發源流如一盃也明曰周翰以觴爲酒盃則是也然以其流水如一盃之多謂之泛何者且濫非水流之貌濫者泛也言[illegible]

皆鮮輝于陽春

雪賦曰若雪見皆上之白雪豈鮮輝于陽春臣銑曰鮮麗也雪之光輝豈寡于陽春也明曰下文云玄陰凝沍不昧其潔太陽耀輝不固其節則鮮謂鮮明也言雪當見日而消不能鮮明光輝于陽春也

疇德瑞聖

赭白馬賦云實有騰光吐疇德瑞聖之符焉臣

良曰疇昔也言昔帝之德有瑞聖之符焉明曰疇等也言焉可以等齊君子之德稱瑞聖人之道也

珪璋特達

郭璞遊仙詩曰珪璋雖特達明月難闇投臣延濟曰特達美貌明曰按聘禮之時有珪璋璧琮璧琮則加束帛然後能達而珪璋德直可以徑行故曰特達璞[illegible]云珪璋特達德也此詩之意

言君子蓋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任己以
代如明月之珠不可以暗中投人也

昔聞東陵瓜

阮籍詠懷詩曰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臣延
濟曰故秦將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
甚美以供賓也明曰按嗣宗此詩是遭亂代思
深居遠害故以瓜喻之言邵平種瓜不能深遠
近在青門之外又色列殊美遂為人所食皆故

下云五色耀朝日賓客何面會當火自煎然多
財為患害前古人說斯者選才器須必為時所
害如五瓜亦夫其自食矣而延濟不喻此義棄
瓜以說首喜答何其謬歟

布衣可終身 [illegible]
其[illegible]曰布衣謂邵平明
曰[illegible]人常亂代祿貴
布衣[illegible]

施巳唯約

陪上龍大將軍宴會被命作詩其末章云施巳
唯約下禮斯豐天錫難老如嶽之崇臣向曰約
少豈厚也言我所施用甚薄過禮且厚是天賜
我難老之惠如山嶽之崇也明曰觀上龍之意
是說王之辭言王於身儉約於禮則豐厚所以
天賜王難老如嶽之崇非上龍自謂也

霜降休百工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送孔令詩云風至
授寒服霜降休百工臣延濟曰季秋涼風至始
授衣也霜降膠漆堅可以為器故美百工之功
也明曰按月令季秋云霜始降則百工休注曰
謂膠漆之作停也宣遠亦用此義言歲將晏授
寒衣命百工人民安可以樂飲讌餞賓客也而
延濟訓休為美言霜降膠漆堅可為器物若如
此則既與百工是[illegible]何獨讌之有日勝方

與席非用膠膝之日猶覆尋繹理無所通

尚席函杖

顏延年皇太子釋奠會詩云尚席函杖臣周翰曰尚席備席也明曰今觀此詩文勢非謂備席也尚席謂設席之吏也設此太子之席其間相去容杖以指畫講書也知尚席為設席之吏者以其詩云尚席函杖承疑拵帙侍言稱辭惇史秉筆承疑侍言惇史三者皆太子屬官故知尚

案明言 案曰 人

席亦官吏如尚衣之事也

鳳吹

丘希範侍宴會樂遊苑送徐州應詔詩云詰旦閶闔開馳道聞鳳吹臣延濟曰鳳吹笙也笙簫象鳳故比之也明曰吹者樂工之總稱鳳者美言之也以天子行幸必奏眾樂豈獨吹笙而已哉故月令云命樂工習吹大享帝於明堂是謂眾樂為吹也

細艸藉龍騎

其詩又云輕荑承玉輦細艸藉龍騎臣良曰藉猶鋪也明曰藉猶薦也艸在馬蹄之下故曰藉也

借曰

陸士衡贈馮文羆詩云借曰未給亦既三年臣銑曰借日假日也給猶足也言王事無暇常假日而遊尚未為足也明曰此本出於毛詩按大

案明言 案曰 光

雅篇云借曰未知亦既抱子鄭玄曰假令人云子尚幼小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亦不幼小也據毛詩之義則以曰為語辭今臣銑乃以曰爲日月之日則與毛詩之義大乖上為之意不合矣

項領

[illegible]又云[illegible]之[illegible]壯項領臣[illegible]曰項領[illegible]

[illegible]

壯四牡項領毛萇曰項大也言四馬之肥其領
大矣今士衡取此意以美文脈之行亦宜訓項
爲大而云爲木項上非也

滌交纓

陸士衡贈弟詩云縮言滌交纓臣銑曰纓衣領
也明曰纓帶也雖文章用字與經稍殊詁訓釋名
安可臆斷

西陵

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臣良曰西陵蓋所居
之西陵也明曰西陵浙江東之西陵驛名也何
以知之以其詩云暝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知
也

中孚爻

謝靈運初發石首城詩云雖抱中孚爻猶勞貝
錦詩臣銑曰易中孚卦九五爻也明曰按中孚
[illegible]九五居所爲中孚
之[illegible]不可暫捨而攣攣不絕故得[illegible]
[illegible]者之解非臣下之所指用且其爵義不[illegible]
今[illegible]之意乃指九二爻耳按九二云鳴鶴
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其義言
九二[illegible]之下履不失中立誠篤志雖在闇
昧[illegible]故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不私擅
利[illegible]故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靈運
當時此道尚爲[illegible]故曰猶勞貝錦詩而

張銑以爲九五爻義也

瓜田不納履

古詩云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
李下不整冠明曰履當爲屨字之誤也文章之
體不應兩句之內二字同音又諸經傳無納履
之語按曲禮曰俯而納屨義曰俯低頭也納猶
著也低頭著屨則似竊取故爲人所[illegible]疑且
納[illegible]者皆不必低頭[illegible]誤也

錯陶唐之象

張景陽七命云錯陶唐之象臣銑曰錯雜也陶唐堯也象法也言脩德刑於文法也明曰錯音措故反置也陶唐之代人有犯罪者畫其衣冠謂之象刑言今脩德之盛人犯罪者其陶唐之象刑亦錯置而不用也

辭遠遊

曹子建求通親親表云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臣銑

曰辭辭國遠遊謂出征也明曰遠遊亦冠名也辭者脫去之名也言脫去遠遊之冠而戴武弁之弁也知其然者以下文云解朱組珮青紱組綬皆綬也故知遠遊武弁皆冠也臣銑以遠遊爲出征一何乖謬

寶顏堂訂正象明書卷之四

寶顏堂訂正象明書卷之五

雲間　仲醇陳繼儒
檇李　聖瑞錢士昌　校

雜說

辛壬癸甲

史記云禹辛日娶妻甲日生啓明曰司馬遷紬尚書之文而爲史記其於經義多不精詳按虞

書益稷篇云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孔安國曰禹言我懲丹朱之惡如此故辛日娶塗山氏之女甲日復往治水復往之後而啓生焉啓生之後或從東往西或從南徂北經過其門聞啓泣聲而不暇入予愛於啓以其水災未去唯大度水土之功故也而馬遷以塗山之女聘禹之後四日之內而生啓故聞其呱呱泣聲而不入愛子其

不近人情一至於此且禹所以言此者以己勤
於治水而不顧其家不私其子所以能成大功
乎書言塗之意是禹疑其妻而惡其子何勤勞
之有焉

地震

莊子云海水周流相薄則地震明曰莊子之言
失之矣按春秋之時地震者五伯陽父曰陽伏
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遂於是有地震其意言

陰氣盛於上陽氣衰於下陰迫於陽而陽不能
遂出故地震也或曰莊子之言亦有其理安知
其失乎答曰若大地俱震則可謂之海水相薄
而爲地震之時不同率土或秦震而楚震或蜀
動而吳安由是而論則尤非而氣是也

日遠近

列子云孔子出行遇二小兒爭論日之遠近其
一兒曰日初出近日中遠何以知之初出大日
中小是近大而遠小乎其一兒曰初出遠日中
近何以知之初出凉日中熱非遠凉而近熱乎
各不能決質諸仲尼仲尼笑而不答明曰按天
形如彈丸陽城土圭得地之中則日之初出與
日之中遠近均也初出大日中小者凡物平視
之則大仰視之則小此乃視之有異耳初出凉
日中熱者天氣不施故也初出之時中國在日
之西故凉也日中之時中國當日之下故熱也

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則孔子
知之矣或曰孔子知之何爲不答也答曰仲尼
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其道大德尊豈與小兒街
爭長淺乎又六合之外非關教化者仲尼棄而
不論故子路問事鬼神與死皆不答也且孔子
贊易道以黜八索而不知日之遠近乎以其輕
問故笑而不答或問曰子云陽城土圭得地之
中何爲東海近而西海遠也若日適值東而垂

入于海今之海岸求其海際以人之所見謂之近耳

月桂

代人謂及第人爲折月桂者明曰昔者郤詵射策登第天子問之曰卿自以爲何如對曰臣以爲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今人謂爲折月桂何其謬歟且月中無地安得有桂蓋以地影入於月中似樹形耳

江東

今人言項羽起於江東者多以爲浙江之東明曰按古人稱江東皆謂楚江之東也以其江自西南而下江南江東隨江所向而呼也項羽起於江東卽蘇州也故漢書稱項羽避仇於吳中其論用兵之道吳中士大夫皆出其下毒羽之行止無入浙東之文也或曰羽殺會稽守貫守通會稽非浙東乎答曰秦并天下分爲三十六郡江東爲會稽郡其治所在吳吳卽今蘇州也羽殺貫守通之後起吳中子弟八千人非蘇州而何

江左

昔宋齊梁之書皆謂江東爲江左明曰此據大約而言細而論之左當爲右何以明之按水之左右隨流所向而言之水南流則左在東而右在西水東流則左在北而右在南水北流則左在西而右在東昔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則洞庭在西彭蠡在東其水北流故也又哀二年左傳云趙簡子納衛太子蒯聵于戚夜行迷道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此時河轉北流故謂河東爲右也又曲禮云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門以向堂爲正故左在西而右在東亦其義也按建業之西江水北流則當左在西而右在東今以江東爲

江左則是史官失其義也若非史官失其義則
世人之傳寫誤也
我承其弊
史記宋義云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弊
明曰承字本上之義於理不安當作乘陵之乘
與乘勝逐北以剛乘柔其意同也
徒行
泥雜後漢書蔡琰見曹公逢首徒行而入明曰
兼明書　卷五　六
不乘車者謂之徒行不屐襪者謂之徒跣今文
姬蓋徒跣非徒行也故下文云曹公與之巾襪
象傲
後漢書劉表與袁譚書曰昆弟之嫌未若重華
之於象傲明曰按虞書云瞽子父頑母嚚象傲
然則象是舜弟之名傲是不恭之稱非兩字名
瀟湘逢故人
柳文暢江南云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
有歸客瀟湘逢故人近代詞人皆以爲二人舊
是生人忽於瀟湘之上相逢遇也明曰據其題
稱江南曲是樂府閨情之詩也詩述婦人夫壻
出行之後於春月採蘋次見洞庭湖上有人爲
客而歸婦人因問其夫其人荅言於瀟湘之上
逢見汝之夫更前去也故此婦人言故人去不
返春華復將晚言已之年貌漸衰也不道新知
樂祇言行路遠者此婦人憶其夫在外戀新人
兼明書　卷五　七
而不歸託言行路遠耳婦人謂夫爲故人非謂
生人逢遇也或問曰今潮州有白蘋洲題此詩
於庭內則所言洞庭得非具區中之洞庭山耶
荅曰按其題稱江南曲其詩云瀟湘逢故人洞
庭當與瀟湘接非具區中之洞庭山又爾雅云
水中可居曰洲然則水中洲渚所在有之蓋文
暢曾守吳興後人遂題其詩於吳興之洲因爲
名耳

白蘋

明曰經典言蘋者多先儒罕有解釋毛詩艸木
疏亦未爲分了而湖州圖經謂之不滑之蓴大
謬矣按爾雅釋艸云蘋大苹左傳云蘋蘩薀藻
之菜然則蘋爲苹類根不植泥生於水上今人
呼爲浮菜者是也入夏有花其花正白故謂之
白蘋或曰蘋花夏生而柳惲詩云汀洲採白蘋
日落江南春何也答曰以蘋花色白故通

時亦可呼爲白蘋也

蔓菁

今人呼菘爲蔓菁云北地生者爲蔓菁江南生
者爲菘其大同而小異耳食療本艸所論亦然
明曰此蓋習俗之非也余以時亦謂菘爲蔓菁
常見醫方用蔓菁子爲辟穀藥又用爲塗頭油
又用之消毒腫毒謂菘子有此諸功殊不知其
[illegible]知蔓菁是蘿菔苗平生
之疑渙然冰釋卽醫方所用蔓菁子皆蘿菔子
也漢桓帝時年饑勸人種蔓菁以充饑諸葛亮
征漢令軍人種蘿菔則蘿菔蔓菁爲一物無所
疑也然則北人呼菘爲蔓菁與南人不同者亦
有由也蓋緣諱之世及眺不同魏武之父諱嵩
故北人呼蔓菁而江南不爲之諱也亦由吳主
之女名二十而江南人呼二十爲念而北人不
爲之避也由此言之蔓菁本爲蘿菔苗亦已明

矣或曰根苗一物何名之異乎答曰按地骨苗
名枸杞背窮苗名蘪蕪藕苗名蓮荷亦其類也
斯例寔繁不可勝紀何獨蔓菁蘿菔不可異名
乎又曰今北人呼爲蔓菁者其形狀與江南菘
菜不同何也答曰凡藥艸果實蔬菜踰境則形
狀小異而況江南北地乎

杞梓

近代文人多以杞梓爲大材可爲棟梁之用明

曰杞梓小材木可爲器物之用耳何以言之左傳云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與皮革同文故知非大材孟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釋木云杞枸檵郭璞曰今枸杞也尚書梓材云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孔安國曰梓漆也詩云椅桐梓漆然則梓非漆之別名可以爲漆器之材耳是知杞之與梓皆柔韌之木杞則可爲桮棬梓則可爲漆器其

非棟梁之材也明矣或曰昔秦人伐梓其中一青牛梓非大木耶答曰梓本大木但其爲貨之時析而斷之爲小材耳

七夕

明曰古書皆以七月七日之夕謂之七夕今北人卽以七月六日之夕乞巧詢其所自則說有異端靜而思之抑有由也蓋漢時之世或中分之時南北異文軌書不一必北朝帝王有常七日而崩者故其俗聞用六日之夕南人不爲之忌不移七日之夕由此而論昭然可見

楊溝

崔豹古今注云長安御溝謂之楊溝植楊柳於其上也一曰羊溝謂羊喜觝觸垣墻作溝以隔之故曰羊溝明曰凡溝有露見其明者有以土墳其上者土墳其上者謂之陰溝露見其明者謂之陽溝言陽以對陰無他說也

化雞

風俗通云雞朱氏之所化故呼雞作朱朱聲明曰鷄物之生始於開闢軒轅之世已知十二屬之所配豈朱氏之雞興於軒轅之前乎按朱氏由於邾國之後春秋之時未有朱氏豈春秋之後方有雞乎風俗通以呼雞作朱朱事卽云朱氏之化因呼鴨作鴨鴨又是鴨氏之化邪

世上亦有人見人病不能飲食即云脾不磨者明其故見鷄鵝禽鳥之類口無牙齒不能噍嚼須脾磨之然後能消故其脾皮悉皆堅厚若人則異蓋人既有齒牙能嚼食物故脾皆虛軟唯用氣化耳病人脾胃氣弱即不能化食非不磨也家語云齕呑者八竅而卵生齟齬者九竅而胎生胎卵既殊脾胃別而時人不喻斯理一槩而言歷代最多曾無悟者

丘氏

孫愐唐韻引風俗通云丘氏魯左丘明之後也明曰丘明出自齊太公之後不因丘明得姓按藝文志云左丘明姓左名丘明故春秋傳稱左氏傳從其子孫以父祖之名而為姓乎且昭二十三年左氏有邾大夫丘弱則左氏為傳之時已有丘氏則非丘明之後也明矣風俗通之妄唐韻之疏也

字書

玆（黑也二玄春秋傳曰何故使吾水玆子思反）茲（艸木多益也從艸絲省子之反）滋（益也從水茲聲子之反作茲）三字說文舉（從增說子之反從茲益文作茲說又音字書見廣書有也）一字字樣明曰字樣言訛者即是正也按書云樹德務滋又云名言茲在茲古文並作茲上從艸（音草）下從二幺（音一堯反）益以隸書艸之其畫直過竪畫直下即今文作茲雅當其理幺者物之初生之兒故茲幾幽之字皆從二幺文

義交通音韻相近是知玆益茲此茲黑等字皆從二幺別有轉注音相近者亦皆准此或問曰安知左傳水茲之字不從水乎答曰按杜注左傳云滋濁也不訓為黑假令茲訓為黑則幺是物之初生自得為黑不必要從玄也且玄字亦從幺取其初生色黑也故禮記夏后氏尚黑義曰夏以建寅為人正物生色黑詩云何艸不玄是也又左傳云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滋

則是滋字元始於物生不始於水濁也又問曰
今之滋益之字及左傳水滋之字皆從水何也
答曰後人加之耳
氐（丁兮反從氐下一）底（丁木反山居也亦從广下也從氐）二字說文乃字
様　按氐字氐下一凡聲相近者合皆從氐
抵祗之類是也說文字様底字獨無下一非
起（古文起者子能立也從辵巳之巳）杞（古文杞字從木巳）芑（古文芑字從艸巳）
三字說文明曰按說文包字注云巳子也起字
象陶書　參云　南
檢說文手部亦無此字共下從手明
協（叶字樣從十）明曰協字訓和宜從心也且協音嫌脇
反心邊著劦與口邊著十皆是諧聲何得協字
更從十乎

近事會元五卷

（宋）李上交撰

清初鈔本

近事會元五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宋李上交撰。上交贊皇人。始末未詳。是書成於嘉祐元年。前有上交自序。陳振孫書錄解題曰。近事會元五卷。李上交撰。自唐武德至周顯德。雜事細務皆紀之。錢曾讀書敏求記曰。上交退寓鍾陵。尋近史及小說雜記之類。凡五百事。釐爲五卷。目曰近事會元。唐史所失記者。此多載焉。此本末題萬歷壬午元素齋錄副本。猶明人舊鈔。卷數與二家所記合。其記事起訖年月與振孫所言合。條數及自序之文。亦與曾所言合。蓋卽原本。惟振孫以爲皆記雜事細務。今觀其書。自一卷至三卷。首載宮殿之制。次載輿服之制。次載官制軍制。其次亦皆六曹之掌故。四卷爲樂曲。爲州郡沿革。惟五卷頗載瑣聞。然如婦人檐子兜籠氈羃䍦親迎舉樂駙馬公主事姑舅公主賜諡山川岳瀆封號國忌行香上元點鐙放從親事官處士諡先生律格赦書投匭刑統律令死罪覆奏斷獄禁樂遂旬罰罪人表狀書奏制勅及始流沙門島始配衙前安置始貶歷州諸條。亦皆有關於典制。大抵體例在崔豹古今注高承事物紀原之間。其中如霓裳羽衣曲考證。亦極精核。不可徒以雜事細務目之。振孫殆未詳核其書。但見其標題列說。如雲仙雜記清異錄之式。遂漫以爲小說歟。

近事會元并序

贊皇李上交撰

儒家者流、誠資博識、事有本原、苟遺聽之未詳、則實闕而寡識、實[繁]廣記以遺忘、稽嘗謂經籍之闕、頗易披讀、耳目之接、或難周知、上交以退寓餘暇、輯尋近史、及諸小說雜記之類、起唐武德而下、盡周人顯德之前、稍細務之所因、麤聞疑之引、遂如曰小不足謀、惜則已盡、耶此篇、無諸叢雜、凡五百事、釐為五卷、目曰近事會元、爲時丙申嘉祐改元長至日也、

年周为一事

卷第一

◦太極殿 ◦翠微宮 ◦玉華宮 ◦玉華寺
◦八關宮 合璧宮 ◦天宮寺 ◦蓬萊宮
◦乾元殿 ◦紫桂宮 ◦龍尾道 含元殿
◦萬年宮 九成宮 ◦集賢殿 麗正殿
集賢殿書院 ◦廣華萼樓 勤政樓
禁天城 芙蓉園 ◦太清宮 ◦觀風樓
◦再修長安天城 ◦華清宮 溫泉宮
◦紫極宮 ◦集仙臺 長生殿 ◦明皇歸西內
興慶宮 ◦延英 ◦都亭驛 上元驛
◦至德宮 ◦紫宸殿 万歲殿 ◦改宮殿門名
◦帝王服赤黃袍衫 ◦幞頭 帽子
腰帶 六合靴 公服 ◦笏
◦手巾 算袋 刀子 磨石
鞊鞢 ◦幞頭巾子 ◦金銀鉤魚袋 魚袋
特進佩魚 散職佩魚 ◦改銅魚袋 ◦佩龜
◦乘輿模樣牀 停用赤黃 ◦銀兔符 ◦銀魚符
◦笏囊 ◦腰輿 ◦皇親禁人出入門庭
◦親試舉人 ◦真宰相 ◦叅知樞密 ◦知門下省
◦同中書門下三品 ◦參預朝政 ◦左右相
◦宰相以平章事為名 ◦參知機務
◦僕射始帶同中書門下 ◦參知政事 ◦平章事
◦文昌臺 鸞臺 鳳閣 左右肅政臺
◦鸞臺侍郎 都堂 麟臺 控鶴
◦賜宰臣生辰器幣 ◦前八司 ◦中書草制
◦沙堤 ◦天城 ◦兩省 四孔炙
宰相判官 廨廚 捷類叢類 ◦時政記
◦堂老 ◦政事堂 ◦內樞密使 ◦崇政院
◦廢樞密使 ◦元復置樞密使

本極殿

唐高祖于隋義寧二年五月、受隋禪、改大興殿為太極殿、

翠微宮長安本太和宮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四月、營太和宮於終南山、尋改為翠微宮、

玉華宮坊州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七月、建玉華宮于坊州宜君縣之鳳皇谷、

玉華寺

唐高宗永徽二年、廢玉華宮為玉華寺、

八關宮 合璧宮雒陽

唐高宗顯慶五年四月、造八關宮於東都苑內、五月、復改為合璧宮、

天宮寺洛陽

唐高祖潛龍時舊宅、
　蓬萊宮、雒陽
唐高宗龍朔二年四月造
　乾元殿 雒陽
唐高宗麟德二年三月造
　紫桂宮 雒陽
唐高宗儀鳳四年五月、造于澠池之西、
　龍尾道　含元殿 長安
唐高宗咸亨元年三月、改長安蓬萊宮爲含元殿、側有龍
尾道自平階至地、凡詰曲七轉、由丹鳳門北望宛如龍尾
下垂于地、兩垠欄悉以青石爲之、至今石柱猶有存者、
　萬年宮
唐高宗永徽二年九月、改九成宮爲萬年宮、
　集賢殿　麗正殿　集賢殿書院 長安
唐明皇開元十三年四月、改集仙殿爲集賢殿、改麗正殿書院爲
集賢殿書院、
　廣花萼樓　勤政樓・築夾城・芙蓉園 長安
唐明皇開元二十年六月、長安廣花萼樓前、題曰勤政
樓、又築夾城至芙蓉園、
　太清宮 亳州
唐明皇天寶二年九月、譙郡紫極宮宜準西京爲太清宮、
　觀風樓 長安
唐明皇天寶八年四月、於華清宮作觀風樓、
　再廣長安夾城 長安
唐德宗貞元十二年八月、廣夾城、
　華清宮　溫泉宮 長安

唐明皇天寶六載十月、改溫泉宮爲華清宮、
　紫極宮
唐明皇天寶二年、諸州置紫極宮、
　集靈臺　長生殿 長安
唐明皇天寶元年十月、新成長生殿、名曰集靈臺、以祀天
神也、
　明皇歸西內　興慶宮 長安
唐肅宗上元元年七月、上皇自興慶宮移歸西內、李輔國
遷之、興慶宮、即南內也、
　延英
唐代宗以苗晉卿年老艱步、故設之也、後來臣僚
得詣便殿、多以私自異希求恩寵、欲退其身、以此爲望焉、
　都亭驛　上元驛 汴
晉高祖天福五年八月、改東京之上元驛爲都亭驛、
　至德宮 雒陽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六月、以舊宅爲至德宮、
　紫宸殿　萬歲殿
周世宗顯德六年十二月、改內萬歲殿爲紫宸殿、
　改宮殿門名 雒陽
唐哀宗天祐二年五月、延喜門改爲宣仁門、重明門改興
教門、長樂門改光政門、光範門改應天門、應天門改爲乾
元門、宣政門改爲敷政門、宣政殿改爲貞觀殿、日華門改
爲左延福門、月華門改爲右延福門、萬壽門改爲万春門、
積善門改爲興善門、含章門改爲膺福門、含清門改爲延
義門、金鑾門爲千秋門、延和門爲彰善門、
　帝王服赭黃袍衫

唐太宗貞觀中制冀善冠，祖視朝，以常服及帛練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又與平巾幘通用著于令。其常服赤黃袍衫，折上頭巾，九環帶，六合靴，皆起自魏周，便于戎事。自貞觀已後，非元日冬至受朝及大祭，皆常服而已。志云：中宗景龍二年七月，太子左庶子劉子玄進議曰：然服其古之褻服也，今之所謂之常服。江南則以巾褐裙襦，北朝則雜以戎夷之制。爰自北齊，有長帽短靴，合袴襖子，朱紫玄黃，各任所好。雖謁見君上，出入省寺，若非元正大會，一切通用。高氏諸帝，常服緋袍。隋代帝王貴臣，多黃服文綾袍，烏紗帽，九環帶，烏皮六合靴。百官常服，同于匹庶，皆著黃袍，出入殿省。天子朝服亦如之，惟帶加十三環以為差異，蓋取其便事。其烏紗帽漸廢，貴賤通服折上巾。其制周武帝建德年所造也。晉公宇文護始命袍加下襴。及大業元年煬帝始制詔吏部尚書牛弘等憲章古則，創造衣冠。自天子逮于晉吏，章服皆有等差。始令五品以上通服朱紫。已後用兵及車駕行幸，百官雖服袴褶，而軍闕不便。六年復詔從駕遠者，皆戎衣。貴賤異等，雜用五色。五品已上通著紫袍，六品已下兼用緋綠。胥吏以青，庶人以白，屠商以皂，士卒以黃。武德初，因隋舊制，天子燕服亦名常服，唯以黃袍及衫，後漸用赤黃，遂禁士庶，不得以赤黃為衣服雜飾。

幞頭　帽子　腰帶　靴　公服

右五事上宮拜前帝王服色赤黃之説。下文幞頭乃烏紗帽耳。當時必垂其帽之餘者，故前説云漸廢，是廢其制度也。又云貴賤通服折上巾，只是以其帽之餘帛折而上繫之。俗謂幞頭小脚以便事也，似謂無巾子時為帽冒其頭脚也。有巾子時為巾也。今之小紗帽子者，亦但因幞頭而生。

其制，又去其巾子耳。何者，其帽之餘帛亦折而上，繫之。俗曰帽者是也。腰帶乃是九環十三環帶也。言環即今之帶上金玉等名具也。俗曰袴具，言在袴具之上。有根日曰左服，是不忘其本，存古之名象也。環以佩魚袋算袋等也。靴即六合靴也，以六片縫合而成。公服即宇文護加襴之衷也。

笏

唐高祖武德四年八月，勅五品以上象笏，三品已上前挫後直，五品已上前挫後屈，自有唐已來一例上圓下方，曾不分別。六品已下，執竹木為笏，上挫下方。

手巾　算袋　刀子　磨石　鞊韘

唐高宗上元元年八月，又制一品已下並帶之，武官欲帶者聽之。元年七月詔一品已下帶手巾算袋，其刀子礪石等不許佩。武官五品已上，佩鞊韘七事，謂佩刀子、磨石、契苾真、厥、針筒、火石袋等也。開元初復罷之。

幞頭巾子

唐制云：武德已來始有巾子，文官名流尚平頭小樣者。則天朝貴臣內賜高頭巾子，呼為武家諸王樣。中宗景龍四年三月，因內宴賜宰臣已下內樣巾子。開元以來，文官仕任，多以紫皂官絁為頭巾、平頭子，相効為雅製。開元十九年十月，賜內供奉官及諸司長官羅頭巾及宮樣巾子，迄今服之也。今宋朝所謂頭巾者，乃古之幅巾，成者之服，非此之論者也。

金銀銅魚袋　龜袋　特進佩魚　散職佩魚

唐高宗永徽二年五月，開府儀同三司及京官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袋。至咸亨三年五月，五品已上賜

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已上各賜金裝刀子礪石至垂拱
二年正月諸州都督刺史並准京官帶魚袋至天授元年
九月改内外所佩魚作龜久視元年十月職事三品已上
龜袋並用金飾四品用銀飾五品用銅飾上守下行皆從
官給神龍元年内外官五品已上依舊魚袋六月嗣王郡
王特許佩金魚袋景龍三年八月令特進佩魚散職佩魚
自此始也自武德已來皆正員帶闕官始佩魚袋員外
判試檢校自則天中宗後始有之皆不佩魚雖正員官
佩亦去任及致仕皆解去魚袋至開元九年張嘉貞為中
書令奏諸致仕許終身佩以為榮寵以理去任亦聽佩魚
袋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之章服因之佩魚袋天宗
若甚衆

改銅魚袋

唐則天證聖元年、詔五品佩銅魚袋、中宗返正從舊、

佩龜

唐則天天授元年九月、改内外官所佩魚作龜、

乘輿椅床唯用赤黄

唐明皇天寶六載、礼儀使太常卿韋緒奏、舊用紫、今請依
御袍赤黄色、勅從之、

銀菟符

隋義寧二年三月、封唐祖為相國、總百揆、四月、停竹使符
頒銀菟符於郡國也、

銀魚符

唐高祖武德元年九月、改銀菟符為銀魚符也、

笏囊

唐志云、故事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開元二十四年、宰相張
九齡體羸、常使、持之、因設笏囊之設、自九齡始也、

賜與

唐則天神功元年、幸万安山玉泉、以山徑危狹、御腰輿而
上、以王方慶諫而止、

皇親禁人出入掖庭

唐明皇開元十年九月、禁諸王公主駙馬外戚家、除非至
親已外、不得出入門庭、妄説言語、

親試舉人

唐高宗顯慶四年二月、上親試舉人凡九百人、内五百人
登上第、

真宰相

唐高祖武德初至長安四年已前、僕射並是真宰相

專知樞密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正月、岑文本為中書侍郎、專知樞密、

知門下省

唐太宗貞觀十六年、鄭國公魏徵為太子太師、知門下省
事、

同中書門下三品

唐太宗貞觀十七年三月、以兵部尚書英國公李勣為太
子詹事、同中書門下三品、

參預朝政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八月、以刑部尚書張亮參預朝政、

左右相

唐明皇天寶元年二月、侍中為左相、中書令為右相、

宰相以平章事為名

唐高宗永隆二年、以中書侍郎郭正一與魏待舉並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此官自正一始也、

參知機務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正月、以崔仁師為中書侍郎、參知機務、

僕射始帶同中書門下

唐太宗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嗣位、至七月、以李勣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

參知政事

唐高宗顯慶四年五月、以兵部尚書任雅相、度支尚書盧承慶、並參知政事、

平章事

唐高宗永淳二年四月、上謂參知政事崔知溫、郭正一、郭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事為名、

文昌臺　鸞臺　鳳閣　左右肅政臺

唐則天光宅元年九月、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左右僕射為文昌左右相、吏部為天官、戶部為地官、禮部為春官、兵部為夏官、刑部為秋官、工部為冬官、門下省為鸞臺、中書省為鳳閣、御史臺為左肅政臺、專知京師百官、及監諸軍旅、并承詔出使、更置右肅政臺、專知諸州按察、

鸞臺侍郎　都臺　麟臺　控鶴

唐則天垂拱元年二月、改黃門侍郎為鸞臺侍郎、文昌都省為都臺、秘書省為麟臺、左右監門率府為控鶴禁率府、至神龍元年二月、詔並却依舊、依永淳已前官名、

賜宰臣生日器幣

晉少帝天福六年七月、賜宰臣馮道生辰器幣、道辭以幼失父母、不記生日、堅讓不受、生辰賜物、始此也、

前八司

唐志云、吏兵禮考都省御史臺中書門下、謂之前八司、其餘則曰後行、

中書草制

唐憲宗元和八年、前朔方靈鹽節度使王佖為將軍、佖將相出入、學士謂之白麻、至佖責罷、中書草制、因為例也、

沙堤長安

唐李肇國史補云、拜宰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于子城東街、名曰沙堤、

火城

李肇國史補云、宰相元日冬至立仗、太官皆備珂繖列燭、有五六百炬、謂之火城、宰相將至、則皆滅以避宰相也、

兩省　四孔炙　宰相判官　廳腳　撞額累頸

唐氏雜說云、諫議無事不入、每遇入省、有廚食四孔炙、中書舍人時謂宰相判官、宰相親嫌不拜知制誥為廳腳、又云、不由三省直押中書舍人者、謂之撞額累頸、

時政記

唐則天長壽二年、姚璹表以為帝王謨訓不可暫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百官無從得書、乃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宰相一人專知撰錄、號曰時政記、每日封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璹始也、

堂老

李肇國史補云、宰相相呼為堂老、

政事堂

唐志云、舊制、宰相常于門下省議事、謂知政事堂、故長孫

樞密房視事，以他官兼政事者，皆出門下省事，弘道初，裴
炎為中書令執朝政，始移政事堂于中書省，

內樞密使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七月，以飛龍使宮闈局令王歸長守內侍
省，內常侍知省事，充內樞密使，始也

崇政院

梁太祖開平元年，以敬翔檢校司空，改樞密院為崇政院
以翔知院事，

廢樞密院

晉高祖天福四年四月，先是，桑維翰兄樞機之務，以劉處
讓代之，奏議多不稱旨，俄而處讓丁母憂，因以其印付中
書，樞密院由是遂廢

乞復置樞密院

晉高祖天福七年六月崩，少帝登位，至其年七月，宰臣馮
道等表請復置樞密院，初高祖之事後唐也，睹安重誨秉
政，賞罰由己，常惡之，及即位，故意廢罷，一委中書，至是道
等陳其利害，乞置不允，

卷第二

○學士 弘文館 瀛洲 麗正 集仙 集賢 北門學士 翰林待詔 翰林
供奉 翰林學士 南翰林院 北翰林院 ○大學士
○翰林院承旨 ○乞廢翰林院學士
○花磚 八磚學士 ○鈴索
○官誥沿革 命婦官告用金花帋 ○四禁
○書詔印 ○制命 白麻 白麻不使印 雙日起草
○書詔名 白藤紙 黃麻帋 青藤紙 五色金花綾紙
五色麻帋 ○改年為載 ○浴堂 金鑾坡

○內相 ○私臣 ○樞直 ○小三昧大三昧
○內翰入院班次 ○後廢翰林學士院
○端明殿學士 ○紫微省 黃門省
○政官名數 司馬 長史 中臺 西臺
○文武部等及依舊 ○殿中省 ○秘書省
○蘭臺 官長 院長 ○諫官集館職
○把麻圍句 ○猢猻下記言事 ○參酌院
○臺諫僚堂 ○瑞侯職 ○省服 南省舍人 振行
北盤 都公 ○羽頭橋 ○冰廳 ○御史 七貴
○御史烘堂 ○御史臺門北闢 ○五花
○御史裏行 ○御史中丞 ○宰相病坊 給舍病
坊 監察御史病坊 ○將軍兼大夫
○郎中員外檢校判史 ○內允 內史舍人

○太子賓客 ○千牛使巡察 ○司封
○大理評事 ○殿前承旨改殿直 密院承旨改承宣
○司天臺 ○州別駕 ○員外判試檢校
○同正員 ○醫學 ○醫博士 ○致仕給半祿料
○檢官寄人自代 ○食實封 ○致仕官在本品上
○待漏院 ○氣術鳴道 ○科封
○天策上將 ○節將封王 ○使相
○驃騎大將軍 ○觀軍容使 ○元帥 副元帥
○都統 ○招討使 ○防禦使 團練使 守捉使
幕副 節度使推官 節度衙押 節度使副使
行軍判官 掌北參謀 ○神策軍 宦官
主兵 ○都部署 判史治軍 軍鎮名節度額
觀察 ○觀察使兼判史 ○左右千牛

學士 弘文館瀛洲 昭正集仙集賢北門學士翰林待詔
翰林供奉翰林學士南翰林院北翰林院

翰林志云、唐高祖武德初在秦府文學館、權杜如晦等十八人、皆以本官兼學士、"、自此始也、分三番更直宿閣下、時謂之登瀛洲、太宗貞觀初、置弘文館學士、數引入詳論、明皇置昭正殿學士、後改為集仙集賢院、然草書詔後未翰林草書、詔賢學士集賢詔書、乃罷、祖國朝修撰陳彭年、有中書舍人六員專掌制誥、雖曰禁省、然非密切、故溫大雅魏徵等掌、特召草制、未有名號、又乾封中、始置北門學士、唐玄宗朝、初改為翰林待詔、又改為翰林供奉、至開元二十六年、乃為學士、別建學士院于翰林之南、李白猶翔翰筆在舊翰林院、雖有其名、不職其事、德宗相北翰林始兼學士之名、

大學士

唐中宗景龍二年四月、修文館增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

翰林院承旨

唐志天子在大明宮、其院在右銀臺門內也、在興慶宮、其院在金明門內也、西內院在顯福門也、若在東都華清宮、皆有待詔之所、其待詔者、有詞學經術合煉僧道卜祝術藝書弈各別院以廩之、日晚而退、其所重者詞學、武德貞觀時、有溫大雅魏徵業承徽、後有許敬宗等、皆召入禁中驅使、未有名目、乾封中、劉懿之等、以文詞召入待詔、常于北門候進止、謂之北門學士、天后時蘇味道等皆待詔禁中、中宗時上官昭容獨當書詔之任、睿宗時薛稷賈膺福亦當此任、玄宗時張說等詔謂入之翰林待詔王者尊極一日万機中、外表疏批答、或詔從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常簡當代詞人以備顧問、玄宗至德已後、天下用兵、詔皆從中出、於是擇人命曰翰林學士、凡選者文士為禁中之如中書舍人例、其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以獨承密命故也、德宗好文尤難其選、貞觀已後為學士承旨多至宰相、

乞屬翰林學士

唐德宗貞元初、吳通玄兄弟翰林學士、與陸贄俱為上知、時相嫉、陸贄性褊急、屢於上前短通玄、又言本時工藝書畫之徒、待詔翰林、比與學士只自肅宗至德後、天子召集賢學士于禁中草書詔、同在翰林院待進止、遂以為名、奔趨之時、道路或預除改、權令草制、今四方無事、制書有職、宜付中書舍人、學士之名、理須停廢、以遏去援引朋黨、禁中叶力郗已、故啟廢之、德宗不許、

花磚 八磚學士

翰林志云、學士院北廳有花磚道、冬中以日影及磚為入直之候、李程性懶好晚入、常過八磚乃至、眾呼為八磚學士、

鈴索

翰林志云、學士院南北廳外各有鈴索、人不敢輒入也、

官誥綺帋 命婦官誥用金花帋

李愿翰林舊規云、宰相使相官、用五色背綾金花帋、節節白綾金花帋、命婦即金花綾帋、唐昭宗乾寧二年十月、李鋌自東南節度拔京兆尹、兩度詔賜中書使白綾帋也、

四禁

翰林志云、命書起草、其體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緩、三曰違
失、四曰忘誤、所以重王命也、

書詔印

唐憲宗元和初、置書詔印、翰林學士院主之、

制名　白麻　白麻不使印　雙日起草

翰林志云、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行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
將、曰制、並使白麻紙、不使印也、双日起草、隻日宣、機務急
速、亦使雙日、

書詔名　白藤紙　黄麻紙　青藤紙　五色金
花綾紙　五色麻紙

翰林志云、凡賜與徵召宣索處分、曰詔、使白藤紙、凡慰撫
軍旅、曰書、使黄麻紙、並使印也、道場齋告詞文、使青藤紙
朱字、謂之青詞、凡諸陵薦告上表、內道場嘆道文、並使白
麻紙、凡將相告身、用金花五色綾紙、其次卜蓄用五色麻
紙、並不使印、

改年為載

唐明皇天寶三年正月、改年為載、

浴堂　金鑾坡

唐德宗雅尚文學、學士筆文常詔對浴堂門、移院於金鑾坡
對御起草賦詩、

內相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雖有宰相、而謀猷參決、多出於翰林
學士、陸贄時人目曰內相、

私臣

貞元十一年、翰林學士陸贄曰、學士乃私臣、玄宗初令待
詔唱和文章而已、物議是之、

儤直

翰林志云、初入學士、當直之數外、更有儤直、各有等差數
目、

小三昧　大三昧

翰林志云、學士每下直出門相謔、謂之小三昧、出銀臺門
乘馬、謂之大三昧、如佛之去纏縛而自在也、

以綸入院班次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八月、詔翰林學士依入院先後為班
次、唯承旨必居班首、

後唐翰林學士院

晉高祖天福五年八月、廢翰林學士院、併歸中書舍人、

端明殿學士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五月、以馮道趙鳳並充端明殿學士、
〻〻之始命也、

紫薇省　黄門省

唐明皇開元元年十二月、改尚書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中
書省為紫薇省、門下省為黄門省、

改官名數　司馬　長史　中臺　西臺

唐高祖武德三年三月、改納言為侍中、內史令為中書令、
給事郎為給事中、內史省為中書省、太宗貞觀二十二年
六月、改民部尚書為戶部尚書、七月、改治書御史為御史
中丞、改諸州治中為司馬、別駕為長史、治礼郎為奉礼郎、
高宗顯慶元年、改戶部為度支、龍朔二年、改尚書省為中
臺、中書省為西臺、僕射為匡政、左右丞為肅機、左右郎
中為承務、吏部為司列、主爵為司封、考功為司績、礼部為
司礼、祠部為司禋、膳部為司膳、主客為司蕃、戶部為司元、

度支為司度、倉部為司倉、金部為司珍、兵部為司戎、職方
為司城、駕部為司輿、庫部為司庫、刑部為司刑、都官為司
僕、比部為司計、工部為司平、屯田為司田、虞部為司虞、水
部為司川、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郎中為大夫、侍
中為左相、黃門侍郎為東臺侍郎、給事中東臺舍人為散騎
常侍為左右侍極、諫議大夫為正諫大夫、中書令為左相、
侍郎為西臺侍郎、舍人為西臺舍人、秘書省為蘭臺、監太史、
以為少監為侍郎、丞為大夫、著作郎為司文郎、太史令為秘
閣郎中、御史臺為憲臺、御史大夫為大司憲、御史中丞為
司憲大夫、殿中省為中御府、丞為大夫、內侍監、太常為奉
常、光祿為司宰、衛尉為司衛、宗正為司宗、太僕為司馭、大
理為詳刑、鴻臚為司文、司農為司稼、太府為外府、少府監
為內府監、將作監為繕工監、國子監為司成館、博士為宣
業、都水為司津監、洗馬為司經大夫、家令寺為宮府寺、至
咸亨元年十二月詔新改官名並仰依舊、

文武部尋反依舊

唐明皇天寶十一載正月改吏部為文部、兵部為武部、至肅
宗至德二年十二月、勅並依舊名、

殿中省

唐志云、煬帝改殿中局為殿內省、唐高祖武德中改為殿
中省、龍朔改為中御府、咸亨復改為殿中省、

秘書省

唐志云、隸中書之下、漢代藏書之所、有延閣廣內石渠之
藏、又御史中丞在殿內掌蘭臺秘書圖籍、後漢延熹二年、
始置監、屬太常寺、掌禁中圖書秘文、後併入中書、至晉惠
帝、則置秘書寺、掌中外三閣圖書、梁又改寺為省、龍朔改
為蘭臺、光宅改為麟臺、神龍中復為秘書省也、有二局、一曰
著作、一曰太史、

閣老　曹長　院長

唐李肇國史補云、兩省相呼為閣老、尚書丞郎相呼為曹
長、員外郎御史拾遺相呼為院長、

諫官兼館職

後唐明宗長興四年七月、李愚奏以著作郎尹拙為左拾
遺充史館、諫官兼館職自此始也、

把麻圍句

唐嘉話錄云、通事舍人宣詔、舊例拾遺團句把麻者、蓋謁
者不知書、多失句度、故用拾遺低聲摘句以助之、及呂溫
為拾遺、被喚把麻、不肯去、遂成故事、拾遺不把麻、自呂始
也、

螭頭下記言事

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勅左右省起居齎筆硯及紙于
螭頭下、記言事、

參酌院

唐穆宗長慶初以刑法太重、每有司斷大獄、又令給事中
中書舍人參酌出入之、百司呼為參酌院、

臺諫情愛

唐李肇國史補云、諫院以章疏之故、憂患略同、臺中則此
衆省中多士、旨趣不一、故言遺補相惜、御史相憎、郎官相
輕、

諸使職

唐李肇國史補云、開元已前于外則命使臣、否則止自置
八節度、十採訪、始有坐而為使者、其後名號益廣、於是有

為使則重、為官則輕、故天寶末有佩印至三十者、大曆中
請俸有至千貫者、今在朝太清宮太微宮度支鹽鐵轉運知
苑閑廄、左右巡察、監察館驛匭、監倉監庫左右街、外任
則節度觀察諸軍押蕃、防禦團練經略鎮遏招討榷鹽水陸
運營田給納監牧長春宮有時而置者、則大禮、禮儀會盟
刪定三司黜陟巡撫宣慰推覆禮會冊立弔祭供軍糧料
和糴以其大略、經置而廢者不錄、宦官內外悉謂之使、舊為
權臣所綰、州縣所理、今屬中人者有之、

省眼　南省舍人　振行　比盤　都公

唐李肇國史補云、舊說吏部為省眼、禮部為南省、舍人考
功度支為振行、比部得廊下食以飯從者、號比盤、二十四曹
呼左右司為都公、

拗項橋長安

唐因話錄云、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目為拗項橋、
言侍御史及殿中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西望南宮也、

冰廳

因話錄云、時呼祠部為冰廳、言其清且冷也、

御史　七貴

李肇國史補云、御史故事、大朝會則押班、常參則殿中知
班、入閣則侍御史監奏、蓋含元殿最遠、用八品宣政其次
用七品、紫宸最近、用六品、殿中得立花磚緋衣用紫案褥
之類、號為七貴、

御史烘堂

李肇國史補云、凡御史上臺、絕言笑、有不可忍、雜端大笑、
合坐皆笑、謂之烘堂、烘堂不罰、

御史臺門北闢

唐譚賓錄云、御史臺門北闢、蓋取其肅殺之義、故京
臺門北開、其按北都故事云、御史臺在宮城西南、其門北
開、又故城御史臺亦北開、龍朔中置桂坊為東朝憲府、門
亦北闢、然北都御史臺門南開、當時創造者、不經及於故
事、同諸司蓋以權宜耶、此說御史臺亦云耳、又比院者或
云事隋和移都之時、兵部尚書李圖通、兼御史大夫、欲向
省、便之、故開此門也、

五院

唐兩書故實、御史臺總自大夫已下至監察、謂之五院也、

御史裏行

唐太宗貞觀中、馬周以布衣直門下省、太宗命就監察裏
行、俄拜監察裏行始也、

御史中丞

唐太宗貞觀中二十三年七月、改治書為御史中丞、

宰相病坊　給舍病坊　監察御史病坊

唐兩京記、時以秘監為宰相病坊、少監為給事中、中書舍人
病坊、秘書丞及著作佐郎為監察御史病坊、言從職不任
繁劇者、當改入此省、然其職在國史、非復宣果、故好古君
子厥趣親者亦求為之、

大軍將軍兼大夫

唐代宗寶應元年、授王仲昇為右羽林將軍、兼御史大夫、
大將軍兼大夫、自此始也、

郎中員外郎授判史

唐代宗永泰二年四月、詔尚書省郎中、授中州刺史、員外郎授
下州刺史、

內丸　內史舍人

唐高宗永徽二年九月、改太子中允為內允、中書舍人為
內史舍人、
太子賓客
唐高宗顯慶元年正月、以許敬宗為太子賓客、賓客始有
也、
十使巡察
唐中宗景龍三年八月、遣十使巡察天下、
司封
唐明皇開元二十四年九月、改尚書主爵為司封、
大理評事
唐太宗貞觀二十二年十二月、大理寺置評事、
殿前承旨改為殿直　每院承旨改為承宣
晉高祖天福五年四月、詔以承旨名職、嚴重除翰林承旨
外殿前承旨改為殿直、每院承旨改為承宣、
司天臺
唐睿宗景雲年、自渾儀監改為太史監、復為太史局、乾
元二年三月十九日、勅改太史監為司天臺、
州別駕
唐高宗永淳元年七月置、
員外判試檢校
唐志云、自則天中宗後、始有之、皆不佩魚、
同正員
唐高宗永徽四年八月、尚藥奉御蔣孝璋員外特置、仍同
正員、々外同正員、自璋始也、
醫學
唐太宗貞觀三年九月、諸州置醫學、

醫博士
唐明皇開元十一年九月、天下諸州各置醫博士一人、
致仕給半祿料
唐德宗貞元五年四月、以太子太師蕭昕為工部尚書致
仕、給半祿料、永為長式、初致仕官、只給半祿、無料、上加之、
待老臣給半料、自昕始也、
授官舉人自代
唐德宗建中元年正月、詔常參官、及諸道節帥已下、至大
理評事等授訖、三日於四方館上表、讓一人自代、其外官
委長吏附送表至中書門下、每官闕、以舉多者授之、
食實封
唐明皇開元十年十一月、勅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戶、自
源乾曜張嘉貞始也、
致仕官在本品上
唐太宗貞觀二年九月、詔內外文武官、年老致仕、抗表去
職者、參朝之官、宜在本品之上、
待漏院
唐憲宗元和二年六月、始置百官待漏院、于建福門外、
籠街喝道
唐文宗太和二年、舒元褒上疏云、元和長慶中、々丞行李
不過半坊、今乃遠至兩坊、謂之籠街喝道、但以崇高自大、
不思僭擬之嫌、
斜封
唐睿宗景雲元年八月、以中宗時官爵踰濫、因依妃主墨
勅而授官者、時謂斜封、禁之、
天策上將

唐高祖武德四年十月、高祖以自古舊官不稱秦王功（殊）、乃別
表徽號、加天策上將、

節將封王

唐明皇天寶九年五月、封安禄山為東平郡王、節將封王、
自此始也、

使相

唐明皇天寶十五載六月、從崔圓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蜀郡長史、劍南節度如故、使相始也、

驃騎大將軍

唐高宗顯慶七年九月、初置驃騎大將軍、官為從一品、

觀軍容使

唐肅宗至德中、令魚朝恩監軍也九節度、討安慶緒于相
州、郭子儀李光弼、名斉功敵、不立統帥、以魚朝恩為觀
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之名、自朝恩始也、

元帥　副元帥

唐志、天寶中安史之亂、肅宗封（賊）以廣平王為天下兵馬
元帥、即代宗也、又以郭子儀李光弼遥其方面副之、号副
元帥、代宗即位、又以雍王為之、即德宗也、自後不置、至昭
宗以輝王為之、即哀帝也、

都統

唐肅宗乾元中置之、或總五道、至上元末省、至宣宗大中
之後、討徐州以康承訓、討黄巣以荊南王鐸、皆號為都統、

招討使

唐德宗貞元末置之、其後隨用兵權置、兵罷則停之、

防禦使　團練使　守捉使　募副

唐肅宗至德後、中原置節度使、又大都要害之地、置防
禦使、治軍事刺史兼之、不賜旌節、至上元後、改防禦使為
團練守捉使、又與團練使兼置防禦使名、前使各有副使
判官、皆天寶後置、唐志曰、親王總戎曰元帥、文武總統曰
總管、以奉使言之、則曰節度使、若大使旌節置木契以行、
玄宗天寶中、緣邊禦戎之地、置八節度使、受命之日賜之
旌節、謂之節度使、得以專制軍事、行則建節、封疆外任之
重、無踰此為、有副使一人、行軍司馬一人、判官二人、掌書
記一人、參謀無員數、皆天寶後置之、中原則無、署工有也、

神策軍　宦官主兵

唐僖宗天復三年、宰相崔胤奏曰、高祖太宗承平時、無內
官典軍旅、自天寶已後、宦官寖盛、貞元、和、分羽林衛為
左右神策軍、以便衛從、令宦官主之、唯以二千人為定制、
自是參掌機密、由是內務百司、皆歸宦者、上下彌縫共
為不法

都部署

後唐末清泰三年五月三日、州張景達落副總管、充西
北蕃馬步都部署、都部署始此也、

刺史治軍　軍鎮名節度觀　觀察

唐志曰、肅宗至德之後、中原用兵、刺史皆治戎軍、遂有防
禦團練制置之名、要衝大郡、皆有節度之額、寇盗息則品
以觀察之号也、

觀察使兼刺史

唐文宗太和三年十一月、敕文刺史分憂、得以專達、事有
違法、觀察使然後奏聞

左右千牛

唐高宗顯慶五年二月、始有左右千牛、

卷第二終

卷第三

○雁子軍 ○夾寨 ○破夾寨 ○舂磨寨

○殿前諸班 ○兵十指揮為一軍 ○大將受命

○姑息武臣 ○監軍有印 ○武官不得轉文官

○勸卯賞給 ○出兵名數 諸軍定制 ○百官從廟食

入閤賜食 ○入館 ○聖節獻物及天下賜宴

○聖節賜宴素食 ○罷九會

○休暇追遊為樂 ○燒尾 ●南書樓罷

○小銓 小選 ●雅幼周歲二礼公穀二傳

●修唐書成 ●罷發解官員 ○九經印板

○三銓為一銓 ●置南書 ●三傳三史科

○墨義 ○通典 ○帖經 ●南都罷青舉

○南都舉選 ○制舉詩賦 ○宗孔鄉貢 ○西部書

○孔部掌舉人 ○開元礼 ○明經加帖 進士試雜文

●國子監 ○頒五經正義于天下 ○重複晉書

○周公孔子廟 ○選部高等 監羅

○賜諸道公用粮草 ○稅有名耗 估折支

○轉運判官 ○添鐵鹽錢增糶價 ○發運判官

三司使 ○借東城富商錢 ○鹽鐵集轉運使

○鄉里鄰保坊村 ○諸道節帥進奉

○判史進奉 ○判官進奉 ○楊柳米運 ○提官本錢收利

○稅竹木茶漆及常平事 ○稅茶法 ○移茶種植

○茶法壞 ○權茶稅法 ●改正茶稅法

○社倉 ○義倉 ○常義倉支用

●發糶常平法 ○稅屋間架及除陌錢 ○瓊林大盈庫

○開元通寶錢

雁子軍

唐昭宗景福元年夫瑄叛、于兗鄆募勇士數百、黥雙雁于頰、立為雁子都、時朱全忠聞之、亦選數百人、號為落雁都、署朱漢賓為軍使、故人呼夫落雁、

夾寨 潞州

梁太祖開平四年(晉、)發山東民饋運于潞州、以救後唐、數為唐將周德威抄掠運路、頻鄣、乃于東山口築道、連接為柵、以通餉道、自是梁軍得之、謂之夾寨、

破夾寨

梁太祖開平四年、乃唐天佑五年也、蓋後唐不改年号、莊宗帥親軍拔寨城、以李嗣源李存璋王霸選軍斫燒夾寨為道、嗣源壞夾寨、梁軍棄戈南奔、

舂磨寨

唐僖宗廣明三年六月、黃巢與秦宗權合勢、兵掠陳許蔡人、俘骨為食、謂之舂磨寨、蓋碎骨也、

殿前諸班

周世宗顯德元年、自高平之役、欲諸軍未甚嚴整、遂有退志、至其年十月、命今朝太宗皇帝一一揀 健者、署為殿前諸班、遂有員數、指揮內殿直散都頭散鈐控鶴之号、汰去羌弱者、

兵十指揮為一軍

唐明宗長興三年三月、以神捷神威廣捷諸軍左右羽林軍分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為一軍、置都指揮使一員、

大將受命

唐志云、大將出軍征、皆告廟受鉞、辭齊太公廟、就不宿于家、

姑息戎臣

唐穆宗敕，軍未得其要，常云，宜姑息戎臣，即位之後，至長慶詔軍士死王事，三周年不得停衣糧，先于幽州留吏錢內，每貫割二百文犒軍，初傾府庫給賞，長行所獲人至鉅万，非時賜與不可勝紀，故軍旅益驕，法令益弛，戰則不克，而國屢危也。

監軍有印

唐德宗貞元十一年五月，鑄河東監軍印，自王定遠始也。

武官不得轉文官

唐僖宗廣明元年六月，詔令今後武官不得轉文官，所冀銓綸各遵其用，其內司不在此限。

南郊賞給

唐德宗貞元六年十一月，內南郊禮畢，宣赦後立仗將士及諸州兵賜十八万，端匹始也。

出兵名數　諸軍定制

唐志云，凡將帥出行，兵滿一万人已上，置長史、司馬、倉兵胄三參軍，五千人已上，減司馬。諸軍各置一人，五千人已下，各置副使一人，一万人已上，置營田副使一人。每軍各有倉兵胄三參軍，其橫海、高陽、唐興、恒陽、北平等五軍，皆本州刺史為使，凡鎮皆有使一人，副使一人，一万人已上，置司馬、兵倉三參軍，五千人已下，減司馬。凡諸軍鎮每五百人，置押官一人，千人置總管一人，凡諸軍鎮使副已上，四年一替，總管已下，二年一替，押官隨軍替。

百官廊食　入閣賜食

後唐明宗天成初，以亂離之前，常參官每日朝退，賜食廊下，謂之廊食，自亂離經費不足，無每日之賜，至是遇入閣

節戲

八館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四月，司業張濟請復置八館，以廣生徒，按六典，監有文學、國子、太學、四門、律學、書學，專言廢矣。

聖節獻物及天下賜宴

唐明皇開元十七年八月初五日，上生辰，宴百僚于花萼樓，百察表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囊，天下諸州咸令宴樂，休假三日，仍編于令。

理郡賜宴素食

唐文宗開成四年八月，詔慶成節，朕之生辰，天下賜宴，庶同歡泰，不欲屠宰，非信尚空門，恐中外臣庶不諭朕意，廣置齋筵，自今宴會蔬食，任陳脯醢。

罷元會

唐德宗貞元二年正月，罷元會，為歲飢也，又貞元十八年正月朔，以大雪罷元會，又憲宗元和十一年正月朔，不受元會，以宿師于野也。

休假追遊為樂

唐明皇開元二十五年，詔旬節休假，並不須入曹司，任追勝為樂。

燒尾

唐中宗景龍三年，蘇瓌除右僕射，舊例，公卿大臣初拜官，皆許獻食，名曰燒尾，宗晉卿謂瓌曰，何不燒尾，瓌奏中宗曰，今糧貴，百姓不足，臣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

南曹檢覈

唐志云，員外郎一人，掌判南曹，謂在銓曹之南也，每歲選人考狀必由之，覈其實乃上三銓，進中書焉。

小銓　小選

唐志云、內外官吏則有假筆之節、行李之命、簿書景迹功
賞殿　其員俱為員外分掌之郎、中一人掌小銓、亦分為九
品、通謂之行署、以其在九流之外、故曰流外銓、亦曰小選、
其較試銓注、與流內注略同也、

雖郎周儀二礼公穀二傳

漢隱帝乾佑二年五月、于國子監置也、

脩唐書成

晉少年開運二年六月、監國史劉昫張遠等、脩唐書成二
百三卷、上之、

罷發解官員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詔選人文解不合式、罷發解官員、

九經印板

後唐明宗長興三年二月、中書奏乞依石經文字刊九經
書印版從之、

三銓為一銓

後唐明宗天成四年十月、併吏部三銓、為一銓也、

置南曹

唐文宗開成二年六月、吏部奏定選格、請加置南曹郎
中一人、別置印一面、從之、

三傳三史科

唐穆宗長慶三年三月、礼部奏請置三傳三礼科、從之、

墨義

唐德宗貞元二年十二月、礼部舉人試罷口義、試墨義十
條、

通典

唐德宗貞元十七年、淮南節度使杜佑、進通典凡九門二百
卷、

帖經

唐明皇開元二十五年三月、敕令從明經帖十通五品已上
口問大義十條、取通六品已上、仍答時務策三道、取粗有
文理者及進士停帖小經、宜准明經例試大經十遍通四
然後使試雜文及策、送中書門下詳覆、

兩都罷貢舉

唐代宗永泰十年、罷兩都貢舉、皆集上都、

兩都舉選

唐代宗寶應二年七月、楊綰知東京選、賈至知東都舉、兩
都分舉選、自此始也、

制舉詩賦

唐明皇天寶十三年八月、上御勤政樓、試四科制舉人、策外
加詩賦各一首、自此始也、

不充鄉貢

唐明皇天寶十二年七月、詔舉人不得充鄉貢、皆補學生、

四部書

唐明皇開元時、有四部諸庫書、謂甲乙丙丁之次、

礼部掌舉人

唐明皇開元二十四年三月、始移考功貢舉、遣礼部侍郎掌
之、

開元礼

唐明皇開元十四年五月、進集賢院學士蕭嵩始奏起居
舍人王仲丘撰成百十五卷、名大唐開元礼、二十年九月頒
所司行用

明經加帖　進士試雜文

唐高宗時侍御史劉思立建考工員外郎始奏請明經加帖進士試雜文自思立始也

國子監

唐高宗龍朔二年正月初置國子監也

頒五經正義于天下

唐高宗永徽四年三月頒孔穎達五經正義于天下

重撰晉書

唐太宗貞觀十八年詔房喬褚遂良重撰晉書於是奏許敬宗來濟陸元仕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儀八人分撰以臧榮緒書為諸晉書主參考諸家甚詳然多浮艷細碎為學者所譏唯李淳風天文之志最佳太宗自著宣武二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遂總題曰御撰凡

一百三十卷

周公孔子廟

唐高祖武德二年六月令國子監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致祭

選部高等　藍縷

唐高祖太宗武德貞觀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選使人海多判目迷後乃采經籍古義假書詞言以試之唯恐選人之知也通者謂之高等猶者謂之藍縷

賜諸道公用糧草

周世祖顯德六年二月詔賜諸道公用糧草有差

税有省耗

漢隱帝乾祐三年十一月平章事王章與部戚楊邠等聚斂太過時論非之時下令民税每斛別輸二升名曰省耗百姓苦之

估折支

漢隱帝乾祐三年中書臣王章與楊邠不善儒士邸官司俸皆以不甚資用者給之名曰梱閑物仍命高價估定旋又加之曰擡估尚未滿其意時更增之

轉運判官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以劉審交為馬紹宏下轉運判官始也

添鹽鐵錢增價

後唐末清泰二年正月三司奏增添也

發運判官

晉高祖天福六年十二月兩浙錢元瓘奏吏云元瓘起家先為鹽鐵發運判官也

三司使

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八月始以許州節度使張延朗為兵部尚書充三司使也

借京城富商錢

唐德宗建中三年四月太常博士韋都賓陳京以軍興庸調不足請借京城富商錢大率每商留万貫餘並入官不過一二十大商則國用濟矣詔下大索京城總得八十万貫又少尹韋禎巧法索之上及二百万貫時判度支杜佑曰不用月費一百餘万貫若獲五百万貫纔可支給也

鹽鐵兼轉運使

唐代宗寶應元年以劉晏為戶部侍郎京兆尹度支鹽鐵轉運使鹽鐵轉運自晏始也

鄉里隣保坊村

唐高祖武德七年、令去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隣、五家為保、在邑居者為坊、在田野者為村、

諸道節帥進奉

唐志云、德宗興元初、克復京師、後府藏盡虛、諸道初有進奉、以資經費、復時有宣索、其後諸賊既平、朝廷無事、常賦之外、進奉不息、韋皐劍南有日進、李兼江南有月進、杜亞揚州、劉贊宣州、王緯李錡浙西、皆競為進奉、以固恩澤、貢入之奏、皆曰、臣于正稅外方圓、亦曰羨餘、節度使或託言密旨、乘此盜貿官物、諸道有謫罰官吏入其財者、刻祿廩、通津達道者稅之、蒔蔬藝果者稅之、死亡者稅之、節度觀察交代、或先期稅入以為進奉、然十無其二三耳、其餘沒入、此節度使進奉始也、

刺史進奉

唐志曰、德宗興元初、劉崙為□州刺史、乃冒貨薪炭按樣百貫之上、皆親薪為、始又與本、無武還斷東觀察使、天下刺史進奉自崙始也、

判官進奉

唐德宗興元初、宣州劉贊死、判官嚴綬領軍府、資用進奉、代拜刑部員外郎、天下判官進奉自綬始也、

揚擲米運

唐志云、明皇開元初、每運米至京、或砂礫糠秕、雜乎其間、詔使揚擲、較其虛實、揚擲之名自此始也、

捉官本錢收利

唐明皇開元十八年、先置高戶捉官本錢、後御史大夫李朝隱奏請薄稅百姓一年稅錢充之、依舊令高戶及典正等捉月收利、借官人稅錢、

稅竹木茶漆及常平事

唐代宗永泰四年、度支侍部趙贊議常平事、竹木茶漆盡稅之、稅茶之議、肇于此矣、

稅茶法

唐德宗貞元九年、戶部侍郎張滂立稅茶法、曰諸於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中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

移茶種植

唐文宗太和八年、王涯請使茶山之人、移茶樹就官場中栽之、摘茶葉于官場中造之、舊有貯積、皆使焚棄、天下怨之、

茶法壞

唐文宗太和九年、王涯誅後、令狐楚以戶部尚書右僕射主之、以是年茶法大壞、奏請付州縣而入其租于戶部、人悅之、

復榷茶法

唐文宗開成元年、李石以中書侍郎判收茶法、復開元之制、上等價每斤出銀二錢、中等價一千、下等五百、所由吏東寺執害人會封數、或有與他則獨守、故當世多屋出算者數十萬人、不勝其苦、民走一間者杖六十、告者賞錢五十貫、取于其家、　此下脫正茶法等五條

除陌錢

除陌法、天下公私給與貨易、率一貫舊算二十、益加等算為五十、給與他物、或兩　者、約錢為率算之、市牙各給印紙、人有買賣、隨自署記、翌日合算之、有交易而不用印紙者、給其私簿、無私簿者、投狀自告、其有隱錢百者、沒入二千、杖六十、告者十千、取其家資、法既行、而主人市牙得專其柄、率多

隱蓋公私所入、曾不得半、怨声遑然、至興元〻年正月、放
罷、
巳下並折納綵羅一條、
瓊林大盈庫
唐德宗興元〻年、賊泚平後、府庫空虚、從諸藩供奉繼至、乃
于奉天行在、貯官物于廊下、題名曰瓊林大盈庫、陸贄諫曰、
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傳之耆舊之説、皆云創自開元、
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盍各區分、稅賦
當委于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于天子、以奉私求、明皇
悅之、新置二庫、蕩心侈欲、禍萌于茲、
開元通寶錢
唐高祖武德四年、鑄其文、乃歐陽詢書也、

三卷終

巻第四
○霓裳羽衣曲 ○胡渭州 伊州 ○凉州 新凉州
○西凉州 ○楊柳枝 ○中和樂 ○傾盃樂 ○道
調子 ○鹿老子 ○離別難 ○如意娘 ○居臣
相遡崇 ○雨淋鈴 ○夜半樂 ○望江南 ○荔
枝香 ○奉聖樂曲 ○春鶯囀 ○内教坊 ○雲
韶府 ○大唐雅樂 ○改法曲 仙韶曲 仙韶院
○左教坊 右教坊 ○宜春院 十家 三國
○雲韶院 ○教舞 健舞 ○七德舞 破陣樂
○胡旋舞 ○舞馬 ○梨園弟子 ○坐部 立部
○雅歌樸胡夷音 法曲 ○曲破 ○羯鼓
○獨琵琶 ○古琵琶 ○琵琶名 ○賀老琵琶
○銅喚鐘 ○裸戲弄孔子 ○潑寒胡戲 ○雜

州 ○洛川總管府 ○神都 ○復東都 ○河南
府 ○東京 ○東都 ○西京 ○京兆府 ○西
京 南京 中京 ○開封府爲東都 汴州爲開封
府 東都爲西都 ○梁都汴 ○汴州衛爲天尊宮
○汴州爲東京 ○新東京端門名 ○總管府
爲都督府 ○行臺爲都督府 ○十道 ○分天下
爲五十道 ○二十四都督府 ○分五管 廣邕爲
二道 ○單于都護府 ○安南都護 ○築長安羅
城 ○作東京羅城 ○郡爲州 太守爲刺史
○州爲郡 刺史爲太守 ○郡復爲州 太守復爲刺
史 ○鳳翔閣爲雍州 孟津閣爲霸州 ○蔡州
○麟州 ○昇州 ○福州 ○唐麟州 ○清德
軍 ○朗州 ○五丈河 蔡河

霓裳羽衣曲
唐野史云、明皇開元中、道人葉法善、引上入月宮、時秋上
苦凄冷、不能久留、回于天半、尚聞仙樂、及歸、但記其半曲、
遂遂中笛之、會西京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曲、與其声調相
符、遂以月中所聞、爲之散序、用敬述所進爲曲身、名霓裳
羽衣曲也、又楊妃外傳云、天寶四載七月、於鳳凰園、册女
道士楊氏爲貴妃、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注云、明皇三
鄉望女几山所作也、又引劉禹錫詩云、三鄉陌上望仙山、
歸作霓裳羽衣曲、又小説云、術士羅公遠、導明皇入月宮、
聞之、尤甚怪誕、不足爲證、上安嘗聞明皇洞曉音律、必欽
神其曲、謂得于天上也、或夢寐所成、亦非異事、若云形醒
非天、殆欺人也、女几回而作、近之矣、今又按樂苑云、霓裳
羽衣曲、開元西涼府都度使楊敬述進、在越調中、又樂苑

云婆羅門曲改霓裳羽衣曲、入大乞食調、今之大食越調、聲相近、惟高一均是二調、似可行之、皆屬商也、婆羅門曲、大乞食調、越調、商調、今時樂工盡知之、其散序不復聞焉、近年樂工穿鑿不明、越與大食俱屬商聲、但見胡曲、有仲呂商、即林鐘商也、便就其調草為八拍曲、破殊無和會、詳其曲必大也、自唐憲宗時猶奏此曲、今不傳者、有以巢賊之後泯然也、無如白居易詩尚可証耳、白詩云、開元遺曲自凄凉、況近秋天調是商、又和元稹歌云、我昔元和侍憲皇、曾陪内宴入昭陽、千歌万舞不可數、就中最愛霓裳舞、舞時寒食秋風天、玉构欄下香案前、案前舞者顏如玉、不著人間俗衣服、虹裳霞帔步搖冠、鈿瓔纍纍佩珊珊、娉婷似不任羅綺、顧聽樂懸行復止、磬簫箏笛遞相攙、擊擫吹彈声邐迤、(法曲之初衆樂不齊唯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如此)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散序六遍無拍故不舞也)中序擘騞初入拍、秋竹竿裂春冰拆、(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飄然轉旋回雪輕、嫣然縱送遊龍驚、煙娥斂略不勝態、風袖低昂如有情、上元點鬟招萼綠、王母揮袂別飛瓊、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十二遍而終)翔鸞舞了卻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凡曲將終皆声拍促速唯霓裳之末長引一声也)君不見我歌云、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見我詩云、曲愛霓裳未拍時、由來能事皆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楊氏謂敬述進劇歌今微之奇諸無天也)

胡渭州　伊州

樂譜録云、唐明皇天寶中、西涼節度使蓋嘉運進、

涼州　新涼州

唐明皇開元六年、西涼州都督郭知運進、又有新涼州、並在宮調、上宮羯鉢七宮有八涼州、内正宮別有小涼州、亦曰碑宮涼州、其後遍中來也、宮涼州中美聲聚而為之、此有似新涼州也、又劇談傳信記云、初郭知運進此曲、上名諸王便殿聽之、曲終寧王不樂、對曰、此曲雖佳、臣有聞焉、夫音者始于宮、散于商、成于角徵羽、莫不根柢于宮商也、斯曲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宮君、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僭下、僭則犯上、發于忽微、形于音聲、播之于詠歌、見之于人事、臣恐有播越之禍、悖逼之患、莫不兆于斯曲也、上默然、後有安史之亂、

西涼州

唐曲閣鼓吹云、元載子名伯和、勢傾中外、時閩師奇樂伎十人、伎本無因得達、伺其門下彈琵琶人康崑崙得通、伯和一試之、盡遺崑崙矣、先有和尚段善本者、自製西涼州、崑崙求之不与、至是以樂伎半贈之、乃留傳焉、今道調涼州是也、

楊柳枝

唐穆宗時、白居易長慶集云、楊柳枝、洛下小新声也、小伎有善歌者、可愛故試之云、小妓携桃葉、新声踏柳枝、口動櫻桃破、鬟低翡翠垂、又別柳枝詩云、西枝楊柳小樓中、嫋嫋多年伴醉翁、上文棨操情詩集、述白居易有數伎、樊素善歌、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居易年既高邁、小蠻方豐艷、因為楊柳枝詞以托意曰、一樹春風万万枝、嫩于金色軟于絲、永豐坊裏東南角、盡日無人属阿誰、及宣宗朝、国樂工唱是詞、上問誰詞、永豐在何處、左右對、遂因東使命取永豐柳二枝、植于禁中、居易感上知名、又為一章、末句云、定知今夜天文裏、柳宿光中添兩星、

中和樂

唐德宗貞元十四年二月一日、中和節、以雨雪改于二月七日、奉牌
宣、因奏上所製中和樂曲也、

傾盃樂

唐太宗貞觀初、內宴、長孫無忌進此曲、又樂府雜錄云、唐
宣宗善吹蘆管、自製此曲、有數拍不均、上初捻管、令俳兒
辛骨𩩲拍不中其節、上瞋目瞪之、骨𩩲憂一日而卒、上交
詳此二說、恐先者是宮調、後來宣宗轉于他調製之也、又
明皇開元中、亦用此曲、每日擒為三十四舞之、

道調子

唐懿宗命樂工史敬約吹蘆管、初弄道調、上抉謂而拍之、
敬約隨其拍、轉成此曲、以隨其誤也、

康老子

樂府錄云、唐富人康老子落托好與樂工游、處家計蕩盡
而卒、樂府嗟之、遂製此曲、

離別難

唐則天時、士人陷冤獄、有妻配入掖庭、其本善吹蘆管、乃
撰此曲以寄哀情、始名二郎神、蓋取良人行第也、畏人知
遂三易其名、亦曰悲切子、終號怨回鶻、

如意娘

樂府雜錄云、唐則天撰之、

君臣相遇樂

樂府錄云、唐明皇天寶中、命譚淨眼等撰、

雨淋鈴

樂府雜錄云、唐明皇自蜀反正、樂人張野狐所製、亦曰還
京樂、

夜半樂

樂府雜錄云、唐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
入宮剪逆人、後遂此曲、

望江南

樂府雜錄云、始唐朝李太尉鎮浙西日、為亡妓謝秋娘
所撰、本名謝秋娘、後改此名、亦曰夢江南、

荔枝香

唐甘澤謠云、天寶四載六月一日、明皇驪山駐蹕、會貴妃
誕辰、上命小部音聲樂人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
海貢荔枝、因名其曲為荔枝香、

奉聖樂曲

唐盧氏雜說云、韋皋鎮西川進之也、

春鶯囀

教坊錄云、唐高宗曉音律、因風葉鳥聲、晨坐聞之、命樂
工白明達寫之、遂有此曲、凡座筵大弦未嘗散、唯作此曲
入鳥聲即拊之、箏則移西柱向上、鳥聲畢入急、復舊如雁
也、

內教坊　雲韶府

唐高祖武德已來、置于禁中、以按習雅樂、以中官一人充
使、則天改為雲韶府、神龍中復為教坊、

大唐雅樂

唐太宗貞觀二年、太常少卿祖孝孫、斟酌南北樂、考以古
音、作為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為宮、制十二
和之樂、合三十一曲、八十四調、

改法曲為仙韶曲　仙韶院

唐文宗開成三年四月、改法曲為仙韶曲、仍以伶官所居
謂之仙韶院、

左教坊　右教坊

教坊録云、唐明皇開元末、西京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善歌、左善舞、蓋相習也、

宜春院　十家　三國

教坊録云、女妓入宜春院、謂之内人、亦曰前頭人、謂在上前也、骨肉得居教坊、謂之内人家、有請俸、其得幸者、謂之十家、故鄭嵎津陽門詩云、十家三國爭光輝是也、家雖多亦以十家呼之、三國謂秦韓虢楊氏三夫人也、

雲韶院

教坊記云、宜春人為尠、則以雲韶添之、雲韶爲宮人蓋賤隷者也、

軟舞　健舞

教坊録云、迴波樂春鶯囀烏夜啼之類、謂之軟舞、阿遼柘枝達摩之屬、謂之健舞、

七德舞　破陣樂

唐太宗貞觀元年宴日、奏秦王破陣之曲、蓋太宗在藩爲秦王時、士庶軍人相與作之、被中特戲象戰事、上嘆曰、豈意今日登于雅樂、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以文德綏海内、遂令虞世南等改製歌詞、更名七德舞、舞者至一百二十人、

胡旋舞

唐明皇天寶末載、安禄山爲上所寵、如范陽節度使、先是康居國貢胡旋舞女、後安禄山與楊妃俱言其婁傳之者不述舞態、上亦按白樂天歌詞云、胡旋舞、手應弦、足應鼓、弦鼓一聲雙袖舉、左右轉不知疲、千匝萬周無已時、又云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里餘、中原自有能胡旋、鬭妙爭能爾不如、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禄山胡旋迷君眼、兵過黄河疑未反、太真胡旋惑君心、死棄馬嵬念更深、從此地軸天維轉、五十年來制不禁、

舞馬

唐明皇開元中、三宴日諸樂戲外有舞馬、馬三十足、爲傾杯樂曲、奮首鼓尾、縱横應節、又施三層寶牀、乗馬而上、抃轉如飛、後安禄山亦得數匹而歸、私習之、其後田承嗣代禄山、舞馬尚存者、一旦于櫪上聞鼓声、頓挫以舞之、廐人惡之、以箒以擊焉、其馬尚謂其未妍妙、因更奮擊宛轉、曲盡其態、厮役告承嗣以為妖、遂戮之、而舞馬絶、

梨園弟子

唐明皇開元二十年、以聽政之暇、命太常樂工弟子三百人、爲絲竹之戲、音響齊發、有一聲誤、上必覺而正之、号皇帝弟子、又云梨園弟子、以置近院、於林苑之梨園也、

坐部　立部

唐高祖初登極後、燕享因隋舊制、用九部之樂、其後分爲立坐二部、

雅歌　雜胡夷音　法曲

唐明皇開元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縚令博士韋逌直太樂尚沖樂正沈元福郊社令陳虔申懷操等、銓叙前後所用樂章爲五卷、付太樂習之、時太常舊相傳有宮商角徵羽讌樂五調歌各一卷、縚又令玄成更相整比、爲七卷、又又自開元已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其玄成所集者、工人多不能曉、相傳謂之法曲也、

曲破

唐書載云、天寶樂章、多以邊地爲名、若涼州甘州伊州之

鞨是爲、其曲之遍聲猶如名入破、後其地盡爲西番所沒、破
其兆也、

羯鼓

唐羯鼓録云、此樂出外夷、以戎羯羯鼓故也、其音主太簇一
均、在都曇鼓答臘鼓之下、（都曇鼓似腰鼓而小 答臘鼓即揩鼓也）雞樓鼓之上、

搊琵琶

唐國史纂要異云、貞觀中、彈琵琶、裴洛兒始廢撥用手、今
曰搊琵琶也、

古琵琶

而譚録云、琵琶用鵾雞絃、開元中、段師名善本、能彈琵
琶、用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琵琶名

傳載云、唐時漢中王瑀見康崑崙彈之曰、琵聲多、琶聲少、
亦未可彈五十四絃大絃也、自上而下、謂之琵、自下而上謂
之琶、

賀老琵琶

唐譚賓録云、賀老名懷智也、

調啞鐘

五 唐太宗貞觀二年、祖孝孫以隋用黃鐘一宮、惟叩七鐘、餘
鐘虛懸不扣、謂之啞鐘、遂以旋宮之法皆遍叩之、無復虛
懸也、

俳戲弄孔子

唐文宗太和六年二月、寒食、上宴群臣、伶人弄孔子、帝曰
孔子、古今之師、安得侮瀆、亟驅出之、

潑寒胡戲

唐則天神龍二年、中宗即位後十一月、御洛城樓、始觀潑寒
胡戲、至開元二年、紫微令張說奏禁也、（胡人以水相潑于寒月爲戲謂之乞寒胡戲）

雍州

高祖武德元年、改隋京兆郡爲雍州也、

洛州總管府

唐高祖武德四年、討平王世充、改隋河南郡、置洛州總管
府也、

神都

唐則天神龍元年、改東都爲神都、

復東都

唐則天神龍元年、改神都爲東都、

河南府

唐明皇開元元年、改洛州爲河南府、

東京

唐明皇天寶元年、改東都爲東京洛陽也、

東都

唐高宗顯慶元年、改洛陽宮爲東都

西京

唐明皇天寶元年、以京師爲西京長安也、

京兆府

唐明皇開元元年、改雍州爲京兆府、

西京　南京　中京

唐肅宗至德二載十二月、改蜀郡爲南京、鳳翔爲西京、西
京爲中京、

開封府爲東都　汴州爲開封府　東都爲西都

梁太祖開平元年四月也、東都爲西都、即洛陽也、

梁都汴

梁太祖於唐天祐四年篡位、國号大梁、改元大平、元年都
于汴、

汴州衙為天寧宮

晉高祖天福二年五月、中丞張昭遠奏、據前代行幸所至
皆立宮名、遂改汴州衙城門為天寧宮、

升汴州為東京

晉高祖天福三年十月、升汴州為東京、又改洛陽為西京
也、

新東京諸門名

周世宗顯德五年五月、改新東京諸門名也、

總管府為都督府

唐高祖武德七年、改總管府為都督府也、

行臺為都督府

唐高祖武德九年六月、廢陝州道大行臺、置洛州都督府
廢益州大行臺、置益州大都督府、

十道

唐太宗貞觀元年、併省隋之州郡、分為十道、

分天下為五十道

唐高宗時、平高麗百濟、遼海已東皆為州縣、俄而復叛、不
入提封、景雲二年、分天下州縣、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統之、議者
以權重不便、罷之、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分天下為五十道、
每道置採訪使、檢察非法、如漢刺史之職、

二十四都督府

唐睿宗景雲二年、依 代故事、分二十四都督府、至其年七
月、並停、唯揚益并荊四大都督府長史階為三品、

分五管、廣邕為二道

唐懿宗咸通三年正月、敕廣南分道為五管、屬嶺南廣邕
二道、

單于都護府

唐高宗麟德元年正月、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都護府
官品同大都督府、

安南都護

唐高宗永隆二年八月、改交州為安南都護府、

築長安羅城附

唐高宗永徽四年十一月、築長安羅城、和雇百姓四万一千
人、三十日畢功、

作東京羅城、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新作京師羅城

郡為州　太守為刺史

唐高祖武德元年、罷郡置州、改太守為刺史也、

郡為州　刺史為太守

唐明皇天寶元年、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郡復為州　太守復為刺史

唐肅宗至德二年十二月、詔復舊也、

瓦橋關為雄州　益津關為霸州

周世宗顯德六年五月改也、

蔡州

唐代宗寶應元年十月八日、改豫州為蔡州、避上諱也

麟州

唐明皇開元九年、張說奏置以安党項、

昇州

周世宗顯德五年三月、於上元縣置昇州、

福州
唐明皇開元十二年改閩州為福州避文相類聲相近也、
廢麟州
唐明皇開元十四年廢麟州、
清德軍
晉高祖天福六年八月改檀州為清德軍、
明州
唐明皇開元二十六年、分越州置明州、
五丈河 蔡河
周世宗顯德六年二月、發滑亳丁夫濬五丈河東流于定陶、入于濟以通青鄆運路、又疏蔡州以通陳潁。
卷第四終、

卷第五
○婦人乘檐子及禁斷 ○兜籠 ○婦人織靴線鞋、
○婚娶親迎舉樂 障車 ○公主事舅姑 ○公主賜謚 ○貴妃 ○夫寨夫人 ○會昌山 ○后土祠
○封諸山為公、 ○吳山為西岳 ○改岳山名
○封四海為王、 ○封諸子名稱 ○封四瀆為公、
○文宣王 兗國公 ○五岳封王 ○天下減廢佛寺及僧 ○再廢寺 ○佛骨 ○道士隸宗正寺
○僧道拜父母、 ○國忌行香齋僧 ○閣鄉 ○曆○板 ○寓錐 ○掃蕩狗 ○上元燃燈 ○市買
白望、 ○攜蒜 ○晉少帝畋 ○茶神 ○玉椒
○尋美圖 ○叢臺 吹臺 ○打夜狐 ○甘露事
○立斂炭 ○木芍藥 ○跳脫、 ○廢散從及親事官 ○瑞先生 ○鄭州僕射陂、 ○吳樞 ○律十二卷 ○格十八卷 ○式二十卷 ○犀故
○赦書 ○函 ○刑統 ○律令 ○關競律 ○禁逆人帶京債許倩耕牧 ○州縣官禁部民搒生
○決罪五覆奏 ○斷獄禁樂 ○通句問罪人 ○赦書一本在內 ○表狀書奏制 ○郊制用黃帝 ○沙門島 ○龍衛前安置 ○貶崖州 ○盜殺武元衡傷裴度 ○貶李德裕 ○吳元濟 ○黃巢 ○安祿山 ○朱泚 ○秦宗權 ○拓跋思恭

婦人乘檐子及禁斷
唐高宗咸亨二年、勅曰百官家口咸預士流、至于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婦人比來多著帷帽、遂棄冪䍦、曾不乘車、別坐檐子、遞相倣效、浸成風俗、過為輕率、深失禮容、理須禁斷
兜籠
唐志巴蜀婦人多有、唐宗乾元已來以兜籠易于檐負、京城奚車兜籠代于車舉矣、奚車似今之坐車耳、
婦人織靴線鞋
唐高祖武德已來、婦人著履、視制亦重、又有線靴、開元以來例著線鞋、取輕妙、便于事、
婚娶親迎舉樂 障車
唐志云、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疏云、親迎之儀、傳諸六禮、當須昏以為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車、邀其酒食以為戲樂、近日此風轉盛、上及王公、乃廣奏音樂、多集徒侶、遮擁道路、障車禮跡過于聘財、歌舞喧譁、殊非助感、請禁之、

公主事舅姑

唐太宗貞觀十一年，王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時廢公主事舅姑之礼，珪曰，主上欽明，動循法制，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欲成國家之美耳。遂与妻就席坐，令公主執行盥饋之礼而退。自成風，自珪始也。

公主賜諡

唐德宗貞元十五年七月，故唐安公主賜諡曰莊穆，自此始也。

貴妃

唐明皇天寶三年八月，册太真妃楊氏為貴妃始也。

夫塞夫人

後唐莊宗天祐五年五月，破夫塞于潞州，得符道昭妻侯氏有才色，時杜夫塞夫人。

會昌山

唐明皇天寶元年，改驪山為會昌山始也。

后土祠

漢武時，舊有后土祠，隳廢，至唐明皇再修之。按傳記去，后土祠臨河與梁山泊相望，舊立山神像以配坐如妃匹焉。至開元中，始剗建室而遷出之。燕公張說為之 借傳書 安道表陳怪尤甚焉。

封諸山為公

唐明皇天寶十載，封沂山為東安公，會稽山為永興公，吳山為成德公，霍山為瞻應公，醫巫閭山為廣寧公，已上並三月十七日，一時礼册者也。

吳山為西嶽

唐肅宗至德二年春，改吳山為西岳。

改岳山名

唐肅宗上元中，聖躬不康，術士請改吳山為華岳，之為泰山，華州為泰州，華陰縣為泰陰縣。寶應元年復舊。

封四海為王

唐明皇天寶十載正月，封東海為廣德王，南海為廣利王，西海為廣潤王，北海為廣澤王。[illegible]

封四瀆為公 [illegible]

唐明皇天寶六載，河瀆封靈源公，濟瀆為清源公，江瀆為廣源公，淮瀆為長源公。

文宣王 兗國公

唐明皇開元二十七年，贈孔子為文宣王，顏回為兗國公。

五岳封王

唐 先天二年，三景封華山神為金天王。至開元十三年，封太山神為天齊王，天寶五年，封中岳為中天王，北岳為安天王。

天下減廢佛寺度僧

武宗會昌五年，併省天下佛寺，減僧，歛銅像鍾磬，納官鑄錢，鐵像置農器。由是天下拆寺四千五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万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万頃，收奴婢為兩稅戶十五万人，隸僧尼屬主客，顯明外國之教，勒大秦穆護袄二千餘人還俗，不雜中華之風也。

毋廢寺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諸州廢寺三千六百三十六所。

佛骨

唐憲宗元和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宮人三十

名赴臨皐驛迎鳳翔法門寺塔有釋迦佛指骨一節入內、
時刑部侍郎韓愈上書諫之、

道士隸宗正寺

唐明皇開元二十五年詔改、

僧道拜父母

唐明皇開元二年閏二月、令道士女冠僧尼致拜父母、

國忌行香齋僧

晉高祖天福五年二月、國忌日、宰臣跪爐百官依班序立、
每忌日飯僧百人、永為定式始之、

梁鄭

唐穆宗長慶元年四月詔云、文書之拜關進日浮簿之後、
號為朋黨、謂之關節、干擾主司、

曆日板

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二月、勅諸道州府、不得私置曆日板、

霍錐

唐懿宗咸通十年、龐勛據徐州、有衆二万、男子十五已上、
皆令執兵、其人皆野鋤鉤為兵、号霍錐、

拂菻狗

唐高祖武德七年、高昌國王麴文泰獻狗、雌雄各一、高六
寸、長尺餘、性甚慧、云出拂菻國、中國有拂菻狗自此始也、

上元燃燈

唐志曰、睿宗好樂、玄宗又善音律、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
婆陀請夜開門、燃百千燈、睿宗御安福門、觀樂凡四
日、

市買 白望

唐德宗貞元十三年、宦者主宮中市買、謂之宮市、抑買人
物、但稱宮市、則斂手付與、真偽不辨、

撮蒜

後唐閔帝初、泰瓶間令長設酒食、私丐於部民、謂之撮
蒜、及清泰、叔安重誨為京兆尹、之鎮長安、亦為之、秦人曰
目為撮蒜、老者輩之嘉語訊耳、乃倒算是也、

晉少帝改

晉少帝開運四年正月、為契丹所叔家遷于封禪寺也、

茶神

唐傳載云、時有鬻茶之家、陶為陸羽之像、置于煬器之間、
云宜茶足利也、因目之曰茶神、有交易則以茶祭之、無則
以釜湯沃之、

玉樹

唐傳記云、雲陽界多漢離宮故地、至唐有樹、似槐而葉細、
土人謂之玉樹、、青瑣思賦有之、或作其語過益不知
此解也、

華夷圖

唐德宗貞元十七年、賈耽上海內華夷圖、

繁臺名吹臺

汴州之南、有地名曰繁臺、梁開平三年七月、改為講武臺、本
梁孝王吹臺也、因繁氏居之、

打夜狐

唐敬宗寶曆二年十二月、帝好深夜自捕狐狸、宮中謂之打
夜狐、

甘露事

唐文宗太和九年十一月、李訓鄭注謀宦官、詐言金吾仗
舍石榴樹有甘露、請上觀之、遂亂、

立戲場

唐代宗大暦十四年五月、德宗即位、至十月九成宮所立戲場罷、

木芍藥

唐松窓雑録云、開元禁中、初重木芍藥、即牡丹也、蓋禁中呼之耳、

跳脱

盧氏雑説云、唐文宗問宰臣云、古詩云輕衫襯跳脱、々々是何物也、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也、真誥言安妃有斷楽金跳脱、是臂飾也、

廢諸從親事官

周太祖廣順元年三月、詔廢諸州散從親事官公私使之、

謚先生

唐志云、晉徳丘周、尹安明著、則謚曰先生、大行大名之、小行小名之、

鄆州僕射陂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十一月、詔册故僕射李瑁爲太保、改鄆州僕射陂爲太保陂、及後魏孝文賜僕射李諧沖、因以爲名、今改之誤也、

天樞

唐則天長壽三年八月、斂東都銅鐵鑄天樞于端門之外、至明皇開元二年九月詔毀之、

律十二巻

唐太宗貞觀六年、房玄齡等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巻也、

格十八巻

唐貞觀十一年、刪武德貞觀以來教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條、各格十八巻、

式二十巻

唐明皇開元時式二十巻、前朝多少不定也、

肆赦

唐志云、肆赦之日、武庫令設金鷄及鼓于宮城門之外右、勒集囚徒于闕前、撾鼓千聲訖、宣詔爲釋之、

赦書

唐志云、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天下、

匭

唐則天垂拱初年、鑄銅爲匭四面、置門各依方色、共爲一室、東面曰延恩匭、上賦頌求官爵者封表者投之、南面曰招諫匭、有言時政得失及直諫諍者投之、西面曰申冤匭、有陳得罪冤濫者投之、北面曰通玄匭、有玄象災變及軍謀祕策投之、每日置于朝堂、以收表疏、既出之後、不逞之徒、或至攻訐陰私、譏訕朝政者、後令中書門下官一人專監其状、仍責識官、然後許封進行之始也、

刑統

周世宗顯德五年七月、中書進新刪定大周刑統、

律令

唐高祖武德七年始定律令、

闘競律

唐憲宗元和二年八月、刑部奏改律第八巻爲闘競律也、

禁選人帶京債許借料錢

唐武宗會昌二年二月、中書奏、赴選官人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於遠官、許連状相保戸

部各係量加給料錢衣食稍豆可者清無注之、

州縣官禁部民擡生

後唐明宗長興二年九月、詔天下州縣官與部民擡生、

孤窮五覆奏

唐太宗時、河内人李好德素有風疾、而語涉妖妄、時在中書省張蘊古究其獄奏稱病有徵、法不當坐、太宗始令斬蘊古于東市、尋悔之、因發勅凡決死罪、皆令所司五覆奏、蘊古始也、

斷獄禁樂

唐太宗貞觀五年七月、初令天下決死刑日、上進蔬食、內教坊太常不舉樂也、

逐旬問罪人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正月、詔長吏逐旬問罪人、以杜枉濫也、

赦書一本在內

唐文宗開成元年、赦畢、上曰、朕務行實、不欲崇長空文、宰臣李石奏曰、赦書須內一本座下時看之、

表狀書奏制

唐明皇先天二年正月、制勅表狀書奏牋牒、每月寺數作一十二十三十四十字、

制敕用黃紙

唐高宗上元三年三月、勅制比用白紙、多為蟲蠹、今後尚書省下諸司州縣、宜並用黃紙、

沙門島

漢隱帝乾祐三年正月、罪安友規坐失城也、友規為永興節度副使、不能防守、致趙思綰之奪衛、至是流登州沙門島始也、

配衙前安置

後唐末帝清泰元年十月、罷興州刺史馬彈坐乞軋渠為蜀人來侵奔歸鳳翔、配同州衙前安置、自此始也、

貶崖州

唐中宗神龍六年六月、濮州刺史平陽郡王敬暉貶崖州司馬、自此始也、

盜殺武元衡傷裴度

唐憲宗元和十年六月、鎮帥王承宗遣盜夜伏靖安坊刺宰相武元衡死之、又于通化坊刺中丞裴度、傷首不死、

貶李德裕

唐宣宗大中元年七月、貶李德裕潮州司馬員外安置、二年九月再貶崖州司戶、至其年十二月、死于崖州也、

吳元濟

唐德宗時先是吳少陽本滄州人、與吳翔者相善、翔子少誠知淮西留後、乃以金帛取少陽至名為堂弟、置為軍職、充申州刺史、五年少誠病、因家童詩以少誠意召少陽至、少誠已困、乃偽置少陽攝副使知軍州、逐吾少誠死之、少陽自為留後、不復少陽攝藥五年不朝、憲宗元和九年卒、子元濟偽襲、違命、部署近郡邑千餘里、關東大恐、九年十月以李光顏為忠武節度、充蔡壽州招撫使、十年正月詔奪元濟在身官五月、裴度任剿蔡賊不已、至十二年裴度得賊所署將李祐、因委信、計其將臣李愬、十一月率兵於十日夜襲蔡而入、十一日擒元濟并家屬赴京、斬于獨柳樹下、年二十五、自少誠阻兵已來三十餘年也、

黄巢
唐僖宗乾符四年四月宛朐賊黄巢聚万人起攻鄆州之至廣明四年六月鄆州宗之奏敗巢于合卿七月巢甥林言斬巢黄揆秉三人降也

安禄山
唐明皇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禄山反于范陽至肅宗至德二年正月五日為嚴莊与李猪兒所殺死

朱泚
唐德宗建中四年十月涇軍叛迎朱泚反至興元二年李晟渾瑊等破賊泚走至平原為幽州軍士韓旻斬泚

秦宗權
唐僖宗廣明三年六月蔡州刺史秦宗權敗黄巢将孟楷退敗遂与通和文德元年昭宗即位後十二月蔡州牙将中叢執宗權撻折其足

拓䟦思恭 即元昊之祖也
昔赫連勃勃後魏道武末僭称大夏天王自云徽赫与天連又号其支庶為鐵伐氏言剛鋭如鐵可以伐人蒸土築城号曰統万言統領衆多也自赫連築城已来頻于関右為患逮延至唐僖宗朝有拓拔思恭鎮夏州討黄巢有功賜姓李名西弁有拓拔仁福為蕃部都指揮使亦従其姓梁開平 特更立仁福為帥卒子彝殷継為帥世有綏宥銀夏靜五州彝殷仕周為定難軍節度使封西平王皇朝建隆元年賜名彝興至乾德五年九月卒贈太師其子光叡襲位太平興國中卒其子継筠襲位継筠卒弟継捧位継捧以昆弟不睦乞留京師於是歸者数人皆列爵也惟克文者依舊知夏州乾德九年夏州推叙背遷者継遷遁去獲其世書之属羊馬甚多継遷乃継捧弟也端拱元年授継捧節度使賜姓趙氏名保忠端拱二年継遷為順番賜官及姓趙氏名保吉亦後叛為邊患真宗即位継遷遣使修貢亦偽順也景德元年二月鄜延路奏継遷於去年十二月攻西蕃至涼府為潘羅支詐降集六谷蕃部合撃敗之継遷中流矢至靈州界三十里死其子阿移尚幼即德明也称臣乞歸順云保吉遣令也時景德三年九月授德明夏州節度使封西平王至明道元年十一月進封夏王是月德明薨制授德明子元昊節制封西平王寶元元年十一月元昊進奉南郊人不至十二月遣人上表納旌節自陳僭竊事

萬曆壬午夏五去書齋錄刻本

近事會元巻第五終

太歲乙酉避亂于洋蕩之封居州 是年閏六月憂悶無聊遂手書此本二十日而畢 是書是泰孝公所藏余從孫岷自借抄之
七月初六日屡守老人記

青皇李上茂按近事會文五萬百寶居書家前丁如書里腊語古香屡守居士手抄校本頁以祥之光鉛出以償直閱時近有事於新光和探泩沪間也是歲立夏後二日古吳黄寧原記

東觀餘論二卷

（宋）黄伯思撰

宋嘉定三年刻本

東觀餘論二卷、浙閩總督採進本

宋黃伯思撰。伯思字長睿、號霄賓、又自號雲林子、昭武人。政和中官至祕書郎。伯思歿時、年僅四十、而學問淹通。李綱誌其墓、稱經史百家之書、天官地理律歷卜筮之說、無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鍾鼎彝器款式體製、悉能了達辨正。所著有法帖刊誤二卷、古器說四百二十六篇。紹興丁卯、其子訪與其所著論辨題跋合而刊之、總名曰東觀餘論。然訪跋稱共十卷、今本僅二卷、或後來傳寫所合併。所載古器亦不足四百二十六條、則疑訪於其未定之說有所去取。較務矜繁富、不辨美惡、徒誇覩父之長而適暴所短者、其識特高。又書錄解題載伯思博古圖說十一卷、凡諸器五百二十七、印章四十五、無古器說之名。又稱後來修博古圖多採用之、疑爲官書既行之後、其名適同、亦訪改題之以避尊也。其書頗譏歐陽修不精考核、而樓鑰跋中乃摘書中史籀書一條、異苑一條、王獻之璇題一條、勿勿一條、甘蔗帖一條、糾其疎漏。蓋考證之學、本無盡藏、遞相掎摭、不能免也。要其精博、勝集古錄多矣。

東觀餘論總目

灋帖刊誤上
第一帝王書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第三晉宋齊人書
第四梁陳唐人書
第五雜帖
灋帖刊誤下
第六王會稽書上
第七王會稽書中
第八王會稽書下
第九王大令書上
第十王大令書下
米元章跋秘閣灋帖 附
記與劉無言論書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漢簡辨
銅戈辨
鷂雀賦辨
古尺辨
王敬武書辨
汝州新刻諸帖辨
二館辨
弫仲匜辨
古器辨
永建石章辨
杜子美詩筆次序辨
論飛白灋
論臨摹二灋
論弓字
論黃陵碑二女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論書六條
論虞書千文
論張長史書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秦昭和鐘銘說
商著尊說
商素敦說
商山觚圜觚說
商犧首豆說
周史伯碩父鼎說
周舉鼎說
周宋公鼎說
周方鼎說
周寶龢鐘說
周雷鐘說
周罍周洗說
周一柱爵說
周雲雷斝說
周螭足豆說
周素盦漢小盦說
宋啞鐘說
漢金錞說

漢螭文觚說
漢象形壺說
漢小方壺說
漢漏壺說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跋四皓碑後
下卷
跋干祿字碑後
跋逸少破羌帖後
跋黃庭經後
跋陳孝義寺碑後
跋蘭亭傳後
跋白傅書後
跋文會圖後
跋李邯鄲撰 御書閣記後
跋崇寧所書真誥冊後
跋真誥書叅漢閒書後
跋秘閣續灋帖後
跋杜正獻公草書後

跋劉次莊戲魚堂記後
跋滑州崇壽寺杜師雄留題後
跋鍾虞二帖後
跋仁智圖後
跋東府所書急就章後
跋韋鷗十馬圖後
跋晉人帖後
跋破羌跋尾弓後
跋所書眞誥數紙後
跋摹本王逸少尚書中書帖後
跋世說第三卷後
跋漢小黃門譙君碑後
跋世說新語後
跋百家詩選後
跋章草急就補亾後
跋右軍甘蔗帖後
跋右軍論諸葛昏書後
跋蜀道圖後
跋輞川圖後
跋景福草書卷後
跋大滌翁論書帖後
跋蘇顯道求章草卷後
跋藏眞書後
跋吉日圖後
跋章草僊眞詩後
跋石晉熊皦詩後
跋蘇氏篆後
跋蘇氏書後
跋蘇氏遺蹟後
跋海陵志後
跋昌谷別集後
跋溫公新壺格七國戲二書後
跋九詠後
跋祕閣弟三弓瀍帖後
跋舊題破羌帖後
跋張天覺書後
張丞相書附

跋洛陽九詠贈上清後
跋灋帖逸少書後
跋唐人書蘭亭詩後
跋王大令授衣帖後
跋寶奩經後
跋華嚴經後
跋張長史帖後
跋摹逸少帖後
跋藏眞書後
跋錢氏書後
跋王谿集後
跋元和姓纂後
跋十七帖後
跋輞川圖後
跋陶淵明集後
跋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後
跋漢太尉劉文饒碑後
跋元和姓纂後

跋何水曹集後
跋王易簡王僎傳後
跋穀梁傳後
跋三蕭碑後
跋顧誠奢書呂蕭公碑後
跋楊少師詩後
跋黃庭經後
跋孔耽碑後
跋袁偉夫帖後
跋高彥休闕史後
跋何壁書後
跋段太常語錄後
跋集逸少書聖教敘後
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游圖後
跋王大令帖後
跋張閎道草書後
跋四皓碑後
跋細字華嚴經後

跋陶華陽書後
跋盤綫圖後
跋趙韓王書後
跋江南藏眞書後
跋龍眠九歌圖後
跋劉向列僊傳後
跋索靖章草後
跋王晉玉所藏韋鶠馬圖後
跋王方慶押尾後
跋西京雜記後
跋步輦圖後
跋絳帖子敬書後
跋灋書五帖後
跋周陽侯家甗文後
跋王晉玉所藏桓宣武畫像後
跋陶徵士集後
跋眞誥衆靈教戒條後
跋茉陽先生李含光碑後

跋定本古器圖後
跋漢舊儀等書後
跋唐人書後
跋開弟所藏張從申書愼律師碑後
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跋雒陽伽藍記後
跋宗室爵竹畫軸後
跋愼漢公所藏相鶴經後
跋王筍山清虛館碑後
跋章草彌陀經後
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跋所書十七帖後
跋古文韻後
跋黃庭內景經後
跋楊少師書蹟年譜後
跋鍾繇賀捷表後
同前
跋章草雞林紙弓後

跋草書洛神賦後
跋潯陽石本頭眩方後
跋王子敬帖後
跋楞嚴白繖蓋後
跋北齊勘書圖後
跋按樂圖後
跋織錦回文圖後
跋錢鎮州回文後
跋張曲江集後

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
跋吳道玄地獄變相圖後
跋古文書武成篇後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跋寶王論後
跋施眞人集後
跋滕子濟所藏獏圖後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跋李西臺書後

跋所書詩軸後
跋唐建中告後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跋孔穎達碑後
跋瘞鶴銘後
跋瘞鶴銘後
跋桓宣武傳後
跋金樓子後
跋逸少外平帖後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論漢晉碑
論靈臺碑
論王輅建太常用黃色
校定楚詞序
校定焦贛易林序
校定師春書序

東觀餘論總目

法帖刊誤卷上 并序

左朝奉郎行秘書省秘書郎黃伯思撰

淳化中內府既博訪古遺蹟時翰林侍書王著受

詔緒正諸帖著雖号工草隸然初不深書學又昧古今故秘閣法帖十卷中瑤珉雜糅論次乖譌世多耳觀遂久莫辨故禮部郎米芾元章筆翰妙薦紳間在淮南幕府日嘗跋卷尾作數百語頗有條流但概舉其目跡略甚多故諸部中或偽蹟著甚而不覺者若李懷琳所作衛夫人書逸少闊別稍久帖之類有雖審其偽而譏評未當者若知伯英大令諸草帖爲唐人書而不知乃書晉人帖語之類有譏評雖當主名昭然而不能辨者若以田疇字爲非李斯書而不知乃李陽冰明州碑中字之類有誤著其主名者若以晉人章草諸葛亮傳中語遂以爲亮書之類是也其餘舛午尚多書家責能書者備故僕於元章概然古語有之善書不鑒善鑒不書僕

自幼觀古帖至多雖古篆隸積習未至而心悟神解時有所得故作灋帖刊誤凡論眞僞皆有據依使鍾王復生不易此評矣元章今已物故恨不示之後有高識賞子知言大觀戊子歲六月七日西都府院東齋序

第一帝王書

凡草書分波磔者名章草非此者但謂之草猶古隷之生今正書故章草當在草書先然本無章名因漢建初中杜操伯度善此書章帝稱之故後世目爲今此卷首帖偶章草便以爲章帝書誤矣然此書亦前代作但録書者集成千字中語耳米徑以此辨之未中其病米云晉武書當是孝武非也僕案省啓帖與後譙王帖雖在疑録似非一家書續帖中炎報帖頗與此筆灋同炎晉武名非孝武也然皆後人依放此帖末云故遣信還古者謂使爲信故逸少帖云信遂不取荅眞誥云公至山下又遣一信見告謝宣城傳云荆州信去倚待陶隱居帖云明旦信還仍過取反凡言信者皆謂使人也近世猶有此語故虞永興帖云事已信人口具而今之流俗遂以遺書饋物爲信故謂之書信而謂前人之語亦然不復知魏晉以還所謂信者乃使之別名耳

阿史病轉差帖云晉宣帝亦未然
安軍破堢數朝三草書筆勢紛繞若一其僞不疑僕幼時嘗觀世傳七賢書末有白字皆連名作點七人所作了無小異雖當時筆㴑傳授或同然人書不同亦如面焉不應乃尒無別固疑其僞是時宿輩長者或謂不然後觀竇臮書賦始知七賢帖果李懷琳僞作此三帝草書亦是類也

米云梁高當是齊高非也此帖末云蕭衍正梁武名梁武廟号高祖此書目誤以祖爲帝耳

宋明帝帖云報休祐休範二家内人知祐晉平王也範桂陽王也宋史以休祐爲休枯益冊牘轉寫之訛當以祐爲是

弔江叔帖非唐文皇書案高宗永隆元年七月丙申江王元祥薨即此帖所謂江叔也高宗多以國呼諸父如滕叔不須賜謂滕王元嬰猶以元祥爲江叔此正高宗書也叔藝鰥多村帖亦高宗書中云聊以示藹謂魯王靈夔之子范陽王藹也靈夔亦高宗叔史稱其篤學善草隸此帖所謂叔藝鰥多村慈深善誨藹風奉趨庭之訓早擅臨池之工者以此後有荅進枇杷并移營五橋南二帖皆高宗書此數段並誤入太宗帖中

陳文帝謂宣帝我名子以伯汝宜以叔此卷陳永陽王伯智書誤錄在長沙王叔懷後又据陳史長沙王但有叔堅而無叔懷其弟亦無此名觀帖尾作名處疑是叔愼叔愼陳岳陽王也蓋摹傳之變

第二漢魏吳晉人書

唐文皇右軍傳贊云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蹤當是時遠購冥搜古帖畢出而御府所畜其富無倫尚無伯英書後世豈可復得非特唐也晉世見者亦寡故庾翼與右軍書云昔得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亾失常歎妙蹟永絕此卷章草芝白一帖差近古亦疑先賢摹放也前知汝殊愁以下五帖米云皆張長史書信然但帖中有云

數往虎丘祖希時面祖希張玄之字也玄之與大令同時虎丘地在江左當是長史書二王帖辭耳

崔子玉書云數附書知聞以解其憂唐人書也字亦非漢

尚書宣示鍾書眞蹟本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中以遺逸少逸少以遺王脩脩死其母以脩平日所寶并入棺眞蹟遂絕此本右軍所臨者

白騎遂帖乃王大令臨唐開元中在滑臺人家并逸少臨宣示帖藏之故誤錄在鍾部長風帖乃逸少早年書殊未變鍾體故亦誤寘此長風范母子等語二王帖間多有米云齊梁人書非也

皇象文武帖蓋寫漢東觀校書郎中高彪送幽州督軍御史第五永箴耳結字亦古史本云呂尚七十此云師尚七十史本云明其果毅此云昭其果毅師作呂昭作明蓋作史者避晉諱五將三門下當云地有

九變五陵山川人有計策六奇五閒總茲三事謀則咨詢無曰已能務在求賢淮陰之勇廣野是尊勿謂時險不正其身勿謂無人莫識已眞忘富遺貴福祿乃存枉道依合後無所觀先公高節永越可遵佩藏斯戒以厲終身時蔡邕輩並賦詩送永獨彪作此箴邕等甚美之以爲莫尚也全章見東漢書此段軼之象書人間殊少惟建業有吳時天發神讖碑若篆若隸字勢雄偉相傳乃象書也張懷瓘目以沈著痛快眞得其筆勢云皇象後章草一表蓋唐人僞作其體正與世傳曹植書鶡雀賦同皆非眞蹟至若孫皓上晉武表亦章草字畫高古與此有閒矣

王小令此年帖本唐人所畜與二鍾虞松三帖爲一卷琨帖末云輔國司馬君筆勢婉雅與此有閒矣此亦無後五字

謝安後一帖傳摹遠眞米以爲僞者蓋以惶恐再拜當時罕用然於尊老或有之陶華陽眞誥中有帖云許玄惶恐再拜正晉世體

王世將二十四帖與第一卷數朝等僞帖字勢無異惟後兩表極古信能傳鍾氏筆意而右軍學之也表中有云頓乏匆匆案顏氏家訓云世中書翰多稱匆匆相承如此莫原其由或有妄言此忽忽之殘缺耳說文匆者州里所建之旗蓋以趣民事故悤遽者稱匆匆僕謂顏氏以說文證此字爲長而今世流俗又妄於匆匆字中斜益一點讀爲悤字彌失眞矣按祭義云勿勿諸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愨愛之貌杜牧之詩浮生長勿勿是知勿勿出於祭義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書翰耳

第三晉宋齊人書

庾亮書云奉告書籍先爲媞子作案江淮之閒謂母曰媞此云媞子未知目何感也（尔疋云媞媞安也）

庾翼帖稱故吏從事中郎案翼嘗爲陶侃太尉府從事中郎此當是與侃啓也

杜預十一月二十四日帖云道遠書問又簡閒得來況非當時尺牘中語或是江左人書不特親故帖僞也親故末云數附書信以慰吾心亦近世流俗語耳

晉劉超爲人愼密自以書類元帝不敢與外書此帖不應尚傳又字勢與元帝大别其僞審矣

謝莊首終仕宋而題曰晉大誤王著叙王坦之書列於逸少諸子閒意以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廼述子自太原王耳非琅邪族也非通古甚邪至尔（非通古甚邪至尔川本去此七字意非字下有不字）

劉瓌之廼東晉時善八分者大令既不肯書太極殿牓謝安石遂令瓌之以八分題之今此帖非眞與王廙二十四日帖無異王氏凝操徽渙之四子書皆眞帖逸少七子上四人與子敬書具傳惟玄之蕭之遺蹟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論其諸子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僕令以擬王氏諸子則逸少之書凝之得其韻操之得其體徽之得其勢渙之得其貌獻之得其源然而大令之書

特知名而與逸少方駕者蓋能本父之書意所
循者大故也眞行則遷鍾草聖則師張二家之
遷逸少所自出從而效之所以特高於諸王猶
魯堂諸子由賜商偃皆以儒稱卒之得其傳者
子淵而已
索靖七月二十六日帖本七紙晉王平南廙每
寶玩之值永嘉亂乃四疊綴衣中以度江唐蒲
州桑泉令豆盧器得之疊蹟猶存今所錄惟一
紙耳摹傳失眞無復意象
紀瞻帖中有云貧家無以將意所謂物微意全
也觀此語不待見筆蹟可判其僞矣山濤啓事
與李懷琳所撰七賢書中濤書自相戈盾但此
啓事支是而書非七賢帖中筆語皆妄也
此卷僞帖甚衆如庾翼後一帖與沈嘉王循司
馬攸劉穆之王劭王廞張翼陸雲羊欣卞壼謝
發與前杜預一帖及劉超劉璞之紀瞻山濤等
帖皆一體僞作孔琳之帖有恨恨脚中轉劇近
明散未覺益十二字偏小蓋行側注字摹帖者

妄以入行耳當依本爲勝王僧虔兩啓皆佳結
字與擬王珬乞江郢所統郡啓同書聲信不虛
得

第四梁陳唐人書

齊豫章王嶷孫確子範之子在梁位司徒右長
史此云征南將軍不知何據恐是梁邵陵王綸
之子確也其書孝經一章亦近世僞體非江左
書阮研帖亦然蕭子雲有章草史孝山出師頌
一章甚古雅與此卷正書列子遠矣紙中王濛
筆下徐僊信篤論也
陳逵者晉西中郎將也此云陳朝陳逵書誤矣
褚河南潭府帖末云舅遂良報薛八侍中前外
舅張知常以爲河南謫潭時無有薛姓爲侍中
者僕嘗攷之信然案遂良以高宗永徽六年貶
潭州都督前此上至神堯時爲侍中者裴矩齊
王元吉杜如晦王珪魏元成楊師道劉洎張行
成高季輔宇文節韓瑗凡十一人未有薛姓者
至儀鳳中薛元超始作相旣在遂良後又不作

侍中當時在外鎭未有兼此官者及觀字勢亦
散褚作嫵媚態其僞必矣後家姪至一帖乃眞
河南得意書翩翩有逸韻體以前帖視之猶蓬
葭倚瑶林也

山河帖乃褚河南所書枯樹賦中鈔出耳此庾子
山作而褚書之後褚遂良述四字後人妄益

虞永興大運帖歐陽率更比年帖皆集二公碑
中字爲之

柳少師與弟帖末云誠懸呈人多疑之以顔籀
注漢書丞相衡傳云字以表德豈人所自稱柳

不當稱字然嘗觀逸少敬謝帖自云王逸少白
廬山遠公集盧循與遠書自云范陽盧子先叩
頭則古人稱字蓋或有之

陸東之帖云近得告爲慰上下無恙不得吳興
近問懸心得藥書散勢耿耿嘗也殊不類唐人
語當是臨晉宋人帖不尔效其語作此耳

溥紹之宋世爲丹楊尹書與羊欣齊名時号羊
溥此卷目爲唐人謬甚矣

第五雜帖 巳見跋語

自著頡至程邈書皆僞史籀書傳世者岐鼓耳
今此書云揚州裴易德系字殊無三代體與其
辭皆唐人筆也李斯書米云未知何人書僕案
其文云田疇耕耨爲政朞月而致灋令使父子
爲鄒魯乃李陽冰篆王密所撰明州刺史河東
裴公紀德碣中字也其碑略云鷲浦復田疇闢
教以耕耨故爲政可朞月而致寛之則灋令非
行公之化夷俗爲鄒魯使父子長幼各得其宜
此帖乃摹田疇等十八字爲斯書與碑中篆無

銖黍差而米云未知何人書蓋未嘗見此碑耳

程邈在秦雲陽獄作隸字迺今漢碑中字是也
有此隸方生今正書不應邈巳作之

宋儋唐明皇帝時人學鍾書但作側戾殊失天
勢王著録此書不知乃唐士意爲遠古人故與
斯邈並列其誤至此儋有嵩山圭禪師等碑傳
於世字亦不甚工

衛夫人帖蓋唐初李懷琳作事見竇泉述書賦

如續帖中嵇康絶交書世傳七賢帖皆懷琳僞
蹟也此與師帖尤踈繆寀梁蕭子雲荅武帝勑
云臣昔不能拔賞隨時所貴規摹子敬多歷年
所年二十六著晉史至二王列傳欲作論草隷灋
言不盡意遂不能成十許年始見勑旨論書一
卷商略筆狀洞徹字體始變子敬全範元常逮
爾以來自覺功進此僞帖云但衞隨世所學規
摹鍾繇遂歷多載年二十著詩論草隷又云筆
勢洞精字體遒媚皆竊取子雲啓中語欲小改

之遂失其句讀今世高識豈無何不悟此又衞
夫人乃晉李矩妻李充母名鑠字茂猗旣與師
書自當著名不但稱夫族及姓也以數事考之
其僞不疑又前輩論此帖以其勑字從力館從
舍爲僞未中其病葢自二王以來譌字甚多陳
爲陣筞爲筴皆二王輩自製不可據此定眞僞
也
隋詔書中敬字缺其波葢淳化中摹此書時特
省去避諱耳或指此目爲僞帖非也梁武帝書
評乃命袁昂作者其荅啓云奉勑遣臣評古今
書臣愚短豈敢輙量江海但天旨謏臣斟酌是
非謹品字凄如前此云梁武評書誤矣袁昂不
以書名而評裁諸家曲盡筆勢然論者以其評
張芝之書云如漢武愛道憑虛欲僊則欲僊而已
至況薄紹之書乃云如僊人嘯樹則眞僊也爲
比擬失倫此亦一病也寫此者字凄局束天然
太少疑非智果書果号得右軍骨借其浮其實
亦不至尔

何氏書若云何人耳或以爲何姓非也米以二
帖爲歐陽率更書良是
敬祖鄱陽二帖大令部中已有此重出耳敬祖
王導子武岡侯協也與大令不同時恐非其書
孤不度德量力與亮白董卓以來二帖皆諸葛
傳中與昭烈問荅語有一段自孫權據有江東
以下與此文相接誤眞第十卷王大令部中皆
章草書雖字畫大小微異而筆勢若一大是全
寫亮傳首語此文雖出亮言亦史家潤色之又

中云亮曰亦史家所記米遂謂亮書差千里矣僕謂此帖當是逸少書蓋與此公章草豹奴帖筆灋同

移屋有意適閒曠二帖眞羊中散書與唐薛邕家所畜筆精帖字勢同與灋帖本部中三月六日帖殊不類彼六日帖乃僞也筆精帖眞羊公得意書或以爲逸少則過矣

灋帖刊誤卷上

灋帖刊誤卷下

左朝奉郎行秘書省秘書郎黃 伯思撰

弟六王會稽書上

自適得書旦至慰馳竦(竦或作悚)耳中聞(疑當作閒)諸帖除穆松及秋中二帖差似逸少書餘並近世不工書者僞作耳非特筆無晉韻又宅上靜眠過此如命等乃今流俗語不待觀筆蹟已可辨之

酸感至比加(一作和)下及宰相并啾豆鼠伏想姨等亦僞作蓋以逸少別帖垂三十年比加下癖等語厠其閒或云宰相安和帖乃郗愔書謂宰相者簡文作相王時也殷生者殷浩也然此或是書郗愔帖語耳而結字實近世人僞作愔書自與逸少早年抗行而此帖了無晉韻其非審矣

鯉魚帖敬字行成帖殷字皆缺語在弟五章夫人及蔡家二帖亦後人依放賈曾送張説赴朔方序中云備官而行成旅比從下云有詔具寮爰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此卷有此文自行字上祖字下皆亾之而作草書多不綴屬當

是集逸少書寫此序耳先輩以爲張説送賈至文非也米亦以自是月下爲僞殊不知自行成下巳僞蓋此帖失其首尾而米未嘗考賈曾文也

闊別稍久眷與時長帖末云遇信息遂萬不一陳字既甚惡而筆語乃爾非逸少書甚無疑吾昨得一日一起帖米以爲張長史書有之但米論書多以草字差大者爲非二王書一槪求之理恐未竟

追尋帖米以爲大令書非也字勢圜緊既非獻之體而中云吾老矣餘願未盡惟在子輩耳案大令壽四十三初無後嗣與此不合又瀍書要錄逸少帖內有此語固宜在此卷

二十日以下二帖結體雖疎詞筆皆有王氏風氣殆是唐人縱筆臨放非摹搨也

不得臨川問帖亦非逸少書庚子嵩非同時人也朱處仁帖在十七帖閒其中有云往得其書信遂不取荅謂昔嘗得其書而信人竟不取報

書耳而世俗遂誤讀爲往得其書信殊不知信者乃使人也自連下語非若今之謂書信也弟一篇晉武帖中巳詳辨之

第七王會稽書中

得都下九日帖中云蔡公者蔡謨也仁祖者謝尚也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公破姚襄至洛故此云久當至洛是時將以謝尚鎭司州以病止故此云得仁祖二十六日問疾更委篤與陶穀家所畜逸少破羌帖中所書事正同其帖云知虞帥云桓公以至洛即摧破羌賊賊重命想必禽之王略始及舊都使人悲慨深此公威略實著自當求之於古眞可以戰使人歎息知仁祖小差此慰可言適范生書如其語無異故須後問爲定今以書示君僕嘗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鎭之屬病不行所云桓公摧破羌賊及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內史巳處餘方遯迹山水閒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

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
時志猶不息惜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結弗光
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興歎此
帖草灋極工惜不載灋帖間故附見此條
與足下意政同政當作正蓋逸少祖尚書郎名
正故王氏作書正月或作初月或作一月他正
字皆以政代之後人相承斅之非也
自初月二日至前從洛帖皆僞如初月有云羲
之呈耳願知心素致使如然也願足下莫見責
乃俗人僞作弟恐是著書觀其所補永禪師千
字格韻與此正同

十月七日帖米以爲集成子謂昨見君帖亦然
蓋二帖字意皆不相屬而十月帖頗取十七帖
中足慰前可令必達以副此志遠想慨然等帖
中語厠其間如云足下尚得數日得告承長平未
佳足下小大佳也知比得丹陽書熱日更甚期已
至旦反想至七帖皆後人依放中有云不易可
得過夏知有患者早乘涼行皆非當時人語承

足下還來一帖不論可見其僞
苟侯帖云安好音信明公還得歸洛也詞筆皆
如初月帖（劉次莊釋云安好音信那可還得歸洛也）
深以自慰晚復毒熱二帖唐文皇所臨者羲之
白耳帖不論可見其僞
僕近修小園子殊佳帖米以爲子敬書僕謂處
動靜以下方是子敬筆前兩行乃唐人書字勢
帖語與後迥殊

　第八王會稽書下

羲之死罪小大悉佳帖書殊惡末云因緣不多
亦近代所爲耳
足下各如常亦唐人作此初月帖差勝中云淡
悶干嘔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人以
淡作痰以干作乾非也據此當亦非今人所作
闊轉久帖末云卒未近緣如何非晉士語阮公
故尒一帖非逸少書
蒸濕帖米云大令代父書非也蓋結字殊不同
詞亦異晉體

脩齡王胡之也重熙郗曇也安西庾翼也其云一昨得安西六日書無他無所知說故不復付送讓都共（或作督）表亦復常言耳案翼之鎭荊州以石虎衰暴恭妻表請北伐康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孫綽輩亦致書諫之則逸少所見之表殆亦論北伐事也翼之此舉朝論邪以爲然故逸少以爲常言及聞其遷襄陽乃云雅恭遂進鎭東西齊舉想剋定有期也則始雖同羣議而終以爲當猶趙充國之計罕羌初是之者十三中十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無足怪也然翼有志無年徒奮十倍之氣而蔑一統之功此志士所嗟慨者逸少所書進鎭帖唐張彥遠載於書錄今聞在王仲脩家

月半帖雖晉人語字不合作蓋後人寫二王尺牘中語耳

此郡帖米謂與王述書非也逸少與藍田方隙而爲屬郡旣檢察苛急主者疲於課對正救過不暇豈復尺牘閒自彰其通滯哉此帖官本傳摹甚失眞如以就勞爲能勞小郤爲小都皆轉失草灋也

適欲遣書帖非逸少書

逸少十七帖本唐正觀御府中書張彥遠云王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僕謂當時書卷首帖有十七日字故諸帖總謂之十七耳非帖數也本二十七條今官灋帖有其十五散賓逸少書三卷中又續灋帖有五而卭竹杖絲布衣漢講堂諸葛顯夭鼠膏四果種菓安吉七條不載當是比軼而世有完卷者傳摸殊精非此比也此卷有帖云周益州送此卭竹杖卿尊長或須今送僕案十七帖有云去夏足下致卭竹杖皆至此士人多有尊老者皆卽分布令知足下遠惠之至以前帖觀之卽知此帖蓋與周益州矣自昔相傳十七帖乃逸少與蜀太守者未必盡然然其中問蜀事爲多是亦應皆與周益州書也但來禽一帖則或以爲與桓溫而已本朝僧邪者有寄李邕武翰林詩云來禽簡寄桓宣武不知

何據案此帖有云今在田里惟以此爲事足下致此子者大患也逸少視桓公位殊遼絶與書不當尒耳然當時眞長子猷輩猶嫚侮桓公彼亦能容逸少作書若交友蓋無足怪溫飛卿詩云畫圖驚走獸書帖得來禽此帖垂實非一世也

第九王大令書上

此卷王大令部僞者最少相過無復日借匪獻之韻自可賞

䳜還慰姊意帖䳜者王氏子姓之小字耳猶表羊顧虎之類或以此䳜即逸少所愛之䳜甚可鄙笑二十九日帖云昨遂不奉恨深此近世人語非子敬書靜息帖云頼消息內外極生冷內外二字本行旁注故字差小而昧者摹塡著行中非也當依本爲勝諸帖中此例甚多如十七帖中遠想慨然孔琳之帖恨恨脚中轉劇等字本皆側注後人摹以入行雖失格體猶於理未害至於讀蘭亭叙者以不知老之將至旁一僧

字爲逸少作曾字之誤借使摹入行中則害理矣案古蘭亭叙本二十八行至第十四行閒特闊者蓋接紙處而不與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傍著名當時謂之押縫梁御府中瀍書率如此而此帖僧字下亾其權字近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者曾之誤因讀爲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又案晉史逸少本傳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叙但云不知老之將至而無曾字益可是正乃知善摹帖者勿問其黯滅注缺横斜細大一放其本而不小異乃不失眞矣今瀍帖多妄更易之至以注字入行大小旣殊體不綴屬後人不曉從而效之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號子毋體如第五卷近世僞作釋智果書是也每一觀之使人深慨

靜息帖云磬石深是可疑事兄熹患散輒發癱散者寒食散之類散中蓋用礜石是性極熱有毒故云深可疑也劉表在荆州與王粲登障山見一岡不生百草粲曰此必古冢其人在世服

生礬石熱蒸出外故草木焦滅鑿看果墓礬石滿塋又今洛水冬月不冰古人謂之溫洛下亦有礬石今取此石置瓮水中水亦不冰又鸛伏卵以助暖氣其烈酷如此固不宜餌服子敬之語實然聊附于此

異苑魏武北征蹋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草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礬石而石生熱蒸出外故卉木焦滅即令發看果得大墓內有礬石滿塋　此段本草（誤列在礬石部）此云劉表登障山當別有出

授衣帖歷世所傳自爲一卷瀎帖中亡其帖尾政在此耳下當云當今可復使不萬全不顧其以多筭難易得之便自可令不爲因条耳比者切怛當不可言當不可言獻之死罪瀎帖無此四十三字又其閒多有燥筆及魚食處而官帖不復依本其失多矣

奉對帖云方欲與姊極當年之足以之偕老豈謂乖反至此當是與郗家帖也案子敬病篤請道士上章瀎應首過子敬曰不憶餘事惟省與郗家離婚子敬前室郗曇女也郗氏自太尉鑒後爲江左名族其姓讀如絺繡之絺而世人以俗書郗字作郄因讀爲卻詵之卻非也卻詵乃春秋晉大夫卻穀郗鑒乃漢御史大夫郗慮之後姓原既異音讀迥殊後世因俗書相亂郗卻二姓遂不復辨亦近代氏族及小學二家之學不講故也陸魯望博古矣其詩有云一段清香染郄郎亦誤讀也今因郗氏帖聊尒及之以糺俗謬

梁中書郎虞龢表云逸少爲會稽子敬爲吳興故三吳之地偏多遺迹又是暮年道美之時今比卷中亦時有吳興帖然大令帖傳于世佳者尚多如乞假表庾公帖周姊帖洛神賦劉氏所藏十二字等帖官帖中皆遺之頃以韻語題河南王氏所藏子敬帖云君家大令書盈紙筆勢翩翩趣多媚雖云沓拖如少年豈至拘攣同餓隸會稽七子五知名此公風槩尤超詣太極斑

題猶重書謂不書極殿楷太一時凜凜標英氣半袖糟
褫衆爭求數幅新帬世尤貴當時親遇得已難
況復傳令僅千歲龍珠歸浦劒還津此帖君藏
眞得地才披尺許目增明鸞驚跂鴻驚欲飛逝硬
黄響搨若傳吾宗碧摹刊顧垂世聊尒以記大
令書事漫附于此碧聊尒三字皆疑
玄度時來一帖米以爲無名人作僕謂此眞晉
人語但筆勢疎緩多矣落耳謂大令書則非蓋
中云仁祖欲請爲軍司案獻之以晉孝武太元
十一年年四十三卒上推謝尚於穆帝升平元
年卒時獻之方年十三請軍司又在升平前大
令是時纔十許歲安得已作書論時事殆是穆
帝時他人書後玄度何來遲亦此類
薄冷益部二帖米以爲歐率更書實然但米誤
以益部字爲益郎蓋下接耆舊傳字此帖蓋借
陳壽所著益部耆舊傳也
詠史詩鬱鬱澗底松數句乃集大令書
一月二十九日黄門帖亦王氏書而非大令也

弟十王大令書下
吾當託桓江州助汝帖米以爲張長史書雖未
必然要非大令書也案此帖不至惡但纖任近
俗無晉世清韻具非大令書但殊不知亦寫右
軍帖詞耳張彥遠右軍帖録有此語此卷亾其
半其上略云汝決欲來下張録於來下之字下有三十九字續帖略同上方
大枋想汝不過數枋足人方足張録云人力當粗足不果尒可
白吾當託桓江州助汝續帖逸少部中有前段結
字殊應模矩蓋王氏子弟臨逸少書勝此遠矣
疾不退至分張帖諸大草字語類江表人玄度
何來亦似逸少語其字皆張長史藏眞輩僞作
或自書二王帖語耳與弟二卷知汝殊愁及藏
眞長史部中諸帖一手也豹奴桓嗣也王氏甥
故二王帖中時及之如云豹奴晚歸家之類然
此豹奴惟省一書帖亦後人依放
極熱敬惟府君帖云來時幾得問希此消息極悶
悶又云意甚無賴君有好藥云云極濟事邪又服油帖
云不至絶艱辛也皆近世俗言字勢亦不至佳非王

氏帖明甚一帖云意甚無賴君有好業必時復與府中多少掾事耶

七月二日獻之白七字人僞作也下章草云孫權據有江東以歷三世亦蜀志中語與第五卷章草不可爭鋒也語相接字雖大小異乃一人書語巳見本章此段世字缺中畫葢唐人臨摹時去之以避諱猶今集灋帖時殷敬二字多省其波也但東連吳會與用武之國連武二字章草體差相亂摹者謬互置之

復面悲積宋齊人書

娙等帖王氏書亦非大令

魏羣帖前輩謂此墨帖乃大令眞筆僕觀此書殊不惡但怒張狂勁無晉諸賢韻味而前輩乃云此帖筆勢險遠如從空中數丈外擲下恐是眞筆此非僕之所敢知也又此帖詞云崇虛劉道士鵝羣並復歸也獻之等須向彼謝之亦非當時尺牘體葢以大令父逸少嘗書道德經換鵝而山陰曇禳村道士舉羣贈之故以此事傅會作是帖耳案崇虛館乃宋明帝泰始四年建子敬晉人相去已慮五十餘年何得巳稱之其僞可無疑又案魏收釋老志太和十五年詔立道家寺字於桑乾之陰名崇虛寺去晉愈遠矣子前所校量諸書詎敢自謂竟理要非臆決目論葢書雖小道亦六藝之一能之既艱知亦匪易然天下理當爲天下士言之眞賞難遇豈獨論書哉

灋帖刊誤卷下

長睿頃官于洛因得從之游嘗閱吾家所藏内府帖且以米老跋尾示之惜其疎略遂著此書議論精確悉有證據使眞贋了然識前人所未到也是書之作實自余發之嘗作詩題吾家大令帖見於弟九章云

政和甲午正月十三日周南王玠晉玉題於開封尹廳之東齋 川本無

余待罪天祿與觀中祕古蹟石刻所本其眞易識蓋了然知其僞者十九而後乃知黄子之作此書拔賞者寡而掊擊者多故有以也書之考引載籍則昭昭矣至其洞察眞贋品藻高下水墨之閒毫釐千里則非書家者流心知其意未易不惑余是以道余所見於天祿者使世知其論剌之嚴如此皆不妄也政和五年三月中澣襄陵許翰崧老跋 川本無

跋秘閣灋帖

唐太宗購王逸少書使魏徵褚遂良定眞僞我太宗購古今書而使王著辨精僞定爲灋帖此十卷是也其閒一手僞帖太半甚者以千字文爲漢章帝張旭爲王子敬以俗人學智永爲逸少如其閒以子敬及眞智永爲逸少者猶不失爲名帖余嘗於檢校太師李瑋弟觀侍中王貽永所收晉帖一卷内武帝王戎謝安陸雲輩灋若篆籀體若飛動著皆委而弗録獨取郗愔兩行入十卷中使人慨歎又劉孝孫處見柳公權所收跋子敬送梨帖然於太宗卷中辨出乃以逸少一帖連在後而云又一帖不知爲逸少也公權唐名家尚如此顧何譏著今長安李氏所收逸少帖與觀所收弟一帖著名已非逸少眞蹟餘可知矣獨未知徐璹徐浩子能別書所訪者何如耳余抱疾端憂養自文藝思而得之粗分眞僞因跋逐卷末以貽好事同志百年之後必有擊節賞我者余無富貴願獨好古人筆札每滌一研

展一軸不知疾雷之在傍而味可忘嘗思陶弘
景願爲主書令史大是高致一念不除行年四
十恐死爲蠹書魚入金題玉躞間游而不害元
祐三年維揚倦游閣襄陽漫仕米芾元章書

第一

漢章　晉元　晉武　齊高　梁武
梁高　簡文
右七帖並一人手寫偽帖晉武帝當是
孝武梁高當是齊高

第二

張芝後一帖是　前五帖並張旭　崔子玉
鍾繇長風齊梁人書　皇象後吕象言同章
帝一手偽帖　王廙二十四帖同上　謝安前一帖是
後六月帖同上

第三

庾翼已向帖　杜預親故帖　王循
司馬攸　王劭　劉瓌之　劉穆之
王獻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壺　謝發　羊欣
右皆與漢章一手偽帖

第四

阮研　蕭確並同章帝　虞世南臨樂毅論者俗
人偽帖餘皆真　歐陽詢比年亦俗人偽作

第五

李斯書未知何人書　程邈與章帝一手　蔡琰同上
何氏二帖歐陽詢　敬祖鄱陽二並子敬　孤不
度德亮白二並諸葛書　懷素同程邈
既移屋　足下並羊欣未有欣白字

第六

適得書　知欲　差涼　比奉對　兄靈床　伏想嫂
宰相安和　又不能　疾不退　夫人
想大小　知足下連不快智永　小佳　是月也
吾昨得張旭　追尋子敬　疾患　二十日餘可耳劉釋餘字作傑
定登劉釋文作定聽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七

初月二日　足下時事吾怪足下　前從洛
十月七日（集成）當力　承足下（子敬）　荀侯
足下家極知　僕近修小園
右不注出者皆偽
第八
此蒸濕（子敬代父）月半同上　尊夫人（偽）適欲遣
書（智果）
第九
相過終無復日　玄度時往來　前告先以
陳　慕容（並無名人偽帖）　薄冷　益郎（並書）歐

第十
吾當託桓江州　消息　疾不退　省前書
近與鐵石　知鐵石　玄度何來遲　怱動（大唐）
（左衛長史張旭書）承冠軍故尓復面悲積　還此
得西問　海監諸舍（並未詳何人書）　獻之白不審疾
鄱陽歸（右並羊欣）
弟八此郡之弊蘇大簡子者謂之與王述
書及一昨得安西及增慨三帖眞蹟自蘇

氏歸吾家

米元章禮部所作瀍帖題跋一卷眞蹟藏
西洛王晉玉家經靖康之亂已散亾矣
先君學士瀍帖刊誤盛行于世博訪米氏
題跋藏書家俱未之見偶檢故書忽見
先君子親寫米氏題跋得之甚喜草書間
有難解者取瀍帖逐卷中語釋出斯文遂
成全書乃命筆吏抄録附刊誤之後紹興
癸亥冬十一月二十二日武陽黃訒　識

記與劉無言論書
劉憲御史壽無言來予與論書劉因言政和初
人於陝西發地得木竹簡一瓮皆漢世討羌戎
馳檄文書若今吏案行遣皆章草書然斷續不
綴屬惟鄧隲永初二年六月一篇成文尓（見前篇）
今宗室仲忽及梁師成家尚多得之石本乃就
簡上摹得者予因言見漢魏間人章表亦多用

章草書今猶有存者如司馬孚孫皓表奏世或
傳之疑所謂章草章上章用之不因漢章帝好之
因謂之章草也蓋此雖草書而有波磔若正書
之有分隸既不顛放易曉又可赴急宜漢人以
作檄書也劉言續帖中李懷琳書絶交書多有
古字若兎者𦫳其好淹厳𦾔蒞等字疑有所受
非懷琳自能作也予言張彥遠言昔嵇叔夜自
書絶交書數紙人以右軍數帖來易惜不與之
則叔夜書唐世尚有之疑懷琳嘗見之故放焉

決非自能作也蓋懷琳嘗僞作衛夫人及七賢
帖不逮此遠矣故竇泉云乃有懷琳厥蹟踈壯
假他人之姓字作自己之形狀則知絶交書誠
有所放也其卷尾云右軍書蓋誤云今世有蕭
子雲章草書出師頌甚古雅與子雲他書全不
類疑亦放漢人書也蓋東漢人喜作分隸與章
草它書傳世者鮮矣予言淳化㴱帖中有南唐
人一手僞帖頗多如僞作山濤崔子玉謝發下
壺皆是一手寫古人帖語耳第三卷最多今祕

閣有數匣尚存皆澄心堂紙書分明題曰倣書
不作傳摹與眞蹟而當時侍書王著編彙殊不
曉特取名以入録故與眞蹟混淆却多有好帖
不入殊可惜也予㴱帖正誤中論之甚詳劉言
鄧騭簡書永初二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
而東漢紀是年七月復有丙寅恐史誤也簡書
當時文字又有月朔不應差云又云歐陽詢舉
世呼爲率更傳亦書其終於率更而有八分書
一碑乃録青光禄大夫爲給事中史未嘗書也

子云此例甚多如唐史王方慶傳云自褒至方
慶五世封石泉而今寶章集中方慶官云琅邪
縣開國子則是方慶嘗封琅邪後徙石泉也亦
史誤云至於世之稱謂則不常如楊凝式終太
子太傅而今人但呼爲楊少師之類劉云楊書
贊過珊瑚樹一帖乃在洛中一僧房中於書𢸌
上寫之即俗所謂書襻者予云洛陽文潞公家
有楊書詩帖十一紙字與珊瑚帖相類今洛亦
有石本而不能盡載也楊多書僧壁而傳於楮

素者甚少今壁書亦自少洛陽惟有廣愛寺西禪院兩壁勝果院一壁天宮寺一壁而已因甲子歲大水損失者多矣劉言瀛州有邢巒碑甚完金陵有唐高正臣書本埋沒圃中其父宜翁令人發出立之今易致其字畫殊有虞褚灋也又云續帖中春朝微雨一帖乃陸柬之書余云灋帖中有柬之一帖乃晉人語恐柬之臨學者予又云裴行儉以書知名而世人罕傳之嘗見一帖寫兵灋字甚怪放恐非眞也劉云嘗見行儉所書千字亦工云又云寶章集題者小字乃鍾紹京書予云紹京碑今有存者蓋師薛稷也予又云焦山鶴銘俗傳王逸少書非也一小書中載云陶隱居書此或近之然此山有唐王瓚一詩刻字畫全類此銘不知即瓚書抑瓚學銘中字而書此詩也劉曰嘗親至彼觀疑即瓚書也下有云皇山樵人逸少書非王逸少也蓋唐有此人亦号逸少耳又云作鍾鼎須用竹筆書乃佳予云不然今鍾鼎字若季娟鼎伯戔盦字

皆兩頭纖纖若使竹筆何能如此劉又言頃謁蘇子容相未出閒見傳唐人一書中云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眞草惟名不得草後人遂以草名爲花押韋陟五朶雲是也此書偶忘其名有朝士施結者喜收古今人押字不遠千里求之所藏甚多類而成書矣嘗欲爲作序偶忘此事所出遂不用予云魏晉以來灋書至梁御府藏之皆是朱异唐懷充沈熾文姚懷珍等題名於首尾紙縫閒故或謂之押縫或謂之押尾秪是謂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自書故謂之押字或云草字蓋沿習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尒近世遂施押字於移檄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

記石經與今文不同

臨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今略記之書女毋翁侮成人（今本女無侮老成人）保后胥高（胥后胥戚）女永勸憂（汝毀勸憂）女有近則在乃心（今近作戕）女比猶念以相

從(今作汝分猷)各翕中(各設中)𦉍惠朕曷祇動萬民以
遷(爾謂朕曷震動)天既付命(今付作孚)曰陳其五行(今汨陳)嚴
恭寅畏天命自亮以民祗懼(今亮作度以作治)懷保小
人惠于矜寡(今人作民于作鮮)母兄曰(無皇曰)則兄自敬
德(兄作皇)旦以前人之微言(今作微言)是罔顯哉厥世
(今哉作在)文王之鮮光(今作耿光)通殷就大命(達殷作大命)論
語意與之與(今意作抑)孝于惟孝(今于作乎)朝聞道夕死
可也(今也作矣)是魯孔丘與曰是知津矣(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
知津矣)擾不輟子路以告子憮然(擾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
置其杖而耘(今置作植)其斯以乎(其斯已矣)而辟諸宮牆(今論語
作之)賈諸賈之哉(今賈作沽)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
最後云凡二十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
異聞之語若曰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
今論語無益氏毛氏書此石刻在洛陽本在洛
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洛人好事者時時得
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壽龍學家有十
版最多張氏壻家有五六版王晉王家有小塊
洛中所有者止此予皆得其拓本論語之末題

云詔書與博士左立(監本無立字)郎中臣書上臣下
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
既亾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何其幸
歟又有一版公羊不知誰氏所得其末云谿典
諫議大夫臣馬日磾臣趙䧲議郎臣劉弘郎中
臣張文臣蘇陵臣傅楨雜(雜末詳)下谿上鈙谿上
當是堂谿典也此蓋鴻都一字石經然經
各異手書不必皆蔡邕也三字者不見眞刻獨
此一字者乃當時所刻字畫高古精善殊可寶
重開元中嘗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
印之與瀍書名畫同藏蓋唐世以前未錄前代
石刻獨此見收其可寶如此(立字雜字案石經古本皆有之)

漢簡辨

近歲關右人發地得古瓮中有東漢時竹簡甚
多往往散亂不可攷獨永初二年討羌符文字
尚完皆章草書書蹟古雅可喜其詞云永初二
年六月丁未朔二十日丙寅得車騎將軍莫府
文書上郡屬國都 丞廷義縣令三

水十月丁未到府受印綬發夫討畔羌急急如律令案范曄後漢書安紀永初元年夏先零種羌畔遣車騎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討之二年正月騭爲羌所敗於冀西七月戊辰詔有羌貊畔戾夙夜克己之語其年十月庚寅任尚與羌戰于平襄十一月辛酉拜騭大將軍召還則此簡所謂車騎將軍者即鄧騭也所討畔羌者即先零也然以紀所書日月及漢簡參考之簡云六月丁未朔則二十日正得丙寅而戊辰乃此月二十二日也六月末既有戊辰則七月不應復有之而安紀是年復有戊辰之詔蓋紀誤也又據安紀是年七月之後繼書閏月閏月有辛丑九月有庚子亦當復有辛丑則是年閏當在七月據漢簡六月丁未朔則後百二十日得兩丁未故簡又云十月丁未正合也而據紀於七月閏則丁未當在九月矣又與簡不相合亦紀誤也又紀書永初元年夏羌畔遣騭討之二年冬始召還而騭本傳云永初元年夏羌畔於是詔騭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及諸部兵擊之西屯漢陽冬召騭班師據紀討羌在元年夏召騭在二年冬漢簡亦有二年之文正與紀合而傳云元年召還班師者亦誤也簡書甚明乃當時文字又月日首尾相應非如史之先後差繆宜以簡所書爲正於戲千載之下幸是簡偶存得以玫正范史所書之誤是以君子貴乎博學而多識也

銅戈辨

右舟之戈其銘曰舟其質則銅案周官考工記冶氏戈之制有內有胡有援鄭氏曰戈今句孑戟也或謂之雞鳴或謂之擁頸內謂胡以內接柲者也援直刃也今詳此戈之制兩旁有刃橫置而末銳若劒鋒者所謂援也援之下如磬折稍刓而漸直若牛頸之垂胡者所謂胡也胡之旁有可接柲之迹者所謂內也援形正橫而鄭氏以爲直刃禮圖從而繪之若矛槊然誤矣蓋戈擊兵也可句可啄而非用以刺也是以衡而弗

從故冶氏之職又云已倨則不入已句則不決鄭氏亦云倨謂胡微直而邪多以啄人則不入句謂胡曲多以啄人則創不決既謂之啄則若鳥咮然不容其刃之端上向而直也今觀夏商彝器銘款有作人形執戈者荷戈者其戈皆橫如斧鉞而鋭若鳥咮又胡垂柲直正與此戈之制同此最可證云其銘曰舟者蓋人名也案陶洪景刀劒録夏孔甲之劒銘一字曰甲今內府所藏公非之鼎其銘曰非公孫薑之鼎其銘曰薑文亦皆一則知舟者亦人名其字象形比他銘識尤古質蓋夏商之器也夫兵器率用利鐵而此戈乃銅爲之又今人得古刀劒矛戟矢鏃之類率皆銅者案太史公秦始皇本紀二十六年收天下兵聚之咸陽銷以爲鐘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應劭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又案春秋傳僖十八年鄭伯朝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盟曰無以鑄兵遂以鑄三鐘杜預注曰古者以銅爲兵夫五金皆金也然秦之金人及古鐘皆用銅則秦所銷之兵與楚盟鄭毋鑄兵之金皆銅可知矣應杜之說誠然又按山海經中山西二百里昆吾之山其上多赤銅郭璞傳曰此山出名銅色赤如火以之作刀切玉如割泥周穆王時西戎獻之尸子所謂昆吾之劒者也越絕書曰赤堇之山破而出錫若邪之谷涸而出銅歐冶用以爲純鈞（越王句踐寶劒）之劒近汲冢中得劒一長三尺五寸乃今所名爲干將者亦[redacted]皆非鐵明古者通以錫雜銅爲兵器也又案刀劒録夏少康三年商太甲四年各鑄銅劒一其文曰定光則古之兵器用銅蓋無疑矣況銅爲物至精不爲燥溼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刑確乎有常若士君子之行是以昔人上之又況形范正工冶巧火齊得剥脫砥礪（四字見荀子）其銛至可以剸玉雖楚鐵劒之利亦亡以加顧三代金工鍊液之灋亡矣今人所不能爲也則古兵用銅而後世不復爲者亦奚足怪（李賀有金銅僊人辭漢歌）

鷄雀賦辨

頃傳長安人有得忠王員蹟鷄雀賦者及得張芸叟侍郎所刻本觀之乃近代偽帖也案草瀆亦如眞行草乳寢多故後代草字有唐以前所無者如於字必字之類魏晉六朝人草此字上如行書於必如此作至隋唐以來始省爲お丟如此作故前輩云於字必字無草書是也今偽書鷄雀賦二字皆如唐人草瀆此一安又賦之首既書賦目復冠以曰字此殆安人録類書中子建此賦書之故安去去字未詳何本以安爲忘曰字其陋如此今藝文類聚亦有此賦此二安末有武攸暨題字乃作今市井人所作偽古篆仍云以永其傳此近人語唐世未之有也此三安又數印章云唐人印乃與今市肆所作印篆形摸字畫無異又末有靜華二字乃摹瀆帖子敬字中動靜及華新婦字此四安其末又有子建畫像神氣甚俗衣冠筆勢亦若今畫院畫史所爲前人畫不如此也此五安既作偽帖又畫其像而偽章題著甚多汲汲然恐人之不信也其陋至此而不悟以爲筆瀆在二王上使人駭歎是知非書之難知者亦難此與俗傳石本王摩詰所畫四時山水上有摩詰薛邕等印同科益亦今淺俗所爲見之令人鄙吝生而士大夫或收藏甚者張於墻壁是可歎也

古瓦辨

歐陽公研譜云相州眞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尔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人筩瓦然首有羽陽千歲萬歲字其瓦猶今舊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相州古瓦未必朽腐益傳聞之誤尔

王敬武書辨

太醫丞樂君珍畜唐人一帖題云委曲付師範跋之者以後有彭城私記爲劉夢得書以中云大駕歸定爲德宗自興元還時皆非也余案此乃唐平盧節度使王敬武與其子師範書也紙背有王珙署銜甚詳上云謹謹上相公下云從

姪保義軍節度陝虢觀察等使珙狀封此珙與敬武書敬武就其紙作家問寄師範且大駕歸定蓋僖宗自鳳翔還時也按中和元年王鐸爲都統征黃巢制授敬武平盧節度使三年進敬武檢校太尉同平章事而光啓三年王重盈入河中留其子珙領陝虢節度事光啓在中和後此珙所以呼敬武作相公自題保義節度銜也敬武書此帖後一載龍紀二年卒師範始爲留後余以此攷之是帖非夢得書明甚又夢得自以系出中山常著其望而此印章乃彭城彌知非是珍以相示聊爲辨之

汝州新刻諸帖辨

頃在洛中聞汝州新鐫諸帖謂之汝刻其名已弗典矣意謂其彙擇必佳及見之乃大不然雜取瀍帖續帖中所有者時載之又珉玉間遣不能辨也此猶亾害至其集古帖及碑中字萃爲僞帖并以一帖省其文別爲帖語及強名者甚多稍識書者便可別之如以逸少帖春秋輒爲惠不得北軍問遠近清和等語乃摘取北軍遠近春秋等字集爲一帖強爲王衍書以續帖中諸縣故佳字強名爲王楨之書取汝州東漢州輔碑中數字強名爲蔡中郎書取衛州魏孝文弔比干文中數行強名爲崔浩書如北齊碑便目爲溫子升後魏碑便目爲沈瀍會如此者甚多且如弔比干文魏孝文作而崔浩之死在太武時乃目爲浩書其不稽古如此至若張華帖內雜以實章集中王慈字薛稷帖中雜以瀍帖內子敬字皆集成之字意全不相屬取王筠帖中和南清豫一帖（[illegible]）如是者不可具載幸世尚多古帖極有未傳者自可刻其全篇何必區區作僞以誤後學但貽識者蚩笑耳汝州既以石十餘刻之而越州復傳其本又刻之二州之石殊可弔也信知識眞者少何足怪云（[illegible]）

二館辨

漢郊祀志云武帝因公孫卿言僊人好樓居於是令長安作飛廉桂館甘泉作益壽延壽館使

御持節設具而候神人顏師古曰益壽延壽二館也予按太史公記作益延壽觀而近歲雍耀間耕夫有得古瓦其首作益延壽三字瓦徑尺字畫奇古即此觀當時瓦也又案括地志云延壽觀在雍州雲陽縣西北八十一里通天臺西八十步正今耀州地也然則當以史記為正但一觀名益延壽三字耳師古謂益壽延壽二館非是亦當從史記作觀觀館古多相通自唐以前六朝時凡今道觀皆謂之某館至唐始定謂之觀也古人用字有相承通用如鵲鶴旌旂之類皆莫原其始觀武帝求神僊勤勤如此卒不遇眞而東晉楊君周君乃不出戶庭親接靈僊卒皆僊去乃知得道雖假修習然在於分也

弡仲医辨

劉原父弡仲医銘以隸寫之云弡仲作寶簠擇之金鐈鋚鐈鑪其纁其玄其黃用盛諸稷糕米用饗大正音王賓飤具召飼弡仲受無疆福必共餐飼具䤙（與餘同音餕）弡仲眉壽所謂鐈鑪即廣雅所載此二字乃趙生所釋予亦然之然趙初不知廣雅有此語及觀之彌可信也弡音其勿反糕側角反早取穀也飤徒兮反飤音祀弡字原父誤釋為張字遂以為張仲之器歐公從而文之以數百言蓋失之矣古器中又有弡伯敦豈仲之兄乎

古器辨

鼎屬七甲鼎乙鼎非鼎乃甗也蓋甑之類丙鼎中有人形蓋古子孫字丁鼎戊鼎中文作兩目之間非鼻乃父字耳上兩目乃古瞿字蓋其人曰瞿父也己敦也古盛黍稷器儀禮所謂金敦非鼎也庚此漢人香鑪耳非鼎也鍾屬四其三是鍾最後丁号者柄差長當是鉦也尊爵屬四甲是卣中尊也中有人形亦古子孫字乙爵也文曰祖甲丙爵丁爵盤二甲其文曰僊山並照智水齊名花朝艶彩月夜流明龍盤五瑞鸞舞雙精傳聞仁壽始驗銷兵文體乃唐人鏡其體製亦不甚古乙銘曰青益作竟四夷服多賀國安

人民一字不明胡虜殄滅天下得一兩賜節五資上
字不明長毋二親下一字不明凡三十字　三字不明此乃
漢鑑勝前一鑑遠甚乙鉄不可曉考古圖漢有青蓋鑑銘青羊作青蓋又宜子孫鑑銘五貴作五叙熱

永建石章辨與滕子濟

垂示永建石章玲荷是年龍集辛未故書太歲在未也我有之者恐與君子有之之意同謂不以其魂無知而忘之尚冀其疾來歸也昔有不字殺川本去之故云我有之來歸上一字於隸濵疑是疾字意謂尔未審果否

杜子美詩筆次序辨

董君新序稱甫爲淑妃皇父碑在開元二十三年最少作也予案是年甫才二十四歲宜爲少作然案碑文妃卒葬皆在二十年然此碑乃其子壻鄭潛耀令甫作未必在是年碑末云甫忝鄭莊之賓客游竇主之園林以白頭之嵇阮豈獨步於崔蔡野老何知斯文見託若其葬年所作豈得序稱白頭嵇阮與野老何知哉又其銘曰日居月諸丘壠荆杞列樹拱矣豐碑缺然則其立碑蓋在葬後六年非甫年二十四當開元二十三年皇父葬時所作也蓋董君不致立碑年但致其葬年故誤尔董君新序稱永泰元年嚴武移山南崔旰亂甫避秦川定後還成都即浮江東欲適吳楚案武卒於成都故有哭嚴僕射詩則武未嘗移鎮山南也又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當在武未再尹成都之前非崔旰亂之後此二事舛訛又至鄜迎家後收京扈從還長安董於歸鄜便言移華州漏還京一節王原叔集杜詩古詩甫與章梓州詩及游惠義寺等皆武初尹之前律詩則在初尹之後二者必有一誤據王序武歸朝廷甫浮游左蜀往來非一則律詩所序是也古詩田父美嚴中丞一篇次序誤矣原叔以召補京兆功曹不赴欲如荆楚在嚴公初尹前非是蓋律詩寄巴州注云時甫除功曹在東川在武初尹之後故誤也政和四年八月十六日觀杜集二序因正之

論飛白濵

觀唐玄度十體書因思張懷瓘云飛白全用隸灋葢八分之輕者今世人爲此書乃全用草灋正與古背馳矣又鮑照飛白用豪筆乃能成字或輕或重也葢或輕若絲髮或重若雲山濃淡相錯乃成字若不用豪筆書之則不能若此今觀十體中飛龍二字作飛白書正用筆作與散隸頗相近坦（當作但）增繚繞縈舉之勢又全用楷灋洛陽唐恭陵孝恭皇帝睿德之紀及午口紀功碑首唐大帝飛白亦如此作皆有豪筆點掃濃淡之勢而近世相承飛白皆用相思爲片板若縣刷然以書殊不用豪筆故作字無濃淡纖壯之變非古也當蔡邕於鴻都下見工人以堊帚成字歸而爲飛白之書非便用堊帚葢用筆效之而已今人便謂所用木筆爲堊帚謬矣又云飛而不白又云白而不飛葢取其若絲髮處謂之白其勢飛舉謂之飛而俚俗閑語又謂蔡中郎見帛飛空中因作此字以白爲帛此尤無稽也

論臨摹二灋

世人多不曉臨摹之別臨謂以紙在古帖旁觀其形勢而學之若臨淵之臨故謂之臨摹謂以薄紙覆古帖上隨其細大而搨之若摹畫之摹故謂之摹又有以厚紙覆帖上就明牖景而摹之又謂之響搨焉臨之與摹二者迥殊不可亂也

論弓字

小宋太一宮詩瑞木千尋竦僊圖幾弔開注云眞誥謂一卷爲一弔殊不知眞誥所謂弓即卷字葢從省文眞誥音亦尒非弔字也碧虛子陳景元據眞誥以此字卽篇字葢亦誤云

論黃陵碑二女

黃陵碑引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疑二女舜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退之遂以璞爲失殊不知山海經凡言帝者皆謂天帝如所謂帝之密都帝之下都帝之平圃與帝之二女皆謂天帝也至言帝俊帝顓則各兼稱其号不但曰帝也其

論二女一篇最爲詳確據列僊傳江妃二女與九歌湘夫人稱帝子者是矣退之難之非也予頃在道山與翁養源論此亦以爲然翁於江湘圖志論中其說甚與余合

論書八篇示蘇顯道

章草惟漢魏西晉人最妙至逸少變索靖灋稍以華勝世傳書諸葛武侯對蜀昭烈語及豹奴等章帖皆逸少書也蕭景喬出師頌殆不迨魏晉人然高古尚有遺風自其書中觀之過正隸遠矣隋智永又變此灋至唐人絕罕爲之近世遂窈然無聞蓋去古既遠妙指弗傳幾至於泯絕邪然世豈無茲人顧俗未之識耳

二

張懷瓘論書以會稽草書第八在世將茂宏輩諸人下意謂其拘灋度少縱放也予謂草之狂怪乃書之下者因陋就淺徒足以障拙目耳若逸少草之佳處蓋與縱心者契妙寧可以不踰矩譏之哉若懷瓘者以形模求字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

三

昔人運筆側掠努趯皆有成規若灋度禮樂不可斯須離及造微洞妙則出沒飛動神會意得然所謂成規者初未嘗失今世人作一波畫尚未知脣筆處徒規規強效古人縱成但若印刻字耳

四

篆灋之壞肇李監草灋之弊肇張長史八分之俗肇韓擇木此諸人書非不工也而闕古人之（闕一字疑是闕字）原教俗士之升木於書家爲患最深夫篆之方穩草之顛放八分之纖麗學使可至而天勢失矣彼觀鍾彝文識漢世諸碑王索遺蹟寧不少損乎此可爲知者道

五

流俗言作書皆欲懸腕而聚指管端眞草必用此灋乃善予謂不然逸少書灋有眞一行草三以言執筆去筆跗遠近耳今筆長不過五寸雖

作草書必在其三而眞行彌近今不問正草必欲爽指管端乃安論也今觀晉宋及唐人畫圖執筆者未嘗若此可破俗之鄙説

六

凡書橫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閒不悟書意而作衡澀不斜則濁此體惟鍾索逸獻眞知也宋齊梁人似之陳隋至唐皆不近也

七

陶隱居集楊許二僊君眞蹟論其書云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郗瀍筆力規矩兼於二王隸書乃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迨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迺能而正書古拙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瀍書歎其神識今覩三君跡一字一畫皆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鑒令有以顯悟尔三君書蹟今無復有獨唐竇臮述書賦著楊眞人行書帋名六行觀隱居之論想見其清致也惜哉今亦弗傳矣隱居書自奇世傳畫版帖及焦山下瘞鶴銘皆其遺蹟也今人罕能辨之於戲妙識遠矣古人之知音益希安得隱居道恩輩與之論書哉

八

王會稽七子凝操徽渙獻五人書蹟具傳惟玄肅二子未見餘皆得家範而體各不同是善學逸少書者猶顏延年對宋文帝自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書亦猶是也

論書六條

唐人更不作章草書近來有濟及洪府人強學之所謂不堪從頭舉止羞澀終不似眞俗人未嘗知古人用筆處見其人書者隨衆稱善皆曰鍾索復出矣

二

凡書衡難從易方正在二者閒不悟書意者強作橫書不斜則濁蜀中一人是巳此體惟鍾索盡古人之妙宋齊時人似之梁陳隋至唐終不近也

三

後魏北齊人書洛陽故城多有遺蹟雖差近古然終不脫氊裘氣文物從永嘉來自北而南故妙書皆在江左

四

洛人好楊凝式少師書信可傳寶但自唐中世來漢晉書灋不傳如凝式輩所祖述者不遠會稽父子筆灋似不如是洛人得楊真蹟夸詡以爲希世珍所謂子誠齊人耳

五

我居青空表君處紅埃中僊人持玉尺度君多少才玉尺不可盡君才無時休此上清寶典李太白詩也

六

近世書人惟章中公能傳筆意雖精巧不迨唐而筆勢超超意出褚薛上矣比來空一字疑襄字陽号知古灋然但能行書正草殊不工愛觀古帖而議論踈闊好摹古帖而點畫失真世言其搨本與真蹟同然比李建中周越輩則小過也

論虞書千文

聞曾家所藏虞帖未曾見但前輩寫千文如智永輩不正即草未有以行書寫者世有歐率更行書千文一卷乃是集其字爲之者未知此虞本如何須它日見乃可辨真否也然世人藏虞行書帖如汝南公主墓志積時帖齋會帖此有闕文

論張長史書

始觀張旭所書千字文至毋圖隸散等字怪逸過甚叵好事者以長史喜狂書故效其迹及反覆徐觀至鴈門云亭禺蒙瞻仰等字與後題月日則雄隱軒舉槎枒然縷千狀萬變雖左馳右騖而不離繩矩之内猶縱風鳶者翔戾於空隨風上下而綸常在手擊劒者交光飛刃欻忽若神而器不離身駐目視之若龍鸞飛騰然後知其真長史書而不虛得名矣世人觀之者不知其所以好者在此但視其怪奇從而效之失其指矣昔之聖人縱心而不踰規矩妄行而蹈乎大方亦猶是也嘗觀莊周書其自謂謬悠荒唐而

無端涯然觀其論度數形名之際大儒宗工有所不及其道所以之無爲而無不爲矣於戲觀旭書尚其怪而不知入規矩讀莊子知其曠而不知其入律皆非二子之鍾期也

齊景公招虞人以旌說

周官全羽爲旞析羽爲旌又道路用旌節即此旌也顧愷之畫蘇武所執之旌上貟如幢下復數層紅羽鬖鬖然如夜合花即周官所謂析羽也今鹵簿中節亦頗類此其首亦貟相去尺餘有數層貟板以犛牛毛綴之亦鬖鬖然蓋析羽之遺濫然漢節但旌節之制耳至於龍節虎節玉節之類乃後世虎符之屬是也但可合符者皆謂之節不必盡若旌幢也故漢人所持節俱無合符之制今觀顧畫節首之下縣一物若書卷疑此可用合符也今鹵簿節乃無此

秦昭和鐘銘說

此鐘蓋慶曆中葉翰林清臣守長安所得上之大樂致之音中大呂胡俠題云世家言秦侯至穆公十三世而中閒出子遇殺豈不得列於世數邪歐陽文忠題云據史記年表始秦仲至康公爲十二公此鍾則爲共公時作也據本紀始襄公至桓公爲十二公此鍾則爲景公時作也予按本紀周孝王命非子曰昔柏翳爲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爲朕息馬朕其分土爲附庸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号曰秦嬴嬴生秦侯次公伯秦仲莊公襄公文公靖(史記作竫)公不立寧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共公桓公以銘所謂十二公考之若以非子始爲附庸則至成公爲十二公若以秦仲始爲周大夫襄公始爲諸侯則如歐陽說至康公以桓公爲十二公然據銘云不顯朕皇祖奄有下國十有二公言皇祖奄有下國蓋謂始有土之君則當以非子爲始雖曰附庸蓋亦國也況有周錫命分土之文得不爲奄有下國乎自非子至成公十有二世則是鐘爲成公作無疑矣又所謂十有二公蓋自始祖而下至今爲公之數而歐陽

公以爲十二公者先公也而言作鐘者爲十三世亦非也案銘之首稱秦公曰則知見爲君者固自稱公春秋時列國皆然不必言先公方謂之公也

商著尊說

案兩器皆皇祐中得之是時阮逸胡瑗等議以謂此器有脰無足據有脰則可名壷尊著地無足則可名著尊是時逸與瑗未能必其主名今案凡以尊名者未嘗無脰則脰不足以別尊之名而足之有無乃可爲異此器旣無足自可謂之著尊不必因其有脰而以壷尊致疑也鼎之無足者曰著鼎義亦如此禮明堂位商尊曰著今觀內府古器中有周之著尊文飾華巧脰作夔龍蟠屈之勢腹著雲雷回旋之狀而足皆著地葢因於商禮而加文耳今此二尊形模古質殊無蟲鏤弟以獸飾腹以雙耳挾肩比周物爲樸正商代之著尊也腹之獸首若傅翼而飛舉然觀古寶器有爲虫尤之象者皆爲飛獸而傅以肉翅昔人著其狀於彝器者以示貪虐之戒此尊之飾葢虫尤也

商素敦說

案古敦之存于今者若周宰辟父敦散季敦牧敦戠敦虢姜敦之屬率皆有款識言時稱伐比他器爲詳大底皆周器也此敦中無款識外無文鏤質古不華疑若商器然又諸敦之有銘者往往皆宗器也此旣無銘豈非燕饗所用與周大方鼎同義乎其制爲兩雖首以吞吐雙耳下有兩珥承之猶其尾然葢若宗彝之章以智爲義傳曰知人者智夫智足以灼見伎心而知之故得忠臣嘉賓而饗之然後得盡其心而成其禮然則燕饗之敦設飾以雖其意或寓於斯

商山觚圜觚說

案禮爵一升觚二升此三觚容受宜其比爵爲多山觚之脰飾以四山下爲觚稜圜者但觚而已昔人所謂破觚爲圜故或稜或否具此二者不獨稜者謂之觚也此器用以酬酢故脰足之

間可握可拱蓋臣拜君酢跽而受之端而飲仰而奠於地復拜與圭勿曰相為用自與王用州本圭此七字姑存以俟知者故其為拱握之制而其腰間有穿若交午然蓋奉執之際貫之組以防墜失與圭之必璧之好同義亦於宴飲之間象君臣之志通而無沈湎之失也三觚制作合度而鮮文飾蓋商器耳

商貍首豆說

案古寶器之有豆往往小殊而大同若姬寏母豆則鏤以山雲疑生豆則承以四拱螭足豆之制有會可仰祖癸豆之像其足無趺此豆之足殊類祖癸雖冶鑄非精而模矩質素蓋商代所作云側其獸面若貍首者案射義諸侯以貍首為節貍首之詩逸矣其義弗可知然即名以求其義蓋取所田之物為名貍獸之小者言小獸則大獸可知故國君用射於田以所獲禽一為乾豆蓋以祀事為先此豆飾以貍首義或出此其廟享之器歟

周史伯碩父鼎說

右二器形制款識悉同而文字刓缺以二鼎參讀而互辨之可識者四十有三字不可見五字而已案史伯周宣王臣碩父其字也鄭桓公為周司徒問王室於史伯史伯具以諸國及晉楚所以興對春秋外傳是之而漢書古今人表於厲王宣王時皆書史伯疑非二人蓋羨文耳此二鼎銘文著史伯碩父所以作鼎曰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而周器之拓文有曰史頴作朕皇考釐仲王母舟母尊鼎款識字畫大致皆同則知頴者蓋碩父之名三鼎之文互相見耳考之經傳周有史佚衛有史鰌晉有史趙率以官為氏故碩父之名與字皆冠以史曰伯者蓋五十所加猶伯陽父仲山父之類是也又幽王之臣號石父而晉有伯石於碩父亦近之然號石父號公也未嘗為史而晉之伯石乃楊食我耳非天子之命卿弗可稱伐於鼎是知史伯碩父非此二人也古文舟與周同史伯周臣故稱其王母曰周母猶周之妻任大姒号曰周室三

母亦以國著也以斯銘考之釐仲者史伯之皇考而周母其王母也今先釐仲而後周母則釐仲實王父耳下言王母則上爲王父可知故但曰皇考銘之首曰惟六年八月初吉己子以己配子則於十日剛柔疑若弗類然三代鼎彝銘刻若此者尚多有之兄癸彝文曰丁子周戠敦文曰乙子今此鼎文曰己子是也或曰戊與己同類古尚未分則所謂己子乃戊子也或曰易之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以配十日若甲與己合古亦未分則所謂己子乃甲子也丁子乙子義亦如之其說未知孰是銘之卒章曰用蘄綽綰眉壽晉姜鼎銘亦有此語蓋祈天永命俾弗中絕故曰綰垂裕後昆俾昌而大故曰綽與萬年子孫永寶同意皆善禱之辭也鼎脣之文鏤爲龍與饕餮之象而腹皆作龍鱗與周窦父鼎頗相類皆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之義所謂龍文之鼎蓋取諸此

周舉鼎說 銘款一字

案舜古文舉字也三代彝器有此文者頗多如爵有己舉卣有丁舉之類是也戴記晉杜蕢洗爵揚觶以規平公時人因謂之杜舉蓋爵觶之屬可舉以獻酬之器故或曰以舉今此鼎亦銘以舉而但一字又非可舉以獻酬之器則此所謂舉乃人名也與杜舉己舉異矣以載籍考之宋之僖公名舉楚有大夫伍舉下蔡有史舉燕有唐舉雖皆周人然史舉賤而爲監門唐舉徵而爲相者又皆周末人而此鼎乃非晚周之器今驗其銘款若非宋僖公舉則伍舉也僖公微子之後與周始終伍舉莊共之大夫爲楚聞臣宜其制作傳永而不忘然傳以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爲銘之濫而此鼎特著名而不紀績亦猶公非之鼎弟銘以非公孫蕢之鼎弟名以蕢亦一字尒

周宋公鼎說 銘款六字

有蓋銘六字案此鼎銘曰宋公𦀚之餗鼎𦀚者宋景公也以史記年表考之則名頭曼以漢書

古今人表考之則名兜欒獨汲冢師春書宋之世次曰景公欒者昭公子與此銘合當以欒爲正然顚曼兜欒音讀相混漢書目稍近之弟不知何據而云兜欒或景公初二名而後一之若漢昭帝初名弗陵而後但弗也此鼎與宋君夫人之餗釪鼎字畫體一而釪鼎之蓋文鏤繁縟此鼎則樸素無華豈當時以是別君與夫人之器邪以文字稽之乃一時物也至於周欒女及欒亦人名弟字畫意象視餗鼎爲古則欒與欒女之器疑非景公作蓋前此別自一欒耳[illegible]

周方鼎說

案古寶器鼎之方者多矣以其銘款考之魯公文王方鼎則謂之尊彝單子方鼎則謂之寶盉惟陀貞庚申方鼎乃謂之鼎然則諸器制度大槩相類以其可尊而爲灋故曰尊彝以其陪貳而非正故曰從彝以其或用於齊盛若九嬪之贊王盉故曰寶盉其實皆鼎也故鄭公孫僑辨黃熊之夢晉平公賜以莒之二方鼎亦止謂之鼎今此二器制度與諸方鼎同蓋周器也故目以周方鼎其大也幾可以函犧牛之全體其文鏤也淳美而不太華其中也略無款刻蓋用於王之燕饗而已與銘祖考之功而爲祀器者自作之時而爲養器異矣他器無款刻者殆此類也此鼎腹之四周皆飾以乳其數比他器爲多蓋示推己以致養之義夫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宴饗以厚群臣以仁嘉賓亦以養之也易鼎之彖曰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此鼎形特大而乳極多蓋大亨以養聖賢之意得不爲宴饗器乎鼎之四足皆銜以羊體所謂羊鼎也又養於文从羊庠也美也亦如之皆有致養充實之義此飾以羊意亦寓此鼎之脣緣其文縷也合則爲饕餮以著貪暴之戒散則爲應龍以見居上澤物之功凡龍之有翼曰應龍此器之龍如之至于足之中空上徹於底而無礙則以瀹肉洎之滓濁兼取其易飪耳三代制器其寓於理也詳其適於用也周故曰百

工之事皆聖人之作也不然何以底此

周寶龢鐘說

右二鐘銘皆曰走作朕皇祖文考寶龢鐘走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享案尒疋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以此銘考之祝以萬年蓋周器也走之名於經傳無見蓋昔人自以稱謂猶孤寡不穀臣僕愚鄙皆謙損之辭故司馬遷自稱曰太史公牛馬走班固自稱曰走（漢書作僕文選作走）亦不任廁技於彼列說者謂以猶今自稱下走之類此器所謂走者如此然則走之号非獨始於漢蓋亦上矣此銘上言走下言朕與左氏所謂吾祖也我知之同意其曰皇祖文考者案左氏衛莊公之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此所謂皇祖文考者亦猶衛侯所謂皇祖文王也走者周之宗室亦文王後故稱文王曰皇祖昔武王伐商以造周嘗稱文王曰文考至其子孫距文王遠矣猶曰考者蓋推本而言之至若廣之文考尊師旅之文考彝戠之文考歟但曰文考而不曰皇祖其皆周初之器乎與此鐘異矣是鐘於于鼓之閒飾以雙鳳側著一字亦象鳳形若周鳥鐘之制昔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蓋在周文王之世而君奭有曰我則鳴鳥不聞孔子亦思鳳鳥之至皆有懷於文王鸑鷟鳳類也二鐘之飾其鸑鷟歟所謂作寶龢鐘者案國語泠州鳩之論鐘曰大昭小鳴和之道也和平則久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作樂所以成政也故秦銘勳鐘名曰昭和鐘而此名曰寶龢鐘意蓋若此文王以徽柔懿恭之德脩和有夏後世於禮樂聲容之閒皆象其德故相禮於清廟則曰肅雝作樂於鐘則謂之寶和和平則久克成厥政宜子子孫孫寶用以傳永世

周雷鐘說

案此鐘形製與諸雲雷鐘同特於于鼓之側別飾以一雲一雷亦猶周鳳鐘鳥鐘於于鼓之側特爲一鳳一鳥以代銘款則知是鐘蓋周器也雷動而風行所以鼓萬物雲族而雨流所以澤

萬物先王作樂崇德感人心而天下和平鼓舞而澤之莫大於是故雲雷之象不特識於鼎彝以設義於飲食之閒而作樂之意蓋亦有寓乎此者

周罍周洗說

案冠禮設洗直（士冠禮音值）于東榮水在洗東燕禮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霤罍水在東說者以謂水器尊卑皆用金罍此罍與尊罍之罍名同而用異夫行禮之始務於自潔故以罍洗爲先洗於文從先用是故也罍洗設於東南而雷鼓以春夏罍於文從雷用是故也古之制罍既用金洗亦當然此罍也洗也其制皆金洗之飾以龜魚以消潔爲義罍之飾以雲雷以潤澤爲義是二器也形製渾妙意象高古非周人不能爲也又其出也同地其得也同時以罍承洗合若符契而祕閣舊籍以洗爲瓮以罍爲缶初未知其爲是物也臣等因受詔檢校而考辨之　主上聖心灼見其然命有司取其制度以備新作禋器之一乃知此器自周訖今載祀千餘隱祕弗見以待聖人制作而後顯於戲豈不韙歟豈不韙歟

周一柱爵說（素爵附）

案古爵皆設兩柱用以反坫則相承而安此前二爵製皆一柱覆則欹倒豈以一於飲而不知節則有顛隮之患用爲彝酒之戒歟亦猶欹器以覆戒滿之義也四器皆無銘款其一腹著篆隱起爲饕餮雲雷之象文鏤深明蓋周人所作其一差簡於前亦同時也後兩柱爵樸素無文然亦周器第非燕享所用耳

周雲雷斝說

案禮爵夏以琖商以斝周以爵三器之名雖殊其實皆爵也以其三足象戈故曰琖以其兩柱文以禾稼故曰斝以其形若飛爵然故曰爵形若爵者取以猶爵集以春夏仁且有禮也柱以禾稼者取其飲以養陽而資於尊所以上之也戈其足者所以示飲之戒傷斯爲下矣斝之制與爵同但多無味尾此爲小異耳其義則一也此斝腹柱皆飾以雲雷柱則略爲禾稼腹則雜

以饕餮饕餮之爲物食人未盡還害其軀文其目在腋下山海經所謂抱鴞者故多以飾器之腋腹象其本形示爲食戒而杜預謂貪財爲饕貪食爲餮以此器觀之則是象非特爲財與食之戒亦以儆彝酒也後一器文鏤差簡然皆周器周具三代禮所以兼用商爵

周螭足豆說

案此豆體中素質無文與姬𡨦母無異然器之足篆以盤螭是亦周器也其蓋則可覆可仰可用以食古之簠簋鼎敦之蓋亦如之其名曰會特牲饋食禮曰佐食啓會卻于豆南此謂佐食者取會卻而奠之以待尸入而會也公食大夫禮曰賓卒食會飯此謂取飯於敦仰會而食置其餘以待餕也豆雖以盛菹醢其食也亦仰會取而嚌焉非特於義爲安蓋亦適於用

周素盦漢小盦說

案說文曰盦覆蓋也蓋盛湆飯之器加蓋以窓之其蓋可卻以分食若鼎敦之會然觀晚周之器有邛仲孫伯戔之饋盦與此前二盦形製略同然彼有蓋文鏤緐縟此亡其蓋而復無文亦周物也後一小盦雖有文鏤而無古韻蓋漢世所爲

宋䪫鐘說

右宋䪫鐘六其銘款曰宋公成之䪫鐘崇寧三年甲申歲得於南都之崇福院尋貢之內府考其文則宋鐘原其出則宋地　聖詔有曰得英䪫之器於受命之邦即此鐘也是時帝作大晟即取以爲鐘灋謹案樂緯叶圖證曰帝顓樂曰六莖宋均注曰能爲五行之道立根莖也䪫即古文莖繇帝顓而後歷帝嚳唐虞夏商以及于周六莖之制其傳可謂遠矣然周備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皆存特五英六䪫無之惟宋商之後故宋公猶得其傳成者平公名也宋自微子啓二十六世而至平公其名始見於魯昭公之十年春秋書曰宋公成與此鐘銘合而其立也以周簡王之十年乙酉歲距　皇朝

崇寧三年甲申凡一千六百八十年而郵之器
出于受命之邦適丁　聖上駿惠先烈登崇耆
英制作之盛際也大晟既成神人以和治音洋
洋際天蟠地豈特爲五行之道立根莖哉且莖
鐘雖鑄自宋公而實帝顓之樂今也地不愛其
寶爲時而出蓋以昭
聖上盛德茂功比隆五帝夏商以還弗足儷也
又古鐘之得於今者惟周爲衆其制類多上設
衡甬旁傳旋虫或内實而側垂之或仰通而中
貫之牽皆振掉弗安惟甄鐘也雙螭蹲踞以爲
平鈕大晟之鐘實取則焉故其垂之也正其鼓
之也和而無振掉弗安之患此其制作所以過
於三代也非五帝之樂何以及此

漢金錞說

案周官鼓人以金錞和鼓說者以謂其形圜如
碓首上大下小今此器制度如此一名淳于南
史稱齊始興王鑑爲益州刺史有以淳于獻者
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三尺四寸圓如筩色如漆
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系馬去地尺餘灌之以水
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莖當心跪注淳于則聲
如雷清響良久古所以節樂也今此器上有蹲
獸可系以綆與南史之說同但錞首巨而圜下
乃寖小非若筩也及舂之於地則聲自上發回
旋鏑磕於錞之首磅礴不散甚大而宏亦若雷
然清響良久不必注以水而振以芒也此器本
六長短相弟其三已歸内府制作尤工皆周器
也今此三器其一有漢泉文蓋漢器耳周錞之
系獸卬首卷尾爲蜼之狀蜼智獸也智於方屬北
陰陽相辨之時也王安石以錞於文从金从敦
謂陰與陽和而敦故曰和鼓以義考之和則可
否相濟辨而和和而敦陰陽辨於北之時如之
宜和鼓之器飾以智物是器也祕閣舊籍目之
爲鐘初未知其爲錞臣等受詔彙分而物辨之
稽經而合庶可備採擇之一焉

漢螭文甗說

案說文甗甑也大口而卑用以食此器如之劉歆

戲揚雄有甕觀之語雖出於善謔然當時甕此器必以巾冪之屬爲無蓋故也今此器但可出納而無蓋又設飾纖巧頗乏古象正漢世物也

漢象形壺說

案壺之象如瓜壺之壺豳詩所謂八月斷壺蓋瓜壺也上古之時窪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因壺以爲壺後世彌文或陶或鑄皆取象焉然形模大致近之不必全體若眞其物也今此壺形羨若眞壺然殆漢世取象太巧故尔

漢小方壺說

案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今此壺形製絕小非所以尊於階楹銅薄而弗精非三代上齊之品與武安侯鈁相類蓋漢世物也鈁即方壺之別名海上之山亦謂之方壺其象如此古之爲器必具方圜壺之有方壺猶鼎之有方鼎蓋備乾坤之象辨君臣之義故說者謂燕禮之方壺爲卿大夫而設以臣道直方義蓋地道也臣道也舉一器可以兼之宜其用於燕禮

漢漏壺說

案漢器有丞相府漏壺與此形製同而上有蓋蓋有方空所以出納箭下有流筩若鴉烏然所以節水也此亦有（疑是其字）蓋餘製皆同然彼器脩九寸耳而此乃長倍蓰之者蓋孔壺爲漏浮箭爲刻水之循環有升降則器之出納有大小視今之漏壺制大小長短相次若陛城然則漏之有壺宜不一而足

跋西嶽華山廟碑後

歐陽文忠集古録云所謂集靈宮它書皆不見惟見此碑某按漢書地理志云太華山在華陰南有祠集靈宮武帝起又桓譚僊賦叙云華山下有集靈宮漢武帝欲懷集僊者故名殿爲存僊門爲望僊二書所載其詳如是則集靈宮不獨見於此碑也文忠博古矣猶時有外漏後學可忽諸黃某記

跋四皓碑後

四皓之目始見於灋言及漢書王貢傳序相承

讀之曰園公曰綺里季曰夏黃公曰甪里先生前賢未始有異故王黃州元之在汝州有詩云未必頸如樗里子也應頭似夏黃公而畢文簡公嘗譏評之以謂不當云夏黃公蓋杜子美詩云黃綺終辭漢謂之黃綺則四皓之目宜曰園公曰綺里季夏曰黃公曰甪里先生也僕初亦以爲然葢逸少有尚想黃綺帖陶淵明詩亦云黃綺之南山又曰且當從黃綺皆可以爲證然近歲商於耕夫得漢世石刻數種有云圈公神坐綺里季神坐甪里先生神坐又各有神祚机皆漢人隸書其号不應誤則與文簡之說異矣當以石刻爲正宜從舊目則前人所謂黃綺者特各取一字以目二人不必皆其首字也又園公石刻乃爲圈公葢二字音文爲近或冊牘傳寫之差亦當以圈爲是按顔師古匡繆正俗有圈稱陳留風俗傳自序云圈公之後圈公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漢祖聘之不就惠太子即位以圈公爲司徒以是書證之圈姓愈曉然矣今尚有圈姓者姓氏書多以圈爲園公之後此又可證

云黃　某　題

跋干祿字碑後

歐陽文忠言揚漢公謂此書以工人用爲衣食之業故摹多而損速者非也蓋魯公筆蹟爲世楷模而字書辨正僞謬尤爲學者所資故當時盛傳於世所以摹多尒豈止工人爲衣食業邪此論甚善但云漢公摹本多失眞則不然今觀此書精隱勁婿殊得顏眞楊自以爲不差纖毫信矣然文忠又云干祿之注持重舒和而不局促余輒易之曰持重而不局促舒和而含勁氣廼盡魯公之筆意也崇寧壬午歲九月十二夜試姑蘇仲璋筆

余自得此碑幾三年凡三題卷後而字勢各不同雖似稍進然猶孩稚形骨歲殊月異不同未若老成風格成就也更當力學以追昔人

跋逸少破羌帖後

破羌帖今在米淮陽家崇寧癸未春米在都下以泉十五萬得之後有開元印記及陶穀等題字余嘗跋之云晉穆帝永和十二年秋桓溫破姚襄于伊水遂至洛時將以謝尚鎭之屬病不行此帖所叙桓公摧破羌賊及喜仁祖小差正當時事也是時逸少去會稽内史已歲餘方遯迹山水閒宜不復以世務經懷而此書乃歎宣武之威略悲舊都之始平憂國嗟時志猶不息蓋素心如此惜其一憤遠引使才猷約結弗光於世獨區區遺翰見寶後人覽之深爲興歎

跋黃庭經後

黃庭世有數本皆刓缺不全獨此本字畫具存乃慶曆中摹者然氣象猶在不可以近而忽之也

跋陳孝義寺碑後

徐陵文非佳而頗有内典故事又徐嶠之書有灋故漫録之

跋蘭亭傳後 川本無

甲申歲八月十一日夜因臨蘭亭閱灋書要録見此記文詞繁瑣戲爲刪潤但筆孏不能好書

當俟它日別寫長睿題

跋白傳書後

樂天書不名世然投筆皆契繩矩時有佳趣乃知摩詰一作世書學之盛如此乙酉歲閏月八日書

跋文會圖後

文會圖世傳閻令畫然圖中有奚官捧笏囊者予初疑之以爲唐史載張九齡體弱有醖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乘馬張獨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閻令之没距九齡作相凡六十年不當此畫已作笏囊也然予按梁職儀云八坐尚書以紫裹手版通志云令錄僕射尚書手版皮紫裹之梁中世以來唯八坐執笏者以紫囊之段成式酉陽雜俎中嘗引此以爲不始於陳希烈則笏囊自蕭梁以來有之不特從九齡始也閻令之畫笏囊蓋無足怪崇寧乙酉歲三月十二日手摹此圖因書卷末黃某長睿父記

跋李邯鄲撰御書閣記後 川本無

崇寧丙戌歲元日黃某在興仁府外氏任太師弟登閣敬觀 美成龍章因覽是碑愛其文辭雄蔚遂躬錄之

跋崇寧所書眞誥冊後

眞誥所載楊許三君往反書牘語存而蹟逸深可嗟慨故聊書之殊愧詞翰不倫也然予書搭本出魏晉知者觀之亦可求古人之筆意丙戌歲三月二十日書

陶貞白云案三君手跡楊君書最工不今不古能大能細大較雖祖效郗濟筆力規矩並於二王掾書遝是學楊而字體勁利偏善寫經畫符與楊相似鬱勃鋒勢迨非人功所逮長史章草乃能而正書古拙符又不巧故不寫經也隱居昔見張道恩善別濟書嘆其神識今覩三君跡一字一畫便望影懸了自思非智藝所及特天假此監令有以顯悟尔 此段見眞誥第十卷去十七字

跋眞誥書秦漢間事後 此跋三十五字乃眞誥全文

右此前十條並楊君所寫錄潘安仁閑中記語

也用白牋紙行書極好當是聊尔鈔其中事

跋秘閣續灋帖後

崇寧丙戌歲夏調官上都寓城南昭化坊李表伯舍旅食無事因假信安劉丈賜本自摹凡十卷用桐紙六十枚凡再浹月乃竟晴牕潔几寂無塵慮從容塡郭纖微弗差弟此書當時緒次閒有乖舛及弟十一卷文陋書惡姑因其舊弗刪除云惟此卷逸少諸子書中乃有弘白一帖書旣惡甚語尤淺俗繆厠諸王閒殊爲不倫故十卷中止去此一帖耳然第四卷中得四月三日問一帖尚可刪也長睿父書

跋杜正獻公草書後

高適五十始爲詩而與李杜抗行正獻公暮年乃學草書筆勢翩翩遂逼魏晉孰謂秉燭不迨晝游哉於戲公之用也忠猷亮節著於朝廷其退也直心勁氣寓於翰墨故觀此書者可以得公之爲人

跋劉次莊戲魚堂記後摹本

劉御史書最妙小楷其原蓋出王大令褚河南而能兼採羣書爲一家雖體本媚弱行草差劣然求之今世亦非多有此帙所録魚記最善其後數刻皆不迨也石蒼舒書雖有骨氣而失於麤俗視劉遠矣

跋滑州崇壽寺杜師雄留題後

其緣漕檄東郡事巳還雒舍此觀壁因知宗將軍碑在胙城深慰懷明過當觀之大觀丁亥六月初十日胙城攝宰李顏送黃將軍碑乃黃景雲父羅剎碑虞永興爲秦府學士時撰非其書也

跋鍾虞二帖後摹本

唐文皇論鍾元常書云體則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逾制今觀世傳逸少臨鍾書尚書宣示及破關羽帖并此表字皆匾闊殊無長體豈文皇誤以廣爲脩乎竇臮述書賦云小鍾帶名行書一紙六行虞松草書具姓名一紙十一行此卷鍾虞二帖正與此同當是竇所見者虞松者所謂名微格

高復見叔茂體裁簡約肌骨豐婷如空凝斷霙水泛連鷺者也王小令一帖尤可愛清麗婉雅將逼子敬騄駸欲度驊騮前非虛語也大觀元年十月五日長睿書

跋仁智圖後

右列女圖自密康公母至趙將括母凡十五圖攷於劉向傳此乃畫仁智一卷像也所題頌即傳所載王回傳序云人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與此正同予按列女之目七古皆有畫世所傳特母儀賢明仁智三圖而已今江南二圖亦復亾軼獨此仁智一卷在焉彌宜珍録故手摹之大觀元年季冬望日 王回列女傳序云呂縉叔言嘗見母儀云云

跋東府所書急就章後 川本無

紹聖彊圉亦奮若歲春三月東府草書急就章書此倏十二年其中可興慨者多矣大觀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夜長睿題

跋韋鶠十馬圖後

韋鶠十馬後有元和李丞相吉父題字眞僞蹟也少陵有韋偃畫馬詩偃當作鶠蓋轉寫之誤閻中集名畫記唐志皆作鶠云大觀戊子歲三月初吉黃某書 李伯時曾寫閻中集名畫記

跋晉人帖後

此帖字雖可愛而不類晉人語恐僞當是虞永興書自晩以下四帖亦非逸少語當是後人集其書爲之戊子歲三月二十三夜觀

跋破羌跋尾弓後 川本無

此去年書今觀如覺微進何時一超直入古人地乎執筆增慨大觀戊子歲七月二十八夜東齋書

跋所書眞誥數紙後 川本無

數日夜且攷校殊無閒功今日巳竟燈前觀陶華陽眞誥戲書此數條吾於書字比今人差知古意非於漢魏晉諸人書中游心者不愛大觀戊子八月十九日夜論秀堂書

跋摹本王逸少尚書中書帖後 川本無

右王逸少尚書十二帖凡六十二行五百十有三字黯二滅一注五缺七字大觀戊子歲八月二十六日癸卯洛陽官廨裝雲林子書

跋世説第三卷後 川本無

大觀己丑歲八月十日夜於洛壯應天寺校此卷時迎奉　三聖御容同舍宿者留守判官劉亨道府推官張東美河南丞王質夫長睿書

跋漢小黄門譙君碑後

此碑稱敏之先譙贛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君明即漢書稱京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字贛者也而碑乃云譙其氏姓不同如此豈聲文相近承傳之謬歟抑作碑者妄引以為譙君之先歟然二漢相距非甚遠為金石刻不應舛午是知冊牘所傳其失多矣左氏傳公二十三年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杜預謂焦今譙縣也據此説則焦譙亦通音也近世有信安何籀者以隸書知名目是碑為蔡中郎書未知何據自謂學此灋清勁有古意與梁孟皇行筆正相反予謂漢世隸灋至魏大變不必梁蔡勢自爾也此碑意象古雅在奘奘史伸也常侍蔡亭長二碑上借非中郎自可師灋大觀三年八月癸未西都掾廨裝長睿書

跋世説新語後 川本無

世説之名肇劉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書今亡宋臨川孝王因録漢末至江左名士佳語亦謂之世説梁豫州刑獄參軍劉峻注為十卷採摭舛午処大抵多就證之與裒啓語林相出入皆清言林圃也本題為世説新書段成式引王敦説澡豆事以證陸暢事為虚亦云近覧世説新書而此本謂之新語不知孰更名之盍近世所傳大觀己丑中夏七日從宗博張府美借觀兩月因讎正所畜本此本出宋宣獻家比世所行本殊為詳備但衆經傳寫頗有脱誤耳己丑中秋日借張府美本校竟庚寅五月二十九日又以宗正趙士暕明發本校竟八月晦又以西都監大内内省供奉李義夫本校第十卷

跋百家詩選後

王公所選葢就宋氏所有之集而編之適有百餘家非謂唐人詩盡在此也其李杜韓詩可取者甚衆故別編爲四家詩而楊氏謂不與此集殆意以爲有微旨何陋甚歟

跋章草急就補亾後

自秦同書文丞相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敬作博學篇至文園令相如作凡將篇黄門令游作急就篇皆書文之林苑欲識字者不可不知惜哉凡將以上不可復見特急就存焉者以昔賢多喜書之故也其文雖出小學家而亦西京文氣未衰之際詞致雅馴故顔籀賞其清麗籀注此書嘗得皇象鍾繇衛夫人王會稽等篇本備加詳覈今世所傳惟張芝索靖二家爲眞皆章草書而伯英本秪有鳳爵鴻鵠等數行至靖所書乃有三之二其闕者自毋繁而下纔七百五十字此本是已葢唐人摹而弗塡者神韻筆勢古風宛然予遂手搨一通陶

隱居謂之塡郭書近世謂之雙鉤書葢欲知筆徑所自故尒予旣手搨復補其遺字於弓終因以備忘云大觀己丑歲十月朔黄某書

跋右軍甘蔗帖後摹本

此帖中云甘蔗（當从廿此姑存其說而見於後跋語中非）十丈初不可曉因思曹子建詩云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十文云者恐若木千章竹萬箇之類蔗似竹於文從庶此帖以之俗從草非是

跋右軍論諸葛昏書後摹本

此卷有論諸葛昏書案晉謝石嘗求昏諸葛恢稚女恢不許及恢亾乃成昏於時王右軍往謝家看新婦猶有恢之遺則威儀端詳容服光整王歎曰我在（世說作我在別本作諸葛在非）遣女裁得尒耳始不知此何與逸少事而嗟賞若此及觀此帖乃云二族舊對故欲結援諸葛若以家窮自當供助昏事又云欲速知決始知右軍爲王兹事故觀謝婦發此歎也己丑歲十一月十九夜長睿書

跋蜀道圖後摹本

顧長康愛嵇叔夜詩因爲之圖而垂綸長川目送歸鴻等語彌灼灼在人耳目畫之不可已如此此畫（劉本此畫字作之畫也）雲勢岫色林谷明藹皆有逸趣非嘗歷蜀道而知少陵詩意者未易造此大觀四年二月日書

跋輞川圖後

世傳此圖本多物象靡密而筆勢鈍弱今所傳則賦象簡遠而運筆勁峻蓋摩詰遺迹之不失其眞者當自李衞公家定本所出云大觀四年三月初吉會稽黃某書

跋景福草書卷後

唐昭宗景福三年正月改元爲乾寧此書乃是月作而猶用舊号者當是詔令未至燕地也此卷作草書應規入繩猶有遺灋然僧書多蔬茹氣古今一也大觀四年四月十一日長睿觀

跋大滌翁論書帖後

章申公書暮年愈妙一以魏晉諸賢爲則此其正書殊類逸少所臨鍾書尚書宣示意象高古非可以近世倫擬也而論據端確評裁曲盡非深於書者不能識之然此卷論薄紹之氣質比羊欣以下乃申公自論前此皆灋書要録中語也申公戲寫之耳

跋蘇顯道求章草卷後（川本無）

蘇顯道以此紙求僕章草急就篇既爲之書并書出師頌等三篇及於紙尾論書數條以盡此卷字勢筆迹雖媿昔人然不知魏晉以先書灋者願勿示之大觀四年六月庚寅黃某長睿書

跋藏眞書後

藏眞此書殊合作桵裳像奘等字雜章草灋彌足愛也大觀四年季夏九日

跋吉日圖後

顧長康畫列女圖中有蘧伯玉車形筆勢與此田車了無小異且三車（一作軍）之士方從禽馳騁而神韻閒安若中禮容非顧陸遺蹟不能造此博陵之筆縝細而此圖簡古裴公以爲無有異於閻令何邪大觀四年十月五日閩人黃某觀

跋章草僊眞詩後

章草濅絶久矣予師友鍾索王蕭於千歲或莫彷彿徐君求予書僊眞詩予所欲書詞指皆高妙玄邈超然出陔紘之外不應以世俗書書之遂爲作章草自靈山造太霞而下凡十有二篇云

大觀四年十月六日

跋石晉熊皦詩後

劉夢得言八音與政通文章與時高下昔人是之五季道衰文弊當時操筆牘士率皆哇俚淺下亂雜無章其閒能遠不忘君志在憂國文雖膚近而忠誠可取若皦者葢鮮儷也余讀其上國音書絶二十篇及晉末感興諸詩而悲之蘇君又出當時集葉示余雖不脫今日風範亦時有佳語自可傳後無疑大觀四年十一月望閩人黃朞長睿觀

跋蘇氏篆後

漢甄豐稽正古文字其一古文魯堂壁中書也其二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古文高質而難遊造若三代鼎彝遺篆是已奇字怪巧而差易正若漢劉棻從楊雄所學及近世夏鄭公集四聲韻所載是已今人往往不能辨之遂盡以奇字爲古文焉武功君於篆濅工矣必能辨耳予恨不獲一面弟觀遺蹟使人慨然

跋蘇氏書後

僕自弱齡喜篆濅初得岱宗秦刻及朝那石章學之後得岐鼓壇山字及三代彝器文識又學之仰其高古惟是之師而漢魏碑首印章亦時寓目下此者未嘗過而問焉今觀蘇君書規撫雖濅李監而端勁方隱殊可珍傳信哉未易重古而忽今也

跋蘇氏遺蹟後

洛陽漢魏晉唐舊都衣冠胄裔類多弗絶然園弟轉徙或非其舊獨五代時蘇莒公禹圭之後保其故居鼎焉尚存而子姓蟬聯以才德聞者娓娓不墜今顯道又能裒彙先世遺蹟寶藏于家時出視士大夫以求標顯紹世美範尚不亾

云大觀四年十一月望日書

跋海陵志後

海陵志在沈翰林括家沈慶曆中在金陵廚人以方石鎮肉視之有字刻乃此志也後爲人借去不還遂亾所在此本今世殊難得然海陵乃齊世而沈云宋海陵王非也又云謝朓撰并書而志但云朓立耳然玄暉自以草隸名當時後人目以飛華滿目殘霞照人此志結字高雅必朓書也沈載此文於其書亦小異如温文著性石本云者性嗣德方衰石本云方褰晚夜何長石本云曉夜當以石本爲是政和元年正月十一日黄某長睿父書

跋昌谷別集後

右李賀逸詩凡五十二首案唐李公藩嘗綴賀歌詩爲之叙未成聞知賀有外兄與賀有筆研舊召見託以捜采放失其人諾且請曰某盡記賀篇詠然黯改處多願得公所輯視之當爲是正公喜并付之彌年絶蹟復召詰之乃云某與賀中表自幼同處恨其倨忽常思報之今幸得公所藏并舊有者悉投匽中矣公大恚叱出之嗟慨良久故賀章什流傳者少今世行杜牧所叙賀歌詩篇才四弓耳此集所載豈非李藩所藏之一二乎政和元年三月望黄某長睿父從趙來叔借傳于河南右軍官舍

跋温公新壷格七國戲二書後

新壷格七國戲二數（此字書）皆傳自温公之孫樟文叔家圖本乃公手書頗有黯改處蓋初草定時本也政和元年六月十七日黄某長睿父書

跋九詠後

洛陽王晉王好文愛古鑑裁殊高予自爲此文首以一通贈之雖子淵九懷無以遠追靈均逸步然休文郊居欣遇王筠眞賞云

跋祕閣弟三弓瀍帖後

此卷僞帖過半自庾翼後一帖（首云已向季春）等十七家皆一手書而韻俗筆弱濫厠諸名迹閒始予觀之但知其僞而未審其所從來及備員祕館

因彙次祕閣(川本作御府)圖籍見一書函中盡此一手帖每卷題云僞書弟若干此卷僞帖及他卷所有僞帖者皆在焉其餘澶帖中不載者尚多並以澄心堂紙寫蓋南唐人聊尔取古人詞語自書之尓文眞而字非故斯人者自目爲僞書蓋但錄其詞而已非臨摹也國初論次澶帖時知王著輩不悟其非故但采其名雜載眞帖間可勝歎哉今列此卷内一手僞帖於左

庾翼後一帖　沈嘉　杜預後一帖　親故

王循　劉超　司馬攸　劉瓌　劉穆之

王劭　紀瞻　王厥　張翼　陸雲　山濤

卞壼

右十五家并庾翼杜預後一帖皆一手僞書

庾亮　庾翼前一帖　杜預前一帖

謝璠伯　王徽之　凝之　捺之　渙之

索靖　王坦之　謝莊　王邃　王恬

王曇首　孔琳之　王僧虔

右十四家并庾翼杜預前一帖皆眞帖其餘盡一手僞書

跋舊題破羌帖後(川本無)

僕題此帖忽七寒暑光景如借(一作昔)正如詘伸臂頃耳政和辛卯歲三月望長睿父

跋張天覺書後(張丞相書附 川本無)

炎而附寒而去喜朝而惡莫者俗皆然方丞相謫漢東時通書牘接殷勤者潁川先輩一士而已乃知任安砥柱之心不獨稱於漢世政和元年七夕閩人黃　長睿父觀于洛陽

張丞相書(川本無)

予兩任江右今謫官漢東獨足下兩有書來臧洪曰仁義豈有常蹈之爲君子豈虛言哉十一月十七日商英白先輩足下

跋洛陽九詠贈上清後

右贈上清一首乃僕洛陽九詠之一也因此碑帙有五君梧枅文故書於帙右欲考梧枅所以者觀此可知也政和元年八月初吉黃某書

跋瀍帖逸少書後

王局翁云希白作字自有江左風味故長沙瀍帖比淳化待詔所摹爲勝世俗不知爭購祕閣本誤矣此逸少一卷尤妙僕謂此語故當亦有不然白摹書真似騎生馬不暇施鞚勒時有騣跌不害其妙處但搨字要當如陶華陽摹楊許書瀍乃佳耳此本僕幼學者戲書其後政和元年九日夜書

跋唐人書蘭亭詩後

魏正始中務談玄勝及晉度江尤宗佛理故郭景純始合道家之言而韻之孫興公許玄度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詩騷之體盡矣今山陰脩禊諸賢詩體正尒然皆寄尚蕭遠軼迹塵外使人懷想深頃見晉人一帖云三日詩文既佳與趣高覽之增諸懷年少作各有心正謂此時也是時與集者四十有一人今存者二十有六而已此卷雖唐人書故（一作固）自不凡亦可珍錄政和元年十一月戊寅觀于右軍檝堂

跋王大令授衣帖後

右摹本王大令獻之授衣帖一卷七十二行有徐僧權陳惠辯押尾蓋梁御府瀍書也筆勢閑放實子敬書之合作者政和二年夏四月洛陽官舍裝

跋寶篋經後（乃王晉王所蓄書凡五軸求予跋尾）

此經結字殊類褚河南河南書盛行正觀永徽閒故雖經生亦皆摹（一作摹）放閻令署家令衙而不著太子當是東宮經也

跋華嚴經後

唐史載武后作十有二文此卷復有證聖等字當時制字不特十二而已卷後初校再校皆祕書郎桓彥範署名蓋桓王嘗作此官本傳亦不載

跋張長史帖後

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人也沈吟此語恍若季真在目長史此帖不獨草聖可賞也

跋摹逸少帖後

世人摹書多作己態此卷捐右軍諸帖及揭臥輩跋字如人面目不同而翩翩各有佳趣深可珍愛冬初一帖乃虞永興書西上口等非晉人語也

跋藏眞書後

水從銀漢落山繞畫屏新李太白詩也藏眞書之可謂二寶謝康樂不專美於前矣

跋錢氏書後

予家吳中每聞故老言錢氏有國時賦厚役叢民不堪生令所營梵宮脩摳穹極縣亘林壑它所興爲率稱是宜若不能長守然武肅以唐乾寧二年乙卯歲兼東西浙至我朝太平興國二年戊寅歲獻地傳四將八十四年自五代來偏據之雄久有國者莫吳越若也詎非久假伯術畏義尊王以克永世者乎今觀所下二書每自抑損良可嘉也

跋王豀集後 川本無

政和壬辰歲四月從河南王晉玉借東平呂氏本篇目頗弗倫因爲緒正之二十九日乙卯裝于西都右軍巡官舍之擬堂是夕微風暑氣殊清長睿父書

跋元和姓纂後 川本無

此富鄭公家書甲子歲洛陽大水公弟書無慮萬卷率漂潰散失市人時得而粥之鎮海節度印章猶存是書尚軼數弓以鄭公物姑致而藏之政和二年夏五月初吉雲林子書

跋十七帖後

右王逸少十七帖迺先唐石刻本今世閒有二其一於弓尾有敕字及褚遂良解如意校定者人家或得之其一即此本也洛陽李邯鄲家所蓄舊本頗與此相近其餘世傳別本蓋南唐後主煜得唐賀知章臨寫本勒石眞澄心堂者而本朝侍書王著又將勒石勢殊疎拙又有一版本亦似南唐刻者弟敘次顚舛文爲十七帖而誤目爲十八帖摹刻亦瘦弱失眞獨敕字本及此卷本乃先唐所刻右軍筆瀵具存世殊艱得

誠可喜也按張彥遠灋書要錄與予所著灋帖刊誤論此帖本末頗完今並列于左方云政和二年五月初吉黃某書

十七帖長丈有二尺貞觀中內本也凡百七行九百四十三字逸少草書中烜赫著名帖也文皇帝購二王書大王草有三千紙率以一丈二尺爲弓取其迹以類相從綴成弓以貞觀兩字印印之褚河南監裝率多紫檀軸首白檀身紫羅標織成帶開元皇帝又以開元兩字印印之跋尾列當時大臣名此帖号十七帖者以弓首有十七字故以名凡二王書後人亦有取帖中一句語稍異者標爲帖名大約多取卷首及帖首三兩字也 灋書要錄作帖內司又有白檀身字

右見張彥遠灋書要錄

跋輞川圖後

輞川二十境勝槩冠秦雍摩詰旣居之畫之又與裴生詩之其畫與詩後得賛皇父子書之善并美具無以復加宜爲後人寶玩摹傳永垂不刊然此地今遺址僅存園湖垞沜率爲疇畝矣有高士踵玆逸懷使人慨想深政和二年六月五日常山宋烜武陽黃 於河南官舍同觀

跋陶淵明集後 川本無

政和二年歲壬辰六月十四日己亥於洛都大福先寺校竟時京西漕使張集僊晉父公易總運六路是日啓行與僚官送至白馬因游福先黃某長睿父記

跋漢冀州刺史王純碑後 川本無

是碑劉河清沔元中見遺猶乃祖龍閣所畜本也但有二通此其一云政和元年十一月於河南右軍官舍裴黃某長睿父以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書

跋漢太尉劉文饒碑後

漢太尉劉文饒碑二故吏李謙等立一門生商芭等立一在今西都上東門外官道之北洛陽尉射圓中近世好事者亭以覆之目其亭爲寶刻益以是碑爲蔡中郎書故名焉二碑陰各有

題名唐湖城公劉爽修碑記亦存焉予官洛五年每過上東必徘徊碑下想文饒之高風玩中郎之妙楷與歐陽信本之觀索靖書碑坐卧不能去何以異云因令工椎拓二碑及陰文裝爲三帙而時觀之政和二年七月初吉黃某長睿父書

跋元和姓纂後 川本無

政和二年九月初吉於河南致弓首有鎮海軍節度使印蓋富韓公家舊本也會稽黃某書

跋何水曹集後

隋經籍志唐藝文志遜集皆八弓晉天福本但有詩兩弓今世傳本是也獨春明宋氏有舊本八弓特完因借傳之然少陵嘗引昏鴉接翅歸金粟裏播頭等語而此集無有猶當有軼者集中若團團月隱洲輕燕逐風花遠岸平沙合連山遠霧浮岸花臨水發江燕遶檣飛游魚上急瀨薄雲巖際宿等語子美皆采爲己句但小異耳故曰能詩何水曹信非虛賞古人論詩但愛遜露滋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及夜雨滴空階曉燈暗離室爲佳殊不知遜秀句若此者殊多如九日侍宴云疎樹翻高葉寒流聚細紋日斜迢遰宇風起嵯峨雲杳高博士云幽蝶弄晚花清池映疎竹還度五洲云蕭散煙霞晚淒清江漢秋苔庾郎云蛺蝶縈空戲日暮望江云水影漾長橋贈崔錄事云河流遶岸清川平看鳥遠送行云江暗雨欲來浪白風初起庾子山輩有所不逮其警語尚多如早梅云枝橫卻月觀花遶凌風臺銅爵妓云曲終相顧起日暮松柏聲句殊雄古而顏黃門謂其每病辛苦饒貧寒氣無乃太貶乎陰鏗風格流麗與孝穆子山相長雄乃沈宋近體之椎輪也政和二年九月十二日於河南右軍官舍校黃某書

跋王易簡王僊傳後

昔東晉楊君羲精思句容夢登蓬巒與洛廣休等五僊人遇其游觀奇山峙漱濯滄流清語道者流類能言之今觀王僊傳後所書坐玉溪酌

雲腴二夢與楊君事殊世冥符斯亦異矣於戲王虛大漠之游公其勉之政和二年十一月九日武陽黃某書新安周穎宜興蔣寧祖是日觀于道山之南榮

跋穀梁傳後（川本無）

柳子厚云穀梁子甚峻潔又云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信哉政和二年十一月七日黃長睿書

跋三蕭碑後

此楷灋自鍾元常後唯江左諸賢頗得之故蕭殿中書是碑古雅可喜然下至隋唐其灋遂亾虞歐褚薛弗能逮也此可與識者論云政和癸巳歲四月二十七日黃某長睿父書

跋顧誡奢書呂肅公碑後

少陵送顧八分文學詩云中郎石經後八分蓋顦顇顧侯運鑪錘筆力破餘地昔在開元中韓蔡同贔屓玄宗妙其書是以數子至此詩蓋謂誡奢也觀其遺蹟乃知子美弗虛稱之碑首倒薤亦自奇古不獨八分可賞云政和三年六月丁丑黃某長睿

跋楊少師詩後

少師此詩本題於西都長壽寺華嚴院東壁僕近歲官洛因覽宋次道三川官下記知之亟往觀焉壁蹤石本皆不復存院僧云三十年前有士人寓是院數歲及徙居它郡壁與石亦弗之見豈非好事者負之而趨乎今忽得此本殊可欣也政和三年六月二十八日黃某書

跋黃庭經後

黃庭世有數本或響搨或刊刻皆正書蓋六朝及唐人轉相摹放所以不同此卷臨學殊工字勢

放歐率更固自合作殊可佳嘆世傳黃庭眞帖爲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眞誥翼眞檢論上淸眞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弟子司徒公府長史（眞誥作舍人）楊君使作隸字寫出以傳護軍長史許君及子上計掾掾以付子黃民以傳孔默後爲王興先竊寫之始濟浙江遇風淪漂（以眞誥校）惟有黃庭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

按甲子歲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
在辛酉後二年即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於
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案梁虞龢論書表云山
陰曇礦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
老子縑素早辦而無人能書府君若能自屈書
道德經兩章便合羣以奉於是羲之便停半日
爲寫畢攜鵝去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
德經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
書攷之即黃庭非逸少書無疑然陶隱居與梁

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迹不過數首黃庭勸進
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眞誥前故
未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估云樂毅黃庭
但得幾篇即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
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
苟欲隨之耳初未嘗攷之而韓退之弟云數紙
尚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然今
此帖始見於梁代蓋晉興寧已後或宋齊人書
也僕頃在洛見承直郎李鵬舉家畜此帖一弓

乃唐褚令摹單郛未塡筆勢精善乃錢思公家
本號王軸黃庭中有五行爲周越摹換之今歸
御府矣世所傳本無出其右今題此卷聊尒論
之政和三年九月望日黃某題傅墨卿同觀

跋孔耽碑後

是碑在亳州永城縣廨中僕向見滕同舍言其
目復於上官仲雍知其所在政和癸巳歲十月
十九日余國器聖求自永城寄至詞筆皆古雅
因以章草書其文一通以便時覽云是夜鼓二

於清平坊弟書長睿父記

跋袁偉夫帖後 川本無

袁液偉夫貴戚子姓而好學趣尚不凡近殊可
喜意其必大而年未三十不幸死矣深可嗟惜
予在洛與之同僚投分素深覩其遺蹟不覺潸
然政和三年十月十九夜長睿書

跋高彥休闕史後

政和三年秋於東都清平坊傳此書敘云甲辰
歲編次蓋唐僖宗中和四年也而其間有巳書

傳另者或後人追改之彥休叙事頗可觀但過爲緣飾殊有銑谿虬户體（唐徐彥伯爲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爲鵷閣以龍門爲虬户以金谷爲銑谿云云後進效之謂之澀體見朝野僉載）此其贅云次年三月七日再閱一過黄某書

跋何壁書後

是書字字應二王撫矩何壁者不知何物人草灋之工如是然所書月儀等帖辭太淺俚蓋唐中葉後人所爲觀者取其書略其語可也政和四年四月望黄　長睿父題

跋段太常語録後（川本無）

此弖本是盧陵官下記上篇亦段太常作政和四年四月十八日以祕閣本校長睿書

題集逸少書聖教叙後

書苑云唐文皇製聖教叙時都城諸釋諉弘福寺懷仁集右軍行書勒石絫年方就逸少劇蹟咸萃其中今觀碑中字與右軍遺帖所有者纖微克肖書苑之説信然然近世翰林侍書輩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其書爲院體由唐吳通微昆弟已有斯目故今士大夫玩此者少然學弗至者自俗耳碑中字未嘗俗也非深於書者不足以語此政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黄某長睿父書

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游圖

宋之問　王維　李白　高適
史白　岑參

昔人深於畫者得意忘象其形模位置有不可以常灋觀者顧陸王吳之迹時有若此如雪與

蕉同景桃李與芙蓉並秀或手大於面或車闊於門使俗工覩之未免隨變安於拙目故九方皐之相馬略其元黄取其駔儁惟眞賞者獨知之此卷寫唐人出游狀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並驅睇眄相語豈亦於世得意忘象者乎求畫者主名弗可知要非俗手作也政和甲午歳四月二十四日觀于道山東序

跋王大令帖後

張懷瓘云子敬草書幼師父而後灋張芝僕謂

獻之行草亦然揆矩雖出於逸少而筆氣飄飄已而元常庭域矣故自謂與尊故當不同人那得知非夸辭也觀此帖縱軼若此而唐文皇目以拘攣餓隸無乃太貶乎政和甲午歲八月三日夜雲林子黃某觀

跋張閼道草書後

王簡穆以書名齊世竇臮謂其密緻豐富神高氣全今遺蹟可見者有劉伯寵謝憲王琰三帖尚傳其論書一篇具載本傳意當時必自書之惜哉今亾矣張閼道游心翰墨追爲之書殊可喜也僕見前輩效鍾王書自羊薄以還類多規規然雖精而弗肆至張融自謂不恨己無二王灋乃恨二王無己灋乃知一藝之至亦當克自植立融之言不爲過也今觀閼道真草亦矯然自作一家風範宜諸賢歎賞之多云政和四年十二月庚午黃某觀

跋四皓碑後

三輔舊事云漢惠帝爲四皓作碑於其所隱處此神坐及祚几並亦當時所立邪政和五年歲乙未正月二十五夕再書同觀者次明弟

跋細字華嚴經後

東漢師宜官善書大則徑丈一字細則能方寸千言書是經者亦以尺紙作七萬字殆得宜官灋也晉衛巨山論書云其大徑尋細不容髮迫而察之心亂目眩奇姿譎詭不可勝原研桑所不能計宰賜所不能言僕於此經亦云政和五年二月甲寅雲林子黃長睿父書

跋陶華陽書後

陶隱居書故自入流其在華陽得楊許真君真蹟最多而學之故蕭遠澹雅若其爲人今金陵有許長史舊館壇碑最先一行乃隱居書又世有畫版帖四十三字與碑字筆勢同今觀其爲揚瓊瑤作奏章藁與前二書雖真行不同要非異手作也袁昂論書以隱居若吳興小兒形狀未成長而骨體甚峭快今審其跡比之鍾王爲未成就然神韻閒曠那可以峭快目之獨竇臮

謂其高爽自然逸軌奮舉頗近實云政和乙未
歲二月二十二日黃某長睿書

跋盤綫圖後

右盤綫圖唐王叡叙而傳之以爲唐諸王之遺蹟然予頃於吳中見劉季孫景文家有此畫一弓古題云宋武帝東征劉毅道廬山隱士宗炳獻一筆畫一百事帝賜以犀柄麈尾與此本大同小異所畫物象存者亦五十餘種近意簡古筆勢若出一手然後知是畫非唐人能爲王叡以爲唐諸王畫誤矣政和五年春於東都清平坊手摹一通黃某長睿父題

跋趙韓王書後

蕭相國守關中因鮑生說遣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漢王大說當楚漢相距京索閒高帝方暴衣露蓋有疑蕭公心故欣其此舉若夫
我
藝祖 太宗則不然聖度弘廓任賢弗疑佐命之臣類以功名寵祿始終而忠獻王榮揖丕基爲國宗臣雍熙中四方底定久矣承平之際偃息近藩豈復見疑而因婦子取信以自明哉其遣夫人朝京師賀誕節蓋忠順之至誠見於禮非謂位高多懼而然也至其家問中指撝(川本作規矩)審細字畫謹嚴又以見王之克勤小物如此政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黃某謹書

跋江南藏眞書後(唐懿通叟所寳求予題跋)

頃見江南後主錯金書題藏眞書千字曰戴叔倫詩云詭形怪狀飜合宜誠哉是言今見藏眞自叙乃有叔倫全章此卷眞迹豈亦江南集賢所畜書乎

跋龍眠九歌圖後

楚詞九歌凡十一篇九神而梁昭明取六章載於文選故是圖貝闕珠宮乘黿逐魚亦可施於繪素後人或能補之當盡靈均之清致也

跋劉向列僊傳後

司馬相如云列僊之儒居山澤閒列僊之名當始此傳云劉向作而漢書向所序六十七篇但

有新序說苑列女傳等而無此書又敘事并贊不類向文恐非其筆然事詳語約辭旨明潤疑東京文也

跋索靖章草後

索將軍章草下筆妙古今七月二十六日帖月儀急就篇此著名書也春蘭秋菊各不同而花花自有佳趣

跋王晉玉所藏韋鷗馬圖後

張彥遠謂鷗善畫川原小馬牛羊今晉玉所藏本皆沛艾（二字見子虛賦）余謂杜子詠鷗禿筆掃驊騮騏驎出東壁即不特善小駟而已蓋曹將軍畫馬神勝形韓丞畫馬形勝神鷗從容二人間弟筆格差不及耳昔子見嘶蠶二馬小圖於江左人家筆勢駿駿亦若此此本鷗畫不疑四月八日

跋王方慶押尾後

王方慶雖系出瑯邪然自襃至方慶四世封石泉今寶章押尾乃云瑯邪縣男不解其義或方慶嘗改封而史失其傳邪長睿父書

跋西京雜記後

此書中事皆劉歆所記葛稚川采之以補班史之缺耳其稱余者皆歆本語中有歆所記草木名而段柯古作酉陽書乃云稚川就上林令虞淵得朝臣所上草木名非也蓋段誤以歆自稱予爲稚川耳又按晉史葛未嘗至長安而晉官但有華林令而無上林令其非稚川決也柯古博洽時罕儔猶舛謬如此長睿題

跋步輦圖後

右晉明帝步輦圖南齊謝赫畫雖經傳摹意象高古但所畫輦上設一几狗施雙扛殊無輦制余按輦自漢以來始爲人君之乘魏晉小出則御之過江遂亡制度太元中謝安率意造焉及破苻秦獲京都舊輦形制無差時人服其精記則明帝時輦無制度宜矣又東晉時輦袍尚未盛行而此圖侍臣服之豈當時五胡據中原江左已襲其風歟卷首題云廣順癸丑季夏狂生嘗見陶穀家逸少帖後有顯德初酒狂題字

與此正同廣順顯德相接當是此人弟未能名之耳

跋絳帖子敬書後

告姜秀還二帖及得柰如告至晚或成傷皆子敬書廣義肥瘦後先不同乃尓豈稚老結字固自異乎抑具諸家瀍別作體乎長睿父觀

跋瀍書五帖後

同婕松來二妹三帖王氏書蚊幬一帖梁陳間人書損惠野禽一雙一帖近世僞作殊惡

跋周陽矦家甗文後

此西漢時器在文潞公家字畫細淺難椎拓今以捐書紙帖器銘上就摹之殊不失眞也

跋王晉王所藏桓宣武畫像後

賓裝南齊畫目中有桓溫像一卷上之上此卷後題云上品上正此畫也但長康乃晉陵無錫人此云譙國人不知何謂袁倩毛惠遠宋人沈熾文姚懷珍梁人當時祕府書畫多此諸人題但此卷以表毛姚題于唐褚令後恐誤併也

跋陶徵士集後

淵明讀書不求甚解而僕丹鉛事點勘勤勤不去手良可自哂也

跋眞誥衆靈教戒條後

此下方圓諸條皆與佛四十二章經同恐後人所附益非楊許書

跋紫陽先生李舍光碑後

紫陽碑乃張從申書李陽冰題歐文忠不喜從申書集古録屢言之殊不知從申乃效子敬書頗有東晉風尚唐人知書者多故見重於世今人反此歐陽公初不閑瀍書則從申之迹見弃宜矣

跋定本古器圖後 川本無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於山陽以張丈人家本校并補所乏黄 長睿父書

跋漢舊儀等書後 川本無

此書帙中漢舊儀典儀官儀及詩譜并劉龠遷父公食大夫義至寓辯凡十三篇中有先太門會

稽公手書自增諫官而下十一篇并李外郎一詩皆先君手書於戲子子孫孫其永寶讀之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棐謹題

跋唐人書後

此十餘字在祕閣唐本藝文類聚内一弓尾葢貞元中人題因豐損之政和五年十一月甲午

跋開弟所藏張從申書愼律師碑後

張從申書其原出於王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故名重一時書苑云從申結字縝密近古未有弟從師從義從約並工書皆得右軍風規時人謂之四龍書賦云張氏四龍名揚海内厥有季弟功夫少對右軍風規下筆斯在季謂從申也又云從申近古所無恨於聞見不多右軍之外一步不窺予觀從申雖學右軍其原出於大令筆意與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時宜不虛得但所短者抑揚低昂太過又眞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晉韻殊可佳尚近世歐陽文忠爲集古録而雅不愛從申書故此碑見弃而特録其篆首至其書王師乾碑以見稱於秦玠故聊存焉信乎眞賞之難値也（既云從申有弟三人又云季謂從申不可曉）

跋洛陽所得杜少陵詩後

政和二年夏在洛陽與漕曹趙來叔因檢校職事同出上陽門於道北古精舍中避暑於瀍堂壁間弊篋中得此帙所録杜子美詩頗與今行槧本小異如忍對江山麗印本對乃作待雅量涵高遠印本涵乃作極當以此爲正若是者尚多子方欲借之寺僧因以見與遂持歸校所藏本是正頗多但偶忘其寺名耳六年二月十一日舟中偶繙舊書見之因題得之所自云山陽還丹陽是夕宿揚州郭外長蘆父題

跋雒陽伽藍記後（川本無）

大觀二年三月二日綠檄行河陰縣城隄於北禪寺初校一過四月七日於東齋再校竟政和六年二月十二日丙戌於揚州南門舟中讀一過觀戊子歲寫此書時題字俯仰八載矣長睿父書

跋宗室爵竹畫軸後

張彥遠論畫以爲上古意簡而蹟澹近代煥爛而求全故以氣韻生動爲先經營位置爲下予嘗攷其語以謂丹青猶文也謝康樂則如芙蓉出水自然可愛顏光祿則如鋪錦列繡瑣繢滿眼自然之與瑣繢蓋不翅霄壤今覩唐人遺迹薛稷以羽毛聞然格遠而筆弱蕭悅以竹聞然筆勁而乏韻二子之畫但專萃精於一猶不得其全況梅竹集羽並秀筆端趣閑韻遠若師純公之此畫眞可尚已意其移是意於文則謝客之吐言天拔詎足多慕政和六年五月二十一日會稽黃某觀

跋愼漢公所藏相鶴經後

按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逸矣特馬總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眞靖陳尊師所書即此也而流俗誤錄著故相國舒王集中且多舛午今此本既精善又筆勢妍雅有昔賢風槩殊可珍也政和六年秋於山陽從愼漢公借覽并觀漢公題後行間茂密勁古可喜此經蓋眞靖頃遺漢公者是時漢公甫八歲尔眞靖已稱其喜學鍾王遺灋以神童目之因贈此以結忘年友宜其書之工如此漢公學行高士林閒又博貫藥經壼史多與方外士游不特其書可賞云九月十六日雲林子黃某長睿父書

跋王笥山清虛館碑後

清虛館者梁天監中京兆杜曇永於廬陵王笥山建之以栖遁而蕭侍中子雲景喬裔孫律守虔州重刻茲記而書其後引王笥山寶録以爲景喬自嶺南使還登此山師曇永而道成上帝賜之玉冊以爲元洲長史治郁木福庭舉族八十二人皆僊去又於碑書景喬之官乃曰黃門侍郎太子司徒左長史按梁初景喬自太子舍人移丹楊郡丞出爲臨川內史還除散騎常侍侍中國子祭酒又出爲東陽太守太清元年復爲侍中及祭酒三年宮城失守奔晉陵餓卒于

題雲寺僧房年六十有三與王笥山録所載乖異亦猶漢史書淮南王安自殺而僊史謂其畫室上賓者同也然方外之事固不可以常理測景喬僊去之事道家書載之甚著唐世亦有遇之於兹山者弟恐其餕卒晉陵道家所謂解化猶託劒驗火之類也至於山録稱其嘗使嶺南及爲黄門侍郎太子司徒長史則誤益致之於傳景喬弟嘗爲太子舍人爲侍中爲臨川爲東陽未始位黄門及長史并使嶺表也然予嘗見子雲啓事梁武稱侍中南徐州刺史臣子雲而傳亦不書其刺南徐則史家容有舛漏但太子官屬初無長史乃見碑所題之謬也景喬文詞雖六朝駢儷體故自清靡可喜要不失爲佳文至律所刻王笥上清宮碑題云杜曇永撰則詞格淺俚與景喬所製不侔然亦非當時語殆唐末五代人所爲假託杜君耳清虛碑但云杜君爲豫章王左常侍耳而上清碑末題云天監十五年立王題杜君之官則云禮部侍郎翰林學士其不稽古甚矣若律者其陋至此得無媿厥祖乎獨其能傳景喬之文於石及立祠室爲可取又所題碑後詞致一作凡近弟倫子頗爲刪易并録二碑及南史景喬傳並寘右方使觀者有考焉弟律重刻清虛碑字甚惡故但録其文耳古樓觀之觀乃謂之觀而道家居皆目以館若宋崇虛館梁朱陽館茅山居置之類甚衆至近古乃以館爲觀蓋亦取僊人樓居之義因辨此碑聊識于後政和六年歲在丙申九月二十一日雲林子黄某長睿父書

跋章草彌陁經後 川本無

黄某伏遇先大門大資政特進遠忌之日謹自恭書佛說阿彌陁經一弓仰伸追報伏願乘此尊經妙力超生極樂淨方一切有情並同今願

政和六年九月二十三日謹題

跋段柯古靖居寺碑後

段柯古博綜墳素著書偉越可喜嘗與張希復輩敖上都諸寺䍐事爲令以段該悉内典請其

獨微旨事新對切今觀靖居碑亦書上人以其
博涉三學故誘錄寺讀也文傷太擁釀要爲不
凡雖奇澀不至若契紹述絳碑之甚然亦軌軌
難句矣碑大中中作而左金吾長史顏稷所書
殊有楷灋唐中葉以後書道下衰之際故（川一作）弗多
得云政和六年十月十八日黄某長睿父於楚
栖鳳堂書

跋所書十七帖後 川本無

逸少十七帖書中龍也張彥遠以爲王草中烜（一作炬）
赫著名帖信然僕得善本每喜臨學此弓雖不
足以追蹤逸軌故自有合作者信筆偶書不暇
擇紙尚不愧裹行儉云黄長睿父題政和六年
歲在丙申十月十八日於山陽栖鳳堂書

跋古文韻後

政和六年冬以夏鄭公四聲集古韻及宗室克
繼所廣本二書參寫并益以三代鍾鼎彝器款
識及周鼓秦碑古文古印章碑首并諸字書所
有合古者益之比舊本殊廣以備遺忘作隸字
書者多有譌舛亦姑藏之以廣異聞觀者其自
辨之十一月丙申於山陽栖鳳堂親寫十二月
丙戌於廣陵瓜步舟中記之雲林子書

跋黄庭内景經後

東晉興寧二年太歲甲子上真司命紫虛元君
南嶽魏夫人降丹陽之句曲山以上清諸真經
授弟子琅琊王公府舍人楊君使作隸字書出
以傳護軍長史許君父子魏傳青籙文所謂起
安啓年經乃始傳得道之子當脩玉文黄庭内
景乃其一也亦名琴心文又名太帝金書又名
東華玉篇自楊許僊去大傳於世而積載既久
轉寫多誤如以尊爲前以通爲遍以骨爲胥以
飛爲緋此例甚衆唯華陽登真隱訣所載乃楊
許舊本可以據依今參讎衆本而以隱訣是正
庶幾不失真語云政和七年歲在丁酉正月丙
辰雲林子黄某於丹陽東齋書

跋楊少師書蹟年譜後 川本無

政和七年二月十七日因觀景度諸帖聊次其

歲月先後及記其書迹所在以備考證云武陽黄其書

跋鍾繇賀捷表後

歐陽文忠集古録謂世傳鍾繇賀捷表稱建安二十四年閏月以問孫思恭思恭以爲閏十月良是但云據吳志權閏十月才征羽至十二月獲之正月乃傳羽首至洛陽則鍾繇安得於閏十月先賀捷也又再題云建安二十四年冬曹公軍于靡陂而曹仁等破羽後未嘗出征履險冒寒之後又古人牋啓不書年此二事可疑今案魏志是年十月操自漢中還孫權上書以討羽自效王自洛陽南征羽未至徐晃攻羽破之羽走王軍靡陂至正月始還洛陽孫權取首至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案志稱十月自洛陽南征羽至來年正月始還則正當寒際故云履險冒寒也操未至而徐晃已攻羽破之羽走則此表所謂征南將軍與徐晃并力而羽已被矢（表中作矢）刃者正是也征南將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則此表與魏志所書正合非偽也蓋此表特賀閏月徐晃之破羽非謂賀十二月權之殺羽也因此致疑又按古人牋啓多不用年至表奏則與牋啓異其稱年無疑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此表於閏十月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皮郡也東武南皮之屬故并著之今人讀爲蕃鎮之蕃誤矣此表世傳本有二字雖大小殊而其體小異不同蓋後人臨摹之變耳政和七年五月十三日

同前（此篇與前小異故兩存之）

今攷魏志是年十月曹操自漢中還洛陽孫權上書乞討羽自效閏月王乃南征未至徐晃攻羽破走之王軍靡陂至正月始還而權傳羽首至洛吳志稱閏月權征羽十二月獲之案操以閏十月南征以正月還洛往復正當寒際此繇表所謂履險冒寒正是也操未至而閏月中徐晃已破羽走之此繇表所謂征南將軍與徐晃

并力而羽已被矢刃者正是也征南將軍即權耳其曰矢刃者謂羽爲晃破雖未即殺之而羽已被創矣至十二月權始追獲之蓋徐晃之破羽在閏十月孫權之殺羽在十二月今繇以閏十月上操表乃賀是月之破羽非賀十二月之殺羽也則此表與史書正合非僞明甚又按古人箋啓多不用年至表奏則用年者有之若劉琨上晉元帝表稱建興元年是也文忠謂古人表不書年者其未之考乎又魏志是年九月相國鍾繇免故閏十月表但稱東武亭侯耳皆與史合其曰南蕃者蕃音皮謂南蕃郡也東武南蕃之屬故并著之或讀爲蕃鎮之蕃誤矣

跋章草雜林紙弓後

政和丁酉歲五月二十一日於丹楊城南弟綦舊書得此雜林小紙一弓已爲人以鄭衛辭書盈軸矣竊矜其遠物而所書未稱稍紙背尚可作字因以索靖體章艸急就一弓藏于家運筆結字頗合作庶幾顏文忠牒背書草稾舊事(川本無舊)(中字)二云紙最十二枚書最二千一百五十字武陽黃某長孺父書

跋草書洛神賦後

此賦草書世傳王大令書然結體殊不類獻之而頗似智永疑其遺蹟也至洛神小楷則子敬書無疑矣世以小王好書此賦故凡有洛神書本皆歸之子敬猶東漢諸碑流俗多以爲蔡邕書邕豈盡中郎筆迹哉要當鑒以心目而弗信耳傳爲佳政和七年六月六日黃某長孺父書

跋滑陽石本頭眩方後

治頭眩方世傳王逸少書今絳州石帖中有此帖甚著於世政和丁酉歲六月七日襄州教授丹陽陳君孝友見過云崇寧間彭諫議君時守滑陽役兵於山間斷石得一大石中空内有小石若碑版然視之有刻文即此碑也大石未破時堅完無際不解何緣中有此碑殊可異也陳之父時亦官滑陽得此拓本陳因以見遺視之比絳帖差縱逸結字互有工拙要之此本當在

絳刻前但不知何世所刻案逸少嘗在江州益晉以後好事者因移寫於斯石歟意其湮没既久土或變石故是刻藏于石閒理不足恠世或以此帖爲虞永興書恐未必然或虞嘗臨此書故微變其體今世所有魏晉諸帖中往往唐人臨撫尔洪纖拘放結體不一真賞其能自辯之是月九日黃某長孺父於丹陽東齋書

跋王子敬帖後

袁昂論子敬書以爲河朔少年充悅各抱此書結體正尔而晉書謂其瘦如隆冬枯樹非篤論也此帖摹傳殊逼真與官帖所録有閒矣

跋楞嚴白繖蓋後

政和丁酉歲夏六月於南徐州城南宅傳延慶精舍釋祖一祝本自書梵文二十二日於廣陵舟中書黃某題

跋北齊勘書圖後

僕頃歲嘗見此圖别本雖未見一作畫者主名特觀其人物衣冠華虜相雜意後魏北齊閒人作及在洛見王氏本題云北齊勘書圖又見宋公次道書始知爲楊子華畫其所寫人如邢子才魏收輩並在其閒乎宜其殺矩乃尔今觀此本益知北土人物明甚則知子華之迹爲無疑唐閻令稱子華自象人以來曲盡其妙簡易標美多不可減少不可踰今詳其迹信然弟它本尚餘兩搨有啓軸隱几而仰觀者有埶弓揩如意而沈思者數輩蓋當時畫此非但一通也李主文上一字本太祖諱資暇謂茶托始於唐崔寧今北齊畫圖已有之則知未必始自唐世亦猶蕭梁已有紫囊盛笏而唐史謂始於張九齡者同也觀者宜審定之政和丁酉歲八月五日武陽黃某長孺父於楚州袞華堂觀

跋案樂圖後

周昉丹青始以道佛像及寫真知名故畫章敬寺壁圖趙縱像畫史稱之今洛陽南宮有楊真人降真及瓊樓僊人等畫蓋妙絶一時今世但傳其仕女而已是可歎也此圖尤有思致而設

色濃淡得顧陸舊濃故可珍愛

跋織錦回文圖後

蘇蕙織錦回文詩所傳舊矣故少常沈公復命其畫繇是若蘭之才益著然其詩回旋書之讀者惟曉外繞七言至其中方則湧弗可考矣若沈公之博亦謂辭句脫略讀不成文殊不知此詩織成本五色相宣因以別三四五七言之異後人流傳不復施采故迷其句讀非辭句之脫略也政和初予在洛陽於居士王晉玉許得唐程士南效此詩并申誠之釋而後曉然是詩之初不舛脫葢沈公未嘗見此本耳然申誠所釋但依士南之設色其七言數火其色反黃四言數金其色反緑於五行爲非類意蘇氏詩圖之色爲不尒今因冠詩于畫遂別而正之三四五七言之詩各隨其行而爲之色觀者見其色則詩之言數可知已至於士南之文旣有釋者則賦采自從其舊而并錄於弓首云國初錢鎮州惟治嘗有寶子垂綏連環之詩亦錦文之遺範而世罕傳故聊附弓左以資書傳言鯖之餘哆焉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會稽黃某長孺父於山陽來華堂書

跋錢鎮州回文後

錢鎮州詩雖未脫五季餘韻然回旋讀之故自娓娓可觀題者多云寶子弗知何物以予攷之乃迦葉之香爐上有金華華內乃有金臺即臺爲寶子則知寶子乃香爐耳亦可爲此詩但圜若重規然豈漢丁緩被中之製乎

跋張曲江集後 川本無

讜言如在高風可仰政和丁酉十月初吉楚來華堂觀

跋陳碧虛所書相鶴經後

自秦易篆爲佐隸至漢世去古未遠當時正隸體尚有篆籀意象厥後魏鍾元常士季及晉王世將逸少子敬作小楷灋皆出於遷就漢隸運筆結體旣圜勁淡雅字率扁而弗揹今傳世者若鍾書力命表尚書宣示世將上晉元帝二表

逸少曹娥帖大令洛神帖雖經摹拓而古隸典刑具存至江左六朝若謝宣城蕭挹輩雖不以書名世至其小楷若齊海陵王志開善寺碑猶有鍾王遺範至陳隋間正書結字漸方唐初猶尔獨歐率更虞永興易方爲長以就姿媚後人競效之遂不及二人遠甚而鍾王楷瀍彌遠矣隋世善書者多其閒丁道護者不今不古適媚有瀍今觀碧虛子陳君小楷殊得道護筆勢亦可謂有意於古者也案隋經籍志唐藝文志相鶴經皆一卷今完書軼矣特馬總意林及李善注鮑照舞鶴賦鈔出大略今此本是矣而流俗誤錄著王丞相集中且多舛午今本雖非全篇然此世傳它本最精善眞可垂永云政和七年十月十一日於山陽袞華堂觀武陽黃長睿父書

跋吳道玄地獄變相圖後

吳道玄作此畫視今寺剎所圖殊弗同了無刀林沸鑊牛頭阿旁之像而變狀陰慘使觀者腋汗毛聳不寒而栗因之遷善遠罪者衆矣孰謂丹青爲末技歟政和七年歲丁酉十二月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書同觀者外弟鄱陽張熹子昭建安翁招士脩時寓楚之袞華堂

跋古文書武成篇後

劉逵父云此書簡冊錯亂兼有亡逸今次定之如右予小子其承厥志以下武王之誥未終當有百工受命之語計脫五六簡矣然後以乃偃武脩文云

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後

予嘗見畢文將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來禽等四物外又有窋蒙華一種故先相文簡公荅王黃門寄窋蒙華詩云多病眼昏書懶讀煩君遠寄窋蒙華愁無內史詞兼筆爲覓眞方到海涯葢謂此也然余案今諸本並無此一種而瀍書要錄十七帖亦不載此不知何緣畢氏本有之但未嘗見此帖無從知其眞僞姑記于此以俟後觀云

跋寶王論後

夫子曰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漢書曰坐則見堯於牆食則見堯於羹道之不可須臾離也如此雖然此特域中之道爾首楞嚴經云若諸衆生憶佛念佛見前當來必定見佛不假方便自得心開予謂脩念佛三昧亦當如參前倚衡與夫見堯之義行住坐卧皆應憶念何患不見佛哉此眞出世成道之要津也脩是三昧者當以安養爲期蓋彌陀願力以接引羣生爲務大光普照攝取不舍凡存念者盡得往生其利博哉豈特見堯於牆於羹但虛想乎政和七年十一月三日於符離境舟中因觀唐釋飛錫念佛寶王論因思吾夫子與漢史之言與佛合若符契乃紀於此帙冀時觀之以自策焉凡見聞者其亦勉諸黃某長孺謹書

跋施眞人集後

右唐施肩吾集其詩無慮五百篇有肩吾自敘冠焉而陳倩所序纔六十二篇蓋未嘗見完書也今合爲一集以雜筆三篇附于後肩吾隱[illegible]章西山莫知其終江右人至今傳以爲僊觀其三住銘論氣神形之指甚微眞得道者之言與其詩格韻雖若淺切(川本作近)然時有過絶人語頗可觀覽政和丁酉歲十一月十二日武陽黃某長孺父於京路舟中校之

跋滕子濟所藏貘圖後

案山海經圖南方山谷中有獸曰貘象鼻犀目牛尾虎足人寢其皮辟溫圖其形辟邪嗜銅鐵弗食它物昔白樂天嘗作小屏衛首據此像圖而贊之載於集中今觀此畫更考其形與山海經樂天集所載同豈非白屏畫迹之遺範乎政和丁酉歲十二月十日武陽黃某長孺觀子子濟之青齋

跋米元章摹平章帖後

右米淮陽芾摹逸少平章帖筆趣翩翩固自佳但肆筆搨放殊不郭塡非古也昔人搨書欲如水月鏡像者故應郭塡乃造微耳

跋李西臺書後

西臺本學王大令書而拘攣若此猶韓非之學黃老李斯之師荀卿也然徐觀筆勢尚有先賢風氣固自佳

跋所書詩軸後

張子昭弟雅喜澹書以此弓靳僕諸體書聊書頃所爲歌詩數詞爲作正行草章字四種屬疾小佳殊乏劣深媿大令之合作也然筆勢頗傳魏晉餘韻庶幾眞賞之擊節云子昭復欲漢碑字及鍾鼎古文二種因附卷末蓋曲終奏雅之義也

跋唐建中告後

此告建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其後具列中書省官所謂太尉兼中書令臣在使院者朱泚也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臣張使者張鎰也知制誥臣劉太宣宣奉行者劉太眞弟也蓋前一年泚節度涇原還鎭鳳翔加中令拜太尉故云在使院然三年四月鎰已罷相出帥岐而猶帶平章事又當時唯盧杞在門下而中書闕眞相故是年八月尚具鎰銜而注使字也泚鎰皆在外中書官宣奉行者獨太宣也以鎰之忠蓋而棄外杞之姦而當國泚之陰賊而位三公德宗建中之政可知矣是告所存惟尺素耳興衰之迹固已具見後之覽者寧不慨然黃長睿觀

跋郭忠恕所摹按樂圖後

開元按樂圖周昉畫是本蓋國初郭忠恕所摹中有髯首乃恕先自寫眞也黃某書

跋孔穎達碑後

孔祭酒碑世傳虞永興書非也沖遠之沒距後伯施十年豈非當時學之小與澹者書邪然筆勢遒媚亦自可珍

跋瘞鶴銘後

朱方鶴銘陶貞白書在焦山下石頑難刊且爲水泐故字無鋒穎若搵筆書昧者從而斅之深可一笑

跋瘞鶴銘後 別有攷正銘文載在卷後

右瘞鶴銘資政邵公亢嘗就焦山下鈌石考次其文如左其不可知者闕之故差可讀然文首尾似粗可見雖文全亦止此百餘字尓而歐陽文忠集古録謂好事者往往只得數字唯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爲多矣蓋印書者傳訛誤以十爲百當時所得蓋六十餘字故云比數家本爲多此銘相傳爲王右軍書故蘇舜欽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新傳瘞鶴銘文忠以爲不類王瓚而類顔魯公又疑是顧況云道号同又疑是王瓚僕今審定文格字瀣殊類陶弘景弘景自稱華陽隱居今曰眞逸者豈其別号歟又其著眞誥但云己卯歲而不著年名其它書亦尓今此銘壬辰歲甲午歲亦不書年名此又可證云壬辰者梁天監十一年也甲午者十三年也案隱居天監七年東游海嶽權駐會稽永嘉十一年始還茅山十四年乙未歲其弟子周子良僊去爲之作傳即十一十三年正在華陽矣此銘後又有題丹陽尉山陰宰數字及唐王瓚詩字畫亦頗似瘞鶴但筆勢差弱當是效陶書故題於石側也或以銘即瓚書誤矣王逸少以晉恵帝大安二年癸亥歲生年五十九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歲卒則成帝咸和九年甲午歲逸少方年三十二至永和七年辛亥歲年四十九始去會稽而閒居則不應三十二年巳自稱眞逸也又未官於朝及閒居時不在華陽以是考之此銘決非右軍也審矣

跋桓宣武傳後

此顧愷之畫温像後人略其傳書於弓尾也予旣揃此畫未暇寫此傳聊尓存於斯

跋金樓子後

梁元帝金樓子自謂絶筆之製余久欲見之及覩其書但裒萃傳記殊無衿臆語恐所著諸書類若是然以帝子之尊不嗜聲色而沈酣文史篡述殆二百弓勤博至斯自可賞慕至於忿猜忌前揚伉儷之惡尋閲實之兵以至守株延敵自亾其國深可嗟慨長睿父書

跋逸少外平帖後

晉史稱王逸少書暮年方妙此帖外平二年書距其終才三載正暮年蹟也故結字比樂毅告誓諸帖尤古質殊類鍾元常渾渾然有篆籀意非遇眞賞未易遽識也長睿父題

跋陳文惠公記烏君事後

人之致力不勝天力之爲功不若命令昔所同知也故耆艾夭折豐泰阨窮運於冥冥契於昭昭其數之滋其時之會人之始生固已存矣所

謂天命者不大示其兆不顯著其符荼渺昏默寶難稽揆豈非俾人懋德勤行競時赴功兢業惕厲以自克邪不然則善將惰惡將肆人事將措而不修矣天之於人意殆以此令以陳文惠公與烏君窮達之事觀之信乎有時數也竊惟仁皇帝御天下四十二年考愼輔相類得賢傑以起治功文惠公其人矣迹其興草布位鼎司植志持身蓄德惇義蓋非恃命之自尒者則曰者之言雖可諶公之爲善亦不忘天人力命相須以行此其遺風所以想見於後世也故待烏君之禮足以厚交朋初終之契傳烏君之書足以抑時人詭躁之求論是詩則渟深雅淡可以聞其言而知其德觀是筆則端莊道婉可以見其迹而推其心余雖不逮覿公之容承公之音即是論之亦可知公之志矣於是乎書

跋楊夷甫提刑等帖後 川本無

此冊以親友相聞帖紙綴屬才十簡八人耳適偶尋繹而三人已爲鬼錄撫卷慨然謂李富國

宗儒范之彥邦直楊逵夷甫楊最好事此其書也長水紙爲物至微而易得楊欲得再三言之豈索於愛者也夷甫學雖未至然亦喜事佳子弟奉使巴夔遂沒不返觀此書已爲陳迹矣

校正崇文總目十七條

高氏小史名峻一作崚

山海經侍中秀領校秀即劉歆也

丹元子步天歌此但記列星所在并其象數使人易識耳非占說也

黄庭經此特梁丘子注尒
張萬福唐人有傳總目云不詳何代人
步虚洞章總目云不詳何代人脩静東晉道士
隱廬山
葛僊公序葛洪此恐是葛玄
元綱論此前已有所謂真綱論即此蓋避聖祖名
三茅君内傳云唐李遵撰遵非唐人
德山集德山不詳何人德山在朗州蓋宣鑒禪
師乃唐僖宗朝人此云不知何人疎繆如此
破胡集後云釋氏興於西域自漢末始流於中
國非漢末
文選李善注在五臣前此云因五臣而自爲
注非是
中書省試題詠詩若集中純載詩即不可謂之
詩筆
丹陽集已見總集此重出
鄭炎集當在前
蔡融來鵬皆唐人見丹陽集

質論李後主與徐鉉書云爲尒於質論前作得
一小序子即此論也
論漢晉碑
與董彥遠同觀文翁學生題名予謂董云結體
殊不類隷董云集古録以爲文翁學生予云嘗
攷此碑其郡望有云江陽寧蜀遂寧晉原以晉
書攷之江陽蜀置此郡寧蜀遂寧晉原皆是
宣武平蜀後置彥遠擊節此言以爲辨正精詳
又問予云周公禮殿記云甲午年故府梓潼文
君不審文君之名予云華陽國志載文參字子
奇梓潼人平帝用爲益州太守記中文君乃此
人也甲午乃光武建武十年云且如漢成皐令
任碑云字伯嗣名已缺任延熹中守官按漢桓
紀延熹八年桂陽太守任胤乃此人故其字伯
嗣予又云僃貟祕館累年御府降出太清樓奇
書異傳甚富令參校得失予喜觀未見書同舍
出省後予嘗侵晚而歸董云異書不可不看逌
初除正字供職未幾乃以平日所疑故事因閱

傳記決疑者多自此後論議覺進信知書不負
人也所恨未嘗獲觀太清樓書子又論集古錄
跋脫處如跋漢倉頡廟碑云此碑有蓮勺左鄉
有秩池陽左鄉有秩池陽集丞有秩皆不知是
何名号予按前漢書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
史後漢百官志鄉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
秩郡所署秩百石掌一鄉人注引漢官儀載户
五千則置有秩風俗通云有秩則田間大夫言
其官裁有秩尔蓋鄉吏之名号也又論水經與
漢碑刻不同者多如王純碑道元注云王紛碑
又州輔碑道元注云州苞如衷良碑道元注云
衷梁又如屬國都尉王君碑道元注云蜀都太
守姓王字子雅彦遠云恐忘記遂盡録去

論靈臺碑

集古録靈臺碑以爲史記地志水經諸書皆無
堯母葬處予按漢章帝紀注述征記云成陽縣
東南有堯母慶都墓上有祠廟又按水經注今
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
陵於城爲西南稱曰靈臺而此碑云堯母葬于
茲欲人不知名曰靈臺以二事證之堯與堯母
葬處明白若此集古又云俗本多作城陽獨此
碑爲成陽當以碑爲正予攷成陽與城陽自別
成陽縣屬濟陰城陽乃漢齊悼惠王之子章所
封之國名帝堯碑云慶都與赤龍交生伊堯其
事神異不可測集古又云廷尉其姓名摩滅予
按漢廷尉仲定碑云遷廷尉卿託病乞歸脩堯
靈臺黄屋二十餘而靈臺碑中有云濟陰太守成
陽令各遣大掾輔助仲君故知仲定無疑大凡
考校往古事迹先須熟讀強記遇事加之精審
決無疏略歐陽公集古其文章冠世後人豈可
跂及然大要在考校而非所長是可歎也川本自大
凡至歎也無此五十四字

論王輅建太常用黄色

謹按春官巾車王之五路王路建太常金路建
大旂象路建大赤革路建大白木路建大麾而
司常九旗之名物日月爲常交龍爲旂熊虎爲

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今以五路所建儷之太常大旂已著其名攷其餘者大赤蓋旟也大白蓋旗也大麾蓋旐也何以知之以所飾之物辨而知之龍位東故旂之色宜青鳥隼位南故旟之色當赤熊虎位西故旗之色當白龜蛇位北故旐之色當黑由鳥隼熊虎觀之則知大赤大白之爲旟與旗也蓋巾車或謂之太常大旂者以旗之名言之或謂之大赤大白者以物之色言之皆互相見也於玉路言常金路言旂則象爲旐可知矣於象路言大赤革路言大白則玉路所建之常爲黃金路所建之旂爲青木路所建之旐爲黑可知矣而先儒乃謂大赤爲通帛之旃以大白爲用商之色大麾不在九旗之數而以九旗之帛皆用絳悉非也至於後世王輅以青爲飾金路以赤革路以黃象路以白皆無經據失之遠矣獨木路用北方之色偶合經旨爲然日月爲常日月麗乎天天玄而地黃則太常之色黃其可乎曰日月所麗則天而所出則地車者王之待以載也車之所建爲出地之象不亦可乎又王之衮冕玄衣纁裳其衣玄者天之色而衣之章有山焉山麗於地矣今繢山於色玄之衣亦無害於義則飾日月於色黃之太常復何疑哉蓋巾車諸路之序金象革木相次則青赤白黑四方之色各以其序而具矣由是觀之則太常之色非黃而何

校定楚詞序

漢書朱買臣傳云嚴助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王褒傳云宣帝修武帝故事徵能爲楚詞者九江被公等楚詞雖肇於楚而其目蓋始於漢世然屈宋之文與後世依放者通有此目而陳說之以爲惟屈原所著則謂之離騷後人效而繼之則曰楚詞非也自漢以還文師詞宗慕其軌躅摛華競秀而識其體要者亦寡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故可謂之楚詞若些只羌誶蹇紛侘傺者楚語也頓挫悲壯或韻或否者楚聲也沅湘江澧

脩門夏首者楚地也蘭茝荃葯蕙若蘋蘅者楚
物也他皆率若此故以楚名之自漢以還去古
未遠猶有先賢風槩而近世文士但賦其體韻其
語言雜燕粵事兼夷夏而亦謂之楚詞失其指
矣此書旣古簡冊迭傳亥豕帝虎舛午甚多近
世晁監美叔獨好此書乃以春明宋氏趙郡蘇
氏本參校失得其子伯以叔予又以廣平宋氏
及唐本與太史公記諸書是正而某亦以先唐
舊本及西都留監博士楊建勳及洛下諸人所
藏及武林吳郡槧本讎校始得完善文有殊同
者皆兩出之案此書舊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
爲十七而某所見舊本乃有揚雄反騷一篇在
九歎之後(此文亦見雄本傳)與九思共十有八篇而王
逸諸序並載於書末猶古文尚書漢本遷言及
史記自序漢書敘傳之體駢列於卷尾不冠於
篇首也今放此録之又太史屈原列傳班固離
騷傳序論次靈均之事爲詳故編于王序右方
陳說之本以劉勰辨騷在序之前論世不倫故

緒而正之而天問之章詞嚴義密最爲難誦柳
柳州於千祀後獨能作天對以應之深宏傑異
析理精博而近世文家亦難遽曉故分章辨事
以其所對別附於問庶幾覽者瑩然知子厚之
文不苟爲艱深也自屈原傳而下至陳說之序
又附以今序別爲一弓附十通之末而目以翼
騷云至於屈原行之忠猜文之正變事之當否
固昔賢之所詳僕可得而略之也政和初元七
月初吉武陽黄某長睿父序

校定焦贛易林序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黄某所校讎中焦
延壽易林定著十六篇篇中或字誤以快爲決
以羊爲年如此者衆校讎巳定又若喜或爲嘉
鶴或爲鸛義可兩存皆並著可繕寫(川本無此六字今存之)
焦延壽者字贛梁人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其
資用令極意學學成爲郡吏察舉補令小黄以
候伺先知盜盜不得發舉最當遷吏民上書願
留詔許增秩卒於小黄其說長於灾變以授京

房又著易林十六篇其繇每卦變而之六十四爲林凡三千八百世臣謂延壽之繇凡筮得某卦之某卦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發則但觀本卦林詞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於漢書京房傳所謂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者蓋爻主一日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爲監司此繇但以雨風寒溫爲候而占災變耳若房封事所謂辛酉太陽精明丙戌蒙氣復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自延壽占災祥之一繇非關易筮也後世昧者弗晤乃合二術而一之而於直日卦中求所得卦以考人之吉凶謬託燕蓟士之秘繇豈不誤甚歟蓋直日之繇分至外餘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止一爻也乃知林自林直日災祥之繇自直日災祥之繇二者雖皆本於易同出於焦贛而初未嘗一其用也又本朝有王佖者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爲筮得觀之賁其林有西去華山游子爲患之語乃贛易觀中賁林也若以直日之繇用之觀及賁乃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於觀中求之然其後事應甚著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知直日之說非可用於筮占也章章矣後之觀考不可以不辯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於陰陽家流然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文辭澹雅頗有可觀臣謹弟錄上

校定師春書序

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讎中師春五篇以相校除複重定著三篇篇中或誤以蒙爲瞢以放爲依如此類者衆頗揃皆已定可繕寫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弓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弟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秘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繇等末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

之全也然預記汲冢它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記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世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秘閣古寶器有宋公緣餗鼎稱之此書緣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而太史公記及它書皆弗同繇是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謹第錄上

太傅大丞相李公序校定杜工部集

杜子美詩古今絕唱也舊集古律異卷編次失序不足以考公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余常有意參訂之特病多事未能也故祕書郎武陽黃長睿父博雅好古工於文辭尤篤喜公之詩乃用東坡之說隨年編纂以古律相參先後始末皆有次第然後子美之出處及少壯老成之作燦然可觀蓋自開元天寶太平全盛之時迄于至德大曆干戈亂離之際子美之詩凡千四百四十餘篇其忠義氣節羈旅艱難悲憤亡聊一寓於此句法理致老而益精時平讀之未見其工迨親更兵火喪亂之後誦其辭如出乎其時犂然有當於人心然後知其語之妙也退之詩云僊官敕六丁雷電下取將流落人間者太山一毫芒公之述作行於世者既未爲多遭亂亡逸又不爲少加以傳寫謬誤浸失舊文烏三轉而爲焉者不可勝數長睿父官洛下與名士大夫游家集諸家所藏是正訛舛又得逸詩數十篇參於卷中及在祕閣得 御府定本校讎益号精密非世所行者之比長睿父沒後十七年余始見其親校定集卷二十有二於其家朱黃塗改手蹟如新爲之愴然竊歎其博學淵識而有功於子美之多也昔東坡有言子美自許稷

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曰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瀍令如牛毛自是稷契輩口中語可謂知子美者矣方肅宗之怒房琯人無敢言獨子美抗疏救之由是廢斥終身而不悔是必有言之不可已者與陽城之救陸贄何以異然世罕稱之者殆爲詩所掩故邪嘗一臠之肉知九鼎之味有一于此可以卜知其它故因序其集而及之使觀者知公遇事不苟非特言語文章妙天下而已紹興六年丙辰正月朔武陽李 綱 序

觀文節使葉公題跋索靖章草急就篇

右索靖章草急就章一千四百五十字闕七百五十九字余聞世有此唐人硬黄臨本舊矣不知藏誰氏求之久不獲紹興甲子偶得故秘書郎黄長睿雙鉤所摹於福唐凡西晉前鍾張衛索書帖存於今者大抵皆無復眞蹟流傳謄搨既多僅見其點畫爾長睿好古善隷楷能得古人用筆意其氣韻精彩尚可彷彿典刑兵興以來剽剥煨燼之餘故家名流所藏殆盡幸有遺者不可無傳於世閩無美石乃使以版刻置之燕堂以示好事者杜子美云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篆刻肥失眞古今所恨云七夕日石林葉夢得書

樞密資政許公 翰 祭文

故秘書學士黄公長睿父之靈嗚呼山川之秀草木之英流天地間清徹淑明子獨遇之撫躬以生超于沉濁神 氣形庸衆之稟麤穢悍堅不少取此寧速隕零嗚呼哀哉龜圖鳥策傳載多方汲冢之闕禹穴之藏人涉其流隨得隨忘子容若虛應叩琅琅含咀英華發爲文章與古爲侔非今所藏秦生小篆史蹟既亡誰其考之匪籀與蒼夏鼎周鼓鍾鑄彝觴雲雷繆平文有銘其窮剥劘莓苔發其光芒顧邈冰斯往摹鴻荒回其筆勢與時彷徉有隷有正有章有行爲無不能鵠立鸞翔兼資數器一世靡亢取名既多躬反不昌嗚呼哀哉子之掾洛我往受縣定

交之素得于未見我來在朝莫識其面子力我
譚公卿異觀接武石渠羣英絢練視子所厚莫
如我睠孰云天禍若水之溺弔子于廬三年我
遠逮茲嘉服來適往願卧疾幾時作此奇變音
容俛仰一絶如電抑哀紬文侑此薄薦懷辭欲
陳有淚如霰嗚呼哀哉尚饗

讀許太史祭黃長睿文 川本無

承奉郎尚書考功員外郎翁 挺

祕書丹旐返旅殯尚丹陽海路三山遠江流萬
古長交情惟太史傳業莫諸郎誰與銘泉壤臨
文淚數行

左朝奉郎行祕書省祕書郎贈左朝請郎黃公
墓志銘

觀文殿大學士左金紫光祿大夫江南西
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營田大使馬步軍都
總管兼知洪州軍州事兼管内勸農使隴
西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户食實封壹
阡柒伯户李 綱 撰

公諱伯思字長睿父姓黃氏其遠祖自光州徙
居閩中爲邵武人曾祖汝濟贈太師曾祖妣高
氏贈祖國太夫人祖履任資政殿大學士左正
議大夫提舉中太一宮會稽郡開國公贈特進
祖妣段氏封河南郡夫人考應求任奉議郎饒
州司録事武騎尉賜緋妣王氏封僊源縣君繼
李氏封眞寧縣君任氏封華容縣君後改封孺
人再封安人會稽公由布衣擢高第以德行文
學被遇 三朝致位丞弼号爲名臣公其嫡長

孫也公天資警敏風度夷粹幼不好弄惟喜讀
書日誦千言每聽會稽公講論經史退與他兒
言無遺誤者會稽公尤鍾愛之俾晨夕侍左右
躬自訓導任爲假承務郎嘗夢孔爵集于庭覺
而賦之詞采甚麗識者知其爲文祥也故左中
大夫右文殿修撰贈太師衛國公李公夔會稽
公之甥也於公爲外伯父儒學聞一時會稽公
命公師焉種學績文根抵淵源益臻壼奥年甫
冠入太學與宿儒寒畯校藝屢占上游優與薦

送遂過南省屬　哲廟升遐　徽宗亮陰不言
詔罷廷試公名在行間不得攄其素藴會稽公
將以恩例繼奏俾增秩公固辭由是益奇之時
朝廷方以宏詞取士公將應其科肄業不輟屬
會稽公薨公以毀得羸疾竟不遂所志士論惜
之初公未弟前以銓試弟一人調磁州司法參
軍久不之任至是改通州司户丁內艱不赴服
除授河南府户曹參軍公平居篤志文史視世
務邈然不以經意其掾洛陽也衆謂會府劇曹
難以稱職而公應事接物游刃有餘不勞而辦
洛陽故都素号衣冠藪澤公以餘暇與其賢士
大夫游從容翰墨間相得甚適秩滿當受代少
保華國公鄧公洵武實司留鑰惜公之去辟知
右軍巡院公亦樂其山水人物之勝因留不辭
蓋留者又二年除詳定九域圖志所編修官兼
六典檢閱文字改京秩尋充監護崇恩太后園
陵使司主管牋表以修書恩陞朝列除祕書省
校書郎既入館縱觀冊府藏書雅愜所好耽玩

至忘寢食再遷祕書郎在館踰再考丁奉議公
憂公性至孝自幼失母氏而真寧華容君復相
繼捐館舍執喪咸以孝聞至是不勝哀毀疾遂
以劇釋服至京師清癯骨立而嗜學不倦蓋如
昔也復除舊職不數月竟不起疾實政和八年
二月二十六日享年四十公遭會稽公之喪廣
讀佛書恍若有悟遂篤好之嘗作西方淨土發
願記以述見聞及家世歸依之意甚詳將没之
夕沐浴易衣西嚮修念佛三昧而逝家無餘貲
盈篋笥者書籍而已公體弱如不勝衣而風韻
瀟落飄飄有凌雲之意遇人謙謹恂恂如不能
言而高明閎遠善著書揮毫數千言倚馬可待
自幼學至彊仕手未嘗釋卷其所至雖假室暫
寓必求明窻淨几圖史滿前欣然處其閒誦習
述造皆有度程寒暑不易故其所學汪洋浩博
上自六經下至諸子百家歷代史氏之書天官
地理律歷卜筮之説無不精詣又好古文奇字
官洛下得名公卿家所蓄商周秦漢鍾鼎彝器

賢識研究字畫體製悉能了達辨正是非道其本末遂以古文名家在館閣時當天下承平無事詔講明前世典章文物修輿地圖集鼎彝古器考訂眞贋公以素學與聞議論發明居多所著古器說凡四百二十六篇地志文字尤富古器說悉載博古圖地志說見於九域圖志皆藏之御府副在有司與同僚襄陽許翰尤相善翰喜述作所解太元諸書有疑義以就公質之是時士務爭競枝辭蔓衍趣時好以取世資公獨退然無營寓意古道所學最爲絕俗文詞雅健格高而思深歌詩俊逸清新追古作者蓋公之學問慕揚子雲文章慕柳子厚詩篇慕李太白此自其平日所稱道也有東觀文集一百卷藏于家公尤精小學凡字書討論備盡　本朝淳化中博求古澧書命翰林侍書王著緒正諸帖公病其乖譌厖雜作刊誤二卷考引載籍咸有依據而公之書正行章隸皆精絕初倣歐虞後乃規摹鍾王筆勢簡遠有魏晉風氣得其尺牘者多藏去嗚呼昔之所謂好古博雅君子與夫直諒多聞之益友者非公其誰當之公亦好道家之言自号雲林子別字霄賓其再至京師夢人告之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司文翰覺而書之冊不踰月遂謝世其事頗與李長吉王平甫同亦異矣夫公自假承務郎六轉至朝奉郎自磁州澧掾六遷至秘書郎以長子陞朝列追贈左朝請郎娶張氏左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淮南路計度轉運使賜紫金魚袋根之女封太安人男二人長曰詔右通直郎知福州長樂縣事次曰訥右從事郎福建路安撫大使司準備差遣女一人適宣教郎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司幹辦公事鄒栩孫男三人同寅惟寅見寅孫女四人惟公之歿以宣和五年十月十八日葬于鎮江府丹徒縣招隱山之麓距今十有七年方葬時詔訥尚幼不克銘于墓大懼湮沒先德乃狀公平生行事來請銘綱於公中表姻婭相與甚厚又公嘗從先公太師學義不得辭銘

曰
天地和氣清微淑靈山川炳煥草木敷榮公稟
其秀瑞時以生岐嶷之姿見自幼齡風神凝遠
玉粹冰清溫良端恪祖訓是承孔翠之祥乃以
文鳴含英咀華休有俊聲
來游賢關令譽騰躍遂登儒科靡此好爵筮仕
之初于西邑洛簿書粗辦寓意寥廓發聞惟馨
高步館閣縱觀羣書得其所樂貫穿古今見聞
日博沈酣耽玩心醉于學
根深華茂其詞如雲文章典雅詩句清新人皆
窘束我獨翕論追古作者超類軼羣夏鼎周鼓
鍾鎛彝尊雲雷蟲刻畫篆以繆文銘章款識研究
本根洞視千古別其屬眞
下逮小學訂正精明字畫之妙晚臻老成有正
有隸有章有行鸞翔鵠跱爲無不能兼資數器
以大其名身及不昌遽速殞零蘭摧桂折鳳去
梁傾莫詰其由歸于杳冥
白玉樓成上帝有詔往司文翰脫屣塵滓世間

夢幻孰非顛倒壽夭升沈竟亦何校京口之藏
既安宅兆十有七年星流電掃子孫方興天有
顯報追作銘詩萬世之告

邵資政考次瘞鶴銘文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爲亭）甲午
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闕一字當爲寥）廓耶奚奪
（闕字）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
家無（闕四字）我竹（此字不全）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
曰
相彼胎禽浮丘（闕二字）余欲無言爾（闕五字當有甾門二字）
去鼓（闕一字當爲華）表留（闕二字當爲形義）唯髣髴事亦微
冥爾將何之解化（闕五字）入（此字不全又闕五字）惟寧後
蕩洪波前固重扃右（害荓尸ㄋ又闕八字）華亭
爰集眞侶瘞爾（闕兩字或文但止於此未可知也）丹陽
眞宰（此四字不知其次）
右東觀餘論不載今附于後

訒紹興初寓居福唐以　先人秘
書學士校定杜子美集二十二卷
槧本流傳暨任帥司屬官已後開
刻之定楚詞十卷翼騷九詠小楷
黃庭內景經摹勒索靖急就章各
一卷今任復以　先人所著灋帖
刊誤秘閣古器說論辨題跋共十
卷總目之曰東觀餘論及校定汲
冢師春刻版於建安漕司先世遺
書遂行於
右文之旦爲時而出豈特爲家世
之幸紹興丁卯春正月初三日右
宣教郎充福建路轉運司主管文
字黃訒書

川本去三十一篇皆在可刪之域若
跋師春書後一篇後已有校定師春
書序又跋干祿碑後及跋鍾虞三帖
後皆是重出當刪其餘二十八篇不
若存之以全其書

雲林子妙於考古是書久行於世余
尤所篤好惜其訛舛尚多每欲手寫
以傳好事者未暇也
著作莊子禮欲得善本傳後再為詳
校寄之王順伯學之嘗言
本朝始自歐陽公集古錄千卷趙德
父金石錄至二千卷考訂甚工然猶
未免差誤惟雲林之書寫盡善順伯
嗇古刻最富論議不苟余觀此書辯
析隱奧上下千古皆前賢所未發後
人所難及修撰劉公燾榮徵董公逌
皆鴻博之士與之言自以為不及也
以雲林之美才又仕於洛多見故家
名帖及居館閣盡見太清樓所藏異

書時方承平鼎彝古器具見制作款
識之舊嘗自言曰考校往古事迹先
須熟讀彊記遇事加之精審決無疏
略又謂歐公考校非所長則此書宜
無豪髮之恨及細讀之尚有疑焉如
米襄陽疑李斯書謂不知何人書雲
林則曰乃李陽冰篆明州刺史裴公
紀德碣中字可謂精確矣然謂史籀
書揚州甚易惠系能辯其字殊無三
代
與其辭皆唐人筆顧不知正以
紀德碣額縮而小之既全取嶽州甚
三字又移明為易惠系皆取其半𢿱
乃碧落碑中唐字陽冰素好碧落碑
故用其字雲林誤以為揚州未之考

也王大令辭息帖纍石事異苑謂戴
公同王蔡見此而雲林謂劉表在荆
州時未知何椽題河南王氏所藏子
敬帖云太極璇題猶重書自注云謂
不書太極殿榜然選詩所謂璇題納
行月者乃謂以玉飾椽頭如孟子之
言榱題非題扁之題也王世將表云
頃之匆匆雲林引顏氏家訓云世中
書翰多稱匆匆又引杜牧之詩浮生
長匆匆謂古人詩中用之不特稱於
書翰顏之推在牧之數十百年之前
此詩為證跋右軍甘蕉帖云
於文從焉此帖以之俗從草
是按說文解字蕉从艸在艸部不

得為非是以是益知考古著書之不
易云雲林壽止四十而精博如此余
年七十有四聞見寡陋心頗好之不
自知其可笑也鍾王以來多以意行
筆雲林耽玩古帖與之俱化如隱之
為隱最之為㝡之類尚衆此既為小
學而作亦略為正其點畫不敢自謂
詳盡更俟博雅君子相與正之嘉定
年四明樓鑰書于攻媿齋

鶴友題書于西泠寄居堂

是書刊於庚午之秋明年五月始竣事又校之一百五十五條塗者一百二十一注者三百一十七乙者四貼改四百四十字并以所資以考證瘞鶴銘文附于篇後云

右東觀餘論宋刻初搨紙墨俱精卷帙甚備世所罕見嘉靖己酉六月癸亥道生觀于東沙華氏真賞齋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十卷

（宋）黄朝英撰

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秘笈本

靖康緗素雜記十卷（通行本）

宋黃朝英撰。晁公武讀書志曰，朝英建州人，紹聖後舉子。又曰，所記凡二百事。今本卷數與公武所記同，而祗有九十事。觀程大昌演繁露辨其誤引麥秋一條，此本無之。考王楙野客叢書亦具載麥秋之說，稱緗素雜記，知非大昌誤引。又野客叢書載其辨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序，誤以折露盤為青龍九年一條，麻胡僅得二事一條，袁文甕牖閒評載其辨穀陽一條，辨鹽椀一條，此本亦無之。蓋明人妄有刪削，已非完書矣。袁文、王楙於此書頗有駁正，然考證之學，大抵後密於前，不足為病。晁公武譏其為王安石之學，又譏其解詩芍藥握椒為鄙褻。劉敞七經小傳亦摭此條為謔矣。雖不出姓字，殆亦指朝英。今觀其書，頗引新經義及字說，而尊安石為舒王，解詩綠竹一條，於安石之說尤委曲回護，誠為王氏之學者。然所說自芍藥握椒一條外，大抵多引據詳明，皆有資考證，固非漫無根柢，徒為臆斷之談。敞本與安石異趣，公武又自以元祐黨家，世與新學相攻擊，故特摭其最謬一條以相排抑耳。

[illegible]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一

建安黃朝英士俊　編
華亭陳仲醇繼儒
繡水陳襄甫阜謨同校

黃閣

天子曰黃闥三公曰黃閣給事舍人曰黃扉太守曰黃堂凡天子禁門曰黃闥以中人主之故號曰黃門令秦漢有給事黃門之職是也天子

之與三公禮秩相亞故黃其閣以示謙漢舊仪云丞相聽事門曰黃閣

又王莽傳云既為公須開黃閣張敬兒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門黃閣是也黃門郎給事于黃闥之內入侍禁中後漢獻帝初置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員各六人唐郭承嘏嘗為給事中矣文宗謂宰臣曰承嘏久在黃扉是也黃堂者太守聽事之堂也亦謂之㽘堂杜詩為南陽太守請郭丹為功曹勑以丹事編署黃堂以為後法是也或以大拜為身到黃扉余所未諭故杜少陵與嚴閣老詩云扈聖登黃閣明公獨妙年宋子京與王相公云薰琴順署雕閣偃潘又和公序再入玉堂云七年躋玉署再入佐黃扉與徐舍人云果紆繡扆之知趣上黃扉之試又初到郡齋云始俟天臧疾雕堂曰燕居又謝寄公醪云老依滴菌作蕃　月側黃堂給宴醪又重修諸

亭記云太守牙居惟有黃堂便坐則三公為黃閣給事舍人黃扉太守為黃堂明矣

蚩尾

蘇鶚演義云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者云蚩尾水之精能辟火災可置之堂殿今人多作鴟字顏之推亦作鴟劉孝孫事始作此蚩尾既是水獸作蚩尤字是也蚩尤銅頭鐵額牛角牛耳獸之形也作鴟鳶字恐無意義古

迩作只云蚩從尾出于頭上遂謂之蚩尾顏氏家訓云東宮舊事呼鴟尾爲祠尾蓋張敞不甚稽古隨宜此注逐鄉俗訛謬取吴呼蚩爲祠遂爲祠尾又俗間呼爲鴟吻見其吻如鴟鳶遂以此呼之自後蚩字因亦作此。余案倦游雜録云漢以宮殿多災術者言天上有魚尾星宜爲其象冠于屋以禳之今亦有自唐以來寺觀舊殿宇尚有爲飛魚形尾上指者不知何時易名鴟吻狀亦不類魚尾又案陳書舊制三公黄閣廳事置鴟尾後主時蕭摩訶以功授侍中驃騎訶開閤門施行馬廳事寢堂並置鴟尾又北史宇文愷傳云自晉已前未有鴟尾用鴟字宋子京詩云久叨鴟尾三重閣兼撰新唐書皆用鴟字又江南野録云初臺殿閣各有鴟吻自乾德之後天王使至則去之使還復用至是遂除此又用鴟吻竟未詳其旨

木稼

舒王作賀魏公挽詩云木稼嘗聞達官怕蓋用舊唐史寧王臥疾引諺語曰木稼達官怕必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此用故事誠工也然木稼之說今世知其爲木冰而不解其義余嘗讀班史五行志而得其說蓋自春秋成公十六年雨木冰劉歆以爲上陽施不下通下陰施不上達故雨而木爲之冰雰氣寒木不曲直也劉向以爲冰者陰之盛而水滯者也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冰也是時叔孫僑如出奔公子偃誅死一曰時晉執季孫行父又執公此執辱之異或曰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介者甲甲兵象也是歲晉有鄢陵之戰楚王傷目而敗屬常雨也由是知木稼當爲木介明矣蓋唐之流俗訛也新唐史五行志直書曰雨木冰乃引劉向之言

陰又云亦謂之樹介介兵象也是貞得春秋
書災異之意矣又公羊傳云雨木冰者何雨而
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何休云木者少陽幼君
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
將執于兵之徵也然何氏此說蓋亦自于歆向
云

夕郎

職林曰初秦漢別有給事黃門之職後漢併爲

一官故有給事黃門侍郎余案漢舊儀曰黃門
郎屬黃門令每日暮入對青瑣門拜名曰夕郎
亦謂之夕拜案劉公嘉話云崔造以夕郎拜相
又南唐近事云相弟有呼盧之會夕拜預焉蓋
謂唐鎬時爲給事中也青瑣門在南宮衛瓘注
吴都賦曰青瑣戶邊青鏤也一曰天子門內有
眉格再重裹青畫曰瑣案柳子厚云夕之名則
朝拜之偶也古者旦見曰朝暮見曰夕詩曰邦
君諸侯莫肯朝夕左傳曰有官承事朝而不夕
記曰暮不廢夕又曰日入而夕晉侯將殺豎襄
叔向夕楚子之留乾谿右尹子革夕齊之亂子
我夕趙文子砻其椽張老夕智襄子爲室美士
茁夕皆暮見也漢儀夕則兩郎向瑣闈拜謂之
夕郎亦出此名也又應劭注漢書云天子春朝
日秋夕月朝日以朝夕月以夕又漢儀注郊泰
時皇帝平旦出竹宮東向揖日其夕西向揖月

顏氏云春朝日秋暮夕月此常礼也郊泰畤
而揖日月此又別儀摭言云羅隱開平中累徵
夕郎不起羅袞以詩贈之云向夕便思青瑣拜
近年尋伴赤松遊

孤負

世之學者多以辜負之辜爲孤負之字殊非礼
意蓋公正衆所附私反而孤焉衆所附則有相
之意故不孤私反而孤則有相背之意非向

之也孤負云者言其背負而已故李陵與蘇武
書云陵雖孤恩漢亦負德又云孤負陵心區區
之意馬嚴上書訟枉父援孤恩不報張後上書
云臣孤恩負義黄香上疏云孤忝聖恩謝莊月
賦云孤奉明恩宋孫云孤負聖明謝瞻云孤背
天日垣崇祖云孤負恩獎江華云孤負朝廷北
史后妃上云孤負遺旨隋宗室滕王傳云孤負
付屬李白云孤負夙願未嘗用辜字今世先達

士大夫亦未嘗錯用如宋子京與李太傅云徒
軫深仁有孤高誼又云敢忘自修以孤大賜舒
王云安能孤此意顛倒就衰颯又云予豈敢孤
其意以受不腆之辭魯直云謀黨器使孤奉因
恩則孤負之孤宜用孤字明矣

耶歈

前書云趙將李左車設伏兵之計以禦韓信而
趙王不用遂爲市中人耶歈之蘇鶚演義云
[illegible]者舉手相弄之貌卽今俗謂之野由也耶歈
之音韻訛舛耳又後漢王霸傳王郎起兵光
武在薊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市人皆大
笑舉手邪揄之注引說文曰歋歈手相笑也歋
音弋支反歈音踰又音由此云邪揄語輕重不
同又世說載襄陽羅友少好學性嗜酒當其所
遇則不擇士庶桓宣武雖以才學遇之然以其
誕率非宏遠才許而不用郡人有得郡者溫爲

席送別友亦被命至尤遲晚溫問之荅曰旦出
門於中路逢一鬼大郷揄云我秖見汝送人作
郡何以不見人送汝作郡遂慙愧却回不覺淹
緩之罪桓雖知其滑稽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
太守故宋景文公詩云數須郡章君莫笑猶勝
長被鬼揶揄

塗沼

新唐書李藩傳曰王鍔以錢数十萬賂遺權倖

宰相權德輿在中書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宰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筆塗詔邪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暇別作恭事果寢又案崔鉉會要曰此乃不諳故事者之妄傳史官之謬記耳既稱奉密旨宣擬狀中陳論固不假以筆塗詔矣凡欲降白麻若商量於中書門下皆前一日進文書然後付

翰林草麻制又稱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尤為疎闊葢由史氏以藩有直亮之名欲委曲成其美豈所謂直筆哉舊德輿傳曰初鍔來朝貴倖多譽鍔者上將加平章事李藩堅執以為不可德輿繼奏云云乃止今從之

貌侵

史記武安侯列傳云武安者貌侵韋昭注云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也又漢本傳云蚡為人貌侵服虔注云侵短小也韋昭則以侵為寑服虔此讀如本字皆有短小之義而顏師古並無詁釋余謂當以侵為正案西陽雜俎云今人謂醜為貌寢誤也魏志曰劉表以王粲貌侵而體弱通侻甚重也一云貌寢而體弱注云侵貌不足也又云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侻者簡易也侻他活切玉篇云輕也晉書載左思貌寢口訥而詞藻壯麗唐書載歐陽詢貌寢侻敢羽貌寢

甚又南史云王筠狀貌寢小北史邢邵傳云祖效貌寢有風尚倏游錄載終慎思虫貌寢陋皆以侵為寢葢衍襲之誤也或云侵當作寑

吹臺

西清詩話云唐書杜甫傳云甫與李白高適同登吹臺慨然莫測也質之少陵昔游詩昔者與高李同登單父臺則知非吹臺三人皆詞宗果登吹臺豈無雄詞傑唱著於世邪余謂此論失

案杜子美遣懷詩云憶與高李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註云兩公高適李白也吹臺梁王歌臺也今謂之繁臺獨不見此何耶又名賢詩話云國初王仁裕暮春與門生五六人登繁臺飲酒題詩抵夜方散詩云柳陰如霧絮成堆又引門生上吹臺淑景即隨風雨去芳尊宜命管絃來漫吟詩將從鳴鐘貴寧免朝烏夜兔催爛醉也須詩一首不能空放馬頭回即知繁臺乃吹臺也

豹直

李濟翁資暇集云新官併宿本署曰爆直僉作爆迸之字余嘗膺閱莫究其端近見惠郎中定云合作武豹字言豹性潔善服氣雖雪雨霜霧伏而不出慮汙其身案列女傳云南山有文豹霧雨七日不下食者欲以澤其毛衣而成其文章南華亦云豹棲於山林伏於岩穴靜也則雖宿公署雖是豹伏之義宜作豹直固不疑也余覩宋景文公有和龐相公聞余儤直見寄詩一篇乃用儤字又職林云凡當直之法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儤自起居郎官入者五直一儤御史補闕入者七直兩儤其餘雜入者十直三儤亦用儤字案玉篇云儤連直也字當作儤非虎豹之豹

靖康緗素雜記卷之一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二

建安黃朝英士俊　編
華亭陳繼儒仲醇
繡水陳上遐廷樞同校

陰康

漢書載相如游獵賦云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註云陶唐當為陰康傳寫之誤耳案古今人表有葛天氏陰康氏又呂氏春秋曰昔陰康氏之時民氣鬱遏筋骨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高誘亦誤解為陶唐堯有天下之號也案呂氏說陰康之後方一一歷言黃帝顓頊帝乃及堯舜作樂之序皆有次第豈再陳堯而錯亂其序乎蓋誘不覩古今人表妄改易呂氏本文耳余案書傳之訛非特此也如却非譌而為御北皮傳譌而為頗傳華表譌而為和東者其類甚多

伎養

應劭風俗通嘗論太史公記高漸離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有客擊筑伎養不能無出言案伎養者謂懷其伎而腹癢也是以潘岳射雉賦亦云從心煩而伎癢李善云有伎藝欲逞曰伎癢今史記並作徬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或作徘徊不能無出言是為俗傳寫誤也故景文公詩云

技癢新篇百種啼蓋用此義

鄭重

漢王莽傳稱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註云鄭重猶言頻煩也顏氏家訓亦云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啓寤汝耳此真得漢書之意近沈存中筆談言石曼卿事云他日試使人通鄭重則閉門不納亦無應門者卽以鄭重為殷勤不知何所據而言然不爾曾謂使人過

頻頻可乎魏志倭人傳云使知國家哀汝故鄭
重賜汝好物也亦有頻煩之意今人有以鄭重
者又誤矣

回紇

舊唐書回紇傳云元和四年里迦可汗遣使請
改爲回鶻義取回旋輕捷如鶻崔鉉續會要云
貞元五年七月公主至衙帳回紇使李義進請
改紇字爲鶻與統紀同鄴侯家傳云四年七月

可汗上表請改紇字爲鶻與李繁北荒君長録
及新回鶻傳同按李泌明年春薨若明年七月
方改家傳不應言之今從家傳君長録書

扊扅

顏氏家訓云古樂府歌百里奚詞曰百里奚五
羊皮憶別時烹伏雌吹扊扅今日富貴忘我爲
家訓謂吹當作炊煑之炊案蔡邕月令章句曰
鍵關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然則當時貧
困并以門牡木作薪炊耳扊或作扂余染反扅
或作扂余之反故何公迩人序云詰龍具之注
歌扊扅之炊昔人述懷詩云寒空未省餘釵釧
薪盡何嘗赦扊扅

藉田

藉田音慈夜反典籍音慈力反案舒王字說藉
從艸從耒從耤從草若藉用白茅是也凡藉物
如之從耒從借若藉而不稅是也凡藉人如之

藉物者尚之藉人者下焉籍從昔從耒從竹籍
記昔事有實可利後除其繁蕪有節焉世之學
者類不分藉籍之義乃以藉田爲籍田至書典
籍之籍乃反爲藉字是不究其本也案文帝紀
詔曰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親率耕以給宗
廟粢盛應劭曰古者天子耕籍田千畝爲天下
先籍者帝王典籍之常韋昭曰藉借也借民力
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臣

瓚曰藉謂蹈藉也藉田本以躬親爲義不得以
假借爲稱師古曰國語云宣王不藉千畝虢文
公諫斯則藉非假借明矣余考數家之說應劭
以藉爲典籍之籍謬也唯韋昭之說得之案王
制曰古者公田藉而不稅註云借民力治公田
故不稅蓋帝王所親耕者公田也公田謂之藉
田者以借民力爲義故藉之字所以從借也舒
王云公田謂之耡猶親耕之田謂之藉也宣王
靖康緗素雜記　卷二　五
不藉千畝者爲其不能親耕公田以勸農耳謂
之藉者豈不以假借爲義乎臣瓚與師古未之
或知何耶余嘗謂枕藉醖藉狼藉蹈藉皆從艸
音慈夜反而文籍圖籍簿籍與夫籍甚籍其家
皆從竹音慈力反乃爲允當又許愼說文云祭
藉也一曰艸不編狼藉從艸耤聲慈夜切又秦
昔切許氏乃以一字爲兩音尤見疎謬

重黎

楚世家云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
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高辛氏火正
命曰祝融其後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
後復居火正爲祝融案左氏春秋傳載蔡墨論
社稷五祀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
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杜氏註云正官長
也木生句曲而有芒角其祀重焉祝融明貌其
祀黎焉該爲金正修及熙爲水正句龍爲土正
靖康緗素雜記　卷二　六
又案蔡墨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
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修及
熙爲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
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
后土此其二祀也左傳以重爲少皞氏之叔以
黎爲顓頊氏之子則重與黎二人也而太史公
乃以重黎爲一人而謂重黎爲顓頊之曾孫與
左氏所載不同蓋太史公去上古之世遠未審

則所傳容有謬戾不若左氏之爲近故所載爲詳且悉也又況高辛氏承顓頊高陽氏之後高陽氏黃帝之孫高辛氏黃帝之曾孫世次差近故顓頊之子黎所以爲高辛氏之火正也若以黎爲顓頊之曾孫則與高辛氏世次相遠首復爲其火正乎案律曆志云火正黎司地幽通賦云黎醇耀於高辛皆其裔也又許愼注淮南子云祝融顓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爲

高辛氏火正一云老童卽卷章也案楚世家云黎先爲祝融其後吳回代之則許愼之說又誤矣

湯餅

煮麪謂之湯餅其來舊矣案後漢梁冀傳云進鴆加煮餅世說載何平叔美姿容面至白魏文帝疑其傅粉夏月令食湯餅汗出以巾拭之轉皎白也又案吳均稱餅德曰湯餅爲最又荆楚歲時記云六月伏日並作湯餅名爲辟惡又齊高帝好食水引麪又唐書王皇后傳云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麪爲生日湯餅邪倦游雜錄乃謂今人呼煮麪爲湯餅誤矣嬾眞子錄謂世之所謂長命麪卽湯餅也恐亦未當余謂凡以麪爲食具者皆謂之餅故火燒而食者呼爲燒餅水瀹而食者呼爲湯餅籠蒸而食者呼爲蒸餅而饅頭謂之籠餅宜矣然張公所論市井

有鬻胡餅者不曉名之所謂乃易其名爲爐餅則又誤也案晉書云王長文在市中齧胡餅又肅宗實錄云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安可易胡爲爐也蓋胡餅者以胡人所常食而得名也故京都人轉音呼胡餅爲餬餅呼骨切胡桃爲胡桃亦呼骨切皆此義也余又觀集論畢羅云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因謂之畢羅後人加食旁爲饆饠字非也又云元和中有[illegible]

管家處以羊之六府特造一味傳之于今特人不得其名遂以其號目之曰鏊虛往往俗字又加食旁爲鏊虛字然則胡餅謂之胡義可知矣又玉篇從食從固爲餬字戶烏切註云餅也謂之餬餅疑或出此余故併論使覽者得詳焉

屬車

胡廣漢制度曰天子出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公卿奉引大將軍驂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

乘備千乘萬騎法駕公不在鹵簿唯河南尹執金吾洛陽令奉引侍中驂乘奉車郎御屬車三十六乘小駕太僕奉駕侍御史整車騎也又隋志云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爲八十一乘漢遵不改武帝祠太乙甘泉則盡用之明帝上原陵又用之法駕三十六乘小駕十二乘隋開皇中大駕十二乘法駕減半大業初屬車備八十一乘煬帝問於閻毗毗曰此起於秦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一爲三十六乘此漢制也故文帝紀云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屬車三十六乘是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唯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義兼九國三十六乘無所准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旗旒之數爰及冕玉皆用十二今宜准此設十二乘平陳之後有司請以大駕依秦法駕依漢

小駕依宋帝曰大駕宜用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

乾沒

漢書張湯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豫居物以待之得利曰乾失利曰沒顏氏乾音干魏志傅嘏曰貨散傾根刷本寄命洪流自徹於乾沒乎晉潘岳與賈謐爲廿四友其母數誚

之曰尔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裴松之注魏志曰服虔直以乾沒爲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如淳以得利爲乾失利爲沒又不可了愚謂乾讀爲乾燥之乾蓋謂有所徼射不計乾燥之與沉沒而爲之也又蘇鶚演義云乾沒之說如陸沉之義陸沉者因陸沉之水也又曰陸地而沉不待在於水中也乾沒者言乾地而沒不待沉於江湖也故謂之乾沒隋書王劭贊云乾沒營

利得不以道頑其家聲良可嘆息又隋蕭吉見上好徵祥之說欲乾沒自進遂矯其迹爲悅媚焉又宋子京撰劉符制墓銘云財用既積官爲簿受而吏得傍緣乾沒又葉府君行狀云民買鹽榷乾沒不悛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二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三

建安黃朝英士俊 編
繡水 象坤方成仕
長穀王體元同校

湖陰

唐溫庭筠嘗補古樂府湖陰詞其序云王敦舉兵至湖陰明帝微行覘其營伍由是樂府有湖陰曲而亡其詞因附之云云按前史王敦傳云

敦至蕪湖上表又云帝將十文騎微服至蕪湖察其營壘又司徒導與王含書曰大將軍來屯于湖明帝紀云敦下屯于湖又周顗傳云王敦軍敗於湖又甘卓進屯于湖後又王允之鎮于湖案晉書地理志丹陽郡統縣十一有蕪湖縣讀史者當以帝微行至于湖爲斷句謂之微行則陰察其營壘可知不當云湖陰也然則古樂府之命名既失之矣而庭筠當改曰于湖曲乃爲

允當其湖陰詞云祖龍黃熲珊瑚鞭鐵驄金面青連錢謂明帝爲祖龍又誤也葢史記載始皇爲祖龍者祖始也龍者人君之象也以其自號始皇故謂之祖龍耳其它安可稱乎

雲夢

筆談云舊尚書云雲夢土作乂本朝太宗時得古本尚書作雲土夢作乂詔改禹貢從古本案孔安國註雲夢之澤在江南不然也據左傳吳

人入郢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奔鄖楚子自郢西走涉睢則當出于江南其後涉江入于雲中遂奔鄖鄖則今之安州涉江而後至雲入雲然後至鄖則雲在江北也左傳曰鄭伯如楚子産相楚子享之既享子産乃具田備王以田江南之夢杜預註云楚之雲夢跨江南北曰江南之夢則雲在江北明矣元豐中有郭思者能言漢沔間地理亦以謂江南爲夢江北爲雲予以左傳驗之思之說信然余案漢高祖用陳平謀僞游於雲夢注家無解釋又爾雅云楚有雲夢註云今南郡華容縣東南巴丘湖是也恐爲未當

耳孫

惠紀云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應劭云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

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八世顔氏曰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玄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衍朐鞮單于云烏單于耳孫以此察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巳而數是爲八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相近葢一號也但班

氏唯存古名而討其葉數則錯也上造泰第二
爵名曰應劭以爲第十六誤矣又以耳孫音耳
有耳聞之義又其謬戾如此

蓴羮

晉陸機詣王武子武子前有羊酪指示陸曰卿
吳中何以敵此陸曰千里蓴羮末下（一作未下）鹽豉
所載此而已及觀世說又曰千里蓴羮但末下
鹽豉耳或以謂千里末下皆地名是未嘗讀世

說而妄爲之說也或以謂千里者言其地之廣
是蓋不思之甚也如以千里爲地之廣則當云
蓴菜不當云羮也或以謂蓴羮不必鹽豉乃得
其眞味故云末下鹽豉是又不然蓋洛中去吳
有千里之遠吳中蓴羮自可敵羊酪但以其地
遠未可猝致耳故云但末下鹽豉耳意謂蓴羮
得鹽豉尤美也此言近之矣今詢之吳人信然
又沈文季謂崔祖思曰千里蓴羮豈關魯衛齊
高帝曰蓴羮故應還沈蓋文季吳人也子美詩
曰我思岷下芋君思千里蓴張鉦山詩曰一出
修門道重嘗末下蓴二公以千里末下爲地名
令詳陸荅語千里蓴羮末下鹽豉蓋舉二地所
出之物以敵羊酪今以地有千里之遠但末下
鹽豉何支離也

軒渠

後漢薊子訓傳云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

之音義無解釋以意測之蓋軒渠者欲舉其身
體以就父母之狀案字說軒上下渠一直一曲
受衆小水將達而不賰也軒渠之義如此而東
坡書嘗追草書後云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
渠也恐引此軒渠於義未安近世文士頌其人
云少而渠根發亦未稱穩當唯世說載會稽王
軒軒如朝霞之欲舉唐史乃用其語云神氣軒
舉舒王詩義云僊僊軒舉之狀乃爲盡善宋子

京為皇從姪孫撰石記云生二歲軒渠有識矣病[illegible]而天又撰王文公墓誌云公卽何夫人之子軒渠卓異嘗公曰是天吾門八歲終二喪斬焉致毀是眞得漢書之意

婪尾

蘇鶚演義云今人以酒巡匝為啉尾卽葑命其爵也云南朝有異國進貢藍牛其尾長三丈一云藍頡水其尾三丈時人倣之以為酒令令兩

盞從其簡也此皆非正行酒巡匝卽重其盞蓋慰勞其得酒在後也又云啉者貪也謂處於座末得酒最晚腹癢於酒旣待酒巡匝更貪婪之故曰啉尾啉字從口足明貪婪之意此說近之余觀宋景文公守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婪尾盃又云稍倦持藝手猶殘婪尾觴又東坡寒食詩云藍尾忽驚新火後遨頭要及浣花前注引樂天寒食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楪膠牙餳乃用藍字蓋婪藍一也

白波

景文公詩云鏤管喜傳吟處筆白波催卷醉時杯讀此詩不曉白波事及觀資暇集云飲酒之卷白波蓋起於東漢旣禽白波賊戮之如卷席然故酒席倣之以快人情氣也疑出於此余恐其不然蓋白者罰爵之名飲有不盡者則以此爵罰之故班固敘傳云諸侍中皆引滿舉白左

太冲吳都賦云飛觴舉白註云行觴疾如飛也大白杯名又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令曰不釂者浮以大白於是公乘不仁舉白浮君所謂卷白波者蓋卷白上之酒波耳言其飲酒之快也故景文公以白波對鏤管者誠有謂焉案漢書黃巾餘黨復起西河白波谷號曰白波賊衆十餘萬

五松

史記載秦始皇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爲五大夫墠梁父刻所立石蓋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唐陸贄作禁中春松詩云不羡五株封案史記但云封其樹爲五大夫不聞有五株松之說而贄云尔者何耶然贄博極羣書不當有悞恐有所據而云然也或曰循襲之誤耳所未詳也又李商隱有五松驛詩云獨下長亭念過秦五松不見見

輿薪只應既斬斯高後尋被樵人用斧斤而商隱亦謂五松如何又李白送人游桃源序云登封太山風雨暴作躡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然太白亦以謂五松也唯舒王詠栢詩云老松先得大夫官乃爲切當

倚卓

今人用倚卓字多從木殊無義理字書從木從奇乃椅字於宜切詩曰其桐其椅是也從木從卓乃棹字直教切所謂棹船爲郎是也倚卓之字雖不經見以鄙意測之蓋人所倚者爲倚卓之在前者爲卓此言近之矣何以明之淇奧曰倚重較兮新義謂倚倚也重較者所以爲慎固也由是知人所倚者爲倚論語曰如有所立卓尔說者謂聖人之道如有所立卓然在前也由是知卓之在前者爲卓故楊文公談苑有云咸平景德中主家造檀香倚卓一副未甞用椅

棹字始知前輩何甞謬用一字也

思恭

歐陽五代史作拓跋思敬意謂薛史避國諱耳按舊唐書實録皆作思恭實録天復二年九月武定軍節度使李思敬以城降王建思敬本姓拓拔鄜夏節度使思恭保大節度使思孝之弟也思孝致仕以思敬爲保大留後遂升節度又從武定軍新唐書党項傳曰思孝爲定難節度

使李弟思諫代爲節度使思孝爲保大節度以孝爲弟思敬爲保大留後俄爲節度使然則思恭思敬乃是兩人思敬後附李茂貞因賜國姓故更姓李文忠公合爲一人誤也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三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四

建安黃朝英士俊　編

繡水　象坤方成仿

長穀王體元同校

黠伯（音沓）

家訓云晉羊曼常頹縱任俠飲酒誕節兗州號爲黠伯此字更無音訓梁張纘呼爲嚃羹之嚃亦不知所出但耆老相傳世間又有黠黠語蓋

無所不施無所不容之意也顧野王玉篇誤爲黑旁沓顧雖博物猶出張纘之下顏氏云吾所見數本並無作黑者重沓是多饒積厚之意從黑更無義旨故唐常袞塞賣官之路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辭者皆擯不用世謂之黠伯以其黠黠無賢不肖之辨云蓋兗州之遺意也

三鱣

漢書楊震傳云有冠雀銜三鱣（鱣當作鱓）魚飛集講

[illegible]前註云冠音鸛鵜鴮也鱣音善其字借爲鱣鮪之鱣俗因謂之鱣知然及案郭璞註爾雅鱣長二三丈又魏武四時食制云鱣魚大如五斗奩長一丈餘安有鸛雀能致一者況三頭乎鱣又純灰色无文章鱓魚長不過三尺大不過三指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鱓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孫卿云魚鱉鰌鱣說苑曰鱣似蛇並作鱣字蓋假鱣爲鱓其來久矣又杜少

陵云敕厨唯一味求飽或三鱣又以平聲押之恐誤也

阿堵 猶今人言這箇也

晉王夷甫雅尚口未嘗言錢一日其妻令以錢繞牀使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謂婢曰舉阿堵物去其措意如此世之學者有賢愚類求阿堵之義而未之得殊不知阿堵初自無據作史者但記一時語言而已顧愷之傳亦云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獨不見此何耶宋景文公寫眞詩云誰謂彼己子而傳阿堵神又荅書詩云久謝輸囷器羞言阿堵神皆用此也豈有它義

撐犁

後漢南匈奴傳云單于姓虛連題註云前書匈奴傳曰單于姓攣鞮氏其國稱之曰撐黎孤塗單于匈奴謂天爲撐黎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一云撐犁天子也

之匈奴號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與此小異永叔代王狀元謝及第啓云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皐屬文徒率成於骫骳又沈元用謝啓云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所招而不知尚慙博學然陸機不識撐犁事竟不知在何書一云不識撐犁謂皇甫謐非陸機

招提

唐會昌五年七月上都東都兩街各寺留僧三

十人節度　州各一寺三等　年　月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品余案會要云大　二年薛平奏請賜中條山蘭若額爲大和寺蓋官賜額者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杜牧杭州南亭記所謂山臺野邑是也

人日

西清詩話云都人劉克者窮該典籍之事多從之質嘗注杜子美詩元日到人日未有不陰時

人知其一不知其二唯杜子美與克會耳起就架上取書示諸東方朔占書也歲後八日一日雞二日犬三日豕四日羊五日牛六日馬七日人八日穀其日晴所主之物育陰則災少陵意謂天寶離亂四方雲擾幅裂人物歲歲俱災此豈春秋書王正月意邪深得古人用心如此又案宗懍荊楚歲時記云正月七日謂之人日採七種菜以爲羹剪綵爲人或鏤金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鬢求之經典罕有此事唯魏東平王翕爲安仁峰銘云正月元七厥日惟人乘我良駟陟彼安仁載莊名集此爲證矣又北史魏收傳云魏帝宴百寮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曰晉議郎董勛答問禮俗云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猪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然東方朔占書有八日爲穀而魏收所引董勛之語止及於七日何邪然

安仁峰銘所用亦云七日爲人而宗懍指此爲證蓋宗懍又未嘗見東方朔占書而妄爲之說也唯劉克爲博學余嘗覩沈存中筆談亦以謂士人劉克按夔州圖經辨鬼鄉甚詳而西清詩話又美其窮該典籍亦宜士也唐李義山人日詩云文王喻復今朝是子晉吹笙此日同舜格有苗旬太遠周稱流火月難窮鏤金作勝傳荊俗剪綵爲人起晉風獨有道衡詩思苦離家

帳得二年中

曲水

晉武帝嘗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虞曰漢章帝
時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村人以
爲怪乃招攜之水濱洗祓遂因水以泛觴其義
起此帝曰必如所言便非好事束晳進曰臣請
言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云
羽觴隨波流又秦昭王以三日置酒河曲見金

人奉水心之劒曰令君制有西夏乃霸諸侯因
此立爲曲水二漢相沿皆爲盛集帝大悦又韓
詩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日於溱洧二水之
上招魂續魄執蘭草祓除不祥上巳即三日也
曲水者引水環曲爲渠以流酒盃而行焉漢書
八月祓霸水亦斯義也又荆楚歲時記云案詩
曰溱與洧方渙渙兮唯士與女方秉蕑兮注云
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氣穢並其

[illegible]也元魏孝文帝還洛引見王公侍臣於清徽
堂因之流化渠帝曰此曲水者取乾道曲成萬
物無滯風俗通曰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
病後漢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潔於東流水上
曰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潔一說云後漢有
郭虞者三月上巳[illegible]二女三日中並不育俗以
爲大忌至此月日人家皆於東流水爲祈禳自
潔濯謂之禊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劉昭注云

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失其兩女
何足驚彼風俗稱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
主暨于富商用事伊雒帷幔玄黃本傳大將軍
梁商亦歌泣於雒禊也自魏時不復用三日水
宴之禮

著朔

嘗怪世俗題梁記其年月及所爲祭文稱月朔

乃用月建殊可嗤笑假如甲辰歲正月初一庚戌朔初十日己未俗乃云丙寅朔殊不知正月斗當建寅而所謂丙寅者即月建也習非承誤每每如此蓋不考古之過也余嘗觀漢書律歷志載周公攝政五年後二歲得周公七年復子明辟之歲是歲二月乙亥朔己丑望後六日得乙未故召誥曰惟二月既望粵六日乙未又其三月甲辰朔三日丙午召誥曰惟三月丙午朏

又云成王元年正月己巳朔此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也後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故顧命曰惟四月哉生魄又云康王十一年六月戊辰朔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春秋書桓公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故用牲于社又莊公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凡此所記月朔何嘗用月建乎其餘史傳及唐韓柳之文與本朝先達士大夫文集未嘗謬用一處蓋得孔子作春秋書朔之遺法也羅畸老書義云古之紀事者月之可也必曰朏曰望曰旁死魄曰哉生明曰哉生魄何也蓋月有小大故紀事者每志此以謹晦朔也先儒謂猶今之人將言日必先言朔蓋得之矣余觀博平王安世作白氏六帖敘末云元祐五年歲次庚午二月己卯朔初一日丙申此正用月建也殊可嗤笑

祖道

周禮太馭掌王玉路以祀及犯軷注云軷祀者封土象山於路側以菩棘柏為神主祭之以車轢軷而去詩云取羝以軷祖道之禮蓋封土為軷壇也漢疏廣傳云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注云祖道餞行也供居共反張竹亮反劉屈氂傳云丞相為祖道送至渭橋又景十三王傳云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注云祖

者遠行之祭因設燕飲焉顏師古云祖者送行之祭因饗飲也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也又後漢荀彧傳云彧死帝哭之祖日爲之廢燕樂注云祖日謂祭祖神之日因爲燕樂也應劭風俗通曰案禮傳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舟車所至足跡所遠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漢以午日祖又案字說祖從示從且後所神事方來有繼行神謂之祖者祭於行始方來有繼之意余案左氏傳云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爲上公祀爲貴神重爲勾芒該爲蓐收修及熙爲玄冥犂爲祝融勾龍爲后土蓋祭必有神以主之故祖祭必用一神以爲祖神也所謂方來有繼者特言其意義如此耳然陳寵傳注云昔共工之子好游歲終死爲祖神荀彧傳注云共工氏之子曰修好遠游故祀以爲祖神而顏氏又云昔黃帝之子纍祖好遠游而死於道故後人以爲行神三宗之論自不同如此

膢臘

楊子曰不膢臘也歟注云膢八月旦也今河東俗奉以爲大節祭祀先人也臘蜡也玉篇云膢力庚切飲食祭也冀州八月楚俗二月臘力盍切說文云冬至後三戌爲臘祭百神也案禮記外傳云蜡祭卽臘祭也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謂之蜡祭秦曰臘黃衣黃冠而祭休息田夫也旣蜡而後臘又云蜡與臘二祭也案史記始皇本紀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云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帝若學之臘嘉平父老具言此神仙之謠歌勸帝求長生之術於是始皇乃欣然有尋仙之意因改臘曰嘉平則與外傳所載不同風俗通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此云秦曰臘蓋

漢仍之也余謂史遷不當有誤然史記外傳乃後人所集故錯亂其名號竊意殷曰臘秦曰嘉平乃爲允當隋開皇中改周十二月爲臘蜡又白氏六帖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注云夏曰嘉平出史記六案史記六所云始皇十二月始更名臘曰嘉平卽非夏后祭名疑六帖爲誤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四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五

建安黃朝英士俊　編

稚章王體國

繡水　元弢張　弢同校

祖臘

後漢陳寵傳云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尚書莽篡位謝病不仕時三子參豐欽亦令解官父子相與歸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注云應劭風俗

通曰昔共工之子好遊歲終死爲祖神漢家火行火盛於午故以午日爲祖也臘者遠近祭衆神之名臘接也新故交接夫祭以報功也漢火行火衰於戌故臘用戌日也又案禮記外傳云漢則臘而不蜡受命之王皆以王日爲祖衰日爲臘又云周木德漢火德各以其五行之王日爲祖其休廢日爲臘也火王午木王卯水王子

金王酉而臘各用其衰日如魏土行土衰於辰故以辰臘用辰晉金行金衰於丑故晉臘用丑五運相承莫不皆然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无正月必祖之祀

正陽

嘗怪筆談論正陽爲兩事正謂四月陽謂十月乃引日月陽止爲證又謂先儒以日食正陽之月止謂四月爲不然按尔雅月名十月爲陽則

謂十月爲陽月可矣然以正陽爲兩事誤也余考舒王字說云巳正陽也无陰焉又詩七月新傳解四月秀葽處云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秀葽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又正月繁霜處云夏之四月謂之正月又詩義云此所言皆夏時者蓋夏時徐人所見所謂人正也由此觀之四月建巳之月巳爲正陽則正陽止謂四月

以矣存中之說可不攻而自破又案西京雜記云陽德用事則和氣皆陽建巳之月是也故謂之正陽之月又歐公歸田錄云景祐六年日蝕四月朔以謂正陽之月自古所忌皆以四月爲正陽之月其理甚明

古昔

或謂古與昔有以異乎余案書之堯典於堯之時稱昔於堯之而稱古則昔於古爲近故日入至於星出亦謂之昔昔近故時變未甚殊也若

之宜矣古遠則庸有稽焉故書於大誥言若昔朕其逝周官言若昔大猷微子之命言惟稽古崇德象賢周官言唐虞稽古此古昔之辨也又那之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新義引國語云古曰在昔昔曰先民言歷各如此其適今也其所由來久矣然或謂之在昔或謂之昔在何也蓋昔在者主其人而言之在昔者主其時而言

之以人言之者謂其人昔在而今亡也以時言之者謂其在昔而非今也一說人雖往矣其流風遺烈猶在也故謂之昔在其時往矣其事必察而後見故謂之在昔

烏鬼

筆談嘗論杜甫詩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世之說者皆不解其義唯士人劉克按夔州圖經稱峽中人謂鸕鷀爲烏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

鸕鷀繩繫其頸使之捕魚則倒提出之至今如此予在蜀中見人家養鸕鷀使捕魚信然但不知謂之烏鬼耳又按東齋記事云蜀之漁家養鸕鷀十數者日得魚可數十斤以繩約其吭纔通小魚大魚則不可食時呼而取出之乃復遣去甚馴狎指顧皆如人意有得魚而不以歸者則押擊者啄而使歸比之放鷹鶻無馳走之勞得利又差厚所載此而已然范蜀公亦不知鸕鷀乃老杜所謂烏鬼也案夷貊傳云倭國水多陸少以小鐶挂鸕鷀項令入水捕魚日得百餘頭則此事信然

三伏

漢郊祀志秦德公立二年卜居雍子孫飲馬於河遂都雍雍之諸祠自此興用三百牢於鄜畤作伏祠孟康云六月伏日也周時无至此乃有之顏師古曰伏者謂陰氣將起迫於殘陽而未

得升故爲藏伏因名伏日也立秋之後以金代火金畏於火故至庚日必伏庚金也謂金氣伏藏之日也又荆楚歲時記案歷忌云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木立夏火代木木生火立秋金代火金畏火立冬水代金金生水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也是月之雨田家以爲甘澤邑里相賀名曰嘉雨穀雨嘉雨也曹植大暑賦云席季夏之三伏潘岳賦云初伏啓新節

養陰陽書曰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第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末伏

端午

李濟翁資暇集云端五者案周處風土記仲夏端五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今人多書午字其義無取焉余家元和中端五詔書並無作午字處而近見醴泉縣尉廳壁有故光福王相題鄭泉記處云端午日豈二十年端午

之義別有見邪所載此而已余案宗懍荆楚歲時記引周處風土記云仲夏端午烹鶩角黍乃直用午字與濟翁所載不同以余意測之五與午字皆通為五月建午或用午字何害於理余嘗效崑體作端午詩云孟嘗此日鍾英氣王鳳今朝發慶源五色呈祥文必顯兩時先誕位非尊蘭湯備浴傳荆俗氷馬浮江吊屈魂却笑唐家公主駮預令馳驛剪祇洄

爲詩

孔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元澤謂爲學始於詩始於二南其意以謂爲者始爲老子之爲學爲道論語之爲禮爲樂之謂也沈存中筆談乃云周南召南樂名也胥鼓南以雅以南是也關雎鵲巢二南之詩而已有樂有舞焉學者之事其始也學周南召南末至于舞大夏大舞所謂爲周南召南者不獨誦其詩

而已何其抵牾耶案漢書王莽傳云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爲詩顏師古注云就發學詩也然則班固亦以學詩爲爲詩則存中之說非經意明矣

綠竹

李濟翁嘗論詩淇奧云綠竹猗猗按陸璣草木疏稱爾雅云菉王芻郭璞注云菉蓐也今呼爲鴟腳莎或云即鹿蓐草也又爾雅云竹萹蓄注

云似小黎赤葉節好生道旁可食亦作筑韓詩作薄音篤亦云薄篇竹則明知非笋竹矣今爲辭賦皆引猗猗入竹事大誤也當時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綠竹猗猗便襲其謬殊乖理趣苟謝贊若佳何不預文選所以爲昭明之棄也陸璣字從玉旁非士衡者余按舒王新傳解綠竹云虛而節直而和疑當時亦指篇竹而云非笋竹也又任昉述異記云衛有淇園出竹在淇水之上詩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又云爾何耶

遷鶯

劉夢得嘉話云今謂進士登第爲遷鶯者久矣蓋自毛詩伐木篇云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於喬木又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並无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无證據斯大誤也余謂今人吟咏多用遷鶯出谷事又曲名喜遷鶯者皆循襲唐人之誤也故宋景文公詩云聽報谷鶯朋友動又云杏園初日待鶯遷舒王云鶯猶尋舊友唯漢梁鴻東游作思友人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是劉孝標廣絕交論云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真得毛詩之意

蹲鴟

貨殖傳云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云蹲音蹲蹲鴟謂芋也根可食以充糧故无飢年華陽國志曰都安縣有大芋如蹲鴟也東坡云岷山之下凶年以蹲鴟爲糧不復疫癘知此物之宜人也本草謂芋土芝益氣充肌余案大唐新語載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著毛蘿蔔也蕭嵩聞之撫掌大笑又案顏氏家訓云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芋也乃爲羊字人饋羊肉答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尤可笑

五卷終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六

建安黃朝英士俊　編

繡水　元俊張　俊
長穀王體元同校

猗嗟

元度雜論云猗倚也若曰猗嗟昌兮猗重較兮猗與漆沮猗與那與皆中有所倚而生歎也至于猗彼女桑乃以謂采而薪之則不可以言倚而猗之義不通矣故經義以謂承彼女桑而猗之乃所以爲倚蓋詩人所記適其條桑之事而已其論誠亡然說猗重較兮以猗爲嘆辭恐于義未安豈亦不詳考舒王經義而誤爲之說也淇奧義云猗倚也重較者所以爲慎固也猗自訓倚所以爲中有所倚而生嘆豈其誤歟

兎爰

古語云麞無膽兎無脾捣无舌其說信然何以知其如此按字說云赤與白爲章麞見章而惑者也以此知其无膽脾屬土土主信故詩以兎爰刺桓王之失信以此知其无脾舌所以通語古无舌則无所告訴矣故詩以捣羽刺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以此知其无舌又許慎注淮南子云反舌百鳥舌也能反易其聲以效百鳥之鳴也无聲者五月陽氣極于上微陰起于下百舌无陰故无聲也

說猫

雜俎云猫目睛日暮圓及午豎斂如綖其鼻端常冷唯夏至日暖沈存中筆談歐陽公嘗得一古畫牡丹叢其下有一猫未知其精麤丞相吳正肅一見曰此正午牡丹也何以明之其花披哆而色燥此日中時花也猫眼黑睛如綫此正午猫眼也有帶露花則房斂而色澤猫眼朝暮則睛圓日漸狹長正午則如一綫耳正肅公

雖曰善求古人之意然說猶處往往亦自於段氏云

武敏

詩生民篇云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新傳云武足迹也敏拇也拇謂之敏者行能先人故也乃引爾雅云履帝武敏敏拇也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蓋所謂帝武敏者巨跡之拇也姜嫄履巨跡之拇以祀郊禖之神助嚳祭事事成而止則當以履帝武敏為斷句歆字連下句讀之乃為允當今學者皆讀為履帝武敏歆殊无義旨不然則爾雅所引何不連歆字邪

芍藥　握椒附

先儒說詩溱洧刺亂也其詩卒章言贈之以勺藥以為男淫女益勺藥破血令人无子贈之以勺藥者所以為男淫女也又東門之枌疾亂也其詩卒章言貽我握椒以為女淫男益椒氣下以養陽貽我握椒者所以為女淫男也其說雖近乎鄙俚然頗得詩人之深意故誌之

太史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談為太史公又云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又云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又云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予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凡此以上所稱太史公者皆謂司馬談也又按本傳云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又云太史公與上大夫壺遂對答又云太史公曰唯唯否否又云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凡此以上所稱太史公者謂司馬遷也又文選報任少卿書云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五臣注曰太史遷之父走僕也言已為太史公牛馬之僕蓋自卑之辭也又案孝武本紀云有

司與太史公祠官寬舒等議韋昭注曰說者以談為太史公失之矣史記稱遷為太史公者是外孫楊惲所稱余嘗攷之史記自序前所指司馬談為太史公者蓋遷之辭也後所指司馬遷為太史公者蓋後人所定也案漢儀注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後宣帝以其官為令行太史公文書而已而臣瓚又曰百官表無太史公司馬談但以太史丞為太史令余案班固郊祀

志曰有司與太史令談班彪略論曰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馬遷則談遷父子相繼為太史公明矣自序亦曰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又云司馬氏世主史官故雖為令而皆可以公稱之也遷尊其父故呼談為太史公後人又尊遷故呼遷為太史公蓋所稱公者如周公召公太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四皓有園公夏黃公之類是也非必是其外孫所稱韋昭乃以司馬談為非太史公又以遷為太史公者是楊惲所稱誤也

石鼓

倦游雜錄云古之石刻存于今者唯石鼓也本露處于野司馬池待制知鳳翔日輦置於府學之門廡下外以木櫺護之其石質堅頑類今人為碓磑者古篆刻缺可辨者幾希歐陽論石鼓元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

而韋應物以為周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弃于野鄭慶餘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於鼓乃足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見在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案太

二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豈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皇帝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所

傳古遠奇怪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傳記不載不知韋韓二君何據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所見而今不見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耳至於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慮囚

漢書何武傳云武為揚州刺史行部錄囚又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活幾何人顏師古注云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寃滯與不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其意訛其文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又案後漢盧延傳云帝乃臨御道之館親錄囚徒又張奮傳云和帝幸洛陽獄錄囚徒又漢百官志云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胡廣元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狀有侵冤者即時平理也又應奉為郡決曹

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又北史太和四年帝親錄囚徒二十年幸華林園親錄囚徒隋開皇二年親錄囚徒前漢書及南北史皆謂之錄囚徒而新唐史本紀云甲午慮囚或云癸亥慮囚或以旱慮囚或遣使慮死汝州輕繫皆以錄為慮今案太史云躡于狴獄三歲見錄集韻云錄音良倨切寬省也蓋唐亦循襲舊史語皆以錄為慮未之改耳顏氏所謂近俗不曉

其意託其文爲思慮之慮蓋指唐人言也故劉餗嘉話稱高祖平京師李靖見收太宗慮囚見靖引與語奇之又王涯說通作慮此唐人用慮字之明驗也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六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七

建安黃朝英士俊　編
繡水　汝遇沈士泉
元瑛張　發同校

固桑

新序云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此樂者乎固桑進曰君言過矣夫劒産于越珠産江漢玉産崑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

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三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將腹背之毛毳也平公默然不應余案說苑云趙簡子游于西河而樂之嘆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

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能來者吾君其不好之乎簡子曰吾門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案新序說苑皆劉向所撰也新序作平公

說苑作趙簡子新序作固桑說苑作古乘何異同如此又說苑第一卷載楚文王爵筦饒事而新序文王作恭王筦饒作筦蘇又班固古人表云晉舩人固來顏師古曰即固桑也又爾不同何邪

六璽

蔡邕獨斷曰皇帝六璽皆玉螭虎紐文曰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天子之璽皆以武都紫泥封之又國璽譜曰傳國璽是秦始皇初并天下所刻其玉出藍田山丞相李斯所書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高祖至霸上秦皇子嬰獻之至王莽篡位就元后求璽不與以威逼之乃出璽投地璽上螭一角缺及莽敗李松持璽詣苑上更始更始敗璽入赤眉劉盆子既敗以奉光武又西京雜記云中書以武都紫泥為璽室加綠綈其上又吳書云

孫堅前入雒陽令人入井探得漢傳國璽方圓四寸上紐交五龍上一角缺初黃門張讓等作亂天子出奔左右分散掌璽者以投井中袁術將僭號聞堅得璽乃拘堅夫人而奪之又太康初孫晧送金璽六枚案傳國璽不在六璽之數應氏漢官儀皇甫世紀其論六璽文義皆符漢官傳國璽文曰受命于天既壽且康且康永昌二字為錯不知二家何者為得吳時無能刻玉

故天子以金爲璽二雖以金予文不異蓋所得
六璽者乃古人遺印不可施用也

三臺

李濟翁資暇集云今之啐酒三十拍促曲名三臺何如或曰昔鄴中有三臺石季倫常爲游宴之地樂工倦怠造此以促飲也一說蔡邕自侍書御史累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樂府以邕曉音律製此說動邕心抑希其厚遺亦近之

又劉公嘉話云人以三臺送酒蓋因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宮人拍手呼上臺因以送酒案魏武帝建安十四年冬作銅雀臺十八年九月作金虎臺古樂府云鑄銅爲雀置于臺上因名焉又案北史齊文宣帝發三十餘萬人營三臺于鄴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宮室及游豫焉至是三臺成改銅雀曰金鳳金武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冬十一月登三臺御乾象殿朝宴羣臣則三臺所建舊矣但魏之冰井臺不如起自何年至北齊但因其故基而高博之耳嘉話乃云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三箇臺與北史所載不同以余意測之曲名三臺者蓋因北齊營三臺以朝宴羣臣得名也

厠牏

漢書萬石君傳云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厠牏身自澣洒蘇林云牏音投賈逵解周官云牏行圊

也孟康曰厠行圊牏中受糞函者東南人謂鑿木空中如槽謂之牏余案說文以牏爲築墻短板度侯切而玉篇集韻以牏行圊字爲从广从俞音投由是知中帬者謂其父之中衣也厠牏者謂其父圊圂之販也是二物者建親自澣洒以見事親孝謹如此而顔師古不從此說乃謂親身之小衫若今言汗衫是也果如顔氏之說則汗衫謂之厠牏有害于理而石建澣洒汗衫

亦不足爲孝謹之至也蓋其義當如蘇林孟康之說故後人循襲所以謂如厠爲厠牏其說良自于此余嘗怪李濟翁資暇集云俗命如厠爲屋頭稱幷州人咸鑿土爲室厠在所居之上故也一說北齊文宣帝怒其魏郡丞崔叔瓚以國汁沃頭後人或食或避親長不能正言國因影爲沃頭焉蓋濟翁當時著論亦不考究漢書厠牏之說但隨俗語謂爲屋頭或云沃頭誤也

樂部

楊文公談苑載伶人王感化少聰敏未嘗執卷而多識故實口諧捷急滑稽無窮會中主引李斷動嚴續二相游苑中適見繫牛于株櫱上令感化賦詩應聲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幾被田單火燎身獨向殘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何人因以譏二相也又中主徙豫章濤陽遇大風中主不悅命酒獨酌指北岸山問舟人云皖公山愈不悅感化獨前獻詩曰龍舟萬里架長風漢武潯陽事正同珍重皖公山色好影斜不落壽杯中二主大悅賜束帛余讀江南野錄載李家明事當嗣主時爲樂部頭能滑稽善諷諫亦載二詩首尾大同小異詠牛詩曰曾遭甯戚鞭敲角又被田單火燎身閑背斜陽嚼枯草近來問喘更無人龍舟詩曰龍舟輕颭錦帆風正值宸遊望遠空回首皖公山色翠影斜不到壽杯中嗣

主因慟俛首而過談苑以感化爲建州人野錄以家明爲廬州人談苑謂中主野錄謂嗣主未詳孰是

寒鼈

唐李濟翁嘗論文選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腤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羊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雋胎鰕因注

詩[illegible]五臣兼見上句云膾遂改寒鱉為[illegible]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蓮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為搴二取也何以對下句之膾邪況此篇全說修事之意獨入此搴字于理未安上句既改寒為搴即下句亦宜改膾為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為無搴邪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所載此而已

余觀荊楚歲時記云雞寒狗熱歷茲承久乃引釋名云韓國之食又云崔駰漢徒見史篇則作寒字語亦錯亂竟未詳其旨意然以此[illegible]之為信其使寒字而五臣注解乃妄有改易明矣

攔稅

南唐近事云金陵建國之初軍儲未實關市之利斂率尤繁興商苦之而莫達于上時屬近甸亢旱日久祈禱無應上他日燕觴苑中宣示羣臣曰近京三五十里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邪得非獄市之間冤枉未伸乎諸相未及對申漸高歷陛而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京上因是信之翌日下詔停一切額外稅信宿之間膏澤告足故知優旃漆城那律瓦衣不為虛矣又江南野錄載李家明從嗣主游後苑登于臺觀盛望鍾山雨曰其勢即至矣家明對曰雨雖來必不敢入城嗣主怪而問之家明曰懼陛下重稅

嗣主曰不因卿言朕不知之遂令權務半而征之余嘗攷二說大同小異然近事以國初野錄以為嗣主近事謂申漸高野錄謂李家明其不同如此孰謂皆可信邪

一麾

筆談云今人守郡謂之建麾蓋用顏延年詩一麾乃出守此誤也延年謂一麾者乃指麾之麾如武王右秉白旄以麾之麾非旌麾之麾也延

年以既始平詩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者山濤薦咸為吏部郎三上武帝不用後為荀勖一擠遂出始平故有此句延年被擯以此自託耳自杜牧為登樂游原詩云擬把一麾江海去樂游原上望昭陵始謬用一麾自此遂為故事凡此以上皆存中之語以余意測之杜樊川之意則善矣而謂之擬把則尤謬也蓋自作太守而謂之一麾于理無礙但不可以此言贈人作

太守耳宋景文公詩云使麾得請印垂要又云一封通奏領州麾又云乞得一麾行又云竟獲一麾行是真得延年之意未嘗謬用也

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八

建安黃朝英士俊 編
華亭陳仲醇繼儒
檇李長穀王體元同校

摟羅

酉陽雜俎云俗云摟羅因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淪者多會于酒樓食畢羅故有此語予讀梁元帝風人辭云城頭網雀摟羅人

首則知摟羅之言起已多時一云城頭網張雀摟羅會人着又蘇鄂演義云摟羅幹了之稱也俗云騾之大者曰摟騾騾羅聲相近非也又云婁敬甘羅亦非也蓋摟者攬也羅者綰也言人善當何幹辦于事者遂謂之摟羅摟字从手旁作婁爾雅云婁聚也此說近之然南史顧歡傳云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又談苑載朱貞白詩云太婁羅乃止用婁羅字又五代史劉銖傳云諸

考下間搜羅見矣乃加入焉

阿奴

晉書周顗傳云顗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顗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重名以所然蠟燭投之顗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又案絡秀傳云嘗冬至置酒絡秀舉觴謂三子曰吾本渡江託足無所不謂爾等並貴列吾目前吾復何憂嵩起曰恐不如尊旨伯仁志大而才短名

重而識闇好乘人之弊此非自全之道嵩性抗直亦不容于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阿奴謨小字也觀世說所載正與此同注云阿奴周謨也然則投燭之事當云阿嵩火攻固出下策耳其稱阿奴蓋史誤也□□□爲三□所□□□終丹陽尹

摸索

劉夢得嘉話云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或謂之不聽敬宗曰卿自難記若遇何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之而東坡雜記又云徐陵多忘每不識人人以此咎之陵曰公自難識若曹劉沈謝雖暗中摸索亦合認得斯二說大同小異然徐陵南朝人不知東坡得之于何書或云非東坡議論案梁書何遜劉孝綽並見重于世世謂之何劉又沈約謝朓亦有詩名朓从月不从耳故字玄暉故世祖論云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何遜杜少陵醉歌曰何劉沈謝力未

工皆用何劉沈謝而雜記乃以敬宗爲徐陵以劉爲曹劉錯雜如此益知非東坡之說

醞藉

漢書薛廣德傳云溫雅有醞藉顏師古注云醞言如醞釀也藉言有所薦藉也又云寬博有餘也醞于問切藉才夜切或用蘊字而蘇鶚演義云蘊藉者人雅度之稱也蘊者蓄也藉者籍也稱有積也言蓄美積德之謂乃引陸賈傳云醞

名籍其所積累聲名之多也或曰聲名藉甚謂狼籍甚盛也蘇鶚解狼籍者物雜乱之　狼藉謂豺狼也籍者藉也言狼起臥游戲多藉其草而草皆雜乱遂成狼藉之名藉爲籍者遂其語順也

臺烏

漢書朱博傳云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竭又其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

去暮來號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及觀顔氏家訓乃云漢書御史府中列栢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朝夕烏而文士誤作烏鳶用之余案白氏六帖與李濟翁資暇集其餘前輩所載及人所引用皆以爲烏鳶而獨家訓以爲不然何哉余所未論

鴝鵒

字說鴝从句鵒从欲解云鴝鵒多欲尾而足句故余少時嘗讀字說而不解其義後因看段成式酉陽雜俎云鴝鵒交時以足相勾促鳴鼓翼如相撲狀往往墮地人或就將掩之取其勾足爲魅藥今觀鴝鵒羣集木上其間或有雙墮地者以此驗成式之言果不妄而舒王于百家小說之言无所不取也唐耜注字說但云鳥名引考工記曰鴝鵒不踰濟而已其它無義蓋唐公亦未見段成式之說

鞦韆

許慎說文後序徐注云案詞人高无際作秋千賦序云秋千漢武帝後庭之戲也本云千秋祝壽之詞也語訛轉爲秋千後人不本意乃旁始加革爲鞦韆字案鞦韆非皮革所爲又非車馬之用不合從革又古今藝術圖云秋千北方戎戲以習輕趫又開元遺事云天寶宮中至寒食節競豎秋千令宮嬪輩以爲戲樂帝呼爲半仙之

虞部下士民因而呼之

揚州

唐李濟翁嘗謂揚州者以其土俗輕揚故名其州今作楊柳之楊謬也又沈存中筆談云予使虜至古契丹界見大蓟樹如車蓋中國无此大者其地名蓟恐其因此也如揚州宜楊荆州宜荆之類余案古本尚書及太史公記班固漢書所載淮海惟揚州並无作楊字者乃知濟翁所論爲得經意而存中之說謬矣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九

建安黄朝英士俊　編
繡水　太白金　星
元發張　發同校

馬歲

司馬温公考異云張万歲掌國馬唐統紀云万歲掌三代典羣牧恩信行隴右故隴右人謂馬歲爲齒爲張氏諱也案公羊傳晉獻公謂荀息曰

吾馬之齒亦已長矣然則謂馬歲爲馬齒有自來矣豈爲張氏諱哉

格五

漢吾丘壽王以善格五召待詔注云格五簺也說文曰行棊相塞謂之簺鮑宏簺經曰簺有四采塞白乘五是也乘五至五即格不得行故云格五簺先代皮又世俗有蹙融之戲謂以奕局取一道人各行五棊即所謂格五也唐資暇集

謂融宜作戎此戲生於黃帝蹙鞠意在軍戎也殊非圓融之義又引庾元威著者座右方所言蹙戎者即今之蹙融也其說甚徒然謂生於黃帝蹙鞠則又誤矣案漢書枚皋傳云蹵鞠刻鏤又霍去病傳云尚穿域蹋鞠顏師古注云鞠以韋爲之中實以毛蹵蹋爲戲樂也則蹙鞠非蹙融明矣案西京雜記云漢成帝好蹙鞠羣臣以蹙鞠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

而不勞者奏之家君作彈棊以獻又唐薛嵩好蹙鞠劉鋼勸止之曰爲樂甚衆何必乘危邀頃刻之歡皆謂蹙鞠爲勞動則明知非蹙戎也今人又以蹙鞠爲擊鞠蓋蹵擊一也沈存中乃以擊鞠爲擊木毬子故謂與蹵鞠異反以爲傳寫之誤非也故唐書所載但云擊毬不謂之鞠其義甚明

餳粥

劉夢得嘉話云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詩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徐盈切嘗疑此字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云即今賣餳人家物六經唯此注中有餳字後輩業詩即須有據不可學常人率焉而道也又本朝宋子京寒食詩云草色引開盤馬路簫聲吹暖賣餳天其亦用鄭箋吹簫賣餳之義然詞致騷雅勝考功遠矣余常攷嘉話所載春來不見餳云是宋考功

詩比因閱沈雲卿詠驩州不作寒食詩云海外无寒食春來不見錫洛陽新甲子何日是清明花柳爭朝發軒車滿路迎帝鄉遥可念腸斷報親情是時沈謫驩州故有是詩但未見宋全篇耳考其詞意似是雲卿之詩蓋沈宋俱仕武后朝[illegible]所傳容有訛謬所未詳也李義山詩云粥香餳白杏[illegible]省對流鶯坐綺筵又宋子京途中清明詩云漢[illegible]花着早桐客甌餳粥對[illegible]

寒食清明多用餳粥事

儲胥

楊雄甘泉賦云近則洪崖旁皇儲胥弩陆又長楊賦云木雍槍纍以爲儲胥呂延濟云槍纍作木槍相纍爲栅也蘇林注云木擁栅其外又以竹槍纍爲外儲也顔師古云儲峙也胥須也以木擁槍及纍繩連結以爲儲胥言有儲蓄以待所須也漢武帝作儲胥館故李義山詩云風雲

靖康緗素雜記卷九　四

長爲護儲胥宋子京傷孟昭圖云密疏叩儲胥又侍宴云秋色遍儲胥又思歸老云至今三籍枉儲胥又答朱彭州云九畨官樹老儲胥又續春詞云蒼龍驅暖入儲胥蓋儲胥猶言皇居也不必云有儲蓄以待所胥也故張平子西京賦云既新作於迎風加露寒與儲胥又沈約應教詩云南瞻儲胥觀西望昆明池又南史武帝諸子傳敘云偃師南望无復儲胥露寒河陽北臨[illegible]西京賦注云武帝先作迎風館後加露寒儲胥一館

名諱

歸田錄云宋郊公庠初名郊字伯庠與其弟祁自布衣時名動天下號爲二宋其爲知制誥仁宗驟加獎眷便欲大用有忌其先進者譖之謂其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音交交者替代之名也宋交其言不祥仁宗遽命改之公怏怏

靖康緗素雜記卷九　十五

不獲已乃改爲庠字公序公後更踐二府二十餘年以司空致仕兼享福壽而終而譖者竟不見用以卒可以爲小人之戒也又西清詩話云宋元憲公始名郊與同列譖其姓宋而郊名非便公奏乞更名庠意殊怏怏不滿會用新名移書葉道卿乃呼同年葉戲答公曰清臣宋郊牓第六中選徧閲小錄无宋庠者不知何許人公因寄一絕自解云紙尾勤勤問姓名禁林依

唐書藝文志只爲書錄題臣向只是當時劉更生
又楊文公談苑云太平興國四年北戎寇邊車
駕幸大名府方渡河有人持手版邀乘輿前驅
斥之號呼道旁自言獻封事太宗令接取視之
乃臨河主簿宋捷上甚喜即以爲將作監此乃
以姓名嘉讖者也此與元憲公姓同而事異
良可噱笑

江爲

江南野錄載江爲者宋世淹之後先祖仕于建
陽因家焉世習儒素少游廬山白鹿洞師事處
士陳貺酷于詩句居二十餘年有風雅清麗之
態所載此而已余觀南史淹傳字文通濟陽考
城人宋少帝時黜爲建安吳興令終於梁天監
中左衛將軍子蒍嗣又案吳均傳云先是有濟
陽江洪工屬文爲建陽令坐事死案江洪齊時
爲太學生竟陵王子良開西邸招文學時王僧
孺爲太學生虞羲丘國賓蕭文琰丘令楷江洪
劉孝孫以善辭藻游焉而僧孺與高平徐寅俱
爲學林則洪仕於齊梁間明矣淹與洪其系皆
出於濟陽考城而又俱仕於齊梁間淹嘗爲建
安令其後它遷洪爲建陽令而死於建陽則江
爲之系實出於洪益明矣而野錄云宋世淹之
後又云先祖仕于建陽因家焉彼乃不敢別白
言之耳未嘗見吳均傳所載江洪之事乃妄臆
度而爲之說也

房喬

沈存中嘗謂予家有閻博陵畫唐秦府十八學
士各有眞贊名字與史所載不同或以字爲名
或書名而不書字者其稱甚美然謂房眞齡字
喬年舊史乃云房喬字眞齡既而云唐書成于
後人之手所傳容有訛謬甚美也未云以舊史
考之魏鄭公對太宗曰日如愁鈴者佳則眞齡

之名非字也何其謬歟蓋所謂懸鈴者乃鈴鐸之鈴而非齡乃年齡之齡唯其爲年齡之齡故字以爲年此理甚明而存中乃不之省何也然房梁公名字大抵不同真贊云房真齡字喬年舊史云房喬字真齡而新史云房玄齡字喬皆未詳也又韓愈集中有王弘中神道碑云諱弘中字某案實錄新舊傳皆名仲舒字弘中愈又作宴喜亭記稱爲王弘中然則弘中必字也碑文誤耳政與房喬名字一同

高陽

太史公記沛公引兵過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聞沛公方洗謂使者曰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按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吾高陽酒徒也非儒人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入又世說載季倫每臨習郡池未嘗不大醉常曰醉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逕造高陽池劉義慶云高陽池在襄陽案史記及漢書食其本傳稱食其陳留高陽人也又云沛公略地陳留郊使人召食其食其至入謁則高陽在陳留明矣又案晉書載簡鎮襄陽時諸習有佳園池簡每出游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然則襄陽習池謂之高陽池者蓋取酈生高陽酒徒之義也

建安黃朝英士俊　編
繡水　于瑕沈明道
長穀王體元同校

和松

晉庾敳傳云敳有重名爲縉紳所推而頗聚斂積實數千萬之都官從事溫嶠嘗劾奏敳敳更器嶠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施之大

廈有棟梁之用而溫嶠傳曰嶠爲都官從事散騎常侍庾敳有重名而頗聚斂嶠舉奏之京都振肅蓋是時溫嶠爲都官從事敳爲散騎常侍二人同在朝廷元敳之所器者溫嶠非和嶠明矣及觀和嶠傳又云從事中郎庾敳見而歎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磊砢多節用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而世說亦云子嵩目和嶠云云何其謬歟良由修史者雜出於諸儒而非一人之筆故其謬戾如此今之學者至有云和氏之松千丈蓋謬矣

顏介

北史載顏之推齊文宣時爲黃門侍郎齊亡入周大象末爲御史上士隋開皇中太子召爲文學深見禮重尋以疾終而唐書又曰自高齊入周終隋黃門郎與北史所載不同北史云之推在齊有二子長曰思魯次曰敏楚蓋示不忘本

也而唐書云師古父思魯以儒學顯武德初爲秦王府記室參軍事又云師古叔游秦武德初累遷廉州刺史撰漢書決疑師古多資取其義又與北史不同南史載顏協二子之儀之推並早知名則之儀爲長推爲次明矣而北史載之推字介弟之儀字升則以之推爲兄之儀爲弟其不同又如此何耶

貴學

顏氏家訓云夫讀書之人自羲農以來宇宙之下凡識幾人凡見幾事世人不問愚智皆欲識人之多見事之廣而不肯讀書是猶求飽而懶營饌欲暖而惰裁衣也其說信然余案晉書虞嘯父仕孝武帝為侍中嘗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不聞有所獻替何耶嘯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天時尚溫鱉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尚獻帝大笑唐蘇良嗣高宗時為荊

州刺史有河東寺本蕭詧為兄河東王所建良嗣曰江漢間何與河東乎奏易之而當世根其少學云又王元寶富而无學識嘗會賓客明日親友謂之曰昨日必多佳論元寶曰但費錦纏頭耳良可嗤笑

刊詔

晉書劉邈傳云時孝武帝觴樂之後多賜侍臣文辭詔義有不雅者邈輒焚毀之其它侍臣被詔或宣揚之故論者以此多邈又徐邈傳云帝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辭率爾所言穢雜邈輒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然後出之是時侍臣被詔者或宣揚之故時議以此多邈

夢筆

梁江淹傳云淹嘗宿於冶亭夢一丈夫自稱郭璞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便

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為詩絕无美句時人謂之才盡又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遒進又唐李嶠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十五通五經薛元超稱之自梁至唐夢筆者凡三人今世為文辭者多以江氏為夢筆之裔然淹夢人取筆殆非佳語不知紀氏李氏亦自可稱夢筆之裔尤為佳也然嘗求注引

[illegible]云江淹少夢人授以五色筆因而有文章此一事又不載於本傳何耶

甘羅

史記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信侯呂不韋後因說趙有功始皇封爲上卿未嘗爲秦相也世之人見其事秦相呂不韋因相傳以爲甘羅十二爲秦相大誤也唐資暇集又謂相秦者是羅祖名茂以史記考之又不然茂得罪於秦王亡秦入齊又使於楚楚王欲置相於秦范蜎以爲不可故秦卒相向壽而茂竟不得復入秦卒於魏以此觀之則茂亦未嘗相秦也杜牧之偶題云甘羅昔作秦丞相其亦不考其實而誤爲之說也

金根

劉公嘉話云呂黎生名父之子雖敎有義方而性頗暗庸劣嘗爲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爲銀字至除拾遺果爲諫院不受又大唐新語云張由古素无學術歷官臺省嘗於衆中嘆班固文章不入文選或謂之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作文選中何云无由古曰此並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莫不絕倒

杕杜 杕音弟

舊唐書載明皇時宰相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尤忌之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杕杜一字林甫不識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謂杕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故東坡云甚欲去爲湯餅客唯愁錯寫弄麞書蓋用此也惜乎新史不載其事

寶顏堂訂正靖康緗素雜記卷之十 終

西溪叢語二卷

（宋）姚寬撰

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津逮秘書本

西溪叢語三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宋姚寬撰。寬字令威、嵊縣人。父舜明、紹聖四年進士。南渡歷官戶部侍郎、徽猷閣待制。寬以父任補官、仕至權尚書戶部員外郎、樞密院編修官。其書多考證典籍之異同。如辨文選神女賦玉字爲王字之誤。辨劉攽論蕭何不爲功曹之誤。辨黃庭堅論徐浩詩瓌能字押奴來切之誤。辨歐陽修論張繼半夜鐘之誤。辨王安石詩經新義彤管爲箴筆之誤。皆極精審。至考感甄賦之始末、不辨其非。謂陶潛詩中之田子春即漢書劉澤傳之田生。謂杜甫詩中之黃衫少年爲霍小玉傳之黃衫客。又謂甫俊逸鮑參軍句爲譏李白。皆失之穿鑿附會。註劉禹錫詩翁仲字不知其不作於洛陽。註李白詩啞井字不知其出於玉臺新詠。王宋詩引秦嘉贈婦詩誤以第一首爲徐淑作。引詩品誤改寶叙字。皆爲疎舛。然大致瑜多而瑕少、考證家之有根柢者也。葉適水心集有西溪集跋、其稱此書以易肥遯爲飛遯、以孟子不若是恝爲不若是忿二條。又謂金海陵王南侵時、寬推論太乙、熒惑行次、決其必敗、未幾果有瓜洲之事。又謂其著書二百卷、古今同異、無不該括。又謂其古樂府流麗哀思、頗雜近體詩。長短皆絕去尖巧、乃全造古律、加於作者一等。蓋亦一代博洽工文之士矣。

西溪叢語卷上

宋剡川姚寬令威輯

明海虞毛晉子晉訂

周易遯卦肥遯無不利肥字古作𩇯與古蜚字相似即今之飛字後世遂改爲肥字九師道訓云遯而能飛吉孰大焉張平子思玄賦云欲飛遯以保名註引易上九飛遯無不利謂去而遷也曹子建七啓云飛遯離俗程氏易傳引漸上九鴻漸于陸爲鴻漸于逵以小狐汔濟汔當爲訖豈未辨證此耶

論語云觚不觚觚哉觚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況於大事乎觚木簡也史游急就章云急就奇觚與衆異注云觚者學書之牘或以記事削木爲之或六面或八面面皆可書觚者稜也有稜角也

許氏說文忿音呼介切怨也引孟子孝子之心不若是忿今所傳孟子曰爲不若是恝趙岐注云恝無愁貌公明高以爲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愁怨豈可恝恝然無憂哉許氏說文用古文纂集成之引用忿字恐爲正也

嘗於會稽得一石碑論海潮依附陰陽時刻極有理不知其誰氏復恐遺失故載之觀古今諸家海潮之說者多矣或謂天河激湧（葛洪潮說）亦云地機翕張（見洞正一眞經）盧肇以日激水而潮生封演云月周天而潮應挺空入漢山湧而濤隨（施師謂僧隱之之言）析木大梁月行而水大（見竇叔蒙濤志）源殊泒異無所適從索隱探微宜伸確論大中祥符九年冬奉詔按察嶺外嘗經合浦郡（廉州）沿南濵而東過海康（雷州）歷陵水（化州）涉恩平（恩州）住南海（廣州）迨由龍川（惠州）抵潮陽（潮州）洎出守會稽（越州）移莅句章（明州）已上諸郡俱沿海濵朝夕覩望潮汐之候者有日

矣汐潮退也得以求之刻漏究之消息消進息退十年用心頗有準的大率元氣嘘翕天隨氣而漲斂溟渤往來潮隨天而進退者也以日者衆陽之母陰生於陽故潮附之於日也月者太陰之精水乃陰類故潮依之於月也是故隨日而應月依陰而附陽盈於朔望消於朏敷尾切魄虛於上下弦息於輝朒女六切朔而月見東方也故潮有小大焉今起月朔夜半子時潮平於地之子位四刻一十六

分半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二分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過月望復東行潮附日而又西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俱復會於子位其小盡則月離於日在地之辰次日移三刻七十三分半對月到之位以日臨之次潮必應之至後朔子時四刻一十六分半日月潮水亦俱復會於子位是知潮常附日而右旋以月臨子午潮必

平矣月在卯酉汐必盡矣或遲速消息之小異而進退盈虛終不失其期也或問曰四海潮平皆有漸惟浙江濤至則亘如山岳奮如雷霆水岸橫飛雪崖傍射澎騰奔激吁可畏也其漲怒之理可得聞乎曰或云夾岸有山南曰龕北曰赭二山相對謂之海門岸狹勢逼湧而為濤耳若言狹逼則東溟自定海縣名屬四明吞餘姚奉化二江江以縣爲名一屬會稽一隸四明侔之浙江尤甚狹逼潮

來不聞濤有聲也今觀浙江之口起自纂風亭地名屬會稽北望嘉興大山屬秀州水闊二百餘里故海商舶船畏避沙潬不由大江水中沙爲潬徒旱切惟泛餘姚小江易舟而浮運河達于杭越矣蓋以下有沙潬南北亘連隔礙洪波蹙遏潮勢夫月離震兌他潮已生惟浙江潮水不同月經乾巽潮來已半濁浪堆滯後水益來於是溢於沙潬猛怒頓湧聲勢激射故起而爲濤耳非江山淺逼

使之然也

段成式酉陽雜爼有諾皐記又有支諾皐意義難解春秋左氏傳襄公十八年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人巫皐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兹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疑此事也晁伯宇談助云靈奇秘要辟兵法正月上寅日禹

步取寄生木三咒曰喏皐敢告日月震雷令人無敢見我我爲大帝使者乃斷取五寸陰乾百日爲釋二七徧頭還着令人不見晁說非也

昔楚襄王與宋玉遊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玉爲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狀使爲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古樂府詩有之本自巫山來無人覩容色惟有楚懷王曾言夢相識李義山亦云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今文選本玉王字差誤

古文篆者黃帝史衛人蒼頡所作也蒼頡姓侯剛氏衛恒語

杜甫詩丹青引學書須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衛夫人名鑠字茂漪即廷尉展之女恒之從妹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中書郎李充之母王逸

少師善鍾法能正書入妙能品王子敬年五歲巳有書意夫人書大雅吟賜之

杜甫詩雨拋金鎖甲苔臥綠沉槍薛倉舒注杜詩引車頻秦書云苻堅造金銀絲沉細鐙金爲綖以縲之綠沉精鐵也北史隋文帝嘗賜張奫綠沉甲獸文貝裝武庫賦云綠沉之槍唐鄭綮聯句有亭亭孤筍綠沉槍之句續齊諧記云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一綠沉漆榼王羲之

筆經有又以綠沉漆竹管見遺亦可愛翫蕭子雲詩云綠沉弓項縱紫艾刀橫拔恐綠沉如今以漆調雌黃之類若調綠漆之其色深沉故謂之綠沉非精鐵也

李義山代魏宮私贈詩云來時西館阻佳期去後漳河隔夢思知有宓妃無限意春松秋菊可同時代元城吳令質暗爲答云背闕歸藩路欲分水邊風日半西曛襄王枕上元無夢莫枉陽臺

一片雲第一篇注云黃初三年已隔存殁追遂其意何必同時按此詩當是四年作甄后黃初二年郭后有寵后失意帝大怒六月遣使賜死葬于鄴洛神賦云黃初三年朝京師還濟洛川李善云三年立植爲鄄城王四年徙封雍丘其年朝京師又文紹云三年行幸許又曰四年三月還雒陽並云四年朝此云三年誤矣怨盛年之不當李善云謂少壯之時不能得當君王之意此言微感甄后之情黃初二年植與諸侯就國監國謁者灌均奏植醉酒悖慢刼脅使者有司請治罪故貶爵安鄉侯改封鄄城侯後求見帝黃初四年來朝帝責之置西館未許朝上責躬詩表餬傳奇載感甄賦之因文字淺俗不可信元微之代曲江老人百韻有班女恩移趙思王賦感甄何也李善注感甄賦云東阿王漢末求甄后逸女不遂太祖回與五官中郎將植殊

不平晝思夜想廢寢與食黃初中入朝帝示植玉鏤金帶枕植見之不覺泣下時已爲郭后讒死帝意亦悟因令太子留宴飲以枕賚植植還度轘轅將息洛水上忽見女子來自云我本託心君王其心不遂此枕是我嫁時從嫁前與五官中郎將今與君王遂用薦枕席歡情交集又云豈不欲常見但爲郭后以糠塞口今被髮掩面羞將此形貌重覩君王耳言訖遂不復見所

存遣人獻珠於王王答以玉佩悲喜不能自勝因作感甄賦後明帝見之改為洛神賦云孔融傳云初曹操攻屠鄴城袁氏婦子多見侵掠而操子丕納袁熙妻甄氏魏略云鄴城破文帝入紹舍后䠥伏姑膝上帝令舉頭就視見其顏色非常太祖聞其意為迎取之

李太白過彭蠡湖詩云水碧或可採金膏秘莫言余將振衣去羽化出囂煩江文通擬王微君詩

云水碧驗未黷金膏靈詎緇翰曰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又擬郭璞云傲睨摘木芝凌波採水碧謝靈運入彭蠡湖口作雲物多珍怪異人秘精魂金膏滅明光水碧輟流溫注云水碧水玉也此江中有之然皆滅其明光止其溫潤穆天子傳河伯示汝黃金之膏山海經云耿山多水碧又云柴桑之山潯陽水其下多碧多冷石赭未知何物余常見墨子道書大藥中有水脂碧者當是洪炎雜家引舊說云宮亭湖中有孤石介立周圍一里竦直百丈上有玉膏可採梅聖俞聽潘歙州話廬山詩云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風力豈能加日氣豈能曬攬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豈非水碧耶予久遊廬山不聞有此

柳子厚詩云漁翁夜傍西巖宿曉汲清湘然楚竹烟消日出不見人欸乃一聲山水綠欸音襖乃

音靄相應之聲也今人誤以二字合為一劉言史瀟湘游云夷女采山蕉緝紗浸江水野花滿髻妝色新閑歌暧迺深峽裏暧迺知從何處生當時泣舜斷腸聲此聲同而字異也暧迺即欸乃字

李義山崇讓宅讌詩風過迴塘萬竹悲洛陽有崇讓坊有河陽節度使王茂先宅李郎茂先之壻韋氏述征記云此坊出大竹及桃

離騷九歌章句名曰九而載十一篇何也曰九以數名之如七啓七發非以其章名或云國殤禮魂不在數若除國殤禮魂只二十三篇韓文公云屈原離騷二十五王逸云漁父以上二十五合國殤禮魂也劉淵林注魏都賦引九章之辭曰鄙也必獨立引卜居之辭曰横江潭而漁今閲二篇又無是一句倍有闕文淵林出漢後何爲獨見全書也嘗有策問云蕭統文選載九歌

無國殤禮魂晁無咎謂大招古奥疑原作今起離騷經遠遊天問卜居漁父大招而云九章九歌又十八則原賦存者二十四篇耳惜誓盡敘原意末云鸞鳳之高翔見盛德而後下與賈誼弔屈原文云鳳凰翔於千仞兮覽德煇而下之斷章趣同將誼效之也抑固二十五篇之一未可知也若如文選去國殤禮魂以大招惜誓補則二十五篇似爲是矣横江潭而漁揚雄答客雖有之如賈逵班固於離騷經皆以所見改易無疑則九章卜居如王逸輩或有改易未可知也書之闕文未易深攷

杜甫野航恰受兩三人晉郭翻乘小舟歸武昌安西將軍庾亮造之以其船狭小就引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猥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船也李商隱詩云何人書破蒲葵扇記着南塘移樹時蒲葵棕櫚也晉陽秋謝太傅鄉人有罷中宿縣

詣安安問歸資答曰唯有五萬蒲葵扇安乃取其中者捉之其價數倍又王羲之見老姥持六角扇賣之因書其扇各五字老姥初有難色羲之謂曰但云右軍書以求百金姥從之人競買之乃二事兼用也

杜甫洗兵馬左太冲魏都賦云洗兵海島刷馬江州六韜武王問太公雨輜車至軫何也云洗甲兵也魏武兵要曰大將將行雨濡衣冠是謂洗

兵
海上人云蛤蜊文蛤皆一潮生一暈
趙純師孟云澶淵之役班師留兵器於開德府謂
之御前甲仗庫著令監官四員兩員宗室庫內
有張承業財計書李克用兵法此書今亡
眞贋贋僞也韓非子云宋人求饞鼎魯人云眞也
齊人曰贋也
夏噱藏云士無兼年之食遇天飢妻子非妻子也

大夫無兼年之食遇飢與喪臣妾非其有也國
無兼年之食遇天飢百姓非所有也戒之哉
綢繆兩字而有數義詩云綢繆牖戶注云纏綿也
王粲云綢繆淸燕娛五臣云綢繆覩重貌吳質
答東阿王書云是何慰喻之綢繆乎注云綢繆
殷勤之意也
老杜送孔巢父幾歲寄我空中書用史宗引小兒
騰空覺脚下有波濤寄書事乃蓬萊仙人也洪
慶善云空中書乃鴈足書非也
酒謂之歡伯焦貢易林坎之兌遯之未濟辭云酒
爲歡伯除憂來樂福喜入門與君相索伯音博
協音也王琪君玉金陵飲酒詩云蜀江雪浪來
天際一泒泉舂瀉缺碎盎謂水碓舂金釵糯也
金釵乃糯米之名詩載荊公集中非是
杜牧之詩云娉娉嫋嫋十三餘荳蔻梢頭二月初
不解荳蔻之義閒本草荳蔻花作穗嫩葉卷之

而生初如芙蓉穗頭深紅色葉漸展花漸出而
色微淡亦有黃白色似山薑花花生葉閒南人
取其未大開者謂之含胎花言尚小如妊身也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歲蘭亭之會
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曆中朱迪呂渭
吳筠章八元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句有
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有此事也
陶淵明閑情賦必有所自乃出張衡同聲歌云邂

追承際會偶得充後房情好新交接颸慄若探湯願思爲莞席在下蔽匡牀願爲羅衾幬在上衛風霜

東坡濁醪有妙理賦云濁者以飲吾僕淸者以飲吾友僕謂我也或以爲奴僕誤矣

吳越春秋云吳國西子被殺杜牧之詩云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東坡詩云五湖聞道扁舟歸去仍攜西子予問王性之性之云西子自下姑

蘇一舸自逐范蠡遂爲兩義不可云范蠡將西子去也嘗疑之別無所據因觀唐景龍文館記宋之問分題得浣紗篇云越女顏如花越王聞浣紗國微不自寵獻作吳宮娃山藪半潛匿苧羅更蒙遮一行霸勾踐再笑傾夫差艷色奪常人效顰亦相誇一朝還舊都靚粧尋若耶鳥驚入松蘿魚畏沉荷花始覺冶容妄方悟羣心邪此詩云復還會稽又與前不同當更詳考

蔡中郎石經漢靈帝熹平四年邕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於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唐志又有今字論語二卷豈邕五經之外復有此乎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遂以爲邕所作恐唐史誤北齊遷邕石經于鄴都至河濱岸崩石沒于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入長安尋兵亂廢棄唐初魏

鄭公鳩集所餘十不獲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祕府當時一字石經猶數十卷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石經之亡久矣魏石經近世猶存堙滅殆盡往年洛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馬日磾等所正定之本振洛陽記日磾等題名本在禮記而日磾乃在公羊碑益知非邕所爲也尚書論語之文

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宋敏求洛陽記云漢靈帝詔諸儒正定五經刊石熹平四年蔡邕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張訓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定六經刊於碑後諸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筆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衢其碑爲古文篆隷三體立太學門外又云

魏正始中立篆隷古文三字石經又刊文帝典論六碑附其次於太學又非前所謂一字石經也又晉石經隷書至東魏孝靜遷于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卽晉隷書又非魏碑也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繆謂之蔡邕字矣唐秘書省内有蔡邕石經數十段後魏末自洛陽徙至東宮又移將作内坊貞觀四年魏徵奏於京師秘書内省置武后復徙於秘書省未知其一字與三字

也

左氏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杜預曰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甚言其生之易也據風俗通不舉寤生子俗說兒墮地未可開目便能視者謂之寤生子妨父母鄭武公老終天年姜氏亦然豈有妨父母乎其說與杜預異

紹興府軒亭臨街大樓五通神據之土人敬事翟

公巽帥越盡去其神改爲酒樓神座下有一大酒字亦非偶然目爲和旨樓取食貨志酒酤在官和旨便人

昔張敏叔有十客圖忘其名予長兒伯聲嘗得三十客牡丹爲貴客梅爲清客蘭爲幽客桃爲妖客杏爲豔客蓮爲溪客木犀爲巖客海棠爲蜀客躑躅爲山客梨爲淡客瑞香爲閨客菊爲壽客木芙蓉爲醉客酴醾爲才客臘梅爲寒客瓊

花為仙客素馨為韻客丁香為情客葵為忠客含笑為佞客楊花為狂客玫瑰為刺客月季為癡客木槿為時客安石榴為村客鼓子花為田客棣棠為俗客曼陀羅為惡客孤燈為窮客棠梨為鬼客

襄漢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為亭往來題詩甚富一日柱間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冢上為亭鬼莫嗔冢頭人即冢中人憑欄莫起存亡意除却

虛空總是塵

長兄伯聲云洛中董氏蓄雷琴一張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巉嶢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此詩今見宋之問集

滕達道蓄雷威琴中題云石山孫枝樣剪伏羲將扶大隱永契神機徐浩書字類石經今歸居氏矣

嘗見一琴中題云唐大曆三年仲夏十二日西蜀雷威於雜花亭合

莫承之琴池之側有隸字云中平四年逐客蔡邕吳中斷

李巽伯云先公得雷威琴錢氏物也中題云嶧陽孫枝匠成雅器一聽秋堂三月忘味故號忘味云為當代第一

長兄伯聲云昔至滬邑獲一古琴中題云合雅大樂成文正音徽絃一泛山水俱深雷威斲歐陽詢書陝郊處士魏野家藏後歸滬人溫氏予得之喜而不寐野嘗有詩云恭退難饒客琴生却問兒聲又過忘味云

檇李份智和蓄一琴雲和樣天池上題云南溟夷島產木有堅如石文橫銀屑者夷名曰伽陀羅余愛其堅又貴其異遂用作此臨岳與五行行

七字下横四字李陽冰書後智和云沒官遞入
樂府遂入禁中或云蔡叔羽以錢五萬得之安
矣
伊南田戶店質當谷隱士趙彥安獲一琴斷文奇
古真虵蚹也聲韻雄遠中題云霧中山三字人
莫曉也後得蜀郡草堂閒話中載云雷氏斲琴
多在峨眉無爲霧中三山方知爲雷琴矣
何都巡出古鏡背龜紐以蓮葉承之左右彈琴仙

人一鳳皇對舞帶有銘云對鳳皇舞鑄黃金帶
陰陽各有配日月恒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
瑶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
李晦之一鏡背有八柱十二獸面微凸帶有銘云
尚方佳真大毋傷左龍右虎辟牛羊朱鳥玄武
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
近見一鏡如鍾樣鼻有大環有隸字云一生有十
口前牛無角後走有口十二字下有一虎其字

恐甲午字謎也
近得一夾鏡大鼻叩之中虛有冠劒四人一題忠
臣伍子胥一吳王一越王一范蠡又二婦人云
越王二女皆小隸字製作奇古沈存中云夾鏡
最難得
宣和貴人家有寫唐會要一軸係第七卷後題行
官楊小瑛書字畫頗佳其說山陵疏中稱虞世
南者至再上疏則不稱姓止云世南

李商隱有當句對詩云密邇平陽接上蘭秦樓鴛
瓦漢宮盤池光不定花光亂日氣初涵露氣乾
亦有當句對而兩句不對者如陸龜蒙詩云但
說漱流并枕石不辭蟬腹與龜腸
齊斧虞喜志林齊側階切凡師出齊戒入廟受斧
故云齊也陳琳云腰領不足以膏齊斧服虔注
云易喪其資斧張晏云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
劭云齊利也蕭斧或云越斧也淮南子云磨蕭

斧以伐朝菌蕭之義未詳太平御覽引漢書王
莽傳喪其齊斧音齊
劉夢得詩有盃前膽不務趙郷有呑船酒膽務體
部韻唐韻並無集韻在山字韻音呼關切頑也
魚皆逆水上近有詞云江水東流郎又西問尺素
何由到似非也古樂府緩聲歌云思東流之水
必有西上之魚
大木百圍生遠籟朱絃三嘆有遺音東坡介甫皆

有此句
東坡詩云仙人拊我頂結髮授長生李太白詩也
梁昭明淵明集敘曰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此
二句出陳思王求自試表李善注云越絕書范
蠡自楚之越越王與言盡日大夫石買進曰衒
士不信客歷諸侯無因自致非眞賢也
李商隱燒香曲云八蠶繭綿小分炷獸焰微紅隔
雲母左太沖吳都賦云鄉貢八蠶之綿注云有

蠶一歲八育雲南志云風土多暖至有八蠶言
蠶養至第八次不中爲絲只可作綿故云八蠶
之綿
劉向別錄云讎校書一人持本一人讀對若怨家
故曰讎書
世傳樊川別集爲杜牧之詩乃許渾詩渾有丁卯
集爲絲欄上本者唐彥猷家有數十首皆樊川
外集中詩也丁卯乃潤州城南橋名渾居此橋

謂之丁卯莊故基尚在
杜甫詩云弩影落杯中風俗通應彬爲汲令請主
簿杜宣賜酒壁上有懸赤弩照於杯中形如蛇
宣惡之謂蛇入腹遂病後至其故處知弩影遂
解與廣客事相類梁簡文臥疾詩云沉痾類弩
影
劉禹錫龍墀遥望麴塵絲使麴塵字者極多禮記
月令薦鞠衣于上帝告桑事注云如鞠塵色周

禮內司服鞠衣鄭司農云鞠衣黃桑服也色如
鞠塵象桑葉始生乃知用麴糵字非是
杜甫月詩云塵匣元開鏡風簾自上鈎乃用沈雲
卿月詩臺前疑掛鏡簾外自懸鈎又云春水船
如天上坐沈云人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又云
嫩蘂濃花滿目斑沈云園花璘瑁斑雖一字亦
有所本也
山谷題牧護歌後云向常問南方衲子牧護是何

種語皆不能說後見劉夢得作夔州刺史樂府
有牧護歌似是賽神語亦不可解及來黔中聞
賽神者夜歌聽說儂家牧護末云奠酒燒錢歸
去雖長短不同要皆自敘五七十語乃知蘇溪
夔州故作此歌學巴人曲猶石頭學魏伯陽作
參同契也予長兄伯聲嘗攷火祆字其畫從天
胡神也音醯堅切教法佛經所謂摩醯首羅也
本起大波斯國號蘇魯支有弟子名玄真習師

之法居波斯國大總長如火山後行化於中國
宋次道東京記寧遠坊有祆神廟注云四夷朝
貢圖云康國有神名祆畢國有火祆祠疑因是
建廟或傳晉戎亂華時立此又據杜預左傳注
云睢受汴東經陳留梁譙彭城入泗此水次有
祆神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也此即火祆之
神其來蓋久至唐貞觀五年有傳法穆護何祿
將祆教詣闕聞奏勑令長安崇化坊立祆寺號

大秦寺又名波斯寺至天寶四年七月勑波斯
經教出自大秦傳習而來久行中國爰初建寺
因以為名將以示人必循其本其兩京波斯寺
宜改為大秦寺天下諸州郡有者準此武宗毀
浮圖籍僧為民會昌五年勑大秦穆護火祆等
六十餘人並放還俗然而根株未盡宋公言祆
立廟出於胡俗而未必究其即波斯教法也又
嘗見官品令有祆正祆法初來以鴻臚寺為禮

遠令邱後世因用以僧尼隸焉設官來歷如此祆之有正想在唐室始段成式酉陽雜俎孝億國界三千餘里舉俗事祆不識佛法有祆祠三千餘所又銅馬俱在德建國烏滸河中灘流中有火祆祠相傳祆神本自波斯國乘神通來因立祆祠祠內無像於大屋下置小廬舍向西人向東禮神有一銅馬國人言自天而下屈前足在空中後足入土自古數有穿視竟不及其蹄

西夷以五月為歲每歲自烏滸河中有馬出其色如金與此銅馬嘶鳴相應俄復入水近有大食不信入祆祠將壞之忽有火燒其兵遂不敢毀則祆教流行外域延入中國蔓衍如此康國蓋在西朝貢圖之言與此合也教坊記曲名有牧護字已播在唐樂府崇文書有牧護詞乃李燕撰六言文字記五行災福之說則後人因有作語為牧護者不止巴人曲也祆之教法蓋遠

而移護所傳則自唐也蘇溪作歌之意正謂旁門小道似是而非者因以為戲非效參同契之比山谷蓋未深攷耳且祆有祠廟因作此歌以賽神固未知劉作歌詩止效巴人之語亦自知其源委也

元豐初盧秉提點兩浙刑獄會朝廷議鹽法秉謂自錢塘縣楊村場上流接睦歙等州與越州錢清場等水勢稍淡以六分為額楊村下接仁和

縣湯村為七分鹽官場為八分並海而東為越州餘姚縣石堰場明州慈谿縣鳴鶴場皆九分至岱山昌國又東南為溫州雙穟南天富北天富十分著為定數蓋自岱山及二天富皆取海水煉鹽所謂熬波也自鳴鶴西南及湯村則刮鹻以淋鹵以分計之十得六七鹽官湯村用鐵盤故鹽色青白而鹽官鹽色或少黑由曬灰故也湯村及錢清場織竹為盤塗以石灰故色少

黃竹勢不及鐵則黃色爲嫩青白爲上色黑多
鹵或又有泥石不宜久停若石堰以東雖用竹
盤而鹽色光白以近海水鹹故爾後來法雖小
變公私所便大抵不易盧法
秦誓文有三本傳於世岐陽告巫咸朝那告大沈
要冊告亞駞岐陽之石在鳳翔府署朝那之石
在南京蔡挺家亞駞之石在洛陽劉忱家其言
述秦穆公與楚成王遂及熊相背十八世詛盟

之罪以史記世家考之秦十八世當惠文王與
楚懷王同時縱横爭霸此詛政爲懷王也懷王
十一年李兌約五國以伐秦懷王爲從長（史記云蘇秦約六國伐秦懷王爲長是年魏韓趙燕楚擊秦齊獨後時蘇秦已死戰國策云李兌明其）
秦逆擊之皆引而歸今文云熊相率諸侯之兵
以臨加我是也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發兵
攻秦敗於藍田文又云悉興其衆以偪我邊境
是也惠王後十三年王遣庶長章拒楚師明年
大敗之丹陽遂取楚漢中地六百里文又云克
劑楚師復畧我邊城是也或以爲熊商時商與
相聲相近而事非是或以爲頃襄時頃襄王橫
立乃在秦昭王九年歷惠文武王至昭王是時
楚已失郢微弱已甚秦何所畏而詛之哉或以
熊相芈姓元和姓纂有熊相宜僚又有熊相祈
爲懷王將然亦非是熊相疑懷王名史記世家
作槐當時脫誤遂不可考今存古本隨字辨釋

錄之於後又秦嗣王敢用吉玉宣璧使其宗祝
邵馨布愍告于不（讀作不）顯大沈久湫（久讀作故湫音子由反亞駞即滹沱河也在并州巫咸在解州鹽池西南久湫在安定郡朝那湫也以下字多假借）
㠯底楚王熊相之多辠昔我先君穆公及楚
成王是（王之[illegible]讀作寔）繆（勠）力同心兩邦若壹䋣㠯婚
姻袗（音之忍反）㠯齊盟曰枼萬子孫毋相爲不利親
印（仰）大沈久湫而質焉今楚王熊相康（庸）回無
道淫失（佚）甚（音耽）亂宣奓（古侈字）競從（縱）變輸（渝）盟

刺内之剿(古則字下同)虣(音蒲報反)虐不姑(亞咸亞馳並作辜字)刑戮孕敕(婦)幽剌敕(親)戚拘圉其叔父寘者(讀作諸下同)寘室櫝棺之中外之則冒改久心不畏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光列(烈)威神而兼背十八世之詛盟率諸侯之兵㠯臨加我欲剗伐我社稷伐威(音許劣反)我百姓求蔑法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卹祠圭玉羲(犧)牲逑取俉(古吾字)邊城新郢(音皇縣名)及鄉長敘我不敢曰可今又悉興其衆

張矜意(音於力反滿也籀文億字)怒飾甲底兵奮士盛師以偪我邊競(境)將欲復其䀨迹唯是秦邦之羸衆敝賦鞈(讀作轉)輸(音俞)棧輿禮使介老將之㠯自救也(亞咸亞馳作殹古也字)亦應受(讀作受)皇天上帝及大沈久湫之幾靈德賜克(古克字)劑(音遵爲反爾雅云劑剪齊也亞咸作劑字古劑字亞馳作劑字亞咸作克劑楚楚曰復略我邊城無師字)楚師曰復略我邊城敢數楚王熊相之倍盟犯詛箸(著)者石章㠯盟大神之威神

杜鄴子夏尤長小學小學謂文字之學也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故因名云鄴子林好古有雅才建武中歷位列卿至大司空其正文字過於鄴故言小學者宗於杜林三蒼蒼頡篇訓纂篇滂喜篇三蒼一卷郭璞注秦相李斯作蒼頡篇揚雄作訓纂篇後漢郎中賈魴作滂喜篇故曰三蒼梁有蒼頡二卷杜林注見隋經籍志又小學篇一卷晉下邳内史王義撰又

少學九篇楊方撰始字一卷勸學一卷蔡邕撰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班固太甲篇在昔篇崔瑗飛龍篇蔡邕聖皇篇黃初篇吳章篇蔡邕女史篇合入卷又幼學二卷朱育撰始學十二卷吳郎中項峻撰又月儀十二卷亡發蒙記一卷晉著作佐郎束晳撰張揖字詁漢張衡傳注有蒼頡篇漢安紀注云蒼頡篇云邸舍也又曰帝年十歲好學史書注云史書者周宣王太史籒所

作之書也凡五十五篇以教童蒙魏王粲傳云
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善蒼雅蟲篆通典云漢官
儀云能通蒼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爲尚
書郎法言學蒼頡史篇注謂多知奇難之字三
蒼訓詁三卷埤蒼二卷並張揖撰廣蒼一卷樊
恭撰見唐經籍志又有氏字指何承天纂又有
呂忱字林郭璞三蒼解詁阮孝緒字略
杜甫石笋行云君不見益州城西門陌上石笋雙

高蹲古來相傳是海眼苔蘚蝕盡波濤痕雨多
往往得瑟瑟此事恍惚難明論恐是昔時卿相
墓立石爲表今仍存范曄後漢書方術任文公
傳公孫述時武擔山折文公曰西州智士死我
乃當之三月果卒唐章懷太子賢注云武擔山
在今益州成都縣北百二十步揚雄蜀王本紀
云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絶蓋山精也蜀
王納以爲妃無幾物故乃發卒之成都擔土葬

於成都郭中號曰武擔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華陽國志曰王哀念之遣五丁之成都擔土爲
妃作塚蓋地數畝高七丈其石今俗名爲石笋
又梁益紀云石笋二在子城西門外按圖經在
少城中夏門外一百五十步曾折再立之各高
丈餘圍六七尺云其下是海眼卽非也或云古
昔蜀之碑舊說昔爲大秦寺其門樓十間皆以
眞珠翠碧貫之爲簾後毀此其遺跡每雨後人

多拾得珠翠異物章懷太子賢乃高宗第六子
注漢書在儀鳳中並杜甫作詩時漢注未傳耶
抑老杜流寓四方未之見耶或見而不以賢言
爲然耶酉陽雜俎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
雜色小珠俗謂之地當海眼莫知其故蜀僧
惠凝曰前史說蜀少城飾以金璧珠翠桓温怒
其太侈焚之今在此地或拾得小珠時有孔者
得非是乎博雅瑟瑟碧珠也杜陽編有瑟瑟幕

其色輕明虛薄無與爲比

樂府解題有梁父吟蜀志諸葛亮傳云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藝文類聚吟門云蜀志諸葛亮梁父吟云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氏力能排南山又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又青州圖經臨淄縣冢墓門云三士冢在縣南一里三墳周圍一里

高二丈六尺張朏齊記云是烈士公孫捷田開疆古冶子三士冢所謂二桃殺三士者唐褚亮梁甫吟曰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內有三墳纍纍皆相似借問誰家冢田疆古冶子李白有梁甫吟一篇云力排南山三壯士齊相殺之費二桃杜甫李邕登歷下亭云不阻蓬蓽興得兼梁父吟又登樓詩云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陸士衡擬今日良燕會云齊僮梁父吟李善注云蔡邕琴頌曰梁父悲吟不知名爲梁父吟何義張衡四愁詩云欲往從之梁父艱注云泰山東嶽也君有德則封此山願輔佐君王致於有德而爲小人讒邪之所阻梁父泰山下小山名諸葛好爲梁父吟恐取此意

唐李舟作能大師傳五祖弘忍告之曰汝緣在南方宜往敎授持此袈裟以爲法信一夕南逝忍公自此言說稍稀時謂人曰吾道南矣時人未

之悟壬申公滅度後諸弟子求衣不獲始相謂曰此非盧行者所得耶使人追之已去及大師歸至曹溪追者未至遂隱於四會懷集之間不言雖足峯前提不起事杜甫秋日夔府詠懷有身許雙峯寺門依七祖禪鮑欽止注云第五祖弘忍在蘄州東山開法有二弟子一慧能受衣法居嶺南爲六祖一神秀在北揚化引傳燈錄云北宗神秀禪師尉氏人訪道至蘄州雙峯東

山寺遇五祖忍師以坐禪爲務乃歎服曰此眞吾師也其後神秀門人普寂立其師爲六祖而自稱七祖因撿傳燈錄神秀法嗣有嵩山普寂禪師無機緣語神秀錄云門人普寂居義福寺並爲朝野所重江西志徹錄云自南北分宗北宗門人自立秀師爲第六祖但不見普寂自稱七祖事耳按寶林傳第三十一祖道信大師姓司馬氏本居河南還於蘄州廣濟而生隋開皇中從璨大師受業至唐武德七年甲申歲往蘄州破頭山至貞觀中方改爲雙峯山第三十二祖弘忍七歲出家事信又云能大師傳法衣處在曹溪寶林寺寶林後枕雙峯咸淳中有晉武侯玄孫曹叔良者住在雙峯山寶林寺左時人呼爲雙峯曹侯溪至儀鳳中叔良惠地于大師自開元天寶大曆以來時人乃號六祖爲雙峯和尚天監二年韶陽太守侯敬中奏請爲寶林

寺唐中宗改中興寺神龍中改爲廣果開元中改爲建興上元中改國寧傳後題云安南越記晉初南方不賓勑授恒山立曹溪爲鎭界將軍兼知平南總管晉室復後封曹侯爲異姓王居石角雙峯二嶠之間自儀鳳二年叔良惠地於大師願陪貴寺方呼爲雙峯曹侯大師也

紹興壬子夏隨侍先公應副都督駐軍建康寓保寧寺登鳳凰臺有小碑在亭上云五言三十韻詩一首題鳳臺山亭子陳獻司空鄉貢進士宋齊丘上嵯峨壓洪泉岩峉撐碧落宜哉秦始皇不驅亦不鑿上有布政臺八顧皆城郭山蹙龍虎健水黑螭蜃作白虹欲吞人赤驥相搏攫畫棟泥金碧石路盤嶢埆倒挂哭月猿危立思天鶴盤池養蛟龍栽桐栖鸑鷟梁間燕教雛石罅蛇懸殼養花如養賢去草如去惡日曉巖城皷風來蕭寺鐸掃地驅塵埃剪蒿除鳥雀金桃帶

樂摘綵李和皮嚼貞竹無盛衰媚柳先搖落學
飛景陽井草合臨春閣芙蓉如佳人回首似調
謔當軒有直道無人肯駐脚夜半鼠窸窣天陰
鬼敲揉松枯不易立石醜難安着自憐啄木鳥
去蠹終不錯曉風吹梧桐樹頭鳴籊籊戢戢江
令石青苔何淡薄不語興亡事舉首思渺邈吁
哉未到此褊劣同尺蠖籠鶴羨凫毛猛虎愛蝸
角一日賢太守與我觀橐籥往往獨自語天帝

相唯諾風雲偶不來寰宇銷一略我欲烹長鯨
四海爲鼎鑊我欲取大鵬天地爲繒繳安得長
羽翰雄飛上寥廓後題云前朝天祐八年二月
二十一日題後唐昇元三年二月八日奉勅勒
石崇英殿副使知院事撿校工部尚書兼御史
大夫上柱國王紹顏奉勑書銀青光祿大夫兼
監察御史王仁壽鐫大宋治平四年九月望日
重摹上石後數月一夕風雨亭頹側石斷裂據

湘山野錄載宋齊丘相江南李先主璟一世皆
爲左僕射璟愛其才而知其不正嘗獻鳳凰臺
詩中有我欲烹長鯨四海爲鼎鑊我欲羅鳳凰
天地爲繒繳之句皆欲亂其跋扈也而主終不
聽不得意上表乞歸九華其略云千秋載籍願
爲知足之人九朵峯巒永作乞骸之客主知其
詐也試放之先主昇嘗名知誥爲徐溫養子以
天祐九年遷昇州刺史饒洞天薦宋齊丘於先

主齊丘困于逆旅鄰娼魏氏女竊賂遺數鐶獲
備管幅遂克投贄一見先主賓之以國士今觀
題鳳臺山亭子詩陳獻司空乃鄉貢進士時豈
當時所投贄之詩乎後題天祐八年恐記事者
差一年也齊丘後事先主爲相至嗣主時爲太
傅多植朋黨以專朝權躁進之士多附之陳覺
李徵古之徒恃其勢猶驕慢徵古嘗勸後主因
天變遜位齊丘賴除喬以爲不可後主乃止鍾

模以李德明之死怨齊丘及奉使歸唐以陳覺矯周帝之命斬嚴續事言於唐主命殷崇義草詔暴齊丘等事聽歸九華舊隱官爵悉如故後命鎖其第穴牆給食齊丘嘆曰吾嘗謀讓皇族於泰州宜其及此乃縊而死謚曰繆醜野錄載其跋扈主終不聽上表乞歸九華謬矣

生民詩或舂或揄或簸或蹂注云揄抒米以出臼也箋云舂而抒出之周官舂人女舂二人鄭注

云抭抒臼也詩云或舂或抭音由又音揄或羊笑反揄時女反據許叔重說文揄引也羊朱切抒把也神與切舀抒臼也从爪臼引詩云或簸或舀又作抗晼音以治切又集韻抭舀揄並音由又抗舀音以紹切繇詩揄與舀並音由義亦同故後人改舀爲蹂也音以沼者乃今人以手舀物之舀也

建州龍焙面北謂之北苑有一泉極清澹謂之御泉用其池水造茶即壞茶味唯龍團勝雪白茶二種謂之水芽先蒸後揀每一芽先去外兩小葉謂之烏帶又次取兩嫩葉謂之白合留小心芽置於水中呼爲水芽聚之稍多即研焙爲二品即龍團勝雪白茶也茶之極精好者無出於此每胯計工價近三十千其他茶雖好皆先揀而後蒸研其味次第減也茶有十綱第一第二綱太嫩第三綱最妙自六綱至十綱小團至大

團而止第一名曰試新第二名曰貢新第三名有十六色龍團勝雪白茶萬壽龍芽御苑玉芽上林第一乙夜供清龍鳳英華玉除清賞承平雅玩啓沃承恩雪葉雲英蜀葵金錢玉華千金第四有十二色無比壽芽宜年寶玉玉清慶雲無疆壽龍萬春銀葉玉葉長春瑞雲翔龍長壽玉圭香口焙興國巖上品揀芽新收揀芽第五次有十二色太平嘉瑞龍苑報春南山應瑞興

國朝小龍又小鳳續入頷御苑玉芽萬壽龍芽無比壽芽瑞雪翔龍先春太平嘉瑞長壽玉圭已下五綱皆大小團也

孟子曰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趙岐注云未可與言而强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知賢人可與言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章指注云取人不失其臧否孫奭音義

曰今按古本及諸書並無此餂字郭璞方言注云音忝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其字從食與方言不同益傳寫誤也本亦作餂音奴兼反按玉篇食字部有餂字注音達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無此字第於孟子言餂之義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餂之義則趙岐以餂訓取是也當如郭氏方言其字從金為銛據玉篇廣韻餂音他點反取也其義與孟子文合廣韻上聲銛

音忝而平聲又有銛字音纖訓曰利也許氏說文以銛為臿屬乃音纖者其義與音忝者不同各從其義也孫奭曰本亦作餂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廣韻又餂音黏食麥粥也於孟子之文愈不合益別本孟子誤為尤甚

漢官儀云光祿大夫秩比千石不言屬光祿勳門外特施行馬以旌別之魏志黃初四年楊彪為

光祿大夫詔給吏卒門施行馬晉紀云致仕及遜位者給牀帳簟褥賜錢二十萬給吏卒門施行馬王隱晉書云劉毅字仲雄年七十告老以光祿大夫致仕門施行馬賜錢百三十萬晉書云王覽為宗正卿致仕詔遣殿中監療疾給藥後轉光祿大夫門施行馬干寶晉書記尚書僕射李胤母喪拜金紫光祿大夫給吏卒門施行馬晉中興書蔡謨免皇太后詔以謨為右光祿

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上疏陳謝遂以疾篤不朝
詔賜几杖門施行馬晉書華表字偉容歆子也
太始中爲太中大夫賜祿與卿同門施行馬
江季共說杜甫贈李龜年詩非甫所作蓋岐王死
時與崔滌死時年尚幼又甫天寶亂後未嘗至
江南也范攄雲溪友議言明皇幸岷山伶官奔
走李龜年奔迫江潭甫以詩贈龜年云云又云
龜年曾於湘中採訪使筵上唱紅豆生南國秋

來發幾枝贈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云云歌闋
莫不望行在而慘然龜年唱罷忽悶絕仆地以
左耳微暖妻子未忍殯殮經四日乃蘇曰我遇
二妃令教侍女蘭苕唱祓禊畢放還且言主人
即復長安而有中興之主也謂龜年汝何憂乎
時甫正在湘潭或有此詩更須攷究
詩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桃報之
以瓊瑤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楙
木可食之木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爲瓜爲桃爲
李俗謂之假果者蓋不可食不適用之物也亦
猶畫餅土飯之義爾投我以不可食不適用之
物而我報之以瓊玖可貴之物則投我之物雖
薄而我報之實厚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
齊威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之欲
厚報之則投我雖薄而我思報之實欲其厚此
作詩者之意也鄭箋以木瓜爲楙木則是果實

之木瓜也誤矣初學記六帖於果實木瓜門皆
引衛風木瓜之詩亦誤昔之記言者謂孔子曰
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按木瓜詩投報之
辭以爲喻爾未見眞有投報也恐非孔子之言
溱洧詩贈之以勺藥江淹別賦下有芍藥之詩子
虛南都二賦言勺藥者乃以魚肉等物爲臨食
物也子建七啓張景陽七命勺藥云云五臣注
勺音酌藥音略廣韻亦有二音子虛賦諸家皆

誤以爲漆消之芍藥韓退之偃城聯句詩云兩相鋪氍毹五鼎調勻藥又曰但擲顧笑金難祈却老藥二藥不同音也

唐李濟翁資暇錄云古使字作李左氏春秋傳言行李乃是行使後人誤爲李字春秋僖公三十年左氏傳云若舍鄭以爲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乏杜預曰李使人也又襄公八年左氏傳云亦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杜預曰行李

行人也又昭公十二年左氏傳曰諸侯靖共好以爲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杜預曰行理使人通聘問者或言理或言李皆謂行使也但文其言謂之行李亦作理耳以此知其非改古文爲李也古文字多矣李濟翁不言李字出何書未可遽爾泛舉而改作也劉孝威結客少年場行云少年李六郡遨遊遍五都李作使音

故相王甫爲館職時夜夢至一山間古松流水杳然幽深境色甚異四無人跡忽遇一道人引至一處過松下有廢丹竈又入有茅屋數間道人開之云公之所居也塵埃蓬勃似久無人居者壁間見題字云白髮尚僧酷愛閑一缾一鉢老山間只因窺井生一念從此松根丹竈閑恍然悟其前世所居已失道人遂因天大雷雨龍起雲中意甚恐懼遂寤其婢亦魘於室中呼之覺問之云適爲雷雨所驚頗異之來日館中曝書

偶觀架上小說內載婦人窺井生男事云孫仲益有王太傅生日詩云了了三生夢松根冷暇爐用此事也窺井事見博物志

羅隱牡丹詩云可憐韓令功成後虛負穠華過此身據白廷翰唐蒙求韓令牡丹注云元和中京師貴游尚牡丹一本直數萬韓滉私第有之遽命斲去曰豈效兒女邪李挺之諱之才慶曆中以殿中丞爲澤州從事時韓中令宣撫河東委

以秦鳳鑄鐵錢事行次鳳州爲絕句云去年三月洛城遊今日尋春到鳳州欲托雙魚附歸信嘉陵江水不東流挺之族孫君翁熙寧中邵堯夫言之

蔡州褒信縣有棋師閔秀才說嘗有道人善棋凡對局率饒人一先後死于褒信託後事于一村叟數年後叟爲改葬但空棺衣衾而已道人有詩云爛柯眞訣妙通神一局曾經幾度春自出

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

殷璠爲河嶽英靈集不載杜甫詩高仲武爲中興間氣集不取李白詩顧陶爲唐詩類選如元白劉柳杜牧李賀張祜趙嘏皆不收姚合作極玄集亦不收杜甫李白彼必各有意也

常建有題破山寺後院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余觀又玄集唐詩類選唐文粹皆作遇熙寧元年歐陽永叔守青題廨宇後山齋云竹逕遇幽處有以樗杜石本往河內以示邢和叔始未見時亦頗疑其誤及見碑反覆味之亦以爲佳竟不知別有本邪抑永叔自改之邪古人用一字亦不苟也

李紳題天衣寺詩殿湧全身塔池開半月泉此泉隱於巖下雖月圓池中只見其半最爲佳處紹興初愚禿法聰遂鑿開巖上易名爲滿月泉甚可惜也

熙寧間江寧府句容簿失其姓名至茅山遇道人高坦被髮跣足與簿劇談飲酒終日書一詩留別而去莫知所之詩云巖下相逢不忍還狂歌醉酒且盤桓仇香莫問神仙事天上人間總一般

王昉元規嘗云杜詩古本辭人角撰清河頌詩成珠玉在揮毫益爲和舍人故云又云青青竹笋迎船出白白江魚入饌來益爲遊扶侍故云

劉貢父詩話云文人用事誤錯雖有缺失然不害其美杜甫云功曹非復漢蕭何據光武謂鄧禹何以不掾功曹又曹參嘗為功曹云酇侯非也按蕭何為主吏掾卽功曹也注在史記高祖紀貢父博洽何為不知杜甫之詩史未嘗誤用事

青州有劉槩方寓韓公守青時遇之甚厚因得臨朐縣西南官地曰冶源結茅居之有雜文及詩歌其子印行青人傳其詩有西軒忽見好溪山

一丈闊愁減三尺末句云讀書誤人四十年有時醉把闌干拍別見溫公詩話

杜詩云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驥皆言漢文帝以千里馬駕鼓車殊不知南史王融與宋弁等論騏驥駕鼓車也按漢文止卻千里馬建武中以千里馬駕鼓車爾

洞庭春水綠於雲日日征帆送遠人曾向木蘭舟上過不知元是此花身一小說唐末館閣數公泛舟以木蘭為題忽一貧士登舟作此諸公覽詩大驚物色之乃李義山之魂時義山下世久矣又嵐齋集載此詩陸龜蒙於蘇守張摶座上賦此木蘭堂詩未知孰是

後漢范滂母謂滂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唐人謂李白杜甫為李杜子美詩云李杜齊名眞忝竊用後漢事也南史謂鮑照謝元暉為鮑謝又鮑防與謝良弼友善人謂之鮑謝

或謂詩史者有年月地里本末之類故名詩史蓋唐人嘗目杜甫為詩史本出孟棨本事而新書亦云

太一峯前是我家滿牀書籍舊生涯春城戀酒不歸去老卻碧桃無限花此作磐艮翁詩終南人父信木軍職終文思副使以蔭補借職元豐中監青州臨淄酒稅或以此詩題酒樓皆云是神仙作也

予監台州杜瀆鹽場日以蓮子試滷擇蓮子重者用之滷浮三蓮四蓮味重五蓮尤重蓮子取其浮而直若二蓮直或一直一橫即味差薄若滷更薄即蓮沉於底而煎鹽不成閩中之法以鷄子桃仁試之滷味重則正浮在上鹹淡相半則二物俱沉與此相類

淋下滷水或以他木雜之但識其舊痕以飯甑盎之於中掠去面上水至舊處元滷盡在所去者

皆他水或以鹽箄隔之亦可以他物則不可分矣此理未曉孔融論云弊箄不能救鹽池之滷即此事也鍊化術云飲食過鹹以飯箄竹數條炙之着其中則汁便淡

青龍寺老栢院有布衣張在題一絕於院壁南鄰北舍牡丹開年少尋芳去又回唯有君家老栢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元祐中州學教授畢仲愈題跋刻石於平嵐亭上

杜甫贈韋十六評事子雖軀幹小晉書載記劉曜時壯士陳安戰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健兒有陳安軀幹雖小腹常寬秋興云聞道長安似奕棋益用寗子親君如奕棋事絕句云即看翡翠蘭苕上用郭景純遊仙詩移居贈衛大郎清燈照等夷用任彥昇王文憲集序引袁粲詩之子照清襟

李君翁詩話卜居云寧誅鋤草茅以力耕乎詩人

皆以爲宋玉事豈卜居亦宋玉擬屈原作邪庾信哀江南賦云誅茅宋玉之宅不知何據而言此君翁之陋也唐余古渚宮故事曰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遁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宅在城北三里故其賦曰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老杜送李功曹歸荊南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荊州是也又在夔府詠懷古跡云搖落深知宋玉悲江山故宅空文藻然子美移居夔州入

宅詩云宋玉歸州宅云通白帝城蓋歸州亦有
宋玉宅非止荆州也李義山亦云却將宋玉臨
江宅異代仍教庾信居
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劒孟浩然詩云游魚擁劒來
按擁劒如彭蜞之類蟹屬一螯偏大故謂之擁
劒非魚也
杜甫詩尚想東方朔詼諧割肉歸社日用伏日事
蘇黄皆以爲誤也史記年表秦德公二年始作

伏祠社乃同日至漢方有春秋二社與伏分也
老杜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陸農師引水經魚
龍以秋日爲夜按龍秋分而降則蟄寢於淵龍
以社日爲夜豈謂是乎又鳥鼠同穴者鼠與鳥
爲雌雄似鼠而尾短在内鳥在外魚龍水名鳥
鼠山名鳥鼠秋而魚龍夜是詩兩句而含三事
也
李嘉祐守台州詩云春塘露冕歸華陽國志云郭

賀爲荆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厥德仁明郭喬卿
明帝到南陽巡狩賜三公之服去襜露冕使百
姓見之以彰有德
富陽北十里有妙庭觀存經焚毀無碑誌可攷獨
見於東坡詩董雙成故宅絕句云人去山空鶴
不歸丹亡鼎在世徒悲可憐九轉功成後却把
飛仙乞肉芝刻石作肉芝道流云元本作内東
坡見之無他語今印本作肉芝肉之與内皆未

曉其鼎宣和間取去三足中空病者取以煮藥
甚有效
陳德潤云一貴人知成都日朝廷遣御史何郯入
蜀按事貴人偏召幕客詢何人與御史密者或
云有賢良某人延之令出界候迎兼攜名娼王
宮花往候其實押出家姬以佐酒王善舞何公
醉喜題其項帕云按徹梁州更六么西臺御史
惜妖嬈從今改作王宮柳舞盡春風萬萬條至

成都此娼出迎遂不復措手而歸

被紫荷橐按荷橐即持荷之荷也或以爲紫荷橐非也宋子京云猥挈荷橐預從豹乘皆緣習之誤南史劉杳傳言簪筆持橐事甚詳

臨安府仁和縣圖經出橐籥沙在縣東四里海際之人採用鼓鑄銅錫之模諸州皆來採亦猶邢沙可以碾玉也

石子惠云中書舍人繫紅鞓犀帶自樂少蘊始有

舊服色不佩魚後王照請於朝方佩婦人孺人至夫人凡入人皆佩魚乃張崇啓請

杜甫詩云門闌多喜色女壻近乘龍楚國先賢傳謂壻如龍也女得賢壻謂之乘龍黃憲爲司徒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之桓叔元女俱乘龍

韓退之燈花詩云黃裏排金粟釵頭綴玉蟲乃用何遜詩金粟裹搔頭之句

陳克子高詩云鳥聲妨客夢花片攪春心句甚佳唐杜審言詩云啼鳥驚殘夢飛花攪獨愁下句爲工也子美詩云樹攪離思花冥冥亦有所自矣

王珩彥楚人嘗夢中得詩云杖屨步斜暉煙村景物宜溪深水馬健霜重橘奴肥春罷鷄爭黍人行犬吠籬可憐田舍子理亂不曾知

杜少陵問詩云捲簾惟白水隱几亦青山唐僧栖

白問詩云捲箔當白晝移坐向青山

苴說文展賈切土苴糟魄物又云不眞物一音子余切訓包也韓文公進學解補苴罅漏當讀作平聲

許叔微精於醫云五臟蟲皆上行唯有肺蟲下行最難治當用獺爪爲末調藥於初四初六日治之此二日肺蟲上行也

孟蜀王水殿詩東坡續爲長短句冰肌玉骨淸無

汴水殿風來暗香滿簾開明月解窺人欹枕釵
橫雲鬢亂夜深瓊戶寂無聲時見飛星渡河漢
屈指西風幾時來只恐流年暗中換
閩廣人食檳榔每切作片蘸蠣灰以荖葉裹嚼之
荖音老又音蒲口切初食微覺似醉面赤故東
坡詩云紅潮登頰醉檳榔
今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左傳成公十三年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

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
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
能者敗以取禍杜預注云養威儀以致福班固
五行志云能者養之以福顏師古云能養生者
則定禮義威儀自致於福此注與杜同左氏本
誤
韓退之答柳柳州食蝦蟆詩云蝦蟆雖水居末得
變形貌強號爲蛙蛤於實無所校居然當鼎味
豈不辱釣罩余雖不下喉近又能稍稍嘗懼染
蠻夷平生性不樂而君復何爲甘食比豢豹獵
周禮蟈氏鄭司農云掌去鼃黽即蝦蟆屬玄謂
蟈今御所食蛙也漢書霍光擅減宗廟羔兔蛙
不知古爲上食也
馬監場云泉州一僧能治金蠶蠱毒如中毒者先
以白礬末令嘗不澁覺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
中毒也即濃煎石榴根皮汁飲之下即吐出有

蟲皆活無不愈者李晦之云凡中毒以白礬牙
茶擣爲末冷水飲之
墨子云楚靈王好細腰故其臣皆三飯爲節脇息
然後帶緣牆然後起韓非子云楚莊王好細腰
一國皆有飢色劉禹錫踏歌行云爲是襄王故
宮地至今猶自細腰多未知孰是
司馬安善宦四至九卿儒林傳許商四至九卿
李賀詩蟲蟲鏤古柳劉禹錫詩秋蟲鏤宮樹此二

句皆善

毛詩伯兮篇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云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今人多用北堂萱堂於鰥居之人然伯之暫出未嘗死也但其花未嘗雙開故有北堂之義說文藼薏蕿萲皆一字也令人忘憂通作諼據爾雅諼訓忘也因其忘故古用諼草字嵇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本草云利心志令人歡喜忘憂風土記云婦人有

妊佩之生男子故謂之宜男草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之義未詳

台州杜瀆監之北安聖院僧師肇端午日晝與僧對坐忽聞屋尾有聲火光一線下至地少頃遂大如車輪先燎僧之左臂次及右臂忽入於背不見久之復爲一線飛去出屋即震雷一聲其僧僅有氣且舉衣視之背後袈裟一圓孔如錢中單圓孔如椀脊下燒一圓瘡瘡楚甚皆以爲天火不可治予以湯火藥塗之月餘遂無事怪異如此

西溪叢語卷上終

西溪叢語卷下

孟子言去齊接淅而行淅漬米也接字殊無理許愼說文引孟子去齊境淅而行境音其兩切漉乾漬米言不待炊而行也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境淅唐本作境字

王介甫云俟我於城隅言靜女之俟我以禮也其美外發其和中出其節不可亂者彤管也貽我彤管言靜女之貽我以樂也徐安道注音辯云

彤赤漆也管謂筆籥之屬按靜女詩貽我彤管彤管有煒注云煒赤貌彤管以赤心正人箋云彤管赤管也疏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正妃妾之次序也鄭注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後漢皇后妃序云頒官分務各有典司女史彤管記功書過左氏傳定公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預云詩邶風也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以此攷之不聞謂之樂也

陶潛讀山海經十三首用事今本多差誤各爲注釋之第一篇泛覽周王傳乃周穆天子傳荀勗校定本是也流觀山海圖乃山海經十八卷郭璞注本是也第二篇云玉堂凌霞秀王母怡妙顏天地共俱生不知幾何年靈化無窮已館宇非一山高酣發新謠寧效俗中言西山經云玉

山是王母所居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頭戴勝是司天之厲主五殘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崑崙之丘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又云大荒之中有山名豐沮玉門西有王母之山又云以崑崙爲宮亦有離宮別窟郭璞云不專住一山也穆天子傳云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執玄珪白璧以見西王母于瑤

池之上又天子升於弇山即西王母之山也登山即崦嵫山也西王母宴穆王於瑤池之上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復能來與穆往復數詩不具載第三篇云迢遞槐江嶺是謂玄圃丘西南望崑崙光氣難與儔亭亭明玕照落落清瑤流恨不及周穆託乘一來遊槐江之山丘時之水出焉其陽多丹粟其陰多采黃金銀實惟帝

之平圃郭璞註云即玄圃也南望崑崙其光熊熊其氣魂魂其上多藏琅玕爰有淫水其清洛洛淫音遙穆天子傳天子銘跡於玄圃之上第四篇云丹木生何許迺在峚山陽黃花復朱實食之壽命長白玉凝素液瑾瑜發奇光鍾伊君子寶見重我軒皇西山經云西北四百二十里曰峚音密山其上多丹木員葉而赤莖黃花而赤實其味如飴食之不飢丹水出焉西流注于稷

澤其中多白玉是有玉膏其源沸沸湯湯黃帝是食是饗是生玄玉玉膏所出以灌丹木五色乃清第五篇云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為王母使暮歸三危山我欲因此鳥具向王母言在世無所須惟酒與長年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是山廣圓百里青鳥主為西王母取食竹書云穆王西征至青鳥所解又蛇巫之山一曰龜山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其南有三青鳥為西

王母取食又有三足烏主給使也第六篇云逍遙蕪皋上杳然望扶木洪柯百萬尋森散覆暘谷靈人侍丹池朝朝為日浴神景一登天何幽不見燭黑齒國人黑手食稻使蛇其一蛇赤下有暘谷上有扶木即扶桑木十日所浴在黑齒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第七篇云粲粲三珠樹寄生赤水陰亭亭凌風桂八榦共成林靈鳳撫雲舞神鸞調玉音雖非世

上寶爰得王母心諱朱國在赤水之陰有三珠樹如栢葉皆爲珠其樹若彗海內南經桂林八樹在番隅東八樹而成林言其大也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鷄五采而文乃鳳也自歌自舞女牀之山有鳥其狀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鸞自歌見則天下康寧第八篇云自古皆有沒何人得靈長不死復不老萬歲如平常赤泉給我飲員丘足我糧方與三辰游壽考豈渠央列子云

北海之北其國名曰終北四方悉平周以喬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甀頂有口狀若圓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椒蘭味過醪醴一源分爲四埒注於山下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不夭不病人倦則飲神瀵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今赤泉山海經無之知古文缺失也第九篇云夸父誕宏志乃與日競走倶至虞淵下似若無勝負神

力既殊妙傾河焉足有餘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後海外北經云夸父與日逐走渴欲飲於河渭不足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爲鄧林又云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禺谷郭璞云禺淵也今作虞淵第十篇云精衛銜微石將以塡滄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無慮化去不復悔徒設在昔心良辰詎可待發鳩之山有鳥焉其狀如烏而文首白喙名曰精衛其

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遊于東海溺而不反故爲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東海奇肱之國刑天與帝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爲目以臍爲口操干戚以舞第十一篇云巨猾肆威暴欽䲹違帝旨窫窳強能變祖江遂獨死明明上天鑒爲惡不可履長枯固已劇鵕鶚豈足恃鍾山神其子曰鼓其狀人面而龍耳是與欽䲹殺葆江于崑崙之陽葆江郎

祖江也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嵯崖瑤音厂郎
之邪瑤音遙曰巨猾肆威暴者謂欽䲹殺祖江
貳負臣殺窫窳也猾作危字非是欽䲹化為大
鶚鼓亦化為鵕鳥鶚音諤鵕音俊或云鵕鶵字
非也窫窳者蛇身人面為貳負臣所殺開明東
有巫夾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窫窳
變為龍首居弱水中食人音軋俞第十二篇鵃
鵝見城邑其國有放士念彼懷王世當時數來

止青丘有奇鳥自言獨見爾本為迷者生不以
喻君子柜山西臨流黃北望諸毗東望長右有
鳥焉其狀如鴟而人手其音如痺其名曰鴸其
鳴自號見則其國多放士放逐也懷王之世謂
屈原也青丘國有奇鳥不詳其狀鴟鴸或為鵃
鵝或為鳴鶘皆非也第十三篇云嚴嚴顯朝市
帝者慎用才何以廢共鯀重華為之來仲文獻
誠言姜公乃見猜臨沒告饑渴當復何及哉竹

書紀年堯伐禪舜共工鯀諫以為不可舜即位
殛鯀于羽山流共工於幽州海內經云鯀竊帝
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于
羽郊神異經云西北荒有人人面朱髮蛇身人
手四足食五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東方有人
為人形而身多毛自解水土志加通塞為人自
用欲為欲息名曰鯀下云仲文姜公未詳
柳子厚詩云空齋不語坐高舂薛能詩云隔江遥

見夕陽舂或云見舂米大非也淮南子云日至
于虞淵是謂高舂注云虞淵地名高舂時始戌
民碓舂時也至于連石是謂下舂注云連石西
山名言將瞑下民悉舂故曰下舂
古樂府陸瑜有僊人覽六箸篇九僊歡會賞六箸
且娛神戲石間餘地銘山憶舊秦避敵情思巧
論兵勢重斩間取南皮夕還笑拂棋人初不曉
何戲西京雜記云許博昌安陵人善陸博竇嬰

好之嘗與居處法用六箸或謂之箘以竹爲之長六分王逸解楚辭云投六箸行六棊故爲六博以箟簬作箸象牙爲棊麗而且好也說文云六箸十二棊也

鮑照行藥至城東橋詩五臣注云照因疾服藥行而宣導之杜甫舟中伏枕詩云行藥病涔涔漢許皇后云我頭岑岑藥中得無有毒乎

金虎二字所用不同張平子東京賦云周姬之末

政用多僻始於宮隣卒於金虎五臣注云幽厲用小人與君子爲隣堅若金惡若虎卒以此亡何敬祖詩云望舒離金虎五臣注云望舒月御也西方金也西方七宿畢昴之屬俱白虎也河圖云亡金虎喻秦居也陸士衡詩云大辰匿暉金虎習質甘石星經云昴西方白虎之宿太白金之精太白入昴金虎相薄主有兵亂

沈存中筆談云馬融笛賦云裁以當遰便易持李善注遰馬策也裁笛以當馬遰故便易持此謬說也笛安可以爲馬策遰管也古文謂樂之管爲遰故潘岳笙賦云修遰內闢餘簫外逶以當遰者餘品多哉衆遰以成音此笛但裁一遰五音皆具當遰之工不假繁猥所以便而易持也據說文遰撾並音張瓜反箠也不當以遰爲樂管潘岳笙賦乃用遰字云脩遰內辟注云修長遰大闢開也自與遰字不同言羌人裁之以

當馬策言易執持而復可吹也牽強爲說殊無義理

汝南陳敬伯路逢歸忌必反郵亭後坐誅無禁忌若多談爲謬注云四孟在壬四仲在寅四季在子今陰陽書云辰戌丑未月子日寅申巳亥月丑日子午卯酉月寅日與舊法不同故不足信也

杜甫送高三十書記云觸熱向武威程曉三伏詩

云今世褦襶子彌熱到人家據炙轂子云褦襶笠子也集韻褦音奈襶音戴二字不曉事也

望江南者朱崖李太尉鎮闕西日爲亡姬謝秋娘所作後進入敎坊

和凝嘗以宰輔自期登第之日名在第十三後覽范質文大加賞歎卽以第十三處之湯屋間謂之傳衣鉢若禪宗之相傳授其後質果繼凝登相位亦爲太子太傅魯國公搢紳以爲美談後

馮當世知貢舉擢彭器資爲首後贈彭詩云當時已自傳衣鉢羞媿猶爲食肉僧謂此也

天聖初竇貞固知貢舉舊制夜試以三燭爲限長興二年改令晝試貞固以短景難成文不盡意失取士之道奏復夜試

孫天舉云嘗見吳天用家藏一易書不知何人作云乾坤毀則無以見易乾坤有毀時故終之以未濟蓋乾坤毀則有水火之災水之災多在東南火之災多在西北故西北多山東南多水東南之山皆水衝激而成有連亘三四十山不絕者乃地脉也後兵火失其書亦不能盡記其說

盧思道挽詩獨八首比時人最盛時謂之八米盧郎八米關中語歲以六米七米八米分上中下言存穀取八米取數之多也

王建宮辭延英引對碧衣郎紅硯宣毫各別牀天子下簾親自問宮人手裏過茶湯恐是用紅絲

研江南李氏時猶重之歐公研譜以青州紅絲石爲第一此研多滑不受墨若受墨妙不可加王建集中有作工研又作洪研皆非也雲溪友議載元子芝明經制策入仕亦有此一篇未知孰是

畢景儒有李重光黃羅扇李白寫詩一首云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游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態拂人頭後細字書云賜慶奴慶奴

似是宮人小字許似柳詩

宋公序言金日磾日字下音彌畢切又是如字用兠倩音又言人皆言解骫音右買反司馬溫公讀作古隘切又云父在呼其子爲令嗣侍下呼某房甚無謂也

柳子厚聞徹上人亡寄楊丈侍郎云東越高僧還姓湯幾時瓊佩觸鳴璫空花一散不知處誰采金花與侍郎蕃用慧林菊問贈鮑侍郎詩云玳

枝兮金英綠葉兮紫莖鮑照有答詩類文題作菊問照集又云贈答

姓氏之學莫盛於元和姓纂皆自南北朝以官職富貴相高濫至於唐崔盧李鄭糾紛可鄙若以聖賢所本如子姓嬀姓姬姓姜姓之類各分類聖人受姓所從來以迄春秋所紀用世本荀況譜杜預公子譜爲法則唐虞三代列國諸侯俱可成書此似是太史公欲爲而未就者耳漢以後精力博求不難考其淵源至今也

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正義謂方牘簡策周禮內史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鄭司農引春秋傳王命內史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策謂以簡策書王命又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王制祿則贊爲之以方出之注云贊爲之爲之辭也以方出之以方版書而出之杜子春云方版謂今時牘也儀禮聘禮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

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板也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或曰古曰名今曰字使四方知書之文字得而讀之

南山宣律師感通錄云廬山七嶺共會於東合而成峯因知東坡橫看成嶺側成峯之句有自來矣

新唐書李德裕傳德裕徙鎮海軍代王璠先是大

知中漳王養母杜仲陽歸浙西有詔在所存問
時德裕被召乃撽留後使如詔書璠入爲尚書
左丞而漳王以罪廢死因與戶部侍郎李漢共
譖德裕嘗賂仲陽導王爲不軌帝惑其言賓華
音訓云杜牧作杜秋詩乃云漳王得罪後秋始
被放歸本郡疑即仲陽也與此不同似牧之之
誤南部新書云杜仲陽即杜秋也始爲李錡侍
人錡敗塡宮亦進帛書後爲漳王養母太和中

漳王黜放歸浙西詔令觀院安置取加存郵
故杜牧有杜秋詩獨於此說與牧之合漳王
湊傳黜爲巢縣公時太和五年也命中人封詔
即賜且慰曰國法當爾無他憂八年薨贈齊王
鄭注後以罪誅帝哀湊被讒死不明開成三年
追贈懷懿太子益太和五年漳王雖黜尚特詔
賜慰云故德裕撽留後使如詔書至八年廢死
後德裕方被譖也恐牧之詩不誤

蔣防作霍小玉傳書大曆中李益事有一豪士衣
輕黃衫挾朱筋彈李至霍遂死乃三月牡丹時
也老杜有少年行二首一云巢燕引雛渾去盡
江花結子已無多黃衫年少宜來數不見堂前
東逝波攷作詩時大曆間甫政在蜀是時想有
好事者傳去作此詩爾

蘭亭惟定武舊本最佳薛師別刊本易之新本湍
流帶右天五字損可以驗舊本皆全

杜甫憶李白詩云俊逸鮑參軍亦有譏焉鮑昭白
紵辭一篇白用之杜又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
陰鏗如柳色黃金嫩梨花白雪香乃陰鏗詩也

山海經大荒北經有神銜蛇其狀虎首人身四蹄
長肘名曰強良亦在畏獸書中此書今亡矣

宜都山水記佷山溪有釜灘其石大者如釜小者
如鍋鍱柳子厚鈷鉧潭記鉧字字書無之集韻
鉧鈷並音胡黍稷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

又鍩音滿補反鉆鍩温器古濯石如此大小爾

高氏小史云周顒字彥倫始置四聲切韻行於時

南部煙花錄文極俚俗又載陳後主詩云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窻明此乃唐人方域詩六朝詩語不如此唐藝文志所載煙花錄記幸廣陵事此本已亡故流俗僞作此書與裴鉶傳奇載秦人事及賦唐俚詩無異

李義山定子詩堪笑喫虛隋煬帝破家亡國爲何

人北里志劉泰娘門有樗樹贈詩云尋常凡木最輕樗今日尋樗桂不如漢高新破咸陽後莫使奔波逐喫虛

老杜望嶽詩云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栝通天有一門述征記云栢谷谷名也漢武帝微行所至谷中無回車地夾以高原栢林陰翳窮日幽暗殆弗覩陽景鳳翔岐山禹貢云治梁及岐又曰荊岐既旅其山本以有兩岐故呼爲岐路之岐今俗猶呼爲箭筈嶺

諺云乾星照濕土來日依舊雨王建聽雨詩云半夜思家睡裏愁雨聲落落屋簷頭照泥星出依然黑淹爛庭花不肯休

李義山柳枝詩序有濺裙水上之語北史竇泰母夢風雷有娠朞而不產甚懼有巫者曰度河濺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云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爲御史中尉

別見荊楚歲時記

徐浩會稽詩云法士多瓌能益言異能也魯直謂能乃三足鼈言僧似鼈耳雖似戲語然能有二音皆通不必指能是鼈也後漢黃琬傳云舊制光祿三四省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爲茂才異行時權富子弟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爲之謡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注云能乃來切

范文正守鄱陽喜樂籍未幾召還作詩寄後政云
慶朔堂前花自栽爲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著
成離恨只託春風管領來到京以綿臙脂寄其
人題詩云江南有美人別後長相憶何以慰相
思贈汝好顔色至今墨跡在鄱陽士大夫家
肅宗乾元二年史思明與諸將期會汴州李光弼
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
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來救光弼還東京

思明至汴叔冀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秦降
思明待之甚厚新書云董秦夜挈五百人壞光
弼部加殿中監賜姓李名忠臣即天寶末驍將
也麤暴不知書晚汙朱泚僞命詠玉川子月蝕
詩云歳星主福德官爵奉董秦忍使黔婁生覆
屍無衣巾詳味此句董秦當是無功而享厚祿
者如此者多不知玉川子說李忠臣何也
李太白平虜將軍妻詩云古人不唾井莫忘昔纏

綿李濟翁資暇錄云諺有曰千里井不反唾武
云劉言昔人經驛舍反馬餘判於井後經此井
汲水爲判所哽
國朝用漢臘爲冬至後第三戌火墓日也是爲臘
己酉年閏八月冬至後第三戌乃在十一月末
太史局著曆遂以十一月第三戌爲臘識者云
古法遇如此閏歳即以第四戌爲臘臘不可在
十一月也癸亥年合閏三月遂閏四月南渡後

圖書散失所致
嘗聞習海者云航海自二浙可至平州間登州竹
山駞基諸島之外天晴無雲可遠望平州城壁
今自二浙至登州與密州皆由北洋水極險惡
然有自膠水鎮三日而抵明州定海者杜甫後
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
粳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及昔遊
篇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轉粟帛泛

海淩蓬萊其事可見
名山記云松有兩鬣三鬣五鬣者言如馬鬣形李
賀有五粒小松歌云新香幾粒洪崖飯五粒未
詳
潘岳秋興賦云斑鬢髟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
五臣注云髟髮下垂貌說文云白黑髮雜也李
善注云髟作影音方料切
李義山嬌兒詩云忽復學參軍按聲喚蒼鶻按吳

史云徐知訓怙威嬌淫調謔王無敬長之心嘗
登樓狎戲荷衣木簡自號參軍令王髽髻鶉衣
爲蒼頭以從歐公五代史吳世家云知訓爲參
軍隆演鶉衣髽髻爲蒼鶻前云蒼頭非也
南唐世家號揵馬牌按南唐史亦作揵字舉世以
爲揵字非也說文揵字從建音紀偃切馬行不
利也考工記云紀日馳騁左不揵是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云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有
立石刻頌秦德越絕書云始皇以三十七年來
游會稽以正月甲戌到越留舍都亭取錢唐浙
江岑石石長丈四尺南北面廣一尺東西面廣
一尺六寸刻文於大越東山上其道九曲去越
二十里水經云秦始皇登會稽山刻石紀功尚
在山側孫暢之述征記云丞相李斯所篆也梁
書竟陵王子良爲會稽太守范雲爲主簿雲以
山上有始皇刻石三句一韻多作兩句讀之並

不得韻又字皆大篆人多不詳雲夜取史記讀
之明日登山讀之如流張守節云會稽山刻李
斯書其字四寸畫如小指圓鐫今文字整頓是
小篆字予嘗上會稽東山自秦望山之巔並黄
茅無樹木其山側有三石筍中有水一泓別無
他石石筍並無字復自小逕別至一山俗名鵝
鼻山又云越王棲於會稽宮娥避於此又云娥
避山山頂有石如屋大中開插一碑於其中文

皆爲風雨所剝隱約就碑可見缺畫如禹廟没字碑之類不知此石果岑石歟非始皇之力不能挿於石中此山險絕罕有至者得一採藥者則至之耳非僞碑也或云大篆或云小篆皆不可考

杜甫詩云當果栗皺開或作雛字殊不可解集韻皺側尤切革紋蹙也漢上題襟周繇詩云開栗弋之紫皺貫休云新蟬避栗皺又云栗不和皺落卽栗蓬也

左傳云故講事以度軌 絕句 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 絕句 采謂之物

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爲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愼所取而已不知愼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嘗觀八師經佛時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時有梵志名曰邪旬來詣佛所欲質所疑曰吾聞佛道廠義弘深巍巍堂堂猶星中月神智妙達衆聖中王願開盲瞑釋其愚癡所事何師天尊曰吾前世師其名難數吾今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也是卽東坡宸奎閣碑銘云巍巍仁聖體合自然神耀得道非有師傳之意所謂八師者不殺不盜不淫不惡口不飲酒老病死王瑩夫云坡公手寫八師經頃嘗見之

沈休文山陰柳家女詩云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鄉里謂妻也南史張彪傳呼妻爲鄉里云我不忍令鄉里落宅處今會稽人言家里其意同也

潘岳閒居賦房陵朱仲之李李善云朱仲李奈許按述異記云房陵定山有朱仲李二十六所許昌節度使小廳是故魏景福殿前卓亂魏太祖挾令遷帝自洛都許許州有小李子色黃大如櫻桃謂之御李子卽獻帝所植至今有焉王逸

荔枝賦云房陵縹李

謝靈運東陽溪中贈答云可憐誰家婦緣流灑素足明月在雲間迢迢不可得又云可憐誰家郎緣流乘素舸但問情若何月就雲中墮劉禹錫泰娘歌月墮雲中之句蓋本於此

漢樊噲傳從攻項籍屠煮棗晉灼曰地里志無今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顏師古曰既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

河之城明矣但未詳其處耳予考後漢地里志濟陰郡宛句有煮棗城此正在大河之南也可以補漢史之闕

許志仁云昔秦王捨舟於餘杭因曰杭州不從舟而從木以詩一葦杭之之義

齊丘仲孚少好學讀書常以中宵鐘鳴爲限唐人張繼詩夜半鐘聲到客船則半夜鐘其來久矣

揲蓍之法用老陽老陰多少之數求之即偏而不均若以奇耦之數求之最爲精妙三奇老陽三耦老陰一奇兩耦少陽兩奇一耦少陰少陽震坎艮也少陰巽離兌也

陶淵明詩云聞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漢書劉澤傳云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乏貲以畫干澤澤大悅之用金二百斤爲田生壽田生如長安幸謁者張卿諷高后立澤爲瑯琊王晉灼曰楚漢春秋云田生字子春

香奩集云後魏時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備因補之李波小妹字雍容窄衣短袖蠻錦紅未解有情夢梁苑何曾自媚妬吳宮難教牽引知酒味因令悵望成春慵海棠花前鞦韆畔背人撩鬢道怱怱偓所補似言閨房之意大非其實北史李安世出爲相州刺史廣平人李波宗族强盛殘掠不已刺史薛道標討之大爲所破公私成患百姓謠云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

遂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雙婦女尙如此男
子安可逢安世設方略誘波等殺之州內肅然
白樂天自詠詩云朱砂賤如土不解燒爲丹玄鬢
化爲雪不解休爲官又不二門詩云亦曾燒大
藥消息乖火候至今殘丹砂燒乾不成就潯陽
晚歲寄元八郎中庾三十二員外詩云商水年
將暮燒金道未成丹砂不肯死白髮自須生對
酒云謾把參同契難燒伏火砂有時成白首無

處問黃芽赴忠州至江陵舟中示舍弟云幼學
將何用丹燒竟不成酬元郎中書懷云終身擬
作臥雲伴逐月須收燒藥錢與故刑部李侍郎
早結道友以藥術爲事詩云金丹同學都無益
水竹鄰居竟不成贈江州李使君云迹爲燒丹
隱家緣嗜酒貧題別遺愛草堂云曾在廬峯下
書堂對藥臺竹樓宿詩小書樓下千竿竹深火
爐前一盞燈此夜與誰相伴宿燒丹道士坐禪

僧後集第五十一卷同微之贈別郭虛舟鍊師
五十韻敘燒丹事甚詳有云簡寂館鍾後紫霄
峯曉時心塵未淨潔火候遂參差萬壽覬刀圭
千功失毫釐先生彈指起姹女隨煙飛始知緣
會開陰隲不可移藥竈今夕罷詔書明日追對
酒云丹砂見火去無迹白髮泥人來未休贈杜
錄事云河車九轉宜精鍊火候三年在好看酬
夢得云丹砂鍊作三銖土玄髮看成一把絲又

燒藥不成命酒獨酌云白髮逢秋至丹砂見火
空不能留姹女爭免作衰翁是樂天久留意金
丹爲之而不成也又有感事詩云服氣崔常侍
燒丹鄭舍人又云唯知戀杯酒不解煉金銀無
憂亦無喜六十六年春又作醉吟先生傳云設
不幸吾好藥治衣削食鍊鉛燒汞至于無所成
有所誤奈之何今吾幸不好彼又答客詩云海
山亦是吾歸處歸卽應歸兜率天則是晚年藥

術竟無所得乃歸依內典耳

李善文選引澄精博五臣無足取也惟注北山移文值薪歌於延瀨李善云未詳呂向云蘇門先生遊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乎薪人曰吾聞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又不注所出至注解嘲李善引伯夷太公爲二老乃云只太公爲一老不聞二老其繆如此

汲冢瑣語晉春秋篇載平公夢朱羆窺屏左氏國語並云黃能

謝靈運詩云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五臣注文選云牽絲謂牽王如絲之言而仕也李善云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應璩詩云不悟牽朱絲三署來相尋

華陽國志蜀志云蠶叢魚鳧之後有王曰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乃以褒斜爲前門熊耳靈關爲後戶玉壘峨嵋爲城郭江潛綿絡爲池澤汶山爲畜牧南中爲園苑會有水災其相開明決玉壘山以除水害帝遂委以政事禪位于開明帝升西山隱焉時適二月子鵑鳥鳴蜀人悲之故聞子鵑之鳴即曰望帝也左太沖蜀都賦云鳥生杜宇之魄五臣注引蜀記云有王曰杜宇號望帝俗說云化爲子鵑子鵑鳥名也故鮑照杜甫皆云是古帝魂其實非變化也

春秋左氏傳聞晉公子駢脅欲觀絕句其裸浴絕句薄而觀之

禮記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

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
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
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者如
此稱者不在此位何以觀射乃不字作上聲連
上句即於義無爽今本家語無二不字

韓退之瀧吏詩云不知官在朝有益國家不得無
厥其間不武亦不文仁義飾其躬巧姦敗羣倫
古本風作虱字武引阮嗣宗虱處褌中為解非

也按秦公孫鞅書靳命篇云國以功受官予爵
則治省言寡以六蝨授官予爵則治煩言生六
蝨曰禮樂曰詩書曰修善曰孝悌曰誠信曰貞
廉曰仁義曰非兵曰羞戰國有十二者上無使
農戰必貧至削十二者成羣此謂君之治不勝
其臣官之治不勝其民此謂六蝨勝其攻也此言
十二乃止九條杜牧之云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
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蝨官也可以置之注云置之

古不用也此昌黎之意也

端硯下巖色紫如豬肝密理堅緻溫潤而澤儲水
發墨叩之有聲但性質堅礦斷裂尤多瑕疵秋
楓巖石色微淡可亞下巖堅潤不及梅根巖一
名中巖桃花巖一名上巖二巖石俱皆沙壤相
雜無水泉色淡而燥肌理稍麤然中巖又勝上
巖新坑石色帶紅紫其文細密材質厚大無瑕
然止是崖石頗乏堅潤後歷石與新坑略相似

又處其次西坑六崖石色青微黑佳者如歙石
麤羅紋而發墨過之石眼圓暈數重青白黃黑
相間極大者為最勝土人以晶瑩圓明中無瑕
翳者為活眼形模相類不甚鮮明者為淚眼形
體略具內外皆白殊無光彩者為枯眼

唐食貨志云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
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
文以八分篆隸三體又云開化二十六年巳後

錢甚惡詔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肅宗上元元年以開元舊錢一當十孔毅夫云開元通寶錢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回環可讀俗不知以爲開元錢明皇所鑄六典謂之開元通寶司馬光云薛璫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焉淩璠唐錄政要以爲寶皇后是時竇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李審言記聞云唐之錢文如

乾元開元曰重寶通寶世俗淺者有云乾重開通朝士尚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馬永卿云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洛并幽桂等州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記號偶相合耳

楚辭云夕餐秋菊之落英王逸云英華也類篇云英草榮而無實者後漢馮衍賦云食玉芝之茂英古英華之英洪興祖補註楚辭云秋花無自落者讀如我落其實而取其華之落此言爲是今秋花亦有落者但菊藥不落耳若云黃菊飄零滿地金卽詩用楚辭之句且宋書符瑞志沈約云英葉也言食秋菊之葉據神農本草菊服之輕身耐老三月採葉玉函方王子喬變白增年方甘菊三月上寅採名曰玉英是英謂之葉也晉許詢詩云青松凝素體秋菊落芳英

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人有景行當效而行

之如山之高當仰之今人書簡有使景仰者疎矣魏文帝書云高山景行深所慕仰爲是任彥昇太宰碑云瞻彼景山肅然望慕雖引詩陵彼景山然不出景行高山之意也

莊子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郭象不注成玄英疏云果然充飽也陸德明音義云果如字又苦火切衆家皆云飽貌今依舊果然或云猶如也言腹之飽如果然獸也吳錄地理志云九

眞浦𨙸縣有獸名果然獲狖類也南州異物志
云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尾長腹圓過
其頭脅邊斑文皮集十餘可得一蓐繁文麗好
細厚溫暖魏鍾毓有賦
伊尹負鼎干湯莊子成玄英疏云負玉鼎以干湯
劉孝標栖山志云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五
鼎而要卿相楚辭天問云緣鵠飾玉后帝是饗
王逸云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

鳥之羹修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爲相獨
孟子以爲不然也
劉禹錫云翁仲遺墟草樹平魏略云明年景初元
年徙長安鐘簴駱駝銅人承露盤盤折銅人重
不可致留于霸城大發卒鑄作銅人二號曰翁
仲列坐於司徒門外後漢郡南千秋亭有石壇
壇廟之東挾道有兩石翁仲南北相對
謝惠連云汎舟陶嘉月王褒九懷云陶嘉月兮總

駕王逸云及吉時也
百六從上元甲寅至今乾德四年丙寅積年一萬
三千五百七十三以通周法除之得三通周餘
六百一十三年又除第一第二百六共五百七
十三年餘年入第三百六從貞觀十六年壬寅
入第二百六至吳乾貞三年己丑第二百六數
窮又從吳大和二年庚寅入第三百六至今乾
德四年丙寅已得三十七年更二百五十一年

方入第四百六
陽九從上元甲寅至今乾德四年丙寅積年一萬
三千五百七十三以通周法除之得二通周餘
四千四百五十三年又以陽九數除之得九餘
年入第十陽九從武德元年戊寅入第十陽九
至今乾德四年丙寅已得三百四十九年更一
百七年第十陽九數窮重起第一陽九
行香起於後魏及江左齊梁間每燃香熏手或以

香末散行謂之行香唐初因之文宗朝崔蠡奏
設齋行香事無經據乃罷宣宗復釋教行其儀
朱梁開國大明節百官行香祝壽石晉天福中
竇正固奏國忌行香宰臣跪爐百官立班仍飯
僧百人即爲規式國朝至今因之

蔡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
令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詣謝尚而說
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勤學死據荀子勸

學篇云蟹六跪而二螯注云跪足也引說文云
蟹六足二螯首也今考神農本草蟹八足二螯
其類甚多六足者名蛫（音跪）四足者名北皆有大
毒不可食爾雅云螖蠌曰螖即彭螖也似蟹而
小螖王穴切謝尚云讀爾雅不熟必爾雅說蟹
今本止有彭螖一事而他更無恐爾雅脫文也
勤學當作勸學恐晉書本誤以勸爲勤也逯康
實錄所引不誤今許叔重說文云蟹有二螯八
足旁行楊倞引云六足亦誤又衍一首字亦誤
韓非子云蟹螯首如鉞即當有首字文字脫落
疑誤學者可爲嘆息

佛經頌云蒗菪拾花針本草云蒗菪使人健行見
鬼藥性論云熱有大毒生能瀉人見鬼拾針狂
亂雷公云勿誤食眼出暹火記淳于意治王美
人懷子而不乳來意以蒗蕩藥一撮用酒飲之
旋乳今醫方並不言能通乳或云性寒或云熱

皆不能曉

上林賦云仁頻仙藥錄云檳榔一名仁頻杜邑記
云葉如甘蕉頻音賓吳普本草云一名檳門

上林賦蜚鸓史記作蝙漢書作鸓郭璞音誄神農
本草作䴎鼠音纍飛鼠也其狀如兎而鼠首以
其髯飛爾雅䴎鼠一名夷田郭璞云狀如小狐
似蝙蝠肉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上蒼艾色腹
下黃喙頷雜白脚短爪長三尺許飛且乳亦謂

之飛生聲如人呼食火烟能從高赴下不能從
下上高陶隱居䴕是鼯鼠一名飛生產婦持之
易生

楊柳二種楊樹葉短柳樹葉長花即初發時黃蘂
子爲飛絮今絮中有小青子著水泥沙灘上即
生小青芽乃柳之苗也東坡謂絮化爲浮萍誤
矣

人參許氏說文人葠字與參同扁鵲云有毒或生

邯鄲三月生葉小花核黑莖有毛九月採根有
頭足手面目如人春秋運斗樞云搖光星散爲
人參廢江淮山瀆之利則搖光不明人參不生
禮斗威儀云君乘木而王有人參生廣雅云參
地精人參也梁書阮孝緒母疾須人葠舊傳鍾
山所出有鹿引之鹿滅得此草異苑與廣五行
記皆云上下有呼聲搖之得人參如人形四體
備具聲遂絕

石斛出始興六安山傍石上或生木上謂之木斛
不中用盛弘之荆州記云隋郡永王縣有瀧石
山山上多石斛精好如金環

王冶知南恩州其子蘊臣云海邊有石山觜每蟹
過之則化爲石蛇亦然

洪炎雜家安南有玉龍膏南人用之化銀液說者
云此膏北來則及禍韓約都護安南得其膏持
歸是歲京師亂約以附會鄭注竟赤其族今黃

白家燒金乾汞必有陰禍也

會要雍熙中供奉官于延德使高昌還行程云王
居北庭北庭山中出硇砂山中常有煙氣湧起
而無雲霧至夕光燄如炬火照見禽鼠皆赤采
硇砂者著木底鞋若皮爲底者即焦有穴出青
泥出穴即變爲砂石土人取以治皮

今俗諺云如鹽藥言其少而難得本草戎鹽部中
陳藏器云鹽藥味鹹無毒療赤眼明目生海西

南雷諸州山石似芒消入口極冷可傳瘡腫又
本草獨自草作毒箭唯鹽藥可解戎鹽條中不
言恐有脫簡
異苑云魏武北征踰頓升嶺眺矚見山岡不生百
草王粲曰是古冢此人在世服礬石葬而石生
熱蒸出外故莽木焦滅即令發看果得大墓內
有礬石滿塋據本經礬石性寒異苑云熱蒸誤
矣又魏武六年平烏丸王粲猶在荊州其說非

也一云粲在荊州與劉表登彰山嘗見此異
雞跖載摩娑石出西番山石澗中能諸毒蠍火木
草云陽石也出南中人傳之不經云是觀音菩
薩所居山座若手按者也此說大謬褒字卮三
佛齊國南海水中有山五色嵂崪其石有小缺
每船過其下水流如湧人或以刀俯斲之有石
迸入船中者是此石也燒之有硫黃氣又謂船
船上下愛其山石者多以手捫之故云摩娑石

非前說也匱五金伏三黃制鉛汞
升玄子伏汞圖有試烏場消石法云其色青白
石英炙令熱將點上便消入石中道書言出烏
場國能消金石爲水服之盡得長生其石出處
氣極穢惡飛鳥不能過其上人或單服從之過
身上諸蟲盡化爲水而得長生矣形若鵝管者
佳狐剛子粉圖云青消石一名北帝玄珠又三
十六水方化曾青方用正消石觀此則今世間

謂之消石似非正也藥名隱訣云自古傳消石
能化一切金石爲水者服乃長生不聞所出之
處徒有其名而與無無異近代陶隱居撰本草
乃言朴消是消石之朴又言芒消與石脾合煮
成爲真消石石脾無復識者尋其事由殊爲乖
僻則消石有正有贗信矣然經謂消石天地至
神之物陶言今無正石亦未爲全失今圖經引
梁隋間方書謂蝌井真石而具功效既術近亦

可通用則今世所用者或可也崔昉爐火本草
云消石陰石也此非石類卽鹹鹵煎成今呼鹼
消是河北商城及懷衛界沿河人家刮滷淋汁
所就與朴硝小鹽一般煎之能制伏鉛出銅暈
南地不產朴消能熟皮芒消可入藥用今消石
注乃云此卽地霜所在山澤冬月地上有霜掃
取以水淋汁後乃煎煉而成蓋以能化諸石故
名消石非與芒消朴消一類而有消名也圖經

又云今鑒方家但以朴煉成塊微青色者爲朴
消煉成盆中上有芒者爲芒消其芒消底澄凝
者爲消石又云鍊朴消或地霜而成堅白如石
者乃消石也則皆鍊朴消地霜而成消石是矣
非別有消石也余謂不假煎煉如僊經所言乃
眞消石設煎煉而成者亦名消石乃今世所用
鹼消亦能伏入石而芒消可入藥且據所有用
之耳非必消石爲天地至神之物也丹房鏡源

諸消篇有馬芽消朴消芒消縮砂坑消五種若
消石則列在諸石篇中可見也
仁和縣圖經云鹽消出縣東十里煉成朴消又有
冬月自地中湧起消通透光瑩者名霜花亦名
劒脊消藥中用爲玄明粉紫雪之屬
唐秘書省有熟紙匠十人裝潢匠六人潢集韻音
胡曠切釋名染紙也齊民要術有裝潢紙法云
浸蘗汁入潢凡潢紙滅白便是染則年久色暗

蓋染黃也後有雌黃治書法云潢訖治者佳先
治入潢則動要術後魏賈思勰撰則古用黃紙
寫書久矣寫訖入潢辟蠹也今惟釋藏經如此
先寫後潢要術又云凡打紙欲生生則堅厚則
打紙工蓋熟紙匠也予有舊佛經一卷乃唐永
泰元年奉詔於大明宮譯後有魚朝恩銜有經
生幷裝潢人姓名
春秋夏姬乃鄭穆公之女陳大夫御叔之妻其子

徵舒弒君徵舒行惡逆姬當四十餘歲乃魯宣公十一年歷宣公成公中公巫臣竊以逃晉又相去十餘年矣後又生女嫁叔向計其年六十餘矣而能有孕列女傳云夏姬內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或云凡九爲寡婦當之者輒死左氏所載當之者已八人矣宇文士及粧臺記序云春秋之初有晉楚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秦嘉字士會隴西人也爲郡生掾計一作 其妻徐淑寢疾還家不獲面別贈詩云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遙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尋環匪席不可卷嘉報以詩云帝靈無私親爲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惟煢獨旣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

念當遠離別思念敘款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陸臨路懷惆悵中駕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廻鞍輕車不轉轂針藥可屢進愁思難爲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屬肅肅僕夫征鏘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雞鳴顧看空室中髣髴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爲不寧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寶釵可耀首明鏡可鑒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

瓜乃欲答瑤瓊愧彼持贈厚慙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良用敘我情淑又答詩一首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沈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役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敘懷瞻望兮踴躍佇立兮徘徊思君兮感結夢想兮容暉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嘆淚下兮沾衣嘉與妻書曰不能養志當給郡

使隨俗順時僶俛當去知爾所苦尚未有瘳想
念悒悒勞心無巳當涉遠路趨走飛塵非志所
慕慘慘少樂又計往還將彌時節念發同怨意
猶遲遲欲暫相見有所屬託今遣車往想必有
方淑答書曰知屈珪璋應奉使策名王府觀
國之光雖失高素皓然之業亦是仲尼執鞭之
操也自初承問心願東還迫疾惟亟抱歎而巳
日月巳盡行有伴列想嚴裝巳辦發邁在近誰

謂宋遠企予望之室邇人遐我勞如何深谷逶
迤而君是涉高山巖巖而君是越斯亦難矣長
路悠悠而君是踐冰霜慘烈而君是履身非形
影何得動而輒俱體非比目何得同而不離於
是詠萱草之咏以消兩家之恩割今者之恨以
待將來之歡君適樂土優游京邑觀王都之壯
麗察天下之珍妙得無目玩意移往而不能出
耶嘉重報妻書曰車還空反甚失所望兼叙遠

別恨恨之情顧有悵然間得此鏡既明且好形
觀文彩世所希有意甚愛之故以相與并致寶釵
一雙好香四種素琴一張常所自彈也明鏡可
以鑒形寶釵可以耀首芳香可以馥身素琴可
以娛耳淑又報嘉書曰鏡有文彩之麗釵有殊
異之觀芳香既珍素琴益好惠異物於鄙陋割
所珍以相賜非豐恩之厚孰肯若斯覽鏡執釵
情意髣髴操琴詠詩思心結成敕以芳香馥身

喻以明鏡鑒形此言過矣未獲我心也昔詩人
有飛蓬之感班婕妤有誰榮之歎素琴之作當
須君歸明鏡之鑒當待君還未奉光儀則寶釵
不列也未侍帷帳則芳香不發也梁鍾嶸詩評
曰二漢爲五言不過數家而婦人居二徐淑寶
敘之作亞團扇矣

東坡志林云謝瞻張子房詩云苛慝暴三殤此謂
上中下殤言秦無道戮及孥稚也五臣注乃引

苛政猛於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於是詞夫與
婦爲傷此豈非俚儒之荒陋者乎余觀宣遠詩
云玉風哀以思周道蕩無章卜洛易隆替興亂
同不亡秦政吞九鼎苛慝暴三殤息肩纏民思
靈鑒集朱光伊人感代變聿來拱興王恐爲穆
公殺三良不使終其天年此黃鳥之詩所以哀
也殉葬乃始於秦其苛慝可知
寬按蘇州韋刺史集十卷今平江板本是也刺

史洛陽人姓韋氏名應物正元中以左司郎中
出爲蘇州刺史書目姓名略見唐書藝文志其
詳不載於正史不可得而考也今觀其逢楊開
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橫
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蒲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
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
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僊去憔悴被人
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收跡南宮

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
論舊涕俱垂坐客何由識唯有故人知又溫泉
行云出身天寶今年幾頑鈍如鎚命如紙作官
不了却來歸還是杜陵一男子又云身騎廄馬
引天仗直入華清列御前是嘗爲三衛而蹤跡
不羈也燕李錄事詩云與君十五侍皇闈又京
師叛亂寄諸弟云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當
天寶十五載六月明皇避安祿山之難是年應

物年二十至寶應元年建巳月上皇崩則武皇
升僊之時應物年二十七又示從子河南尉班
詩序云永泰中予任洛陽丞則應物年二十九
及其來吳贈舊識云少年游太學負氣蔑諸生
蹉跎三十載今日海隅行則少嘗游太學蓋武
皇升僊後二年入太學遂爲丞也自洛陽丞爲
京兆府功曹大曆十四年自鄠縣令制除櫟陽
令以疾歸善福精舍建中二年由前資除比部

員外郎出爲滁州改判江州改左司郎中貞元初又歷蘇州罷守寓居永定精舍以詩考之歷官次序如此廣德二年乃爲洛陽丞自京師叛亂之後至德乾元上元寶應數年間折節讀書遂入仕而因請之微官也吾稱精舍書注建中二年除比部則應物年四十五建中四年十月三日京師兵亂自滁州間道遣使明年興元甲子歲五月九日使還寄諸弟作詩云歲暮兵戈亂京國帛書間道訪存亡乃德宗幸奉天時應物年四十八自後守九江至爲蘇州刺史計其年五十餘矣以集中事及時人所稱考其仕宦如此得非遂止於蘇耶按白居易蘇州答劉禹錫詩云敢有文章替左司左司蓋謂應物也官稱止如此其集中詩寄大梁諸友云分竹守南譙弭節過梁地則是守亳時也篇末云相敦在勤事海內方勞師似與興元甲子不遠又唐小

說載與諸公倡和稱韋十九林寶姓纂云周逍遙公夐之後左僕射扶陽公待價生司門郎中令儀令儀生鑾鑾生應物應物生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慶復李肇國史補云爲人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又云開元以後位卑而著名者李北海王江寧李館陶鄭廣文元魯山蕭功曹張長史獨孤常州崔比部梁補闕韋蘇州

其大略可見如此

詩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毛注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以親之史記譙周皆以召公爲周公之庶兄左氏傳王怒以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室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

令之人莫如兄弟云云孔穎達云此詩自是成王之時周公所作以親兄弟但召穆公見厲王之時兄弟恩疏重歌周公所作之詩以親之耳不言召公所作當別有據

青衫白髮老參軍旋糴黃粱買酒罇但得有錢留客醉也勝騎馬上人門此詩膾炙人口不知誰作見施僉判德權云乃德清人法原之祖盧玫議詩更有一絕十月都門風薄衣揭砧聲裏爲

一南飛野人不識長安樂且趁鱸魚一棹肥

古詩云燈檠昏魚目韻檠爲去聲集韻檠渠映切有足所以几物又檠音平聲榜也非燈檠字韓退之云牆角君看短檠棄亦誤也

吉姓元和姓纂云尹吉甫之後以王父字爲氏漢有漢中太守吉格賈昌朝音辯云吉氏也引詩謂之尹吉其乙切嵇尚詩注云尹官氏也風俗通云師尹三公官也以官爲姓周有尹吉尹吉甫姓纂又云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因氏焉然吉尹二姓俱出尹吉甫之後但詩註以尹爲官以吉爲姓未知孰是

歐公文墓表云回顧孔者劒汝於其旁曲禮曰負劒辟咡詔之注云負謂置之於背劒謂挾之於旁

絳縣老人云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季者末也今今

日也謂巳得四百四十五全甲子其末一甲子六十日而今日乃癸未纔得二十日也故曰三之一文公之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通七十四年以年表考之文公之十一年歲在巳巳襄公之三十年歲在戊午今乃云七十三年者蓋謂襄公之三十年上距文公之十一年得七十三年也所謂亥二首六身者注云亥字二畫在上併二六爲身如算之六蓋古之亥字如此二多

寫故曰二首六身其下六畫如算子三箇六數也所謂下二如身是其日數則六千六百六旬也故曰是日數也且四百四十五甲子合得二萬六千七百日乃差四十日則前所謂其季於今三之一謂其末一甲子纔得二十日故少四十也日不謂之日而謂之旬者蓋古以甲子數日故謂之旬如今陰陽家所謂甲子旬中甲午旬中之類是也與書朞三百有六旬同

集韻引向秀云孟浪無取舍之謂孟音姥朗切

唐書載李宗閔知貢舉門生多清秀俊茂唐伸薛庠袁都輩時謂之玉筍下筍班恐因此而得名

唐初功臣皆云圖形凌煙閣而河間元王孝恭碑乃作戢武閣豈凌煙先名戢武而後改之邪又段志玄碑亦云圖形戢武閣

封德彝名倫房玄齡名喬高士廉名儉顏師古名籀而皆云以字行顏之推云古者名終則諱之字乃以爲子孫江北士人全不諱之名亦呼爲字字固爲字顏師古刊謬正俗云或問人有稱字而不稱名何也顏師古考諸典故以稱名爲是顏師古立論如此而乃以字行不可曉也

唐河侯新祠頌秦宗撰云河伯姓馮名夷字公子潼鄉華陰人也章懷傳注引聖賢冢墓記云馮夷弘農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石得水僊爲河伯又引龍魚河圖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三說雖異其實皆無所據

東魏大覺寺碑陰題銀青光祿大夫臣韓毅隸書蓋今楷字也庾肩吾曰隸書今之正書也張懷瓘六體書論亦云隸書程邈造字皆眞正亦曰眞書自唐以前皆謂楷字爲隸歐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爲隸書也

杜甫越王樓詩云綿州州府何磊落顯慶年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

長江百丈清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綿州圖經云越王臺在綿州城外西北有臺高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顯慶中太宗子越王貞任綿州刺史日作詩云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是也

韋蘇州送黎六郎詩云聞話嵩峯多野寺不嫌黃綬向陽城釣臺水綠荷巳生少姨廟寒花始徧楊炯撰少姨廟碑漢地理志云嵩高少室廟其

神爲婦人像者故老相傳云啟母塗山氏之妹也

唐呂公表呂諲也元結撰前太子文學翰林待詔顧誡奢書郎杜甫所贈顧八分文學詩是也

唐六公詠李邕撰胡僂虛書杜甫八哀詩云朗詠六公篇憂來豁蒙蔽六公者五王爲一章狄丞相別爲一章云

北史後周武帝天和二年甲辰立露門學置生七十二人六年春正月巳酉朔巳朝露門未成故廢朝又建德二年春正月朔羣臣於露門宣皇帝大象元年春正月巳丑受朝於露門大成二年二月丁巳帝幸露門學行釋奠禮靜帝二年宣帝寢疾詔宰相入宿露門世用露門勸講二字未詳所出

杜牧之朱坡詩云小蓮娃欲語幽笋穉相攜言笋如穉子與杜甫竹根穉子無人見同意

瓊田草生於分寧山谷間有瓊田草經一卷八月十五日採之草有十名曰不死草長生草又云齊天之類

本草蟬殼謂之蟬花今成都有草名蟬花今有乾者視之乃蟬額裂而抽莖上有花苔治目未知如何用也

元祐二年狀元劉汜黃筊直代石密對天光恭承寶訓曾見草茅之微獲霑雨露之恩又云願得

助於衆賢更圖寧於多士
天運八十一歲差一度名曰歲差洛下閎云五百
年當差一度後人應說也
犀以黑爲本其色黑而黄曰正透黄而有黑邊曰
倒透正者世人貴之其形圓謂之通天犀南中
有僞者磨之漸熱乃驗犀性凉磨之不熱
宣徽使及建節鉞則稱判某州餘則知
每大起居宰執侍班於垂拱隔門外東廊廬中二

帥庭下聲喏捲簾及半起身答之祖宗之制也
前漢梅福傳福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僊人
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名姓爲吳市門卒或云吳
門乃洪州今有吳門鎮九江去亦不遠矣
資政觀文二小殿橫列禁中宰相出鎮帶資政殿
大學士執政無大字蘇易簡出被遇獨厚遷紫
宸之目以稱呼不便更用觀文因此宰相出鎮
優遇者則除之

潛郡帶鈐司醞酒不限數惟會稽則不然必有由
也
麻三劄四謂麻一行三字劄一行四字
宇文伯脩有一古鼎款識云華的宮
大慶殿玉磬十六新造也其下趺以鳳初以獅子
不出於三代故易之
官制以在內官不當有使名盡略之無樞密使只
云知樞密院同知樞密院僉制樞密使獨班知

院并參政用拜命先後爲立班之序
砅鄰知切又力智切又力制切引詩深則砅今詩
本改作厲字砅出集韻類篇履石渡水也
唐昌觀玉蘂花今之散水花揚州瓊花今之聚八
僊但木老耳
唐會昌五年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又會要元和
二年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僧輝記
梵云拓鬬提奢唐言四方僧物但傳筆者訛拓

爲招去鬭奢留提字也招提乃十方住持耳
傔音豹越也唐制官新到官府倂上者謂之傔今
俗謂程外課作者謂之傔工玉篇云傔連直也
凡當直之法自給舍丞郎入者三直無傔自起
居郎官入者五直一傔御史補闕入者七直兩
傔其餘雜入者十直三傔或有作豹伏之義非
也
江鄰幾云山海經云象膽在四足今山海經無此

語象膽遲四時在足見酉陽雜俎
毗陵古寺柱間有雷神書字一行云石林侯十二
火入下有緒月二字緒月見佛書
杜詩云匡山讀書處頭白早歸來李太白青山人
多遊匡廬故謂之匡山綿州圖經云戴天山在
縣北五十里有大明寺開元中李白讀書於此
寺又名大康山即杜甫所謂康山讀書處也恐
圖經之妄

淮南子云武王破紂殺之于宣室許叔重云宣室
在朝歌城外宣室殷宮名一曰宣室獄也音宣
和之宣漢未央前殿有宣室溫室音暄見集韻
西京雜記揚貴字王孫京兆人也生時厚自奉養
死則裸葬於終南山其子孫掘土鑿石深七尺
而下屍上復蓋之以石又裴崇文歷代小誌文
翁姓文名黨字仲翁景帝時爲蜀郡太守今漢
書皆不載其名姑錄于此

漢百官表中尉秦官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
應劭曰吾者禦也掌執金革以禦非常古曰金
吾鳥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職主先導以禦
非常手執此鳥之象因以名官崔豹古今注云
執金吾棒也以銅爲之金塗兩末謂之金吾二
說不同
大禮畢賞給諸軍次第第一曰殿前左右班御龍
直骨朶直內殿直散員散指揮散都頭散祗候

金槍班銀槍班東第一至第五西第一至第二茶酒新舊班招箭班弓箭直弩直散釣容直習馭直驍龍忠佐第二曰捧日二十指揮（左第一軍至第三軍右第一軍至第一軍）天武二十指揮（同上）拱聖十四指揮神勇十四指揮勝捷十指揮驍騎十四指揮（左右各第一至第七）驍勝六指揮（左右各至第）宣武十五指揮殿虎六十指揮（左右各三軍軍各十指揮）水軍指揮宣朔第一龍猛六指揮廣勇二十一指揮驍騎第七第八營節度使第三曰龍衛二十指揮（左右各二軍軍各五營）神衛二十指揮（同上）雲騎七指揮步虎六十指揮（左右各三軍軍各十指揮）步虎水軍飛山甲指揮第一第二牀子弩指揮第一第二（自捧日已後計三百二十六指揮）馬

世父云其先公在戶部日嘗撿宣和間舊例所聞如此

水經世以為桑欽撰予讀易水注云易水經其東南合濡水故桑欽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東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稱矣又廣陽縣溪水亦引桑欽說且水經止文皆無此語恐非桑欽撰當別有書也古書散亡良可歎也

讀姚令威西溪叢語喜其破人穿鑿於圖地即如陶明詠山海經風雅草堂不日把玩三其眉鳥焉雜分與吳同楷字不遑識老姦犹余舊刻是書竊嘗作一辯令威先得吾心同然矣神而見夢於宋玉千古證為襄王報夢核事高唐山詩證之亦一快事也雖然令威此山不知義山又何所據而謂是郛耗得而知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崇禎癸未穀月望後一日跋于湖南毛晉

西溪叢語卷下終

芥隱筆記一卷

（宋）龔頤正撰

明嘉靖顧氏夷白齋刻顧氏文房小説本

芥隱筆記一卷（通行本）

宋龔頤正撰。頤正字養正、處州遂昌人。本名敦頤。光宗受禪、改今名。爲國史院檢討官。其書名芥隱筆記者、考韓元吉南澗甲乙稿中有題芥隱一詩。爲頤正而作。蓋其書室之名、因以名其所著也。頤正攷證博洽、其有根柢、而舛謬處亦時有之。如韓愈馬上誰家白面郎詩。誤以爲杜甫詩。公羊傳孔父義形於色、誤以爲左傳孔子語、王昌齡夢中喚作梨花雲詩、誤以爲王建。信乎考證之難。然統合全編、則精核者居多。要不在沈括筆談、洪邁隨筆之下、未可以卷帙多少爲甲乙也。每條下多有註語。其中斑固賓戲一條與正文不相應。王安石草堂懷古一條、明註異同、其王建一條、註乃明駁之。似非頤正所自註。然出自誰手、則不可考矣。

八十一萬歲

李太白詩云拜龍顏獻聖壽北斗戾南山摧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歲歲長傾萬壽杯余嘗觀聖節詩用八十一萬歲事或問有所據否因舉此且云道藏雲笈七籤二帙混元聖紀云混元一始萬劫至于百成百成亦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太初之時老君從虛空而下爲太初之師又自太上生後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

禍雙

荊公金陵懷古詩逸樂安知與禍雙雙字最佳史龜策傳禍與福同刑與德雙聖人察之以知吉凶

擲火萬里流鈴八衝　四目

杜牧之詩老翁四百牙爪利擲火萬里精神高蓋用天蓬呪蒼古綠齒四目老翁而今本誤以目爲白爾擲火萬里亦用度人經擲火萬里流鈴八衝之語而東坡亦用之於芙蓉城詩云仙風鏘然韻流鈴也

東坡宸奎閣碑銘

東坡宸奎閣碑銘巍巍仁皇體合自然神躍得道非有師傳蓋出入師經吾今自然神躍得道非有師也

蜂蠆

又蜂蠆發於懷袖出晉書鄒湛對晉文帝曰猛虎在山荷戈而出凡人能之蜂蠆發於懷袖勇夫爲之驚駭出於意外也蜂蠆二字東坡嘗[illegible]之十餘歲時老蘇令作夏侯太初論有云人能持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老蘇愛此論年少時所作故不傳東坡作顏樂亭記與黠鼠賦凡兩用之

殺之三宥之三

東坡試刑賞忠厚之至論其間有云皐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梅聖俞以問蘇出何書答曰想當然耳此語蓋宗曹孟德問孔北海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出何典答曰以今準古想當然耳一時猝應亦有据依據東漢孔融傳融與操書稱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操不悟後問出何經典對曰以今度之想當然耳

退之用字

退之孔戣音逵誌銘云孔世三十八吾見其孫白而長身據說文廿而集反二十并也卅速達反

三十并也卌先立反四十并也退之自謂識字
故用之爲四字銘今刊正書者改作三十八非
是案玉篇卄字如拾切二十并也卅字先闔切三十也卌先入切四十也漢韻二十七合卅字音䟚二十入盡又收

騰驤字

老杜瘦馬行此豈有意仍騰驤蓋用史記騶衍
此豈有意阿世苟合而已哉意最爲奇史記索隱鄒衍執說怪迂諸侯其見禮重武王以仁義伐紂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荅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出孟軻傳

黃石白猿

杜牧之詩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蓋出庾信
宇文盛墓誌去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
白猿遂得風雲之志

折綿冰酒

山谷詩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蓋用阮籍詩
陽和微弱陰氣竭海凍不流綿絮折呼吸不通
寒冽冽庾肩吾詩勁氣方凝海清威正折綿張
說塞上綿應折江南草可結語也

退之詩寄崔立之詩

歡華不滿眼咎責塞兩儀蓋用前漢叙傳福不

盈眥偏溢於世

㮣

偏字

溢於世文選載班固答賓戲朝爲榮華夕而顦顇福不盈眥

東坡泗州塔詩

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蓋用劉夢
得同執于陸其時在澤伊穜之喜乃穫之厄同
舟于江其時在風沿者之吉泝者之凶意

杜子美詩

東坡謂老杜竊比稷與卨蓋求之於其詩舜舉
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
意特有所指余以爲見此老容民畜衆之度莫
若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又林茂鳥攸歸水
深魚知聚重言之此其意有在

滕王閣記

王勃滕王閣記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
一色蓋宗庾子山華林馬射賦落花與芝蓋齊
飛楊柳共春旗一色

退之用丞輔字

田氏先廟碑銘訖其外庸可作丞輔乃用呂氏
春秋晉文公出亡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爲賦
詩曰有龍于飛周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丞輔

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搞死于中野而刋正者以丞爲承其未知此歎（案晉世家文公得歸賞從亡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母曰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

陳琳書

魏陳琳與曹洪書去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盞宗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路溫舒太史公亦有畫地爲牢執不入刻木爲吏議不對之言報任少卿書）

山谷用巴西字（樣半山老人詩）

山谷詩嘆羹不如放麑樂羊終媿巴西按說苑樂羊爲魏將以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示樂羊樂羊不爲衰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子而遺之樂羊食之盡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其戰果下之遂爲魏文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召以爲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爲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麑而不忍又將能忍吾子乎山谷謂巴西可乎

退之越裳操（越裳在交趾之南）辨田字

越裳操孰荒于門孰治于田四海既均越裳是臣詩定之方中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音稅）于桑田顏師古急就章注古者田陳犂相近漢童謠邪徑賊良田讒口害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顛易林噬嗑之未濟曰邪徑賊田政惡傷民節之井曰宣髮龍身爲王主田

閔已賦辨寬字

退之閔已賦獨閔閔其曷已兮憑文章以自宣昔顏氏之庶幾兮在隱約而平寬固哲人之細事兮夫子乃嗟歎其賢詩考槃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寬音區權切裕也寬也諼光元切）

淮西碑辨謀字（莫胡切）

帝爲不聞與神爲謀易林比之家人曰懿公淺愚不深受謀夬之乾曰狼戾靡謀無言不殊節之比曰張陳嘉謀贊成復都又淮蔡爲亂天子伐之詩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太玄斷首決不決爾仇不闊乃後有鉞成公綏天地賦斷鼇足而續毀鍊玉色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虛設

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參闊（陟加切）案晉書文苑傳（六十二卷成公姓也綏名也字子安爲天地賦中云斷鼇足而續毀鍊五石而補缺六去）

辨古人用牙字（北胡切）

毛穎傳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詩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易林訟之鼎虎聚磨牙以待豗豬太玄首夷其牙或餧之徒豨毅其牙發以張弧急就章款冬貝母薑狼牙亭歷桔梗龜骨枯楊雄豫州箴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牙乎齒也此胡切）

古人用山字（所潸切）

退之謝自然詩童騃無所識但聞有神仙輕生學其術乃在金泉山詩斯干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古詩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楚詞招魂高堂邃宇檻層軒層臺累榭臨高山網戶珠綴刻方連楊雄解嘲蘭先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迹於祁連史記龜策傳河雖神賢不如崑崙之山漢書衛霍叙傳飲馬翰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祈連山所㩲切説文山宣也祈連山名謂置郡至此

辨口字（孔五切）

元和聖德詩驕外之險莫過蜀土韋皐去鎮劉闢守後血人于牙不肯吐口詩正月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正考父（昭七年）鼎銘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漢溝洫志白渠之歌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臿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上林賦出乎椒丘之闕行乎州淤之浦徑乎桂林之中過乎泱莽之壄汩乎混流順阿而下赴隘陿之口西京賦鄙生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口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覩

辨厚字（狼口切）

文孩養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先古詩巧言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易林順之節曰文王四乳仁愛篤厚枚叔七發（即枚乘作七發以諫梁孝王）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飲食則溫淳甘膬（昌芮）腥（呈）醲肥厚

辨畝字音德補切
各安厥位訓厥畝晦畝周禮正月元日初見宗祖
詩南山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
告父母易林歸妹之坤曰喘牛傷暑弗能成畝
班固西都賦士食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畎
畝商修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

辨垢厚字
帝車回來日正當午御冊鳳門大赦天下滌灌
剗瑧初切西磨滅瑕垢續功臣嗣援賢任者孩養
無告仁滂施厚皇帝神聖通達恍古下與厚下皆
隋書 九
五垢與耇皆果切詩南山有臺南山有枸俱甫切有
切摟勇主切耇羽果切崔駰慰志賦闢四門以博延
兮彼幽牧之我舉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貴乎
鄙耇陸機愍懷太子文當究遐德登茲黃耇緝
熙有晉克壯帝字

辨寫字音賞羽切
末乃取闕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切膽脯詩蓼
蕭零露湑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寫賞羽切
諺古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

辨閒字音胡閒切

退之詩孟東野失子詩彼於女何有乃令蕃且
延此獨何罪辜生死旬日間詩還十畝之閒兮
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漢李廣傳自以大黃
射其裨將服注曰黃肩弩也晉灼曰黃肩即黃
閒也上林賦赤瑕駮犖雜臿其閒鼂采琬琰和
氏出焉班固西都賦裒以藻繡絡以綸連綸亦作
隨侯明月錯落其閒曹植琵琶歌東西經七陌
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閒

辨渴字音巨列切
送文暢師下開迷惑貿庨哮谽呼切括斷株橜居
太原 十
僧時不聽瑩若飲水救渴列子黃帝之所聽瑩
也詩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
苟無飢渴易豫之賁曰泉閉澤竭黃庭經時念
太倉不飢渴役使六丁神女謁渴巨列切括古活切

辨乖字音公回切
猛虎行自矜無當對氣性縱以乖朝怒殺其子
暮還食其妃六月蓼蕭發則恩澤乖矣湛露廢
則萬國離矣漢蘇武詩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
依何況雙飛龍羽翼臨當乖漢律曆敘傳官失
學微六家分乖一彼一此庚研其幾崔駰達旨

淳朴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王逸九思紛載矩兮高馳將咨詢兮皇羲道何皋兮周流路變易兮時乖乖睽也

辨稼字音古讓切

送李愿歸盤谷序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土維子之稼詩七月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易林豐之未濟曰沾洽時澍生我禾稼小過之大畜雨溢過度傷害禾稼闔溥音故稼古護切

辨角字音盧谷切

贈唐衢虎有爪兮牛有角虎可博兮牛可觸詩麟之趾麟之角振振公族漢律曆志角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又曰角音谷切觻東方朔傳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蛇又有足仲長統騰蛇弃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郭璞共工贊共工赫怒不用是觸地虧巽維天缺乾角角盧谷切見資暇集魯直畫牧牛圖野次小嶸幽篁相依綠阿童三尺箠御此老觳觫石吾甚愛之勿遣牛礪角牛礪角尚可牛鬭殘我竹寄裴仲謨詩念公苦行李野飯中道宿鷺沙卷方雉烏尾兆域角

辨蛇字音唐河切

東方朔詩方朔闔不喜褫身絡蛟蛇瞻相北斗柄兩手自相挼詩羔羊素絲五蛇委蛇委蛇易林長尾委蛇畫地成河楊雄反離騷既亡鸞車之幽藹兮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張衡西京賦感河馮懷湘娥驚蝄蜽皆水神憚蛟蛇郭璞流沙贊經帶西極頹瀍委蛇注于里水汞溺餘波

辨降字音乎攻切

劉統軍碑琳後來降公不有功詩草蟲憂心忡忡我心則降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楚辭四用降歆徐邈皆乎攻切楊雄河東賦雲霏霏而來迎兮澤滲灕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滃汎沛以豐隆馬融笛賦無相奪倫以宣八風律呂既和哀聲五降阮籍寄懷詩陽精蔽不見陰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降

辨售字音時周切

送劉師服詩齋財入市賣貴者常難售豈不久憔悴為功忌中休詩谷風賈用不售樂府壠頭水歌將頓樓蘭郡就解月支裘勿令如李牧功多信不售時周切賣物出手也

正餐字音須倫切餐音素千安切

祭嫂鄭夫人文念寒而衣念飢而餐音孫疾疹水火無災及身詩伐檀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宋玉九辨竊慕詩人之遺風願託乎素餐蹇充詘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易林謙之坎曰懸貆素餐餐非其任失亡遠民實勞我心餐須倫切餔也

哀字音於希切

祭周氏姪女文今當長歸與一[illegible]凡汝親戚孰能不哀詩采薇我心傷悲莫知我哀說文從口衣聲爾雅哀哀懷報德也裴瑜音衣國語各竪其所有以待所歸兮猗兮違兮心之哀兮宋玉九辨覿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劉向九歎欲遷志而改操兮心紛結而未離外彷徨而遊覽兮內惻隱以含哀張衡南都賦布綠葉之萋萋敷華蘂之蓑蓑玄雲合而重陰谷風起而增哀於希切

壹似字

退之聖德詩壹似亮禹壹似蓋用禮記夫子之言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

用泐字

荊公常夷甫誌文石可泐也用考工記石有時以泐鄭司農注讀爲再扐而後掛之扐謂石解散也

荊公押而字

荊公在歐公坐分韻送裴如晦知吳江以黯然消魂唯別而已分韻時客與公八人荊公子美聖俞平甫老蘇姚子張焦伯強也時老蘇得而字押談詩究乎而荊公乃又作而字二詩采鯨抗波濤風作鱗之而蓋用周禮考工記梓人深其爪出其目作其鱗之而注之而頰頷也又去春風垂虹亭一杯湖上持傲兀何須客兩忘我與而最爲工君子不欲多上人王蘇之械未必不穩於此也

正老杜自平詩

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按唐史有兩呂官呂太一爲廣南市舶使反注呂太一代宗時爲廣南市舶使逐刺史張休而反東坡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義妄者以謂唐有自平宮偶讀元宗實錄有宮中呂太一叛於廣南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故下云收珠南海千餘日從何疑而說詩者紛紛不可曉至謂唐有自平

宮闈元中中書舍人呂太一與張嘉正號四俊
者又呂寧爲太一宮使尤謬

作詩下字來歷

史記秦虎狼之國也唐史太宗龍鳳之姿而子
美昭陵詩云讖歸龍鳳質威定虎狼都各易一
字最爲妙處洪氏辨證謂急急能鳴鴈輕輕不
下鷗能鳴用莊子不下用列子語於此見其用
出處下字之法莊山木篇莊子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
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列子黃帝篇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從
漚鳥游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

杜詩古今本不同

王仲言自宣城歸得杜甫詩三帙有南唐澄心
堂紙有建鄴文房印沈思遠印及勅賜印筆法
精妙殆能書者試考一二詩多與今本不同如
憶李白詩白也詩無數飄然意不羣清新庾開
府豪邁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
一樽酒重與話斯文九日詩乃云今朝醉裏爲
君歡笑倩傍人爲正冠及再把茱萸子細看又
芹泥隨燕觜蘂粉上蜂鬚宮草霏霏隨委佩雲
近蓬萊常五色酒醒思汗簟已近苦寒夜長貧

怪婦愁雨映行宮厚贈詩騎馬誰家白面郎不
通姓字鹿踪甚忍待江山麗之類不可槩舉也

荊公用麥氣字

荊公晴日晚風生麥氣麥氣蓋用何遜新林分
別詩麥氣始清和

老杜秦城字

三輔黃圖長安故城城南爲南斗形城北爲北
斗形故號斗城何遜咸陽詩云城斗疑連漢老
杜秦城近斗杓秦城北斗邊北斗故臨秦而秦
中詩春城依北斗郢樹發南枝乃秦城耳劉夢
得望賦亦云城依斗今蘭干春亦無義亦不可
對郢樹也

樂天詩

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於白樂天詩云

荊公用歸字

荊公詩綠攪寒蕪出紅爭暖樹歸妙甚歸字蓋
用老杜紅入桃花嫩青歸柳葉新李白寒雪梅
中盡春風柳上歸意

老杜花遠重重樹雲輕
處處山可作畫本

老杜用受字進字遲字

老杜受字進字逗字最用工夫吹面受和風馀竹不受暑飛燕受風斜野航恰受兩三人樹濕風凉進山谷進風凉殘生逗江漢遠逗錦江波陰鏗詩有行舟逗遠樹

作詩祖述有自

謝靈運有雲中辨煙樹天際識歸舟王僧孺有岸際樹難辨雲中鳥易識梁元帝有遠村雲裏出遥船天際歸陰鏗詩有天際晚帆孤天邊看遠樹大江静猶浪老杜所以有江流静猶湧雲中辨煙樹鏗有薄雲巖際出初月波中上杜詩薄雲巖際宿孤月浪中飜鏗有中川閶棹謳杜有中流閶棹謳鏗有花逐下山風杜有雲逐度溪風祖述有自青出於藍也

作詩得意句

陳去非嘗語先君云吾平生得意十字云開門知有雨老樹半身濕先君故効之作感興詩云夜半微雨濕凌晨春草長謂顧正云吾十字似有味後讀河嶽英靈集閻防詩荒庭人何許老樹半空腹所播謂故然可佳殆亦有所祖云

唐朝酒價 貞觀問左右唐朝酒價衆莫能對丁晉公以三百青

丁晉公對真廟唐酒價以三百亦出於一時耳若李白金樽清酒斗十千白樂天共把十千酤一斗又軟美仇家酒十千方得斗又十千一斗猶賒飲何况官供不著錢又崔輔國與酤一斗酒恰用十千錢 曹子建樂府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十千恐未必酒價言酒美而價貴耳

八十爲八秩

禮年八十日有秩故以八十爲入秩又道家流用此語白樂天屢用之自注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 時俗謂七十以上爲開第八秩 又云已開第七秩飪指幾多人

蒲广反桃 琵广反琶 調广反笑 司广反馬

樂天詩蒐管吹楊柳燕姬酌蒲桃 蒲桃酒名 太銀含鑿落盞金屑琵琶槽秦再思記異録温州朱史君有一妓善胡琴忽亡念之追悼詩云鬼飛冢上 令諱 上鬼歸煙只住人間十八年昨日施僧裙帶上斷腸猶繫琵琶絃琵字亦從仄聲 晉書阮咸傳唐元稹 中傳琵琶字並無音唐書音訓外戚傳調笑音調 打嬿 調笑易飲詩卷 波遲 参調白波酒令笑拋打曲名 燭淚連盤纍蒲桃又對東

溪野枇杷上林賦枇杷蒲桃皆無音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爲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武元衡亦有唯有白鬚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

樂天用淵明詩

淵明有責子詩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淵明豈特有女或者謂此詩作於未得子之前容有是理

淵明詩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故樂天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非男猶勝無慰情時一撫

東坡德星句

東坡詩斯人乃德星遣出虛危間用樂天德星降人福時雨助歲功福似歲星移望如時雨至意

東坡用樂天詩格

樂天詩去歲暮春上巳共泛洛水中流今歲暮春上巳獨立香山下頭東坡用之爲海外上元詩東坡惠州上元夜詩前年侍玉輦端門萬枝燈火云今年江海上雲房寄山僧

樂天與子美詩一意

老杜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樂天百姓多寒誰可救一身雖煖亦何情安得大裘長萬丈一時都蓋洛陽城

李商隱詩

商隱有點竄堯典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樂天有毛詩三百篇後得文選六十卷中無

詩中用愛閑字

多病愛閑始見南史王儉傳樂天有經忙始愛閑劉夢得有功成却愛閑杜牧之有愛閑能有幾人來

老杜樂天詩語

詩中用而今匹如些些耳冷姤他欺我生憎勿留羸垂溫暾皆樂天語相欺有底也自也知差底斬新遮莫皆老杜詩

太史公司馬相如贊

太史公作司馬相如贊曰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而自序曰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

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

魚千里

山谷用魚千里事蓋出關尹子以盆為沼以石為隝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也 山谷晏用魚千里字尋師訪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又小池已禁魚千里隙地仍栽芋百區又爭名朝市魚千里觀道詩書蠹一班

北征詩韓詩元和庚寅斗插子

北征詩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盧仝月蝕詩元和庚寅斗柄插子律調黃鍾白樂天賀雨詩皇帝嗣寶曆元和三年冬又苦寒詩八年十二月五日雪紛紛

柳耆卿詞語

陰鏗有夜雨滴空堦柳耆卿用其語人但知為柳詞耳

樂天長恨歌

樂天有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不知又有薔薇詩露垂紅萼淚闌干

牧之勵勤字

牧之詩壓圡驚勵勤樂天委命不勵勤

詩用闘在字

詩中用闘在蓋出樂天詩世上爭先從盡汝人間鬪在不如吾 樂天用格是字

轉席

今新婦轉席唐人已爾樂天春深娶婦家詩云青衣轉去声氈褥錦繡一條斜

蘇小小

樂天詩楊州蘇小小人道是天斜 音伊邪反

鄭重字

前漢王莽傳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師古言頻煩也又三國志夷狄國家哀汝故鄭重賜汝好物樂天謝庾順之送紫霞綺云千里故人心鄭重一端香綺紫氛氳又交情鄭重金相似

季布毀譽

史記季布言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以一人毀去臣乃祖韓非子魯册曰夫以一言譽我必以一言罪我

落吾手

老杜不意青草湖扁舟落吾手樂天天與愛水

人終焉落吾手

杜詩用前人意

老杜寒日出霧遲清江轉山急亦用陰鏗野日燒中昏山路入江窮意

席壽

唐書百官志席壽謂器用經久謂之壽考工記犀甲壽百年起於此（唐志惟帝則題歲月席壽三年起壽五年轉壽七年）（考工記犀甲壽百年兕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

裝潢兩字

裝潢（音黃）又音晃染黃紙修治之名本齊民要術（唐百官志校書郎掌校理典籍注云有學生三十人令史二人楷書十二人熟紙裝潢匠八人）

鉗勒（梁冀妻孫壽善妖態性鉗忌）

唐后妃傳舉能鉗勒鉗字蓋本漢梁冀妻性鉗忌（鉗猶鑷也言性忌害如鉗之鉗物也女媢切）

善禁架（即禁術也如費長房之術唐書后妃列傳上第二）

善禁架用後漢徐登傳語（徐登傳云但行禁架所療皆除）

唾手

高祖隱太子建成傳（云云）利兵鏖之唾手可決用九州春秋唾掌語

盜亦有道（王世充竇建德傳贊）

唐王竇傳贊盜亦有道用莊子記盜跖之言

左方

左方謂簡冊之左唐書亦有此語

桑蔭不徙（唐書屈突通尉遲敬德等傳贊桑蔭不徙而大功立）

劉子云堯之知舜不違桑陰（劉子知人篇堯之知舜不違桑陰文）王之知呂望不以永日

諸史語

二李傳賢長城用漢賢於兵十萬騎五千之文

房杜傳忠於所事用魏志注語

登殺用唐律即時爲登即時殺之也（律登時殺傷者勿論）

曲折出李廣傳（報天子失軍曲折猶委曲也）

楊國忠傳以計勝色者昌荀悅之語

餌藥

唐傳張臯疏人無故不應餌藥出千金方序論云病患已成須勤藥餌故立補養之方平人無事不宜著手

經史雜語

回鶻傳不一而足用公羊傳（文九年又襄二十九年）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

蘭亭叙云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用京房傳語房曰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

唐儒學傳禪其家用東漢叙贊世禪雕龍語椒師用左氏抒椒事文藝傳義形於色用左氏孔文子語唐書乾沒于沒乾匿皆同義

賈捐之語

後漢南匈奴傳語曰父戰於前子死於後弱女乗於亭障孤兒號於道路老母寡妻設虛祭飲泣淚想望歸寃於沙漠之表全用西漢賈捐之語

鷙鳥累百不如一鶚

史記趙簡子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鄒陽上書亦用之孔文舉薦祢衡表又用此語孫權曰（去去）令蒙討賊誅其首惡

曹植用墨子語

墨子雖有賢君不愛無功之臣雖有慈父不愛無益之子故曹植自試表云故慈父不能愛無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

羊祜宗管子語

羊祜讓開府表云德未為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為人所歸而荷厚祿則使勞臣不勸用管子德業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

倒行逆施

史記伍子胥傳吾日暮途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主父偃曰吾日暮故倒行逆施之

歐陽建（石崇甥也為趙王倫所收臨刑而作）

文選歐陽堅石臨終詩天網布宏綱投足不獲安劉夢得所以有天網雖寬投足誰厝

淵明詩（王仲宣七哀詩）

王仲宣悟彼泉下人喟然傷心肝淵明所以有感彼柏下人安得不為歡

子美詩有祖述（審言即子美之祖）

杜審言綰霧青條弱牽風紫蔓長又云寄語洛城風月主明年春色倍還人子美有林花著雨燕脂濕水荇牽風翠帶長又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皆祖述其意

古人作文皆有依倣

司馬長卿大人賦全用屈平遠遊中語

退之送窮文學逐貧賦　老杜杜鵑詩模寫鮑
照　荊公作虎圖行全倣老杜　老杜用元自
見來東坡所以用之
意匠　老杜丹青引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營中
意匠慘澹經營中用陸機文賦意司契而爲匠
老杜倣淮南子語
淮南子水清則魚聚木茂而鳥樂所以老杜有
林茂鳥倣歸水深魚知聚
古人用字
王維詩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老

杜閶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　淵明日月不肯
遲　雜詩晨雞不肯鳴飲酒　老杜有秋天不肯明
江平不肯流兵戈不肯休王室不肯微
太湖
上林賦東注太湖郭璞注曰太湖在吳縣尚書
所謂震澤也
窫窳　封豨　鑿齒
淮南子應劭注堯之時窫音軋窳音愈封豨鑿
齒皆爲人害鑿齒齒長五尺似鑿故長楊賦泰
封豕其上窫窳其民鑿齒之徒相與摩牙而爭

之
徐凝用界字
徐凝瀑布泉詩一條界破青山色東坡以爲塵陋故東坡有不與徐凝洗惡詩
天台山賦瀑布飛流而界道所以徐凝有界破
青山色孰謂其惡而無所自耶　賦云赤城霞起以建標云云
崔駰宗揚雄
崔駰達旨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抱不
爲之稀蔽拱把不爲之數蓋宗揚雄解嘲譬江
湖之崖勃解之島乘食證鴈集不爲之多雙鳧
飛不爲之少

社日停針線
周美成社日停針線蓋用張文昌吳楚詞今朝
社日停針線有自來矣
貞贋字
退之與崔十六詩前計頓乖張居然見貞贋贋
字字書云僞物也蓋出韓非子齊伐魯索饞鼎
魯以其贋往齊曰贋魯曰眞也古止用贋字宋
景文有眞贋不同物治亂不同日又贋賈亂廛
窳農亂田東坡亦用之茯苓詩山谷亦用之
抑鮓

宋景文詩蟹美持螯日魚香抑鮓天用揚淵五
湖賦連甁抑鮓

雨絶

太白詩雨絶無還雲用三國志吳虞翻傳罪棄
雨絶陳孔璋檄又曰雨絶於天文選潘岳哀詩雨絶無還雲花落豈留英

東坡用韓非子語

韓非子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非
所用所用非所養東坡六國論用此語史記韓非傳儒者用文亂法俠者以武犯禁云去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

宋慶 二九

鄂鄂

史記趙世家趙簡子有臣曰周舍好直諫舍死
簡子每聽朝不悅大夫請罪簡子曰大夫無罪
吾聞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徒聞
唯唯不聞周舍之鄂鄂是以亡也又商君傳商
君曰我治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
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鄂
鄂必出於此

左氏與史遷

左氏晉重耳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
後嫁對曰我二十五矣又如是而嫁則將就木
焉史記晉世家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
不來乃嫁其妻笑曰犂二十五年吾冢上栢大
矣雖然妾待子

天啓之矣

左氏閔元年畢萬以是始賞天啓之矣史記晉世
家以是始賞天開之矣

不當如此

史記張釋之傳去吏不當如此耶薛廣德傳去
曉人不當如是耶魏志傳曰事不當尒耶皆有

宋慶 三十

味也

豚犢

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犢耳注魏書劉景升兒子
若豚犬耳傳孫權生子當如李亞子吾兒豚犬耳五代史曹羲曹爽有無君之心桓範哭曰曹子丹生汝兄弟犢耳曹公見孫權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豚犬耳

首鼠

史記灌夫傳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爲首鼠兩
端後漢鄧訓傳首施兩端注猶首鼠也西羌傳亦云
首施兩端

破碎大道

前漢夏侯勝傳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後漢楊終傳章句之徒破壞大體（下云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

綠沉綠檀

老杜有苔卧綠沉槍南史有綠沉屏風杜牧之有壯壓綠檀槍檀與沉宜相近

反水不收

光武紀反水不收何進傳覆水不收太白詩雨落不上天水覆難再收（光武紀反水不收後悔何及又東坡芙蓉城詩中云芳舟寄謝空丁寧一朝覆水不反難）

千石魚（巴寡婦清傳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萩萩即荻瀨也）

前漢貨殖傳水居千石魚波（波讀爲陂）言養魚一歲收千石唐皮日休釣侶詩一斗霜鮮換濁醪注云吳中賣魚論斗酒乃論斤

王岐公宗樂天詩

王岐公元豐中餞文潞公歸洛詩有精神如破貝州時蓋用樂天上裴晉公詩聞說風情筋力健只如初破蔡州時語

矢來無鄉

山谷作蘇李枯木道士賦有懼夫子之獨立矢來無鄉出韓非子矢來有鄉鄉方也有來從之方則積鐵以備一鄉謂聚鐵一身以備一處則甲之不全者矢來無鄉則鐵室以蓋備之謂甲之全者自首至足無不有鐵故曰鐵室備之則體不傷破

富貴他人合（愼子名到學本黃老）

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文選曹顏遠詩又見晉書殷浩傳蓋用愼子家富則疏族聚家貧則兄弟離語

森如束（張景陽雜詩叢林森如束）

文選張景陽雜詩叢林森如束唐元稹連昌宮中滿宮竹歲久無人森似束蓋用此（東坡過李公擇故居詩四鄰戒莫犯十畝森似束）

來茲

文選古詩何能待來茲用呂氏春秋今茲美禾來茲美麥注茲年也

思君令人老

文選古詩有思君令人老曹子建有沉憂令人老其本出唯憂用老耳（文選古詩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

東坡西江月（在惠州作時侍兒朝雲新亡其寓意爲朝雲作）

東坡梅詞不與梨花同夢蓋用王建夢中梨花雲詩王昌齡梅花詩落落寞寞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坡用此語

東坡眞蹟

東坡四時詞冬詞云眞態生香誰畫得玉奴纖手嗅梅花眞蹟乃云玉如墨莊謂究方全乎且孫昌符家坡朱陳詞眞蹟云半依古柳賣黃瓜今印本多作牛依或遷就爲牛衣矣

往古來今慕容儁傳附李產傳

鶡冠子楨枋一術奚足以游往古來今事郭爲郵晉載記慕容儁曰不可複以西夕之年取笑來今

笑啼俱不敢

玉臺新詠詠樂昌云笑啼俱不敢李商隱亦云又云啼笑兩難分

飢鷹待一呼

老杜有飢鷹待一呼白樂天呼鷹正反飢溫庭筠飢鷹不待呼吳融飢鷹只待呼

金斗熨波

白樂天金斗熨波刀剪紋陸龜蒙波平熨不如又天如重熨纖溫庭筠綠波如熨餘愁腸王君玉金斗熨沉香又金斗熨秋江

劉夢得東坡用字法

劉夢得稱韓文古鸞鳳一鳴蜩螗革音東坡有振鬣長鳴万馬皆瘖

五柞三楊柞音作荆公即事詩五柳柴桑宅三楊白下門本無一字案得見青青

荆公次韻酬龔深甫詩云北歸五柞固未愁東挽三楊仍有樛輿地志鍾山本少林木宋時使諸州刺史罷職還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焉山之最高峰有五顆樹樹柞木也元嘉

中百姓祈禱率有驗又李太白白下亭詩驛亭三樹楊正當白下門王詩三楊白下亭西京賦掩長楊而聯五柞又集乎長楊之宮儴佯乎五柞之館此荆公次韻酬龔深甫詩云思容宴老蔆松緣後得一篇隨我遊諸肆樹莜蕪祖謝舞雩高踏異來由此尋五柞故未愁東梲三楊仍有樓陟蔡序原從此始但無瑤王與君舟又李白金陵白下亭留別詩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吳烟暝長條漢水嚙古根

荆公用事

河南志盧元明侯山記曰漢有王玄者隱於此山景帝再徵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爲名唐宋之間侯山詩云王玄拜隱侯荆公草堂懷古周

題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他日隱侯身
亦老爲尋陳迹到煙蘿世多謂沈約耳不知乃
用此王氏事按荆公詩集中有草堂懷古六言題宅作阿蘭若婁約身歸窣堵波蕙帳銅瓶皆夢事儵然陳迹爵松蘿於此本不同兩存之

理絲竹筦弦

漢張禹傳後堂理絲竹筦絃故右軍用之蘭亭
敘而或者謂昭明所不取其未知班孟堅之詞
耶文選不載蘭亭

涪翁後漢郭王傳有老父不知所出嘗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山谷亦以此爲號

益部耆舊傳廣陵有老翁釣於涪水自號涪翁
後漢郭玉傳亦然山谷貴涪州因此爲號

退之徐偃王銘

退之徐偃王廟碑銘秦桀以顛徐由邈綿蓋用
揚雄廷尉箴殷以刑顛秦以酷敗之語而意義
尤遠

退之聯句

退之石鼎聯句豕腹脹彭亨乃用詩蕩炰烋于
中國注炰烋彭亨也退之詩又益旋皮卷嵌落開腹脹

不子也唐書后妃列傳

玄宗貞順皇后武氏初妃專寵封所生母楊鄭
國夫人弟忠國子祭酒信祕書監將遂立皇后
御史潘好禮上疏曰禮父母讎不共天春秋子
不復讎不子也陛下欲以武氏爲后何以見天
下士妃再從叔三思也從父延秀也皆干紀亂
常天下共疾夫惡木垂蔭志士不息盜泉飛溢
廉夫不飲匹夫匹婦況天子乎願慎擇華族稱
神祇之心薨年四十餘贈皇后[illegible]十有一月公薨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爲不繫乎臣子也

芥隱筆記

士非博學之難能審思明辨之爲難古人
固有耽玩典籍涉獵書記窮年皓首貪多
務得者矣然復常蹈故誦書綴文趣了目
前不求甚解疑誤相傳莫通倫類漫無所
考按也　檢討龔公以學問文章知名當

世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自六藝百家諸史之籍無所不讀河圖洛書山鏡冢刻方言地志浮屠老子騷人墨客之文無所不記至於討論典故訂正事實辨明音訓評論文體雖片言隻字必欲推原是正俾學者知所依據此其閒居暇日有得於一時之誦覽者隨而錄之故號曰筆記若夫他日當大典冊涣大號令則武夫感泣癃老扶觀當埒燕許董秉太史筆褒貶是非勸善懲惡凜然有遺直之風回視筆記特翰墨之游戲耳嘉泰改元孟冬既望汶人劉董敬用鋟木于東寧郡庠庶侈其傳

民獻場來分教王融荒陋絕少書籍間有闕疑無復訂正一日使君袖出此書相與誦詠片言隻字音辨義明廼知公之該博尤深於探討宜闡之以淑艾後學 公之學問殆不止是俾來者窺一斑云 若溪雍民獻敬書

正德庚辰陽山顧氏宋本翻刻

蘆浦筆記十卷

（宋）劉昌詩撰

清初鈔本

蘆浦筆記十卷（兩淮鹽政採進本）

宋劉昌詩撰。昌詩字興伯，江西清江人。第七卷仙卜一條，稱開禧乙丑竊太常第，則寧宗元年登進士。書末有嘉定乙亥自跋，稱捐俸刻於六峯縣齋，則嘗爲縣令。但六峯不知爲何地。前有嘉定癸酉自序，稱服役海陬，貴鹽外無職事，惟藉書以自娛。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譌舛，地理之遷變，皆得溯其源而尋其流。蓋其監華亭蘆瀝場鹽課時作，故以蘆浦爲名也。書中草鞋大王一條稱紹興癸丑余客淮南云云。癸丑爲紹興三年，下距嘉定乙亥凡八十三年。計其年且百餘歲，必無尚爲縣令之理。即距開禧乙丑亦七十三年。計其年當過九旬，更必無登第之理。考紹熙五年亦爲癸丑，或傳寫譌舛，以熙爲興歟。其書多糾吳曾能改齋漫錄之失。其論泥軾屏星金根車諸葛亮表脫句孫叔敖碑舛誤歐陽修誤題多心經杜甫詩錯簡，皆有特識。又張栻愁齋銘，本集不載；黃庭堅詠藕詩，實胡藏之作，皆足以資考據。王士禎池北偶談尤稱其記王復死節之事，可補宋史之闕。又稱其書流傳甚少，此本爲丹陽賀氏所藏，而毅安

謝兆申所傳鈔，則亦可寶之笈矣。惟塗山啓母一條，不能辨淮南子之妄，而轉引後來謎語以實之，未免失之附會。是則文士好奇之弊也。

蘆浦筆記叙

予服役海陬自習鹽外無他職事官居獨目無同寮往來僻在村墟無攜學子相扣擊論聯家山貧不能挈累兀坐篝燈惟蓄書以自娛凡先儒之訓傳歷代之故實文字之訛舛地里之遷變皆得遡其源而循其流苟未愜其心則紆軫而勿敢釋旁稽力探偶究竟其參綮則怡幸亦足以樂矣惧遺忘因併取疇昔所聞見者而筆之得凡百餘事萃為十卷有未檢證者留俟續編顧獨學寡識安敢以為是將求印可于先覺之士儻改而正諸是予之願也蘆浦乃僻宇之攸爲云嘉定癸酉中和節清江劉昌詩興伯叙于通山閣

是書藏丹陽賀進士烺家予借得命桂父錄之以備稗官一種萬曆三十有九年辛亥十二月緯安天台山樵謝兆申寓清涼寺之惟心菴校謝後三日書

蘆浦筆記卷第一

範七稽疑脫字

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讀者皆以占用二作一句史記宋世家載箕子之對謂卜五占之用二衍貣鄭玄注曰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圛霧克也二衍貣謂貞悔也兆卜之名七龜用五易用二然則卜五占者用之衍貣則非占也尚書省夫之字令以占用為一句二衍貣為一句則義理明矣

馮婦

孟子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云云其為士者笑之注為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故進以為士之於野外至今讀者以卒為善士為一句則之野為一句以余味其言則恐合以為卒為善為一句士則為之一句野有衆逐虎為一句蓋其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為善故士以為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為笑野有衆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謂之野外而後云攘臂也

約法三章

約法三章自班氏作刑法志謂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至今以為者約之約皆作一句讀予觀紀所書云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若以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八字作一句恐不成文理合於約字句斷則先於諸侯約今與父老約不惟上下貫穿而法三章耳方成句語

有味其言

今人用推轂事必連有味其言作一句予觀史記鄭當時傳誠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當引以為賢於已寬其文意有味合句斷蓋謂推轂者誠有味而其言之者常引以為賢於已漢書節去之字小顏遂也字下注皆誤爾不然上下文全不相貫

廉遠地

比見書坊時文賦有以上廉遠地則堂高命題者竊疑焉賈誼政事疏人主之尊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師古曰級等也廉側隅也恐合以陛九級上句斷廉隅去地遠則堂自高耳

錫字出處

嬾真子錄載錫字出於六經及楚詞而獨引周禮小師掌教簫注云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飴餳者所吹招魂曰粔籹蜜餌有餦餭些注云餦餭餳也蓋戰國將以餳為餦餭後漢亦謂之餳耳今考毛詩有簫管備舉注亦有之豈馬大年偶忘此一處耶

寧馨

能改齋漫錄載山濤見王衍為寧馨兒王太后怒廢帝謂那得生寧馨兒一說以為兒非馨香者觀其語意似不然予諸世說見晉人言多帶馨字如王丞相云見謝仁祖恒令人得上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又殷中軍至劉尹所清言殷理小屈游辭不已劉亦不答殷去後乃云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人相漏諸劉尹卧不起盛嘖辭：劉擲丸迸碎床褥間劉作色而起曰使君如馨地寧可鬭戰求勝又王司州乘穿性王嬌許持其臂嬌擲其手曰冷如兒寧馨殊未捉人臂觀此則只如今人說恁地

三郎

漫錄事始門明皇為三郎亦見事一劉朝霞獻溫泉賦云遮莫你古時千帝豈知我今日三郎二開元十一年置聖壽樂令諸女歌舞宜春院上親加策勵曰好好作莫負三郎三明皇過華陰見嶽神迎謁若丞何馬奏云三郎在道上四牛僧孺周秦行紀指明皇為三郎五通鑒每事相奏事肅宗輒問與三郎議否而不知尚有一處開元中有獻俳文於明皇曰說甚三皇五帝不如來告三郎既是千年一遇且要五角

六兆

重五日生

風俗通云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故田文生而嬰告其母勿舉且曰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余攷南史王鎮惡以是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疏宗其祖猛曰孟嘗君以惡月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興吾門故名鎮惡又北史齊南陽王綽五月五日生睢據不死四有餘日顏色如生唐崔信明生時五月五日日方中有異雀鳴集庭樹觀此四事俗說可無疑矣

射覆石

劉向新序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射之滅矢飲羽視而知其石也復射之矢躍無迹漢書李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世說又云宋嵩嶽獵以石為伏兔射之鏃入寸餘三事如一而其中也要皆出於心故予嘗謂疑心一生則屋上之弓皆為蛇攖心一生則山上之草皆為兵漫錄載前三事在頗對門不及李嵩嶽豈偶忘之耶

從理入口

漢書許負相周亞夫從理入口此餓死法也竟以不食五日而死余觀南史虞愛鄧死褚蘿終善乃大相反蓋豐家富于財食必列鼎及拜貌豐美人謂必為方伯及鮑超江陵卒以餓死有褚蘿面夾危從理入口竟餘衣食而終然則相法亦有時不驗

泥賦

自白氏六帖職林職官分紀職原歷三百餘年凡編類之書皆以泥賦為通判事古夫用之亦

不知其非今攷前漢黄霸傳別為車從油屏泥于軾前以彰有德其文意蓋謂用從油於車軾之前以屏蔽泥汙耳劉熙子乘鮮車大馬漆屏泥又知王武子好馬亟旦則仰葉金障泥又所謂錦障泥皆此義也

屏星

後漢孔伷為別駕車前舊有屏星刺史稅夫之伷曰徵去屏星毀因舊儀釋者無注人不知為何物攷二字音從竹應韻謂駕車漆韻略屏幾郢切寬先青切俱云蔽當謂之蔡公送調判詩用屏星韻以屏字作上聲讀斯可見矣

阿字

古人稱呼每帶阿字以至小名小字見於史傳者多有之漢高祖紀武員注俗呼老大母為阿負曹壽柏呂處皆曰非復吳下阿蒙曹操小名阿瞞唐明皇小名亦云阿瞞顧自季自王安豊謂阿戎了了解人意阮籍謂王渾共卿語不如與阿戎談此謂渾子戎又杜詩守歲阿戎家注謂杜位小字也阿叔有五劉君穆王長史皆曰阿奴比丞相俱有者長阿奴蓋謨小字也語林曰劉真長與丞相不相得每曰阿奴比丞相條達清長笑齊武帝臨崩執廢帝手曰阿奴若憶翁好作梓宮又周顗周仲智皆小字阿奴梁武帝謂臨川王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王右軍問許女度卿自言何如安石許未答王曰安石故相與雄阿萬當裂眼爭邨右軍道東陽我家阿林謂臨之也任至東陽太守王子敬為阿敬王平子為阿平庾會小字阿恭王詢小字阿蔚王恭曰與阿大語謂王忱也殷浩為阿源王胡之小字阿鬱王蘊小字阿興王敦小字阿黑王丞相小字阿龍郗愔小字阿乞王恬小字阿螭殷顗小字阿巢謝詢小字阿訥王逵小字阿智高崧小字阿御劉叔秀為阿秀何偃遠呼顏延之為顏公延之曰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又唐王后以愛弛因泣曰陛下獨不念阿忠脫紫半臂易斗麵為生日湯餅邪吐谷渾王名阿豺以至阿含推當車亦有所謂阿買阿舒阿宜要未能盡舉今人稱父母兄弟而尔嗣有得當續之

阿堵

晉人稱阿堵者有三殷中軍見佛經云理亦應

阿堵 王夷甫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字婦欲試之令婢以錢遶牀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閡行呼曰舉卻阿堵物顧長康畫人或數年不點目精人問其故答曰四體妍蚩本無闗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

生活

人言殺生活有三出處祖瑩云文章須自出機杼何能共人同生活人問江斆兄弟雖達之長史曰諸江皆從足自生活梁武帝謂臨川王宏曰汝生活大可方今言作詩亦云冷淡生活

蘆浦筆記卷第一終

蘆浦筆記卷第二

武成次序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畧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

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
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四月哉生明王來
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
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周廟孔氏
注云四月丁未以日月推之四月丙丁未馬武王至豐告廟乃其常事再不必言至于朔四方之諸侯而祀于周廟當在五月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列爵爲惟五分土
爲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
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洵直謹按武成之篇自伏生口傳失其次序

王氏新義審加攷正說書者愈疑且以武者
在車所行之禮也式商容閭宜當在歸至于
豐之後洵直以禮記考之孔子告賓牟賈以
大武遲久之意首言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
至則應邦家居受殷商之命于周乃其時也
故其克商也有未及下車而為之者有下車
而為之者有濟河而西然後為之者至其終
也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裨
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
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其所以臣耕耤然後

諸侯知所以敬以此五者為天下之教其先
後有倫如此則武成之次序可槩見矣是以
采驗之以孔子之言而次第之庶有所本云

辨諸葛武侯䟽眂誤句讀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
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
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
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
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
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

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
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
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
允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
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
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
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于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
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謂營中之事悉以咨之
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
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

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惜
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皆悉貞良
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
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于亂
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
屈三顧臣于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
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
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尔來二十有一年矣先
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
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
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
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凶興復漢室
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
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
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
則攸之禕允之任也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
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
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
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
洵直謹按蜀志諸葛武侯傳載其五年所
上後主疏云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
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
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
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
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責臣以討賊
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
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蓋武侯
以興復自任故以謂不效則治其罪以告
先帝之靈若攸之禕允則任斟酌損益進
盡忠言而已興復非其任也武侯不效而
遂責之某恐二子者宜有所不服武侯必
不然也又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擬於
武侯自叙之間文意皆不相接續某疑其
句讀有所脫誤而不敢以臆斷之乃取文
選所載武侯表較之亦同而李善五臣皆
無說又觀燕內翰集見其稱武侯此表與
伊訓說命相表裡亦未嘗疑其脫誤然某
之疑終不能釋因于蜀志反復求之乃得
之於董允傳云亮將北征住漢中以允秉
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

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
下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
以謂宮中之事〻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
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則戮
允等以彰其慢乃知既誤之処奐董允止
稱侍郎蓋其本傳所歷之官也因以武侯
董允傳及文選參而補之遂為全文

右洵直姓胡氏字叔魚鄉曲前輩登科
任至別乘

内長文

漢武帝元朔三年詔曰夫刑罰所以防姦也内
長文所以見愛也張晏曰長文長文德也師古
曰詔言有文德者即親内而崇長之所以見仁
愛之道魯氏自備載章子厚家藏古本漢書内
長文乃是而肆赦字蓋而訛為内肆赦皆缺偏
旁而為長文語云其赦天下意甚明白

右魯字子明自號笑翁老人臨江鄉先生
也著書名自備云

性善辨

孟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辨文說孝經為
正子鄉新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
知與文說孝經為正是謂四篇

漢瓶

景於周益公史閣出示漢五瓶皆得于劒州梓
潼縣因記其文公亦書于樓併錄之

謝君瓶其文云元和三年五月甲戌朔謝君欠
造此墓

按元和之號惟漢章帝唐憲宗有之憲
宗之三年其五月則壬午朔也而此甲
戌其為漢瓶不疑

危居甲瓶其文云持節使者北宮衛令危居千
秋之宅建武二十八年五月丙午工李邑作
乙瓶其文云北宮衛令危居萬秋宅皆篆文

漢北宮衛士令秩六百石以長歷考之
是歲壬子下到今淳熙壬寅一千一百
二十載矣

范君甲瓶其文云嗚痛明時仲治無年結偉孳
孳履踐聖門智辯賜張字闕一淵孔言寬博字闕一
約性能淵泉帶徒千人行無遺愆
乙瓶其文云德積未報呂尤乾以茂而不晉顏

氏纂類非獨范子古今皆然相貌觀形列之諸
先設生有知豈復恨焉

漢范皮嗣旁耕者嘗獲巨鼓二皆為當
路取去惟拓本傳於好事之家乙鼓僅
存此范君墓中之銘異錯傳公卿言鄧
先師古曰鄧先猶言鄧先生也列畫諸
先者豈非墓中列畫士賢王如武梁石
室之類耶先儒謂謝朓始為誌銘此可
證其誤

梓潼城鼓城鼓其文云梓潼城
篆文皆交一鼓之重至　今歲月雖無
所稽然字畫勁奇決非近古所能作者

盧浦筆記卷第二終

盧浦筆記卷第三

負茲

公羊傳成公十六年屬負茲注曰天子稱不豫
諸侯稱負茲庶人稱負薪莫知茲為何物予觀
史記周記衛康叔封布茲徐廣曰茲籍席之名
諸侯病曰負茲然後知茲乃席也與負薪蓋有
等級

折俎

左傳宣公十六年定公享士會殽烝武子私問
王召〻〻享有體薦宴有折俎襄公二十七年
宋人享趙文子司馬置折俎音釋云折之設反
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也今人送饌例用折俎恐
非此義

潛火

州郡火政必曰潛火左氏襄公二十六年虎師
熸釋謂火滅為熸熸子潛反或者當用此字

賢關

董仲舒賢良策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顏曰關
由也世人乃以太學為賢關則謬矣

仁類

司馬相如天子游獵賦仁頻幷閭徐廣曰頻一作賓小司馬索隱音賓顏師古曰即賓榔也今觀韓子蒼次撫州高使君韻凡四首一云李侯梨釘座風味勝仁頻乃與兩頻〻三韻頻同押然則恐未之攷耳

乾鵲

漫錄辨誤論乾鵲音干為無義廣韻有捍鵲亦起于後來惟王荊公以為處字意見於鵲之種種甚為有得理然紺珠集載乾鵲云鵲之別名音干又何耶

紫荷

漫錄載劉原明贈熊本侍制詩西清寫直荷為囊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啟以紅藥翻詰對紫荷持橐皆為誤然又引隨志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以僕侍識者予考晉輿服志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為袷囊綴之服外加于左肩所謂荷囊乃負荷之荷然則隋志載紫荷左荷右荷要知亦是負荷分明非芰荷之荷也

糊名

漫錄事始載取士至仁宗時始有糊名考校之律然嘗記唐武后時以選人多不實乃令試日自糊其名恐出于此

裴二端公

漫錄事實門載鮑彪杜詩譜論湘江宴餞裴二端公及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詩皆不著裴二端公為何人偶讀蔣參政之奇武昌怡亭序云裴虬作銘又讀溪唐賢題名有河東裴虬為道州刺史始知所謂裴二端公者虬也以上吳說如此按杜詩有送裴二虬作尉永嘉今暮味遣興詩自有憶子初尉永嘉去之句即可見也何必它證

振字

漫錄載顏師古匡謬正俗曰賑濟當用振字說文曰振舉也救也諸史傳振給振貸並以飢饉窮乏將就困斃救舉救之使存立耳但未有所據按左傳文云十六年楚人出師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注振發廩倉也然則當以左氏為證以上吳說如此周易蠱卦君子以振民育德注振濟也何不引此豈偶忘耶

山谷南遷誤

漫錄說詩門云山谷南謫至南華竹軒令侍史誦詩版按南華在韶州屬廣東山谷謫宜州屬西路且卒于宜而曰南遷何耶

漫錄書人官位差誤

事始門載宋莒公以宋元憲為宋景今改元憲即莒公當作宋次道又地理門載閩中混南臺沙合出宰輔其蹟舉何丞相晉吳樞密充記事門載吳侍郎問生四子參政晉樞密充敬元輔表熙寧元豐間充嘗為相而晉樞執政今反言之又說詩門載丞相馮當世少嘗遊記事門云大丞相馮當世定富家翁有宅記文門云馮當世丞相答伯庸詩然當世未嘗為相又事實門載蔡政詩之奇武昌怡亭序而蔡未嘗參政嘗作樞密凡此豈皆筆誤耶

晉人弔喪彈琴作驢鳴

晉人放曠至于弔喪亦出禮法之外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來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徑入坐靈牀上取子敬琴彈旣不調擲地云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亦卒顧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牀上張季鷹往哭之遂徑上牀鼓琴作數曲竟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因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出此二事如一又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王武子喪時名士無不至者孫子荊後來臨尸慟哭畢向靈牀曰卿常好作驢鳴今我為卿作體似真聲賓客皆笑孫舉頭曰使君輩存令此人死亦復相類

鴈行

禮記王制兄弟之齒鴈行史記魏世家無忌謂魏王請為天下鴈行頓刃韓世家陳軫言必不為鴈行以來宋鬯曰旅進已晉庾中郎與王平子鴈行庾稀元日朝賀不肯就列曰奇奈為鴈右不能與范與語為鴈行

打字

歐陽公歸田錄云世俗言語之訛而君子小人皆同其謬惟打字耳如打船打車打魚打水打飯打衣糧打傘打粘打量打試觸事皆謂之打漫錄以擇文取偏旁證之謂打字從手從丁蓋

以手當其事者也此說得之矣然世間言打字尚多左藏有打套局諸庫支酒謂之打發諸軍諸糧謂之打請印文書謂之打印結筭謂之打筭貿易謂之打博裝飾謂之打扮請酒醋謂之打醋打酒鹽場裝發謂之打袋席地而睡謂之打鋪包裹謂之打角收拾為打疊又曰打迸畚築之間有打號行路有打火打包打轎負錢于身為打腰飯席有打馬打令打雜劇打僧道有打化設齋有打供荷胡床為打交椅舞鎗為打驅儺又宋歌曲調打懷木接床誰能坐相思人有打睡打嚏打話打鬧打鬪打和打合閤諸作打過打勾打了至於打糊打麪打餅打百索打條打簾打薦打席打籬巴街市戲謔有打砌打調之類因併記之

耴笠

今人祠祭或無設多以高架然薪照庭下號為生笠莫曉其義予曰執事合官見御路兩旁火笠背疊麻耴始悟為耴笠俗呼為生也

蘆浦筆記卷第三終

蘆浦筆記卷第四

孫叔敖碑

楚相孫若碑不見書撰人名氏攷史記本傳列於循吏之首獨載敗鄂高相事為詳而碑則略之埋蛇陰德僅書於向新序屬子云云則在優孟傳然其文意皆不同碑謂生於季末仕於靈王則謬矣且莊之後為共為康為郟敖歷三世凡五十年始為靈安得仕於靈卒後數年而莊復封其子耶六一先生跋喜其得叔敖之名兼以集錄二十年求之博其勤乃得之故不暇訂正耳

周府君名

漢周府君碑六一先生凡三四百跋最後方辨其名環旂額叔作武漢碑乃謂名煜且押之韻蓋石古剝落以其形似求合于君光之字故云爾曾南豐集稱玄謹知韶州王之材得此碑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名暱則併與某形似而不辨何至遽信而以六一為未詳考耶

中陽里

漢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盍里名中陽今

漢書標注乃題云滿覺邑中岩公是先生誤筆耶因以知文筆無義字

心經

釋氏心經其中自云般若波羅密多蓋梵語也嘗觀六一先生集古跋中乃書多心經之為多心何以為佛悉公誤筆猶因書以祛見者之惑

夔子國

夔州春秋時巴子國也今人言夔州以至文字間率曰夔子國而不知其誤往往以劉禹錫為證余考禹錫之記云夔子國也其文意謂夔乃子國蓋是兩句說以傳說因不復辨殊不知夔子國今實在歸州

揚州

廣陵志義揚之得名李巡以為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隋志亦謂江都人性躁勁風氣果決平陳之後頗變淳質俗敝稍愈于古蓋嘗疑之禹別九州揚居其一歷三代秦漢隋唐雖更徙分合不常而名終勿易詎知前說則隋以前揚人學非良士美俗矣是豈古聖人所以名州之意耶攷太康地記謂東漸太陽之位履正含文天氣奮揚故取名焉余嘗為續志引斯言以冠篇首因為一洗躁勁輕揚之恥云

巴丘

漫錄地里門載巴丘縣以巴山得名縣有巴山故也巴丘晉屬廬陵梁改置巴山郡隋以來稱崇仁縣是也以上吳說予按臨江志建安四年孫策下豫章分置廬陵郡以孫賁為豫章太守孫輔為廬陵太守留周瑜鎮巴丘裴松之注云巴丘縣前說謂晉屬廬陵固無異矣然九域志以新淦縣為古巴丘城輿地志又以吳後至分石陽新淦縣為古巴丘城輿地志又以吳後至分石陽新淦兩縣置丘郡隋平陳開皇九年章洗迤換東南遷廢巴丘郡復以新淦屬廬陵今縣南八十里峽江有古巴丘廢城六十里間有周瑜廟舊經載瑜歸江陵治行于巴丘病卒後人因祠之然則巴丘在新淦明矣豈崇仁又一巴丘耶然晉謂屬廬陵又何也或云吳取荊州周瑜鎮巴丘乃今岳州巴陵郡姑存之以俟博古者訂焉

賢女鋪

漫録載南康有貞女節義祥符間女子姓劉氏夫死誓不再嫁父兄強之因自沉于水鄉因得名然考定過之璧間有碑記其大畧似謂初嘗議昏已定而未家貧父兄悔之别以許人女曰一身而二適雖未嫁奈節何父兄強之乃溺死六云舊名貞女全與此不同豈信傳聞之誤耶

餘干

饒之餘干號于越歿閩粤王傳無諸搖皆句踐之後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諸侯畔秦無諸搖率粤歸番陽令吳芮又從助傳淮南王諫伐閩越書云越人欲爲變必先由餘干界中韋昭注越邑今鄱陽縣也于越得名以此而餘干之名縣不書所由趙按玉山縣有二溪名上于下于合流至饒之東南而水回環因以名縣餘干是也

于越

于越之名以于溪入越地無以識爲也荀子云于越夷貉之子則有疑焉春秋定公五年書於越入吳注云於發聲也史記又書爲于越注云發聲也與於同然則于於皆越人夷語之發聲猶吳人之言句吳耳予謂斯于越忠否是于越

管名

四明奉化縣北七鄉舊有一管名知曰廣平松貞履信鳴鳳黃甘萬褒豐泉桂風池遷未聞也

堯廟

桂林有堯舜廟堯廟在堯山下灕江中分舜廟在西岸相望而有碑刻高崖韓雲卿文韓擇木八分書李陽冰篆額蓋舜葬蒼梧故于此立祠無可疑者堯廟則謂因山而立耶無據於水際望祀南軒先生亦有祠唐帝詞云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栻既新陶唐帝祠二月甲子率宮屬祗謁祠下再拜稽首進而歌曰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曾丘皇胡爲乎于此兮蕭旌佩兮充庭潔芳馨兮敬陳純衣兮在御東風吹兮物爲春皇之仁兮其天曰時序兮何言出門兮四顧浙宇宙兮茫然南軒是時毀諸淫祀而獨留此二廟且修之抑不知嘗致證其所始乎蓋堯未嘗至南方君因山而祀則予費游桂林大祗回環之山皆積石惟堯山則累土故此山因土而名要恐非陶唐氏之堯若廟而祀之特此山之

神可矣若曰唐帝營成附會故願與博古者評之

荆佽飛廟

四明城北豐倉之西有荆佽飛廟無碑載神姓氏按淮南子荆有佽非得寶劍于干還渡江中流暴風揚波兩蛟夾舟佽非謂柂船者曰有如此而得活者乎曰未嘗見也于是佽非瞋目攘臂拔劍曰武士可以仁義說不可劫而奪此江中之腐肉朽骨棄劍而已余又奚愛焉赴江刺蛟遂斷其頭舟人盡活荆爵爲執圭孔子聞之曰夫善哉腐肉朽骨棄劍者佽非之謂乎今廟稱荆佽飛侯國經亦謂州北有蛟也故老云嘗蛟自江來竄于此人患之故即其旁立佽非廟以鎮之是則其以爲荆之佽非實然乎覩呂氏春秋荆有勇士佽非義足姓次名非實應以神姓名爲廟號而況加爲侯封哉且次與佽非與飛字皆不同而好事者附會斬蛟之說以鎮蛟池強名之傳流至今載在祀典竟未有辨之者漢百官公卿表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弋爲佽飛掌弋射則佽飛之名實始于此又宣帝紀神爵元年發應募佽飛射士服虔亦謂以材力名官若據建隆中鄞令金湖纂異記謂唐武德時爲鄞州至開元中改鄞爲明郡名奉化城號南東地名句章軍號佽飛則此廟必因軍將之有功于人故人爲之祠稱官于此者合討論而正其名焉號神亦歆其祀也

草鞋大王事

紹興癸丑予客淮南時右司陳子長綱之蜀人也以度節攝夔州狀訪之從容言及蜀道上有百年古木枝葉繁茂陰可庇一畝故東西行者多憩其下或爲扉穉則以其舊鞋掛于枝上以爲戲久而積千百緉亦有卜心事者往往皆應人因神之鬼一士人應舉過之商無人濤取楓刀削樹皮書曰草鞋大王某年月日降莫有知者泊回途則已立四柱小廟宇矣士寬而不言三年再至則祠宇壯麗亦有十數家于其側驚而問焉則備言其靈感士乃留宿而扣神曰神之號蓋某戲書胡然而至此威耶抑神何人也是夕夢神繞榻而請見告之曰予此近老舖兵也平生不敢欺心據法之後每見負重而不能

前者因為送五里以息其肩無他長也不謂上
帝録是勞績頓未有所處得先輩書此䏻遂受
勅俾血食士曰若何爲而能靈感神曰是非予
所能也每有禱雨暘或休咎即爲奏帝帝以其
誠隨知得請爾士曰然則某之前程可問乎神
曰諾丙夕夢神告曰必作某年而後登第當其
何官已而嘗驗然則神亦何常之有人苟有一
善上帝無不録之積惡亦然可不知所擇哉

蘆浦筆記卷第四終

蘆浦筆記卷第五

趙清獻公充　御試官日記

二月二十六日
宣赴崇政殿後水閣同
直舘內翰
貫之羅端充編排官
二十七日晴
御前劄子三道下編排所
上御崇政殿試進士明經諸科擧人
王者通天地人賦
天德清明詩
水几于道論出老子道經
聖駕幸後苑往來迎駕
御藥院公文二道傳　宣精加考校
內臣二人傳　宣賜食并酒
編排三四五等第一百二十七等
二十八日晴
內臣傳　宣賜文儒二字
聖駕御刻牟考校所
編排經生

特奏毛詩十一人　特奏尚書九人
特奏明法四人
傳　宣賜食二酒一茶
二十九日陰旬休
傳　宣賜酒七寶茶
初考經學官　王維熙　祀諮　夏　璉
覆考經學官　王　彭　張　充　朱延道
詳定官　貢　奇　吳中復
封彌官　傅　求　王　陶
出義官　王　逵　傅　卞　盧士宗
三月一日微寒風
聖駕幸考校所　起居四拜
　編排諸科卷子
宣賜酒食果子
二日晴
聖駕幸覆考所　起居
宣賜酒食果子
第一謂學識優長辭理精絶出衆特異無與
　比論
第二謂才學該通文理周密於擧業中堪爲
　高等
第三謂藝業可采文理俱通須合得及第者
第四謂藝業稍次文理粗通於此等中仍
　分優劣優卽爲第四等上
第五等項必然合落者謂文理疎淺退落無疑
不考　謂犯不考式
紕繆　謂所試文字並皆荒恶
六日陰寒
駕幸詳定所　起居
點檢官　張　坦　鄭　穆
進士初考官　沈　遘　司馬光　裴　煜
　陸　佐
進士覆考官　祖無擇　鄭　獬　李　綖
　王　瓘
點檢官　孫　洙　王廣淵
詳定官　楊　畋　何　郯　王安石
對讀官　胡擭臣　蘇　寀　傅堯俞
　張次立　宋　迪　周孟陽
特奏名進士三十八人
作樂薦上帝詩

謹用五事以明天道論

編排特奏名進士卷子

賜酒果寒食節食

七日晴

駕幸詳定所　起居

賜寒食節工酒各二壺果子一合

編排進士卷子共一百號　特奏名一號

八日晴

駕幸編排所　起居訖進

呈進士卷子二道

御藥院錄白中書劄子進士以下等第云云

編排進士諸科等卷子

賜食酒果

九日清明雨

奏乞逐唱字號卷重詳定

封弥閣詳定五號奏取　旨

御藥院関奏

聖旨着詳定參彰隸號解卸五號管事

賜酒食果子

右日記一卷予家寶藏蓋清獻趙公手書也

公時為右司諫直瑞則翰林學士賈公黯實

之副侍御史知雜事范公師道也按嘉祐六

年

昭陵在宥已四十春而猶垂意科選親屈

翠華以次臨幸雖上巳寒食休暇之辰孜孜

不廢且詢教勞賜無日無之可謂至誠不息

者矣竊攷

國史大中祥符元年書

帝備至懇次諭李宗諤等各務精詳勿遺賢

俊四年書

帝編至考官幕次天禧三年又書

帝幸考校官幕次撫問久之出又言詩賜畢

迎等今日記所書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

者四幸詳定所者二幸編排所者一是皆俗

守孫謀而又加詳焉于戲盛哉宜乎

天祐生賢名臣輩出坐致太平而又留為実

世不窮之用近時

御試幕次在集英殿之前不復在殿後而駕

幸之儀曼無有知之者蓋其廢已久則此記

所補豈獨文字之間而已因備錄之

金花帖

唐進士登第者主文以黃花牋書其姓名花押其下使人持以報之謂之牓帖當時稱為金花帖子 國初尚循其制予家藏王拱襞識二帖拓本帖皆長五寸許其濶半之襞識又有大蘋帖複書姓名于帖面致登科記盖 太宗端拱元年程宿牓狀第二人識第十四其下花押二一翰林學士尚書禮部侍郎知貢舉宋白一識方員外郎知制誥權知貢舉李沆後臨軒唱名此制遂廢周益公家亦有咸平二年盛京所得者其他不特未之見久而湮設知之者亦鮮矣嘗觀開元遺事載新進士及第必以泥金帖子附家書謂之喜信是又足以見昔人之風範也

盧浦筆記卷第五終

盧浦筆記卷第六

金根車

崔豹古今註云金根車秦製也秦併天下閱三代之輿服謂殷瑞山車一曰金根故因作為金根之車秦乃增飾而乘御漢因不改晉輿服志載金根車天子親耕所乘直來耜於軾上乃知是車盖耕車也及孜東京賦有農輿路木薛綜注曰此所謂耕根車然則金根耕根其名又異矣唐莊穆公主下嫁曰諸德宗幸望春樓餞之厭翟敝不可乘以金根車代之公主出降乘金根車自此始蓋亦去古遠而意愈失耶緣錄為集賢校理史記中有說金根車處皆臆斷之曰宜其誤然必金銀車也悉改根為銀至除拾遺果為諫院不受累文公之子也而不知吉柳又可歎國史輿服志載耕根車制如五輅之副駕六青馬駕士四十人而以金根車為皇后之車或者因唐以代厭翟不復考古而分為二爾

李子碑

京口有十字碑世傳為孔子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而季子作罰于孜篆文晉無之得

曾敀元豐中編潤州類集乃曰君子之墓後湖居士李仲殊題李子廟詩亦曰漢邊君子墓始悟為君字非李子也六一先生謂古以竹簡書今字闊盈天必非孔子作然古法帖有魯司寇仲尼書僅存十有三字內有〻吳君子之五字與此碑字畫如一或者後人衍此題墓上安知夫子蓋嘗為是書爾

瘞鶴銘 并序　　華陽真逸撰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于華亭甲午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吾翔寥廓耶奚奪之遽也乃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有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此胎禽浮丘著經乃徵前事出於上真余欲無言紀爾歲辰雷門去鼓華表留聲我惟髣髴爾亦徵冥爾其何之解化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一(此字闕)割剝門未下華亭爰集真侶瘞爾作銘

上皇山樵人逸少書

山徵士丹陽外仙尉江寧真宰立石

又　　華陽真逸撰　　上皇山樵(闕)

鶴壽不知其紀也壬辰歲得於華(闕一字當為亭字)甲辰歲化於朱方天其未遂悟翔(闕一字當為寥字)廓耶奚奪(闕三字)遽也迺裹以玄黃之幣藏乎茲山之下仙家無(闕四字)我竹(此字不完)故立石旌事篆銘不朽詞曰相彼胎禽浮丘(闕二字)余欲無言爾(闕五字當有雷門二字)去鼓(闕一字當為華字)表留(闕二字形義為五字)當惟髣髴事亦微冥爾將何之解化(闕字入闕不完二字又)惟寧後蕩洪流前固重扃石(害亦十三二又闕字之不字完)華亭爰集真侶瘞爾(闕字完文但止於此未可知也)丹陽真宰(此四字不知其者)

右前文錄江別駕不知何人校定後文乃邵相丞充就山下取所有字以意屬括鼓存其闕雖有差異亦可參訂但茹云逸少書圖經亦載義之書六一先生已論其非至謂或云顧況作銘黎端明則以字有楷隸筆當是隋代書而山谷乃斷然以王書不疑何也今按銘引雷門鼓事按臨海記昔有晨飛鵠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鼓聲聞洛陽孫恩亂斫鼓鵠乃飛去恩起兵攻會稽殺逸少之子凝之蓋在安帝隆安三年斫鼓必此時矣漢有叛之誰肯遽取以為引證哉然則非晉人文不辨可知矣澳德

攷訂華陽眞逸爲陶隱居推原本末或庶幾焉

六合天同印

嘉泰壬戌予道經姑蘇於常買翁得故紙一幅陳熙破碎上有印文方四寸餘宋邑未落云六合天同之印按鄭樵傳唐肅宗在靈武徵天下兵所鑄兩常收拓本漢乾上刻此篆文本朝丞相李昉書其下謂家藏是印文而失之蓋乾德乙丑歲也

屏著

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毛氏謂門屏之閒曰著論語邦君樹塞門鄭氏謂於門樹屏以蔽之爾雅亦曰屏門之樹至於蕭墻之內注曰墻謂屏也蓋古者門皆有屏禮緯曰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簾帷雖非屏然以之爲蔽限亦屏之義今人稱士夫之家必曰門墻曰屏著是也然多曰合屏（從平聲蒲丁切）則乃指屏風而言何不思之甚也因書以辨之

紫微王舍人夢

淳熙辛丑年王公清狀師程林手客爲暇日因語及自合肥丁憂歸天台社門閉用一夕夢吏請料曆支俸之語曰解官何繇得俸吏曰已出在外廊試取曆視之有頃持曆來示所批陳白金六小錠予前而去寤竊恠之未几有自遠方惠書致餽者啟而視之與夢無差予嘗服膺是事蓋餽往來世固有之而冥冥之中已批料曆則是錙析年生合得之物稷貪者多取以爲巧而不知其曆將特批屢批不一批矣致常與士夫論言之具書之

四明寺

四明僧廬在六邑總大小二百七十六所只鄞一縣城內三十六城外八十天童日飯千僧育王亦不下七八百人行註儀稱是天童歲收榖三百五千斛育王三萬斛且分布諸庫以圖民利蓋而下之要皆有足食之道嘗觀唐武宗時廢浮屠法天下毀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石五千人今以一郡會之眞有是說

佛牙

四明關径昌國縣九峯山吉祥院有辟支佛

牙一枚長四寸闊一寸舍利殘滿乃建塔初給
亭中黄亀年所施竊訝之人長五尺兩牙不能
半寸今一牙長四寸上下相合必倍之時佛須
身長八丈方能容八寸之牙常聞佛號丈六金
身此乃五倍恐無是理黄給事何自得之而信
之而施之耶世有趙凰必能驗其僞而答之矣

喘藥方

先君嘗施喘藥蓋用麻黄三兩不去根節湯浴
過訶子二兩去核用肉二味為麤末每服三大
匕水二盞煎減一半入臘茶一錢再煎作八分
熱服無不驗者後于彭子壽侍郎傳一方用新
羅參一兩作細末以生鷄子青和為丸如梧子
大陰乾每服百粒温臘茶清下一服立止嘗見
知臨江葉守端卿言其祖石林病此專服大黄
而愈其尊人亦苦此疾乃純用附子至某則非
麻黄不可然則又觀其所稟如何且自謂其女
幼年已喘傳至四世而用藥皆不同

蘆浦筆記卷第六終

蘆浦筆記卷第七

比事

漫録取類對為一門然經傳中可類者多矣姑
以史記有八事相比因記之

宋世家熒惑守心〻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
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
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
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
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
徙三度

楚世家昭王病於軍中有赤雲如鳥夾日
而蜚三問周太史曰是害於楚王然可移
於將相將相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孤之
股肱也今移禍庸去是身乎弗聽卜而河
為祟大夫請禱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過
江漢而河非所獲罪也不許孔子在陳聞
之曰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國宜哉

楚世家椒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
不蜚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〻
將沖天三年不鳴〻將驚人

淳于髡傳齊威王時喜隱髡說之以隱曰
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
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蜚
沖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
韓非傳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曰嗟乎寡人得
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非
之所著書也非使秦秦王悅之
司馬相如傳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
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
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

曰有是
孫子吳起贊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
必能行孫子籌策龐涓明矣然不能蚤救
患於被刑吳起說武侯以形勢不如德然
行之於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軀悲夫
白起王翦贊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
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然不
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為秦將夷六國當是
時翦為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
固其本根偷合取容以至圽身彼各有所

短也
白起傳武安君引劒將自剄曰我何罪于天而
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
降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
遂自殺
蒙恬傳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于天無過
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
屬之遼東城壍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
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孟嘗君傳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

復之馮驩迎之孟嘗君歎曰文常好客遇
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
也文一日廢皆背文去莫顧文者今賴先
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
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曰君之
言失當昔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
獨不見夫朝趣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
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
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今君失位賓客
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

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矣。

廉頗傳：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其固其理也，有何怨乎。

豫讓傳：趙襄子滅智伯，豫讓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則內持刀兵，曰：欲報讐。

張耳傳：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上欲宿，心動而去。

欒布傳：漢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曰欒公社。

萬石君傳：慶為齊相，舉齊國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

啟母石

漢武帝元封元年詔云：見夏后啟母石。師古曰：啟，夏禹子也。其母塗山氏女也。禹治洪水，通轘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高山下，化為石，將生啟。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啟生。事見淮南子。予觀漫錄載廣德軍祠山張王事，正相類。王本前漢吳興郡烏程縣橫山人，始於本郡長興縣順靈鄉發迹，役陰兵導流，欲抵廣德縣故東，自長興荊溪鑿聖瀆。先時與夫人李氏期，每餉必鳴鼓三聲而王自至，不令夫人至開河之所。後遺餉於鼓，乃為烏啄，王以為鼓鳴而餉至，詣鼓壇，知為所誤。逮夫人至鳴鼓，王以為誤而不至。夫人遂詣興工之所，見王為大豬，驅役陰兵開鑿河瀆。王變形未及恥之，遂避於廣德縣橫山之頂，居民思而立廟於山西南隅。夫人至縣東二里而化，人亦立廟。

仙卜

開禧乙丑，予寓太常寺物頭，毛自知同在朝集所。從容問及預有朕兆否，曰：無之。獨仙卜陳者，斡者自應舉以至者，試皆以題相許，而皆不驗。唱名前一日，再扣之，仍大書一姓字，即以墨塗去。諸書默而識之，四字語朝，果在第一。予初料墨塗者，不欲泄爾。閱三年，有旨降五甲，實非前定乎。嘗記政和中，有觀妙明真洞微先生王君

至喜言人休咎編修毛丙附他日所至書太平宰相四字適之而以墨塗滅其字後丙欲方悟其意甫郎爾也事有相類如此

盧浦筆記卷第七終

盧浦筆記卷第八

至和拜相制

門下朕寅奉丕圖思臻至治總萬機而日慎綦盛典以交修期與輔臣底平興寓其有翼宣王度裁成物宜燮陰陽之和處丞弼之任式資寀茂東于大鈞昭啻迭材文謹書劾受登中鉉數告外庭推忠佐理功臣正奉大夫尚書工部侍郎參知政事上護軍彭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劉沆稚性々內融敏識先覺以沖約而率履不忘儉以易心文成國華學臻道奧榮名數以爲己任鑿智慮以翊帝謨迺者擢自書林更於右史爰升西掖出守南州屢換主藩實宣精力屬中都之澤戶正內閣以參華鎔律未周風猷猶著式闔寅亮用贊謨明俾佐股肱之良　斷知國之務其聽斯屬嘉猷迭彰進賢右輔之業協先庶邦之望秉榮肅殿仍峻貴階增勲級與褒功益爰田及真食於戲贊藩輔之重先務於忠誠底平土之和必資於異僎當申茂畧以慎邀圖可特授金紫光祿大夫依前行尚書工部侍郎　中

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加上柱國仍封
開國公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四百戶賜推忠
協謀佐理功臣封如故主者施行

右制書至和元年中秋日下趙槩視草公
之元孫古城尉德循寶藏之周益公嘗
書其後云制詞與今實錄所載不同多為
史官潤色惟不改雅性肉駭欲識先覺八
字此殆後世公議非一時褒語也又云制
當用綾紙十八幅今十二幅之下脫兩幅
因併錄之

資政莊節王公家傳

公諱復字景仁淄州淄川縣人也曾祖冀國子
博士祖琮尚書虞部員外郎父愈澶州濮陽縣
令贈光祿大夫公少好讀書博通史傳慨然有
氣節家有唐以來名臣畫像每指顏杲卿像謂
人曰士當艱難時獨能殉節如顏公始無愧於
天地間矣以門蔭補官試大法中選理評事遷
本寺丞公家故饒財不樂私蓄嘗舉其里之貴
豪還部者各輸銀絹千萬以助賞賚鄉國稱之
公亦未嘗有希恩意失之除京東輦運遷京東
路轉運判官按屬部道過淄川父老迎候公下
車慰謝先是淄民多苦調外苛征公嘗與老父
他日或能奏蠲之至是以白公公曰官卑不敢
言然重食吾言以為父老羞敢以私田之入代
輸三年除兩浙轉運副使時太平日久民不知
兵方臘初叛所過官將望風奔駭公下令所部
嚴保壘修戰備竭力討賊屢戰亦功賊平擢徽
猷閣待制還都轉運使朱勔以花石奉名獄多
取漕艘以載號直達綱公曰今盜起倉卒蛇
蜂因而倖幸之徒猶肯完閭以感上以同就不
興勔力諧於上公上疏奏謂不可以不急之務
疲民費財號難理公至開布威信不兩月大治
民皆悅服擢龍圖閣直學士以公事忤宰相王
黼降充龍圖閣待制移知成都興利去害治與
陝等民繪像立祠刻石紀異
高宗皇帝詔公知徐州明年北胡犯順粘罕以
眾數萬寇徐徐城孤勢危公領兵合戰數不利
遂閉城拒守虜重圍來攻晝夜不息城中兵饑
草竭死者甚眾虜勢益張凡二十餘日城陷公
躬擐甲胄巷戰竟日度不能禦及反州治易朝

服南鄉再拜曰臣受國厚恩當以死報今日死
所矣且謂賊曰死守者我也盡郡而次亡與焉
可獨殺我而舍僚吏與百姓虜雖悍狡聞公言
亦瞿然嘆異曰若使南朝皆如公我輩豈得至
此今汴京已陷 二帝已北去公尚為誰守乎
公罵不絕口虜復誘曰必欲全活生靈請亡降
當憑易官封命汝就知此州以撫輯民公曰虜
賊毋誘我吾督有死耳虜察其無降意命左右
摑其口流血盈襟公猶含血噀之子侍在傍不
勝憤怒突出見粘罕頓手無措及消布袁盖博
御之力少屈中其胸千戶長號粘罕怒郎執持
剸其心以祭十戶長敵憚公以違降公不顧焉
虜欲允闔門百口俱遇害時建炎三年正月二
十九日也帳下趙立求得公屍拜伏慟哭袁以
紬裙藁瘞於黃樓側累甓成塚以識之後擁兵
守禦撫定其衆虜退朝廷就命立知徐州立具
奏其事 天子震悼詔特贈資政殿學士諡莊
節給恩澤五資賻贈絹布各二百疋初公之未
遇害也筮而遇乾六體不變術者曰滅門之象
也 國家運數方屯待制宜早為計不然將及
於難公曰死生定 等先爭獲死所敢逃乎
卒時年五十二虜初得城下令不得逃公陰令
閒道潛行得脫者數千人徐人立廟祀公及侍
亦呼為雙廟有禱輒應之後奏其異於廟勅賜
名曰忠烈立出師必禱曰公為 朝廷盡節以
殁也能陰佑遣民也積官至正議大夫累贈光
祿大夫娶趙氏濮動肅恭僖王宗博之女封安
平縣君贈永康郡夫人再娶劉氏章獻明肅皇
后之姪徐州陷為虜將所獲不食五日而卒贈
咸平郡夫人先是公長子侗以太學丞從高宗
過維揚及趙立已亡徐州有武衛軍舊隸於公
義不肯他屬散駐在所願以從侗 高宗聞之
詔於樞密院創計議官特命侗為之仍領武衛
紹興八年和好成奏乞訪先臣遺骸 優詔
許之行至泗州馬上得疾抵徐城驛暴卒明年
奉使盧公任迎護 徽宗梓宮定割地界道書
屬當路漕使訪公瘞所漕李愷屬王之翰推為
物趙立槀葬公於黃樓側及虜據京東永文魯
治彭城皆漸湮沒故跡莫得其所忽有老嫗指
而謂之翰曰子非求王待制瘞所乎其在是間

即所指者爲有埰爵然蓋以歎元啟視見大耋
髯其上四種老媼化爲虎而去徹覺取視髯絡
不斷類瑙子骨然獨一手指開之爲環炷香泣
待須臾有指一節浮水上待路聞之莫不嘆駭
之翰易棺斂葬于京師寶聖院後開物中子孫
徙葬於兗州萊蕪縣先塋云紹興十年承宣使
曰詩庵從劉仁太后回鑾俗子達留淄州南北
隔絶以詩送詩曰兩地音塵隔先生十年常發
執珪吟義君已作遼東鶴頹君空存故國心日
十既爲新春過海遙休忘舊知恩意偽情萬里
親庭在爲向雲山處處尋詩至而俗卒已一歩
矣聞者哀之蓋公佐使還待　高宗語次論
中興以來忠臣子孫因奏及之　上曰王倫有
見女否公佐奏曰倫五子留落中原淺居江南
所生見女兩俱幼弱今倫既卒窮困可憐上心
惻然詔令諸女入禁中命宮嬪保養之化十餘
年一日内庭曝書見褒封有忠烈二字亟命取
閲乃公佐奉旨令王氏女入内事上覺之驚問
左右即日召見賜金帛勅命嫁遣之公姿貌豊
碩動容中禮孫忠貞氣自其天資父子一門忠

孝然金殁而廟食英烈如存平生崇于薦賢有
知人之明如秦檜洪浩皆公所薦拔立行伍至
東南鐵寶因公激勵而然事在豆傳中
右傳得於公之元孫默將以備太史氏之
採録下元二牒
勅秦州團練使
下居讓
牒奉　處分前件人揩紳之後譽組遺芳籍早
著於嘉猷奈未充於餘刃陳力就列自媒之志
既隆見善若驚舉直之規斯在苟非才利難屈
多能事須君攝長吏仍牒知者故牒
建隆元年二月　日牒
團練推官將仕郎試大理評事趙　押
通判官兼僉署兩盤屯田等公事獨　押
團練副使檢校刑部尚書事吴　押
使兼兩盤屯田等使檢校太尉荊　押
宣徽院
引見司劉子宣徽院押到駿前承旨下居
讓宿患癱風病翰林院看裹官栗爲看驗
見遠不堪醫治引見奉

聖旨放停逐宣徽院者
右具如前已指揮殿前承旨左第二班依
聖旨放停仍使開落姓名今付下居讓依此
太平興國八年九月四日
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illegible] 押
右牒卞氏故物相傳二百餘年南渡罔惟
稿虜騎蹂踐兵燹之地中寺復出于兵火
燬燼可謂能寶而護者矣攻媿樓公嘗考
其所自云前曰投秦州團練使乃檢校太
保姓劉者勅授之官如今之公牒前所曰
知某州軍州事之類也自牒奉宣令以侍
則秦州之公移也既差卞居福長吏故為
之詞其後列銜皆秦州之官印文九疊皆
秦州團練使印唐朝團有紙告而此非告
也後一紙宣徽院之文姓柴者禹錫也禹
錫以太平興國七年四月拜樞密副使至
雍熙二年冬方罷而此文乃八年九月所
發故知其為禹錫也 國朝舊制宣徽二
使通掌院事其院異廳止用南院印文南
院比北院頗優或兼樞密亦掌本院皆與

此合晉天福五年除翰林承旨改殿前承
旨為殿直或云淳化二年始改殿前承旨
為三班奉職蓋蘇公易簡以是年除承旨
而其次子耆次續翰林志云舊有殿前承
旨其父拜翰林承旨 上以稱呼不別又
以其與清音混清 詔改為三班奉職以
避其稱因備載之

蘆浦筆記卷第八終

盧浦筆記卷第九

白玉樓賦

虎室業安琱瑑流離高明而廣大者天上之白玉樓也昆作神械材雲駕風杳杳窮窮瓏瓏端不可以名舉而數問也陸蟲九仞蹇撇百層反宇喉日飛虎列星嗜不可以力營而意構也前臨絳池千頃之寒波陰帶銀潢萬疊之蒼浪俯烏兎之出入瞰霄霞之直上飛九萬風斯下矣雖童華二休并駱百奇頓斂興爭雄而誇尤乎宜其漢心乎廣漠之清潮宅意乎無垠之

死圓蒙氣焉以上征儼神驂而陟步縱兮忽兮排天閽而遨遊爲請摭其梗槩而言之方茲樓之經始也辛古下命姓室制陸旺御馳駟寔寵急籍癉崑山空變田萃剞劂裁方圓綸以六甲黃以駐仙椎五城一覩之珍三獻不逮之寶蓋于此山積而雲駢然後大匠深程群工證度琢瓊磐瑤闢瑾疊璐層峯翼翼鴝翹寄雲修梁眈眈虹腰漲露跨空則璆鐵瑑橋貞明則錭窓櫳戶鏤飛隙以承楣刻蛟龍而糺柱籠鐵首而戟屏虯怒騫而攫璶鷟鳴之鳥則鴒鳳霜鸞畢質

之林則瓊枝珠宇瞪輝而曜魄挂芒玳縿而永花叠素翕壺晶熒熒真得室視而無睹也爾乃燕脫凡近身居淡寥遼遼駕于若士構高遊于盧敖窺烟景之列缺躡閶闔之旂桂時則有龍驂鸞馭鞍彫霧而駐帳千乘萬騎擁榮皇于宮裳旌羽節光倚漸以目眩玉童華女冡顋踏而笑聆式鐘金而奏玉戒翔鸞而鳴鯢曲非世律声度凡韶羞冠冕弁署丧永膺而瓊眉承頹接詞者卑精會而神受悅不知其所自喪敬悚而詠送者也彼釋玉遊化人之宮黃帝禽華胥之

國超乎靈寵之上介乎合州之北倚從世以誇雄語疵拔則竟全一羽之相直寔若晏華謾好奇諸志始泰宇宙之無極指鵾鵬之變態碩含宮嘻環羣見族闘何足語樓之高大耶

亂曰

瓊為棟兮瑤為梁寶選蒻兮龍鳥驤珊瑚瑋櫳兮毛水霜日精月華兮理煇光雲擁基乎靈楹延星為柱公漢為池俯齊州兮九點烟暾蒼浬兮一杯水翠旌孔蓋兮驂玉虬望蕭香煙兮帝來游停驂弭節兮駐雲輧帝心騎樂兮恍感休

唐李賀苦吟能詩韓愈杜牧所知解淳其詳見于本史因閱賀小傳平居一日忽見緋衣吏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霹靂石文者云當　賀不諳能欻下榻叩頭辭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寫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如炊五斗黍許卒觀賀詩詞清峭人物超邁真神仙中人驂赤虬去當是高仙無疑大觀庚寅臘後二日宣和殿書并書

右賦

道君皇帝親灑　宸翰于周之德石湖跋云自玉階及紅雲法駕之後以至小樓意趣超絕形容高妙如身游帝所者彷彿得之非世間俗吏意匠可到暗窗淨几書卷展玩怳然使覺身在九霄三景之上蘭齋集有水府法駕導引曲乃倚其體作步虛詞六章羽人有不俗者使歌之風清月明之下雖未得仙亦足以豪矣詞一云琳霄境却似化人宮梵炁珠羅醮萬衆玉樓十二倚晴空一片寶光中二云浮黎始依紛太微開雪色霄階千萬丈人間無作白虹看幢節度高寒三云剛風起背負玉虛庭九霄洞中寒一色扶欄四面是青冥環拱萬珠星四云流鈴鸞龍馭霄雲來夾道騫華龍緣仗紅雲扶搖躡天街迎駕鶴逢瑞五云鈞天奏流韻滿空明琪樹玲瓏珠細碎仙風吹作步虛聲相和八鸞鳴六云樓欄外望道拂非烟閣七寶蕭臺上看空歌來自始青天揚袂揖飛僊

祭蝗蟲文

維嘉年月日石修職郎特差知壽春府安豐縣王命召謹以清酌之奠祭于蝗蟲之神而告之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兢兢畏畏于事天治人之禮無不盡然猶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見於堯湯之時是知數之所鍾有不可得而逃者則蝗蟲之來此土食民之產以肥其身以孕其子孫亦宜矣然審聞漢之循吏一有善政而蝗不入境至于李唐太宗吞一蝗而衆蝗亢當時仰其德後世歌其事鏗鏘炳明盈人耳目迄茲以為美談今天子嗣神聖位聰明仁厚出於天性

凡事有不法天政有不便民者一切革而去之若蠹巨猾既耡以耘不萌不芽無所容跡四海吳蜀江淮浙湖之民覺遂懷變仰事俯育熙熙于于各得其所卻漢循吏唐太宗何啻萬萬不侔則蝗虫之來屬此土食民之產以見其身以享其子孫其為不可亦明矣凡縣令受天子命來宰是邑其治以撫養百姓為事則蝗虫之與縣令又不得並居此土也道安豊而西北之曰十里即旁人之界彼其暴虐無道弒君殺父無所不有蝗虫捨此而去彼誰為不可者今與蝗虫約三日北歸三日不能五日五日不能七日若七日不歸是終不肯歸矣是猶蓄居之條習以害我聖朝之善治與倣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而為民害者其罪皆可殺縣令則取詩人去蝗之語唐相捕蝗之命以與蝗虫從事必盡殺之迺止無俾遺種于玆邑蝗虫有知其聽縣令言

右文蓋學昌黎鱷魚文者也頃得詞之附錄于此

懸齋銘

家君命約以懸名其齋而命栻銘以告之栻敬問所以為銘之意蓋取夫孔子曰士必懸而後求智能退而深思以為之銘

南軒先生

士或志道辯給智巧學之不知其器則不天下之理惟是為貴是不在外當懸乎已不害不撓物孰加之以此操行誰曰不宜古之君子惟時之守不可小知而可大受故以此事親斯為孝以此事君斯為忠以此事兄斯為悌交于朋友斯為信予其深思而不忒維師是懸以令予之德

右銘不載集中蓋當時此紙流落今幸實藏遺墨先生作銘時年二十有三實乙亥冬十月辛卯也

雖飲箴

合雖以禮是有酒食議者其誰伊梢之瞻一献百拜尚何酒失後世非古況酒淫泆婦不復議而循以色競致妖靡用傷燕席來之為方百金不易持觴一曲飲酣顏開主勸客酬笑言欣哈夫豈不樂嗟礼何在狂者斷腸並殺色改厲抑

因之東主亦悔主簿昏失稍不足戒樣解綁閒
一石其毀諷諸之詞以風其惡紅裙是辭有如
鬣鼓吏部所部清篇寔云咨爾有位是懲是儆
勿違斯言以懲穗嵩

驪會誓

侍女之席誓不敢即渝盟受殃神實子傍山童
石爛言時可誕山崇石堅此言不愆

右識誓司農少卿楊獅正伯揭于坐右公
臨江鄉人也清介有守此又蓋有所懲云

蘆浦筆記卷第九終

蘆浦筆記卷第十

杜詩句差

杜詩色胡孫第二聯學宗閒若駭為寄不如春
每疑其非是趙使謂合移斷章童舞椽厲顧作
第四句却於許求聰惠者下云為寄小如拳明
一篇意義渾全亦成對偶

籌筆驛詩

漢室虧皇象坤乾未即寧奔臣與逆子據嶽漢
說漢權表分江城雷素開夏圳虎奔成遽〻龍
卧獨笑〻從衆〻無術欺孤遍不疑惟思叛正
適直趣漢家霸管樂韜方略閉徐驟觀聽一言
悅遐主三顧已忘形南既清寰土東期亦覲庭
出師功自著治國志誰銘歷劍兵如水臨泰策
若鐵舉聲時清虜横勢敵遁姪仲達肥中幗辛
眺處壁為可類親細務濃見隍長星戰地悲陵
谷來贊賞德刑意中流永遠愁外舊山青想像
音徽在僾奇毛骨醒遺留纂英氣況歎撫青萍

右驛在蜀中綿州石曼卿為諸葛武侯賦
也寶元二年大書以遺未幾之後二年朱
為四明節度推官遂刻石于廳事中吏兵

以碑付于椽恭閒凡百餘年劉偉至此而
函置南堂壁間且以名其堂閒二角失十
五字紹熙元年守林来浮夢卿集而補之
且跋范文正公詠石學士書于後云夢卿
之詩氣雄而奇大愛杜甫酷能似之夢卿
之筆顔筋柳骨散落人間寶為神物今觀
此詩此字則所謂寶為神物非虛器也青
萍劍名杜詩秦州見勅目除薛華有誰定
握青萍之句

回峰院留題

山勢欲壓海神扃向此開魚龍聽不到日月對
先来樹色秋聲出鐘聲涼答回何期臨吏後曾
得拂塵埃

右文康王公所賦公諱缺闕同字字晦叔嘗宰
定海縣景祐中為執政閒稽而寅尚遲卿
得隷古遺墨刻于縣治願豐亭

宋小儀題稧帖詩

閣帖林琱推聖智萬古奔況餘末傳蘭亭醉墨
更無加始信功名皆儻來度翼見郎豈不然自
是家雖然野雞退之讒括六藝踪見虞褚能到

婆娟相公有官那得取不與官家深自秘却因
問好癡心胸謾使蕭翼誇來計撰全不必書阿
臨溫韞家有昭陵罷抱沙只恐取黄金附軸讖
能救鼓敵天章寶塔高嶸蠟永表文皇好文藝
至今油幅傳來休善本何辨萬金棄

絶覺亭詩

安仁縣雲錦驛後山頂有絶覺亭鄭剛中亨仲
過而刻詩柱上云目力所臨皆在下亭名絶覺
未為叨丈夫心地當如此〻外應知更有高

康伯可詩

紹興間康伯可過臨江游慧力寺題二詩于松
風亭壁今遺墨不存因録以備忘其一天涯芳
草盡棲路傍柳絮爭飛啼鳥一聲春晚落花滿
地人歸其一江上凄雲曉未開瘦筇支飛上蒼
苔春寒前日去已盡今日又從何處來

胡藏之詩

臨江詩人胡藏之蓋彦明之子彦名與山谷進
士同年故藏之以詩取知于山谷嘗侍燕席以
梓中果子分題賦詩藏之得藕云平生氷雪姿
乜屈羅心胸豈無有絲毫上碑天子聽而不自

烏達胡爲手泥中沉痾政無稍安得若從容其
子亦可憐風味如乃翁藏之尒有瘞鶴銘詩云
當年誰爲累玄黃湖打孤城草木荒華表竟無
新信息斷碑空有碎文章雲埋紫蓋峰何在烟
鎖青田道正長遙想華亭披道氅夜隨明月過
錢塘藏之名致隆自號瀟灑居士無子故遺墨
不傳

石芥詩

淳熙辛丑予客桂林運使梁次張攀似石芥詩
令未忘也獨根山石貯紺碧枝後紛題見者頗
風味真娘無脂露盡非世鮮作聰明預言則嗟
傳心事枝首踟躕數宿醒最是徂徠明道地至
今森聽亦竟驚

了頭巖詩

巖前壁間題者甚多予獨愛鄉人彭仲衡思致
高而無著其詩云前峰號色今是色近君謂月
亦匪月世間景幻語未真說著了頭便癡絕蒼
然頑石皆天成道傍過者皆含情我來於此發
浩嘆乃知有色能傾城

上元詞

春曉千門放鑰匙萬官班退出祥曦九重綵浪
浮龍蓋一點紅雲擁赭衣　車馬過打毬歸芳
塵洒空不教飛鈞天品動回鑾曲十里珠簾待
日西
日暮迎祥對御回宮花載路錦成堆天津橋畔
鞭聲過宣德樓前扇影開　奉宸樂遊竟盃宣
車馬上天街君王喜與民同樂八面三呼震地
來
紫禁烟光一萬重五門金碧射晴空夢回鶴駕
三千面陸海鰲山十二峰　香霧重月華濃露
臺山伏綠雲中朱欄畫棟金泥暮樓盡紅蓮十
里風
香霧氤氳結綵山蓬萊宿上駕頭還傍鵝絨坐
三千鞘五帶金魚四十班　風細細珮珊珊一
天和氣特春寒千門萬户笙簫裏十二樓臺月
上欄
禁街傳呼約下廊層層掌扇簇親王明珠照地
三千乘一片春雷入未央　宮漏永御街長華
燈偏共月爭光樂聲都在人聲裏五夜車塵馬
足香

寶炬金蓮一萬條火龍圍輦轉州橋月迎仙仗
回三殿風追韶音下九霄　登複道聽鳴鞘再
須酥酒賜臣僚太平無事多歡樂夜半傳宣放
早朝
玉座臨軒宴近臣御樓燈火發春温九重天上
聞仙樂萬寶床邊侍至尊　花似海月如笙不
枉宣勸醉醺々叟知觔上宮花重貪受傳柑遺
細君
九陌遊人起暗塵一天燈霧鎖彤雲瑶臺雪映
無窮玉閬苑花開不度春　猶賣蛾鏤雪輪漢
家宮闕五侯門是陽鐘動錦歸去猶掛西窓望
月痕
宣德樓前雪未融賀正人見綵山紅九衢照影
紛々月萬井吹香細々風　複道遠暗相通平
陽主第五王宮鳳簫聲裡春寒淺不到珠簾第
二重
風約微雲不放陰滿天星點綴明星燭龍街裡
撲殘雪羯鼓催花發上林　河影轉漏聲沉縷
衣羅薄暮雲深更期明夜相逢處還盡今宵未
足心

五日都無一日陰往來車馬鬧如林禳真行到
燭初上豐樂歸遊夜已深　人未散月將沉更
期明夜到而今歸來尚向燈前說猶恨追遊不
稱心
微晚華燈照鳳城猶嗔宮漏促天明九重天下
聞花氣五邑雲中應笑聲　頻報道奏河清萬
民和樂見人情年豐未聽無邊事萬國推歸賀
太平
憶得當年全盛時人情物態自熙々家々簾幙
人歸晚處々樓臺月々遲　花市裡使人迷州
東無暇看州西都人只到收燈夜已向樽前約
上池
步障移春錦繡叢珠簾翠幙護春風沉香甲煎
薰爐煖玉樹明金蓋炬融　車流水馬浮龍歡
聲浮動建章宮誰憐此夜春江上魂斷黃梁一
夢中
真箇親曾見太平元宵且說景龍燈四方同奏
昇平曲天下都無歎息聲　長月好定天晴人
人五夜到天明如今一把傷心淚猶恨江南過
此生

右鶴鵠天十五首備述宣政之盛非想像
著所能道當與夢華録並行也

又

蜀人閻侍郎蒼舒使虜過汴京賦水龍吟少年
聞說京華上元景色烘晴晝朱輪畫轂雕鞍玉
勒九衢爭驟春滿鰲山夜沉陸海一天星斗正
紅毬過了鳴鞘聲斷迴鸞馭鈞天奏誰料此生
親到五十年都城如舊而今但有傷心煙霧縈
愁楊柳曾蘇宮前絳霄樓下不堪回首顧望固
早複端門燈火照人還又

念奴嬌

疎眉秀目向尊前依舊宣和裝束貴氣盈盈風
韻爽舉止知非凡俗皇室宗姬陳王愛女曾嫁
貂蟬族干戈流落事隨天地翻覆

珠淚搵了偷彈勸人飲盡愁怕吹笙竹留落天
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容華如今憔悴
付與杯中醁興亡休問為予且醉船玉

右詞見謂士夫到中原有感而賦

陶穀使江南詞

穀贈歌姬秦弱蘭風光好有鸞膠續斷弦之句

按東方朔十洲記仙家煑鳳喙及麟角煎作膠
名為續絃膠能續弓弩絶絃却非鸞膠豈其誤耶
不如杜詩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絃奇自見

石林詞

葉石林賀新郎詞有誰採蘋花寄與但悵望蘭
舟容與下與字去聲漢乳梁志棣時日滛容與
頹注閑舒也今歌者不辨音義乃以其疊兩與
字妄改上與作寄取而不以為非良可笑也慶
元庚申石林之孫筠守臨江嘗道客語及謂賦
此詞時年方十八而傳者乃云為儀真倅作

詳味句意皆不相干或是書此以遺之爾

生查子

道涂閒題壁有可采者嘗記生查子一首甚工
云愁盈鏡裏山心疊琴中恨露濕玉蘭秋香伴
金屏冷雲歸月正圓鴈到人無信孤指鳳凰釵
立盡梧桐影蓋覩子敬詞也

蘆浦筆記卷第十終

觀石林燕語多故實傳聞或古今嘉言善行可謂博洽矣而懐玉江先生毎事辨其誤信乎述作之難也昌詩諸不多託子墨以自試好事者閑欲得之而筆札或不給淩二年乙亥秋擬請倩鋟梓于六峰縣齋非敢以傳世也亦頗聞其誤焉爾重陽日書

螢浦筆記終